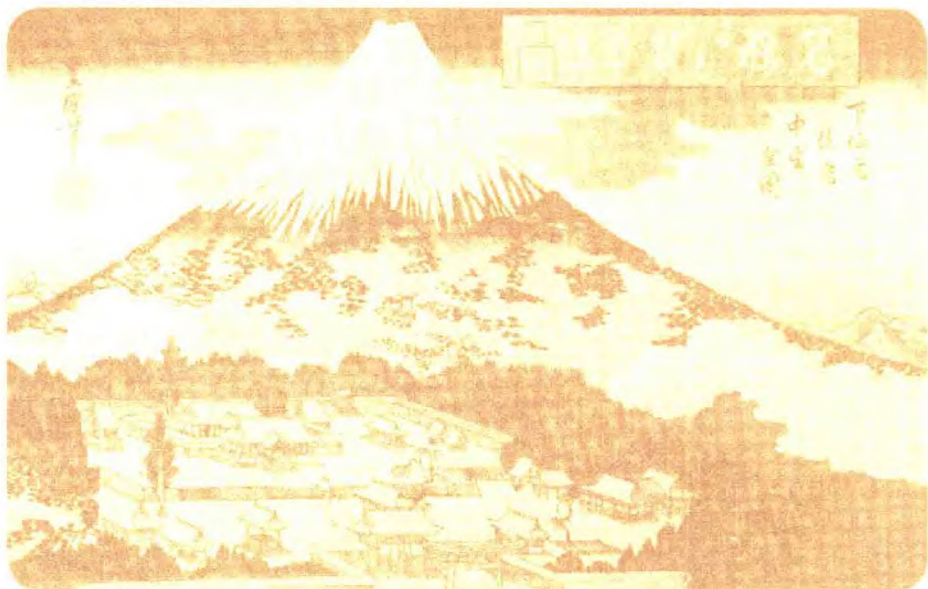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四册目錄（總第85册）

策府卷之廿五

料策十二之下　攻取　形勢

釋慕人蔡匡據城以叛慕容垂遣麟及隆共攻之太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壘南八里麟等覺之諸將以匡未下外救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懼請降隆殺之且屠其壘十六國後燕○案釋匡二字紀者之誤蓋麟隆等多兵故以一軍當匡而自擊泰耳不然匡何憚不夾擊

王韶知熙州瞎征據河州韶破走之河州復平韶入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走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援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宋史

帝方事石堡城詔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問攻取

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遂被讒貶漢陽太守、後哥舒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唐書

德川氏北伐石田三成、起兵于西、敦賀城主大谷吉隆爲石田氏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

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或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不可不分兵守之、所謂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也、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且彼必不敢要我矣、是我使歒守城也、我既郤北兵、以存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卽夜五更馳至北莊會利長姉夫中川宗件自京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爲書。紿。利。長。曰。德。川。內。府。西。上。將。士。多。叛。之。大。坂。兵。擊。內。府。於。美。濃。走。之。將。舟。師。取。加。賀。公。宜。早。爲。之。

五

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郤。府中果遂降於吉隆。外史下同
大坂夏役、前將軍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對曰、利
於遠、不利於近、輕進排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衄之、
餘無後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也。
李愬之討蔡、嘗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
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
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
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
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唐書

六

宋以趙章鮮汝忠鎭開達二州、汝忠時軍于達、而家
屬尚留開。元將楊文安成蟠龍、謀曰、達未易攻、若先
拔開州、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
乃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往攻開州、而盛兵駐
蟠龍以爲聲援。明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
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及城中人知、則千戶景嚞已
立旗幟于城之絶頂矣。宋軍潰散、擒章而守將韓明
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力屈亦就擒。文安遷汝忠家
屬于蟠龍、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降則

家屬得全不降則闔城塗炭汝宜早爲計汝忠遂遣趙榮未約降師能以兵入據其城汝忠率所部將士詣文安軍門降悉還其妻孥財物。元史

唐兵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桀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裴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趙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々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

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唐書下同

秦王討王世充竇建德來援世充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薛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爲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鋭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

必擧。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
降世充
輔公祏據丹陽反。詔趙郡王孝恭爲帥。召李靖入朝
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
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
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
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
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
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

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金計。且惠
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鬭。今方持重。特公祏立計
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矣。孝
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陵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
惠亮等亾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祏懼衆尚多。不能
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
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遣薛脩義薛鳳賢等圍華
州。掠長安。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諫議大夫楊侃爲
稚行臺左丞。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

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

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渭。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善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欵。其無應烽者。則不降之村。理須殄滅。賞賚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

烽一宿之間火光逼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即逃遁長安平。北魏書

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奮威將軍陳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淮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

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去安等孤縣遂皆降。三國魏志

戊辰之役官軍始欲降奥羽諸城而後向會津至是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介等在白川相議曰北地氷雪早降今若過三旬進退窮蹙自陷彼術不如及

此條本失事實多此役谷中將監軍能知兵之進路攻擊之狀今從敘而刪正爲故行文大異近世外史

今、伺、不、虞、急、取、會、津、夫、會、津、根、蔕、也、如、仙、臺、米、澤、枝、葉、也、苟、絕、根、蔕、則、枝、葉、隨、落、乃、部、分、兵、守、勢、至、堂、嶺又備仙臺諸藩。別合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兵發二本松。至本宮。先張疑兵。中山道分兵爲三隊。一自猿巖間。道出其右。賊隔小溪據斷崖設砲堅備之。一擊天狗山。繞其左。背本隊則自石筵道進。刻時攻之。賊軍據險防戰太力。時長土兵自猿巖者揀精兵數十。潛涉崖下。突出橫擊之。中道諸軍乘勢列大礮連發。猛進。追第二砲壘。天狗山薩兵又已斷背後。吶喊振

山谷。賊軍潰走。乃進向暮成嶺。嶺爲會津二木松境第三砲壘在其巔。設關門竹柵。會將田中某與賊將大鳥某率北辰新撰諸隊兵守之。聞石筵三道之敗不戰而退。官軍即得嶺。壘獲木砲數門及以砂石代散彈者數顆。薩大村兵尾追。過駿河野。直進。猪苗代會兵寡單。不能支。焚營奔。官軍逼戶口湖。橋湖方三里許。湖口有十六橋。壘石造之。賊欲毀之。薩兵望見急擊之。會兵狼狽。僅毀二橋去。若盡撤之。則官軍無進路。云。且日進戰。大野原強清水。會將上田某等督

衆苦戰死之敗退守龍澤村官軍乘勝直薄稚松城下城中大驚曰官兵飛來乎初會人出精兵四彊猶苗代道恃其險僅備數十兵故得擣其虛會津受圍諸城望風降（近世外史）

右攻取

島原之役將軍家光命板倉重昌以總督使石谷貞清監軍時大久保忠教以前朝耆老尚存將軍及使執政召而問之忠教曰幕府未命二臣宜諮臣等今已命之問之何爲酒井忠勝曰子以此爲不可乎曰

十七

十六

然幕府以百姓作亂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攻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爲宜命宗室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爲得體耳柳生宗矩亦聞重昌之發急馳馬追之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幕府請見時日已暮矣家光問其故宗矩曰臣今日宴飲其家聞筑紫民作亂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家光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臣以爲重昌必死故止之家光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

閫中不去久之家光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黨浮屠作亂爲患尤甚以繦田氏之彊攻長嶋頓兵僵將累歲而克及攻大坂不能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近事三河之亂亦踰年而平此皆殿下之所明知也今以資望未重之將率不畏服之牧伯以征不易剪滅之賊一有不利則無可奈何矣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將殞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家光不聽果重

昌戰死皆如二臣所料云（近世外史下同）

東軍據二條城縉紳恐事起輦下憂悸不措已而東軍退大坂衆情稍安然隊將伊地知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頗憂之相議曰自古受兵京師保勝者寡彼據大坂絶我糧道以海軍扼兵庫而關東兵自海道進我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但馬及丹波丹後略地方緩急以爲應援及師起急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出撫其地方彦根大垣之歸順詔彦根扼大津檢東軍西上者以橘本

少將爲鎮撫使亦在此既而大捷迺議列藩速歸順者以先扼要衝也人稱其無遺策

代郡大亂太祖以裴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絃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詔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 三國魏志

魏太祖將圖慕容垂遣九原公儀觀釁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耋其

子實弱而無威謀不能決嘉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
之臣實將內起是可計之（北魏書）

曹公爲兗州牧征徐州牧陶謙會張邈陳宮以兗州
反潛迎呂布曹公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明年
謙死曹公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
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
敵退足以堅守故雖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
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

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
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
穀一擧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
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
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
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
將軍將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
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
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

與我小田原大坂之役同策

僞遣書高煦諭之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駐驛樂安城北壁其四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再勅諭高煦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降 明史

劉曜遣其將劉威攻凉將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獲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曜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 梁州牧 親征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

二十五

二十六

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爵實行 先是操坑殺男女數万口泗水 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曹公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 三國志

宣宗即位漢王高煦反張輔請假兵二万擒獻闕下帝曰卿誠足擒賊顧朕初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

行不足安反側於是車駕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
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
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
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獲衞軍家樂安
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
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不能
親征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高煦
初聞陽武侯薛祿將兵擐臂大喜以爲易與及聞親
証始懼時有自樂安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

之鋭精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迄安南席卷
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
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
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
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
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
卒騎一千八百救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
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
安　晉書

以下孫子所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隋煬帝伐高麗煬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尙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衆可書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衞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用下計後遂敗 唐書

我小牧之役雖伎倆而其利害之計亦同之

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請師于晉晉王李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強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幾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 五代史

先主甞爲益州牧劉璋北征龐統勸先主還取成都

謀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三國志下同

鄭度說劉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万、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亦○終○其○爲○人○也○）璋果如正言、先主所過輙克、遂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宣帝詣京師、天子魏明因書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

軍。來計也。坐笑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明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師。次于遼水。文懿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

我關原之捷即與此同策

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吾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

者諸將欲服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
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
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
年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
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
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發自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
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
故驅之走也夫兵者危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

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
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
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文懿大懼乞降請解圍面縛不
許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
遂入城撫其民而還晉書○晉宣不得志於諸葛孔明孔明不得志於魏然使孔明征猛獲晉宣征公孫文懿則機變百出謀畧加湧幾似翫小兒也是無他以中國百蠻之餘智謀戎夷野陋之國也故施計策知敵知己萃雖數謀而數敗者知謀而未知敵也
濮秀全亂各路縱兵大臣頻以戰功入報而賊尚縱
橫掠淮汝分略江南北郡邑直抵亦未有寬發者帝淵

知其弊。詔命堅壁清野之法、或築壘浚濠。或練團兵。守望相助。協力同心。一隅有警。四隣畢至。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歸。不能乘便超軼。自兵興。訖盪平。終以此爲上策。（清史）

右形勢

策府卷之廿五

策府卷之廿六

氣數十三之上　　安叔　假託

夫勝敗之訣、在氣矣。危懼者、安敵之。怠撓者、奮勵之。或假託鬼神書緯、以集衆心。或斷然表觀決意、以定軍情。或恩賜以勵之。或功名以振之。或忠義以起之。善使士卒決然自戰、莫不勝焉。宜三軍之同命也。

氣數門　安叔　假託

劉裕圍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如鵞、蒼色、飛入裕帳、坐。衆咸駭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鵞者、我也。胡虜歸我、大吉之兆也。衆乃大悅。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軍。慕容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軍所執。滅南燕。十六國南燕

宋公攻盧循、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折。今者復然、賊必敗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南宋書

輔公祏反。寇壽陽。詔河間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鎭州盧祖尙皆稟節度將發。大饗士。椀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椀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飮罷。衆心爲安。遂戰禽公祏。唐書

新田義宗據碓氷嶺。夜足利氏軍擧炬布滿山。顧視我軍。炬如燐火。義宗驚曰。晝日所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鄕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

鎧鉀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外史

呂纂代禿髮利鹿孤。利鹿孤使禿髮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晉書

哈爾遜攜堡倭海呵邪西北。名曰禾以治。守之。英將希路遲德爾傳堡。大呼曰。叁速降。哈爾遜答曰。我知爲國死。未知受敵命而降。嚴備以待。希路區德爾大怒。四面環攻。堡兵晝夜固守。英兵攀樹架梯。百方攻擊。哈爾遜踞椅子。從容指揮。丸中椅子。王侍卒亦

中丸斃。兩哈爾遜神色自若。採麾指揮。如不顧者。堡兵得氣。守備愈嚴。英兵力屈。撤圍而去。（亞米利史）

蜀州刺史劉道濟傷政害民。民皆怨毒。相率爲亂。衆數萬。屯城西北。道濟時有病已篤。恐出財物於北射堂。令裴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々。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喚左右三十余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持疲勞。今既小損。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南宋書）

德川公嘗有病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諸士代板倉重宗。答書至曰。臣游獵數日而歸。以致報答稽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酒井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侯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史外）

棄主世民殺兄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太子諸子皆坐誅。詔除建成元吉屬籍。其黨疑懼更相告。廬江王瑗遂反。乃下詔。建成元吉瑗支黨不得相告訐。由是遂安。（唐書）

豐臣秀吉之攻小田原城也。有流言曰。德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即從近臣數人與信雄俱飲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于織田氏營。衆疑即釋。（外史下同）

石川數正守岡崎城。陰送款大坂。與眞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數正遂挈家出奔大坂。時將士拏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期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即定。

梁軍圍李嗣昭於潞州。晉遣周德威救之。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晉王薨。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鞏

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大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五代史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太守顏眞卿城守具備。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軍氣乃安。唐書

德川侍從與武田信玄戰三形原。大敗而還。一城聞敗大擾。高木廣正得一兇首。侍從命貫之刀鋒。徇曰。

德川氏喜常識兵機故雖敗殘之餘見敵輒讋蓋知勇之可凌怯之不免也

兩軍鬪亂。吾獲信玄矣。衆乃定。時已昏。或請開門侍從。曰。後者安歸。且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敵方進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三百人出門而戰。敗兵自敵軍後譟而還。敵乃退舍。外史下同

織田信長之入京師也。士民岡聞信長之威武。慮其暴掠。相驚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養卒有與買人爭買者。輒執縛之樹。以視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

太安

窩謀罕請于遼願與金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世祖乃進軍圍之窩謀罕棄城遁去破其城盡俘獲之以功差次分賜諸軍城始破議渠長生殺衆皆長跪遼使在坐忽一人佩長刀突然咫尺謂世祖曰勿殺我遼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色不少動執其人之手語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罰既已乃徐使執突然者殺之其膽勇鎮物如此 金史

上杉景勝攻新發田治長過阿賀河向水原諸隊乍驚制之而喧擾不已景勝乃命麾下發喊諸隊皆傚之三喊而止軍皆讋 武鑑 管窺

清克完顏部滿州五豪部皆服遂有建州兵食富強又取鴨綠江部而葉赫等九國忌之合兵三萬來侵國人大懼太祖酣寢達旦自出戰克斬級四千獲馬三千禽布占泰軍威大震 清史

慕容雋寢疾引慕容恪慕容評屬以後事雋死群臣欲立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慕容暐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評為大傅副貳朝政慕

十一

十二

與根忌恪將伺隙爲亂。暐覺之。收根等於禁中斬之。當是時。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下晉書同

苻堅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

與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劉毅敗績於桑落洲。賊盧循乘勝徑進。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衆議欲擁天子過江。宋公不聽曰。我以死衛社稷。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誠嚴。既而群賊大至。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

弩射之。發艘擢陷。循乃止。不復攻栅。設伏兵於南岸。
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
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
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沒
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万屯丹
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
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
乃出列陣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諸葛
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群賊數千。皆長刀

矛鋋。精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
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不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
走。南宋晉
烏春數來攻。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遣肅宗拒之敗
而還。世祖遣人議和。桓赧散達曰。以爾盈歌之大赤
馬辭不失之紫騮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
不許。桓赧散達大會諸部來攻。過裴滿部。以其附於
世祖也。縱火焚之。潘察部沙祇勃董胡補荅使阿喜
來告難。世祖使之詭從以自全。曰。戰則以旗鼓自別。

乃遣粛宋求援於遼。遂率衆出。使辭不失取海姑兄
弟矣。己而乃知海姑兄弟貳於桓赧矣。欲併取其衆
徑至海姑。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戒辭不失曰。汝先。
陣於脫豁敀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
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使裴滿胡喜率大紫騮馬以
爲阺馬馳至陣。時桓赧散達强盛。世祖軍吏未戰而
懼。皆植立無人色。世祖陽々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
但使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調麨水飲之。有頃。訓
勵之。軍勢復振。乃避衆獨引穆宗。執其手密與之言

十七

十八

曰。今日之事。若勝則已。萬一有不勝。吾必無生。汝今
介馬遙觀。勿預戰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顧戀親
戚。亟馳馬奔告汝兄頗剌淑(肅宗)于遼。繫籍受印。乞師
以報此讎。語畢。袒袖不被甲。以縕袍垂襴護前後心。
韔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
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逐之。自
阿不彎至于北隘甸。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水爲之
赤。棄車甲馬牛軍實盡獲之。世祖曰。今日之捷。非天
不能及此。亦可以知足矣。雖縱之去。敗軍之氣。後世

不振。乃引軍還。史金

右安收

今川義元令大兵來。攻織田氏諸城。織田信長急起赴救。諸將疑懼。信長及熱田祠。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士氣大進。史外

下同

豐臣秀吉之伐韓明也。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我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

李矩爲滎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晉書

李密作亂。王充引軍與密戰洛水。不克。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大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馬盧楚奉越王侗爲主。侗拜密爲大尉尚書。拒化及於黎陽。密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既而文都等謀殺充。充謀洩。充恐殺文都楚等。侗開門以納充。與之盟。充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既而密破化及還。充欲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

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大戰洛水。果破密軍。（隋書○以上鬼神）

魏仁浦從周祖鎮鄴。會隱帝（漢）誅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義恐事不濟。與殷謀。遣齎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入計。仁浦曰。侍中握强兵。臨重鎮。有功朝廷。君上信讒。圖害忠良。雖欲割心自明。奚可得也。莫如易詔以

書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心非徒自死亦可爲楊史雪寃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示諸將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簒漢即位。宋史

楠正成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僧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内歸一三年如猕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揣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之衆皆奮勵外史○以上書檄

右假託

策府卷之廿六

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唐書

承久之役。武田信光與小笠原長清小山朝政等兵五萬騎。自東山道進。臨發。偶値十死日。家人諫止之。信光曰。勇士臨陣。十死固其所也。復何忌。勵衆行。比至市原。上皇使者三至。勅諭歸順。信光斬二人。還一

策府卷之廿七

氣策十三之下　決定　振起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德川公返大旆。擊石田三成。將發江戶。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矣。請避方而發。公曰。西方塞矣。我擊而開之。外史

郭崇韜獻策。掩襲梁都。莊宗從之。聞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々常談。何足信。乃發。拔梁都。定天下。五代史

李晟掃朱泚之亂。復長安。初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

人曰。汝以所見報天子。進戰尾張河敗之鑑倉史

燕劉仁恭攻魏。巳屠貝州。魏羅昭威求救于梁。葛從周會梁大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栅。燕兵走。五代史

朝廷大學北討。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等從建威將軍柳元景爲前鋒。拔弘農城。進軍造陝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並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

張是提衆二萬。度崤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別將龐季明等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時安都幷領馬軍。方平悉勒步軍。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

未之覺也。元怙勸。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陣。
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方平等督
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横矛
直前。出入賊陣。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
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晡旦而戰。至於日晨。
虜衆大潰。斬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
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宋書
柴田勝家爲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々木承禎圍而
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人

告佐々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絶其汲路。城可下也。
承禎悦從之。城中果困。而未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
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
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二人左右捧而致之。平
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
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脱。會諸將士置酒
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
其鐵鑓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
佐々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

六韜曰。燔吾輜重。燒吾粮食。明告吏士。

乘機衝突。斬首八百余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爲破缸柴田。近古史談

桓玄纂位。高祖唱義。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已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爲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宋書

八 七

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時陳高祖作相。尅日決戰。乃令建康令孔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且食畢。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陳書

麻利音據險設堡。英兵日夜環攻。麻利音盡力固守。廢眠者連夜。糧餉不給。意氣益盛。一日英將造麻利音軍。請易俘虜。麻利音留之。供午餐。煨芋魁。載之板

上。共食之。英將怗聞之。麻利音曰。糧食已盡。故聊供（決、慾、忍、敵、悄、）之耳。雜談自若。更無屈色。英將歸營謂其下曰。我見麻利音等。衣食不給。器械不備。而奮然勇進。不以死生爲意。此非我輩之所能制服也。遂引軍去。米利堅史

睦州女子陳碩眞用幻惑衆。擧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婺州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眞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藉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藉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數十人。

以下三條。孫子所謂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矣。

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唐書

朝倉餘黨大起。越前織田信長攻之。至敦賀木下藤吉受命。以舟師遠出敵後。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外史

高祖北伐。咨議參軍王鎭惡。領前鋒入賊境。戰無不捷。懸軍遠入。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鎭北將軍姚彊屯兵涇上。鎭惡遣毛德祖

擊破之。直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
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
猶數萬人。鎭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
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
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
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
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
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鎭惡宣揚國恩
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鎭惡於灞

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覇業者。眞卿也。鎭惡再拜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何功之有焉。高祖
笑曰。卿欲學馮異也。南宋書
金人歸三京。既又敗盟。來侵。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
劉錡抵順昌。聞之。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諜報金人入
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
君共守。規曰。有米數万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
曰。金兵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
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

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議與鎔合。鎔大喜。時守備一無可恃。鎔於城上。躬自督厲。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當爲國家破賊立功。凡六日。守備粗畢。而賊游騎涉潁河至城下。既圍城。鎔破其鐵騎數千。

宋史

賊洪秀全陷金陵。中原震動。帝知吳文鎔有威望。自雲貴移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破田家鎮。省城晝閉。

居民一夕數驚。巡撫羅綸移營城外。衆爲走計。文鎔知之。策馬詣綸。約死守。不聽。文鎔怒。拔佩刀。置案上。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言出城者。齒吾刃。綸默然。議乃定。賊已薄城。文鎔慷慨登城樓。激勵將士。衣不解者數旬。捍禦甚力。賊遂解圍而去。

清史

胡元滅宋。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命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北條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爲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命太宰府逐之。使者前後六反。

皆拒不納。元復使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瀧口。築大宰府水城。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爲鎭西探題。以守。當是時。朝野恟恟。天子憂惶。禱祀無虛日。時宗決然以戰、爭自期、以安危自任。於是人心乃定。士氣大奮。弘安二年元使周復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怒。大發舟師。合韓胡漢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抵水城。舳艫相銜。會大風雷。虜艦覆沒。少貳景資等因奮擊殲之。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

我邊。時宗之力也。鎌倉史

南部庄內賊日蹙。秋田先是薩參謀大山格之助奉澤卿。在秋田。籌畫贊謀甚勤。既而九條醍醐二卿從兵士。自津輕至。三卿陷兵刃間。苦辛艱難備至。於是相見悽然。會仙臺志茂某率相馬新庄士來。逼秋田隊將曰。三卿須海路送還京師。薩長士速逐之。格之助即啓三卿。決策斬使者十人。梟軍門。於是一藩志益堅。近世外史

朝廷欲遣兵於臺灣。問殺琉球漂民罪。以參議兼大

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爲都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使米人李僊得參與謀議。既而從道以下。海陸兵三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兵覽島。且告其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事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爲也。輙使驍兵八百餘人。會軍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

十七

十八

皆有死而無生。宜擧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踴躍而發。米國公使彬哥謨上疏曰。凡同盟國互交兵。則不許貸人民船舶矣。載在中立規條。今貴國有事於臺灣。雖曰非兵事。而發軍艦及兵卒入清國。則淸國目做交兵必矣。而所其備役。係我人民船舶。則淸國必我爲援貴國。請速復之。以全中立制。時英國公使亦言。淸國必生異議矣。於是廷議違依。遞傳命長崎。停其征行。且使重信還東京。重信驚異。會從道及李僊得議之。從道弗懌曰。滯陣已久。所齎糧食多腐臭。兵

士亦已苦無事。豈可遷延哉。時有流言曰。熊本及大
坂臺兵。欲直逼東京。振起廷議。物情騷然。重信以爲
朝議已如此。不可復如之何也。自至從道營。具示內
旨。以俟後命。從道弗聽曰。僕獨拜都督也。盟以廷議
不諭。卿所固知也。夫大師出在途。而逼攬數十日。已
喪軍機。尚且曠日。何竢後命。從道雖無似。已奉敕旨。
饒令有內廷異議。吾不能復變前議。卿幸領之。蓋觀
我國今日之事。朝令暮改。使人危疑不遑也。今天下
之兵。散在各所。駕馭一誤。其機五分八裂。不可復收。

十九

二十

焉。而其禍亂非一。佐賀之比焉。是從道所以焦心苦
慮。不肯奉內旨也。輙止吾乎。吾先奉還敕書。躬自擣
蠻虜巢窟。死而後已。乃清國生異議。答以脫艦賊徒。
復當無嫌於政府也。言辭激烈。意色如已決者。重信
諭曰。所以內旨之出者。非肯止斯擧。以米英公使有
異議。欲再議善他日耳。從道弗聽。是夜下令諸將士。
刻解纜期。李僊得亦促速發焉。詰旦。廈門領事福島
九成及米人甲世爾括孫率兵士二百餘人。駕有功
艦。先發。從道又將發。前一日。大張讌。參軍以下皆會。

酒三行。李偲得謂衆曰。西曆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征臺灣。食其菓實。殪者無算。此後請戒之。於是日進孟春三國諸艦。舳艫相銜。發崎港。遂進降十八社蕃。續外史。○台灣一小島耳。處之在掌。唯我所爲意者。清國也。然濟上下苟安。乏敵愾氣。國雖大。兵雖多。固不欲與我抗敵也明矣。故爲以臨喝威於我而止師。竊啗英米公使。而間我。我若不覺。猶豫緩慢。則中彼之術。而後雖出師。兵機已失。何遽令彼至震懾出償金哉。嗚呼殆哉。臨斯時。微斯決。則非特瀆我武。而招笑天下也。將帥之所最難焉。實決定一大策。

右決定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守。會百戶王格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旺以格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引去。明史

承久之役。幸島行時趨謁北條泰時。泰時聞行時至。急起延之坐上。飲酒。贍以駿馬。勞賜及廁養。行時感憤踊躍而出。及宇治之戰。果爭先而死。鎌倉史

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乜音馬羅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

而藩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游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從鄜延路都鈐轄張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築東勝金城安定三堡。置兵守之。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游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惎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

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輒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宋史

豐臣秀吉西伐。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養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家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氏鄉攻其南。利家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郛。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

三略所謂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乎。

熒城。城即陷。下外史同

世良田出雲守定西參河。而東三河猶屬今川氏親。氏親與其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岩津。出雲守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出雲守曰。汝等世蒙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爲吾決死。吾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盃。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川。襲駿河軍。宇都宮忠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收軍西岸。氏親長氏遁去。戶田憲光以田原

降。出雲守聞忠茂曰。何以知捷。曰。長氏貪寵侮士。士無鬪志。是以知之。○以上忠賜

源義經攻源義仲于京師。義仲使根井行親等拒宇治河。義經軍至河上。戒居民避軍。火其廬舍。布陣起櫓臨之。曰。我將爲諸將錄功効。以報鎌倉。諸將勉旃。將士皆奮。意氣百倍。鎌倉史

高祖北伐。沈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万。奄至青

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弘之曰彼
衆我寡雖可與敵且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
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
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
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
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勸士卒
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
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

南宋書

上杉景勝伐新發田治長命藤田重信領貝津爲
先鋒重信攻水原城被創景勝命小倉伊勢代領貝
津黨向新發田伊勢恐客將等以疲勞爲辭不敢出
力乃密與景勝議而出軍過放生川治長將衆三千
出城逆戰景勝使佐口傳兵衞荻田主馬謂伊勢曰
敵出矣卿手下皆勞昨役恐不可復用且留今將令
他代爲先鋒抑亦戰乎伊勢顧諸隊長謂二人曰敵
出矣宜進擊破之何言留且公欲代先鋒宜在昨日

今敵已近。不可復易。以臣見之。戰有三利。昨役奪新發田膽。治長老將恐兵之不振。故姑出而逆戰。其實皆懷危。一可擊也。臣等出斥候覘之。敵戰卒僅千人。料其戰場。我得地利。二可擊也。臣望其旗幟動而不整。三可擊也。公欲代陣。臣決不敢。因謂諸將曰。吾乘新勝之勢。而擊懷危之兵。功名在是時。雖公有命。豈錯之哉。諸將皆奮曰。吾一軍足破敵。不敢讓功於他人。二人反報。先是伊勢夜遣子將大室某進傍山而伏。乃率衆而進。島津規勝備其左。安田順易爲二陣。

伊勢先縱。荻山勘內揮槍先登。土屋惣內繼之。規勝擊其左。順易直衝。治長麾下。大室遠出敵後。破其後軍。治長敗走。入城不復出。管窺武鑑

符堅遣王猛督步騎六萬討燕慕容暐遣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餘萬來拒。屯於潞川。猛進與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吾今

尉繚子曰。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讓評。催之速戰。評遣使求戰。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公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遣羌往擊之。羌與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進圍之。因上疏（不敢毋功）請堅出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以燕人慕容恪。設大牢以祠之。堅至攻鄴。拔之。暐等出奔。追擊執之。遂定燕冀。前秦十六國

朱泚之亂。李懷光軍咸陽。神策節度使李晟初欲壁東渭橋。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乃引趙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既而懷光有異志。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屯。即結陣趙東渭

橋既而帝進幸梁州。道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絶。晟能辨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悴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冠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既而芻米告具。乃陣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

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擧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唐書

拿破崙大擧入埃及。略取亞勒散德黎大埔頭。乘勢將逼京城改羅。當時埃及其名雖屬土耳其。其實受制摩米理得騎兵。騎兵酋長專國權。勢力頗強。聞佛

兵侵寇。將防戰。布陣石塔傍。石塔埃及王墓碑。高殆五百尺。四千年前舊物也。蓋世界七奇之一。待佛軍至。佛軍進迫敵陣。已爲接戰。時兵士等遙望見石塔屹然尤偉。胸懷自覺壯快。互相稱贊而不止。拿破崙察之。欲乘機鼓勇氣。大呼擧鞭指石塔曰。汝等今日於此地一戰破敵。可立不愧彼石塔四千年來磨頂風露之古功矣。於是兵氣倍平日。銳進奮擊。破摩米理得陣。乍拔改羅城。萬國史佛

士人連戰克勝。勢頗猖獗。華盛頓欲討之。雖其將有和蓮者。屢立戰功。華盛頓一日招之撫背曰。士蓄黠悍。非子之力。則不能蕩平也。言未終。和蓮感奮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兒。直進衝巢窟。轉鬭奮戰。所向無前。土人窘窮乞降曰。自今世世誓不負德。和蓮曰。百年後。汝輩背斯言。則我能再生勦絕汝族。令無噍類。土人皆慴伏曰。不敢。米利堅史以上功名○

陸贄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從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唐書

陳高祖與齊軍相拒。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陳書

姚萇殺符堅。符登載堅木主。以與萇戰。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

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爾決。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北魏書

朱泚之亂。天子播遷。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橋。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輪織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怨。選士得姚令言崔宣牒者。晟命解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

洮。下唐書同
安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賊將令狐潮圍而攻之。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

討蔡之役。李光顏數有功。而都統韓弘案蹇縱。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敗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襹珠琲。擧止光麗。費百巨萬。遣使以遺

三十九

四十

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家室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

米軍敗亡之餘。風聲鶴唳。動相擾亂。華盛頓處之夷然不異平日。間則談說古今義烈之事。激勵士卒。人

人感奮。爲挾纊之念。已而所募鄕勇至。凡一千五百人。軍氣大振。米利堅史

宋將酈瓊、奔劉豫。金人廢豫、以瓊爲驍騎上將軍。兀朮率諸將南侵。瓊與焉。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

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宋史。○太平之餘。兵弊多如之。可不深思哉。

邊錢會賊圍廣信城。巡撫沈葆楨時籌糧于河口鎭。聞變單騎馳還。則賊已迫城。吏民盡散。葆楨徒步登陴區處。妻林氏爲林則徐之女。同在危城。躬汲爨以餉士卒。獎之。軍皆感奮。葆楨開門擊賊。斬三千人。斃其渠酋。餘黨潰散。郡境肅淸。淸史略

四十三

策府卷之廿七

右振起

策府卷之廿八

威策十四　樹立　蕭服

夫以治擊亂者勝。以肅擊惰者克。制三軍在氣。而制氣在威。制勝在治。而制治在肅。威嚴不先行於已。不能制肅其下。故將軍者。有樹威以自立焉。亦可以耀於敵也。怠撓者罰之。驕狠者折之。所以肅服之也。善使其下畏吾。而不懼敵。可以將將也。

明智光秀殺織田信長於京師。時羽柴秀吉在備中。返兵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遂殺光秀。此役也。中川

策威門　立樹　蕭服

清秀戰最力。信長子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瀨兵清秀俗字也。清秀聞之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外史

劉鄩降梁。梁太祖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鎭。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五代史

曹公出濡須。周泰赴擊。曹公退。孫權留泰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按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

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三國 吳志）

符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彊德符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性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强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王猛親寵愈密、朝政

三

四

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於符氏、負氣倨傲、衆前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于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

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怒。皆鞭撻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晉書

上杉景虎與兄晴景戰。既克之。將士共欲推景虎爲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簒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

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外史下同

德川中納言入京師。豐臣秀吉館之茶屋晴延。贈賄極厚。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爲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義。義所至。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翌日秀吉大會諸侯于聚樂。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恭。諸侯皆改容。

源頼朝敗于石橋。奔于安房。遣使招上總平廣常。廣常詭辭不應。及頼朝入下總。兵僅數百。廣常以兵二万。追及隅田川。頼朝咎其不蹈前約。不輒見。使士肥實平言曰。吾奉令旨舉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軍。俟命。初廣常侮頼朝兵少。至時意尚持兩端。及聞命。意大沮。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遂傾意奉之。鎌倉史

上杉景勝命藤田重信將兵伐佐渡。授謙信朱柄麾。重信以客將新爲元帥。恐諸將不戴。號令不行。乃以麾託直江景續而歸。恐招諸部將。告之曰。某以新進居諸公上。辱此命。雖然諸公或不用吾令。吾亦不能無怒。將之輕。敗之道也。且戰者。國之重事。今爲諸公謀。宜擧其所尊信者代某。將睦戰勝。是忠謀也。諸將皆曰。相公命臣等。既以朱柄麾託足下。奉足下令。猶相公。自今敢不聽命。重信乃徵誓書。遂入受麾而歸。辭而發。至金屋原。令諸隊調軍。有一部將失律。乃斬以徇。擧軍股栗。武管鑑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宰相呂

夷簡謂。契丹侮怯。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宋史

岡崎嗣君之與織田信長和也。信長請嗣君來盟。嗣君從百餘騎赴尾張。入清洲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平八郎時年十四。擧薙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讋伏。信長出迎。導入內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衞士叱之。榮政瞋目曰。吾植村新六也。奉

九

十

主人刀。何渠叱乎。信長撝衞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曰。兩家勠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爲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爲之屬國。遂饗嗣君。信長貺賚刀於榮政曰。汝今日擧動。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史外

織田信長命柴田勝家爲先鋒。勝家固辭再三。強之而後諾。既出過城巷。有牙兵突勝家騶士。勝家責其罪。輒殺之。信長怒詰之。勝家曰。是臣所以固辭也。威先不行於己。安以軍爲。況先鋒乎。常山紀談

封常清從高仙芝新有功。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
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仙芝委家事於郎將
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常自外還。諸將
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驟去。常
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
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
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
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
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

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唐書下同
肅宗即位。詔李光弼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
崔衆主兵大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
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
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
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
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古樹立

賀齊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擧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吳三國志

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并護鮮卑。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迎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魏三國志

桓玄簒位。何無忌與劉裕密共圖玄。因共要劉毅與相推結。遂共擧義。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晉書

究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曹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有轉從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斤之人。重足屛息。唐書下同○

裴行立爲安南經略使。杜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
豪也。隷于軍。屯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
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其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
還。行立召之。約曰。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
後廷芝踰期。行立笞殺之。以尸還范氏。更爲擇艮子
弟以代。於是威勢風行。

慕容垂姚萇叛苻堅。堅死。子丕即僞位于晉陽。南當
是時。秦國大亂。袍罕諸氏皆奮於兵革。而疲不堪命。
乃殺河州牧毛興。推建節將軍臨淸泊衞平爲使持

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旣又以衞平年老
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
啖靑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
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衞公會集衆將。靑
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靑抽劍而前
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
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衞公老耄。不足以成大
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
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

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晉書

安史之亂。回紇助朝廷。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輙殺人。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趙城尉馬燧自請典辨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唐書

沛郡公禎拜南豫州刺史。大湖山蠻時々鈔掠。前後守牧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擧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

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鄕、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幷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帝子傳

劉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攻上邽平襄。皆拔之。斬安。隴上諸縣悉降。時征東將軍廣平王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爲、沸。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楮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々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宿衞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勢、振、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果、懼、遣、使、多、獻金寶。稱藩。前趙十六國

尉繚子曰。

上杉景勝居常嚴肅。笑、不、至、露、齒。坐、則、手、挂、刀、首。朝、

畏我侮敵。
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
立威者勝。

覲、往、來。一、行、總、無、語。惟、聽、足、音、耳。雖、咳、聲、亦、少。雖、長、途。惟、有、喝、馬、聲、耳。嘗渡富士河。諸士競上舟。中流船欲沈。景勝纔、揮、杖。士皆投水而濟。大坂鶴野之役。侍臣等私出廻前營。適逢景勝巡陣。恐、其、見、尤、恠。皆走出竹楯外。而避隱之。見懼甚於敵鋒也。其威如此。故所向無留陣云。北越軍記 管窺武鑑

右肅服

策府卷之廿八

策府卷之廿九

德策十五之上　惠下　懷敵

夫仁義之兵。征而不樂戰。王者之德。施而不求報。今已謂之策。多假以求報耳。就中論之。亦有大小。或施恩而惠下。或垂慈以懷敵。又有料利害而撫之者。其言出於正理。而道足於心服。稍爲大耳。

顧榮與同僚宴飮。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晋書

三略曰。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

世良田清康嘗食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椀飮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外史

荒木大藏丞細川高國臣也。愛士好施。與同艱苦。嘗有外親與部卒同病疫。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者貧賤。貧賤者人疎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

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緩、急、安、爲、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及桂川之敗。大藏丞留戰。士卒共苦戰死。名節錄

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唐書

源義經攻屋島。佐藤嗣信鎌田光政。被箭死。義經請、僧、葬、二、人、於、高、松、閒、以、名、馬、蓋、法、皇、擇、於、御、廐、所、賜、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鎌倉史上

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行。許之。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隊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於是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唐書

米將邊爾里欲攻英人守以利以湖者無舟可濟伐
岸上樹製舟以濟英人迎擊湖中我軍殊死奮闘敵
列二大艦發大炮我舟破碎邊爾里躍入別舟敵以
小銃狙擊邊爾里從容指揮進突敵艦銃手列隊吶
喊薄之英將力盡御旗幟乞降邊爾里報捷首將哈
爾遜曰此役奪敵艦若干實將士之力於僕何有盡
以功狀歸將士一軍感奮思爲邊爾里死（米利堅史）

清河太守杜昶外叛郡居山嶮盜賊群起以房景伯
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
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
掾命喩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北魏書）

上杉輝虎與北條氏對壘太田三樂通志北條氏輝
虎察之單騎入三樂陣見其少子在傍曰佳兒吾養
爲子也遂拉俱歸自是三樂傾意奉輝虎（常山紀談 北越春秋）

松平泰親爲村長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
附泰親因從容謂衆曰吾爲仇敵迫蹙流寓至此稍
得安處願積歲月闢地聚衆與復先業諸君能助我
乎衆對曰敢不生死以之其中有嘗有罪宥死者五

人。糾衆署中山七邑、獻之。泰親分其歲入賞之。外史下同

織田信長之滅武田氏也、以瀧川一益管領關東八州及陸奧出羽、留治廐橋城、及信長遇弑、變聞至。部下將士說曰、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西上。一益曰、是豈可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既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所計、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歸之。明日變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人軍于鉋川。諸客將以萬騎來援。戰不利、一益歸城、盡返質子、經信濃而西。遣使告沿道城主眞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得達於尾張。○此無他奇策。然當時吏士如森河尻皆不能自全。獨見推誠抱質者、亦能得免焉。故收之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詰、而餘曹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唐書

田豫遷南陽大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十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繋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三國魏志

憲宗討呉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光祿大夫李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衆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疾病。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歳。知士可用。乃請濟師。遂平蔡。唐書

右惠下

司馬楚之據長社。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往。自齎湯藥。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北魏書

楠正儀與赤松光範接境。常相攻戰。光範臣宇野正寛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寛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勁敵。

而臣之深讐也。請往圖之。光範壯其志。以其尙弱。不聽。正寛懇請乃聽之。授以名刀。正寛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儀召見。厚撫恤之。正寛亦深感其恩。久之忘其讐也。年甫十五。正儀授以食邑。辭未受。明年春。正寛父死後適七年矣。決欲果宿志。爾日正儀加冠。正寛自取恩賜細鎧授之。正寛感泣不禁。及夜欲刺之。促膝按刀。視其温然端坐。不忍進刀。起出外放聲大慟。正儀怪問其故。正寛告以實。將自殺。左右抱止之。正寛遂落髮爲僧。贍書光範。幷返向所受刀。去住往

生院。終身不出。其得士心如此。南史

高仁厚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會邛州賊阡能衆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命仁厚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諜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諜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衆羅渾擎設伏詐降。仁

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冀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唐書

桂州人李光仕擧兵作亂。隋令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尙捕得其弟光畧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隋書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與謀。欲誅之。準退。呂端邀謂之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

何以處之。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
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擧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
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讐。堅其叛心。爾以臣之愚。宜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用其策。其
母後病死。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
也。宋史

梁大祖西攻鳳翔。王師範乘梁虛。因遣劉鄩取兗州。
時兗州節度使葛從周將兵在外。鄩以步兵五百。從

水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
有恩禮。及大祖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
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
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
攻。然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從
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
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
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
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

司馬法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五代史

關羽引兵攻樊城。呂蒙乘虛襲取南郡。既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走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三國吳志

石勒據襄國。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湟未修。勒連戰見敗。乃不出戰。示之以弱。鑿突門。掩末柸陣。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

奔散。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幷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綸紖請降稱藩。命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晉書

劉混與段匹磾期共討石勒。匹磾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倶集襄國。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柸以間之。先是勒戰擒末柸。既又赦還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十六國後趙

木下秀吉城洲股據之。以計降宇留間城主大澤某。携諭織田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

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召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爲子留爲質。大澤即亡去。美濃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治者。好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外史下同

楠正行據金剛山。細川顯氏攻之。不克走過渡部。溺者無數。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

東軍海陸幷進。將攻岩國城。彦根兵三千餘人。陣油

見玖波玖坂。高田兵二千餘人。陣大竹小方立戸。紀伊兵。陣中原木津。三兵隊陣四十八坂爲後距。前一日。先鋒二軍進至尾瀨川東涯。發大小銃。擊西涯八幡山挑戰。時月未沒。長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郎等率兵八百。濟涉尾瀨川上流。登苗倉山。而東軍未之知也。及日昇。東西諸山齊發砲。燒大竹油見立戸小方中原等諸村。煙焰蔽空。彈丸如雨。東軍大亂。長兵皆潰。川斷走路。環攻。彦根隊長只木次郎中村千太等及高田隊長以下數人死之。長兵乘勝入藝。取

大竹小方玖波三村。隔四十八坂。扼守險要。東軍退陣大野。長人贍書彥根高田營曰。卿等太疎武事。何不類其祖彪武。今將殲之。而爲幕府釋之。還俘囚。蒙創者療而送之。當來取之。至器械。以兵力授受之困每俘與金五兩放還。又榜大竹玖波曰。獨數託藩公歎訴幕府。敢不侵掠貴國。若有犯禁者。即告之。罷兵饑者。濟之。於是東軍益懼長兵。近世外史

普法開釁也。兩國貿易商人。互相往來者。仍居境中。尙無禁阻。法國欲盡逐之出境。恐其或有不靖也。特

謀定。未即發。普王知其謀。即傳諭法商云。汝等來商余土久矣。必樂我國法度之寬簡。喜我民貿易之公正。今者事會艱難。不無有所顧慮。然我民與爾雜居無猜。悅共相處。尙其操業如常。無事遷徙。汝等非違法妄動。我軍必保衞汝身家。一體無異視。愼之毋忽。於是法商無不頌普王之仁。仍旅普境如故。普商之僑寓法京者。一千四百家。至是盡爲法人所驅。倉皇轉徙。狼狽道途。普人聞知咸爲不平。前普王鑾馭離沙勃勒時。檄諭法民云。爲布告普軍所攻下城邑境

內居住法民事。茲者以王拿破侖大與水陸諸軍來攻日耳曼諸國。而我國至今尙思與以民相安無事。惟是逼於時勢。不得不出於戰鬪。用是不穀親統六師。特過法境拒之。我軍雖與法軍戰。然非法民爲難也。若法民不妄攻擊我軍。則我國亦必保其身家全其性命。茲特明諭汝衆。凡我各路兵丁將士。無不恪約遵束。謹守奉行。一切軍中所需。必依定價與汝購買。普法通用銀錢。亦當一準公平。用便軍民交易。汝衆其各知之。法民悅服聲其德。普法戰紀

詔紹爲陝州刺史。境連王世充及蕭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唐書

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存簡敬。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讐。後周書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竇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唐書

祖逖鎭雍丘。數遣兵要截石勒兵。勒屯戍漸蹙。勒遣精兵萬人拒逖。爲逖所破。逖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乃下書使脩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

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使結和好。勒厚賓其使。又遣使報聘。自是勒之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充豫之間。稍得休息六十

趙國後

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鎭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

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
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晋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
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幷之心。每吳人
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輒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
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
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
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
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

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爲吳人
所傷。而爲晋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
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
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
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
細利。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乃表益州刺史王濬
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
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陳伐吳之計。帝

深納之。會病求入朝。及侍坐。又面陳之。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尋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晉書

右懐敵

策府卷之廿九

策府卷之三十

德策十五之下 利害 心服

賀拔岳誘尉遲菩薩。依横岡伏兵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北魏書

翟讓起兵。李密以策干讓。讓用之。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遂推密爲主。號魏公。密殺翟讓。心稍驕。不恤士衆。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離。唐書

孫權據江東。丹陽之山民。恃險不服化。諸葛恪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難之。權遂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

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三國吳志

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㵎山。謀爲大逆。太宗詔內都大官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

亂而爲。皆逼凶威。強服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喩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喩。乃降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追斬之。北魏書

楊恭仁爲凉州總管。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盪。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

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唐書下同
河間王孝恭拜山南招尉大師。徇巴蜀。下三十餘州。
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擊賊也。請
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
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
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
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
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
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

五

六

尅。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
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北魏書
李靖取江陵。降蕭銑。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靖藉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
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
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
降而藉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
善也。止不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唐書
織田信長既定京師。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降。

獻質子五人。乃宥之、加賜二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歸阿波。外史

蜀都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爲節度使。漢州刺史崔寧與其軍。亦丏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從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

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居。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唐書

劉備與吳人敗曹公於赤壁。後詣吳見孫權。求都督荊州。諸將周瑜等皆不欲。惟魯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三國吳志

高士達據平原。隋遣楊義臣討之。義臣斬士達於陣。

謂餘黨不足憂。引去。士達司馬竇建德得還平原。收
士達士死者葬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縞素。招潰卒。得
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
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尊
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
十萬。（唐書）

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荀彧勸魏太祖日。昔高祖東
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
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
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
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其
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
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三國志）

右利害

劉曜據長安。僭即皇帝位。長水校尉尹車謀叛。潛結

巴曾徐庫彭。曜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規諫。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内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

者不可追。莫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晉書

豐臣秀吉西伐。既拔岩石城。進入八代城。謂諸將曰。吾征討僻遠之國。苟期於殲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吾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史外

法國以拉菲德嘗助華盛頓。附之軍艦數帑。來援至費邦。華盛頓欲與之合兵攻閣倫華理斯。率大軍南行。至費邦。令法兵塞河口。絶紐約援路。自將兵攻紐邑。連發大砲。彈丸撞觸。塞壁皆碎。閣倫華理斯憤甚。

麾兵衝中堅。我軍嚴不可犯。閣倫華理斯度力不敵。欲與克林敦合。即夜發兵。渡紐河。前隊既達前岸。風雨俄起。後隊不得濟。閣倫華理斯莫奈之何。夜半冒風雨。返軍紐邑。戎裝皆濕。士疲不能軍。閣倫華理斯憂懣不措。日夕待克林敦來援。而我軍晝夜攻擊。銃礮亂發。呼聲震地。閣倫華理斯進退無據。意氣沮喪。遂乞降。華盛頓許之。閣倫華理斯以下七千人。投兵仗俯伏。執謁軍門。華盛頓以謂凌虐降虜。特非安反側之道也。乃召將士。反復敎戒。勿得斬辱降兵。由是

降兵悅服。莫敢貳者。軍大振。米利堅史
王濬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
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
活者數千人。及伐吳之役。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
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於
是發軍。果大捷。降孫皓。晉書
岡崎公嘗欲賞大久保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強而後
答曰。願賜城下市租。岡崎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
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税。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

嗣終以是富實。史外
杜襲避亂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歸
鄕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
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
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
吏民欲悅。會荊州出步騎万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
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
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效死。於是自執矢石。
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

十七

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夷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從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三國魏志

甘州提督楊遇春。追賊至龍池場。設伏擒王廷詔。又執高天得馬學禮于龍洞溪。並拘賊帥十七人。尋獲冉天士王士虎等二百人於大池壩。先是龍洞溪之捷。俘馘甚多。乃擇驍建八百人。使立功贖罪。咸伏地哭。願報不殺之恩。蒼溪之役。及勦冉天元。天元驍桀善戰。爲諸寇冠。西安將軍穆克登布將左翼。與遇春

十八

議不合。先三日馳出賊前。賊以奇兵斷歸路。萃精銳衝左翼後隊。黑衣乘高自嶺下壓。短兵接。左軍潰。賊遂攻右翼。遇春據巖寨斷墻力拒。擲炬山下。照燿如晝。以勁弩射之。矢垂盡而天曙。時八百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遂敗走。遇春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卻。平日樸訥。若無能。遇敵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淸史略

桓譚桓振復據江陵。臨川王道規討之。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使譚留守。

時道規與劉毅已次馬頭馳往襲譙即日克江陵城譙入蜀譙縱以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譙軍支江道規馳往攻譙水陸齊進譙大敗單舸走追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燒不視既而桓歆子道兒與盧循相連結與循將蔡猛擊義陽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淸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

復貳志以是道規得擊而大破之斬首万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南宋書）

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沈璋權知州事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聞之大怒召璋呵嘖且欲殺璋左右震恐璋顔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初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而去朝廷聞

而嘉之後知大原尹加尙書禮部侍郞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略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郞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 金史

晋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爲交阯太守與將軍毛炅等破吳軍取其地吳陶璜以前部督從大都督薛珝距之復取交阯城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晋書

李愬之討蔡也撫養士卒知士可用乃請濟師及禽賊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促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擧文城柵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

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愬設謀禽之。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

山南奇才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棒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及襲蔡。此二人實爲先鋒。遂擒吳元濟矣。愬之平蔡也。降者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廐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塲。以俟宰相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唐書

元帝徙鎭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王

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

二十五

二十六

姓歸心焉。晉書

劉表爲荊州牧。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三國志

織田信長攻武田勝賴。棲之天目山。織田氏兵逼殺之。獻首信長。信長罵曰。豎子使乃公不得高枕數年矣。今果何狀也。傳至德川少將營。少將下胡牀。加禮曰。公以五州主。而遂至於是。豈非天哉。甲斐信濃士

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川氏。信長初誘武田氏諸將使叛。及勝賴死。皆誅之。下令逮捕。期無遺類。少將潛、庇之、多得免者。依田信蕃久守田中。以抗我兵。少將最嘉之。收隷部下。外史

右心服

策府卷三十大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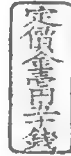
上卷

卷	丁	行	誤	正
卷之一	一丁	一行	斤	斥
	四十一	七	戰十	戰于
卷之二	九	三	逐	遂
	廿三	五	馬	焉
	廿四	八	右翼	右翼
	五十	二	釣	鈞
	五十一	九	卒十	率十
卷之四	廿一	二	候	侯
	卅六	三	問	間
卷之五	十七	二	斡渝	斡淪
卷之六	十七	二	烝	亟
	卅九	四	昆陽	昆陽
卷之七	六	四	玉祖	王祖
卷之八	七	九	鞬	韃
卷之十二	廿二	五六	待	符
	卅六	七	蘗	檗
卷之十三	十五	七	張元	張亢
卷之十四	廿八	六	齋	齎

下卷

卷	丁	行	誤	正
卷之十五	十三丁	一行	汀	汗
	卅	四	詾	詷
卷之十六	十六	四	獨	燭
	廿一	七	鴨	鵰
卷之十七	十四	三	晴	暗
	廿一	九	艦牢	堅牢
卷之十八	十一	五	燭	獨
	十六	一	抜	拔
卷之十九	三	三	募	幕
	八	九	請	清
卷之廿	七	九	賤	賊
卷之廿一	七	七	承之日	承之日
	十七	一	威	歲
卷之廿七	十四	七	延	廷
卷之廿八	十二	九	古	右

明治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七年二月　出版



編輯人　新潟縣　故　小川弘
仝　越後國北蒲原郡保田町第百九十五番地住　旗野十一郎

出版人　仝　平民　漆山類治
仝　仝　仝　第二百十一番地住

晩成堂藏版
發賣書肆

東京

印刷所　赤坂新町一丁目　田中春忠
銀坐四丁目　博聞社
日本橋通り　有隣堂　篤太郎
馬喰町二丁目　嶋村利助

近藤瓶城 著

日本外史前記

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刻本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刻本影印

日本外史前記

明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日本外史前記序

近藤瓶城纂外史前記五巻成示予乞序予受而卒業謂之曰此以編年並紀事本末體與外史紀傳體異而命曰其前記讀者或怪焉是不可以無辯也蓋外史

所謂可有一而不可有二之書也王權下移七八百年間干戈相踵將家興廢是豈可再有之世哉是世不再有故是書不再作春秋之世而有春秋之書其亦三國五代世不再有之世故陳壽歐陽脩

皆得求一家史體。且夫依仿前史而作者。彰明皆一轍也。通鑑仿左傳而體裁自異。劉道原之於紀。金履祥之前編。續通鑑者。而皆有所主。乃若我國史。常陸之將軍傳。仿晉書載記而與載記異撰。於襄之於史。仿史記世家。而與世家殊裁。時異世變。則史筆亦變。不變不足以為良史。吾嘉親城之善變也。親城一變於史紀傳之體。區分時世。立之門目。為創業。中興。亀撥。復以院

政五記。即源平以美國勢之變之意。而於史諸論之所祖述焉。若以於史而與親城書相接。則院政之下。添霸政一記而足。故其從陸變。其意實於家。所以為前記也。雖然。包括二千年事蹟。區分排纂。自出新意。綴二體為一。其於史亦極難矣。頼襄不云乎。獨力經羅。取其大體耳。一一爾析錙銖。世有其其人。親城之於此書。蓋亦云爾。昔劉義仲指五代史之謬。為一書以示蘇軾。軾曰。漢未荊公謂某曰。

歐公修五代史。子孟修三國志乎。余固竊不能當夫爲史者。網羅千百載之事。其間豈筆小助矣耶。今將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是予之志。披拾於其後。目以歐蘇之大才。能筆而程

不免於此。況其他乎。

明治十二年五月

一等編修官從五位重野安繹撰

三橋巽守常書

日本外史前記序

物有終始。終始之間爲中。始中終三者。天下事物之綱領也。余嘗以此別古今形勢。我邦
皇統之一而不變則固矣。而時有盛衰。其形勢則亦不可不以三者大別。曰元曆之前王世。此爲始焉。曰文治之後霸世。此爲中焉。曰明治以來復古世。此爲終焉。是我

古今大綱。講史者不可不先辨也。往時賴山陽感慨於王世之衰。著日本外史。以錄霸世沿革。其開卷一論。最俯仰低徊。三致意焉。頃者三河近藤瓶城推廣山陽遺意。因時世以立體。分王世爲五紀。上自紀元下及霸世所由起。名曰外史前記。合觀之山陽外史。則源白石所謂王室九變。霸府五變。凡二千五百餘年間。條理節目粲然

昭著而
皇運之否泰剝復所以月恆日升乎今世者皆歷歷可指其裨補於學者蓋亦多矣抑對前世則今世爲終對來世則今世又將爲中爲始況方今與歐米交通事多屬創始乎治亂盛衰之機豈可不致思乎哉易曰原始反終余既有感乎二千五百餘年間始中終則又有憂乎二千五百餘年後始中終云

明治十二年六月中澣

東京學士會員　阪谷素撰

河邨思靖書

安井友顯刻

日本外史前記序

丁丑夏日余以病家居近藤餅城来過留之論史餅城盛稱賴氏外史余曰外史起於源平二氏實仿通鑑托始韓魏趙爲諸侯寓懲武門僭亂之微意深得春秋筆削之旨矣而其書揭覇統舉賞罰黜陟之關於朝廷者歸之源平織豊諸氏故童幼觀其書者知有源平織豊而不知有朝廷此徒長姦雄之心去筆削之旨遠矣蓋我邦
天祖垂統聖子神孫繼承萬古而中葉以後武門僭亂義士切齒賴氏果師春秋則宜首揭大統大書特書以表大一統之義如北畠准后於正統紀習鑿齒之於漢晉春秋也賴氏不慮及于此何也餅城擊節稱善探懷出外史前編稿本請余論定披而觀之揭皇統繫年月一依編年體如余

意之所欲出因更與論六國史以下體例。餅城大喜余病目後禁觀書乃令門人輩讀之其稍涉失體者指摘竄改更稿數次三經裘葛而卒業蓋賴氏晩著政記豈悔外史體裁不立特撰此書以掩前失歟而其書頗用力於議論如紀事彙集諸書拉雜為文或云賴氏屬稿未半而病紀事多成門人手其不成文固宜也外史行文暢

達足稱良史而體裁不立政記議論剴切而事蹟拉雜今此書行文議論雖愧二書而能補二書之所不及則有足多者也他日命剋與二書並行其稗天下後生豈淺鮮哉餅城耗半生精神於此不為徒勞也

明治十二年第六月仙臺岡千仞撰

原田鼎山書

日本外史前記

凡例

一正編敘將家、而不及王家、爲一大闕典。凡讀史之法、先閱王家隆替、而後及將家興廢、於是皇國二千歲國體、歷歷在目。此外史之所以不可無前紀也。

一此分門目爲五。一曰創業、二曰中興、三曰垂拱、四曰復政、五曰院政。讀史者詳此五者所以分門目、而後始知王權所以歸將家。每門揭論贊、評所以致隆替、一倣正編。

一天慶以後、正編敘源平二氏至詳、故此篇略敘。唯保元平治二亂、係王家相門者、正編略敘、故此編據日本史各傳、參考王家相門所以至此、詳敘全局、以終此篇。此一篇中三致意者。

一此篇逐年記事。一因編年體、敘王家隆替、不得不倣春秋大一統之體。此與外史敘將家興廢、編年紀傳並用、爲一書、所以異其體也。

一漢土編年、皇后皇子冊立、大臣宰輔黜陟、雖無事者書。此篇非有事者不書。此外史之所以異於官撰也。

一淺草文庫湯島書籍館。藏蓄之富、實爲昭代金匱石室。余因之藏書日就館庫閱異書、參考異同。如引用各書、有館庫書目。不贅於此。

明治十二年三月

谿城　識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一

近藤鉼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創業記第一

論曰。我邦神武以上。雖有古事記書紀等。皆足徵者。遼邈眇忽。事多怪異矣。其稱曰神代。實有以也。然而神武之創立大業。皆發於祖宗奕葉積德之餘者。萬非漢土人之謾說軒羲之比。修史學者。安可概為神代而不問大統之所源始乎。按天祖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為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之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尊女栲幡千千姬。生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天祖既命葦神平定下土。遣使天孫居葦原中國。賜之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詔之曰。豐葦原瑞穗國。是吾世世可王之地也。子孫就而治。則國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瓊瓊杵尊垂跡於日向高千穗峯。遂至吾田。娶大山祇女木華開耶姬。生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娶海神豐玉彥女豐玉姬。生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以上五世。號曰天津日高。從世俗所稱。天祖所謂神代是也。天祖之所以繼天而立極。與日月同其光明者。雖不可得而備說。徵之於三神器。而可推其萬一也。八坂瓊曲玉。仁也。信也。八咫鏡。明也。草薙劍。武也。仁信明武。繼天立極之道盡矣。故天祖以三神器賜天孫。且曰。乃子乃孫。視此猶視我。其所以貽範萬世者。何異唐虞以維精維一。允執其中。相詔告之旨乎。而其垂統千葉一姓。不替其德澤之被億斯與覆載同其功。其道之表於器。可以知其澤之合於民。其言之驗於後。可以知其德之基於前也。嗚呼。神武當草昧否塞。區宇滅裂之際。一擧掃蕩妖邪。平定區夏。民安其堵。雖以帝之明達。豁如出於天縱。非資祖宗奕葉累德。孚於天人。繫中外望者為之先。安能廓清區宇。如彼之易易乎。而神武克肖其德。聖子神孫。奉承遺訓。莫之或荒棄。嗚呼。此寶祚之所以與天壤無窮也歟。嗚呼。此國體之所以超越萬國也歟。

皇祖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小名狹野。號神日本磐余彥尊。天照大神五世孫。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第四子。以庚午歲。生於日向高千穗宮。年十五立為太子。尋襲大業。將廓清中土。復祖宗之業。會諸皇族議曰。此豐葦原瑞穗國。我祖宗之所受於天。而運屬鴻荒。僻居西偏。多歷年所。四方遼邈之地。猶梗王化。邑有君。村有長。各分疆域。相陵轢。吾聞之鹽土翁曰。東方有沃土。山岳四周。足以恢弘大業。光宅天下。

東征、甲寅歲十月、速吸門今豊前、至安藝、戊午歲、到河内、入大和、王師不利、皇兄傷於虜矢、

吾將掃蕩羣兇定都中土經營四方也諸王僉[illegible]贊之帝乃親帥兄五瀨命稻飯命三毛入野命及手[illegible]研耳命大舉東征是爲甲寅歲十月至速吸門[illegible]者珍彦出迎乃命導海路進至筑紫菟狹菟狹[illegible]宮以饗帝令侍臣天種子命娶菟狹津彦女菟狹津媛十一月至崗水門十二月至安藝居埃宮乙卯歲三月入吉備居高島宮治兵三年戊午歲二月發吉備遂東舳艫相接至難波崎溯流至河内四月勒兵赴龍田路險隘不得並行轉由生駒山入大和長髓彦出兵孔舍衛阪以禦五瀨命奮鬪傷於矢王師不利帝沈思謂我是日神子孫而向天日征虜是逆天

草香在河内、至紀伊竈山、颶音具旋風也、高倉下降、韴靈

也不若退兵示弱謀再舉衆然之乃引去虜不敢追退至草香五月至茅渟山城水門五瀨命創劇撫劍呼曰爲虜所傷不報而死耶進至紀伊竈山薨六月帝至名草邑誅名草戸畔遂歷狹野至熊野神邑海上颶風大起御艦漂蕩稻飯命嘆曰吾是神孫神何困我也與三毛入野命投海死帝與手研耳命進至荒坂津誅丹敷戸畔有妖神作毒霧王師皆瘖會熊野土豪高倉下武津見等來降初高倉下夢天照大神謂武甕槌神曰中土未寧汝往征之武甕槌對曰降臣平國劍則四方自平因顧高倉下曰吾有寶劒名韴靈置之汝庫中汝取獻之天孫高倉下撿其

八咫烏、道臣命

庫有劍倒立乃獻之帝所夢亦同乃以高倉下爲鄉導進赴中州山路巉峻帝夢天照大神遣頭八咫烏導軍適頭八咫烏至帝大喜令日臣命帥大米自從八咫烏前驅踰熊野山險達菟田下縣帝以日臣有鄉導之功賜名道臣兄猾弟猾據菟田八月帝遣使諭之弟猾來降曰臣兄兄猾構新宮謀因饗作逆請備之帝遣道臣道臣見兄猾曰汝何不自入新宮彎弓擬之兄猾窘蹙自蹈機而死乃戮其尸弟猾設牛酒饗軍士帝悅作歌來目歌是也帝親率輕師入吉野土豪井光等來屬九月至菟田登高倉山瞰之八十梟帥據國見丘張男女二軍熾炭火阨坂路兄磯

八十梟帥、嚴瓮盛酒器、帝斬八十梟帥、

城據磐余邑拒之帝惡之夢神告曰取天香山土以造天平瓮及嚴瓮敬祭天神地祇則虜自平弟猾贊之帝乃令椎根津彦弟猾取天香山土造八十平瓮天手抉嚴瓮親祭神祇於丹生川上祝曰吾用八十平瓮無水造飴飴成則吾平天下不假鋒刃造飴飴乃成又祈曰吾沈嚴瓮於河吾業成則魚皆醉乃沈瓮魚皆浮帝喜勅道臣爲齋主十月帝勒兵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斬之餘黨猶衆道臣詐設宴欲誘簡壯士與虜雜約曰酒酣吾歌則齊起殲虜已而虜皆醉道臣起歌甲發就坐斬戮虜無噍類衆皆賀大捷帝曰勝而不驕者良將之能也雖殺魁首餘黨猶

多情僞未可測知也。乃徙營佗處。十一月。帝將大舉
攻磯城。遣頭八咫烏召兄磯城弟磯城。弟磯城即順
令。之諭兄磯城及兄倉下弟倉下。皆不降。椎根津彦
曰。我出女軍於忍坂道。虜必悉銳備之。吾率勁兵襲
不備。引菟田川。而灌炭火則破之必矣。帝從之。虜果
欑兵扼忍坂道。乃遣精兵踰墨坂。向背合擊大破之
斬兄磯城等。進攻長髓彦。連戰不利。適天陰雨雹。有
鵄集帝弓弭。鮀耀如電。虜皆迷眩不能戰。長髓彦使
來曰。吾既奉天神之裔饒速日命爲君。如何妄稱天
孫。奪人地。帝曰。神裔繁衍。惟有嫡庶之分。不可亂耳。
汝主果神裔邪。必有寶器足表信者。長髓彦取饒速

日天羽羽矢及步靫。示帝。帝曰。信矣。則亦取其所帶
天羽羽矢及步靫示之。長髓彦意沮。而不肯降。
饒速日殺長髓彦。以衆來降。帝召其子可美眞手命。
賜部靈劍。己未歲二月。分遣諸將。誅層富縣土蜘蛛
新城戸畔等。中州盡定。三月。詔奠都畝傍山東南經
始橿原宮。庚申歲九月。納媛蹈鞴爲正妃。事代主神
女。元年辛酉正月朔。天皇即位於橿原宮。建神籬祭
八神。奉三種神器於正殿。以天種子命天富命。主祭
祀。可美眞手率內物部。護殿陛。道臣率來目部。護宮
門。羣臣朝賀。可美眞手命獻十種天瑞寶。乃遣天富
命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又赴東國。率阿波齋部播

種樹穀麻。宜麻者命謂總國。宜穀者謂結城郡。阿波齋
部所居謂安房郡。二年二月。論功行賞。以椎根津彦
爲大和國造。劍根爲葛城國造。弟猾爲猛田縣主。弟
磯城爲磯城縣主。賜道臣宅地於築坂。使人來目居
畝傍山西。號來目部。武津見頭八咫烏以下賞賜有
差。可美眞手天日方奇日方並爲申食國政大夫。作
靈畤於鳥見山。以祀天祖。又嘗登腋上嗛間丘。廻望
地形。以其似蜻蛉之臀呫。號曰秋津洲。七十六年丙
子三月。帝崩於橿原宮。在位七十六年。壽一百二十
七。葬大和畝傍山東北陵。帝德明達。豁如東征七年。
誅鋤豪梟。戡定四方。戢兵之後。擇賢任能。海內帖然。

以開千萬世之大業。其德固不可窺測也。太子立。是
爲綏靖帝。帝風姿岐嶷。及壯魁傑。及神武帝崩。哀慕
不已。委政于庶兄手研耳命。手研耳乘間謀逆。帝密
與母兄神八井耳命備之。窺其困臥。將誅。神八井耳
戰慄不能射。帝奪其弓矢。射殺之。神八井耳歎曰。吾
不如汝。武宜先帝冊立。以承纘大業也。歷安寧懿德
孝昭孝安孝靈孝元至開化。閱世八。歷年四百八十
四。政令簡朴。無爲之德。不宰之功。民莫得而稱焉。崇
神帝立數年。飢疫盜起。帝憂惕脩德。詔曰。惟我祖宗
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
故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以至朕躬。今朕奉承大運。愛

叅一人之意、六年祭天照大神於別宮、

育黎元欲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羣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乃奉遷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命皇女豐鍬入姬常侍掌祀事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同牀卧起帝懼其褻瀆別摸造劍鏡置之御座尋定天社國社神邑神戶十年有武埴安彥者孝元皇子也擁衆而謀反先是帝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于東海吉備津彥于西道丹波道主于丹波以征不順教者大彥命至和珥坂聞兒女歌唱有異怪之還奏皇姑倭迹迹日百襲姬曰吾聞武埴安彥妻吾田媛潛來倭香山有所祈是必有異圖也天無口使人言此安彥將反之兆乎乃留諸將議之安彥果反從山背入寇其妻吾田道於大阪將襲京師帝即命大彥及彥國葺率軍至輪韓川彥國與安彥遇彥國一箭斃之賊衆潰彥國齊川追擊斬獲甚衆五十狹芹彥逆吾田于大阪斬之餘衆咸降四十八年命皇長子豐城命鎭撫東國初皇子夢登御諸山向東弄刀槍者各八入奏之因有此命六十八年帝崩帝勵精求治按人民戶口序老壯課男女調役及開池溝通水利課諸國造舟船連歲大稔家給人足民稱曰御肇國天皇此年任那入貢任那去筑紫二千餘里北阻海在雞林西南其使者蘇那曷叱知至越前笥飯浦曰始至穴門國人給曰吾國

摸造劍鏡、十年武埴安彥反、置四道將軍、歌唱兒女列傳、反于不可知之聖世見良又賊、十七年諸國造舟船、六十二年帝詔曰農天下之大本民所以生也、六十八年十二月帝崩、任那入貢、

王也臣知其僞乃去所在淹留三年而至此垂仁帝謂蘇那曷叱知曰令汝早來得事先皇因改稱國名曰彌摩那因先帝諱也賜任那王赤絹若干使者歸途爲新羅所鈔掠新羅本辰韓地在筑紫西北馬韓東南秦人避役來此地韓以東界百里之地與之人漸多地漸廣與辰韓雜居其言語多似秦人或謂之秦韓凡十二國新羅其一也任那國嘗奏曰臣國東北有三巳汶地地方三百里民庶富饒新羅欲得之兵戈相尋請遣一將軍以取沃土乃遣鹽乘津彥鎭之於是新羅任那相仇鹽乘津彥爲人異狀頭上有贅肉突起如松樹因號松樹君勇敢多力能幹于事云新羅亦使王子天日槍入朝五年狹穗彥反伏誅先是納彥座王女狹穗姬爲后生譽津別命后兄狹穗彥恃寵驕侈陰懷異圖嘗來問謂后曰兄與夫孰親后不解其意對曰兄也狹穗彥曰以色事人色衰愛弛天下多佳麗之女遞進求寵豈可久恃邪汝令我得志與汝共臨天下不亦樂乎乃取匕首授后使伺帝寐刺之后大駭懼而度其不可諫且受而著衣中帝在來目高宮枕后膝晝寢后思狹穗彥言悲泣不禁淚落帝面帝寤謂后曰朕夢錦色小蛇繞頭大雨自狹穗來撲面是何祥也后恐懼伏地奏狹穗彥之反狀且泣曰告則亡兄不告則覆社稷今陛下

垂仁帝元年十辰歲、新羅、任那新羅二國相仇始于此、新羅入朝、狹穗彥反、狹穗大和地名今與[illegible]居宅之地也、

谷極也、
上毛野八綱田、
皇后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未從其兄以爲[illegible]安也、
十八、[illegible]
命薨、禁殉死、

抱妾膝而寢此成兄志之時也妾不能違兄意又不
可背恩妾進退維谷無蛇即匕首而雨即妾淚也帝
曰是非汝罪即命八綱田急發兵討狹穗彥狹穗彥
拒之積稻爲城踰月不降后抱皇子奔投城中帝諭
城中出皇后皇子不奉詔八綱田放火焚城后使人
抱皇子出城曰妾所以入城者冀以免兄已今知不
免則惟有死耳然妾不敢忘恩丹波道主王五女皆
志操貞潔宜納掖庭充下陳遂與狹穗彥俱死于城
中帝納五女立其長女爲皇后曰日葉酢媛后崩先
是皇弟倭彥命薨以近臣殉之生埋墓側數日不死
哀號聲達于外帝聞而惻然詔禁殉死至此詔曰朕

賜姓土部、後又賜菅原乃道眞之祖也、
朝廷有相撲始于此、以力驗人、皆必死、
九十九年、帝崩、
常世國、或以爲蓬萊、或以

向知殉之不可今日之事當奈何野見宿禰召出雲
土部一百人取埴造人馬及衆物形獻之曰請以此
易生人傳爲後世法帝大喜乃立之皇后陵側名曰
埴輪定爲永制帝賞宿禰功賜之地任土部職改姓
土部世掌大喪宿禰出雲人以勇力聞嘗有當麻蹶
速者膂力絕倫恒謂人曰天下孰能當我帝求可與
之角者或薦宿禰即遣使召之與蹶速角力宿禰踢
折蹶速肋骨殺之帝奪蹶速地賜宿禰朝廷有相撲
始於此九十九年帝崩帝慈仁惻怛子愛百姓令諸
國開池溝八百餘所以便灌漑民賴殷富初田道間
守奉勅求香菓於常世國及歸帝崩乃拜陵哭泣而

合此語也、
景行帝[illegible]、未成熊襲叛、
熊襲肥後國郡名也、
車駕親征、
南望謂[illegible]
望賊也、
碩田今豐後大分郡、直入同國直入郡、

死景行帝十二年熊襲叛車駕親征至周防南望謂
羣臣曰烟氣簇起必賊巢也遣武諸木菟名手等伺
之女賊神夏磯媛擧素幡來降曰賊魁據菟狹川者
曰鼻垂據御木川者曰耳垂據高羽川者曰麻剝據
緑野川者曰土折猪折皆盤據要地刧略人民非綏
撫所能馴武諸木乃誘麻剝以雜貨諭降三賊悉誅
之進幸筑紫至碩田國邑長速津媛來迎曰山中有
二賊以青白爲號直入縣有三賊曰打猨八田國摩
侶皆勁猛擁衆召之必將抗拒乃駐軍田見邑悉誘
來誅二賊踰禰疑山打猨率衆從旁峯雨射帝還城
原勒兵擊八田於禰疑野破之打猨震懼乞降不許

帝駐日向六年、
二十七年、皇尊西征、

皆投澗谷而死十一月至日向造行宮駐蹕議討熊
襲帝曰朕聞賊魁厚鹿文迮鹿文醜類甚多是謂熊
襲八十梟帥討之以寡則難克用衆則民困朕欲不
戰而克計將安出有一人進曰賊帥有二女曰市乾
鹿文市鹿谷美而勇請以重幣致之使其圖之賊乃
可獲也乃詐納二女嬖市乾鹿文市乾鹿文還家飲
父以醇酒伺其酣寢使從兵殺父帝惡其悖逆誅之
以市鹿谷賜火國造襲國悉平帝駐日向六年而還
二十七年筑紫又亂遣皇子小碓尊討之尊與兄大
碓皇子雙生幼而穎異及長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
兼人帥兵而西時年十六至熊襲國賊帥聚其族而

賊帥名川上梟

宴小碓尊解髮作童女裝匿劍衣中潛入賊營混婦女賊帥愛其姿貌引而同席夜闌賊帥大醉尊抽劍刺之呼曰吾是大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賊帥叩頭曰吾武冠國中莫能當者未見勇如皇子者也吾願奉尊號曰日本武尊言訖尊刺殺之遂遣弟彥等擊其餘黨悉平之明年凱旋帝美其功寵異之

四十年武尊東征

四十年蝦夷叛先是遣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返奏其地沃饒民俗勇悍可收爲朝廷用蝦夷東北夷也有三種曰都加留曰麤蝦夷曰熟蝦夷冬爲穴居夏出居巢射鳥獸爲食衣其羽皮初雜居于越陸奧等邊地至是帝復遣日本武尊征之謂之曰東夷強暴犯邊掠民自古未濡王化今汝身體長大威如雷電所向無前汝其宜恩威並用不煩兵而服之尊再拜受命帝命吉備武彥從之尊發京師迂路拜伊勢神宮倭姬取草薙劍授之又授一囊曰事急解囊至駿河土賊佯降紿尊獵焉因乘風縱火尊解囊鑽燧放火拔劍薙草會大風火反向賊因奮擊殲賊至相摸航海而進風濤大作船艦漂蕩龍姬橘媛曰是海神作祟也妾願當之跳而投海至蝦夷境濱酋望尊船大震怖而縛請罪乃俘其魁首蝦夷悉平時信越未服尊旋師至碓井阪顧念橘媛登嶺四望曰吾嬬因稱山東諸國曰吾嬬國遣吉備武彥於越察其地形民

吾嬬國

情自進入信濃至美濃吉備武彥從越來會尊至尾張納尾張氏女宮簀姬聞近江山中有妖神赴討至山巨蛇當道跳而踰忽雲霧晦冥出山而病嘆曰吾嘗謂天猶可翔也今已矣至能褒野疾甚乃獻俘於大神宮遣吉備武彥於京師復命遂薨帝聞訃震悼錄其功爲定武部帝追思尊不已五十三年幸伊勢赴東海觀其遺蹟踰年而還帝有皇子七十餘皆封國郡各就國拜彥狹島王爲東山道十五國都督王豐城命孫也至春日病薨東國百姓悲王不至竊盜王尸葬之上野彝以王子御諸別王襲職時蝦夷復亂王卽起兵擊而平之王善治民恩威並行東方大治子孫繁衍受姓者三十二氏六十年帝崩帝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英武天縱神武之業於帝有光嘗與皃五十瓊敷命侍垂仁帝帝令試言情願五十瓊敷曰得弓矢帝曰願欲得皇位儲位乃定云成務帝三年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帝與宿禰同年生自幼相親善景行帝嘗宴羣臣帝與宿禰不至問之答曰百僚宴樂宿衞不可不戒景行帝嘉之立爲儲貳以宿禰爲傅至是有此命置大臣始于此五年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東西曰日縱南北曰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影背百姓安居天下無事六十年帝崩仲哀帝

武尊末路之歎

五十三年帝東巡

彥狹島王子孫繁衍於東國

六十年庚午歲帝崩

成務帝元年辛未歲

大臣之始

界山河分國縣

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六十年庚午歲帝崩

仲哀帝元年壬申歲、大連之始、

元年、以大伴武以為大連、與大臣並輔朝政。置大連始于此。武以、道臣七世孫也。二年、立氣長足姫為皇后。先是納叔父彥人大兄女中姫為妃、生麛坂忍熊二皇子。二月、帝幸越前角鹿。皇后從焉。帝又南至紀伊。留皇后於角鹿。會熊襲叛。帝航海親征、令皇后會於穴門。居豐浦宮。八年春、進至筑紫、議討熊襲。皇后奉神教曰、先征新羅、則熊襲自服矣。帝不聽、戰不克。九年、帝病崩於行宮。皇后與諸大臣謀、秘不發喪、令武内宿禰奉梓宮、從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遂決意西征。還至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奉神祇教、頼皇祖靈、欲渡海西征。今灌髮海水、事濟、髮分為兩。即解髮灌之、髮自分焉。乃結為兩髻、謂群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吾婦女不肖、暫假男裝、以長雄姿、傾上倚神祇靈、下籍群臣助、以成武功。事成、功在群臣。不成、吾罪也。群臣皆曰、皇后為天下計、臣等敢不盡力。於是遣鴨別、當熊襲、令諸國繕船練甲。乃卜以將發。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亂。貪財肆欲、則兵敗。雖寡勿侮、雖強勿畏。勝者必賞、走者必罰。皇后適當產月。乃取石挿腰、祝曰、願還日產於茲。十月、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直至新羅。時師未至、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驚曰、我國建國、未聞有是變。國其或為海乎。言未畢、舟

幸越前角鹿、今敦賀也、　又幸紀伊、　熊襲叛、　九年庚辰、帝崩前、　嘗死在帝前、遷葬於豐浦定也、　穴門今長門也、　皇后西征、

石曰鎮懷、今在伊都縣、後人傳為鎮懷石、古語相傳皇后袖之為鎮懷、

師蔽海而進。新羅王望見、讋伏曰、吾聞海東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其是邪。乃封圖籍、面縛來降、叩頭曰、請自今而後、永為飼部、春秋獻馬梳馬鞭、年貢男女之調。乃誓曰、非東日出西、且阿利那禮河逆流、河石昇為星辰、而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其殛之。衆欲殺王。皇后曰、殺降不祥。乃解其縛、進至國都、封府庫、收圖籍、以所杖矛樹國門、以為標識。新羅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為質、獻金銀綾羅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為例。高麗百濟聞新羅降、皆來降。高麗、古朝鮮之地。其始未有君長、有神人而降、曰檀君。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傳世四十一。後扶餘王金蛙孫朱蒙立國、號高句麗。朱蒙有三子、第二子溫祚為百濟國始祖云。皇后乃置官司及戍兵、而凱旋。十二月、至筑紫、生皇子、名譽田別。皇后征三韓、而返乃生。故稱胎中天皇。及皇子生、胞肉突起、似母后雄裝負鞆狀。古語謂鞆、譽田。故名。辛巳歲、皇后奉帝至豐浦宮、發仲哀帝喪、將奉梓宮還京師。時庶兄麛坂忍熊二王聞之、稱兵要於播磨赤石。會見別五十狹茅宿禰黨麛坂、徵東國兵。二王狩菟餓野、禱曰、事成必有大獲。既而赤猪突出、噬麛坂殺之。兵士懼。忍熊謂倉見別曰、事甚怪。不宜待敵於此。引兵還住吉。皇后聞之、令弟彦設關於播磨吉備界、令武內奉

讋恐也、　阿利那禮河、乃鴨緑江也、　得海西書蓋始于此、新羅人畏服、不敢叛其事、數十世也云、

仲哀征伐不定、中道崩殂、皇后承其遺武、大誓六師、執訊獲醜、師蕩妖氛、卒能移兵平定二韓、建不世之勳、明明雄毅、傑出古今、謂曰神功、不溢美矣、　赤猪之事甚怪、唯傳如此、

古事記曰、皇后內[illegible]、陽具喪船、載皇子、[illegible]皇子既夭、
武內僞計、
逢坂在近江山城界、
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之日、誕皇子於筑紫、踰四年而誅爲皇太子遂嫡、

帝轉至紀伊水門、而皇后直指難波、會于帝於紀伊日高、時連日晦冥如夜、皇后命武內武振熊進屯菟道河北、忍熊欲邀戰、武內令衆推結藏弦髻中、各佩木刀、稱皇后令紿曰、吾何敢貪天下、願奉幼主、從君王耳、因斷弦脫刀投之水、忍熊亦命衆斷弦脫刀、武內乃命取弦於髻、更佩眞刀、濟河而進、忍熊逃走、武內追擊、忍熊阻坂路還鬭、我兵奮擊破之、呼其地曰逢坂、又追及狹狹浪栗林、斬獲甚衆、忍熊投瀨田渡而死、事平、冬羣臣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攝政、癸未歲春、稱帝爲皇太子、丁卯歲、百濟新羅朝貢、帝皇太后大喜曰、此先帝所欲而不及見也、痛哉、羣臣感動、

百太宗、七十年奏舍人親王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
討新羅、
太后崩、攝政六十九年、崩年一百歲、
應神帝即位、庚寅歲、

己巳歲、先是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勅遂新羅使者、遣使詰之、新羅不服、至是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率百濟將木羅斤資等、討新羅破之、遂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七國、轉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與之百濟、百濟王肖古及子貴須帥兵會荒田別於意流村、荒田別厚禮肖古父子、遣唯千熊長彥送至百濟、肖古厚禮長彥、還之、己丑歲、皇太后崩、攝政六十九年、崩年一百歲、后夙具剛明之質、能建不世之勳、謚曰神功、眞不溢美矣、庚寅歲、帝即位、都于輕島、時年七十一、先是百濟王枕流立卒、子阿花幼、叔父辰斯失藩國禮、帝遣紀角羽田矢代

大臣赤心天下所知、
兄弟爭訟、莫所曲直、令二人探湯以訊、甘美內負、武內無傷、
漢學東來、
王仁來朝、
當時干戈已戢、而阿直岐王仁嚮化而來、文教之興、

石川木菟責讓之、國人殺辰斯以謝、乃立阿花而還、九年、遣武內按察西海、其弟甘美內讒其密招三韓、據筑紫謀反、勅遣使案驗、有眞根子者、貌類武內、乃曰、大臣赤心天下所知也、願潛行詣闕自辯、無罪而後死未晚也、僕請以身代、即伏劒而死、武內潛詣闕自明、勅面對質、甘美內伏罪、特赦死一等、十五年、先是以百濟王阿花無禮、削其東韓地、阿花懼、使其子阿直岐來朝謝罪、貢良馬、阿直岐有文學、太子菟道稚郎子就而學、帝聞百濟有王仁者、一國之俊也、乃遣荒田別徵王仁、王仁率冶工織工等而來、獻論語千字文、文教之興始于此、阿花卒、勅遣歸阿直岐繼

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啓其運歟、
是時千文尚未、梁周興嗣、二百年後纔所製也、
四十一年應神帝崩、
大山守謀反、

位、復其削地、三十七年、高麗使至、表文倨傲、稚郎子奏責讓使者、壞其表文、四十一年、應神帝崩、帝愛稚郎子、欲立以爲嗣、嘗問皇子大鷦鷯及大山守曰、汝等愛子長與少孰甚、大山守對曰、長子爲甚、大鷦鷯知帝意、對曰、長子成立、無復可憂、唯少子稚孩爲可愛耳、帝悅、乃立稚郎子爲皇太子、及帝崩、大山守竊畜異圖、欲發兵襲太子、大鷦鷯知之、密告太子、太子大驚、伏兵菟道河上、艤舟設機、太子乃盛張帷幄于山上、爲百官環列往來之狀、令舍人僞爲太子、坐胡床、太子自著布衣、操楫而混舟子、大山守不知之也、遲明至河、從士數百皆衷甲上船、望山上帷幄、以爲

大山守伏誅
皇太子讓位不即空位二歲
皇太子死讓
仁德帝元年癸酉歲

太子在焉至中流機發舟覆伏起射之遂溺死太子收其屍葬於那良山帝之崩皇太子與大鷦鷯排讓不敢即位避之菟道者三年海人獻魚於菟道宮却而令獻難波大鷦鷯亦不敢受魚爲之餒太子曰吾知兄志不可奪何用生爲乃自殺大鷦鷯聞之大驚馳而赴之曰太子何果也太子忽蘇張目起坐曰吾見先帝於地下具告君衷也言訖而瞑矣於是大鷦鷯即位是爲仁德帝元年都攝津難波謂高津宮宮室弗堊梁楹弗飾恐害農桑也即位四年詔曰朕登高臺遠望人煙稀少邑里蕭條百姓之窮乏可知已朕聞古聖王之世人給家足頌歌載路今朕臨億

免課役三年
百姓烟火相望

兆三年頌聲不作炊煙日疎畿內猶然況畿外乎因痛自節損詔曰自今後三載悉除課役以拯民窮黼衣鞋履不弊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餒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於無爲是後宮垣頹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三年而百姓殷富烟火相望於是帝登臺遠望謂皇后曰朕既富復何憂焉皇后曰宮室毀壞不蔽風雨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民故君以民爲本民富是朕富民貧是朕貧未有百姓富而君獨貧者也七年諸國請曰課役並免已經三年里無鰥寡家有備蓄今而不修宮室民必獲罪於天帝猶不許十年十月始科役造宮百姓扶老攜幼來赴晝夜營

俗稱堀江今茨田堤是也
高麗獻鐵的鐵盾
始置鷹甘部
討新羅

作不日而成天下稱謂聖帝十一年以北河橫溢下流不駛土民苦泥濘鑿宮北地爲渠通海以全田宅又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因從是役後又造橋猪甘野鑿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得墾田四万餘頃百姓富饒無復凶荒之患矣十二年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勅饗使者令戶田宿禰射鐵的洞之高麗人大驚帝使紀角經理百濟宰酒君者失禮角怒縛之以還酒君能調鷹因命養之幸百舌鳥野放鷹獲雉始置鷹甘部五十三年先是新羅連年闕貢於是遣田道將精兵討之新羅數挑戰田道固壘不出獲新羅卒問虛實曰有百衝者驍勇絕倫每爲右軍先鋒

蝦夷叛
田道死之
武內薨
飛彈宿儺
時人服其勇因名其淵曰縣守淵
八十七年乙巳
帝崩
關公作樂造

若擊其左必破矣田道乃選精騎擊其左軍新羅大潰乘勝縱擊虜四邑民而還五十五年蝦夷反遣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軍敗死之是後蝦夷屢侵掠賊遂發田道塚有大蛇自塚中出瞋目噬賊賊觸其毒者皆死是歲大臣武內宿禰薨武內歷仕景行成務仲哀應神仁德五朝在職二百四十四年不詳其年壽配食應神廟六十五年飛彈有宿儺者輕捷多力左右佩劍前後共射恃力拒命掠略人民遣難波根子武振熊誅之吉備中國有大虬爲民害有縣守者勇悍多力入水斬虬河水爲赤八十七年帝崩帝幼而聰明容貌端麗及壯寬仁慈惠刑措二十餘年

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皆可以賛帝之德化也、

住吉仲皇子反、

平群木菟武內之子、初大鷦鷯天皇之誕也、木菟入産殿、大臣武內同日産子、鷦鷯入産舍、應神帝皆瑞之、交換用易名字以爲後榮、

未嘗刑一人。及崩、民如喪父母。嘗與八田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而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佐伯部獻鹿供膳。帝問知其獲於菟餓野、命移佐伯部於安藝停田。皇太子去來穗別在難波宮。既除喪未即位。住吉仲皇子反。初太子納羽田矢代女黑媛爲妃。太子弟仲皇子、僞稱太子與姦。事露。仲畏罪舉兵圍宮、火之。太子方被酒臥。大臣平群木菟、物部大前、阿知使主等入告。太子醉不信。三人扶太子上馬、奔河內。至埴阪而醒。顧見火光大驚、急從大坂赴倭。至飛鳥山、聞賊兵梗道。赴當摩、發土兵自衛。踰龍田山。賊黨淡路野島海人、率兵追躡。太子設伏虜之。倭吾子籠與

之契、

反正赴難、瑞齒別殺中木菟宿禰、按遣仲皇子之從道固驅縛黨與使塞道路、向非反正之主劾、則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天理之公而無私、人倫之變哉、乎刖公殺曾叔之心而必欲行忠貞之

仲皇子善、密聚兵於攬食栗林、斷路。太子望之、遣使問之。吾子籠見其有備、詭曰、聞皇太子有急、是以來援也。太子惡其詐、欲殺之。吾子籠大懼請罪。乃舍之。既而皇弟瑞齒別赴難。太子疑其有貳、謂曰、汝無貳心、爲我誅仲皇子。瑞齒別曰、仲皇子無道、天人所惡。誰與濟事。吾所以來者、未受命殿下也。已受命、誅彼不難。唯恐事克後、禍及耳。願得忠直之士一人、而俱行。帝乃遣木菟從之。瑞齒別嘆曰、太子仲皇子皆吾兄也。然仗順討逆、其誰謂不可。遂赴難波。仲皇子以太子逃、不復設備。瑞齒別潛召其近臣刺領巾曰、汝能爲我殺仲皇子、吾必厚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

臣與之偕行其處遠矣、

履中帝元年庚子歲、六年乙巳歲帝崩、

反正帝元年丙午歲、六年辛亥帝崩、

帝置史部國、允恭類別姓氏、皆所以齋範後世也、

允恭諱𣗄、妃捧椀水、

領巾許諾。伺仲皇子登厠、以矛刺殺之。事平。於是木菟謂瑞齒別曰、刺領巾在我則功、在彼則賊。何可不誅。乃殺之。太子立。是爲履中帝。帝始置史官於諸國、以記得失、通四方志。又置藏職、因定藏部。六年帝崩。反正帝立。生而駢齒。故號瑞齒別。元年大稔。人民豐樂。六年帝崩、無嗣。羣臣議曰、今日大鷦鷯帝之子、惟有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及大草香耳。而雄朝津間長且仁、宜纘大統。羣臣因勸進、上神璽。皇子遜讓不許。羣臣固請不止。妃忍坂大中姬捧椀水而進請曰、大王遜位、既經年月。群臣百寮不知所爲。願大王從衆望、即大位。皇子不許。妃不敢退。會烈風寒甚。椀水

允恭帝元年壬子歲、諱𩚐、

四十二年癸巳歲帝崩、

允恭之爲皇子也、謙讓不敢即位、皇后固諫乎四、其意爲太平天子、賢哉、及皇太白雄略帝貪多暴虐、

溢及腕、肌膚皆凍。皇子顧見大驚、謂之曰、嗣位重事。然羣臣之請至切。吾當從之。群臣大喜。即日即位。是爲允恭帝。立忍坂大中姬爲皇后。初后微時、從母在家、獨遊園中。鬪鷄國造某乘馬窺籬、因請求蘭一莖。戲曰、往山拂蠛。后怒其不遜。至是國造叩頭謝罪、獲免。帝憂姓氏混亂、會內外百官、探湯詛盟、勿得詐冒。四十二年帝崩。帝嘗聞皇后妹衣通姬絕艷、召之。姬畏皇后、不敢至。使者七還、姬至。帝以皇后不懌、處之於河內茅渟宮、數託遊獵幸焉。太子木梨輕、佻好色。同母妹輕大娘豔美。太子思慕不能舍、曰、吾獲罪不悔也。遂通焉。時盛夏帝御膳羹氷。帝異之、命卜焉。

石窟穴人部以懲諭之帝爲壽成聡敏仁恕饒有母儀天下之德焉

太子名□□備□之未□恭不忍加刑□作忠孚之□前大□□悛竟隕命其及也宜矣

安康帝元年甲午新羅減貢船

知有內亂而不忍罪太子乃流皇女于伊豫及帝崩太子淫虐益甚羣臣不服屬心於皇三子穴穗太子知之欲襲殺穴穗穴穗備兵自衞太子知衆心携貳逃匿物部大前家穴穗進圍之大前迎見曰臣有所祟願勿殺太子太子自殺十二月穴穗即位是爲安康帝新羅聞允恭帝崩貢調船樂工來舉哀致諸使人無禮則拘留之後知其冤放還之既而新羅大怨減貢船自神功伐新羅至是二百五十餘年始減貢船之數二年以中蒂姬爲皇后初帝欲爲母弟大泊瀨聘大草香皇子女幡梭使根使主諭旨大草香大喜獻珠鬘以爲信乃以鬘附使主使主愛其美私之

安康以帝戕兄□之□悖尤宜戒讒□懼以俗前□之故而又踏皇太子之後轍以讒殺皇叔則帝而書弑矣奪其妻而爲后則然所溺安逸曁防患者猶所不爲其罹禍宜矣

眉輪王弑帝雄畧猶難

不進許奏大草香拒命詞意倨嫚帝大怒遣兵圍大草香第攻殺之其臣難波日香蚊抱皇子頸二子持其足呼曰吾君何罪皆自刎而死帝取幡梭配大泊瀨又納其妻中蒂姬爲后初后在大草香家生子眉輪王王以母故獲免養宮中三年八月帝與皇后幸山宮謂后曰朕雖愛汝獨畏眉輪眉輪時年七歲游戲閣下聽之伺帝醉臥刺而弑之大泊瀨聞變疑諸兄所爲即擐甲執兵逼母兄八釣白彥問故不答大泊瀨怒曰恐有聞帝遭害而不悲駭者邪拔刀斫之又問次兄坂合黑彥又不答皇子益怒詰眉輪眉輪曰臣何敢反唯報父仇而已走而與黑彥匿大臣葛

圓身爲大臣不能救正討之反□□之□□□□死□□□焉

雄畧殺市邊皇子

城圓第大泊瀨遣使索之圓報曰臣聞人臣逃于王家未聞君王逃于人臣家今二王來投臣何忍出之大泊瀨進圍之圓拒戰飛矢雨下大泊瀨杖矛親譟圓圓急裝出跪拜曰古人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唯有死耳不能奉命願獻臣女韓媛及葛城宅七區以贖臣罪大泊瀨不聽放火焚之圓謂眉輪曰矢盡戰敗何如眉輪曰唯速殺我圓乃刺殺之自刎而死黑彥亦焚死坂合部贄抱其尸而死十月大泊瀨殺市邊押磐皇子皇子履中子初履中立大泊瀨爲嗣又愛市邊欲立之大泊瀨知而憾之誘而獵近江蚊屋野佯爲射猪射殺之帳下佐伯部賣輪抱尸號哭又

雄畧帝元年丁酉

帝納田狹妻

田狹反

併殺之同穴穗弟御馬皇子聞之而懼逃於三輪身狹家路遇大泊瀨兵亦被殺十一月雄略帝即位于泊瀨朝倉宮元年立草香幡梭姬爲皇后納葛城圓女韓媛爲妃以平群眞鳥爲大臣大伴室屋物部目爲大連眞鳥木菟子室屋武以子六年令諸國植桑勅后妃躬取桑勸蠶事是歲吳人來貢七年以吉備田狹爲任那國司帝初聞田狹妻美欲奪之至是田狹赴任帝遂納其妻爲妃生磐城星川二皇子田狹聞之怨望遂反乞援新羅時新羅久不朝貢帝發兵來討修好高麗帝遣田狹子弟君及吉備赤尾討之弟君帥兵抵百濟將赴新羅憚其遠反而至大島宣

班鳩饗軍士、隧、隧也、上聲、

言候風淹留數月田狹聞之大喜遣人謂弟君曰吾聞帝使吾婦有兒禍將及我與汝跨據百濟任那日本無奈我何也弟君妻樟媛聞之殺弟君明年新羅與高麗生隙悉殺高麗兵戍其地者高麗發兵攻新羅屯筑足喙城新羅乞援於任那日本府府帥膳班鳩吉備小梨難波赤目子往救高麗邀擊衆懼焉班鳩大饗軍士夜穿隧伏兵令輜重引兵高麗以爲夜逃悉軍追之伏發前後夾擊大破之乃謂新羅曰官軍不來則汝國殆滅勿相忘九年三月帝以新羅久不朝貢欲親征之不果遣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小鹿火等討之進至新羅行屠傍郡新羅王夜聞官

西征師不利、小弓身死、紀城功業墮敗、銜、含怨也、大磐不思重構征將潰事、其得保首領幸矣、

軍鼓聲知其得喙地出國都走既而散卒還聚兵復振我將帥不和軍不利大伴談紀岡前來目力鬪而死談從七大伴津麻呂與談相失知其戰沒奮呼曰吾主死何以生爲遂赴敵而死小弓等退軍尋病卒于軍小弓子大磐聞父訃赴新羅奪小鹿火所帥兵專軍政小鹿火深銜之大磐又欲奪韓子兵由是又與韓子有隙百濟王聞之欲爲講解之託事而召之諸將皆往比波水大磐飲馬韓子射中其鞍橋大磐驚而回顧射中韓子墮水而死諸將自半途還帶小鹿火還而留角國大磐遂不還十二年帝令秦酒聚秦氏散處者百八十種統領焉酒乃率之蠶桑而進

民職曰調、役入曰庸、播磨賊文石小麻呂、吳織漢織、誅使主、

庸調因賜姓太秦又勅諸秦氏造大藏於宮側納其貢物始置大藏官員以酒爲長官十三年誅播磨妖賊文石小麻呂小麻呂多力兇暴大爲民患帝命小野大樹圍其家火之有一白狗大如馬自火中出奮迅向大樹大樹拔刀斬之即小麻呂也先是小麻呂每蒙假面或被猛獸皮稱爲妖術劫掠商旅至是見誅十四年吳人貢吳織漢織帝令根使主饗之後使主入謁皇后見其所著珠縵歔欷不自勝帝怪問后避席對曰使主珠縵是妾兄寶器嚮陛下聘妾妾兄以此爲信以獻陛下令使主自服之此妾之所以悲也帝詰問使[illegible]使主辭窮逃日根野築壘自守遣兵

勦伊勢賊、朝日郎壯勇、壯茲自恃、其猷爲暴、穿盾、洞重甲、二十三年己未歲帝崩、

擊斬之帝欲誅子孫一爲大草香部民以賜皇后一賜茅渟縣主使主有子曰小根使主語人曰天皇城不如我父城聳固帝聞之收斬之十八年遣物部菟代及目連勦伊勢賊朝日郎朝日郎逆戰於伊賀青墓射洞重札軍中恐懼菟代懼而不進目親執大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持盾並進朝日郎射中大斧手矢穿盾洞重甲入膚一寸大斧手以盾蔽目自即突進獲朝日郎而斬之十九年高麗大舉滅百濟殺其王及王子明年詔立王弟汶洲爲王賜之以任那利地復其國後三年百濟王汶洲卒遣昆支王子末多爲王賜兵器遣舟師擊高麗是歲帝崩先是遣古

備尾代率蝦夷伐新羅至吉備國會帝崩蝦夷乃叛尾代討蝦夷蝦夷趫捷巧避箭且踊且伏射之不中尾代詐弭空弦佯且踊且伏射殺之矢盡進斬數人追至丹波悉殺之十月葬雄略帝時隼人晝夜哀號陵側不食七日而死初瓊瓊杵尊有兒曰火闌降命其子孫散處大隅薩摩分番宿衛京師隼人即是先是丹波餘社郡人水江浦島子者乘舟而釣獲大龜化爲美女遂俱入海久之歸則移邑易閭無相識有嫗年一百七歲云嘗聞古老所傳有浦島者入海不還浦島子憫然後鍊形頤神棲息巖阿不知所終帝之生也神光滿殿長而雄傑既定内難峻刻御下喜殺好遊獵獵殺猛獸群下不能傚者誅之嘗怒采測至采女入宮者泣求免然性明決時納善言嘗獵葛城山后從焉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舍人懼而失色豬躍至帝前帝以弓自搏踏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陛下荒畋以獸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其言與上車曰他人獵獲禽朕獨獲善言末年尤留心祭政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奉祀之于伊勢山田新宮外宮是也帝臨大漸召百僚與訣又詔大連大伴室屋及東漢掬輔皇太子星川王田狹氏所生也帝知其懷異圖使善備之既崩田狹氏竊謂星川曰欲領天位先取大藏官磐城王諫曰皇太子雖弟

帝知星川叛。

以位則君安可背星川王不從據大藏鎖外門室屋謂掬曰果如遺詔乃奉太子率兵圍宮縱火燒殺星川母子磐城及田狹長子兄君田狹聞變欲救星川帥兵船四十艘來寇聞星川伏誅逃還十月室屋率臣連等奉璽皇太子清寧帝立三年帝憂無子而名不傳帝素生而白髮故置白髮部是歲得履中帝孫億計王爲皇太子初雄略帝殺市邊皇子皇子有二子曰億計曰弘計帳内日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奉逃於播磨縮見使主恐事泄自縊吾田彥使一皇孫變名爲縮見屯倉首忍海部細目家僮會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設新嘗供物至細目家細目饗之弘計謂億計曰避亂於斯踰二紀達情伸屈正在今夕億計惻然曰苦實遇害曷若苟免全身弘計曰吾等皆皇孫而屈辱爲人奴豈告名遇害乎因相持而泣細目令二王秉燭酒酣衆起舞小楯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小楯促之億計先舞弘計亦整衣繼進因歌示意遂告實小楯大驚離席再拜乃造宮奉之乘傳馳奏帝驚喜曰朕無子今天乃賜兩兒即使小楯持節迎之小楯奉二皇孫至攝津帝使臣連以青蓋車迎入宮中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弘計王爲皇子五年帝崩帝勤儉愛民親録囚徒罷狗馬器玩之獻遣臣連于諸國巡察風俗遂能擧顯宗仁賢於

星川叛。

天賜兩兒。

飯豐皇女聽政

顯宗帝元年乙丑歲

側陋中界以大器其事偉矣皇太子讓位於弘計弘計固辭不從遂相讓而不立於是太子姑飯豐皇女飯豐聽政是歲皇女薨百官會於朝堂議繼嗣皇太子取璽讓弘計弘計王再拜就臣位曰天位有功者可居也弘計王曰先帝固已立兄弟柰何代之皇太子曰先帝立我徒以長而已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願君以社稷爲計以百姓爲心言畢淚下弘計不得已卽位是爲顯宗帝元年以皇兄億計王爲儲貳詔索市邊皇子葬處莫能知者有一老嫗識之帝與皇太子幸近江蚊屋野得焉開壙與佐伯部賣輪同坎莫能識別皇子乳母曰齒墜者賣輪也因得辨之

大磐據任那叛

三年丁卯歲帝崩

仁賢帝元年戊辰歲

十一年戊寅歲帝崩

則備禮改葬嘗播磨國司小楯拜山官改賜姓山部連三年大磐據任那通高麗開府因自稱神聖用任那人策築帶山城扼東道絕百濟糧道百濟怒來攻大磐出城奮擊一以當百所向披靡既而兵疲力屈自知事不濟走還不知所終四月帝崩帝久在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卽位薄賦斂恤貧窮惠養鰥寡務察枉屈歲比稔粟斛直銀錢一文海內殷富牛馬被野仁賢帝立二年皇太后崩帝嘗侍宴先帝將割氏后執刀立授之及行酒又立喚之至是懼自殺六年遣使高麗求工匠十一年帝崩帝聰敏仁恕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初顯宗帝謂帝曰先王無罪大

泊瀨帝射殺之朕聞父讎不與共戴天朕將發其陵何如帝大驚泣曰非過白髮帝殊恩陛下安能踐大位大泊瀨帝卽白髮帝之父也億計聞之故老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陛下德行聞天下乃不忍所以報德而唯怨是報恐非所以示天下也顯宗悟乃罷平群眞鳥專政於四朝於是陰圖不軌佯稱爲太子築宮宮成自居焉太子欲聘大連物部麤鹿火女影媛影媛與眞鳥子鮪姦又無禮于太子太子御之且知其姦影媛大怒夜至大伴金村宅謀之金村發兵要鮪於乃樂山斃之金村又請討眞鳥太子曰天下將亂非蓋世之雄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卿乎卽

武烈帝元年己卯歲

八年丙戌歲帝崩

與定謀帥兵圍眞鳥宅縱火焚之眞鳥自殺武烈帝卽位以金村爲大連金村室屋孫歷事仁賢武烈繼體安閑宣化欽明六帝爲五朝大連六年百濟入貢先是百濟王末多暴虐國人弑之立其族斯麻至是來貢帝以其久闕貢拘留使者明年百濟更使其族斯我來貢八年帝崩帝性淫虐割孕婦胎觧人指甲使掘薯蕷使人緣木親射墜之或執矛刺人水中或執弓射人樹上又廣苑囿好游獵出入無時不避風雨縱酒漁色祖宗勤儉之風蕩然矣然天資英明於聽斷發奸擿伏幽枉必達百姓震怖不敢欺云帝無子金村議迎仲哀帝五世孫倭彥於丹波桑田郡

桑梓、父之所樹、詩小雅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金村迎帝于越前。

繼體以帝室疏屬、起於一[illegible]、[illegible]

倭彦望見儀仗、惶懼逃匿。金村再與衆議曰、男大迹王慈仁孝順、宜承天緒。大連物部麤鹿火・大臣許勢男人等皆贊之。議乃定。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孫彥主人王子也。父彥主人在近江三尾、納三國坂中井人女振媛爲妃、生王。父王薨。媛歎曰、吾遠離桑梓、安得鞠養遺孤。即携王還越前高向。王養於母家。及長有大度、意豁如也。禮賢愛士、士多附之。既而群臣持節備法駕迎王。王時年五十八。據胡床不動。列臣僕見之、使者視其尊嚴、敬憚傾心。王猶豫未就道也。會河内馬飼荒籠者、潛遣人具白臣連奉迎無他。王歎曰、微馬飼之使、殆取笑於天下矣。即發至宮。金村跪

廿九

屛引見、不爲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天下之心者。

繼體帝元年丁亥歳。

金村嘗誅平群、撥亂反正、策迎帝、功甚大。毛見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illegible]兵連禍結、[illegible]

上鏡劒璽。王辭讓數次。金村伏地固請。王許之。遂即位。是爲繼體帝。召荒籠賞之。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則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織、則天下或受其寒。因戒百僚及庶民、并力農桑、禁游手浮食。三年、檢百濟民逃在内地及任那者、量歸、尋賜筑紫馬四十匹於百濟。百濟表請見附任那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時穗積押山方爲哆唎國守、奏賜百濟之使。大連金村主其議。帝許之、以麤鹿火爲使、將往。其妻固止之曰、自古海西四國置官家、以爲藩屏。今無故削其區域與百濟、恐貽永世之譏。麤鹿火然之、辭以疾。改命他人。已行。皇庶長子勾大兄聞之而驚、遣日鷹吉

磐井叛

帝之命將、先遣甚重、故[illegible]

士、追還前勅。百濟人不可。時人以爲金村押山受賂爲請也。七年、徵五經博士段楊爾於百濟。至附奏伴跛國奪己汶地。詔新羅伴跛使還之。九年、伴跛知物部連送來百濟使、出兵邀之帶沙江、大刧掠物部連。僅免。百濟遣兵送物部連、且謝賜己汶之地。二十一年、遣近江毛野將兵六万赴任那、復新羅侵地。先是筑紫國造磐井、久蓄異志、將待釁而發。至是受新羅賂、據火豊二國、以遏毛野。罵曰、昔與吾爲伍、摩肩連臂、共器同食、安得遽稱使者俾余拜伏邪。遂交兵。事聞。帝問金村等誰可爲將者。金村奏、正直仁勇無過麤鹿火者。帝詔麤鹿火討磐井、親操斧鉞授之曰、長

三十

[illegible]磐亂、撥[illegible]西陲、其[illegible]斷敢[illegible]明見遠識、其卓然乎、史失其名也。

毛野傲狠不法、自我致戒、人誰咎也。

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明年、麤鹿火與賊戰御井郡、大破之、誅磐井、餘衆悉平。二十三年、任那王訴新羅背約。詔毛野和解兩國。毛野進次于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二國使使來。毛野大怒曰、二王何不親來受勅令。縱自來請、吾不許也。二使恐而歸。新羅乃遣上將率兵三千來聽勅。毛野見其兵盛、懼退入任那。新羅將請聽勅、毛野不見。留三月、縱掠四邑、盡驅人畜以歸。時人咎毛野。毛野淹留二歲、人民怨咨。帝召之、不還。任那人怒、欲擊毛野。毛野遣使新羅百濟乞兵。毛野迎擊、死傷大半。百濟新羅合兵圍城。毛野嬰城自守。二國兵拔五城而去。帝遣目頰子召之。毛

二十五年辛亥繼體帝崩　安閑帝二年甲寅崩　二年乙卯宣化帝前　宣化帝四年己未崩　安閑始置屯倉宣化詔官家並屯倉之始也　大伴狹手彥鎭任那

野還至對馬病卒是歲詔舉廉節之士曰禍亂略平
內外無虞年穀比登恐吏民狃安樂生奢移其衆爲
節務清政治二十五年帝崩皇太子勾大兄立是爲
安閑帝二年大酺以累歲農穰置屯倉於十三國令
櫻井田部連等掌屯倉稅帝崩帝有人君之量在位
間上下殷富無嗣羣臣以皇弟武小廣爲人爽朗謙
和定議奉之是爲宣化帝元年以蘇我稻目爲大臣
修諸國屯倉備凶荒建官家於筑紫那津運諸國屯
倉穀畜之二年新羅侵任那詔大連大伴金村遣其
二子磐狹手彥使磐留鎭筑紫備三韓狹手彥赴任
那府救百濟狹手彥將發肥前其妾松浦佐用姬傷

三十一

四年己未宣化帝崩　欽明帝元年庚申戴　尾輿直言

別登高山瞻望脫領巾麾之因名領巾麾嶺四年帝
崩無嗣群臣議迎立繼體帝嫡子天國押開是爲欽
明帝帝讓山田皇后曰余年少識淺未閑政事皇后
明習百揆請即位皇后辭謝帝遂登極元年大連大
伴金村大臣蘇我稻目並如故以物部尾輿爲大連
是歲高麗百濟新羅任那蝦夷隼人並率衆入貢八
月以秦漢諸蕃投化者編貫諸國秦人戶數凡七千
五十三戶是月西蕃皆入貢帝問群臣曰今將伐新
羅當用幾兵尾輿等奏曰兵少不足制虜兵多則病
民曩者百濟請任那四縣金村輒聽其請新羅以此
怨我不可輕伐也帝從之金村懋懼不朝帝優詔起

建任那三策　巴提使殺虎

之五年百濟遣使奏吉備臣河內直等不臣之狀先
是詔百濟謀復新羅侵地及建任那百濟王會吉備
臣等議之時安羅府帥河內直與新羅交通依違不
答後百濟王屢議建任那招吉備臣任那人等皆托
事不往至是百濟王又會衆而陳建任那三策不決
而罷六年遣膳臣巴提使於百濟至冬還其在高麗
一夕大雪失其幼子見戶外有虎跡蹤而至虎穴虎
張口來噬巴提使左手執虎舌右手拔刀刺殺之乃
持其皮歸獻是歲高麗大亂八年百濟將擊新羅使
任那使眞慕宣文來乞援既而高麗攻百濟馬津城
眞慕宣文等辭還詔與任那同謀禦之夏百濟使人

三十二

日本府不救鄰難朕所不知　百濟獻佛像　稻目奉佛

來告曰今春馬津城之役聞虜中語曰由安羅與日
本府謀唆使之頗天皇賜推勘帝曰日本府不救鄰
難朕之所疾也其曰通使于高麗者朕所不命王其
勿輕信也十二年先是爲百濟築得爾辛至是賜麥
種一千斛百濟會新羅任那兵伐高麗獲漢城之地
又進軍取平壤六郡悉復其侵地十三年百濟獻佛
像經論曰是法能生無量福德果報自天竺至三韓
莫不尊敬帝大悅問群臣曰所獻佛像相貌端嚴所
未見是可禮乎大臣蘇我稻目請受而禮之物部尾
輿中臣鎌子曰國家宗廟百神載在祀典今禮蕃神
恐有譴怒帝乃賜佛像於稻目稻目捨其向原第爲

百濟弃平壤

伐新羅

寺奉之既而諸國大疫尾輿等奏燒寺沈佛像於難波堀江是歲大風雨卜之加茂神所祟乃祭之加茂祭始於此百濟弃漢城及平壤新羅人入居漢城十四年遣內臣於百濟許出援兵賜船馬弓矢令醫卜曆算博士遞番來代且附送藥物是歲百濟王子餘昌悉帥國中兵伐高麗高麗兵夜襲餘昌明日餘昌進戰大破之高麗王高平成走保東聖山十五年百濟又乞援兵秋遣內臣援百濟伐新羅攻函山城發火箭火之城即陷百濟獻捷且請益援兵父老諫曰兵猶火也不收將自焚也不聽進築久陀牟羅塞百濟王親往會軍新羅諜知之悉發國中兵遮擊破之

新羅滅任那

殺王餘昌逃還奏變帝聞而傷悼立餘昌為百濟王二十二年新羅入貢班之百濟使人下先是新羅入貢饗賜過豐至是使者怒不入館而還至穴門會脩穴門館使者問故匠人詐曰朝廷將問西蕃之罪使者還報新羅益怒築堅砦備之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毀我官府會其國貢調至拘留之以紀男麻呂為大將率兵討新羅破之旋師入百濟營令曰勝不忘敗古之善教諸軍勿忘警備既而副將河邊瓊缶獨進轉鬬所向皆捷新羅舉白旛迎降瓊缶不曉兵亦舉白旛而進新羅乃悉銳來擊前鋒不利倭國造手彥棄軍先逃新羅一將盤戟追至城溝手彥躍馬踰

伊企儺不屈

狹手彥伐高麗大破之

三十二年辛卯歲帝崩

欽明朝末[illegible]滅任那侵我日本府而高麗[illegible]

溝僅得免瓊缶引兵急退衆潰亂與調伊企儺皆被擒不屈新羅人逼使伊企儺脫褌背我國呼曰日本將噬我臀伊企儺呼曰新羅王啗我臀遂遇害子舅子抱父而死見者痛惜於是以大伴狹手彥為大將軍率兵數萬伐高麗狹手彥與百濟合兵擊大破之入其都城高麗王踰墻而逃狹手彥乘勝入王宮悉獲珍寶器物而歸冬新羅入貢又拘留之三十二年四月帝崩是歲帝遣坂田耳子於新羅詰其滅任那狀新羅不答帝臨崩召皇太子入臥內執其手曰朕欲征新羅復任那而不果汝必繼朕志帝性慈仁恤困賑民立為定制皇太子立是為敏達帝以蘇我馬

事安

敏達帝元年壬辰歲

烏羽表文事[illegible]怪

子為大臣與大連物部守屋並執朝政馬子稻目子守屋尾輿子也高麗人來貢書表文于烏羽諸史官不能讀有王辰爾者以飯甑蒸之印之帛字體瞭然帝悅賞之高麗副使有奸殺大使滅口踰歲高麗使人復至越海廷議怪其屢失路放還令海部難波者送之難波懼風濤投高麗人於海而還詐曰巨魚遮船不能進翌年高麗問使人不還之故帝訊難波抵罪六年遣大別王於百濟百濟因獻佛經及僧尼造佛造寺工等十年蝦夷數千寇邊帝召其魁帥綾糟等責之綾糟等大懼誓自今以後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此盟天地諸神絕滅臣種無遺育十二年初

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特好[illegible]成前時無出其右者。諸[illegible]功未[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欲之風。

葦北國造阿利斯登在任那府生子日羅日羅時在百濟帝聞其才能勅百濟徵之百濟惜其才不肯帝遣使者潛見日羅謀之日羅曰君宜示威嚴臨之必聽使者乃見國王聲色俱厲國王畏怖不敢違乃遣使護送日羅帝供給甚厚遣阿部目等就問政事諮以討新羅復任那之策日羅曰服夷之道在培養國本何必動凶器爲今計上自臣連二造下至小吏節用薄斂訓士教民結以信義三年足食足兵然後多造舟艦列置海津大張聲勢使韓人見之因遣才辯士召其國王國王不來召貴戚王子先服其心而後問其罪是萬全策也百濟護送官猜其言國陰事留

欽明朝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欲向其教而一二大臣猶有不可者[illegible]明特之不信其法而馬子曰汝獨爲之勿惑他人[illegible]語可謂[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他人[illegible][illegible]法不可[illegible]知[illegible]馬子爲之則私之也在延諸臣皆知其許馬子則[illegible]

德爾者刺之逃日羅臨死曰此我奴所爲非新羅也帝悼惜收德爾等鞫問具服賜之日羅宗族誅之是時鹿深臣等使百濟齎佛像還大臣蘇我馬子請之遣鞍部司馬達等池邊冰田於四方求修行者獲高麗僧名慧便者於播磨馬子招爲師度司馬達等女爲尼曰善信又度善信弟子二人馬子崇敬三尼營佛殿安像佛教盛行始于此十四年大疫民多死物部守屋中臣勝海劾奏馬子信妖法惑民致祟請燒寺焚逐善信帝從之守屋乃自往燒佛殿棄餘燼於難波堀江又責馬子出三尼馬子涕泣送之有司褫其衣撻之市馬子憂懼成疾懇請禱佛帝曰汝獨爲

有不向其風者哉使帝[illegible]然無過馬子爲之以地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言哉

十四年乙巳歲崩

用明帝元年丙午歲

誅[illegible]是[illegible]也又[illegible]逆前人之功德也

元年皇弟穴穗部誅不軌

之勿惑他人乃還與善信等馬子大喜而深啣守屋時帝欲速復任那以坂田耳子王爲使帝適患瘡劇謂大兄皇子曰必奉先帝意興復任那八月帝崩異母弟大兄皇子立是爲用明帝立穴穗部嫂爲皇后大行天皇之在殯宮也馬子佩刀入誄守屋笑曰狀如中箭之鳥守屋入誄手顫馬子笑曰宜懸鈴二人益相惡穴穗部皇子潛懷覬覦慍曰奈何不事生王而事死王是歲殺三輪逆初穴穗部皇子欲蒸炊屋姬皇后強入殯宮逆拒而不納穴穗部謂馬子守屋曰方今皇族甚衆且輔以兩大臣誰得擅守殯宮逆乃敢拒我無禮甚矣我將誅之何如二人曰善穴穗

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佛道馬子與所忌惮與廐戶皇子同志殺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從而漸漫延至於欽明朝[illegible]國與[illegible]相[illegible]入而盡害天下未必不由天皇輕發之所[illegible]此[illegible]佛失[illegible]皆之[illegible]懺也

阿都大和地名

部與守屋往攻逆逃匿皇后別宮守屋就斬之逆敏達帝寵臣甚被委信緣此皇后深恨穴穗部二年二月帝疾皇子廐戶晝夜侍側祈佛誦經帝亦欲歸佛召群臣而議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曰舍國神而祈蕃神不可馬子曰臣請奉詔即延僧豐國入內廐戶握馬子手泣曰三寶妙理人不知之非大臣歸心福田誰成今日事者馬子叩頭曰殿下聖德務興佛法臣以死守之守屋睥睨二人意色俱惡廐戶謂左右曰大連昧因果之理禍今且至或謂守屋曰群臣圖卿其備之守屋乃退居阿都別業以兵自衛勝海亦聚兵欲援守屋已而知事不濟往歸彥人皇子廐戶

二年丁未歲帝崩、

先令舍人迹見赤檮伺間擊殺勝海帝崩繼嗣未定守屋欲除諸皇子立穴穗部皇子謀泄馬子遣兵夜圍穴穗部宮兵士登樓擊穴穗部中肩墮地走入室兵士舉燭殺皇子尋殺宅部皇子以其善穴穗部也馬子與泊瀨部竹田廄戶難波春日五皇子帥兵圍守屋澁川第守屋築稻城拒戰其兵蔽野諸皇子惶怖不敢進廄戶時年十六束髮置四天王像于頂誓曰使我戰捷必建寺塔奉之乃與馬子整軍而進守屋登樹射赤檮射殺守屋守屋衆潰諸皇子兵追及河內餌香川原守屋資人捕鳥部萬帥一百人守難波宅聞守屋死逃茅渟縣山中有司遣兵索萬萬匿竹叢中牽繩撼竹衆赴之萬輒射殺之衆不敢逼萬挾弓逃衆射中其膝萬仆地呼曰吾天皇干城今乃窮矣衆競射萬射殺三十人遂斫其弓投劒水中引刀自殺乃支解其尸爲八梟之八國萬有畜狗繞尸而吠啣其頭置古冢不食而死是年建寺於難波荒陵安四天王像收守屋田宅資財及家奴悉施捨焉分田一万頃賞赤檮自守屋之死天下無復有闢佛者矣自帝崩五閱月馬子奏炊屋媛皇后立皇弟泊瀨部是爲崇峻帝蘇我馬子爲大臣如故百濟朝貢獻佛舍利及僧九人寺工鑪盤工瓦工畫工馬子遣尼善信於百濟學佛法建法興寺於飛鳥二年遣近

守屋臣捕鳥部萬、

義狗、

崇峻帝元年戊申歲、

江滿於東山道宍人雁於東海道阿倍臣於北陸道觀察國境及蝦夷國境三年三月尼善信還自百濟四年帝欲興復任那群臣多贊之冬詔遣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狹臣大伴囓葛城烏奈良爲大將軍將兵二万出屯筑紫遣吉士金於新羅吉士木蓮子於任那問任那事曰勿以內亂怠外事男麻呂等再閱歲而還五年馬子驕暴益甚帝疾之謂廄戶皇子曰馬子內恣私欲外飾佛法朕不能堪如何太子對曰馬子誠驕恣矣陛下唯忍耳會有獻山猪者帝指謂左右曰孰能斫朕所疾如斫此猪頭宮女失寵者以告馬子馬子懼謀先發廄戶居間兩知其情憂念累日十一月馬子使東漢駒弑帝於寢殿事起不意群臣擾亂馬子命殺數人乃定廄戶哭曰是帝過去報也是歲炊屋姬皇后卽位于豐浦宮是爲推古帝立廄戶爲皇太子太子用明帝第二子母皇后有娠出巡視宮省至馬官廄戶產因名曰廄戶生而能言稍長好讀書性聰敏兼聽十人訟略無違錯帝鍾愛居之宮南上殿因号曰上宮廄戶豐聰耳皇子馬子厚賞漢駒寵之令出入臥內漢駒負功不遜通馬子女馬子怒縛漢駒庭樹自射之數其罪曰是弑君之賊吾爲行誅駒大叫曰我知有大臣不知有帝馬子益怒挺劍斬之天下益惡馬子廄戶聞之曰雖誅此賊

崇任那興復、

帝不悅於馬子、

高麗僧慧慈來爲太子師

帝救任那

蘇我氏弑君之名不可掩也然終善遇馬子不忤其意帝使皇太子攝行萬機又詔太子及馬子興隆三寶群臣競造佛寺尋命太子與諸蕃僧講論佛經于御前賜播磨水田一百町是歲高麗僧慧慈歸化太子師之從受五戒倣浮屠之號自命曰勝鬘四年法興寺成以馬子子善德爲寺司八年新羅任那相攻帝欲救任那以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帥兵一萬伐新羅拔五城新羅降割六城獻之二將議曰新羅既服不必窮討遣使奏聞新羅任那遣使貢獻奏曰天神地皇監臨在上自今每歲必朝不復相攻乃召還諸將既而新羅復侵任那翌年遣大伴

賜冠位

遣小野妹子聘隋

隋使來

嚙於高麗坂本糠手於百濟救任那新羅諜者至對馬捕而流之上野十年以來目皇子爲將軍帥兵伐新羅皇子至筑紫屯島郡聚船運糧百濟僧觀勒來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十一年來目皇子甍於筑紫帝聞以當麻皇子代之至播磨喪其妃不果往十二年正月始用曆日賜冠位於群臣冠六品曰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十二階改制朝禮頒憲法十七條十五年遣大禮小野妹子聘隋國鞍作福利爲通事贈隋主楊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人呼妹子曰蘇因高妹子踰歲還自隋主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俱來帝造新館於難波遣難

遣學生於隋

波雄成以船三十艘迎之妹子之歸途經百濟百濟逼奪隋主答書群臣咎妹子辱國體請罪之帝特旨宥之隋使入京遣飾騎七十五匹迎之隋使造闕獻國書信物饗世清於朝帝問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此爲賜諸侯書式然曰皇曰帝則爲敵對此書用皇字宜答書相報也帝從之世清還帝再以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送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大國學僧新漢旻南淵清安志賀惠隱等從之妹子翌年還福利等留不還冬每國置屯倉十九年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太子諫曰佛教五戒一爲不殺生儒家之

仁即是也願陛下永斷此事帝納之自是每歲以是日採藥名曰藥獵二十年百濟人歸化有一人全身斑白者見者惡之欲放之海島其人曰公等惡我則牛馬斑白者亦不可畜邪吾有巧思何不留用試之果絕巧人呼曰路子工其一名味摩之自云嘗在吳學舞技乃令少年就學二十二年馬子疾爲度僧尼一千人二十六年高麗朝貢奏曰隋主楊廣興三十萬衆來攻我軍拒破之因獻隋俘二十九年二月皇太子厩戸甍年四十九諡曰聖德太子太子嘗與大臣蘇我馬子等撰天皇紀國紀及臣連伴造國造等百八十部所建寺四天王法隆法興等凡十一所諸

以爲一書目。臣連等皆官名。稱位始也。始建法興寺。後改號元興寺。

新羅降任那。

臣競做造寺。凡四十六所。度僧尼凡一千三百八十餘人。是歲新羅朝貢上表文。新羅上表始此。二十一年七月。新羅貢佛像佛器。是歲新羅攻任那降之。帝將討新羅。問之羣臣。田中臣曰。先遣使視察虛實。然後討之未晚也。中臣國曰。任那本我內官家。今爲新羅所取。不問其罪可乎。請速發兵復之。以付百濟。田中臣曰。不然。百濟反覆之國。譎詐是事。奈何授之土地。議不決而止。乃遣吉士磐金於新羅。吉士倉下於任那。驗問。新羅王遣八大夫。啓其國事於磐金。任那事於倉下。且曰。任那雖小。天皇附庸。新羅何敢有之。請復內官家。乃遣使從磐金。任那使從倉下。貢兩國

調。磐金等候風未發。會帝以大德境部雄摩呂。小德中臣國爲大將軍。小德河邊禰受等爲副將軍。討新羅。舟師數萬。蔽海而進。兩國使人望見駭愕逃還。雄麻呂等進至任那。新羅大懼。更因雄麻呂謝罪。詔釋之。此冬磐金等至自新羅。曰兩國使者將發。會船師大至。彼懼而不來。馬子悔遣諸將。初磐金至新羅。新羅出一船迎之。磐金曰。任那何不來迎。新羅即爲任那加一船。新羅用迎船二艘始於此。是歲自春至秋霖雨大水。五穀不登。留學僧惠齊等從新羅使還。自唐。先是隋臣唐侯李淵受隋禪。號國唐。惠齊等奏曰。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學生在唐者。皆已成器。

隋滅唐興。

僧毆其祖。

詔召僧尼僧都之官。其時凡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

帝拒馬子之請。

願召還之。三十二年。有僧執斧毆其祖。帝聞之。召馬子曰。出家者宜守戒。何乃惡逆至此。將召諸寺僧尼。罪違法者。百濟僧觀勒請曰。佛法自西域至漢。經三百年。至百濟。僅百年。其入日本。未百年。故僧尼不習法律。輒犯惡逆。願罪極惡一人。宥其餘。帝從之。於是置僧正僧都。檢校僧尼不法。三十四年。馬子薨。以其子蝦夷爲大臣。馬子嘗令人奏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願賜以爲封戶。帝曰。大臣朕舅也。所言莫不從。然當朕世無故賜大縣。豈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廉之名。馬子不能復請。三十六年三月。帝崩。初帝喪皇太子。未立儲。臨崩召故太子子山背王。囑後事。蝦夷欲

三十六年戊子歲。帝崩。

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料任其意。而擁立之。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

立田村皇子。恐衆不從。會群臣於家議之。不決而罷。蝦夷又問叔父境部摩理勢。摩理勢不從。蝦夷使人讓曰。卿言果是耶。我將從之。苟非耶。我安得從。但我與卿生隙。亂必起矣。奈何。摩理勢不聽。赴斑鳩匿泊瀨王家。蝦夷怒。使人請山背大兄曰。願獲摩理勢而推之。大兄曰。彼先皇親臣。寧違卿耶。請勿推。因諭摩理勢曰。汝不忘先王之恩。固善。然我不得違蝦夷。汝焉得不從。摩理勢哭泣還家。十餘日。泊瀨王薨。摩理勢聞之曰。我將誰賴。蝦夷遣兵攻之。摩理勢與仲子阿椰出門。據胡床以待。兵至。縊殺父子。瘞之一坎。長子毛津逃而匿寺。亦見殺。蝦夷遂立田村皇子。是爲

舒明帝元年己丑歳

形名之妻勸其夫以奮戰遂得破虜而還可謂女丈夫也

十三年辛丑歳帝崩

皇極帝元年壬寅歳

佾音逸舞行列也

入鹿殺山背王

舒明帝元年正月。蝦夷等奉神璽。帝辭曰。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肖。不敢當。羣臣固請。遂即位。道田部連於掖玖。掖玖人尋歸化。三年百濟王義慈使其子豐璋來質。四年先是遣大仁上御田耜等於唐。至是御田耜等還自唐。唐使高表仁與來。遣大伴馬養以船三十餘隻迎之。旗幟鮮麗。迎而入難波館。表仁喜其禮厚。是歳新羅王伯淨卒。無子。國人立其長女德曼。呈年表仁歸。遣吉士雄麻呂等送至對馬。九年蝦夷叛。帝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之。不克。退入壘。爲蝦夷所圍。官軍逃散。形名窘迫。欲潰圍而逃。其妻謂之曰。君祖先宣威海外。君奈何辱祖先取笑後世。乃酌酒飲之。形名醉臥。妻起佩劒。令婢數十人鳴弦。蝦夷以爲兵猶多。稍稍引退。形名適醒。妻乃進器仗。散卒亦聚。遂擊蝦夷。大破之。十三年十月帝崩。皇極帝元年。蝦夷疾。子入鹿代行大臣事。威權過父。蝦夷建家廟於葛城。爲八佾舞。又發國中民役。造雙墓。已墓曰大陵。入鹿墓曰小陵。入鹿欲除諸皇族。立舒明皇子古人大兄。大兄稱我氏之出也。時山背王最有賢名。入鹿深忌之。遣巨勢德太臣土師娑婆襲王於班鳩第。王及舍人拒戰。奴三成善射。射殺娑婆等數十人。王取馬骨置內寢。與其妃及子弟逃匿膽駒山。德太臣縱火燒第。獲馬骨於灰燼中。以爲王死。乃還。

厩戸子孫爲入鹿所殲

入鹿父子闚闕之跡稍彰

祻亦禍也

軼夷質切音佚過也突也

姑息姑且也息休也

王在山中不食數月。其臣三輪文屋謂王曰。王急赴深草屯倉。得馬走東國。發兵還戰。必克矣。王曰。如卿言。吾知其必克。然吾嘗誓十年不役民。奈何以一身故患苦百姓。吾殺身舒民。亦丈夫。何必戰勝然後爲丈夫。入鹿聞王在膽駒山。大懼。將率兵自行。古人大兄止之曰。御不見鼠耶。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乃遣兵索山中。不獲。還圍班鳩寺。王使文屋謂將士曰。吾非不能討入鹿。顧以一身故傷百姓。吾不忍也。遂與其子弟妃妾自經。於是厩戸子孫二十三人皆爲入鹿所殺。蝦夷聞之。罵曰。入鹿狂愚。擅行暴惡。其能久乎。三年十一月入鹿造兩第於甘檮岡。呼蝦夷宅曰宮門。已宅曰谷宮門。稱其子曰王子。宅外構柵。設兵庫。常使力人持兵守衛。蝦夷又造宅於畝傍山東。鑿池築城。設庫儲箭。出入率兵士五十人自衛。漢直等恒侍二門。嚴如宮衛。闚闕之迹稍彰。

論曰。國初列聖因俗爲治。制度簡易。專尚質實。而其所以振乾綱定祻難。經方土宅區夏。汲汲於敷治化。殆有軼漢唐而踵三代聖王之治者矣。蓋神武聖德如日之升。不待贊揚。綏靖之誅手研耳。即周公之除管蔡也。崇神之奉安神器。即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而其遣四道將軍。即宣王之四征不廷也。垂仁之平狹穗彥。能以義絕恩。非漢唐英主姑息外戚

攘音穰同其自來而取曰攘

丹抵謂不以一人

絶天命也

咸晩謂以命

以貽亂子孫之比也景行之平熊襲攘蝦夷即周公之懲荊舒膺戎狄也神后之征三韓責貢獻取藝文技術以資我政比者非漢唐弊國本以事遠略之類也仁德之宮室不堊即大禹之卑宮惡服以竭力民事者而其刑措二十八年即成康之克殘去殺也稚郎子之讓位抵死仁賢之以兄讓弟即泰伯之三讓天下也雖有武烈雄略之暴戾其總攬朝權勵民農桑萬非夏商末主之淫虐絶天之比也嗚呼列聖勵精圖治世濟其美如彼其懿也而及欽明之受佛像經論之獻藩我稱曰父子以成晩之親肯惑其說以物部中臣諸大臣之力不能奪之豐聰備位東闈與

福田謂來世之福

滔天之禍指弑逆

諉諉也果也歿自不報也

熄音息曰滅火

楊朱墨翟

馬子惑溺其說營堂塔度僧尼以禱福田其弊害之極遂至為滔天之禍而豐聰以弑逆之罪諉過去之報三綱淪而九法斁父子三世專政行逆至入鹿極神武統一之業於是殆熄矣非有列聖在天之靈洽民之澤維持之於冥冥之中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孟子歷舉三代聖王之蹟論楊墨之害為甚於洪水猛獸夫楊墨之無父無君無擇於佛氏也故三代聖王之政敗壞於楊墨國朝列聖之治敗壞於佛氏洪水猛獸之災所被有限異端邪說之害至仁義充塞世道滅裂而後止孟子之言未為夸也抑世固有破壞人心陪從楊墨而千百佛氏者今之以世道人心為己憂者可無所鑑于斯乎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一

悃苦本反、志純一也、愊音逼、誠志也、浮輕也、夸音誇、自大也、質實也、

質本之謂也、

惇厚也、都昆切、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二

近藤缾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中興記第二

論曰。古先聖王之爲政。先視天下民心之所趨。而定其所尚。徵之彼。夏人接姚姒之後。其民悃愊。僞詐未作。故定其所尚曰忠。殷人忠實有餘。而浮夸未萌。故定其所尚曰質。及周承二代之後。風氣一變。人文日開。故定其所尚曰文。三代之治。冠于百王者。先定其所尚也。國朝神武創業。列聖相承。以勤儉之政。馭惇

敦厚相勉也、朴與樸同、

貢獻也、賦斂也、

郁於六切、文盛貌、

篤之民。德化四布。風俗敦朴。是夏之尚忠也。殷之尚質也。中世以後。三韓稱藩。工匠耕織。一切器用。盡摸彼制。尋通隋唐。使聘往來。學術技藝。無所不傳。首知見日開。文物日盛。是周人承二代之後也。而天智以不世出之才。際大有爲之時。方將視天下民心之所趨。而立一定之法。勢不得不尚文。於是考歷聖之沿革。鑒隋唐之得失。取百世無弊者。定一代之制度。光仁桓武嵯峨諸明主繼起。益修其法。大而貢賦兵制。細而服飾器具。內而國郡。外而邊徼。綱擧目張。粲然成章。是循周鑒于二代。以濟郁郁之盛也。蓋神武廓清之功。待天智之制度。以貽範百王也。萬世無疆之

縟音辱、繁采飾也、

烝進也、

休。實基於此。史贊其功曰。中宗配之神武。嗚呼又題矣。人或議天智摹隋唐之法。本邦尚武之風蕩然掃地矣。是亦不通之甚者。夫周人之尚文。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者。天智唯知時勢不得不然。故天智制法度。猶周公定禮樂也。而議者病其漸致文弱。是何異于周末論者病文縟之弊。將驅天下復之於太古之無爲哉。天下活物也。忠變爲質。質變爲文。皆出於時勢之不得不然者。而非人力之所能制也。唯達大勢者。深契是理。廓而大之。變而通之。能使斯民烝烝焉日遷善。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智之所以致中興之治也。故知天下之爲活物。而後可以與論天智中興

三韓朝貢、

誅入鹿、

是年正月、[illegible]邸有物著如猿、見之[illegible]其形、

覬覦猶覬[illegible]也、

鎌足本姓中臣、父御食子、小德冠、天兒屋根命之裔也、

蹴子六切、

之治也。

皇極齊明帝四年夏六月。三韓朝貢。是日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及倉山田石川麻呂等。謀誅蘓我入鹿于大極殿。初大臣蘓我蝦夷父子。以外戚擅權。橫害皇族。覬覦之迹稍彰。中臣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時以鎌足爲神祇伯。固辭不就。稱疾居三島。皇弟輕亦有意除姦。知鎌足賢。厚遇之。鎌足以女妻之。深相結托焉。又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于皇子中大兄。皇子舒明帝子。即齊明帝所生也。一日鎌足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皇子皮鞋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自是情好日密。然恐爲人所疑。託學

石川麻呂、馬子孫、倉麻呂子、
調賦也、

周孔之道於南淵氏。每相往來。密謀於道路。鎌足謂皇子曰。謀大事者不可無援。請納蘇我石川麻呂女。與之協謀。事必成矣。皇子從之。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是歲六月。三韓使者至。皇子密謂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宜讀表。吾將入誅入鹿。使者進見。帝御大極殿。入鹿入侍。入鹿爲人多疑。劍不去身。鎌足令俳優調之。入鹿笑解劍。而入中大兄戒衛門府。悉鎖諸門。自執長槍。伏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衛。使海犬養勝麻呂授雙劍於子麻呂綱田曰。急入斬之。子麻呂等懼甚。食不下咽。鎌足叱而勸之。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不肯進。石川麻

顫、謂震也、音戰、
八寸曰咫、
斫、擊也、音灼、攀、普班切、引也、
古人大兄、舒明之子、蘇我氏所生、故蓋謂之韓人、

呂手戰聲顫。汗流沾衣。入鹿怪問故。石川麻呂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腳。入鹿仆。攀御座叩頭曰。臣何罪。帝大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爲。中大兄伏地奏曰。入鹿翦滅天宗。謀傾天位。奈何不誅。遂殺之。帝即起避之。古人大兄驚呼曰。韓人殺入鹿。逃入私宮。是日雨潦水滿庭。撤苫障覆入鹿尸。中大兄入法興寺。諸皇子諸王群臣悉從。乃遣使賜入鹿尸於蝦夷。漢直等聚衆。將援蝦夷。中大兄遣將軍巨勢德太臣諭以順逆。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太郎既死。大臣亦不能久。吾輩獨爲誰戰。解劍投弓。相率逃去。中大兄遣

蝦夷伏誅、
船惠尺、得燒餘國記、因以聞、修古事記日本紀、其功最有伏上之、燒馬限十、
孝德帝即位、

兵圍蝦夷第。蝦夷悉燒天皇記國記及寶器而死。船史惠尺收其燒餘國記以獻。自馬子弑崇峻帝。五十五年而蝦夷父子悉伏誅。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乃密奏讓於輕皇子。輕皇子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於是輕皇子即位。是爲孝德帝。上先帝尊號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始置左右大臣。阿部內麻呂爲左大臣。蘇我石川麻呂爲右大

高向玄理、僧旻、爲國博士、
大化、年號之始、
遣尾張美濃、課供神之幣、
古人大兄圖不軌、

臣。中臣鎌足爲內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帝素知鎌足才。禮敬甚至。鎌足以天下爲己任。傾心輔翼。言聽計行。紀綱大張。帝及皇祖母尊皇太子。會群臣於大槻樹下。盟誓告神祇曰。天覆地載。帝道惟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負此盟。天災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是歲始建元。曰大化。七月。帝詢群臣以治民之要。石川麻呂奏曰。請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是日遣使於尾張及美濃。課神幣。九月。古人大兄潛圖不軌。吉備笠垂上變。皇太子遣兵討之。斬古人父子。妃妾自經死。有女曰倭姬。太子即位後爲后。

中興華岐 軌音宄法也則也轍直列切迹也匱匣也求位切撞擊也宅江切

是日定男女奴婢之法

詔左右大臣曰治國之方當遵先王之軌轍爲政之務在於無失信於民又詔臣連伴造問民所患苦設鐘匱於闕聽有寃枉者投牒撞鐘是日置東國國司詔曰汝等之任作戶籍校田畝園池之利與民俱之汝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納貨賂苦民入京之日不得多從百姓惟得從國造郡領長官從者九人次官從者七人主典從者五人違限者罪但以公事往來得騎部內之馬喫部內之飯介以上奉法必須褒賞違法當降爵位判官以下納貨賂二陪徵之以輕重科罪若有奸詐之徒僞言我父祖領官家治郡縣汝等宜審覈奏之三韓朝貢百濟攝任那使事其數有

五

十二月遷都于難波長柄豐碕是歲自春至夏大佐

闕詔卻之遣巨勢德太古檢察任那國界是歲唐主李世民自將擊高麗又詔國司曰國中閒曠之地宜造兵庫收聚國郡兵器邊地迫近蝦夷者宜集兵器檢之再授本主即賜帛布有差九月遣使諸國治兵又錄口數詔曰自古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故臣連伴造國造等亦各置私民恣情驅使且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私財爭奪無已或兼并數萬頃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亦先自收斂然後分進每有徵發各率私民而從事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

鼠從于難波 二年正月朔賀正訖 正月遣使部國降兵東蝦夷親內

地以杜兼并之路二年正月詔宣新令其一曰罷祖宗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在部曲田莊仍賜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賜布帛官人百姓亦有差二曰始修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馬傳馬造鈴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案檢戶口督察奸非坊令取坊內明廉強直堪時務者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強幹者凡東自名墾橫河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櫛淵北自近江狹狹波合坂山以內爲畿內國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郡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

三月詔東國國司等曰夫君於天地之間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須假臣翼是以我皇祖與卿祖考共治朕亦欲蒙神明護使卿等共治故前使良家大夫治東方八道既而六人奉法二人違令朕美褒奉法咲責違令者皆隨前敕而處斷是月詔東國朝集使等曰違去歲九月

爲大領少領彊幹聰幹工書算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馬皆依鈴傳符刻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之無長官次官執之其三曰始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戶爲里每里置長一人掌按檢戶口課殖農桑禁察非違催督賦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處隨便量置其四曰罷舊賦役而行田調凡絹絁絲綿並隨鄉土所出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每六年檢戶籍班田凡庸一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制田調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

三年、

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廣同絹絁。一町成端。別收戸別之調。一戸皆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官馬中馬。每一百戸輸一匹。細馬每二百戸輸一匹。其買馬直者。一戸布一丈二尺。凡兵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舊法。每三十戸一人。今每五十戸一人。充諸司。以五十戸充仕丁一人之粮。一戸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三年。先是工人比羅夫建言。穿渠通水。民苦其役。有人投櫃諫之。即日罷之。是歳令曰。凡有位者。要寅時於南門之外左右羅列。候日初出。侍於廳。晩參者不得入侍。午時聽鐘而罷。初蘇我氏專政。政事甚懈。大派王嘗謂蝦夷曰。羣卿百寮朝參已懈。請以卯朝以巳退。蝦夷不聽。至是有此制。

五年、　石川麻呂譖死、

五年春。定置八省百官。制十九階冠。罷古冠。三月。石川麻呂異母弟日向。譖石川麻呂謀逆於皇太子。太子奏遣兵圍之。石川麻呂與二子法師赤狛奔倭。適長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而入寺。欲拒之。石川麻呂不聽。興志又欲燒小墾田宮。石川麻呂曰。人臣敵君。罪莫大焉。今遇譖陷。罪命也。吾所以來者。欲從容就死也。乃開佛龕。誓曰。願生生不讐君。遂自經。妻及二男一女同死。其餘從死者甚多。石川麻呂。馬子之孫。嚮與中臣鎌足協謀。誅入鹿有功。既而籍其家。好書重寶。

龕、𧸐下室、口含切

白雉二年、　德太臣遠謀

皆記曰。此太子之書。曰。此太子之物。太子始悟其寃。痛悼。貶日向爲筑紫太宰帥。時人謂之隱流。白雉二年。百濟新羅朝貢。新羅使著唐國服。帝惡其擅更制。責而却之。大臣德太臣曰。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伐之不必勞力。自難波至筑紫。多具舳艫。威張聲勢。召新羅問罪。彼必服矣。不聽。

五年、　孝德帝崩、

五年。以河邊麻呂爲遣唐使。高向玄理爲押使。唐主延見之。問我國地理國初神名。踰歳而還。是歳十月。帝崩。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大化。白雉。先是皇太子奏請遷倭京。未許。太子奉皇祖母尊移居焉。公卿多從。帝不樂。因欲弃位。造宮山碕。未成。會病遂崩。帝爲人柔仁。屢降恩勅。好儒崇佛。

齊明帝立、　孝德帝崇佛

然不重神道。至伐生國魂神社樹。皇太子奉皇祖母尊復辟。是爲皇極齊明帝。是歳。百濟高麗靺鞨取新羅北境三十城。新羅訴之唐。四年。遣阿曇頰垂於百濟。攻新羅。去年遣使新羅。新羅拒命故也。初百濟王有孝友之聲。稱海東曾子。後稍荒淫。夫人妓妾擅弄國柄。誅殺賢良。於是百濟擾夏。

齊明帝四年、百濟擾

先是以備蝦夷。修磐舟柵。選越人爲柵戸。至是遣越守阿部比羅夫。率舟師百八十艘。伐蝦夷。降之。設政廳于後方羊蹄。置淳代津輕二郡領。又伐肅愼。翌年又伐肅愼。比羅夫令陸奧蝦夷乘已舟。進至大河側。渡島蝦夷一千餘。臨河而陣。陣中乍呼曰。肅愼舟師來。比羅夫乃積綵帛

伐肅愼、設政廳于後方羊蹄、

有馬皇子謀反

讟徒谷切痛怨也誹也

有馬詣赤兄家謀事所倚夾膝無故自折以爲不祥

鐵器於海濱誘之肅愼陳舟師繫羽爲旗來而據一島比羅夫進擊戮力拒能登馬身龍戰死官軍奮戰大破之是歲有馬皇子謀反伏誅初帝好土木造宮於飛鳥岡本又築觀於田身嶺名曰天宮使水工穿渠自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運山石爲宮垣時人呼曰狂心渠役夫七萬餘材木朽腐委積山椒怨讟紛起於是孝德皇子有間竊畜異志佯疾浴于牟婁溫泉歸盛稱風土美帝聞而喜遂幸焉左大臣蘓我赤兄留守一日赤兄擧時政得失以語有間有間以爲赤兄善已也乃詣赤兄家謀擧事卽夜赤兄命物部朴市鮪圍其第執有間及其黨守大石坂合

俱盟而止

五年遣唐使

是歲命出雲國造修繕神宮

猙音爭獰音儜盖謂野蠻形狀也

六年唐滅百濟

部藥等押送行在皇太子面詰反狀有間辭服絞之於白藤坂流大石藥五年秋遣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聘於唐攜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九月石布船遇風漂至南海一島爲島夷所殺唯東漢長直阿利麻坂合部稻積等五人奪夷船逃至唐括州吉祥船至越州見唐主於東京唐主見蝦夷問其地名種類蝦夷長鬚四尺許挿箭於首唐主歎曰蝦夷何猙獰也蝦夷令人戴瓠並數十步外射無不中贈唐主以弓箭及白鹿皮時唐主欲以明年攻百濟遂拘留吉祥等及滅百濟始放還六年唐將蘇定方滅百濟令劉仁願守之百濟奏變曰新羅導唐人傾覆本國君臣

帝幸難波宮脩問軍器勅駿河造舟

七年帝至筑紫太子造木丸殿

斲音琢刻也質樸言無飾也

皇極齊明[illegible]太子素服攝軍政

太子救百濟壬戌歲五月之事

被俘略無遺類百濟人鬼室福信募義兵據任射岐山收聚散卒軍無鬭具衆皆執掊擊新羅破之奪其兵器軍復震唐人不敢逼福信等遂糾集國人共保王城遣使獻唐俘一百餘人乞援且請迎王子豐璋立之帝將幸筑紫救百濟勅駿河造船七年春帝帥舟師至筑紫皇太子從焉太子造宮於朝倉山村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宮又號木丸殿帝作歌後世所唱朝倉木丸殿歌是也七月帝崩于朝倉宮在位七年皇太子奉梓宮還難波素服聽軍政遣阿曇比邏夫河邊百枝阿部比羅夫等救百濟別令朴市田來津以兵五千護送豐璋及叔父忠勝唐將

是歲播磨國司岸田麻呂獲寶劍以獻

癸亥歲二月[illegible]

繚[illegible]也

蘇定方苾加力等與突厥兵自水陸二道進至百濟城下會浿江冰合雲車齊進百濟兵奮擊奪其二壘唐兵力竭不復能振是歲春唐復與新羅攻高麗高麗請救遣兵守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犯其南界新羅不得襲其西壘唐將蘇定方引還五月比邏夫等帥戰艦一百七十艘送豐璋至百濟立爲王授金策於福信撫其背褒獎君臣流涕乃謀保州柔城西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翌年豐璋福信議曰州柔近地無田民必饑困不如還於避城避城西北帶水東南阻深淖巨堰繚以田畝宜還居焉田來津進曰避城逼近敵地敵一夜而至州柔嶮隘易守難攻若棄險

伐新羅

擣音倒或作搗

百濟亡

當此時我之帥未得其人懸軍深入所以取敗者以將邊未開而將略不明耳撫不精也因是觀之國家日是棄三韓雖有異於先王勤遠略之意然先自治而後外患亦守成之良規也

而就卑地何以有國豐璋不聽遂徙避城明年唐將劉仁軌發新羅兵救仁願百濟兵戰於熊津不利新羅火百濟南堺取安德要地於是避城不可守復遷州柔三月遣上毛野稚子阿部比羅夫等帥兵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取二城豐璋疑福信有異圖執之貫掌以革謂衆曰福信可殺乎嫌之者曰惡逆人不可赦福信怒唾其面罵曰腐狗癡奴何讒害善類遂被殺新羅聞之喜曰兒輩不復足懼進圍州柔劉仁軌帥戰艦百餘艘陣白村江我援兵與唐軍戰不利而退諸將又率死士擣唐陣唐人從左右圍擊我軍不利田來津殺敵數十人而死豐璋乘船走高麗州柔降唐百濟亡矣皇太子召諸將還追贈鬼室福信小錦下分處百濟歸化民鬼室集斯等男女二千餘人於東國給復十年後百濟朝貢蓋豐璋叔父忠勝率殘衆及倭人復諸城因而致貢也是歲唐將李勣滅高麗新羅私封高安勝爲高麗王至是三韓國勢大變詔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又置戍人及烽火於筑紫及對馬壹岐二島後三年三韓俱入貢自是數朝之間三韓朝貢不絕而新羅每獷悍失禮爲朝廷累至仁明帝承和九年太宰大貳藤原衛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自聖武帝時不遵舊制常懷奸心託言商賈窺國消息請禁新羅入境可之自是

甲子歲

天智帝即位二年

內大臣鎌足薨鎌足著情之請也孫子繼其麗不惜廟食千載與國家同休戚可不崇仰哉

三年

四年

赤兄爲子孫食邑之金可如祇林孫猶寺子建子也人小德大海子

三韓絕迹甲子歲春改增冠位爲二十六階定氏上民部家部其大氏之氏上賜大刀小氏之氏上賜小刀伴造等氏上賜干楯弓矢是歲唐使劉德高來修好戊辰歲春正月皇太子即位是爲天智帝尋遷都於近江滋賀二年十月大織冠內大臣藤原鎌足薨鎌足小德冠御食子之子其系出天種子命博學有器畧爲人忠亮知莫不言定大難制禮儀定律令界山河定郡國造戶籍制班田罷舊賦役行租庸調及造兵庫以收兵器設鐘匱以達帝扎等皆帝與鎌足之所創定也至是車駕臨其第問疾問所欲言鎌足曰臣生無益於國死不欲勞民願薄葬事帝又遣大海人皇子就進官位改賜姓及甍賜賻甚厚三年詔制朝廷揖讓行路相避禮四年正月以皇子大友爲太政大臣九月帝不豫十月疾甚召皇弟大海人欲傳位大海人固辭請出家遯入吉野是月立大友皇子爲皇太子納大海人女十市爲妃十一月蘇我赤兄中臣金蘇我果安巨勢比等紀大人與皇太子侍帝太子執香爐起盟曰六人同心奉明詔若有違者天必罰之赤兄等亦起盟曰臣等五人輔殿下奉明詔若有違者神祇必罰之赤兄等奉皇太子復盟於帝前十二月帝崩於近江宮帝在東宮輔政六年服喪稱制六年在位四年帝天姿明敏知人善任既

水鏡曰、帝騎而出、竟不知所終、後獲遺履於山科郊、就起陵、取遺履埋之、置國齋忌於崇福寺、帝寢哉、

懿大蔑盡心政事、明習治體、經緯禮樂、文物粲然可述。崩年四十六。葬山背山科陵。後置十陵、隨世數遞除、以帝爲中興祖、百世不除。稱曰中宗。時唐主潛有所圖、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劉德高及郭務悰等來聘。郭務悰等船四十七隻至比智島、相謂曰、我船多、人衆、猝然而進、恐戍人驚駭射我。乃遣僧道久等於對馬、陽告來聘意。對馬國司牒報太宰府、府馳驛以聞。會帝崩。大友皇子遣内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唐使以國喪、停其入朝。郭務悰等著喪服、三擧哀、東向稽首。上書函信物。乃賜甲冑弓矢及絁布綿等、發遣之。務悰等不敢發、盡禮去。先是百濟之役、筑紫

軍丁大伴部博麻、爲唐人所虜、聞唐人密謀潛圖、還報、而資糧不給。時我民土師富杼・冰老等四人在唐。博麻謂之曰、吾欲還報、無資可給。我賣我身、以充卿等資。卿等能了事乎。富杼等諾之、得還報。博麻在唐三十年。後以持統帝四年得歸。詔賜水田四町及物若干、免課役、以顯其忠。皇太子即位。是爲弘文帝。元年壬申歲。先是大海人皇子在吉野、潛懷覬覦。帝聞之、密爲之備。六月、大海人皇子稱兵於吉野、遣其將村國男依於美濃、發兵塞不破道。又遣大分惠尺等乞驛鈴於倭留守高坂王、欲赴東。王不聽。大海人乃東走、使伊勢國司三宅石床等率兵五百塞鈴鹿山

弘文帝即位、大海人皇子圖不軌、

栗隈王、難波王子子也、

道。京師大震。帝問群臣曰、計將安出。或進曰、機不可失。急發驍騎追之。帝不從。遣韋那磐鍬・書藥・忍坂大麻呂於東國、穗積百足・物部日向於倭京、佐伯男於筑紫、樟磐手於吉備、並徵兵。帝謂男及磐手曰、太宰栗隈王・吉備國守當摩廣島、必通吉野。彼若拒命、速斬之。磐手至吉備、紿廣島斬之。男至筑紫、授符栗隈王。王曰、筑紫西海衝要、故高城深池、以備不虞。安得輒發兵。萬一外寇乘虛、悔無及矣。男欲斬王。王二子佩劒立侍。男乃止。磐鍬將至不破、吉野軍既據險。疑其有伏、故緩行。藥等果爲伏兵所獲。磐鍬逃還。高坂王與穗積百足等營于飛鳥寺、拒小墾田兵庫、運

兵器於京師。百足爲吉野將大伴吹負所誘殺。穗積百枝・物部日向亦被擒。高坂王・稚狹王亦叛去。七月朔、吉野將坂本財陷高安城。二日黎明、壹岐韓國分軍自大津・丹比二道進、攻財于高安城。財等進兵渡衛我河、韓國戰河西、却之。河内國司來目鹽籠反應吉野軍、潛集兵衆。韓國覺之。鹽籠聞事泄、自殺。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人將兵數萬、軍于犬上川、欲進襲不破。諸將不協。山部王爲果安・人所殺。軍潰。羽田八國以其族降于吉野。四日、將軍大野果安擊大伴吹負于乃樂山、大破之。吹負僅以身免。果安追至八口、疑有伏而退。五日、田邊小隅率兵踰鹿深山、假旗至

羽田八國、及其子大人、率族叛去、

足麻呂獨知單號以故僅免

倉歷夜襲吉野将田中足麻呂營大破之六日小隅進兵攻莿萩野營不利而退七日境部藥與村國男依戰于息長横河兵敗死之九日秦友足與男依戰于鳥籠山死之壹岐韓國與吹負戰于葦池上不利吹負遂分兵三道深攻犬養五十君當中道屯村屋使別将盧井鯨率精兵二百騎衝吹負營營堅而不拔既而吉野将三輪高市麻呂置始菟進破我上道軍于箸陵遂斷鯨軍後兵士驚潰鯨乘白馬而逸馬墮深淖吹負呼曰騎白馬者鯨也衆馳而赴鯨鞭馬馬一躍而出僅以身免自是我軍連戰不利社戸大口土師千島與男依戰于安河上被虜栗太軍又為

壬申之亂其原起於天智不蚤定儲位及疾革[illegible]立之亦已[illegible]使速立者[illegible]則人心有所[illegible]而皇統大定矣[illegible]

男依所敗男依等遂進薄瀬田帝悉衆軍橋西旗幟蔽野鉦鼓聞數十里智尊率精鋭為先鋒撤橋板三丈置一長版繋索設機吉野兵不敢進大分稚臣棄矛提刀踏板疾度截斷板索冒矢而進我兵悉亂智尊怒斬退者衆亂不可禁智尊戰死軍遂敗績是日三尾城陷二十三日犬養五十君谷鹽手擊男依粟津營不克死之左右大臣羣臣皆逃唯物部麻呂及一二舍人從是日帝崩于山前帝為人魁岸奇偉有文武才幹初拜太政大臣總百揆攝萬機羣下肅然帝嘗夢一老翁捧日授之忽有人從腋下出奪之已覺驚異語其舅藤原鎌足鎌足歎曰聖朝萬歲之後

[illegible]及之治[illegible]有所不可救

恐有巨猾伺隙乎然臣聞天道善是輔大王能脩德災異不足憂也至是遂及八月大海人即天皇位是為天武帝為人雄拔神武曉天文遁甲天智帝不豫令蘇我安麻呂召帝欲傳位安麻呂心知天智帝愛大友因私帝曰今日答顧命宜有意也帝[illegible]之乃入天智帝囑以後事固辭曰後事付之皇后令大友莅政足矣臣請出家修道天智帝許之帝即日剃髪為僧天智帝勅賜袈裟帝入吉野時人語曰是翼虎放之也弘文帝元年五月朴井雄君来告帝曰朝廷發美濃尾張役夫皆執兵是其意不在山陵也不早為之圖悔無及也又有人告曰近江至倭京處處置候

天皇微服獨出吉野[illegible]親從田原里人獻[illegible]土人進[illegible]股[illegible]

命菟道守橋者斷吉野饟道適后十市亦裁書告帝帝大怒曰吾所以遁世欲全身耳今事既逼吾寧束手耶六月二十二日帝稱兵遣村國男依和珥部君手身毛廣往誘美濃國司發兵塞不破道二十四日帝将赴東國或曰近江羣臣得無梗路耶帝遣大分惠尺黄書大伴逢志摩就留守司高坂王乞驛鈴高坂王不與惠尺馳至近江召帝二子高市大津會帝於伊勢帝乃與妃鸕野皇女草壁忍壁二王及朴井雄君縣犬養等二十餘人蒼黄赴東國比過津振川車馬追至衆亦集掠馱米馬五十匹使歩者乘至大野日暮山路闇黑壞民舍籬笆為炬進至隱郡火其

皇兄難之事見宇治拾遺

守鈴鹿關

塞不破道

驛舍傳呼曰天皇入東國驛夫速來會氏不肯應將渡横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皇子乘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象也然我終得之乎進至伊賀郡火驛舍郡司來降黎明至積殖山口高市追躡踰大山至伊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介三輪子首湯沐令田中足麻呂高田新家等來會乃發兵五百人塞鈴鹿山道夜遇雷雨寒甚火民家取煖時大津王先既至鈴鹿設關而守焉自率大分惠尺難波三綱等來會男依亦乘驛來報曰臣發美濃兵三千已塞不破道矣帝大喜遣高市於不破監其軍遣山背部小田安斗阿加布徵東海兵稚櫻部五百瀨等徵東山兵帝乃駐

帝造行宮于野上而居是

軍桑名弘文帝遣書藥忍坂大麻呂等徵東國兵藥等至不破高市伏兵虜之時大伴馬來田及弟吹負知亂將起稱病家居聞吉野兵起馬來田先往從之吹負留而招誘豪傑得數十人高市王遣使桑名曰請移兵近地以督諸軍帝乃至不破尾張國司小子部鉏鉤以二萬人降之後帝與京軍戰鉏鉤匿山自殺帝曰鉏鉤有功者也無罪自死其有陰謀乎帝既得鉏鉤兵分塞諸道高市迎帝曰臣賊擒書藥等殿下無復憂矣帝曰近江朝廷不乏謀臣吾惟有兒輩耳誰與濟事高市按劍曰近江雖多謀臣安能當殿下臣請保為殿下破之帝撫其背褒賞乃賜鞍馬委

伐火雷雨帝祈曰神祇若助我則雷雨息言訖即息

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以漢直等曰我詐稱高市皇子率兵出飛鳥寺北路高坂王驚汝等遂內應

以軍事高市還和斸帝赴和斸理軍事而還晦大伴吹負密與留守司坂上熊毛謀遣人馳至飛鳥寺詐呼曰高市王至矣京軍擾亂吹負帥數十騎而進誘穗積百足殺之高坂王出降吹負馳使報于不破帝大喜以吹負為將軍於是三輪高市麻呂甘茂蝦夷等諸豪傑皆屬吹負吹負署為別將七月朔吹負赴乃樂將侵京師聞河內京軍來侵遣坂本財長尾真墨等帥兵守龍田佐味少麻呂守大坂鴨蝦夷守石手道京軍在高安城聞財等來火糧儲而逃財等進入城二日壹岐韓國將京軍來襲財等濟衛我河邀戰不克財退合懼坂軍既而帝遣紀阿閉麻呂多品

蘇我果安與巨勢人謀殺山部王而軍自擾

吹負分遣坂本財長尾真墨倉墻麻呂民小鮪谷根麻呂于龍田佐味少麻呂于大坂賀茂蝦夷于石手

治等帥兵數萬從伊勢入倭村國男依書根麻呂和珥部君手等將兵數萬從不破入近江恐其衆與京軍相亂以赤衣為徽別遣多品治帥兵三千屯莿萩野田中足麻呂屯倉歷道京軍山部王蘇我果安巨勢人等帥數萬將襲不破屯犬上川軍自潰而逃羽田八國以其族來降帝授斧鉞為將軍北入越先是京軍進攻玉倉部邑帝遣出雲狛擊卻之吹負陣乃樂山上荒田尾赤麻呂謂之曰古京是要地須固守吹負乃遣赤麻呂赤麻呂撤橋板為楯列之衢巷以守四日京將大野果安來攻吹負與之戰乃樂山敗走果安追至八口望見古京列楯疑有伏而還京將

田邊小隅夜襲倉歷田中足麻呂棄營營中駭擾足麻呂諜知暗號給京軍逸去小隅又攻莿萩野不克而退七日男依等與京軍戰于息長橫河破之斬京將境部藥男依又擊秦友足於鳥籠山斬之紀阿閉麻呂聞吹負敗遣別將赴援遇吹負于墨坂吹負乃還屯金綱井招聚散卒托神誨厲衆軍復振京將壹岐韓國軍于葦池上吹負旗下來目揮刀衝突騎士繼之京軍大敗吹負望見韓國曰獲大將足矣勿妄殺令來目射之不中韓國脫還吹負乃分軍三道並進自當廬井鯨軍鯨奮戰我兵殆不支勇士德麻呂等進而連射鯨不得進會二道軍既破京軍於著陵

斷鯨背後鯨驚顧潰走倭地盡定男依戰安河栗太皆克之二十二日諸將進至瀨田京軍張陣於橋西撤板拒守大分稚臣挺身直進衆踵之京軍大敗男依軍于粟津羽田八國攻三尾城下之二十三日男依進戰粟津市斬京將犬養五十君谷鹽手於是京軍潰散先是吹負從倭至難波下令西國奪其官鑰鐸鈴傳印諸將會於筱浪搜捕近江大臣以下遂詣不破奏捷於是帝命皇子高市科京臣罪斬右大臣中臣金流左大臣蘓我赤兄大納言巨勢人及其子孫餘釋而不問二十七日賞諸功臣是歲築宮於倭岡本宮南號飛鳥淨見原宮遷之元年癸酉歲正月

帝即位於淨見原宮立鸕野皇女為皇后三月大赦七月始置不破關帝勵精求治詔諸國定百姓貧富為三等中戶以下許貸稅又詔內外文武官每歲自簡屬官注擬品階送法官又建占星臺置兵政司又詔凡百寮齎緣官人恭敬過甚或納賄請託者隨事罪之詔大山以下各上意見制式九十二條定親王以下至庶人服色令親王及諸臣官無文武務習軍事具兵馬器械有馬者為騎無馬者為卒又分臣民氏族為八等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稻置遣使諸道巡察國司郡司能否問民疾苦遣使巡行諸國定疆域

威德大行朱鳥元年九月帝崩在位十四年改元一曰朱鳥皇后臨朝稱制十月有告大津皇子謀反者先是皇子聽制政大有威望新羅僧行心解天文卜筮相大津曰皇子骨相非人臣之相因勸謀反及皇后稱制遂反皇后勅捕大津及其黨三十四人賜死于大津流行心於飛驒大津容止墻岸音辭俊朗博覽善屬文多力擊劍降節禮士人多附託其臨刑作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誰家向朱鳥四年皇太子草壁薨翌年皇太后即位是為持統帝黜諸國正丁四分之一為兵以時訓閱遣陣法博士講武諸國帝屢遊幸近畿中納言三輪高

太子高市薨　葛野王定策　文武帝立

市上表諫其妨農時又伏闕免冠切諫皆不納高市遂辭官帝弛山林川澤禁勸植桑苧梨栗蕪菁初又免遊幸所過諸國調役皐太子草壁薨太子有子曰珂瑠尚幼帝立太政大臣高市爲皇太子七年秋高市又薨帝會百官議建儲衆議不決葛野王進曰子孫相承禮也兄弟相及亂之所由生也有先太子之子珂瑠在何問其他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議遂定葛野弘文帝子也於是禪位太子立是爲文武帝三年流役小角於伊豆大島小角大和人號役行者弟子韓廣足告其妖邪惑衆乃捕流之多褹夜久菴美度感人來貢尋多褹隼人叛薩摩國司請就

大寶元年正月朔受朝賀於大極殿　制官名定位記　粟田眞人遣唐使

國內要害建柵置戍許之大寶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賀百官班列蕃客陪坐設建儀仗禮文大備是春對馬貢金因改元四月始講新令先是令忍壁王及藤原不比等撰律令至是成使諸王百官就習之改制官名位號服色停賜位冠易以位記親王自一品至四品諸王羣臣自一位至八位第九位曰初位總三十等二年以守民部尚書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坂合部大分爲副使授眞人節刀此爲賜節刀始眞人等航海遭風而還明年遂聘於唐會武氏篡國更號曰周武氏宴眞人於麟德殿眞人冠進德冠紫袍帛帶進止雅詳。

忍壁王知太政官事　文武帝崩

武氏謂眞人曰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見使人儀容果然授官司膳卿眞人好學能屬文爲唐人所稱學僧辨正善談論正圍碁臨淄王李隆基善遇之沒於唐慶雲中眞人還自唐大分留而不還是歲始開岐蘇山道三年遣使於七道省察政蹟申理冤枉以忍壁王知太政官事列大臣上令諸國兵士團列爲十番每番教習十日令條之外不得雜使翌年忍壁王薨以穗積王知太政官事詔禁百官有祿者爭民利多占山澤侵蝕疆界四年六月帝崩在位十一年改元二曰大寶慶雲帝自幼好學性甚仁惠定朝儀修禮制天下大治世稱

元明帝立　遷平城置左右京坊　古事記成　推古帝二十

大寶之治元明帝立小名阿閇天智帝第四女也帝初爲草壁之妃文武帝崩群臣奉遺詔即位和銅元年武藏國獻銅因改元改製銅錢廢銀錢二年春陸奧越後蝦夷叛以右大辨巨勢麻呂爲鎮東將軍民部大輔佐伯石湯爲征狄將軍分道討之至八月凱旋尋以陸奧曠僻蝦夷易叛割其地十二郡爲出羽國置主宰三年遷都於平城置左右京坊初文武有遷都志不果帝決議就役至此還之四年始置都亭驛詔凡衛士怯弱緩急不足用專委長官簡點勇敢每歲代易後又詔六道諸國每年貢器仗五年太安萬侶上其所撰古事記初蝦夷之亂記錄皆燼僅餘

[illegible]

元正帝立。

多治比縣守遣唐使。

國記若干。後天武帝。患諸家記載多傳虛僞。失其眞。欲撰帝紀。以正其謬。時有舍人稗田阿禮者。年二十八。博聞强記。多諳上世舊事。乃勅阿禮綴集舊聞。未成而帝崩。於是帝勅安萬侶。採摭阿禮舊文。上自開闢。下至小治田朝。錄爲三卷。上之。名曰古事記。八年七月。穗積王薨。帝禪位於皇女氷高內親王。在位八年。改元一。曰和銅。帝自登極。行仁政。貸諸國大稅。三年勿收其利。又詔曰。前賑貸者。本爲濟百姓窮乏。今國郡司及里長等。因緣爲姦利者。以重罪論。詔諸國朝集使。諸國百姓。背本貫。規避課役。淹留踰三月者。即土斷輸調庸。又詔。諸國郡司。治殿最爲三等。致百

姓流亡十人以上者。解見任。內親王立。是爲元正帝。靈龜元年。左大臣石上麻呂。右大臣藤原不比等。並如故。詔戒諸國司。敎民兼耕陸田。種禾麥雜穀。不專趣水田之種。冬又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在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織紝。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吏民豈可不勤邪。養老元年。以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大伴山守爲大使。藤原馬養爲副使。阿部仲麻呂。吉備眞備。以選爲留學生。縣守請唐主。從諸儒受經。唐主命四門助敎趙玄默爲師。仲麻呂以布贈李白。李白有身著日本裘之句。翌年。縣守還自唐。大和國造

大和長岡刑名之學。

[illegible]

城石背國。

四年。

藤原不比等薨。

藤原氏四家祖。

征隼人。

大和長岡。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唐。質問疑義。多所發明。當時言法律者。就而質焉。遣唐使節見。皆著唐國所授朝服。是歲。帝幸美濃。得孝子泉。大赦。改元。曰養老。二年四月。筑後守道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敎督耕種。至植菜菓。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敎者。輒譴責之。民始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悅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illegible]後言吏事者。咸取則焉。及卒。百姓祠之。三年。皇太子始聽朝政。太子文武帝子。元明帝前既立爲皇太子。及帝即位。亦爲儲貳也。於是令舍人新田部

二親王輔佐之。舍人博覽善屬文。所撰有日本書記。是歲。始置諸道按察使。四年春。遣使察藪轉風土。秋。右大臣藤原不比等薨。不比等。內大臣鎌足子。歷事四朝。文武娶其女。賜封五千戶。世襲。固辭受二千戶。帝即位。任太政大臣。亦固辭不拜。及薨。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至聖武時。追封近江。曰淡海公。四子武智稱南家。房前稱北家。宇合爲式部大輔。稱式家。麻呂爲左京大夫。稱京家。以舍人親王知太政官事。新田部親王知五衛。及授刀舍人事。是歲。蝦夷隼人俱叛。太宰府奏隼人殺大隅守陽侯麻呂。以大伴旅人爲征隼人將軍伐之。陸奧奏蝦夷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

征蝦夷

五年

七年

禪位

以多治比縣守爲征夷將軍伐之並以翌年平虜凱旋五年比年以凶饑多軍興詔求直言公卿各上意見免陸奧筑紫今年調庸死事者給復一年免畿內調七道役七年漆部司令史文部石勝坐盜用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歲乙九七歲詣闕請曰臣父家貧爲養兒輩故盜漆今將見投遠方伏請我等三人沒爲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特命釋石勝、

年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十年改元二[illegible]當帝時民戶漸多田地窄狹勸課諸國闢田疇從役所負皆借官物給粮食令各國郡司督役得一百萬町皇太子立是爲聖武帝神龜元年詔京師士民以

板屋草舍難營易破令五位以上及庶人有堪營構者以瓦葺塗丹堊陸奧蝦夷叛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以式部卿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討之令阪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以小野牛養爲鎮狄將軍鎮撫出羽冬諸將平虜凱旋是歲鎮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築多賀柵以備邊寇後藤原朝獵重修之立石記道程里數一作識曰邊要中以陸奧爲最而曠土尤廣故置鎮守府與國府並治大以信夫以南租稅充國府公廨荊田以北稻穀充鎮府兵粮冬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續今天下囚徒死罪宜降從流流罪宜從徒徒以下並依刑部奏帝最[illegible]佛[illegible]故

四年

南島人來

五年

有是詔爾後朝政姑息殺人者不死紀綱之衰始於此自百濟獻佛像至是百七十餘年天子崇佛教亦自帝始也四年春聚僧尼九百於中宮讀金剛經禳災異先是上皇亦好佛以災異屢見度僧三千人令京師諸寺轉經七日尋以上皇病又度僧二千人九月皇子生立爲皇太子五年太子寢病造觀音像百七十七軀寫經百七十七部又大赦天下尋薨於是頒金光明經六十四帙六百四十卷於諸國國別十卷繕寫頒下隨到轉讀是歲渤海國始遣使來聘渤海本靺鞨附高麗高麗滅率衆保挹婁城而居焉高麗遺民稍稍歸之至王武藝大斥土疆東北諸夷畏之黑水靺鞨皆聘唐王議曰黑水通唐是我腹背受敵也乃遣兵擊黑水於是與唐構難始通於我云自是使者往來繼朝不絕天平元年二月殺左大臣長屋王王高市皇子長子好文詩多才藝一時才俊之士多遊其門元明帝不豫召託後事至是漆部君足中臣東人譖曰長屋王私學左道謀不軌即夜遣使固三關發兵圍其第明日遣舍人親王新田部親王多治比池守藤原武智麻呂等鞫問賜自盡夫人吉備內親王子膳夫王桑田王葛木王鉤取王皆縊死家中男女繫左右衛士兵衛等府上毛野宿奈麻呂等坐流七人餘悉原免安宿王黃文王山背王以藤

二年。是歲於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三年。是歲遣鎮撫使。七年。

原不比等外孫得宥死以君足東人告變並叙外從五位下左兵庫少屬大伴子蟲嘗事長屋王後十年。東人與子蟲圍棋語及長屋王事子蟲憤詈拔劍斬之。秋立夫人藤原光明子爲皇后藤原不比等女始置皇后宮職施藥院。二年安藝周防氏造妖祠死魂京左山原人妖言聚徒多至萬人首斬次流三年新田部親王爲畿內大總管藤原宇合爲副多治比縣守等爲諸道鎮撫使五年。以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名代副使七年遣唐使還自唐學生吉備真備僧玄昉等皆至阿部仲麻呂留而不還真備獻唐禮大衍曆經樂書要錄測影鐵尺銅律管一部。及器

三史謂史記漢書後漢書。九年。是歲左大臣

物等真備在唐十八年研覽經史。該涉衆藝留學生播名唐國者唯真備仲麻呂二人而已。於是除大學助令學生從學之。其學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爲六課後。定爲四道紀傳明經明法算道是也。是歲唐人袁晉卿歸化年未弱冠通文選爾雅音詔爲大學音博士後至大學頭自朝廷通唐選學生有才者遣之留而講學謂之留學生副使名代船漂至南海攜波斯人李密翳來判官平羣廣成亦還初與大使相失漂著崑崙國賊來殺掠廣成與其徒四人。逃而至渤海界會渤海來聘乃與使者俱還於是遣唐四船三船得還其一不復還九年春先是鎮守將軍

十年。

大野東人等言。從陸奧達出羽柵行程迂迴。請城雄勝村以通直路至是詔持節大使兵部卿藤原麻呂。副使佐伯豐人等至多賀柵與東人議發兵開山海兩道蝦夷皆疑懼乃遣使慰撫分兵守諸柵進出羽國守田邊難破帥部兵會之進入賊地開道一百六十里剖石伐樹填澗夷嶺築雄勝桃生二城雄勝俘長懼乞降東人曰狄俘反覆不可信雖破我深入賊地所以招降狄若不許降必疑懼竄山澤恐非上策不如。諭以禍福懷以寬仁東人從之東人又欲就賊地耕種以省糧運會雪深不果還多賀柵九月。以鈴鹿王知太政官事十二年僧玄昉居內道場說

僧玄昉入唐。廣嗣舉兵。

法玄昉姓阿刀氏靈龜中。遊學唐國後與真備等俱還獻佛經五千餘卷。及佛像帝以爲僧正賜紫袈裟及戶一百田一十町。置內道場玄昉托說法近侍皇太后。及皇后。頗有醜聲聞於外真備爲中宮亮不敢言。藤原廣嗣爲大和守奏劾玄昉帝不納納玄昉言出廣嗣爲太宰少貳廣嗣妻留在京師玄昉聞其美欲姦之不可書告之廣嗣大怒。乃上表請斬玄昉真備數陳數百言。慷慨感奮。言極剴切帝不納廣嗣遂據遠珂郡備兵弩。設烽火徵國中兵敕大野東人爲大將軍飯麻呂副將軍發五道兵一萬七千伐之。又敕佐伯常人阿部蟲麻呂從軍。遣治部卿三原王於

此月東人言生擒廣嗣[illegible]

十三年。是歲遷都恭仁。

伊勢奉幣神宮。敕四畿七道。各造觀音像一軀。以祈戰勝。又敕筑紫府管內諸國。募斬廣嗣者。又詔東人。祈捷八幡神。先是廣嗣帥大隅薩摩等兵一萬。至板櫃河。縛筏欲濟。官軍先鋒佐伯常人發弩拒之。呼曰。廣嗣反逆。黨者族誅。廣嗣下馬拜曰。廣嗣非敢反。請誅姦臣耳。常人曰。然官符發兵。非反而何。廣嗣不能對。上馬而退。其衆遂潰。官軍大捷。捷報未至。帝欲幸東國。敕東人等曰。朕將暫赴關東。將軍勿驚怖。遂幸伊勢。是月東人生獲廣嗣。先是廣嗣欲航海逃。風逆。還至肥前。被捕。與其弟綱手皆處斬。冬流藤原良繼於伊豆。亦廣嗣弟也。十三年。詔曰。曩者年穀不豐。疫

敕名新京曰大養德恭仁大宮。

十五年。是歲太宰府始獻腹赤魚。

癘頻至。故爲蒼生求景福。令天下造釋迦金像高一丈六尺。自今春風雨順序。五穀豐穰。宜令天下諸國各造七重塔一區。每國僧寺施封五千戶。水田十町。尼寺水田十町。僧寺名曰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曰法華滅罪之寺。所謂國分寺是也。十五年。帝造近江紫香樂宮。明年。又營難波宮。遷御焉。造盧舍那佛像。高五丈。鑄工莫能下手。國中公麻呂請造之。帝大悅。僧行基率弟子勸誘。佐伯毛人催督甚力。帝尤委任之。行基藥師寺僧。而元正帝嘗貶之者。至是帝甚信用之。帝還平城。居中宮院。諸司百官皆復本曹。自是至秋。地數震。遣僧玄昉。造筑紫觀音寺。以皐

十七年。是歲復還平城。

十八年。國分寺。

十九年。

天平感寶元年。[illegible]

臣多言地震玄昉專恣穢行所致也。玄昉至筑紫死。時人云廣嗣所崇。後孝謙帝二年。吉備眞備爲筑前守。至則請廣嗣墓爲之祠。崇鏡尊廟。歲時祭祀。十八年。毀恭仁宮大極殿。施國分寺。帝及后幸金鐘寺。慶盧舍那佛。燃燈一萬五千七百餘盞。使數千僧擎脂燭。讚繞佛三匝。十九年。詔曰。諸國金光明寺七重塔未成。宜限三年造塔及金堂僧房。若能畢工。任郡領司。子孫無絕。又詔曰。僧尼兩寺水田。除前數外更加僧寺九十町。尼寺四十町。又敕天下百姓。請造塔者悉聽之。天平感寶元年。初帝造金銅盧舍那佛於東大寺。治鑄已畢。塗金不足。是歲陸奧守百濟敬福獻

聖武帝號[illegible]寶奴。

孝謙帝[illegible]

是歲改元[illegible]

天平勝寶元年。

黃金。佛像成。帝以爲信佛之效。與皇后皇太子幸東大寺。拜謝。因改元。左大臣橘諸兄及文武百官皆從。設齋大會。授敬福從三位。免陸奧二年調庸。大赦天下。但殺父母毀佛像者不在赦限。詔捨大安藥師元興興福東大五寺。各絁五百疋。綿一千屯。布一千端。稻十萬束。墾田地一百町。此年都下屢有匿名書。帝決意禪位於皇太子。太子即阿倍內親王也。帝祝髮。就唐僧鑑眞受菩薩戒。自稱三寶奴。帝在位二十六年。改元三。曰神龜。天平。天平感寶。皇太子即位。是爲孝謙帝。是年改元。曰天平勝寶。改皇后宮職。爲紫微中臺。以大納言藤原仲麻呂兼紫微令。仲麻呂乃大

左大臣橘諸兄、右大臣藤原豐成、如故。

四年、

是歲以山口人麻呂爲遣新羅使。

臣武智麻呂第二子也。爲人聰警、略涉書史、美容姿、帝寵幸之。委以樞要、權勢日熾。兄豐成爲右大臣、有時望、仲麻呂忌之、從弟真楯爲式部大輔、以明敏被稱、仲麻呂心害其能。是故家右族皆憚仲麻呂。四年四月、帝幸東大寺、百官儀衛如正朝、聚僧一萬、歌舞喧闐、張設奇偉、佛會之盛、未嘗有也。施寺封五十戶、禁今年天下殺生、緣海百姓以漁爲業、不得生存者、日給穀二升。是夕帝還御仲麻呂田村第。是歲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真備副使。召給節刀。聘於唐、唐主命仲麻呂接伴之、屢賞清河儀容、呼我國曰禮儀君子國、令仲麻呂導之觀府庫及

五年、

天平寶字元年丁酉歲

聖武上皇崩。在前年。

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

廢太子、以大炊王爲嗣。

三教殿。又命圖清河真備狀貌。明年正月、唐主受賀於含元殿、以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進曰、新羅之朝貢我國久矣。吾不宜班其下。乃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以清河等爲東畔第一。天平寶字元年、先是藤原仲麻呂與大炊王善、欲大炊爲儲嗣。會聖武上皇崩、仲麻呂譖太子、曰皇太子道祖王居太上皇喪無禮。詔廢之、以王歸第。初上皇遺詔、立王爲嗣。王新田部親王子、天武帝孫也。於是帝召羣臣議立儲。右大臣藤原豐成・中務卿藤原永手請立廢太子兄鹽燒王。攝津大夫文屋珍努・左大辨大伴古麻呂等請立池田王。仲

[illegible]

麻呂曰、知臣莫若君。唯陛下擇之。帝曰、宗室中唯舍人・新田部兩親王最長。故先帝遺詔立道祖王、而乃無狀如此。今宜擇乎舍人親王諸子耳。聞船王閨房不修、池田王孝行有闕、鹽燒王獲罪先帝、唯大炊王未聞有過。朕欲立之、何如。羣臣曰、唯命是從。先是仲麻呂喪子真從、招大炊王居其田村第、妻以真從寡婦。於是即日迎大炊王於仲麻呂第、立爲皇太子。夏帝將改修皇宮、徙田村第爲宮、徙御之。詔曰、朕覽周禮、將相殊道、政有文武。令新令之外、置紫微內相一人、令掌內外諸兵事。官位祿賜一准大臣。乃以仲麻呂爲紫微內相。六月、橘奈良麻呂爲左大辨、左大辨

橘奈良麻呂謀殺藤原仲麻呂。

[illegible]

大伴古麻呂兼陸奧鎮守將軍・陸奧守、佐伯全成兼副將軍。奈良麻呂、諸兄子也。惡仲麻呂專橫、陰欲除之、與廢太子及安宿王・黃文王・大伴古麻呂・小野東人等密謀之。山背王上變曰、橘奈良麻呂聚兵器、謀圍田村宮。大伴古麻呂預其謀。山背王、長屋王子、安宿・黃文弟也。是夕中衛舍人上道斐太都亦告仲麻呂以奈良麻呂等陰事、曰小野東人誘僕與事、僕佯諾、問其謀、曰有二策、一則率精兵圍田村宮、一則古麻呂爲陸奧將軍、方赴任、途而閉關、絕外援。仲麻呂入奏、急警衛諸門、遣高麗福信帥兵捕東人等、鞫之。左衛士府又遣兵圍廢太子第、遣豐成・永手拷問東

云々、東人首服曰、[illegible]

[illegible]

人等不服仲麻呂乃召鹽燒王安宿黃文二王傅太
后命宥之更遣永手鞠東人東人首服奈良麻呂度
不免曰仲麻呂無道吾欲發兵殺之然後陳狀耳敕
使問曰無道何事曰彼造東大寺人民愁苦敕使曰
造寺始於汝父時如何奈良麻呂默然安宿王黃文
王古麻呂等皆首服即日下獄分遣諸衛掩捕餘衆
又遣出雲守百濟敬福太宰帥船王等拷掠廢太子
黃文王東人古麻呂等並杖死流安宿王於佐渡其
餘或死或流坐得罪者二百六十餘人敕陸奧守佐
伯全成全成曰嘗聽謀峻拒之不知其他言畢自經
授山背王從四位上尋賜姓藤原名弟貞以告二兄

孝謙帝[illegible]天平寶字二年、[illegible]位、[illegible]名曰押勝

也仲麻呂誣豐成子黨奈良麻呂貶豐成爲太宰員
外帥二年秋帝禪位在位十年改元二曰天平勝寶
天平寶字太子立是爲淳仁帝以仲麻呂爲太保賜
姓名惠美押勝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世襲是日敕
押勝改易官號更太政官曰乾政官太政大臣曰太
師左大臣太傅右大臣太保大納言御史大夫紫微
中臺坤宮官中衛大將太尉冬詔國司交替以六年
爲限加舊制二年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檢校治績是
歲小野田守使渤海而還奏唐安祿山亂敕太宰府
曰祿山狂胡如不得志於西安知其不掠於東宜預
爲之備三年初清河仲麻呂發唐遭風漂泊安南復

三年、

迎清河於唐、

敕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

至長安唐主以清河爲特進祕書監仲麻呂爲左散
騎常侍安南都護清河更名河清至是帝遣高元度
迎清河元度至唐以亂故不得朝見唐主使中使謂
元度曰特進監藤原河清當從請而還而賊兵未平
道路梗塞宜取南路先歸復命乃令謝時和沈惟岳
送之元度之還唐主獨乞牛角欲造弓遇唐國殘亂
不果贈遣藤原眞光饗沈惟岳等於太宰府供給之
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惟岳竟留仕從敍從五位下
賜姓清海同時入朝者張道光晏子欽吾稅兒徐公
卿孟惠芝盧如津皆留至桓武時皆賜姓清河仲麻
呂遂不果還仲麻呂在唐雖榮貴思歸不已言及鄉

仲麻呂望鄉之歌、

弓削道鏡入內道場、帝與上皇有隙

國未嘗不悽惻嘗望月作和歌後世傳爲絕唱五年
押勝宴渤海使者於私第敕賜女樂押勝意益驕欲
建武功以誇世奏以其子朝獵爲東海道節度使百
濟敬信南海道使吉備眞備西海道使點兵艦四百
兵四萬餘習陣法騎射將伐新羅未及出兵而敗河
內僧弓削道鏡以禪行聞帝召入內道場遂侍上皇
稍被寵幸帝屢以爲言於是與上皇有隙六年春押
勝敍正一位子眞光訓儒麻呂朝獵等皆爲顯官賜
近江高嶋淺井鐵穴二所一門富盛驕橫日甚押勝
起宅楊梅宮南構樓下瞰禁中南門設樓櫓時人側
目六月上皇落髮詔曰岡宮天皇皇統將絕故朕以

藤原良繼等謀殺押勝

押勝

女子。襲位。今朕立帝。而帝視朕如仇。朕繇此發菩提心。出家爲佛弟子。自今小事。歸帝。國家大事賞罰二柄。朕自行之。是歲。少判事藤原良繼與佐伯今毛人。石上宅嗣。大伴家持等。謀誅押勝。語洩。捕而鞫之。良繼曰。吾獨謀之而已。佗人實不知也。乃除姓奪位。良繼式部卿宇合子。坐兄廣嗣事。流伊豆。遇赦還。累遷少判事。及押勝擅政。三子並爲參議。良繼恥立其下。且疾押勝所爲。欲自此變也。是歲。河内人尋來津關麻呂。坐殺母。配出羽柵戸。於是。殺母者不死矣。八年。道鏡常侍上皇。押勝寵稍衰。憤怨謀除道鏡。幽上皇。因諷上皇。自請爲都督使。統四畿内三關近江丹波

押勝謀叛

播磨等國兵事。使兵士吏番集習。又私倍其數。用太政官印下之。大外記近衞上變。上皇大駭。遣少納言山村王。收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擊。授刀少尉坂上刈田麻呂等。射殺之。敕褫押勝官爵。遣使固守三關。押勝夜帥其黨。走近江。馳使調發兵馬。時造池使淡海三船在勢多。縛其使。造東寺長官吉備眞備料押勝必走。分諸軍遮路。於是。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等。直取田原道先馳。火勢多橋。押勝望見駭懼。轉走高島郡。以藤原藏下麻呂爲討賊將軍。追擊之。詔北陸道諸國。令不得承用押勝所鈐太政官印。衞門少尉伊多智等。乘驛越前。斬守辛加知。押勝未知之。

押勝伏誅

立鹽燒爲主。眞先朝獦。皆爲三品。遣精兵入愛智關。授刀物部廣成拒而却之。押勝進退失據。乘船赴鹽津。遇暴風。殆覆。乃更取山道。指愛發。伊多智等拒之。押勝又還至高島郡。遇佐伯三野。大野眞本與之戰。從午及申。勝敗未決。會藏下麻呂將兵奄至。三野等兵又振。押勝乘船逃。官軍水陸並進。押勝阻勝野鬼江。盡銳拒戰。官軍奮擊。賊潰。押勝獨携妻子逃。石村石楯追而斬押勝。并妻子從兵三十四人。傳首京師。餘黨悉平。斬鹽燒等。復押勝所改官名。召還豐成。復良繼姓。押勝黨當斬者三百七十餘人。尼法均固請宥之。上皇遂減死處流。法均和氣清麻呂姉也。亂既

出家天子　出家大臣

平。民苦飢疫。往往棄子。法均遣人收養。得八十三兒。皆賜姓葛木。以法均嘗適葛木戸主也。上皇敕曰。朕見道鏡禪師所行至清至淨。繼隆佛法。擁護帝祚。今朕雖剃髮着袈裟。不得不聽朝政。佛典言國王在位時受持菩薩淨戒。可知出家之形不妨政治矣。朕旣爲出家天子。宜置出家大臣。朕以道鏡爲大臣禪師。職分封戸。一准大臣。初。帝因押勝得立。及押勝謀反。上皇疑帝黨之。遂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衞督山村王。外衞大將百濟敬福等。圍中宮院。侍衞奔散。帝不及衣履。使者促之。乃與母家數人。步至圖書寮西北。山村王宣詔。廢爲淡路公。帝在位六年。用天平寶字

官物調庸等類、任其所用、但出擧官稻、一依常例、

之號、於是取路人鞍馬、給之、令藤原藏下麻呂衛送、配所、幽之一院、以船親王通書、押勝流之隱岐、以池田親王多聚馬、流之土佐、佐伯助為淡路守、監淡路公、以藏下麻呂為近衛大將、詔禁人臣家私貯兵器、

天平神護元年、

上皇重祚、是為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救淡路守佐伯助、風聞國中流人稍致逃亡、朕簡汝往、監其動靜、必須早奏、又聞諸人詐稱商賈、多向本國、國司不察、遂至為群、自今一切禁斷、淡路公不勝幽憤、踰垣而逃、佐伯助率兵邀之、明日公薨於院中、是歲秋殺兵部卿和氣王、王舍人親王孫、以帝無嗣、頗懷窺窬、數召善巫鬼紀益女、寵之、參議粟田道麻呂兵部大

淳仁帝崩于淡路、

殺和氣王、

輔大津大浦等屢飲其宅、道麻呂一日與和氣密語、還佩刀觸門屏折、和氣遺以裝刀、於是衆心驚疑、頗泄其事、和氣即夜逃亡、帝捕而流伊豆、路絞殺之、又絞益女、流道麻呂於飛驒、以其怨家上道斐太都為守、斐太都幽道麻呂夫婦、尋皆死、其他黨與皆流竄、閏月、以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令留守百官拜賀、道鏡尋永手為左大臣、吉備真備為右大臣、山階寺僧基真狂妄無常、造毘沙門像、密置小珠數顆於前、稱為現佛舍利、道鏡奪以為己瑞、諷帝赦天下、尋授道鏡法王位、授基真法參議、授基真師圓興法臣位、加文武百官六位已下、及內外有位、各階一級、以表舍

道鏡太政大臣禪師、

帝迎舍利於山階寺、實之法華寺、拜賀、氏有官職者、二百人轉階、蓋別前後服、

利靈異、法王月料準供御、法臣準大納言、法參議準參議、自是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一擬天子、政無巨細、皆取決基真、恃勢暴橫、陵侮搢紳、道路畏避如虎、

歸紫麗奮目、唐人李元環、大唐樂、以古官己上、轉任、以道鏡為法王、道僧徒寫得舍利也、

神護景雲元年、

神護景雲元年、帝幸大學、釋奠、真備所請也、二年、陸奥請從前守百濟敬福之法、停他國鎮兵二千五百人、點加國中兵士四千人、許之、先是雄勝及桃生伊治二城成、至是充之、是歲創春日祠、三年正月、道鏡居西宮前殿、大臣已下拜賀、道鏡弟淨人起自布衣、至從二位大納言、一門叙五位者男女十人、道鏡擅權、輕興力役、多營伽藍、公私彫喪、國用不足、始運太宰府綿二十萬屯輸京庫、帝亦好奢靡、嘗營東院新

三年、

道鏡居西宮前殿、擬法皇、

殿、葺以琉璃瓦、畫以藻繢、謂之玉宮、繇此政刑日峻、殺戮妄加、天下稱冤、夏有告、故鹽燒王妃不破內親王有咒詛之事者、放之於京外、內親王帝妹也、宇佐廟祝有阿蘇麻呂者、媚道鏡、矯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帝位、天下自太平矣、道鏡聞之大喜、帝惑之、召從五位下和氣清麻呂曰、朕昨夜夢八幡神使來云、大神欲憑尼法均有告、朕答曰、法均弱質、不勝跋涉、請以清麻呂代之、汝往受神誨、臨發、道鏡召見、盛氣邀之、怵以禍福、清麻呂出遇其友路豐永、豐永嘗為道鏡師、謂清麻呂曰、子此行所係極大、道鏡登天位、吾當與子從伯夷游耳、清麻呂深然其言、曰吾生死以

和氣清麻呂使于宇佐、

清麻呂之行、果與其揣己、忠為張某之所謂論贊、略相類而道鏡成權之重、非易之、及清麻呂豈別、知亡出獨隨、為天下忘其、

身不敢曲一言、唯宇忠焉。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此之謂乎。

之還奏神語曰天日嗣必立皇緒而道鏡悖逆覬覦
神器敢萌非望者速加誅戮帝黙然文武百官在列
者悉失色汗背道鏡悔怨貶清麻呂爲因幡員外介
又追咎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
呂流於大隅法均流於備後道鏡使人追殺清麻呂
於途雷雨晦暝未即行俄而會敕使來獲免參議藤
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戸給之清麻呂延暦中卒初
又遇赦還京歷豐前及美作備前守又爲攝津大夫
請攝河之界鑿川築堤西通海民蒙其利又兼民部
大輔中宮大夫皆稱其職清麻呂素明古事撰民部
省例四十卷後世宇佐幣使每命和氣氏蓋錄大功

帝不勝視事、百餘日、唯由微吉備由利出入臥内、筆傳帝崩、後世稱前朝曰孝謙帝、稱復辟曰稱德帝、

藤家百川定策、

於無窮也冬帝幸由義宮權建肆塵於龍華寺外爲
西京四年帝在西京道鏡進淫具由此得病帝不自
由義宮疾益甚有尼六有術可治藤原百川抑而不
通帝未有儲貳道鏡日侍左右潛謀篡奪八月帝崩
於西宮帝資悍戾之性而懷淫縱之行戕嗣主尊妖
僧欲予以祖宗之天下在位前後合十六年改元曰
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神護慶雲百川欲立
天智帝孫白壁王右大臣眞備有異議百川與兄良
繼從兄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讀之曰白壁王
年長有功勞故立爲皇太子眞備黙然百川叱備儀
仗迎立白壁王差近江兵二百騎守衞朝廷王立是

光仁帝立時年六十二、

皇統復歸天智之嗣、

貶道鏡、下野藥師寺、偶用道鏡印役用治部省印、

寶龜元年、吉備眞備薨、是歲、改皇后、孝謙帝、日本之皇、

爲光仁帝初勝寶以後皇族多罹飛禍帝深自懼時
或縱酒自晦由此獲免自弘文帝崩一百年而皇統
復歸天智之胤矣道鏡留廬先帝陵下坂上苅田麻
呂告其奸謀詔曰道鏡法師挾邪賊之心爲日久矣
陵土未乾奸謀發覺惟顧先帝厚恩不忍致法任造
下野藥師寺別當即日促之上道後道鏡死於下野
以庶人禮葬之流弓削淨人父子於土左召還和氣
清麻呂及法均遣使於淡路改葬淡路公世稱廢帝
後明治復古奉諡稱淳仁帝光仁帝寶龜元年吉備
眞備罷中衛大將尋致仕至六年九月薨年八十三
眞備往唐研究經史頗有名譽歸侍孝謙帝於東宮

三年、

廢太子他戸、

百川再定策、百川不敢忘、氣終能立賢、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見死生禍福、易操者矣、

有寵後以舊恩累遷至右大臣及帝立家居以終左
大臣永手薨大中臣清麻呂爲右大臣藤原良繼爲
內大臣三年渤海來聘以表文無禮卻之是年皇后
井上內親王太子他戸有罪廢爲庶人后聖武帝女
自帝爲親王降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年方盛而
帝春秋高以故頗淫縱帝斥之后怨望百川劾其有
巫蠱事廢之并廢太子至六年廢后廢太子並卒時
中務卿山部親王有賢名百川欲嗣立之參議藤原
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稗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
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立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帝
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

五年蝦夷叛

此役駿河麻呂等言臣等計賊是狗盜鼠竊雖時有侵掠而不致大害今屬茂草之時臣恐悔無及帝以其論兵首尾異趣深責之

殿前四十餘日。帝乃許之。立爲太子。後數年。有周防國一男子。自稱他戸太子。誑惑百姓。流之伊豆。是歲定常平法。以穀貴。遣使七道。糶穀賑民。其賤糴私粟者授位。後又詔裁損諸國郡俸祿。益於京官。先是京官祿薄。不免饑寒。國司侵漁細載。歸故。衆望外任。因有此命。五年。海道蝦夷叛。焚橋塞路。侵桃生城。破其西郭。鎭兵不能支。國司遣兵援之。馳驛以聞。先是按察使兼鎭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副將軍紀廣純。在夷地。帝屢促勦之。遂覆其巢穴。降者相屬。陸奥遠山村。地甚險阻。夷俘所憑。歷代諸將。未嘗進討者。至是略平。七年。出羽發兵四千人。自雄勝進伐其西邊出

七年

九年陸奥出羽國司以下力戰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與爵

佐伯今毛人遣唐使

羽志波村。賊起。官軍進戰不利。發下總及常野騎兵。伐之。駿河麻呂尋卒。冬。又發陸奥軍三千人。伐膽澤賊。分配奥羽二國。俘囚于筑紫。翌年三月。藤原小黑麻呂爲出羽守。是日。陸奥夷俘來降者。相望於道。鎭守將軍紀廣純奏。志波村賊。蟻結肆毒。出羽軍擊之。敗而退。廷議以佐伯久良麻呂。爲鎭府權副將軍。鎭出羽。冬。與出羽賊戰。不利。多失器仗。十年。先是以佐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道病。副使小野石根與大神末足等。至長安。館待優厚。中使相屬。數日禮見於宣政殿。既而還。唐主遣中使趙寶英。押送。海上遇颶。石根寶英等皆溺。大伴繼人抱檣。漂蕩至肥後西島。副

百川薨

陸奥與夷

是歲二月陸奥言欲取船路以遺賊比年寒甚河水皆凍船不得通今賊來侵故先塞其船道待三四月雪消水溢漫

使大神末足。及大野滋野以下三船。皆無恙。初發使之時。帝賜清河書。令促東歸。未及還而終於唐。於是携其女而還。是歲參議中衞大將藤原百川薨。百川幼有器度。累歷顯要。盡心納忠。有定策功。帝委以腹心。及薨悼惜。詔贈正二位。延曆初。贈右大臣。十一年。省內外官員。除三關邊要外。量除諸國冗兵。專就農耕。是歲春。陸奥夷反。入長岡。燒民家。官軍追擊。殺傷相當。初廣純建議築覺鱉城。逼膽澤賊。至此廣純率兵防賊。部下有伊治呰麻呂者。本夷種。以事怨廣純。陽媚事之。廣純不疑。壯鹿郡大領道島大楯。每陵侮呰。呰呰蔑之。廣純之造覺鱉城。役夫多用夷俘。呰麻呂

入賊地造覺鱉城始日序道頗遠侵寇不便山賊居近伺隙來犯若不伐覺其勢更強宜造覺鱉城得衛膽澤之地兩國之利莫大於斯陸奥奏言正月廿六日賊入長岡云云

煽動爲亂。殺大楯。遂圍廣純館。殺之。介大伴眞綱逃而入多賀城。城中多蓄糧仗。民聞變。爭入保守。眞綱與掾石川淨足。潛逃。民皆散去。賊至掠財物。縱火而去。朝議遣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又以大伴眞綱。爲鎭守副將軍。安部家麻呂爲出羽鎭狄將軍。以益立兼陸奥守。京庫及諸國甲六百。送軍所。敕坂東北陸。備糒三萬斛。六月。以百濟俊哲爲鎭守副將軍。多治比宇美爲陸奥介。敕益立等曰。將軍奏書。備兵粮。進入國府。今既經一月。計日准程。佇待獻俘。夫出軍討賊。國之大事。進退動靜。宜陸續奏聞。秋。運甲一千。襖四千。下總糒六千

八月、本麻呂等[illegible]

天應元年、賜菅原姓、
光仁帝讓位于桓武帝、
延曆元年、氷上川繼謀反、

斛常陸一萬斛、輸軍兵皆限九月五日會多賀城、繼繩等頓軍不進、九月以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大使詔書切責乘機進戰、冬繼繩又奏今年不可出軍之狀、敕曰、今月聞奏、知大使遲滯、既失時宜、將軍出師久經時月、所集步騎數萬餘、數奏入賊地之期、計已深入平殄、今又言今年不可征討、何前後言之相舛也、夏言茂草、冬言乏襖、是何日而誅賊復城、今時未建子、猶進兵若今月不能入賊地、宜居多賀玉作等城、嚴加防備、兼習戰鬪、十二月征東使奏遣兵二千經鷲座楯座楯石澤大菅屋柳澤五道、斬木塞徑、浚溝設險、以斷賊之要害、敕曰、聞出羽大室塞亦是要害、宜令將軍國司視量地勢、防禦非常、至明年秋、小黑麻呂等擊叛夷平之、復所亡諸塞而凱旋、詔與民爲賊所詿誤者、給復三年、兵士從役免今年租、授小黑麻呂正三位、副將以下賞賜有差、益立坐逗遠不進、奪其位、天應元年、賜土師古人姓菅原、三月帝不豫、讓位於皇太子、尋崩、帝在位十二年、元曰寶龜天應、帝厲精自強、廢驕后、立賢明、置常平省、官汰兵選將、備糧舉動、處置有次第、可以爲後世之法也、桓武帝立、帝繼統之初、首罷內外文武員外官、但郡司軍毅不在限、在外國司未知欠倉肆漁百姓、其奸濫尤著者秩雖未滿、貶降、延曆元年因幡守氷上川繼謀

二年、出羽言、寶龜中、陸奧平鹿一郡、爲賊所略、各去本業、彫弊殊甚、內招集數民、欲給戶田、未得休息、然復三年、
帝暴遊獵、
三年、
文室與企爲副將軍、大伴廣成阿倍墨縄爲軍監、
遷都於山城長岡、

反、發覺、帝遣使召川繼、川繼潛從後門逃去、乃固守三關、令京畿七道搜捕、獲川繼於大和、將以屬先帝諒闇、減死流之伊豆、母不破內親王流於淡路、三方王及大伴家持坂上苅田麻呂坐事見貶、奪川繼鹽燒王子也、是歲以陸奧累年兵役、給復三年、詔罷造宮敕旨二省及法華鑄錢二司、以儉省財費、翌年遣使阪東諸國、民疲調發者、發倉賑給、又詔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既禁私立道場、比來所司寬縱、不曾糺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宜嚴加禁斷、犯者主典以上解見任、其餘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同罪、又禁富民及僧侶出錢財貸貧者宅地尋、又禁國司公廨田外墾私田、妨害民產、有犯以違敕論、所闢沒官冬帝幸交野放鷹遊獵、初文武帝置主鷹司、其後朝廷信佛教戒殺生、帝天姿豪邁、欲矯其弊、遂事遊獵三年、先是遣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副將軍、至是遣從三位大伴家持爲持節征東將軍、名取以南十四郡僻遠、以徵發不及機會、置多賀階上二郡、家持所請也、帝以爲遷都則勞民不若據形便定蹕、息百官黎庶、於是相山背國乙訓郡長岡村、將移與中納言藤原種繼所議也、以種繼爲造長岡宮使、帝時遊幸、近狎委政太子、而種繼信任用事、太子以佐伯今毛人爲參議、種繼曰、佐伯氏未有任此官、奏罷之、遂與太

四年
太子使人射殺種繼、
廢太子、十月、發軍功三十萬人、修築內厩、
三船卒、
能登守三國廣見、以謀告、誅、反流于佐渡、
五年
蝦夷叛
苅田麻呂卒、武藝絕倫、親甞當時者、
六年、陸奧介佐伯葛城爲鎭守將軍、

子有隙。四年、幸平城。種繼留守、督新京工役、夜照炬催作。有人自暗中射殺之。帝聞之悼惜、急還宮、敕索賊、收獲左少辨大伴繼人等數人、推鞠之、皆曰、皇太子所命。誅首惡、貶竄餘黨、辭連家持、家持死未葬、追除名。自聖武佞佛弛法、至此帝始正刑憲。遂幽太子於乙訓寺、太子絕食十餘日而不死。流之淡路、至高瀨橋而氣絕。後追謚崇道天皇、種繼贈左大臣。是歲、刑部卿淡海三船卒。三船、弘文帝玄孫、賜姓淡海、爲大學頭、爲人聰敏、涉覽羣書、善屬文、嘗定神武以來列帝謚號。五年、詔京邑草創、民未安堵、賜左右京及東西市物、尋太政官廳成、百官始就朝。先是、蝦夷屢

叛、詔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非用兵、何除民害。又敕曰、坂東諸國兵多、尫弱不堪戰鬬、即有雜色之徒浮宕之類、便弓馬堪戰鬬者、主司未嘗差點、抑何宜令坂東八國簡取散位子・郡司子弟及浮宕類身堪軍士者、隨國大小、一千已下五百已上、專習用兵之道、並備身裝。仍勒堪事國司一人、專幹勾當、如有非常、便押領奔赴、不失事機。於是遣佐伯葛城於東海道、紀楫長於東山道、簡閱軍士、將征蝦夷。是歲、坂上苅田麻呂卒。苅田、犬養之子、世以武功著、性剛毅、便弓馬、宿衞歷數朝、累官諸國守鎭守將軍。七年、敕陸奧運軍粮三萬五千餘斛於多賀城、又敕東海東山等

七年
八年
勅大學寮諸學生、年不滿二十、不得任用。
退音逗、止也。橈奴巧切、屈也。
四月、勅太宰府停鑄貢、
九月、詔曰、以寡眛、忝承寶業、肝食宵衣、情存撫育。
而至和曆屆、炎旱爲災、田疇不治、農畝多廢、雖崇儉有時、而支濟在予。今歲有失、豈於外國、且從放免、宜令蠲除、今年租。
闘苦本切、世記、佛寺佛闘以內者寡人制之、以外者將軍制之、謂此郭門之闘也。

國運糒二萬三千餘斛及鹽於陸奧、調東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限來年三月會於多賀城、以參議左大辨紀古佐美爲征東大使、詔昇殿賜節刀曰、副將軍犯死罪者禁身奏上、軍監以下據法斬決、坂東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勉之。八年春、諸國軍會多賀城、分道進濟衣川、置營三處、而未進。五月、敕責其逗撓。副將軍入間廣成等約渡河討賊、中軍後軍先濟、擊賊走之、且戰且燒、燒賊巢十四村。將與前軍合、會前軍爲賊所拒、不能濟、俄而賊來、斂中軍後軍、稍退、賊又遮斷我軍後、官軍遂敗。別將丈部善理・高田道成等五人戰死、溺死一千餘人。別將出

雲諸上等引餘衆而還。敕曰、膽澤之賊、悉集河東、宜先擊之而後謀深入。今軍少將卑、以致敗績、是則道島等之失策也。諸將以賊地遠、糧運難繼、奏欲解軍遺糧支擬非常、待時而發。敕報曰、今無寸功而罷兵、其策安在。將軍等畏憚夷虜、逗留至此、巧飾浮詞、廣成墨繩久在賊地、經攻戰、故委以重任、而安坐視成敗、鬬外之寄、豈可如此乎。秋、敕古佐美等曰、聞奏曰、膽澤蝦夷所寓宅、大兵一舉、盡遁逃、夷虜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今撿先後奏狀、斬賊首八十九級、官軍死亡千有餘人、其被創者殆將二千、夫斬賊首未滿百、官軍死傷及三千、何足相慶。又河東敗還溺死

古佐美隱匿敗衰、虛張功捷、剿足洞察情偽、而不舉黜罰之典、非馭將之道、而見寬厚之風

廢三關

十二月、中宮高野氏崩

九年

一千餘人而云、且戰且焚捜賊巢穴、還持本營、是溺死之軍奔而不論、唯濱成等軍差勝、佗道而皇張乃言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此等浮詞、何名實相反也、九月古佐美還師、納節刀、敕責問諸將逗留敗軍之狀、特旨宥古佐美墨繩減死解官、真枚以拯溺軍解官、不奪冠、冬巨勢野足為陸奧鎭守副將軍、免國民今年田租、給復二年、是歲詔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使中外隔絕、公私稽留、失通利之便、宜廢伊勢美濃越前三關、運其糧仗於國府、右大臣是公、體魁梧有威容、曉習時務、決斷如流、年六十三、九年閏三月、敕令東國造革甲二千、

孽魚列切、蘊蓄也、又妖害也

大納言藤原繼繩為右大臣

三月、皇后藤原氏崩

賞征蝦夷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

帝召見道守東人、年百二十二歲、顏如少年

十年

十三年

遷平安京

先是遣大納言藤原小黑

備糧糒十四萬斛、將征蝦夷、太政官奏、蝦夷干紀、久逋王誅、大軍遠征、餘孽未絕、方今坂東諸國久疲戎馬、強壯勞筋力、貧弱供轉輸、而富者獨免勞苦、天下誰非皇民、而勞逸殊懸、豈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邪、請敕左右京五畿七道諸國、不論土人浪人及王臣佃使、撿錄財堪造甲者、並其所蓄物數及鄉里姓名、限今年以聞、於是右大臣以下皆造甲、各有數、十年遣百濟俊哲坂上田村麻呂、藤原真鷲等於東海東山、簡閱軍士、兼撿戎具、備糗糧十二萬餘斛、田村麻呂苅田麻呂子也、十三年、相地於山背國葛野郡宇太邑、營宮城、課諸國造宮門、殷富門尾張美濃、美福門

麻呂大輔紀古佐美等于葛野宇太村、相宮地、尋以緣宮遷御東院

創比叡山中堂、是歲創平野社

田村麻呂擊蝦夷

越前、安嘉門若狹越中、偉鑒門丹波、藻壁門但馬、待賢門播磨、陽明門備前、達智門備中、備後、談天門阿波、郁芳門伊豫、帝遷新京、詔曰、此地形勝、山河襟帶、自然成城、宜改山背為山城國、士民謳歌稱曰平安、宜從之、免諸國一年租、置勸學田於越前一百二町、以勸學生、尋舉諸國武技出衆者、先是僧最澄創比叡山中堂、以稱鎭衞都鬼門、最澄嘗往唐傳台敎、遂開此山、至貞觀中、謚傳教大師、大師始此、是歲以大伴弟麻呂為征東大使、百濟俊哲多治比濱成坂上田村麻呂巨勢野足為副、尋以俊哲兼陸奧鎭守將軍、六月、田村麻呂等進擊蝦夷、斬獲頗多、燒聚落七

十五年、置蜂燧於內外、敕天下捜捕飛驒工匠逃亡者

二十年

蝦夷叛

田村麻呂討之

先是十八年、遣使畿內諸國撿田、又遣問民苦使、糺彈政迹、思明激揚、以嚴黜陟、令觀使狀、違犯者多、理須峻刑、不備後黨、去延曆十四年、前是使者巡察、尋終自新、未遂發進而還、法不欲甚、國司

十五所、翌年弟麻呂還、自討蝦夷、詔賞其功、以下加爵有差、以田村麻呂為陸奧出羽按察使、兼陸奧守、累遷征夷大將軍、二十年、蝦夷酋高麻呂及惡路王起、自達谷窟、侵暴邊境、遂西至清見關、諸國騷然、賜田村麻呂節刀討之、夷酋聞坂將軍來、畏怖引去、追至陸奧栗原郡、置營屯兵、人呼曰營岡、九月大戰神樂岡、射殺其酋、斬惡路王、逐北至閉伊村、殺獲殆盡、十月田村麻呂凱旋、以功授從三位、翌年四月、夷酋大墓等率種族五百餘人降、秋田村麻呂獻二虜於京師、而請放還、以招餘黨、廷議曰、醜虜反覆無信、奈何放之、斬於河內杉山、是歲遣田村麻呂造陸奧膽

以下宜依法斷、

二十三年

藤原葛野麻呂遣唐使、

緒嗣諫征討土木之役、

澤城。發駿河以東浮浪四千人守之。每歲運越後米。佐渡鹽於出羽雄勝城。尋築陸奧志和城。運米鹽充之。將再征蝦夷。是歲新闢函根路。以富士山燒沙石壅足柄路也。已而復舊。二十三年冬。以秋田城僻不宜五穀。加僻遠難救援。廢爲郡。徙係河邊府。是歲。發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等。留學生橘逸勢。學僧空海等從。洋中遇風。漂蕩三旬餘。至唐。葛野麻呂能書。唐人呼曰興能。逸勢空海亦工書。亦呼曰橘秀才。五筆和尚。是歲。召羣臣議政事得失。減仕丁衞士隼人歌女仕女數。免伊賀伊勢等二十一國今年庸。參議藤原緒嗣進奏。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

二十五年桓武帝崩

帝英明蓋世、撥亂已以、隆清衆夷、定鼎於圖立、以振敝天報不之議征伐蝦奧大書千載之盛、

播綿、

平城帝立、

二十五年改大同、

坂上田村麻呂爲中衛大將、四月右大

紓民力。帝納之。詔停陸奧役。廢造宮職。緒嗣百川子也。二十五年春。帝崩。在位二十五年。元曰延曆。帝初爲大學頭。精通儒經。首除聖武孝謙二朝之弊。使政歸正。又營無前之宮城。闢未收之版圖。帝精神氣力。百倍前代人主。可知也。延曆中。有一人乘小船漂着參河。以布覆背。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言語不通。不知何國人。唐人見之曰。崑崙人。後頗習國語。自謂天竺人。篋中有如草實者。謂之綿種。因試令諸國植之。我邦播綿。始此。太子立。是爲平城帝。是歲五月。改元大同。立皇弟神野爲太子。帝好學善屬文辭。聽政不懈。四方奏請告訴。皆親聽斷。公卿奏請營新宮。詔曰。

臣神王薨、中納言藤原內麻呂爲右大臣、安藤原園人爲皇太弟傅、置六道觀察使、八月、免畿內神□百姓調徭、餘七道、

藥子專寵、

比。公卿奏。日月云除。聖忌將周。國家故事。就吉之後。遷御新宮。請預營構。夫上都先帝所建。水陸所湊。道里惟均。故不憚營勞。期以永逸。棟宇相望。規摸合度。欲使後世子孫無所加益。朕忝承聖基。嗣守神器。更事興作。恐乖成規。朕爲民父母。不欲煩勞。思處舊宮禮亦宜之。卿等宜知朕意焉。始置七道觀察使。又敕諸王以下子弟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敎習。及藥子專寵。政漸非也。初桓武帝寵任藤原種繼。納其女種繼又有女曰藥子。適藤原繩主。生二女。長女入東宮。藥子因出入臥內。帝私焉。桓武帝惡而逐之。帝即位。徵爲尚侍。甚嬖之。言無不聽。竊弄威柄。權勢薰灼

二年

二月、左京人獺田生獻父流千江、直、是歲、改近衛府爲左近衛、中衛府爲右近衛府、設巡察之使、

內外。兄仲成爲右兵衞督。恃勢驕橫。陵轢朝貴。妻姨有姿色。仲成欲姦之。姨逃匿佐味親王家。仲成乃往詈辱之。是歲。敕獻采女。限四十已下十三已上。自今須使氏長者擇氏中端正者貢之。然十三已上。心思不定。非所以肅官闈。宜貢三十已上四十已下。無配偶者。蓋藥子專房之策也。二年春。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以播磨國內封戶甚多。民勞於運租。請減省之。又請。西海道吏非秩滿不聽輙入京。以紓民迎送之勞。東山道使藤原緒嗣奏。方今緣邊鎭兵三千八百歲糧五十餘萬束。加每軍興必課糧。東國杼軸空竭。請以坂東官稻充陸奧公廨。以陸奧廨留收

官庫則公私俱便並奏可詔巫覡妖言惑衆及增益
祀積習成俗虧損淳風宜一切禁斷或不懲革從詔
遠國所司故縱隣保容匿並準法科罪皇弟伊豫親
王在桓武時怙寵多別業帝立稍抑之藤原宗成因
勸謀不軌王拒之不從而未以聞其舅藤原雄友告
之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親王懼遽奏宗成勸反狀捕
宗成訊之誣親王首謀帝怒安部兄雄諫曰臣百口
保親王無他帝不聽以兵圍其第詔削爵藉并其母
藤原吉子幽之河原寺不通飲食賊雄友宗成等親
王與母並仰藥死時人冤之侍從中臣王坐考問不
服[illegible]帝加以大杖王背爛而死四年授藥子從

三位帝久不豫傳位於太弟帝在位四年元日大同
帝時安倍真直等上大同類聚方齋部廣成上古語
拾遺禁以倭漢總歷帝譜圖涉不經挾持之太弟即
位是爲嵯峨帝初帝固辭不被聽於是立上皇皇子
高岳爲皇太子年尚幼時人曰蹲居太子冬上皇遣
仲成等於平城相地造別宮尋幸平城宮未成權御
大中臣清麻呂第弘仁元年始置藏人頭以巨勢野
足藤原冬嗣爲之正月平城宮成上皇遷之藥子恒
侍帷房矯僞百端屢白上皇曰陛下未可去位而遽
去之豈非一大遺憾耶上皇稍惑之帝曉上皇意多
稱病不視事欲遂遜位遣大納言藤原園人奉神璽

弘仁元年始置藏人頭

藥子伏誅

致之上皇不受藥子矯上皇旨擬遷都平城以中納
言坂上田村麻呂藏人頭藤原冬嗣等爲造宮使人
心恂恂京師戒嚴帝遣使拒伊勢近江美濃三國故
關捕仲成繫之右兵衞府下詔暴白仲成藥子罪狀
褫藥子位遣參議藤原緒嗣告桓武帝陵上皇大怒
與藥子同輦從川口道赴伊勢諸司及宿衞兵皆從
焉左馬頭藤原真雄遮駕苦諫藤原葛野麻呂亦諫
止之皆不納大外記上毛野穎人上變帝懼曰村麻
呂爲上皇用俄拜大納言命率輕鋭邀美濃道時文
室綿麻呂坐仲成黨在獄田村麻呂奏曰綿麻呂武
藝過人屢經戰陣臣願俱行帝即出綿麻呂拜參議

遣之二人感激上途置宇治山崎兩橋與渡市津頓
兵夜遣左近衞將監紀清成等射殺仲成於禁所上
皇至大和添上郡聞官軍遮路知事不濟還宮削髮
藥子仰藥而死於是廢太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爲
皇太弟賞藤原真雄直諫授位藤原葛野麻呂與藥
子有姻以其諫爭特宥之貶上皇子阿保親王爲太
宰員外帥先是越前介阿部清繼權少掾百濟愛筌
等舉兵應上皇捕新介登美藤津遣民部少輔紀南
麻呂等鞫問減死處流自此亂平後朝廷不復用死
刑帝哀伊豫親王之冤召其子高枝入京名還藤原
雄友是歲以皇女有智子内親王爲賀茂齋禱與上

蝦夷叛、文室綿麻呂等討之

皇幹賀茂齋始此内親王好學渉經史善詩文帝後幸賀茂使左右各賦春日山莊詩内親王年甫十七探韻即作七律一首一聯云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叡感此所傳稱性又貞潔能事神後居嵯峨西莊薨於承和中二年春蝦夷復叛陸奥出羽按察使文屋綿麻呂鎭守將軍佐伯耳麻呂等從奥出羽二國兵討之三月出羽守大伴今人發勇敢俘囚三百餘人出賊不意衝雪掩襲斬其渠帥夏綿麻呂等進討賊敕曰軍監軍曹以下須簡用具奏若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決斷發陸奥海道十驛更置長有高野二驛以通常陸使告急十月綿麻呂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殺獲無算降附相屬夷地悉平具狀以聞敕以蝦夷移配諸國俘囚還本土務加教喩勿致勞擾十二月詔賞諸將功授綿麻呂從三位以下賞各有差初桓武帝患蝦夷叛服不常遣大伴弟麻呂坂上田村麻呂討平之然遺類猶逃竄山谷伺間鈔掠至是蕩滅無遺矣綿麻呂奏今官軍一舉賊無遺當廢鎭兵永安百姓而城柵器仗軍粮未得廢納伏請且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瀕河屢被水害須遷之便地請暫置二千人守之待遷訖留千人戍之餘悉解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邊寇屢動警備不絕百姓罷弊願給復三年詔

田村麻呂卒

兵以次差點輪轉役免並許之尋敕諸國務教導夷俘攝津長柄橋成是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呂卒年五十四田村麻呂爲人身長五尺八寸有膂力目如鷹隼鬚如金線平居談笑老幼親狎怒目惡視猛獸慴伏屢征邊爲首稱帝思其功詔贈從二位賜山城宇治郡地三百町爲墓地使其尸立棺中向平安城而葬之並甲冑劍弁弓箭糒鹽瘞之是後國家將有事其墓鳴動云大將出征必詣而禱焉其佩劍藏之御府田村麻呂二子廣野勇武有父風後爲陸奥守四子清野爲鎭守將軍是後坂上氏多出鎭陸奥出羽以田村麻呂勇名著聞也藤原園

三年

藤原内麻呂薨

人奏諸國郡司有勞子孫奕世相承而取藝業絕譜第物情不從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後及藝業至大又奏郡司之任既復舊制國司銓擬無賴之徒或身在京爭第抑奪請自今一依國定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將來帝納之尋詔曰諸國吏撫字無素非有飢饉疾疫禁輒請賑給三年帝幸神泉苑觀花花宴節始此是歲造長柄橋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薨内麻呂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三朝甚被信任典樞機十餘年靡有愆失初庶人他戸爲太子時性殘忍好害名流有一惡馬馭必踶齧太子令内麻呂乘之見其毀傷以爲娛

樂内麻呂乘之、惡馬低頭、執鞭迴旋、人以爲非常之器、及薨、贈左大臣、五年、賜皇子未爲親王、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姓源朝臣、貫右京、明入大學、奮勵諷誦、博覽百家、弘性寬厚、通達政體、上皇多賜經籍、後至左大臣、信兼工草隸、後又至左大臣、常招大學生有才學者爲師、兼善射、又有啓、寬、並自幼耽學、上皇屢勉勵之、皆有賢名、於是賜姓、九年、詔正朝會之禮、冠服之制、咸率由唐法、是歲、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講後漢書於大學、時諸博士各自名家、互相輕侮、弟子異門、各有分爭、唯善繩謝遣門徒、恬退自守、不爲謗議所及、先是、萬多親王新撰姓氏錄成、後是藤原冬嗣弘仁格式成、朝章文學頻興、十一年、夷所配遠江駿河新羅人作亂、掠伊豆穀、入海逃、二國司不能討、發相摸武藏等兵、追擊平之、先是、因水旱減御膳、暫割臣僚祿、令五穀頗熟、復舊例、公卿表請御膳復常、十四年、太宰大貳小野岑守奏請、管内九國、民佃公營田、古者九年耕有三年之積、三十年通計十年食、誠如令之策、九國計三十年之積、三千二百餘萬、以之混合正稅、可爲永代之蓄、朝議以古法不易變、試限四年行之、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是歲、賜東寺於僧空海、曰教王護國寺、初空海還自唐、創金剛峰寺於高野、延喜中、謚弘法大師、是歲、帝將傳位皇太弟、右大臣冬嗣曰、倉廩未實、一帝奉二上皇、用度滋多、民不堪命、請待豐饒、帝不聽、御前殿、引太弟親諭曰、朕本諸公子也、初望不及此、太上天皇曲垂寵獎、超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會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遂君側羣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羣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噉、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吾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太弟避席、固辭、帝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太弟不得辭、即位、帝在位十五年、元曰弘仁、當此時、水旱風蝗、大災年有之、疫亦屢行、每詔諸國賑恤甚勤、帝幼聰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妙草隸、每與僧空海競優劣云、於是帝稱後上皇、以別於平城上皇、淳和帝立、後上皇勸以帝子恒世王爲太子、王固辭、立後上皇子正良爲皇太子、秋、後上皇幸嵯峨離宮、有司進輿衛、不受、御一馬、率數人往、自是常在嵯峨、每有大政、設空位、朝堂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羣議以奏、曰之職事、天長元年、右大臣冬嗣奏時務三條、一曰、擇良吏、臣聞、登賢委任、爲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欲崇脩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瘁、職此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

五年　嵯峨皇子皇女賜源姓、先是二年、新羅人到肥前小近島、土民與之戰、殺獲百餘人、七年、僧空海創高野山、

九年　右大臣藤原園人薨、園人純儉濟世、憂心民瘼、所建白皆足爲法、

十一年　施行弘仁格十卷、

十四年　佃者田治田也、以興福寺僧中源虎信、元興寺僧永繼等有淫行、並流於遠江、賜比叡山根本中堂曰延曆寺、割越前江沼加賀二郡、置加賀國、

嵯峨帝禪位、

淳和帝立、右大臣兼左大將冬嗣如故、五月、流甲斐賊首吉彌侯部井出麻呂等於伊豆、

天長元年　右大臣冬嗣上時務策三條、

良岑安世、

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勸諭治方政績有著加增寵爵公卿有闕隨卽擢用又反經制宜斷不爲已者須從寛恕無拘文法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巡察風俗考牧宰治否問人民疾苦所以宣風展義舉善彈違也伏望遣此使考其治否中納言良岑安世奏曰國守者古之刺史也稱職之人不可多得伏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二僚屬亦從請任之夫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立請其公廨攝國之中擇其殷阜地以一守祿并給之宜試於一國明知治否然後令兼之帝皆從之二

二年

以攝津丁南四郡隷和泉、

年敕冬嗣觀射禮簡閱六衛中者賞冬嗣尋爲左大

臣藤原緒嗣爲右大臣是夏大疫敕諸國有司親巡視給穀藥秋召大學諸生於紫宸殿講論經史五年

三年

冬嗣薨、

左大臣冬嗣薨冬嗣內麻呂子也性弘裕才兼文武置勸學院教子弟析封戶給生徒世號曰閑院大臣

冬嗣以累世名族、兼經時跡、請良吏、淸民風、順時令、以治國之大者也、施藤勸學一院之設、仁人之爲、其利博矣、中納言清原夏野請左大臣、兼之、以攝化、衛役後專惕勝化、衛役分之、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爲模範、

清原夏野奏親王未習庶務而任八省卿官事日墮請點定數國迭任守宰乃以上總常陸上野爲親王任國特稱太守是歲藤原大津爲備後守頗有聲譽民庶歌思常陸守甘南備高直坐前司事停奪務吏民感其德競遺資財先是安倍安仁爲近江大掾爲政精練名聞朝廷爲信濃介視事三年部內肅然藤原高房任美濃介高房廉明絕請託善擿姦管下有

七年

陂堤壞俗傳有神過水者死前守懼不敢修高房發夫修之民賴灌漑席田郡有妖巫聚徒爲民蠹邑吏不敢禁高房單騎行捕巫誅之高房倜儻多力慷慨不拘細謹後歷數國守所至有名七年大納言良岑安世薨乃桓武帝子少好鷹犬事射騎後讀孝經嘆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遂勉學爲名臣卒年四十六

十年

淳和帝禪位、

帝與平城嵯峨皆桓武子也、太上皇前後並存、舉世相娛、衆石互賞、則爲千古美事、云帝與嵯峨皆後、

十年帝禪位太子帝在位十一年元白天長此時新撰格式及秘府略成又令義解成初不比等作令歷年已久學者互有異同帝敕夏野等與諸儒論辨折衷爲義解至此成嘗旱祈禱無驗詔罷作役錄囚徒依皇后請也尋大雨后貞婉有禮度爲帝所重太子

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從之嵯峨之累字、則頗頑相武中世、人主所不易得者也、

仁明帝承和二年、

立是爲仁明帝緒嗣夏野爲左右大臣如故是冬始置檢非違使以文屋秋津爲別當看督長六十人隷之明日香親王薨桓武帝第七子也天資質朴嫉世好奢麗雖朝衣再三澣濯用之承和二年太宰府請置戍兵三百餘於壹岐島以備新羅緩急是歲島木史真製機弩左右旋轉四面可發召諸衛於朱雀門試之機發如神三年以參議藤原常嗣爲遣唐大

三年

藤原常嗣遣唐使、

五月、建灌頂道場於東大寺、置二十一僧修法、以鎮國家、永爲恆例、

使小野篁爲副常嗣葛野麻呂子也父子相繼聘唐篁妹子五世孫也時人並稱榮之帝選一時材藝之士從之卜部平麻呂善卜良岑長松善琴藤原貞敏善琵琶良枝清上善笛菅原梶成善醫皆當選既發

篁西道謠、五年、藤原三守爲右大臣、令畿内損減、[illegible]遣使者於大和、録官米之資、借貸困窮、至秋收贖償之、

七年、勅諸國課讀、捕盜賊、

九年

太子恒貞、恒貞表請辭[illegible]

海上遇颶、不能往、而還。後復往。常嗣奏、奪副使船。篁怒辭以親母侍養無人、作西道謠、刺之。嵯峨上皇覽之大怒、流隱岐。篁途賦謫行吟七十韻、一時傳誦。常嗣遂赴長安。禮見唐主。以六年九月、還自唐。是歲淳和上皇崩。初上皇不豫、顧命薄葬、欲不營山陵。藤原吉野奏曰、自古帝王不起山陵、所未嘗聞也。山陵猶宗廟。若無宗廟、臣子何仰。七年、召還篁。是歲左大臣緒嗣上日本後紀。九年秋、嵯峨上皇崩。先是五年、皇太子恒貞冠於紫宸殿。太子淳和上皇子。幼岐嶷、好讀書、才學日進。嵯峨上皇深奇之。勸爲太子。年甫歲淳和上皇以其幼不可主匕鬯、遣吉野致懇於帝固

曲之後、[illegible]上安辭、不以無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亦可知也、蓋識有不測之禍、欲除禍於[illegible]、仁明不聽、果至此、則仁明之不悲不明、職於太子之明矣、及相圖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知戴而太子推之、其事甚正、可謂守[illegible]不重[illegible]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illegible]

辭之。帝不聽。以小野篁・春澄善繩傅之。太子常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與日兩上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作表辭位。辭意甚切。帝不許。嵯峨上皇深加敎督。太子退謂人曰、孤願不遂。諸君將奈孤何。言畢隕涕。至是彈正尹阿保親王密上書嵯峨太后。太后召藤原良房、披書。有曰、日者春宮帶刀伴健岑來語曰、嵯峨上皇將登遐。國家必亂。請奉太子入東國。是日詔令六衛府守宮門、分遣右近衛少將藤原富士麻呂・右馬助佐伯宮成、圍健岑及橘逸勢家、捕之。令左右京職警衛街巷、遣藤原大津於宇治橋、丹墀門成於大原道、淸原秋雄於大枝道、朝野貞吉於山崎橋。藤原

則能節陰滿積、必有徵、惜哉、

多雄於淀渡守之。太子大懼、上表辭位。帝優答曰、健岑等獨爲之耳。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是日令然院松樹自折。人以爲異。既而有飛語聞。太子帝御冷然院。太子從焉。帝急遣近衛士、圍太子直曹。太子晏然、謂左右曰、吾知有此事久矣。貶大納言愛發以下二十八人、殿上雜色以下處配流者六十餘人。流健岑於隱岐、逸勢於伊豆。廢太子、置院東亭。世稱亭子親王。王自是歸佛、不近妃嬪。後及陽成帝當廢、藤原基經屬意王。率大臣勸進。王堅卻不受。至光孝帝元慶八年薨。王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逸勢既謫、其女悲泣步從。監者叱令去。

十年、左大臣緒嗣致仕、緒嗣初納封千戶、勅國用弘仁以降、上表辭、不許、至是以病固辭、

十一年

十三年、改號、内諸國號錄所在皇胤、十四年三月、有烏像爲流、日上下、自日中至黄昏、是月有群鳥、遣明藏天象飛、嘉祥元年、令七道諸國貢

女晝止夜行、遂追躡逸勢。至遠江、死。女哀慟收葬。廬其側不去。落髮爲尼、誓念苦行。行旅爲之流涕。徵文德帝時、詔許歸葬。尼負尸還京。時人稱爲孝女。皇子道康立爲儲君。右大臣源常傅之。翌年、文屋宮田麻呂謀反發覺。竄伊豆。伊豆人伴富成女以孝貞聞、旌里閭。十一年、文章博士春澄善繩・菅原是善等上書、諫狃時俗以災異歸之人鬼祟、人主失脩德禳之義。每委僧徒呪誦。近江貞主卒。時爲近江守。性溫慧好酒。聽政醉愈明。民服之。卒歲七十。善道眞貞亦卒。眞貞通公羊傳。時爲東宮學士。吉野及和氣眞綱卒。吉野兵部卿綱繼之子也。自少好學、性寬大、能容衆能、

嘉祥三年

橘太后建學館院。

事父母至性，嘗有所感，終身不復食肉。眞綱，清麻呂子也。天資敦厚，好學，仕三朝，歷内外官，嘗見繫獄不下，知爭不可得，乃歎曰：釁起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杜門，無病卒。紀名虎亦以此年卒。時有伶人尾張濱主者，齡百三十，衰老不能起居，自作長壽樂，上表請舞，帝乃御清涼殿觀之，飄袖應節，俯仰自在，宛如少壯，帝大賞賜。嘉祥三年，嵯峨太后橘氏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學館院。先是藤原冬嗣建勸學院，謂之南曹，以在大學南也。後菅原大江二氏亦建文章院，分東西曹，詞以教弟子云。太后信佛，建檀林寺，世稱檀林后。是歲帝

仁明帝崩

朝太后於冷泉院，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帝御輦之儀，帝諾之，左右咸曰：惟命是從，而可藉通，帝猶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是，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信矣。有淚下者。三月帝崩，在位十七年，元曰承和、嘉祥。帝苞羅衆藝，通覽百家，又善書，工射術，妙管絃，又諳醫術。帝崩之前年冬，親巡視京城，過獄前，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曰：囚獄司。帝憫然，因赦盡放囚徒，至春，京師諸國多盜，敕六衞及諸國司索捕。帝素有慈心，不知爲政，比太子之

文德帝立　仁壽元年

是爲文德帝。是歲立第四皇子惟仁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右大臣良房女，良房冬嗣子也。冬嗣嘗歎藤氏之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子孫由是勃興云。當帝時良臣多亡，爲太宰帥葛原親王薨，王爲人聰慧博識，莫不通曉，人甚悼之。阿保親王又薨。前左大臣緒嗣薨，緒嗣曉達政事，國之利害，知莫不言。治部少輔關雄卒，性靜退，常棲止於曦阜下，人呼爲東山學士。前侍讀南淵永河、明法博士山田春城、近江介和氣仲世、丹波權守伴成益、前近江守丘守等亦卒，皆爲當世名臣。參議宮内卿滋野貞主卒，貞主以文學稱，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擢敍，嘗上便宜十四事，又論太宰府衰弊日甚，選吏不精。參議左大辨小野篁卒，篁岑守子，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赴任，習騎

齊衡元年

射，嵯峨帝聞而惜之，乃折節爲學，文章冠絶當時。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嘗讀書下野，建私鄕置校，其藏書傳至于今。前彈正大弼藤原衞卒，衞内麻呂子，出入四朝，爲國司，爲政寬簡，民安之，爲法官，貴戚皆側目。齊衡元年秋，以右大臣良房兼左大將，大納言源信兼右大將，尋罷信右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相代之，良相良房弟也。天安元年以良房爲太政大臣，賜寶劍二佩上殿，如漢蕭何故事，信爲左大臣。信嘗因議太子廢立，有德良房者，良房弟良相爲右大臣，尋兼左大將。是歲對馬上縣郡擬主張卜部川知麻呂等率其黨三百，火守立野正岑宅，射

殺正岑太宰府發兵討捕之詔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殺守者不死矣以京師頻年多盜詔搜索之又遣六衞府人於平城捕盜復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令國司健兒守之翌年遣左近衞少將坂上當道等帥左右馬寮官人捜捕京師羣盜二年帝崩在位九年元曰仁壽齊衡天安帝留意政事性甚明察然紀綱漸容憲法頗峨官署遷除吏人廢置相繼無已帝最愛長子惟喬親王欲立爲儲貳以待太子長憚良房未決從容語源信信曰太子有罪可廢無罪不可他圖帝不懌而止親王遂隱居城北小野絕跡交歌詠自樂在原業平紀有常等時訪至唱和而已至

清和帝貞觀十五年薨年二十六

官爵

論曰天智所創立治法制度經天武持統文武至朝而大備焉其須官爵曰自一位至三位爲正從六階自四位至八位正從分上下凡二十階大少初位分上下爲四階凡三十階自一品至四品凡四階敘親王有勳等凡十二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

內文官

神祇伯太政大臣左右大臣納言參議外記左右辨納言辨是爲內文官

內武官

近衞府兵衞府衞門府近衞將有大中少三等左右馬寮兵庫寮是爲內武官

外文官

太宰府按察使府國守郡領是爲外文官

外武官

征夷將軍鎭守府將軍軍團牧是爲外武官

令外官

彈正臺左右京職伊勢齋宮寮加茂齋院司修理職勘解由使檢非違使鑄錢司左右修理宮城防鴨河造寺施藥院四使奬學淳和學館三使別當內豎所內敎坊內膳御厨子大歌所樂所七別當記錄所藏人所齋宮以下是爲令外之官

後宮官

後宮官凡十六東宮官凡十二親王官凡五院官凡六

八省

百僚之政統諸八省曰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八省之政統諸太政官位曰敘官曰任大納言大辨八卿四督彈正尹太宰帥之類係勅任

制田里

其制田里曰五戶置長五十戶爲一里每里長一人滿六十戶者割十戶立一里田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曰段一段之[illegible]獲米二

石五斗民自二十一至六十曰丁丁男一人給田二段謂之口分

租庸調

其賦三等田有租身有庸戶有調租者丁男一人米二斗二升庸者丁男一人歲役十日調者絹絲棉布及雜物隨其土宜每一丁絹八尺五寸六人成一疋布二丈六尺二人成一端孤寡鰥獨蠲調課謂之不課戶每六年撿戶籍班田而有災必蠲有飢必除

制兵賦

其制兵賦曰六衞之將轄天子親兵馬寮有頭監管貢馬兵庫寮畜武具

軍團

諸國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取其一兵以一千爲團置大毅一人少毅二人六百人以上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毅一人二百人者校尉一人一百人者旅帥一人五十人

衞士　防人　征伐之任

者隊正一人。十人爲火，五人爲伍，二伍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旅，十旅爲團。凡兵一人，充米六斗鹽二升，每一火充六馱馬。能騎射者爲騎隊，步騎每隊撰強壯者二人，分充弩手。其上番於京者一年，曰衞士。戍於邊者三年，曰防人。衞士隷近衞者六百人，隷衞門者千二百人，隷兵衞者八百人，隷撿非違使廳者不在此限。凡征行一萬人，上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千人以上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減軍曹二人，各爲一軍。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大毅以下不從約束者，皆聽其專決，置勲

十二律　八虐　六議　六贓

位十二等，以酬功勞。其器仗建兵庫藏之，諸國並有庫，出納以時，皆隷兵部。六衞之將督常握其兵，而其勢不及臨時將帥，其權不及兵部諸官。經國之制爲律十二，曰名例、衞禁、職制、戸昏、廐庫、擅興、盜賊、鬭訟、詐僞、雜律、捕亡、斷獄。刑五，曰笞、杖、徒、流、死。大罪之目八，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特議六，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贓罪六，強盜贓、枉法贓、不枉法贓、竊盜贓、主守監臨贓、坐贓。律是爲當時所擬定之大略，其詳雖不可知，其粲然爲章者可推也。歷世遵奉，雖時有沿革，至立制大體，不敢變更。後之徵于國典者，將有考于斯焉。

日本外史前記卷二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

近藤瓶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閱

垂拱記第三　上

論曰。天智中興之政。歷聖相繼修治。無敢或曠墜。至光仁桓武。厲精自強。賢臣名將。前後輩出。征伐四夷。相地遷都。宏模大略。煥然可述。如日中於天。王政之盛。極于此矣。數傳得仁明文德。浮靡爲政。賦歛滋興。祖宗勤儉之風一變。而仁明援藤原良房。傾太子恒定。又納其女東宮。朝綱漸衰。清和以齠齔臨朝。陞良房爲太政大臣。相門之權始盛。時事日非。猶日中昃也。及基經繼其父。廢陽成立光孝。天下之權。漸致偏重。大勢一變。不可復挽回也。議者或以基經廢立。比乃祖鎌足之相天智討蘇我氏。百川之援立光仁桓武。余以不爲然。夫鎌足百川。忠藎天至。國爾忘家。斷大事於一言之下。定天下於未亂之先。皆人臣分內之事。固非如基經廢已立之君。犯天下之大順也。且陽成是時年僅十七。養成德性。豈無其道乎。而基經未嘗進一苦言。薦一直臣。使之悔過自艾也。余未知其盡人臣之分否也。宇多陞基經阿衡。是以伊尹待之也。孟子論伊尹廢大甲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也。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使基經果有伊尹之志乎。伊尹繫馬千駟不顧。而基經貪權勢。至使光孝雖已立嗣。宇多朕出垂拱仰成一語。苟有人心者。沉痛所不忍聞。而基經夷然居之不疑。彼歷世天子。甘爲相家所鉗制。不復言相家陰私。此皆積漸之所令然。其爲時平讒奸。爲兼家專橫。爲道長驕奢。皆襲基經廢立之餘威。以劫制上下之所致。謂之鎌足百川忠誠遺訓。至基經而蕩然掃地可也。嗚呼宇多之擢菅原道眞。以抑諸藤之專權。禪位之日。丁寧訓戒。其用心於此亦至矣。如之何滿朝公卿。無不一爲藤原氏之耳目者。見宇多一旦不臨朝。彈冠相慶。卒之道眞貶謫。悒鬱憂死。而宇多遁釋氏。枓藪苦行。以遣鬱鬱於經梵諷誦之間。大勢至此。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後之論朝綱隆替之所由者。可無慨于此乎。

文德帝天安元年。以右大臣藤原良房。爲太政大臣。安東入朝。固辭不受。帝賜寶劍曰。公宜帶此劍。莫使蕭何獨擅美西漢矣。尋進從一位。良房冬嗣第二子也。初藤原不比等女。爲文武帝夫人。生聖武帝。聖武皇后亦不比等女。生孝謙帝。不比等孫內大臣良繼女。爲桓武帝皇后。生平城嵯峨二帝。良繼弟式部卿百川女。爲平城帝妃。嵯峨淳和二帝時。藤原氏無居后位者。冬嗣歎其衰。建南圓堂於興福寺。以祈興隆。

曠空墜落也。煥明也。煥乎其有文章。浮輕靡滅。歛取也。齠齔謂年未滿也。藎音燼。忠愛之篤。進無已也。詩大雅。王之藎臣。阿衡官名。待遇也。

駟音四。四馬一乘也。鉗音箝。以鐵有所劫束也。蕩音宕。蕩然殘盡也。悒音邑。不安也。枓藪苦行。佛氏之修行。隆昌替廢。良房爲太政大臣。安東入朝。不比等鎌足之子。

良房弱冠以選尚皇女源潔姬生明子
傅音付
文德帝崩
帝忠決頗欲論旨以比法
明帝
清和帝即位
文德惲以立不得以惟喬爲儲貳

冬嗣即不比等玄孫天長中薨子長良良房良相良門良仁良世良房風神俊拔尚嵯峨皇女生女明子入太子宮太子即文德帝故良房官爵踰兄明子生皇子惟仁先是帝有惟喬惟條惟彥三皇子而皆非藤原氏出至是惟仁生焉是年嘉祥三年也十月立爲太子大納言源信爲之傅八月帝崩在位八年元曰仁壽齊衡天安帝性明察官署吏人廢置無已天安二年冬十一月清和帝即位初文德帝以太子幼冲欲權立惟喬爲儲貳以待太子之長憚良房未決良房憂之欲使太子辭位藤原三仁通天文語良房曰懸象無變太子無憂一日帝從容語源信信曰

良房德源信德澤何以也
人臣攝政始此
安仁吏才第一
清和帝始受孝經
六籍猶謂六經
慟哭同哀過論語子哭之慟
朝野之間孝子

太子有罪耶廢之可也無罪耶奈何更建儲副帝不懌而止良房繇此深德信至是即位帝生甫九歲太政大臣良房攝政罷右大將安仁以中納言源定兼右大將安仁嘗爲國司以强濟著嵯峨上皇論吏才稱爲第一文德朝累遷大將至是定替之定信弟溫雅好音不問家事貞觀二年春天皇始受孝經制曰哲王制以孝爲基夫子之言窮性盡理孝經者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摸範也自今宜立於學官敎授此經以試業初桓武好學嘗爲大學頭天性至孝及丧光仁哀毀慟人踰年不釋服桓武之崩平城號慟不能起羣臣扶之下殿後八九日猶進粥是後朝野之間

最多
鮮音仙生魚也
戚亦哀也
禁勝也
夏井母石川氏賢女
良仁冬嗣七子也

孝子最多攝津守甘南備高直居母丧殆至滅性散位藤原吉野事父有孝父嘗索鮮肉庖人不與吉野聞而悔恨終身不復肉食散位藤原岳守丧父哀戚過禮幾於毀滅參議小野篁文章生和氣仲世皆以至孝聞仲世子貞臣丧母哀毀踰禮相模權介山田古嗣幼丧母嘗讀書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右京大夫藤原衛二歲丧母五歲始聞之哀慕慟人中務大輔清原瀧雄大納言平高棟皆丧父哀毀過禮肥後守紀夏井執母丧三年中宮大夫藤原良仁丧母哀慟歐血絕而復蘇大中臣正棟丧父殆致毀滅參議藤原良繩

良繩爲人孝謹寬裕備前守大津子
音人備中介本主子
職居二人上
出入進退有汗顏
朔旦冬至
猶行賄也史記循吏列傳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聞父病於備前欲奔赴天子不許及聞訃歐血氣絕數刻乃蘇其後母紀氏寢病良繩晝夜扶持目不交睫母尋没哀號過禮諸國之民以孝聞者亦多云以參議藤原良繼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良繼私謂人曰二賢老成吾出入汗顏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大赦加主典以上爵一級冬至實在二日太政官使移在朔以閏十月小爲大四年以元年以來震霖不止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熟世諦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豊前王奏諸王給

帝賀良房六十算

帝幸良房第觀櫻花

良房使帝觀耕田之禮

帝幸西京良相第觀櫻花

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爲額不聽輒過數奏可五月以海賊公行奪備前貢米令山陽南海二道追捕之五年夏大疫修御靈會於神泉苑祭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十月帝宴良房於内殿賀六十算賜賚皆用六數六年春帝幸良房第觀花宴飲終日召文士賦詩歌良房令山城守紀今守帥羣司百姓行耕田之禮曰欲使帝知稼穡之艱難也此春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始置介飛驒置掾冬進故筑後守道首名位首名卒已百五十年猶有褒贈可謂朝廷重良吏也三月帝幸良相第觀花閏月朔又幸良房第

伴善男火應天門

軌謂法度凡不循法度亦謂之不軌

掾目地方屬官也

善男構良相

大納言伴善男與其子右衛門佐中庸家奴紀豐城燒應天門延及棲鳳翔鸞二樓朝野大駭善男以事忤左大臣源信積成嫌隙適有飛書曰左大臣與弟中納言源融右衛門督源勤等同謀不軌善男宣言吾聞左大臣潛挾異圖果信矣乃白而薦信家人清原春瀧土師忠道日下部遠藤爲諸國掾目三人皆便弓馬名擬擢之實奪其爪牙也善男既火門樓謂良相曰左大臣實爲之良相信之急召參議藤原基經令收信基經曰公謀之太政大臣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信佛法安能斷大事基經曰大事何得不告乃往告良房駭愕不及整衣冠馳入奏曰左大臣陛

誣枉也謗也

白衣待罪

縋音膇以繩有所懸也左傳夜縋而下

毆以杖擊也

下功臣人上變安知非誣要當反覆審驗然後處之陛下必欲罪之老臣請先伏罪帝驚曰朕所未聞也乃勅參議大江音人左中辨藤原家宗等往慰諭信信方白衣坐地待罪家人見勅使至以爲被收皆號哭信既受勅獻廐馬十二匹實從四十餘人以謝帝優詔不受信閉門不敢出八月左京人備中權史生大宅鷹取告善男父子火應天門先是鷹取夜經應天門有人縋門而下覘之則善男父子及豐城也皆疾走而去鷹取驚怪行不遠顧則火作乃知善男行火而不敢泄也已而善男家奴生江恒山兒與鷹取女兒鬪恒山捽鷹取兒毆擊至死鷹取怒詰恒山恒

鷹取上變

枝梧猶枝拄也又作支吾字通

山曰我主郎大納言誰敢抗我者鷹取罵曰汝恃汝主耶汝主不死由吾閉口吾口一開汝主立斃恒山不答而逃鷹取遂上變勅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使局鞠問善男不服年名恐善男恃辯枝梧令人詐謂之曰卿子右衛門佐既首服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乃服九月廷議善男父子及紀豐城伴秋實伴清繩等並大逆當斬詔下死一等處遠流善男伊豆中庸隱岐豐城安房秋實壹岐清繩佐渡又流其黨下野守伴阿男於能登上總權少掾伴夏影於越後伴冬滿於常陸紀春道於上總伴高吉於下總紀武城於日向伴春範於薩摩

籍善男家
資貨也
禮曲禮二十曰弱冠
凡指人過失曰短
建應天門

沒入善男墾田陸田山林莊家等。在諸國者充京城道橋之資。善男得志一時。廣營財產如此。善男右中辨大伴國道第五子。爲人軀幹矮小。深目長鬚。性忍酷。有口辯。弱冠入直校書殿。爲大內記。諳練典故。當官幹理。察斷機敏。酬答如響。帝甚寵之。然器宇褊狹。好斥人短。衆咸惡之。遂自敗。後造應天門之年。源信墮馬而薨。善男亦以是歲死云。肥後守紀夏井亦連坐流土佐。夏井豐城異母兄也。憂豐城放誕。屢訶責。豐城苦之。去事善男云。夏井曾爲讚岐守。秩滿。民詣闕乞留二年。至此緣坐。肥後民遮路號哭。聲聞數十里。過讚岐。民哭聲相接。在土佐數年。丧母哀毀遂卒。

鑿音昨開也
良房再攝政
荐重也薦也臻至也
大饑
糶音調出穀也
良相薨

夏。令山陽南海諸國追捕海賊。七月。尾張請鑿廣野河復故道。美濃爭之。廷議令兩國鑿之。已而美濃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等。以步騎七百奄至。毆傷尾張郡司。射殺役夫。遂壞倉投河。運沙石塞河口。尾張國司懼輟役。八月。敕良房再攝政。良房上表固辭。勅曰。迺者災異荐臻。內外騷然。須賴公助理。罷良相左大將。以藤原氏宗代之。參議藤原常行兼右大將。九年春。大饑。盜賊公行。令近衛兵衛分番巡察。令畿內國司每鄉結保督捕。夏置常平所東西市。賤糶官米。冬。令山陽南海諸國嚴捕海賊。右大臣良相薨。帝不視事三日。贈正一位。良相前後食封二千戶。辭其半不

坂上當道布衾一條
藤原冬緒陳四事

受後又請。納五百戶以補國用。良相篤於親族。嘗割封戶。置義田。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陸奧守坂上當道卒。當道田村麻呂孫。在任境內肅然。民夷安之。沒後家無一物。所有布衾一條而已。十一年春。立貞明親王爲太子。生甫三月。母女御藤原氏中納言長良女也。六月。新羅海賊夜入博多。掠豐前貢絹綿。發兵追捕不獲。以參議藤原冬緒爲太宰大貳。陳四事曰。嚴烽燧。禁出賣馬。庸米雜米總納稅庫。不容置諸司穀倉院。停交易勾當。並從之。冬緒尋遷民部卿去。冬。大鳥集府廳及兵庫。占當有兵寇。敕以右近衛少將坂上瀧守兼太宰少貳往備之。瀧守奏博多爲

覬覦希望也下不冀望于上

輻湊緊要地。距府二驛。請移置統鎮一人。具兵械備不虞。從之。又勅西海山陰諸國修守備。明年。對馬人卜部乙屎麻呂捕鸕鷀至新羅境。被執。乙屎麻呂視其造大船。竊問之。曰將攻對馬島。乙屎麻呂脫歸告狀。因勅警備北邊諸國。太宰府奏。請新羅人潤清宣堅等寓府積年。知國家事。其他投化民內皆懷逆謀。幷遷陸奧曠漠之地。絕覬覦之念。從之。筑後史生佐伯直繼得新羅國牒上之。告太宰大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通謀。乃勅逮元利萬侶。及浪人清原常繼。中臣年麻呂等。後新羅船至對馬。放郤之。是歲肥後大風雨。人畜多死。海嘯暴溢。數百里陷爲海。十二年

善繩性周愼謹小年七聰明不以己長凌人　帝初視政　堧與壖同岸邊地

參議春澄善繩薨善繩伊勢人父爲周防大目天長中及第補文章得業生時内記闕淳和帝素重七虛此職以俟善繩累遷至今官疾病授從三位時諸博士互相短長弟子亦各立黨獨善繩恬退謝遣門徒不爲謗議所及十三年春帝御紫宸殿視事自文德廢之至是復故羣臣大喜秋大雨鴨河暴溢賜穀鹽遭害民勅禁民請河傍閑地墾田又禁占河堧近郊牧地爲田園令諸國輸貢者失放牧之便凡河旁田爲堤害者無公私皆廢先是太政大臣食封三千戸賜隨身資人及良房居職固辭不受僅食千戸夏四月勅賜三千戸准三宮給年官賜内舍人二人左右

勅賜直廬於禁中　良房薨　良房相業不多見然人德測以義何則必有可觀者與耕田禮則其輔贊之功可推而知矣　荷前例幣事見延喜式又

近衛各六人給帶仗資人三十人良房辭之不允乃受二千戸勅賜直廬於禁中十四年春右大臣藤原氏宗薨三月良房疾賜錢五十萬以充祈禳之費又賜度者八十人大赦天下八月以大納言藤原基經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九月太政大臣良房薨年六十九帝爲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諡忠仁食封資人並如生時良房攝政前後十五年帝念其舊誼傾心委任垂拱仰成子孫相繼爲攝關外戚之盛基於此及薨帝始親政事良房無子以基經爲後長良子也遺命辭食封因勅給位封國以其愛宕墓列荷前例幣之數十五年春惟喬親王薨冬以基經

後月酒例謂之術前使　阿倍貞行　俘音孚獲也　藤原保則德政

女佳珠子爲女御佳珠子姊賴子亦爲女御是月基經上表辭良房封邑帝曰卿助輿祭之費卿勿復言陸奧守阿倍貞行請停夷俘爵祿濫賞是歲番船二艘漂至薩摩甑島其人言語不通太宰府疑爲新羅人設計潛來驛奏勅放還之十六年春初帝之生也良房與僧眞雅謀竊建道場禱帝得位至是帝爲搆堂宇設會名曰貞觀寺是歲沙彌敎豐等率惡僧殺勸學院使於丹波縱火殺人勅減死一等處流備中守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先是保則爲備中權介會國中大旱百姓飢饉羣盜横行英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頗遠百姓或相殺掠或逋租逃散前守朝

鉗以鐵束頸鈦足鉗也　汙乃汚　保則信盗

野貞吉以苛酷馭下郡司有小罪皆著鉗鈦人民犯法輒捕殺之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贍窮乏課農桑於是民爭來附境内大悅戸口殷盛賦税倍入遂受租税返抄三十四年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未有也至是務撫恤人民一如備中時僚屬有貪汙者輒屏人謂之曰君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於一州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取貪穢之議僕有薄俸請給之君愼勿犯官物繇此吏民畏愛呼曰父母兩備國界有吉備津彦神國有水旱保則必禱焉一時傳言境内有爲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内益服安藝盜奪備後貢綵至備前石梨郡而

十七年下總俘囚叛

出羽夷叛

宿門主人曰此國太守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見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即給粮食賜絹付盜移備後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彼國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遣盜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十七年春冷然院火夏下總俘囚叛先是下符上總曰嚮令夷種散居防盜賊今聞夷俘猶狹野心放火掠財宜嚴加追捕至是火官寺殺略民財勅近國兵討平之冬出羽渡島荒夷反殺略秋田飽海二郡討平

在原行平爲太宰帥

之時長岡京牢獄朽敝囚人或逃逸大江音人議移獄平安改立此後無復逃逸者十八年春太宰帥在原行平奏舊漕肥前等六國穀爲對馬年糧今省十四請停漕發營壹岐水田輸之對馬止當城稅課之六國又奏肥前松浦郡庇羅佐嘉二鄉爲唐使往來樞路新羅賊亦經此入寇地居海中多奇貨採貢郡司逐聚斂請合爲一島置島守郡領任土賦貢公卿議試二年先明息耗行平阿保親王子賜姓在原夏大極殿火延燒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火數日不滅廢朝三日七月肥後獻白龜冬帝聞良房嘗寫金字大般若經勅藏圖書寮十

帝禪位

陽成帝立基經攝政

金銀裝劍曰寶劍

一月帝禪位於太子在位十九年元曰貞觀帝風儀端嚴好讀書傳鷹犬之娛未嘗留意後世言治者稱貞觀帝尤深信佛法既遜位居清和院斷辭色後落髮歷覽名山古寺還御丹波水尾山寺苦修備悉至元慶四年崩陽成帝立年僅九歲右大臣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基經攝政如良房故事基經上表辭大將帝使南淵年名白太上皇太上皇曰萬機之務不可煩以一職宜從其請但腰間無劔武備有闕特賜帶劍嚴其儀容乃出寶劍一口授年名帝即賜基經罷其大將至明年七月叙正二位賜隨身兵仗二年三月勅五畿曰校班之政爲紀爲期自天長五年以來

潤益也

出羽夷叛

膏腴上地沃也

保則春風經略

廢之五十年于今遂使無身之輩尚領田疇見役之人曾無潤益宜下知牧宰細按依實奏上若所申排虛有致隱沒科以違勅負出羽夷俘叛以左近衞將監小野春風爲鎭守將軍以右中辨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討平之初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姦吏豪戶規私利困編氓至是秋田城司良岑某徵斂萬端夷種相聚數萬攻燒其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拒戰屢敗攝政基經延保則推誠問計對曰夷種然兵死戰一可當百難與爭鋒雖坂將軍再生恐不能蕩平若敎以義方示以威信赦其窮緩其死可不血刃而服也基經欲使保則往保則曰彼獸性欲德懷之須先

佐力地切臨也、
疊音牒重也、
渠帥以不肯歸制之、
俘秋田城戰
拇據郡、特停
旧制、

威蒞之因薦春風春風時遣讒免官乃奏遣兩人勅
奥羽守吏皆受保則處分保則即發書從兼行路疊
得歸聞從者失色保則自如人以備宏時城下不和
賊者三村乃發稻倉賞給之以防賊春風由陸奥出
上津野宣恩詔春風少在邊習夷語脫甲單騎入虜
軍面諭招降豪酋數十人絜至國府保則親慰勞以
其謀斬渠帥二人首撫納餘種自渡島至津輕開風
內附乃脩城倍舊制保則初在兩備治尚寬及來出
羽以嚴治之奏復出羽庸調二年給不動穀六千餘
解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夷俘恩威大行時以良岑
無罰保則無賞識基經失政云春風後爲左衛門權

韙羽鬼切是也、
太上皇清和帝、
大江音人參酌唐禮脩定其儀天子冠禮始此、
太宰府劇、

佐兼檢非違使源光皆著禁色衣而出春風進請割
其衣論者韙之四年冬以基經爲太政大臣攝政如
故是日太上皇崩五年正月基經叙從一位退居里
第累表辭職優詔不許基經猶不視事庶務擁滯廷
議令辯大夫就直廬取決後遂爲故事六年春帝加
元服基經上表請還政不許增給職封職田資人雜
俸辭不受二月特勅任人給爵准三宮如良房故事
是歲太宰府言秩滿解任之人王臣子孫之輩結黨
群居同惡相濟請不論前司浪人令佃公營田一如
土民不從者遣七年春上總俘囚作亂盜官物殺略
人民國司討平之夏筑後掾藤原近成帥黨與圍守

押狎也、以威克兕、
前涉猶言蹈也、
逗撓常留止、
曲行避敵也、
撓顧望也、
群小蓋指小野清和正好等也、
搭步伏切擊也、
基經圖廢立、

都御酉館射殺之掠奪財物府兵追捕不能獲官令
曰虎兕出柙是誰之過豈追兵逗撓不進縱抑府司
無意詳鞫賊重致懈緩國有常刑後捕獲治罪仁和
中議減死一等處遠流於是役國司者不死矣先是
備前言海島多爲賊所據遠近被害因募勇敢之士
以扼守要害是歲源益從侍殿上被搭殺事秘無聞
焉益從嵯峨帝曾孫也帝稍長耽遊戲好馬造廐禁
中養之群小押進多行不法基經恚逐之帝不悅令
人登樹而搭殺之又嘗手刃人基經深憂之有廢立
意廢太子恆貞素有賢名基經屬意密告恆貞曰焉
有身爲沙門而登帝位者耶基經不能强一品式部

登大位、
饗音享以酒食勞人曰饗、
基經黜帝、
帝之被廢也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於府豈非天地之大變哉、

卿時康親王仁明第三子也好讀書寬厚愛人善相
者以爲有至貴之相嘗赴良房大饗饋者遺尊者雉
足遽取供親王者充之親王夷然滅燭掩跡基經適
見之深服其雅量八年二月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
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因陳推戴之意親王
固辭再三遂許之乃剋日而歸已而入宮佯奏曰臣
將命競馬請臨焉帝悅曰期何日曰後二日處分略
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紜左大臣源融曰求宗室之
胄融等尚在基經曰未有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也
參議藤原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
處分者斬議乃定八年二月基經誘帝至陽成院奏

闕音缺失也過也　渤海使至　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島田接伴之　道真幼善詩裴頲稱其詩爲近白居易體　鴻音洪大也　循音旬循行郡國問民疾苦

曰陛下狂虐君德有闕臣等爲社稷計遷乘輿於此帝聞而大驚叫號悲悔不止親王公卿奉神璽鏡劍於時康親王帝遂老陽成院帝時渤海使裴頲等至朝廷聞頲善文辭使菅原道真島田忠臣接伴道真等乃與頲唱酬先是渤海數遣諸生於唐入大學習識古今制度一時稱爲海東盛國至寛平七年頲再覲云道真參議是善子是善以文學著嘗與基經撰文德實錄同時有大江音人所著有群書要覽帝範又有南淵年名世稱鴻儒都良香詩賦妙感鬼神皆卒于元慶中有加賀介小野葛絃時稱循吏刑部卿兼近江守忠貞王粗通五經歷任諸國司威惠并行

光孝帝立帝有志於正軌度擧興而以勝事爲基經拾掇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則德惜哉　諮音資與咨同謀也問也

王賀陽親王子也與橘良基齊名聲譽爲宗室最而吏治以藤原保則爲最光孝天皇即位帝御東宮基經帥百官解劍而入兵部卿本康親王左大臣源融猶佩劍近侍見基經大驚解劍即時勅賜三人帶劍夏五月勅聽基經乘輦入宮是月勅諸道博士議奏太政大臣職掌基經請解職六月特勅諸務必先諮稟太政大臣然後奏仁和元年春勅以攝津爲奈野爲基經遊獵地冬十二月壽基經五十算賜宴內殿絲竹間奏通宵歡飲爲度僧五十人藤原佐世爲大學頭佐世初爲基經家司薦令與大學生對策都良香謂人曰藤氏何求不得乃又如此使吾曹何處生

下橘良基獄　闕許激切諍小雅兄弟鬩于牆傳鬩很也　賻音附以財助喪也　授官之符曰告身　鏤音漏彫刻也

活佐世遂及第爲得業生至此累遷至左少辨兼大學頭下信濃守橘良基獄良基治績爲當時最其民有與怨家相鬩者詣太政官訴之官遣使訊諭怨家良基命收訴者官符譴責不服乃召之推斷未竟卒良基歷任五國守其罷還不載資財其子嘗問治民術對曰百術不如一清及卒家無餘儲在原行平賻絹布纔得葬二年正月帝召基經長子時平行冠禮於仁壽殿手自加冠冠巾皆賜服御之物即日授正五位下勅參議橘廣相作告身親書黃紙賜之令公卿大夫就基經直廬稱賀宴飲基經獻酒食及衣服陳仁壽殿東庭供御器皿鏤飾金銀煌耀奪目先是

襲音習重衣也　帝不豫基經受顧命

帝使貞數親王及四位已上子習舞是日進奏終夜樂飲賜時平御衣一襲帝嘗納仲野親王女生定省任侍從時稱王侍從五月以肥後攝津豐後甲斐四國守經年不赴任勅降位一階奪其告身初朝廷待國司甚厚食祿饒裕由此庶僚咸望外任至是朝綱稍弛凶黨肆害國司畏避不欲赴任郡國始多事矣三年八月帝不豫帝多子憚基經未言所立基經入臥內奏曰陛下萬歲之後神器將付阿誰帝曰唯公所擇基經曰以臣所見其王侍從乎帝大喜召定省右執其手左執基經手泣曰大臣勳勞莫大汝愼勿忘基經率百官上表以定省爲親王尋爲皇太子是

光孝帝崩。宇多帝立。

日帝崩。宇多帝立。手詔宣遺勅。褒基經夾輔之功。冬十月。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關白始於此。基經上表乞歸政。不許。閏十一月。詔曰。卿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卿任。左大辨廣相所草也。時疑阿衡之任。衆議紛然。藤原佐世。謂基經曰。阿衡無典職。何得關白庶務。遂不示官奏。基經曰。吾閑人而已。命放廐馬。事聞。帝令諸博士議阿衡事。中原月雄・善淵愛成等。皆言。阿衡三公也。坐而論道。其明年夏。基經奏曰。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至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臣伏奉去年十月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上表辭謝。不敢當。又奉同年

閏十一月勅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臣未知阿衡之任。持疑久矣。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議云。阿衡無典職。以其無典職。知阿衡之爲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於無分職。則合臣素志。伏請早勅執奏之官。莫令萬機壅滯。於是紀長谷雄・三善清行。與佐世論官制沿革。曰。殷阿衡即周三公。三公無典職。經史有明文。奚疑。帝令廣相・佐世・月雄廷議。左大臣源融判之。融依違不能斷。適盛暑。帝頗倦。公卿憚基經。皆稱病罷去。時機務久滯。帝遣融就基經。第依前詔而行機務。基經曰。阿衡職掌。其議未決。臣不能奉明詔。融還奏。帝不懌。融請改後詔文。不然恐有不測之事。帝不得已。遂宣詔曰。太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遠超伊霍。故去年下詔。關白萬機。廣相草詔。失朕本意。遂令大臣持疑。不肯視事。自今以後。應奏應下。皆必先諮稟太政大臣。朕將垂拱而仰成。

帝將垂拱仰成。

菅原道眞亦贈書解喩基經。基經奉詔。十月。以基經女溫子爲女御。寛平三年正月。太政大臣基經薨。初基經疾。帝將臨視。基經固辭。辭關白。許之。賜度者[illegible]。因以禳之。薨年五十六。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越前公。謚昭宣。世稱堀河大臣。食封資人。並如生時。置守家一戸。列荷前例幣之數。基經在職。縝密畏愼。無驕所稱。擁立二帝。威福是賴。及薨。帝始親政事。自此不

基經薨。

復置攝政關白。醍醐・村上二帝亦不置之。皆本帝意云。基經有四子。時平・仲平・兼平・忠平。時平驕貴不遵法度。伯父國經妻在原氏有姿色。時平欲奪之。過其家宴飲。其妻隔簾而座。時平故屢顧之。酒酣。謂國經曰。僕既來飮。何以相酬。國經大醉。戲指其妻曰。請以此酬。時平即時載歸。國經大悔。帝聞之。置而不問。是歲二月。召讃岐守菅原道眞。爲藏人頭。道眞上狀辭。不聽。道眞尋撰類聚國史。三月。以大納言良世爲右大臣。兼左大將如故。召太宰大貳藤原保則爲左大辨。先是。保則在朝不得意。曰。吾老矣。宜須修冥資。聞讃岐多紙。請爲讃岐守。曰。吾欲寫佛敎。其州民多學

府而光敏好耕以金制勝書或不多見爲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開懷取來如遂充國之尉先零趙懷附韓範先計後戰而致績將略有大過人者況兼知人之鑒眞一代之偉人矣

法律健訟自保則來人重廉恥及除太宰大貳鎮西多盜吏不能禁保則知其由飢寒賑給慰撫政尚清簡乃無盜西陲賴安帝聞而召之尋任參議兼民部卿踰年卒年七十一保則天性廉潔以身化物又有鑒識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爲掾保則曰必當爲天下循吏又在讚岐菅原道眞代爲守保則竊語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皆如言五年春罷左大將良世以源能有代之中納言藤原時平兼右大將夏立敦仁親王爲皇太子藤原高藤女所生也帝重道眞才學立儲貳獨與道眞議六年八月以道眞爲遣唐大使報唐

唐亂不假聘實入許糊唐使

且戰且耕防邊良圖

新羅寇邊甚友戰克之獲大將三人副將十一人卒三百人捷疾業切當獲待也

使來聘也聞唐亂不果行遂用道眞議罷使不通九月新羅海賊率船四十五艘寇對馬筑前守文屋善友奮戰大破之先是西邊數有警令太宰府曰勿以兵故令農夫失時且戰且耕至此府驛奏寇至尋捷報至七年二月定置左右撿非使廳勅菅原道眞錄囚徒帝患多滯獄故有此令道眞每日聽斷無少遲緩多所平反帝又申禁王臣家出舉私物貸民求利犯者沒物科罪是年左大臣源融薨融嵯峨皇子嘗造別業于宇治嵯峨及東六條河原窮極詭麗稱河原左大臣以藤原良世爲左大臣源能有爲右大臣兼太子傅如故良世尋致仕能有踰年薨廢二條大

醍醐九切左傳文十八年醜類惡物注醜亦惡也

詔曰慶雲勿爲慶賀

時平左大將

道眞右大將

后藤原氏流僧善祐於伊豆以有醜聲也八年冬太宰府奏慶雲見公卿表賀詔曰朕卽位九載水旱癘疫兵興盜起君臣一體也朕恥卿等亦可恥勿爲虛賀又勅服御常膳既減省舊四分一庶擧塵露之積以成禮節之和豈圖水旱相仍諸國闕調百官乏俸不怨天不責人朕自取之重減三分一省年料雜物之半其餘用度中分以折既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告中外知朕意焉是歲道眞女爲女御時平女爲掌侍九年六月時平爲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道眞爲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光爲權大納言定爲三員帝常好佛乘欲遜位道眞極陳不可尋

宇多帝遺誡

帝遺誡一篇可謂百王龜鑑而其最號構軌于帝密教之分爲二派推帝爲祖佛教之盛後以加焉其爲害亦深矣

帝禪位

又諭前志道眞遂贊成之已而外議紛紜事殆寢道眞奏曰大事不再擧事留則變生帝然之七月自著書歷擧古今得失臣士賢否誡新主其略曰明賞罰勿用愛憎愼喜怒勿形諸色乍勿聽婦言勿近小人詢治於有識求道於六籍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雖少諳政事初頗聞內行不謹屢加激厲可資輔導右大將菅原道眞當今鴻儒深通政理直言不忌朕立儲貳獨與之議定且將讓位未果朝臣曰事留變生遂使朕意如金石則不唯朕之忠臣乃新君之功臣其敬重之季長達典故長谷雄涉經典並宜進用帝遂傳位太子帝在位十年改元一曰寬平讓位

醍醐帝立、寬平五年立爲太子、至此即位。
時平左大臣、道真右大臣。
峻音浚、高也。
時平笑癖。

後御朱雀院。削髮稱法皇。後造仁和寺。曰御室。太子立。是爲醍醐帝。年十三。詔時平道真。以先帝命輔帝。參決機務。道真叙正三位。尋兼中宮大夫。昌泰元年朔旦冬至。大赦天下。帝讀群書治要。紀長谷雄侍讀。二年二月。時平爲左大臣。道真爲右大臣。道真自以爲家本儒林。而居台司。衆望不厭。累表固辭。不許。道真寵眷益隆。禁中內宴。每預焉。時平年少氣銳。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道真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嘗視事。意氣峻厲。道真有憂色。有史謂道真曰。僕今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疾。見之大笑。腹不堪捧。聲達舌喉。不能已。使道真代

三善革命議。
嗜音嗜、用也。
時平、菅根等、構道真。
菅根博學、以道真薦登用。後忤道真意、御之、遂黨時平。

視事。三年。帝朝朱雀院。密與法皇議。以爲左右大臣並秉朝政。無所統一。因召道真諭曰。大政卿宜專決。道真固辭。且奏曰。旣召臣而無事。人必恠之。遂賦詩獻之。帝及法皇賜御衣。而罷。尋請罷大將。不許。是冬。文章博士三善淸行。上革命議。以爲君臣剋賊之運。宜深用意。淸行贈書道真。勸其退避。道真不從。道真本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望風采。時平常嫉之。及聞其密諭。彌不懌。時源光。藤原定國。以門望素高。愧位道真下。藤原菅根亦有憾於道真。時平與交結協力排陷。密奏道真有異圖。欲廢帝立齊世親王。親王道真女婿也。遂惑之。

宇多帝登用道真、欲以攻外戚權、而不能、道真以錄去、惜哉。
訴言愬、煩也。
謫、陟革切、罰也、譴、息也。
三代實錄。

延喜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貶右大臣菅原道真。爲太宰權帥。責以欲行廢立離閒父子。右近衛中將源善以下。緣坐貶官者多。道真憂悶不能自白。作和歌哀訴法皇。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法皇座陳外。終日竟不得入而還。道真男女二十三人。皆坐配流。於是欲禁錮放逐諸司諸生受業於菅門者。淸行致書止之曰。彼累代儒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議以寢。時平弟忠平。雅與道真善。及其貶。問遺不絕。時人多之。是歲。以故太政大臣基經第四女穩子。爲女御。時平及大外記大藏善行。上三代實錄。記天安二年。訖仁和三年。淸和陽成光

善行淸敏、決、靑衿多所成就、時多之。
道真在謫所、閉門不出、有詩云、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
國朝專尙和歌、故作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紀觀古人品藻、稱本人麻呂、才思獨步古今、而與之抗衡者、中有山邊赤人耳、遍有

孝三朝。二十年事。善行時年七十。時平會一時名士。開宴稱壽。執弟子禮。時人榮之。時平尋上延喜格。二年。賜時平封戶二千。三年二月。太宰權帥菅原道真甍於謫所。道真博學敏文詞。在配所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甍年五十七。四年。以皇子崇象。爲皇太子。後改名保明。母女御藤原氏。五年。使紀貫之等。撰古今和歌集。初平城朝有萬葉集。及嵯峨好唐詩。和歌幾廢。帝有志興廢。勅撰之。紀淑望序之曰。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甚華而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也。如賈人之著鮮衣。

時平薨

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豔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華粉大友黑主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六年鈴鹿山有盜勅之九年夏左大臣時平薨年三十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稱曰本院大臣道眞貶時平薨時有右流左死之語時平多權變帝嘗患朝臣華侈禁之不遵時平密奏故美服入朝帝佯怒曰左大臣身儉約以率百僚乃自犯朕禁時平爲惶懼者俾隨身步歸第閉門月餘時人相戒從儉十二年紀長谷雄卒長谷雄文才敏贍詔勅多出其手嘗與三善清行

利仁平下野賊

論文不合清行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有之始於汝長谷雄不與校其憤如此時諸學士多以議論相凌任誕矜傲者道眞嘗寄詩長谷雄勸以敦學化俗道眞及島田忠臣等相尋逝長谷雄歎曰延喜以後無復知我者是年下野國高座郡賊藏宗藏安等聚黨千餘人侵郡邑掠貢調勅鎭守府將軍利仁討之至則命士卒作橇時方盛夏衆不解其意夜半大雪乃襲賊營斬獲殆盡由是利仁威名大振十三年三月右大臣源光薨光有膽識不惑妖妄說然以附菅原道眞爲時議所貶十四年春帝方勵精求治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式部大輔兼大學頭三善清

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

行上意見封事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孝輕賦斂疎徵發上垂仁牧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薄法滋彰斂增役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極於天平國分二寺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後房之飾竭倍賦又費三之一貞觀中宮殿頹又復修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嘗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皇極晚年有二萬兵士神護中有一千丁者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

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照萬古興衰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興復[illegible]無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請肅祭祀祈豐穰不從備故事而已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詭紫絹爲夏衫令史生以白縑爲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富者誇逞志貧者恥不及一衣破產一饌盡貲田疇爲蕪盜賊爲滋望隨階定制至於葬喪亦然紀其僭忒自上率下源澄而流淸矣其三請修口分田此制爲收租庸調而今已奸田闕耕牧牢懷無用之籍豪富收併兼之利須令閱實班給其遺田收爲公田任國司沽或納地子以充無身之調租猶有遺[illegible]

納之不動。今略計其數、三倍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損。其四、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賢。得賢在學。今至以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鄉。望復學田、又嚴勅博士公貢擧。法專論材藝、不得受請託。其五、請減五節妓員。無襲前朝好內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括五刑輕重、決獨見讞書。乖閱實之理。望依舊皆擇明法律者、使俱議科比、詳定條章。復六員。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之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難給一季料。雖閑忙殊務、至於頒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鞫。雖事得白、威權已廢。知恥之士、誰冀爲吏。望盡拘以文法、除反逆外、不發朝使。其九、請定勘籍人數。三宮以下諸王大夫命婦資人、諸司衞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十人。國朝課丁。課奥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戢緇符。其十、請選任撿非違使。皆以撿非違使、本掌糺境內奸濫。今其民納贈勞判者爲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任。令奥羽鎭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衞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衞強暴。濫官符禁、擅貪用銅山澤、侵奪田地。吏易施治、民居得安。猶遺是等。今諸寺僧得度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逋租者、天下之民、秃首者居三之一。皆畜妻啖腥。甚者爲盜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衞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此皆部內強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衞者。望無充補、不得歸仕。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銜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西南二道舟程、自檉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今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其費。

其餘鄕、既所獻言、不更重陳。帝嘉納焉。是歲、禁奢靡服。八月、藤原忠平爲右大臣。十五年、大赦天下。免延喜十年以前七道調庸、減今年稻半。十六年、貞純親王薨。親王、清和第六子也。從妻父源能有學武事。子孫賜姓源朝臣、世爲將帥者、本於此。延長元年三月、太子薨。謚文獻。太子嘗納時平女、生慶賴王。四月、詔復故太宰權帥菅原道眞原官、贈正二位。道眞薨後、菅根時平相踵而逝。太子亦暴薨。世以爲其所祟。故有是命。左遷宣旨及外記文書、凡關道眞事者、皆焚之。以女御穩子爲皇后、立皇孫慶賴王爲皇太子。二年正月、忠平爲左大臣、藤原定方爲右大臣。定方高

貞純親王薨、

忠平左大臣、

藤子也。三年六月皇太子甍。立皇子寛明爲皇太子年甫三歳。四年定諸國上損戶法。五年延喜式成。六年使小野道風書歷代賢君名臣言行於清涼殿南廂粉壁。道風篁孫葛絃子也。八年四月渤海國使裴璆等來。先是契丹主阿保機攻滅渤海改爲東丹。命其子突欲鎮之。璆等降附至是自稱東丹國使。勅曰東丹失禮義。使者無人臣之節。宜詰責以懲將來。因卻還之。先此渤海數通使。此後遂絕。璆曾來聘。大江朝綱贈文餞之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大賞。或從渤海國人問江公既作相不。曰未。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六月

醍醐帝崩

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原清貫。右中辨平希世等震死。帝不豫。九月帝崩。遺詔薄葬。不奉謚。帝致心政治。每群臣奏對。必和辭色曰。人主形威嚴。何以得臣下盡言。嘗方寒夜。脫御衣以體凍餒之苦。世以此比仁德帝云。在位二十三年。改元曰昌泰延喜延長。帝常愛右大辨源公忠敏捷。公忠公事無滯。好放鷹。亦能飼養。或在帝前非毀之。帝曰。萬事不懈。爰及所好。同無不可。夙夜在公。亦復作得何事。

朱雀帝立

忠平攝政

朱雀帝立。帝生而弱常在深室。卽位時甫八歳。詔左大臣忠平攝政。賜隨身兵仗。基經薨後不置攝政關白者四十年。至是以帝幼沖復置焉。承平二年藤原定方薨。是歳忠平叙從一位。三年仲平爲右大臣。時平仲平忠平相繼任顯職。一門烜赫。時人謂之三平。六年忠平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仲平爲左大臣大將如故。藤原恒佐爲右大臣。是歳伊豫海賊作亂。先是紫宸殿位版上有犬矢。又大風發屋。占者皆曰。主兵革。遞下官符於東海山陽山陰等道及丹波國太宰府。令嚴兵備。至是驗。以紀淑人爲伊豫守。淑人招流亡。賑困窮。威惠並行。降渠帥三十餘人。衆二千五百。分給廢田衣食。遣就農耕。海氛盡清。淑人長谷雄子也。去年新羅亡。七年二月以文獻太子女熙子爲女御。時平外孫也。天慶二年盜射殺尾張守共理。是歳平將門反於東國。

將門伏誅

藤原純友反於南海。東南大亂。將門嘗事忠平。求爲檢非違使。忠平不許。將門憤恚。與純友約俱反。以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將門。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討純友。既而常陸掾平貞盛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等擊將門平之。忠文等途還。忠文素恪勤。嘗爲近衛司。每宿直繫寮馬於側。聞其嘶聲警眠。至受命不歸家。直發至駿河。乃還朝。議欲與褒格。實賴以其無功不可。師輔曰。是不爲無勞。何可獨遺。實賴固執不可。是歳忠平准三宮。如良房故事。以年滿六十。勅六寺誦經禱壽。四年冬忠平罷攝政爲關白。詔萬機巨細關白太政大臣。一如仁和故事。

純友伏誅、

悛音詮改也、狂躁也悖亂也逆也、

是歳以實賴女慶子爲女御實賴忠平子也四年純友伏誅先是純友潛圖犯京師密遣兵上毎夜行火坊肆都下驚擾備前介藤原子高伺得蹤跡欲詣京師奏之純友追殺之虜其妻孥并害播磨介島田惟幹朝廷下符敎喩純友授位純友不悛狂悖日甚讚岐介藤原國風來攻之反爲所敗奔于阿波純友進焚讚岐國府國風又奔于淡路聚勇悍還讚岐純友略伊豫讚岐又犯山陽地追捕使在原相安敗走純友燒周防鑄錢司土佐八多郡小野好古率源經基藤原慶幸大藏春實等討之分往播磨讚岐造戰艦二百餘艘赴日振島純友艤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

二十九

仲平薨、

未至渠帥藤原恒利來降恒利具知海陸險夷及賊之巢窟國風因爲鄕導選勇悍擊之純友軍大敗國風分兵絶陸路遣輕舟認其泊處遇風失所在純友遁至太宰府勢復振官兵敗退純友入府取累代財物焚館舍管内震慴詔藤原忠文爲征西大將軍總諸軍討之未發好古由陸路慶幸春實由海路趨筑前博多津攻之純友衆潰擒斬略盡獲船八百餘艘羸弱逃入海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子重太丸年十三殆如成人從父爲盜同時被殺七年夏實賴爲右大臣立皇弟成明爲皇太弟八年左大臣藤原仲平薨性好殖貨倉庫多於宅地稱枇把大

朱雀帝禪位、自藤原仲麻呂之反、天下不知兵革、一百、十年、及帝世、民始知兵、東西騷亂、上下偷安、政敎廢弛之所致歟、

天皇稱院、始于此、

村上帝立、帝勵精圖治、仁有群品、其必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時無甘盤傅說之臣、若有之、則其所成就、

臣實賴轉左大將大納言師輔兼右大將師輔實賴弟也九年四月帝傳位於皇太弟帝性柔仁關白忠平嘗奏外議以爲時政過寛帝曰朕聞之先帝君家先關白有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天慶帝禪位後七年崩遺詔薄葬勿置陵稱朱雀院天皇稱院始此村上帝立關白太政大臣忠平如故實賴爲左大臣師輔爲右大臣實賴師輔師尹皆有女入宮爲女御天暦三年忠平病時年七十帝賜度者五十人又勅十六寺諷誦禱之大赦天下及薨輟朝三日贈正一位封信濃公諡貞信忠平寛厚慈愛朝野悼惜忠

三十

豈特止於此哉、

相者名言、

蚤早也、

元方憂死、

平博學精通律令延喜式五十卷所撰也醍醐帝嘗召相者相左右大臣相者視時平曰智數過多視道眞曰才能過高皆非全福人忠平在下座相者指之曰福祿雙全唯有此人宇多法皇聞之以皇女傾子配之後二相竄逐蚤死忠平太政大臣二子實賴師輔爲左右大臣父子同時並列三台果如相者言帝不復置攝關四年秋立皇子憲平爲皇太子母藤原氏安子師輔女也實賴爲傳先是藤原元方女入宮爲更衣生廣平時未有繼嗣元方竊冀其爲儲貳已而女御安子生憲平尋爲東宮安子爲皇后元方大失望遂以憂死世謂冷泉帝病狂華山帝出家二條

菅文時上封事。文時號倫遠，[illegible]言事剴切，[illegible]其三，[illegible]之流亞乎。

帝失明。皆元方作祟也。七年，吳越王錢弘俶通使獻書師輔。報書曰，人臣之道，交不出境。然辭之恐謂嫌蘭契。菅文時詞也。天德元年，右少辨菅原文時上封事。其一。請禁奢侈。畧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製。官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飾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資。傳曰，上之所爲，人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餓與瘡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二。請停賣官。畧曰，量能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

紊音問，亂也。

脩。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謂之謬妄。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孝明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畧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乏。利欲之情自滅，正廉之路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畧曰，鴻臚館者，爲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

綽亦寬也，音婥。

師輔遺誡

尚配也，義與尚公主同，娶太子之女曰尚公主。

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闘筆。因茲詞人才士，心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文時，道眞之孫也。帝嘉納之。四年，右大臣師輔薨，年五十三。師輔寬綽敦雅，能容衆，雖久關，問者至則待之如初。父時賓僚多來歸焉。嘗作遺誡一篇，以敎子孫。其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友兄弟，愼威儀，敬耆老。賓客勿留門，衣冠車馬勿求華麗。在朝欲愼重，在家欲寬容。汝輩其勉旃。師輔前後三尚醍醐皇女，子伊尹、兼通、兼家爲光、公季，皆位極人臣。藤氏子孫師輔

諸子早世，人以爲菅靈之祟。顯忠最懼，每夜俳從祈免難，有驗。

村上帝崩

燼徐刃切，火餘曰燼。

最盛。皇后憫公季幼弱，取養於宮中，服食一擬皇子。人臣鞠於宮省者，自古未有也。顯忠爲右大臣。顯忠，時平子也。性尚節儉，第宅器用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時平諸子皆蚤世，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至康保二年薨，年六十八，人以爲異數。康保四年五月，帝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帝平生留意政治，嘗秋旱，帝減膳，量停諸作役，省寃獄，令諸國灌漑，先貧後富，賑恤窮民，免未進調庸。先是群臣奏請減俸祿，不許。至此減十分之一。又嘗禁中火，歷代寶器文書多亡，帝避於太政官朝所，深自警懼，索得神鏡於燼中，內侍以袖受之。因神鏡曰內侍所。

[illegible]

帝從御冷泉院。赦課丁畿內南海及東至美濃西至長門十六國。修宮。明年詔免造宮諸國半租。帝性寬恕。恩無偏私。嘗問近臣外間以朝政爲何如。對曰。稱其寬。帝喜曰。朕志也。又嘗召一老吏問曰。朕治孰與延喜。吏懼不敢對。帝頻問之。吏乃曰。賤臣何有所見。唯覺主殿寮多進松明。率分堂前生草。與前代少異耳。蓋察政務所會堂。割大藏省十分一。別納。謂政事煩劇。歲貢無餘也。帝聞之有愧色。益加意政治。論者爲其亞醍醐帝。稱延喜天曆云。帝好文學。多才藻。一日內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文時詩成。帝以爲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作固優。帝

[illegible]

冷泉帝の

強問之。文時曰。臣作實上。聖作一等。乃逃。帝益歎賞。橘直幹自訴貧困。帝初覽不懌。至後云。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朕過矣。卽日兼民部大輔。其疏小野道風所書。後禁內火。先問曰。直幹疏無恙。帝常召文士賦詩。又使諸博士選詩。道風書之。巨勢公忠畫像。又敕源順等撰和歌集。謂之後撰。帝與源延光。有魚水之遇。延光忽覺帝有疏待之色。懼不朝。俄而召見。帝曰。學生藤雅材。皆甚有文章。何不奏爲郎。延光惶懼。遽奏雅材爲郎。其愛才亦如此。帝崩之後五閱月。皇太子卽位。冷泉帝是也。母中宮安子。右大臣師輔女

[illegible]

也。后有婦德。村上帝屢問政事。所言多聽。后在弘徽殿。村上又納師尹女爲女御。置飛香舍。后性妬忌。女御以明慧新獲寵。居與后宮隣。后穴壁窺之。見其絕艷。大恚。碎土器亂擲。村上適見之。怒甚。謂后兄弟敎后爲之。因責伊尹。還家。后請宥之。不許。而起。后牽衣止之。不得已宥之。后妹登子爲村上兄重明親王室。出入宮中。村上悅之通焉。及重明薨。欲納之。而憚后。后崩踰月。乃納爲尚侍。絕寵之。至晝不出寢。欲立爲中宮。以前有子乃止。天曆之政衰焉。實賴歎曰。帝德足垂後世。而以此累之。惜哉。秋立皇弟守平爲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爲平爲嗣。以

實賴關白。

源滿仲等告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高明

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臨崩。謂實賴曰。吾欲立爲平。然卿意恐在守平也。實賴遂援立之。復關白秉機務。爲平妃父左大臣源高明大失望。是月帝立妃昌子內親王爲皇后。故終帝世。藤原氏不得正后位。然藤氏爭進其女。大納言伊尹女懷子入宮生華山帝。冬十月帝將行卽位禮。惟病不能御大極殿。實賴議始擧禮於紫宸殿。實賴爲太政大臣。高明左大臣。師尹右大臣。安和元年。藏人頭藤原兼家女爲女御。非公卿之女爲女御始此。二年三月。左馬助源滿仲。前武藏介藤原善時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貶左大臣高明爲太宰權帥。師尹爲左大臣。初帝有病

高明失勢，歎望時出怨言，則有之。竟爲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

冷泉帝禪位。

不愈皆謂帝必禪位繁延與前相摸介藤原千晴僧
蓮茂等謀奉爲平奔關東作亂滿仲亦與其謀已而
有隙於繁延與善時俱上變先是師尹欲因事擠高
明代其位故使滿仲誣奏之帝未信師尹急戒嚴諸
門遣兵圍高明第矯詔貶之流繁延於土佐千晴於
隱岐蓮茂於佐渡京師騷擾如天慶亂爲平憂懼欲
削髮以子幼不果在衡聞高明貶歎曰延喜皇胤乃
遭此變家臣相謂曰我公必陞大臣在衡大怒逐之
秋帝傳位於皇太弟遷冷泉院帝自爲儲貳患心疾
及卽位增劇繇此政歸外戚者八代至後冷泉天子
拱默仰成者百有三年朝綱大弛邊境背化皇太弟

圓融帝立，實頼攝政。

帝之御極，紀綱弛潤，而盗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暦之政，至此衰矣。

實頼薨，伊尹攝政。

立圓融帝是也村上第五子時年十一太政大臣實
頼攝政如父忠平故事立皇姪師貞爲皇太子天祿
元年在衡爲左大臣伊尹爲右大臣夏實頼病篤帝
爲大赦是日薨年七十一贈正一位追封尾張公謚
清愼實頼鍊達故典裁決如流人稱其盡心政治然
矯詔立圓融貶高明皆此人之志也伊尹攝政爲氏
長者性好豪奢嘗臨大饗日視寢殿壁色微黑戲以
陸奥紙糊之父師輔嘗遺誡子孫以節儉伊尹不能
遵守時論譏焉尋爲太政大臣聽直廬視除目左大
臣在衡薨山陰孫也初在村上朝常探知帝所讀書
每入朝車中看遇顧問占對明悉又以格勤見稱一

滲音森，滲瀝雨聲，一曰水下滴。

伊尹薨。

內大臣兼通參決庶務。

觖望猶怨望，觖缺也，不滿所望而怨。

日風雨甚衞士相謂設是在衡恐不得朝言未畢雨
衣滲瀝衝冒而至薨年七十九源兼明代爲左大臣
頼忠爲右大臣頼忠實頼子也兼明高明兄也是歲
召還高明三年冬以伊尹疾篤罷職十一月大赦天
下以伊尹疾也尋薨贈正一位追封參河公謚謙德
有七子義懷尤著以權中納言兼通爲內大臣參決
庶務兼通伊尹之弟也初村上帝時兼通請中宮手
書曰攝關有闕必以兄弟序相及中宮兼通妹安子
先崩兼通常懷其書弟兼家尚宇多皇女以故夙顯
達而兼通淹滯懷觖望帝亦待之稍薄及伊尹病篤
料其不起以中宮手書呈帝帝視之愴然因有是命

兼通罵兼家

兼通第人呼曰今內裏。

繇此兼家與兼通如水火天延元年秋以兼通女媓
子爲中宮翌年春兼通爲太政大臣尋爲關白罷右
大臣頼忠氏長者以兼通爲之兼通自中納言起選
內大臣尋爲太政大臣帝年十五不曉其專輙故得
至此貞元元年冷泉上皇女御超子有孕兼道聞兼
家有禱罵曰彼欲女生皇子已秉朝權耶已而生皇
子居貞兼通又罵曰彼將擁立外孫矣帝避禁內火
且地震出南庭周幄爲御座先是兼通造第於堀河
擬禁闕有謗者中以危法時人語曰寧拔虎口勿觸
攝政口帝遂御兼通第人呼曰今內裏二年春兼通
病上表辭職不許兼家欲納女於宮兼通怒曰我女

既爲后。彼又欲進其女。邪嫌隙滋甚。兼家居東三條。與兼通堀河第隣接。每朝貴游過兼家。兼通家人報之。兼通罵曰。彼廻媚兼家矣。人畏之多以從行其門。已病。懼兼家代己。欲援擠關於賴忠。誣奏曰。兼家女幸冷泉上皇。生子。因圖廢立。今日不黜。必有後患。帝不信。兼通又誣奏兼明有疾。策爲親王。陽尊之。實奪其權。以右大臣賴忠代之。兼明不平之。將卜居於嵯山。又爲兼通所沮。乃作菟裘賦。譏焉。秋。帝還新宮。以源雅信爲右大臣。雅信寬平皇孫。任官朝事克治不減。老吏人問其故。雅信曰。我以不才尸素宗藉世事。人情未嘗歷試。乃自散列時。每班朝位。必先人入後人

兼家不朝病者入大內。

最後除目。

退。默而習者多年。乃亦得知一二。十月。兼通疾革。兼家以爲既亡焉。將請代其職。朝服而出。兼通家人聞騶呵聲。入報曰。東三條殿來矣。兼通以爲問病。灑掃而俟。門者報道車徑過入禁門。兼通大怒。力疾而起。左右扶翼以朝。兼家方在帝前。望見驚而避之。兼通意色殊惡。白帝曰。臣今將終。願行最後除目。賴忠關白器也。臣請解職讓焉。因劾兼家躁競。褫見職。左遷治部卿。帝不能違其意。皆聽之。兼通顧公卿曰。誰欲大將者。座者相視莫敢言。藤原濟時進請。乃奏代兼家。濟時、師尹子也。兼通欲流兼家。無罪可坐。不能逞。怒而止。十一月。勅兼通准三宮。大赦天下。賜老人物。

兼通薨。賴忠太政大臣。

石清水行幸始于此。

是日薨。年五十三。輟朝三日。贈正一位。追封遠江公。謚忠義。兼家在家。怏怏不樂。作長歌。寓意泣訴於帝。賴忠憫之。屢爲請之。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朝光兼右近衞大將。朝光、兼通子也。爲帝所寵。超擢爲顯官。天元元年十月。賴忠爲太政大臣。源雅信爲左大臣。兼家爲右大臣。兼家女詮子與賴忠女遵子。並爲女御。先是兼通女立爲中宮。他女不得召。至是始得入宮。二年。帝詣石清水宮。石清水行幸始于此。是歲。中宮崩。三年四年。禁內復火。帝幸堀河第。五年三月。以女御遵子爲皇后。先是詮子生皇子懷仁於兼家第。帝欲臨視之。憚賴忠不果。兼家謂吾女必爲中

圓融帝禪位。華山帝立。

宮。至是遵子爲后。兼家失望。每廢朝參。帝屢召詮子。辭。永觀二年秋。相撲節會。帝欲令皇子懷仁觀之。召兼家。兼家稱病不朝。屢趣之。不得已入朝。帝諭之曰。朕漸厭萬機。將讓位東宮。以懷仁爲儲貳。朕念之久矣。公不知本意。輒有不平之色。凡人情多子猶愛之。況朕一子乎。兼家甚驩。八月。帝傳位皇太子。以皇子懷仁爲新帝儲貳。帝在位十五年。改元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至帝末年。紀綱益亂。盜賊橫行。放火禁內。朝士入宮爲盜。華山帝立。諱守貞。冷泉帝長子也。時年十七。關白太政大臣賴忠。左大臣源雅信。右大臣兼家。並如故。賴忠女諟子入宮爲女御。參

贊助也畫計策也

議藤原義懷左中辨藤原惟成參決機務義懷伊尹子機敏諳朝章以資望尚淺未外台司然以外舅親任惟成雅材子方正有幹略與義懷協心贊畫文章博士大江匡衡爲侍讀帝勵精圖治紀綱稍振盜賊屏息先是太宰府多私帶兵仗者聞帝即位皆解散

帝初年勵精圖治

詔求直言曰朕在東闈十餘年即位日淺粗聞前事欲圖後治頃水旱頻降民用土木浮食日多小執節儉倉廩已竭田園自荒夫國之將興上下聚啓其將廢道路以目雖澆季之俗疲極之民忘身戮力庶可扶濟人和而得天和民足而君足所謂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宜令公卿以下内外百官五位以上及秀才明經及第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莫遺微賤凡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莫得諱隱

逮音代及也

初兼家以爲外孫已儲貳已必爲關白而賴忠猶在職兼家疾之欲令帝早讓位而已秉威柄子藏人道兼性桀黠揣知其意多方爲計帝性輕佻數易所幸獨藤原爲光女忯子專寵不渝有身例出宮就其家帝不忍離强召同寢終不分娩卒帝哀毀迷亂道兼乘隙與僧嚴久謀遜位歸佛自是嬪御少進見義懷惟成深憂之至二年夏帝仍思忯子不已適見道兼所持扇有題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悚然道兼因紿曰陛下第早捨身臣將奉從帝意遂決夜潛與道兼出宮時月色方明帝猶豫道兼促曰劍璽已奉東宮事不可止已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落髮道兼復紿曰臣不告父而披剃不孝請還家辭訣拂衣而去帝始知見賣天文博士安部晴明察天象有變蒼黄入奏不及宮中始知帝不在義懷號哭聞帝在華山與惟成追躡帝既薙髮矣惟成謂義懷曰君以外戚被重寄今日何顏復列朝班義懷然之皆薙髮爲僧兼家詐遣平維敏止帝亦不及入宮警衛諸門行讓位儀帝在位三年改元曰寬和

兼家嗾帝禪位

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天壤之間其敢容乎

翳音壹蔽也掩也

蒼黄忽遽貌

一條帝立諱懷仁圓融帝子也時年甫七歲兼家攝政一如良房故事是時有冷泉圓融華山三上皇皆不關政事兼家特專政帝登祚之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間有血髑髏大驚不祥走告兼家兼家方睡不應再言如初乃跪待之兼家乃爲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悟大儀將成無可覺理相公故爲不聞乃喃遂不言而罷妖亦不徵是月立先帝弟居貞爲皇太子長於帝四歲兼家既擁立外孫又以外孫爲儲貳尋叙從一位賜食邑三千戸位在三公上以弟爲光爲右大臣秋尊所生詮子曰皇太后初中宮遵子備儀入宮弟公任從焉路過兼家東三條第公任駐馬曰此家女御何日得復如此兼

家聞而銜之。至是太后入宮。公任又從焉。新內侍自車中呼公任謂曰。素腹后今何如。公任大愧。時人以先后遵子無子。呼爲素腹后云。當時以后位相誇如此。冬。圓融法皇遊大井河。舟中勅兼家以大藏卿源時仲爲參議。衆相謂曰。今日之遊甚樂。但惜不奉天子而行官賞耳。永延元年。攝政兼家納女綏子於皇太子。後以失行出宮。是歲。兼明親王薨。親王以雄才博學聞。圓融朝爲左大臣。爲攝政兼通所忌。罷爲中務卿。陽尊實奪其權。乃營龜山莊。作菟裘賦以自遣。及帝長。好學。召兼明子伊陟。問其遺物。伊陟對曰。唯有菟裘令獻之。乃菟裘賦也。有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破。句上嘆息。自書其句。藏巾箱。帝崩後。關白道長入臥內。觀而怒。手裂之云。是歲。僧奝然還自宋。獻印本一切經。奝然東大寺僧。之宋。太宗召見。存撫甚厚。館于太平興國寺。問我皇統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日本國祚久遐。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慨嘆久之。二年春。聽兼家輦車入宮門。開宴常寧殿。賀兼家六十。夏。爲兼家奉幣六十社。兼家新造二條京極第。大宴公卿以下。東宮大進源賴光進馬三十匹。以須賓客。召河陽妓。給絹四十匹米六十石。宴集之盛。未嘗有也。兼家嘗營東三條第。擬清涼殿。其僭侈如此。

永祚元年。道隆爲內大臣。道隆兼家長子也。夏。太政大臣賴忠薨。年六十六。贈正一位。追封駿河公。謚廉義。賴忠性節儉。爲關白。常著布袴入朝。冬。以攝政兼家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攝政爲關白。正曆元年夏。兼家疾。上表辭攝政。關白如故。尋薙髮。捨二條京極第爲寺。執政薙髮始於此。賜度者一百人。大赦天下。免調庸以救其病。准三宮。增封三千戶。固辭不受。以其子道隆爲關白。尋攝政。初兼家信任左中辨藤原有國。右中辨平惟仲。每事必與之謀。目是我雙眼也。嘗竊謂二人曰。吾子誰可嗣職。有國曰。公秉權道兼之力也。惟仲對曰。嫡庶之分自定。奈何參之。兼家從之。道隆深怨有國曰。吾至此。非德選。特以嫡長而已。何足爲榮。唯以報有國爲喜耳。首奪有國父子官。秋。兼家薨。年六十二。帝服錫紵。心喪三月。初兼家設計使華山帝去位。帝遂即位。於是兼家大得志。晚年窮極奢侈。議者譏焉。道兼以有功於父。缺望居喪。無戚容。會賓客遊戲。源賴信素事道兼。乃謂我能殺關白。使吾主代之。我提劍突入。誰能禦者。兄賴光聞之。責曰。勿妄言。事之成敗。不可得知。事果得成。主人未必爲關白。冬。立女御藤原定子爲中宮。道隆女也。道隆權勢薰灼。公卿家無敢納女者。敦道親王亦納道隆女爲妃。妃有文才。而性放縱。親王延客。則褰簾觀

重信敦實親王子也、女院姉子共爲光薨、

之每會文人妃或品評其篇章或隔屏擲金敦道愧而出之二年秋攝政道隆罷内大臣爲光爲太政大臣源重信爲右大臣道兼爲内大臣藤原太后以病落髮上號曰東三條院女院稱始此三年夏太政大臣爲光薨年五十一贈正一位追封相模公謚恒德子道信至孝哀毀過禮初爲光女忯子爲華山帝女御有殊寵病卒爲光悲不自勝專歸佛乘創法住寺居之四年攝政道隆以帝稍長辭職爲關白除目官奏猶準攝政秋左大臣源雅信罷尋薨雅信宇多帝孫善和歌及蹴鞠又善音律轉喉爲新調聞者傾聽五年帝始視除目重信爲左大臣道兼右大臣伊周

道長有才名、[illegible]美也、帝試道長兄弟、

内大臣伊周道隆子也時權大納言道長有才名道長兼家季子豪邁有器局父兼家常歎美公任之爲人激勵諸子曰吾兒不能踏伊人之影諸兒自揆不如黙而不答道長獨對曰小子固不能踏影恐終踏其面而已少時嘗與兄道隆道兼侍華山帝時夜雨甚闇帝欲試三人量謂之曰誰冒此闇夜能至無人處道長曰臣可往乃分命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時已三更二兒畏縮殊甚道長從容白帝曰臣今獨往當以何爲證帝乃於巾箱中出小剪刀授之既而二兒皆股栗不得前而還少選道長徐還卽出一木桺爲證曰此是臣所削取

道長有奇表如虎度山、

大極殿南面下柱木桺也帝遣人驗之果然帝大感賞兼家之薨及葬衆遽騷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年㝡少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之無它但馬驚佚耳時源賴光在座退歎曰此人已有將帥之量道長善射御工詩歌初飯室有善相者見道長曰斯人有奇表如虎度山貴不可言後果如其言道長嘗聞左大臣源雅信女美欲娶之雅信怒曰吾女安嫁黃口兒其妻曰道長姿貌魁偉非常人也何不許之遂以女妻之長德元年道隆疾請令子伊周攝省中事許之勅文書宜旨先經關白伊周謂政事當專委我何煩關白道隆請傳關白不許惟聽隨身道隆尋薨道

道隆嗜飲、空拜大將、

隆在職多汲進妻黨時論少之性嗜飲與藤原朝光藤原濟時爲酒敵臨終曰吾不得與二子俱則生天堂亦不樂已而二人相繼薨人以爲奇朝光兼通子濟時師尹子並至大將朝光美姿儀嘗創意製透額冠後人遵用朝光初娶重明親王女生數子聞大納言源延光妻新寡醜而饒貲乃遂其室而娶之初村上帝善箏授之濟時傳其女娍子皇太子聞慕之遂納爲妃濟時悅謂必賜輦詣關白兼家言情兼家掖之拜舞而出然輦車竟不下世呼爲空拜大將蓋濟時家有紅梅與空拜音相近故人詭之云伊周在長次干預朝政革衣服制度自謂己必代父職者必我

道兼七日關白

恚恨怒也

也然以道兼資望重竊憂之令外祖高階成忠咒詛道兼道兼適病篤之曰宜遷居乃徙居藤原相如第居無幾詔爲關白尋薨年三十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在職僅七日世呼曰七日關白伊周喜以爲果得所願矣帝意亦在伊周而與論歸道長道長謂伊周當路必亂天下東三條太后道長姉也素惡伊周爲人勸帝用道長帝意不移太后大恚帝不得已從之詔内覽太政官文書尋爲右大臣伊周益憤恚先是爲光二女寡居即華山女御忯子妹也伊周私其姉華山法皇既歷遊諸州備嘗患苦後入京漸近姉女於是法皇聞其妹美屢往竊之伊周疑其與姉通以

有國報怨以德

告弟隆家隆家率惡少數人夜要法皇發矢怖之誤中御衣事喧傳京師帝雖粗知聞爲法皇慙之不驟推驗伊周又修太元法咒詛東三條太后故事非天子不得修此法事發覺帝大怒明年夏遣檢非違使圍伊周第貶爲太宰權帥隆家出雲權守伊周遷延未發會中宮有身出居伊周第帝責中宮出伊周中宮答以不在帝怒遣檢非違使入第搜索兄弟乃赴配所中宮憂憤截髮爲尼伊周道病帝聞而憫之勅安置伊周於播磨隆家於但馬秋伊周聞母病潛還京師帝聞之命檢非違使押至筑紫藤原有國時爲太宰大貳聞之曰彼先人嘗以私怨黜我我猶以爲

高麗寇太宰府

上東門院入内

辱況彼以貴戚貶竄將何以堪乃使子廣業迎之供設備至伊周大愧秋以道長爲左大臣叙正二位依祖師輔故事顯光爲右大臣顯光兼通子也女元子入宮爲女御三年中宮生皇子帝命中宮入宮中宮不敢應勅帝又促入宮罷幸如初於是伊周隆家得赦歸京是歲高麗獻書廷議不報嚴警備高麗劫掠西陲府兵擊卻之四年故關白道兼女尊子入宮道兼嘗私帝乳母藤原繁子生尊子尊子依母家道長爲助資裝從宮長保元年八月藤原中宮有身出就外舍是日道長邀在廷諸臣遊宇治御輿將出造朝者皆延移時冬道長納女彰子於宮侍女數十人妙

選一時才色奩具玩好窮極華麗帝悦曰殆令朕廢政時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彰子和歌屏風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藤原實資獨拒不作歎曰豈有官列公卿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公任身出華冑職典廷尉何阿合乃爾道長使人懇請實資峻拒不應是冬中宮生皇子敦康伊周大悦以爲必爲東宮時人亦爭媚附伊周夜往訪者甚衆帝未有嗣欲見皇子憚道長不果二年春立女御彰子爲中宮上東門院是也改故中宮定子稱皇后帝召后及皇子入宮皇子慧敏美姿貌帝深愛之使中宮母視是冬皇后崩先是后有身出就外家前但馬守平生昌家

更號皇后也

閨秀

憂鬱成疾伊周憂之將修法僧徒皆畏道長不肯應是月生皇女而崩后出寒微恭儉有恩中外哀惜后侍女有清少納言中宮侍女有紫式部和泉式部並有才名和泉式部大江雅致女多淫行紫式部越前守藤原爲時女嫁右衛門佐藤原宣孝生一女而寡著文自娛中宮召爲師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不從帝嘗雪朝坐宮中顧云香爐峰雪如何清氏默起前褰御簾想得白居易詩句也帝賞其慧而有學著有枕草紙紫氏著有源氏物語道長權勢日熾大江以言賦詩譏之有云鹿馬應迷二世情道長銜之後帝欲擢以言道長沮之曰斯人即作鹿馬惑二

東三條台崩

佐理醒日如泥

世詩者也帝乃止三年以權大納言實資兼右大將實資爲祖父實賴所子養以强敏稱冬東三條太后崩太后兼家女也其兄弟相繼爲關白朝政多取決焉崩年四十四年前參議佐理卒佐理實賴之孫不修儀則人目醒日如泥而以善書名世併兼明親王行成爲三迹各有風體寬弘二年春先是復伊周位至是班大臣下大納言上參預朝政冬禁內火帝遷東三條第尋遷一條院五年正月以伊周准大臣稱儀同三司九月中宮生皇子敦成於道長第帝臨幸奏樂盡歡召道長家人授位人無復詣伊周者伊周大失望時會流言伊周與高階明順咒詛皇子道長

以言告神謂之咒謂神加殃謂之詛詛職救反

具平以文學才藝著於當時聲譽亞于兼明匡房譽父子以文事繼業者以說王爲倘則村上帝好文之美亦可并稱焉

躓陟利切跲也

召明順讓曰皇子之生自有天助卿乃敢咒詛得無天譴耶明順憂懼數日而死六年二月僧能圓坐于咒詛事其黨與處罪有差伊周亦坐停朝參是歲具平親王薨王村上帝之子也自幼穎悟善詩賦著述甚多世與兼明親王並稱呼曰後中書王嘗學文慶滋保胤雅容多賢門時比鄴中云大江匡房嘗曰古今能繼父業者惟都在中菅原淳茂輔昭與親王而已其餘不足論七年伊周薨年三十七臨終誡子道雅及其女子曰平生欲男陟顯職女爲后妃今窮躓至此諸女愼勿誤身於人以辱我名道雅汝勿恥居下位媚附權貴曾不如爲僧之爲愈也其後道長諸

一條帝崩

帝性仁慈體民苦又事淳素

子皆極顯貴而道雅終於左京大夫十二月中宮生皇子敦良於道長第是歲道長納女妍子於皇太子宮辦備衣服器玩幾十年侈靡過中宮入內儀八年夏帝不豫傳位皇太子立皇子敦成爲新帝儲貳尋崩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寬弘初帝欲以長子敦康爲帝儲貳以其舅伊周已死弟隆家資望猶淺遲疑不決又憚道長密召中納言藤原行成問之行成亦懼曰陛下不須他慮宜立二宮不則貽患帝從之帝性慈仁嘗效延喜帝寒夜脫御衣以體民苦藤原齊信嘗欲有汲引聞帝語曰凡事須反淳素不能請而止道長日獻珍羞閒之

道長見帝手書。

三條帝立。大門之柄、既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蓋巫此非一朝一夕之事。宮雖然、猗依果何所裨哉。

不敢復進。帝嘗言。朕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天曆。心惡道長專橫不能制。及崩。道長視帝手書叢蘭欲茂秋風吹破。王事欲章讒臣亂國四句。以爲指斥己。怒而手壞之。中宮養敦康。善視之。初勸道長立之。曰我子尚幼。事未晚也。道長不聽。遂立敦成。三條帝立。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母藤原氏超子。兼家女也。即位年三十六。左大臣道長。右大臣顯光。內大臣公季。並如故。道長累世權威。加以后父。專總朝政。斷擊自如。朝廷紀綱日弛。長和元年春。立女御妍子爲中宮。稱枇杷中宮。夏立女御娀子爲皇后。娀子故大納言濟時女也。初娀子入宮有寵。生敦明。及中宮立。帝又欲

自藤通兼家擅攝錄之權、公卿莫不俛首承聽、而至道長則猶嘗未嘗有成、嚴方正、惟實資則有守、於當時既難得、況道長族屬、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帝之託爲

冊娀子爲后。憚道長不決。道長揣帝意勸之。帝曰。納言之女爲后。近古未有。奈何。道長曰。追贈濟時。何不可。帝廼追贈太政大臣。遂立爲后。實非道長意也。及冊立之日。諛佞之徒。恐補皇后宮職。悉往中宮避之。帝遣使召之。衆不應。醜詈敕使。至投瓦礫。藤原實資適有病。聞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奈何畏權勢而蔑朝命。即時力病。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入預朝會。帝深德之。時朝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唯實資獨澟然正色。無所回避。帝竊倚賴焉。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日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朕唯卿父是賴。自今事必與卿父議。

股肱腹心也。諫達此意。所謂從者右府之稱、信不虛矣。

愼勿泄焉。四年冬。勅道長行京官除目於直廬。儀準攝政。帝嚮患目疾。至是增劇。不能視朝。道長屢勸去位。帝惡之。已決意禪位。欲立敦康爲新帝儲貳。道長沮之曰。諸皇子無堪儲貳者。唯先帝第三子可。帝益憤之。遂有是命。罷內大臣公季左大將。以賴通代之。賴通。道長子也。帝謂近侍曰。朕今以除目委道長。彼所爲果不義耶。天譴在彼。朕何與焉。道長促遜位不已。帝憂憤莫如之何。欲以皇女禔子嫁賴通。以得其驩心。召道長諭旨。道長素欲之。退告賴通。賴通前已娶具平親王女。不欲尚帝女。道長曰。丈夫何止一妻。汝未有子。宜廣求繼嗣。遂强尚焉。會賴通病。辭以其

三條帝禪位。

平爲祟。絕婚。是冬。禁內復火。帝復徙枇杷第。目疾不愈。道長使醫官以寒水進金液丹。遂喪明。五年正月。帝傳位太子。在位五年。元曰長和。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 上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三下

近藤餅城　著
賴　復　閱
岡　千仞

垂拱記第三下

後一條帝立。年甫九歲。立敦明爲儲貳。長於帝十四歲。初道長請立敦良。帝不聽。遂立敦明。敦良中宮所生。道長外孫也。敦明皇后所生也。聞之不自安。告母后曰。兒若得儲位則避之。堀河第耳。帝欲以右大將實資爲東宮傅。實資以衰老不堪辭。廷臣恐東宮官屬皆辭避。右大臣藤原顯光女爲敦明妃。乃爲傅。故事立太子必傳壺切劍。至是有司稱緩。竟不傳之。人以爲不祥。攝政道長准三宮。寬仁元年。顯光爲左大臣。公季右大臣。賴通內大臣。道長罷攝政。令賴通襲職。班左右大臣上。此時太傅顯光以舅故。每事擁護太子。然在廷臣僚皆畏道長。不敢起居。及三條上皇崩。東宮僚屬至廝役皆不供職。門庭蕭然。太子不樂。召道長子能信曰。孤爲儲副。實先帝意也。然至尊方富春秋。孤以年長居儲位。長幼失序。不如退就清閑以自適也。但一旦避位。恐乏給仕。若得請院號。置受領吏。孤願足矣。卿爲孤告之。乃父能信退告道長。道長喜甚。謀之大納言源俊賢。俊賢曰。事若稽緩。安知

太后乃濟時女娍子、寬仁元年落髮、萬壽二年崩、

太子不悔。請速決計。道長卽奉上東門院。率諸子及朝官而往。騶從絡繹。見者驚怪。道長意太子必怨不平。及入見。意色愴然。略叙數語而已。道長卽使太子遜位。宮屋從而撤。嬪侍皆欷歔流涕。道長命遏絕中外。雖婦人莫得通。太子母堀河太后。疑其有變。遣侍女候之。至則被廢。輙大驚惋。悲不自勝。不知道長在座。曰。皇太子何罪。遽至此。道長憫笑。上東門院因欲立敦康。謂道長曰。宜從先帝遺旨。傳敦康。道長曰。敦康雖賢。無外戚援。卽日立敦良爲皇太弟。於是天子東宮皆道長外孫。如兼家時。尋賜廢太子號。曰小一條院。封戶仍舊。給年官年爵。受領吏。如太上皇例。敦明頗安之。時道長諸女已入宮。在家者又將候時而進。猶有第五女寬子。未有所期。道長不欲其配常人。因納之敦明。媵妾二十人。多簡公卿子女爲之。奴婢凡八十人。敦明親往成婚。燈燭晃耀。肴饌豐備。寬子留居父家。每敦明往。道長必擇廷臣侍讌。時道長諸子皆顯貴。自饋酒食。秉燭肅引。隨臣已下。悉霑醉。莫不厭其欲。謂太子不見廢。安有此光榮。敦明妃延子。失志歸家。妃父顯光憂憤。一夜鬚髮盡白。延子遂以憂卒。道長與妻倫子。同詣石清水。公卿多從。及還。渡淀川。妓船五十餘艘迎之。道長悉授纏頭。道長有二妻。一則左大臣源雅信女倫子。一則左大臣源高明

道長最物譏、上院號進其女、可謂其計至巧、

廢太子新婚、

道長二妻、

二年、道長放鷹中重内乘輿車

道長一家三后、

[illegible]

女明子。明子生賴宗能信顯信長家。倫子生賴通敎通彰子妍子威子嬉子。是冬道長爲太政大臣。倫子准三宮。道長營上東門第。課諸國司供役。及輸大石。撤民舍戶牀、豁地遏行人。令曳之。第成王公已下贈遺相屬。道長造塗金丈六佛像九軀於第中。二年道長辭太政大臣。納女威子宮。帝九歲。帝幼玩威子頤畜以爲玩戲。秋。小一條院遊葛野河。道長等從。遂至道長采地桂山莊。奏樂賦和歌。冬立威子爲中宮道長一家三后。帝與太弟並爲外孫。自古未有也。是日。百僚同集上東門第。道長作歌自頌。以月望無缺自喻。謂實資曰。子能和之乎。乃自朗吟。實資惡其僭

[illegible]

傲。誦曰。昔白居易愛元稹菊花詩。終日諷詠。不敢和秀歌不和、自古然也。因令一座詠道長歌。道長大悅。后兄敎通請納女生子。帝心悅然。畏后不肯許。后性妒忌。齡長於帝。常恐寵移。防猜甚至。諸姬不得進。道長以病薙髮。詔行非常赦。益封二千戶。道長欲創一鉅刹於京極。以居之。會病愈。賴通乃起役。令諸國司曰。寧懈公務。勿怠此役。於是役夫雲合。築山鑿池。晝夜不休。呼聲震地。諸國競輸鉅材。塡咽水陸。適道長赴東大寺受戒。見堂宇宏麗。曰吾寺當如此。乃令公卿採宮中諸司及神泉苑乾臨閣石。以充其用。天子后妃皆傚道長所爲。日夜誦經。諸國司亦相傚。識者

道長上宮太子後身、

三年、

治安元年、

[illegible]

二年、

至謂道長爲上宮太子後身。及寺成。名曰法成。是冬敦康親王薨。年二十一。王夙有令譽。爲一條帝所愛。憚道長不得爲太子。上東門院欲援立之。亦不果。門院厚資給之。又以其妃爲賴通妻妹。遇之家。纔得不乏。三年。賴通爲關白。是歲。女眞寇西海。太宰權帥隆家擊破之。治安元年。道長女嬉子入皇太子宮。以道長薙髮。爲賴通女。道長慶丈六佛畫像百六十軀於無量壽院。女小一條院妃寬子薨。先數日。顯光薨。寬子見顯光延子爲厲。至是薨。云人呼曰惡靈左府。七月。右大臣公季爲太政大臣。賴通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實資爲右大臣。二年。法成寺金堂成。帝臨慶之。太

萬壽元年、

道長外孫三天子、

皇太后皇太后中宮皆臨。此日令都鄙縱觀。河內有一僧。偶出都來觀。萬人雜沓。既而有司驅除雜隸。遵路跪開。云相公至。威儀嚴重。衆官俯伏。僧曰。美哉。令人肅敬。相公賴通也。遂進跪。父公前。唯謹。僧曰。美哉父公。尚加相公耶。俄頃警蹕皆云。天子臨幸。既而公卿唱儀。天子入御。僧曰。美哉天子。我日本第一人也。帝遂進拜堂上佛。僧曰。美哉。終無尚於我佛者。道長遂歷遊大和七大寺。至紀伊金剛峯寺。萬壽元年。建佛堂於法成寺。名曰淨瑠璃院。慶儀准御齋會。八月。皇太子妃嬉子。生皇子親仁。以産薨。皇子即後冷泉帝也。於是道長外孫凡三天子。自古未有也。四年。道

道長薨、古之大臣臨歿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瑣々焉以造寺之賞爲請其意法成寺重於德政民人可知也、

長病篤徙居法成寺道長驕肆四十餘年始喪二女遭凶事哀戚致疾詔免天下調庸大赦賑卹以救之又賜度者千人帝臨問所欲言道長奏曰自古未有寵榮如臣者臣復何言帝固問道長曰法成寺成董役者未有賞唯此爲憾帝即下勅加家司位級賜寺封五百戶供養萬僧遂薨年六十二世稱法成寺攝政又稱御堂關白帝爲服錫紵心喪三月祭祀節會多從停廢一如諒闇初道長與二兄相繼秉政時人謂之三道以比之三平而道長獨典樞機久焉勢傾朝野富過王室帝嘗使僧綱禱疾賞絹不足乃取之道長第及薨庫中積絹一萬五六千匹絲綿不可勝

三道比三平、

下　五

榮華物語紀道長驕奢、

長元二年

計廐馬一百匹外戚之富盛極矣侍女赤染衛門著書叙道長盛事曰榮華物語使讀者如目見其富貴也賴通相繼專權長元二年饗公卿於白川別業有舞樂是歲太政大臣公季薨諡仁義封甲斐公四年前上總介平忠常謀叛源賴信奉勅討平之賴信以功爲上野常陸介老不堪遠任請改守丹波不許九年帝崩是歲中宮亦崩帝在位二十年元曰寬仁治安萬壽長元帝每憚勞民及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使吾濟息肩今豈不効力中納言源顯基高明之孫也深承恩眷於是不欲復立朝削髮隱大原悲菹喜曰病至死心不亂者唯避御醫藥而逝先是藤原

四年平忠常叛、

九年後一條帝崩、

帝在位之間擧下盡稱從賊公打不得曰淸平之世及崩民感恩不イ而歸如是乎、

後朱雀帝立、

公任致仕行成卒公任善詩歌工絲竹朗詠集行于世行成善詩文妙翰墨時人稱艸聖至政事鍊熟乃二人齊名云太弟敦良立是爲後朱雀帝賴通關白庶政如故初帝在東宮納道長女嬉子生皇子親仁又納道長外孫禎子內親王生皇子尊仁長曆元年立禎子爲中宮尋改爲皇后立女御嫄子爲中宮先是關白賴通無女可納而嫄子其妻妹也養爲子納之皇子親仁爲儲貳二年中宮崩納內大臣教通女爲女御長久四年實資罷右大將通房代之賴通長子也通房尋薨寬德元年冬帝視除目見大人於屏風上自是不豫至春大漸讓位皇太子以尊仁爲新

長曆元年

嫄子敦康親王之女也、

三年

寬德元年

後朱雀帝崩、帝時外家之

下　六

帝儲貳以能信爲東宮大夫帝崩年三十七在位九年元曰長曆長久寬德初帝在東宮專好詩文逮卽位志在政事見庶官衣袖漸廣不悅密令資房啓右府實資實資曰誠如聖意臣先受罪以懲其餘人必謂臣乃以老臣亦猶如是帝從其謀令實資停朝杜門數日朝衣無敢踰制者然帝性柔順不能奪强宗之權世以爲憾焉太子立是爲後冷泉帝賴通關白庶政如故權大納言賴宗兼右大將賴宗道長第二子也永承元年右大臣實資薨實資少好學所著有小右記百餘卷性最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道長專權擧朝阿附實資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

攘、帝與其所爲亦宜矣、

後冷泉帝立、萬壽二年八月生長元五年入東宮、

永承元年右大臣實資薨、實資與道長近族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其剛正之如是乎、

信不[illegible]、

實資行狀、實資幼名大學、九參議齊敏子也、祖父實賴養爲子、其珍寶莊園咸歸焉、壽年九十、世稱後小野宮、實資初無子、養兄高遠子資高、弟懷平子資平、爲子、後生二子、曰資積、曰某、

入內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屛風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之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僧明尊自稱夢有關寺牛自稱迦葉佛往膜拜朝野翕然群詣道長亦詣實資獨不往道長嘗有邪崇實資往鬼怨憑人曰吾懼見此人病乃已嘗有人在省中暴死實資時爲侍中命出屍東陣當直士欲觀之盡聚實資俄命自西陣出迎尸者外接而去竟無一人見醜狀者性好土木承祖父家珍寶莊園咸歸而終歲修葺相繼斧斤之聲不絕殆與東大寺相比嘗落一

七

二年、帝幸行清水賀茂兩社、三年十一月、禁內火、安神鏡於松下曹司、四年、關院火、五年、冷泉院火、天喜元年、三年、毀冷泉院、運其材、造一條院、四年、康平元年、二月禁內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二年、一條院火、盡切劇、

第忽失火唯攜一笛而出餘無所顧其曠達如此是歲女御章子內親王爲中宮二年敎通爲右大臣賴宗爲內大臣皆賴通弟女御寬子爲皇后乃賴通女五年流大和守源賴親于土佐賴房于隱岐賴親嘗制興福寺僧徒不法僧徒大怒以來訴也寺藤原氏所建天喜元年帝患瘧徙賴通賀陽院第翌年春賀陽院火帝還宮又徙京極院則院又火遂徙賴通四條第四年七月彗星見東方陸奧酋長安倍賴時及子貞任反使鎭守府將軍源賴義討之後歷九年平之賴義請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不決康平二年有盜屢行火皇宮帝徙賴通三條第三年賴通罷左大臣

[illegible]、賴通爲太政大臣、五年、豐樂院火、治曆元年、三年、勅賴通曰、前太政大臣名靜、帝臣義如父母、四年、敎通爲關白、

使弟敎通代之子賴宗爲右大臣師實爲內大臣師實賴通長男也於是父子兄弟皆居相位賴通二弟能信長家姪信家妹夫源師房四人既任大納言師房具平親王長子也知賴通妹醜故娶之賴通喜薦拔翌年賴通爲太政大臣罷敎通左大將以師實兼之賴通辭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治曆元年師實爲右大臣源師房爲內大臣三年賴通請帝幸宇治山莊以賴通准三后賜年官爵如忠仁故事賴通捨莊爲寺曰平等院已而罷其關白特勅咨詢政事世稱宇治關白朝政無大小取決于此四年敎通關白庶政賴通意欲讓職其子師實啓之上東門院院以道長

八

後冷泉帝崩、我國東北獨俗、自古難馴、日本武尊武拓武立威之後、荒遐久缺、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父子、叛于陸奧、源賴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憂、然將門兼隷、亦漸于此時、此王室盛衰之樞機也、

夙志在敎通遂命之帝崩于賀陽院在位二十三年元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曆崩年四十四當帝時荒服叛亂幸雖得良將就殄滅武夫悍卒委質將家爲其臣僕者亦萠芽于此蓋非帝之失德招亂而列聖狃於苟安頽惰媮靡所致也然相家世權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至言天子者我家外孫除目者我家所掌也則天下治亂亦其家所掌也豈關帝王耶今記自冷泉至後冷泉九代百九年間之事先述上下恬嬉之狀後錄吏不奉法强黠招亂之蹟讀至此則天下治亂如與帝室相家不相關也所謂實事傳是而已讀者幸察焉

安和元年、三月有狼、自春宮坊入中職、瀧口射殺之、

天祿元年、河内前司重通家在西京、門前[illegible]、施板道路、有老翁[illegible]、[illegible]而過[illegible]、[illegible]翁顚仆地、[illegible]入自後家、拔起而去、老翁卽冷泉上皇也、

初安和元年盜殺攝津介在原義行因索捕近京山野群盜二年藤原師尹家人與藤原兼家家人鬭遂攻兼家第兼家壯士被髮提鉾刀拒之互有殺傷三月左馬助源滿仲等告中務少輔橘繁延等謀反連坐者衆天祿元年冷泉院厩人與文範仕丁私鬭撿非違使永保欲捕之厩人毆傷永保流血被面三年群盜掠紀伊守藤原棟和家又施藥院判官犬養常行爲盜所射殺帝嘗以平貞盛爲丹波守子維衡從在國貞盛適患惡瘡召瘍醫於京師問之醫曰不得胎兒瘡不愈貞盛乃召維衡告以故曰令汝婦有孕爲我殺之維衡告之醫醫乃諭貞盛以血胤不中用

圓融帝[illegible]、[illegible]牛入外記廳、

天延元年

二年、近江[illegible]兵主三上二社[illegible]、[illegible]十六社、

貞盛使割孕婦胎果愈貞盛賞以良馬衣糧密謂維衡曰此事泄露無乃獲譴乎汝爲我殺醫維衡乃往告醫曰父必使判官代送卿卿往踰山宜使彼騎馬吾僞爲不知殺之醫夜發如其言維衡遂射殺判官代還已而貞盛聞醫不死詰維衡曰彼騎馬而發故兒闇中射殺騎者耳貞盛乃止當時國司犯法妄殺蓋如此天延元年盜火前越前守源滿仲家煙燄甚熾延及三百餘家越後守宮道弘氏來救爲賊所射殺帝召武人警衛禁内滿仲以勇武聞而盜屢襲之其凶猛如此初嵯峨帝已後皇族賜姓者百十餘家其後朝廷稍衰而桓武平氏清和源氏相繼爲將軍

三年、大赦天下、大辟以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

貞元元年

宮城官舍佛寺多壞、壓死[illegible]、

滿仲貞盛爲之巨擘子孫遂以武相抗云二年五月盜入大炊寮倉六月六衛府官人執弓箭詣陽明門訴諸國司不給大粮米設幄以待命在京國司處斷之衆乃往越前守藤原爲盛家設幄於門責之爲盛具饌引之繼供薄酒鹽魚謂衆曰僕初非有所吝惜以負公等僕嘗累歲求官不得幸而得之又不幸而遇大旱國中野如赭妻子糠豆不贍所以負公等也言訖大哭衆愧謝適盛暑衆皆飢渴恣飲啜頃刻皆病吐瀉狼籍此後不復往國司家十月盜入施藥院貞元元年三月索東西京盜五月禁内火課諸國造宮六月地震至九月不止天元元年海賊殺備前

[illegible]帝出[illegible]、[illegible]避之、[illegible]、

天元元年

二年、備中言、都宇郡[illegible]島村雨物、形味如飯、人取食之、

三年

七月、大風雨、折木發屋、美福門皇嘉門達智門[illegible]、門及諸司[illegible]、

介橘時遷二年五月下野言前武藏介藤原千常與源肥等構兵相鬭千常秀郷子也平良文源宛皆嘗居東國特勇不相下或謂良文曰宛常侮公屢有慢言良文大怒詈之宛聞之亦怒遂剋日約戰帥兵數百出陣於野擲捕相射良文遣使謂宛曰單騎決戰足矣何以衆爲宛然之進馬相射二人皆巧避箭箭不能中良文呼曰吾等非拙於射者而令如此是無優劣也何必相仇請輟戰結驩宛曰善乃講和而還良文子貞道宛子渡邊綱皆事源賴光有勇名三年九月盜入弘徽殿曹司竊器物十一月禁内火四年正月齋宮寮火二月采女廳司火免與修宮役諸國

令年租半五年二月織部司小屋火盜夜露殺從弘徽殿捕獲之先是海賊群起調庸道梗至是爲職伊豫言獲賊魁能原兼信及黨與十五人是月京師多盜放火刼掠以檢非違使懈怠勅令修其職六月盜火式乾門竊雜器召宿直官人問狀以諸衛不勅出入猥濫令使廳伺察十一月禁内火帝遷堀河後院永觀元年二月捕京織私帶弓箭兵仗者八月盜鑿式部省壁竊省試詩下史生以下四人於獄十月盜入内膳司竊平野庭火釜藤原公任一日路遇縛僧者問之曰此弑其主者也公任曰何悖逆乃爾僧作色而去又遇縛一人者問之曰罪人逃入人家索之已逸因縛此人耳公任憫之爲請而釋之僧遇赦得出恨公任不救欲殺之一夕伺公任賞月踰牆披之而去入山中投之積薪上方放火乍有人發矢僧驚逃去其人來滅火救公任卽前日囚人也公任乃得還家二年五月制非職帶兵者罪當杖華山帝卽位初親任藤原義懷藤原惟成二人傾心輔政紀綱大振時太宰府有私帶兵者帝卽位僅十日府中無敢帶者寛和元年衛府官人追捕海賊賜物賞美先是左兵衛藤原齊明傷播磨介藤原季孝彈正少弼大江匡衡逃亡下符諸國索捕至是播磨掾惟文王誅齊明於近江九月盜入齋王野宮竊侍女衣二斗頁

先是右大臣兼家惡義懷惟成秉柄子道兼勸帝避位是月帝遂去位薙髮二人亦皆爲僧紀綱復弛矣一條帝永延元年申禁私帶兵仗盜入主税寮文殿九月伊勢神人奉幹神木詣陽明門訴國司清邦冬兵庫火二年六月諸陣戒嚴索盜藤原保輔捕獲下獄保輔右馬權頭致忠子丹後守保昌弟也山猾無行爲阱於家屢誘殺商人掠物人頗知之而不敢詰適有盜掠故三位國章家時人疑爲保輔檢非違使捕其從者鞫問從者欵服保輔已逃亡聞其匿中納言顯光家往索已去命致忠限三日捕之衛府官人警衛禁内京師駭擾致忠索之不獲乃因之左衛門弓場保輔入花園寺薙髮走大將隨身忠延家忠延給而捕之保輔窘蹙剖腹不殊乃下獄死致忠坐免官時有大盜袴垂者尤爲凶悍嘗見保昌夜行欲刧之奪衣挺刀追尾保昌吹笛不顧袴垂意畏其勇欲發且止保昌乍停笛回顧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一壯夫從吾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則復來愼勿作刧袴垂嘗被捕遭赦而出身無寸縷乃往郊外佯死路人環觀平貞道適來過見衆問故橫弓瞋目而去衆笑之已而衆散去有一武夫駐馬戲以弓撞袴垂突起摶而墮馬奪刀殺之悉褫衣服奪弓箭跨馬馳去群盜往往來從每

失狀、得冒頭從者曰、向從汝等言、則悔何及、

遇路人。掠奪衣服弓馬。擁衿垂而去。聞者始服貞道之智。時群盜橫行都下者累歲。都人莫不畏避。前筑後守源忠理。嘗夜宿人家。聞牆外有竊語者。乃忠理家奴。引群盜。謀以明夜掠忠理財也。忠理明日還家。紿奴令他往。潛遷資財。托人令妻子避去。奴夜導群盜。家無一物。盜大怒。縛奴而去。平維時家士坂上晴澄。在京師。嘗夜行。忽聞騶呵。以爲貴公子。下馬俯伏。衆直來圍。仰視乃群盜也。皆擐甲注箭。晴澄不敢動。盜遂奪衣馬而去。阿蘇史某夜還自禁中。度有劫徒。上車脫衣。藏之席下。裸體而坐。比過美福門。群盜要之。從者駭散。盜揭車簾。見史赤體。怪之。史曰。向過大

永祚元年　賀茂社大木自仆、中有物如星無數、而飛、八月三日、並見、合而爲一、諸國大風、宮城殿門社寺多壞、洪水海溢、深沒田宅、人畜死傷、

正曆元年

宮。遭如公者。衣服已付之矣。盜笑而去。當時凶黨衆多。無所畏憚。率此類也。永祚元年。尾張百姓訴守藤原元命虐政。內藏寮權曹司火。七月。勅捕藤原貞正等。以殺三國雅憲也。十一月。大原野祭。左兵衛少尉出雲滋之。三善孝道。爭杯酒相鬪。左衛門少尉上毛野忠時救之。二人從者射殺之。檢非違使藤原惟風遣看督長檢察。亦被射傷。遂不得行祭而止。以僧餘慶爲延曆寺座主。衆徒服前座主尋禪。不受拒勅。破裂宣命。勅賜尋禪封百戶。不問衆徒罪。正曆元年。藤原道隆爲攝政。弟道兼觖望。源賴信仕道兼。欲刺道隆。兄賴光以拒之。止。是歲以式部丞源爲憲爲遠江

二年

五年　六月、京師以訛言、公卿至庶人閉門不出、道路行絶、是歲正月、赤疱起於鎭西、漸及京、自夏至秋、轉職僵死盈路、

守。其國民戶凋弊。爲憲撫愛有方。田疇墾闢。倍蓰舊籍。二年。宮內大膳屬秦有時爲人所殺。勘解由長官藤原有國坐嫌疑除名。三年十一月。盜入齋院。阿波追討使源忠良。以海賊首十六級。降賊二十餘人。還京師。十二月。梟賊首於東獄門。奪阿波守藤原嘉時官。以忠良代之。以嘉時爲賊所侵掠也。五年二月。盜火後涼殿。盜火弘徽殿飛香舍。三月。奉幣十七社。祈獲行火賊。令源滿政。平維時。源賴親。源賴信。索盜。賴信兄賴光。一日過賴信家。見厩繫一人。問之。曰。鬼同丸者也。賴光曰。縛鬼何太緩也。賴信乃繫以鐵索。鬼同丸怨怒。夜斷鐵索。偵賴光。賴光適醉臥賴信家。乃

滿政、將八島大夫、有武略、與滿仲齊名、歷兵部丞、治部少輔、伊豫武藏等守、爲檢非違使、至鎭守府將軍、

長德元年

二年

潛上仰塵。將下擊賴光。覺之。呼從士警衛曰。明日吾當詣鞍馬。鬼同丸聞之去。至市原。殺野牛。刳其腹。匿身以待。明日賴光至。見牛群遊。命從士爲牛追物之戲。渡邊綱射中死牛。牛忽起立。鬼同丸揮刀跳出。直逼賴光。賴光迎擊斬之。滿政滿仲弟。維時貞盛孫。賴親亦賴光弟也。賴信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賴。齊勇名。而賴信子孫有賴義義家。維衡之後有正盛忠盛。它人莫能及也。奉幣伊勢以下諸社。祈獲盜。長德元年。鴨院火。夏。右近衛府廳東西倉火。冬。盜殺右衛門尉忠致於攝津。二年四月。貶內大臣藤原伊周爲太宰權帥。與華山法皇有隙。欲發矢怖之。以誤中御

三年　六月高[illegible]獻書述職不報　藤[illegible]遠讀十月高[illegible]人劫掠大宰府邊海[illegible]十餘人　四年　[illegible]言責鶴島人捕[illegible]人以是[illegible]天下患[illegible]流行疾夏秋之交殊甚京師男女多死

衣也八月盜殺前齋宮寮頭爲正三年盜掠備前守致遠第盜掠上總權介李雅第盜二十餘人掠中納言惟仲第盜入右少辨曹司四年盜入宣耀殿是歲陸奧守藤原實方卒於任平維茂在陸奧與豪族澤胯師種爭田嘗訴之實方師種秀鄉孫維茂貞盛養子皆驍武實方不能決及卒二家益相惡遂集兵期日會鬪維茂得三千人師種以衆寡不敵避之常陸維茂兵稍散去師種乘夜襲維茂維茂家臨大池聞水鳥驚噪曰必澤胯也師二十餘人出拒師種縱火維茂不能支被髮著婦人衣冒煙逸去匿叢葦中家士皆戰死師種驗視焚尸以爲維茂死乃還維茂兵

貞盛初多養甥及從姪爲子惟茂年最少行次十五八稱其房爲維茂餘五將軍[illegible]爲出羽介拜鎭守府將軍卒年八十維茂[illegible]

百餘在外者聞變來聚皆哭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擊衆以兵寡止之曰吾之不死天也但當一戰雪恥彼雖衆既疲不足畏耳遂追師種途過妻兄大君大君曰卿戰甚壯顧彼亦勇將卿提其首來否師種曰彼闔家焚死何以其首爲師種笑而去大君使人追贈酒饌謂家人曰必有追兵俄而有衆馳過遣使告曰維茂戰敗遁逃大君喚家人問狀曰騎百餘皆健馬一人戴笠著行縢蓋主將也馬最大而神駿大君曰此名馬大葦毛也將勇馬駿孰能當者澤胯死矣師種既去駐軍山麓適得大君酒饌脫甲酣飲須臾維茂追及從山上馳擊師種驚愕維

佛教崇旨法華[illegible]從僧源信聞法[illegible]崇奉[illegible]崇盛[illegible]

國守暴貪

茂射殺之進襲其家悉殺其衆擒師種妻送之大君而還維茂遂以勇聞時武人驁橫往往殺人而無所畏源頼信嘗飲於頼光家顧平貞道曰駿河人某無禮於我卿爲我殺之貞道驚以爲彼欲殺人乃顯言於衆粗妄甚矣已而遇其人於途駐馬談語其人曰聞子爲頼信圖我有諸貞道曰彼特妄人耳其人喜曰吾無憂矣且子縱欲殺我我無備乎乃去貞道惡其傲旋踵射殺之頼信賞以鞍馬日向守某任終待新司令一書生改竄簿書書生知其欺新司大懼將逃去某令壯士晝夜監護不得閒二旬而簿書成某賞以絹四匹命家士擁而去書生驚怖知不免乃曰

長保元年　[illegible]陸奧交易馬[illegible]八月大宰府言[illegible]高麗賊寇之　二年興福寺僧[illegible]下郎中川當禁僧濫行　三年　四年

死不敢辭願得過家見母乃過老母妻子皆悲慟家士遂以書生入林中射殺之聞者歎曰前司殘虐何異盜賊右衛門尉某父有惡疾某厭之從伊豫還京師遂擠父於海聞者惡之某尋設盂蘭盆會僧道命賦和歌誚之長保元年六月禁內火課諸國造宮冬先是散位平致頼與前下野守平維衡構兵戰死者甚衆召而推問之左右衛門府弓場藤原挍忠殺前相模守橘輔政子及家人於美濃輔政訴之遣撿非違使藤原忠親等勘問是日流致頼於隱岐徙維衡於淡路流致忠於佐渡三年十一月禁內火帝徙一條院翌年造宮制度務從儉朴四年十月右兵衛

八月。夜。本朝流遠見。又一夜。星流。以天變大赦天下。左遷解官者。復本官。○東大寺大佛像及鐘沾濕如出水。

寬弘二年　東大寺獸狐相鬭。大佛收晝蔽佛像汗出。以怪異停重陽節。○自夏至冬。入破數見。社寺多怪異。

府火五年二月。下總守義行言平佐良火府館掠官物。寬弘元年二月。住吉神人五十餘人詣闕訴爲攝津守藤原說孝所毆傷。三月。宇佐宮命婦神人五百餘人。守闕訴太宰權帥平惟仲。封閉神宮。九月。廷議。宇佐大宮司邦利殺門司別當兼方之罪。十二月。奪惟仲官。以藤原高遠爲太宰大貳。二年二月。大歌所大藏省西倉火。盜殺大藏大輔平孝信。八月。肥後守爲隆爲家人所殺。十一月。禁內火。神鏡再罹災。帝遷東三條第。尋遷一條院。翌年造宮。十二月。流長岑忠義於佐渡。以黨平惟仲也。三年四月。淡路國司請以高安爲正。爲押領使備盜賊。許之。五月。藏人藤原

四年　六月。流星北行。○流星向曙不已。○自大流星。以星變大赦天下。

定佐坐傷。右少辨藤原廣業除籍。六月。左衛門尉文行。帶刀正輔等。會於法住寺。論門地忿詬。正輔擲杯中文行。文行將挺佩刀。爲一壯士所抱持。正輔族人欲擒之。文行脫身下堂。從者注箭。來救正輔族人。不肯進。撿非違使別當因文行旣出。嘆曰。坂東壯士。必不辱人。至此吾不欲居京師。遂走東國。九月。盜入鴨院。十月。冷泉院火。是歲。大和守源賴親糺興福寺僧不法。僧徒二千餘人。入京訴之左大臣道長慰諭遣還。四年。筑前人大藏滿高射殺大隅守菅野重忠於太宰府。滿高太宰大監種材子也。六年八月。以筑後守菅野久信訴。奪太宰大貳藤原高遠官。十月。

陽老人數。

七年　七月。大雨洪水。祈晴丹生貴布禰。

長和二年　三月。京師大寒。

三年　八月。雷震大風。壞屋舍。十二月。熒惑犯三公。

一條院火。延喜天曆御記。累朝寶器多焚。帝徙道長枇杷第。七年七月。盜掠明法助教清原善澄家。善澄匿於林下。盜奪物而去。善澄呼曰。吾識汝面。明日告縛汝。盜乃還殺之而逃。冬。一條院成。帝還宮。三條帝長和二年正月。東三條院火。二月。盜三十許人。入故內大臣藤原伊周第。掠物。使撿非違使索捕之。十一月。采女町火。延及內膳司。十二月。中宮侍藤原惟兼殺小進藤原惟信。道長捕惟兼繫之廐。三年二月。禁內火。三月。內藏寮掃部寮火。累代寶器藥物多亡。帝復徙枇杷第。定造宮諸司課諸國守督作。以明年三月爲期。是歲。帝將幸春日社。右中辨藤原定賴爲行

四年　自三月至六月。天下大疫。死者盈道。建疫神祠於紫野。見川灼祭。

九年　冬。卜兆入宮中。○播磨獻白雉。

寬仁元年

事。會定賴從者與敦明親王奴鬪爭。定賴怒。令從者毆之幾死。親王訴之帝。帝震怒。勅藏人藤原永信下宣收定賴從者。及用事者中務丞源光成。進士橘爲通。道長奏曰。捕諸司官人。於事不細。永信當傳勅於臣。而今直下其宣。請先論永信罪。於是帝暫停宣收定賴從者。停其行事。四年八月。勅令月以後諸衛官人闕怠直衛三日以上。嚴加督察。解其見任。九月。盜入西廐。十一月。禁內火。帝復徙枇杷第。尋課諸國造宮。五年三月。令外衛舍人帶弓箭警衛陣中。九月。盜入穀倉院。十月。論諸衛官人闕直者。停奪務。後一條帝寬仁元年正月。盜入禁中。瀧口內舍人藤原長輔

等射中之捕下獄。二月盜殺瀧口大藏忠親。七月盜入齋院。先是盜入前攝政道長第。掠沙金一千二百餘兩。播磨捕盜送之。三年三月盜行火。凝華舍撲滅之。穀倉院火。盜火常陸介惟通宅。燒殺其女子。四月盜露刄劫主殿司女於後涼殿。奪其衣。盜火襲芳舍及藍園。撲滅之。時盜賊日熾。道長憂之。而不能禁也。於是立賞格購求捕之。辨源某赴藥師寺最勝會事畢而還。從者擔櫃前行。至奈良阪下。爲盜所遂。左右請捕之。某曰。吾非滿仲貞盛之孫。失一櫃不足爲恥。與盜鬪而敗。則恥也。乃令左右詐呼曰。吾奉詔行佛事者也。汝獨不畏天子之使耶。何爲掠吾櫃。盜聞之皆

逃走。盜魁方跨馬指麾。墜崖下。傷腰。不能行。左右縛之。而致某。謂盜曰。吾不忍送汝檢非違使。汝自今毀折弓箭。勿復爲惡。乃棄之。而還。右兵衛佐經輔。牛童衣服華靡。檢非違使令看督長捕之。右衛門尉爲親。從者奪之。乃捕從者。五月。中務省監物局火。六月。丹波氷上郡氏相率。詣陽明門。訴國守不法二十四事。丹波守藤原賴任差吏卒捕之。命檢非違使逮其魁首十餘人。八月。有人私鬪。露刄入禁中。太皇太后宮大進源賴國佐渡守有孝捕獲之。賴國賴光子也。是歲。刀伊寇對馬壹岐二島。攻殺壹岐守藤原理忠。進入筑前怡土郡。太宰權帥隆家命郡人文室忠光

廷議令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四道警備

等拒之。頗有殺獲。賊又至那珂郡。隆家再遣前少監大藏種材藤原明範等拒之。賊船奄至。欲燒警固所。兩兵奮戰。賊衆多中矢。退于能古島。數日賊抵志摩郡船越津。隆家掾遣權檢非違使財部弘延邀擊賊。逃去。隆家乃遣少貳平致行種材等數將。發船三十餘艘追擊。賊抵肥前松浦。前介源知擊走之。致行等船泊博多津。隆家聞諸將逗撓。遣少貳源道濟於越之。將士皆謂。賊船頗多。請益戰艦。時齊發。種材獨奮曰。若待造船而發。賊徒既逃。我忝功臣後。犬馬之齒過七旬。雖非一夫之用。願單身當賊隕命王事。道濟壯之。同其議。勒兵解纜。既而賊徒遠去。事乃止。隆

治安元年

三年 京師井生蟲

家上諸將士功。朝廷進隆家爵。以種材爲壹岐守。種材者對馬守命賢孫也。隆家伊周弟。以敦康親王故憤歎。欲請外任。會帥闕。奏請得之。有治蹟。是春。西海有警。驛奏請勅符。勅符未至。而有此寇。至是隆家捷報至。朝議以其私發不宜加賞。大納言實資引寬平中對馬守防新羅寇得賞例曰。有功不賞。何以勸後。齊信亦同其議。乃與賞。治安元年四月。高松殿火。三年二月。盜火麗景殿。撲滅之。萬壽元年三月。京師有盜。爲人所逐。入散位源長母家。執母爲質。檢非違使捕而梟之。十一月。勢多橋火。二年七月。大炊寮火。三年四月。伊勢在廳及百姓訴國守秕政。令左中辯

經頼問之。四年正月撿非違使捕罪人。內大臣隨身安武等奪之。下令搜捕。捕罪人下獄。二月右近衛府圖書寮火。累代寶器罹災。比月盜數刧路人。又入禁中。褫奪女官衣服。七月藤原道雅遊帶刀長高階順業家。拷掠大獲而還。順業令家人追截道雅。鞍索以辱之。觀者如堵。十一月盜入勸學院。長元元年五月。糾察非武官帶弓箭往來街路者。十月金峰山僧百餘詣陽明門。訴大和守藤原保昌苛政。京師火延燒五百餘家。十一月京師火。夜盜刧女子於殿上奪衣。瀧口藤原忠道射殺之。是歲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下總攻殺安房守。遣撿非違使平直方等發兵討之。

二年二月盜入禁中曹司取女子衣物。三年正月盜殺女子於豐樂院壇上。十月流伊賀守源光清於伊豆。以殺伊勢神民也。是歲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弃印鑑奔還。以平正輔代之。秋召還直方。勅甲斐守源頼信率坂東諸國兵討忠常。頼信徵執之。撫降餘衆。四年正月先是大藏滿高以怨殺大隅守菅野重忠。亡命變姓名。稱良國王。用式部卿敦平親王薦叙四位。至是事覺。遣外記至親王家質問。毀其位記。三月停親王釐務。勅捕滿高。是日命法官論安房守平正輔前右衛門尉平致經私鬪罪。致經頼子勇敢善射箭。尤長大。世呼曰大箭左衛門尉。致頼嘗以私

鬪配流。致經亦犯法。父子恃勇好鬪如此。四月賀茂祭。有人飛礫中齋王輿。令撿非違使索捕。八月以齋宮頭藤原相通妻作大神宮寶殿於私室。誑惑庶民。流相通於佐渡。妻於隱岐。五年六月盜殺安藝守紀宣明。傷其妻。八月因前武藏守平致方以其子傷人也。九月以出雲守橘俊孝造爲杵築社神託授人官位。流之佐渡。十二月九條御甑火。六年正月盜入中宮竊衣物。又盜入禁中。奪左衛門官人關所帶。八月以豐後守藤原棟隆訴因幡守藤原有道。十二月藏人藤原經衡坐凌辱左近衛少將藤原資房除籍。七年十月刑部少輔藤原經平坐與侍從[illegible]私

鬪除籍。是歲自正月至七月霖雨。八月大風洪水。八年七月前壹岐守藤原行範以私怨收縛式部少輔大江公資。因囚行範。十二月遣右少史高橋文[illegible]誅問但馬守源則理射石清水神民。九年正月藏人頭左近衛中將藤原俊家毆使人毆藏人頭所[illegible]除籍。後朱雀帝長曆元年五月。以安樂寺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隆佐於太宰府。推問權帥藤原實成。流但馬守源則理於土佐。二年五月藤原實成除名。三年春以園城寺僧正明尊爲叡山座主。僧徒以其非慈覺徒不受。群聚強訴。迫關白頼通第。打破其門。令撿非違使驅退之。執首惡下獄。三月僧徒放火高陽

院捕獲之。六月、禁内火。帝徙京極院。長久元年四月、盜殺前肥後守藤原定任。勅閉關搜索。下[illegible]晦之。五月、京師盜賊執弓箭往來、逆夜行火、又有所縱、殺掠行人。設賞捕之。盜入宮中、竊御衣。秋、大風、八省堂倒。皇居京極院火。十月、徙藤原敍道二條第。宇佐神人犯蹕上訴。十一月、左兵衛定長坐凌辱藏人與藥助信房、削籍。十二月、幸平野、及還宮、和泉民闌訴於路。左近衛陣火、瀧口清原定清撲滅之。三年正月、圖書寮火。十月、盜殺左近衛少將源定季。十二月、禁内火。帝避太政官廳、已而徙一條院。四年十二月、一條院火。帝徙東三條院。寛德二年八月、但馬守源章任奪宋人張守隆貨物。初章任以爲後一條帝乳母子、得但馬守。性極貪、專務貨殖、莊園宅地徧天下矣。至是廷議罪狀、置守隆等於但馬。十月、以太宰府管國訴、遣右衛門權佐藤原實綱、推問權帥藤原經尹罪狀。後冷泉帝永承元年二月、奪藤原經尹官。皇居太政官朝所火。二年十二月、流筑前人清原守武於佐渡、以私往宋也。三年十二月、禁内火。帝徙京極院。年六月、皇后・皇太弟所居閑院火。九月、奉幣賀茂、謝神主成眞前年遭害。社中五年春、流大和守源賴親于土佐、賴房于隱岐。先是、賴親與興福寺僧爭、作[illegible]。僧徒怒、攻其館。賴親父子防戰、多殺傷僧徒。來訴、故有此命。七月、冷泉院火、撲滅之。是歲、參議源經成兼檢非違使別當。爲人剛直、嫉惡。嘗捕盜魁、濱人丸殺之。後諸司清水祈請[illegible]功勞、爲告辭。經成曰、我決殺强盜百人。祝曰、神誓禁殺。經成曰、神誓我固識之。而誓末曰、爲國除惡、非此限。奈何。祝不能答。上東門院慶東北院、且赦。經成命吏取獄中海賊二人、斷其手足。時人聞之曰、朝廷赦之、乃所以殺之也。此後呼經成曰荒別當。時朝廷不行死刑、惟檢非違使或以意殺戮、而朝廷不問也。七年三月、藏人玄蕃助藤原隆成坐傷藏人右衛門尉藤原定俊、削籍。天喜二年正月、皇居賀陽院火。十二月、皇居京極院火。帝徙賴通四條第。三年三月、左近衛少將藤原忠俊雜色入禁中、挺刃逼御座。藏人源齊賴捕獲之、以功爲檢非違使。夏、毀冷泉院、移造一條院。四年八月、陸奥酋長安倍賴時作亂。鎭守將軍源賴義討之。至翌年、賴義斬賴時。賴時子貞任勢仍張。康平元年二月、禁内火、延及大極殿・中院・朝集堂。是後京師數火。二年正月、一條院火。帝徙賴通三條第。是歲、盜累行火皇居。三年六月、河内言盜發推古帝陵。八月、伊勢守藤原義孚坐燒大神宮御厨、流土佐。五年九月、鎭守府將軍源賴義平陸奥賊。六年三月、豐樂院火。是月、興福寺僧靜憲發成務帝陵、盜寶物。五月、遣使檢之。十月、流靜

七年
朝議置陵與
降賓安倫宗
任非任庸任
家仕等家籌
于伊豫

憲於伊豆其黨十六人於諸國十二月修成務帝陵還藏寶物廢朝三日七年九月前下野守源頼資坐與上野介橘惟行私鬪燒宅殺人流佐渡源義家士在美渡不禮源國房國房怒砍其弓義家未之知也一日父頼義脩佛事義家在坐從者耳語告其事義家怒形於色遽起還家頼義令左右伺之報曰已擐甲取鞍被馬頼義曰果然吾向見其眉毛植立乃令告之曰佛事僅一二日汝待其畢然後逞意因鎖其門義家破鎖而出帥兩騎馳去家士稍稍追及比至美濃得二十五騎遂火國房家國房不敢拒紅衣臂鷹馳入山中從騎望見欲窮追義家曰吾洩吾忿足矣乃還朝廷不問蓋以其父子有武功也治暦四年十二月皇居二條第火累代内印多亡

治暦四年

外戚顓政

門望無比

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藤原氏之擅政所由來也久矣鎌足助天智除巨憝致太平至其子不比等歷事四朝文武聖武二帝並納其女而孝謙帝爲其外孫女後光仁桓武仁明三帝以外皆無非藤原氏之出者也良房納已女於文德生清和帝外戚顓政王權下移承平之亂實胚胎于此蓋文德欲立長子惟喬憚良房立清和遂以良房攝行天下之事其子基經尋爲攝政陽成立光孝門望無比基經子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

多方詭計

專制極榮

與其二子實頼師輔並列三公驕傲甚天慶之亂兆于此冷泉弟爲平爲村上之所鍾愛欲立之而冷泉備貳而實頼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守平是爲圓融帝於是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權營私親親之道友于之情蕩然掃地而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兼家欲令花山讓位令其子道兼多方詭計說佛經勸去位其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而欣然爲得計亦甚矣而當時無咎之者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道長一門三后專制極榮二子頼通教通相繼執政頼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二子忠通頼長頼長與兄忠通不相能其父忠實愛頼長疏忠通遂奪其職授之頼長保元之禍源于此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皆執政於源平之際而獨兼實論議可觀他皆尸位而已源頼朝奏請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兼實以爲非儒家進仕之例却之此時何時而尚貴門閥遵格例軀才俊資梟雄不自覺其非豈得曰賢乎天慶之亂亦因藤原忠平拒平將門廳使吁相家滯天下之傑也久矣非寔始于兼實也兼實以後藤氏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不復關天下之事蓋藤原氏得志以來男握朝柄女配宸極援引親黨分據要途諸臣概

保元禍源

貴門閥遵格例

私門經營

皆輕躁奔走俛首諂兆忤相家禍且不測而其所爲

大抵經營私門務逞利心如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

然環視莫敢之恤卒致王室陵遲諸藤亦從而凋瘁

徒存空名可不慨乎

日本外史前記巻之三 下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四

近藤瓶城　著
賴復　岡千仞　閱

復政記第四

唐裴度論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矣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乎

後冷泉以來政歸外戚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者一百八年矣後三條一旦以剛健明誠之資得位則未及至秋獲收其權復其政是烏知非宗廟之靈特垂降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也哉不然何得如此之速也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即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帝初在儲宮傍觀

帝紬繹政理專尚節儉史稱其職[illegible]

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欲云云之志拜斗者幾百度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益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偪强歷世難制者畏懼自戢俛就我馭者由帝之誠正令然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己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因是論之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

傳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帝之謂也

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藤原氏自其父祖不背恤國家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藤原氏之營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濟其私爾故收復其權政由己出則彼天下者皆其毒也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白河欲縱己之欲背父皇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己子喪其后而不能視朝則併其剛與健失之矣夫後三條之欲禪位而聞政者猶言己看護之此爲天下慮

帝長元七年七月十八日生于[illegible]

爾白河在院執政則縱己之欲爾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之促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元弘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纘延久之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猶白河之縱於私欲爾不能及天下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後世人主以後三條之心爲心則於復政何有焉

治曆四年四月後三條天皇即位於太政官廳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時年三十五關白教通右大臣師實內大臣師房並左右大將如故初帝生七年入宮謁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異焉

帝即位、以外祖父贈能信太政大臣。帝曰、朕[illegible]四人、不得[illegible]。[illegible]則稱曰大夫殿而不名。

後朱雀殊愛之。及病大漸、欲立爲後冷泉儲貳。召關白頼通[illegible]後冷泉及帝、其言爲後冷泉發。頼通一[illegible]及帝、則佯爲不聽。唯[illegible]頼通以其非藤原氏出、不欲立也。頼通退、能信進御床、奏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後朱雀曰、朕將置之東宮。何謂付之僧也。能信曰、苟然、早決之。不可過今日。過今日、恐有他故。後朱雀悟之、即日立爲皇太弟。帝納能信養女茂子、生白河帝。初尚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頼通不肯上。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畀也。帝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及即位後、教通上之。其在東宮也、中外爲帝孤立無援、危之。會有罪

應仁帝玉冠

人匿宮側。檢非違使源經成等逮捕、恐逸入宮中、合圍及宮。宮人驚擾。帝徐起更衣、復座自若。既而事定。人疑儲位有變。有相者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揺。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帝爲人尤魁偉。御府嘗藏應仁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即位、必冠之、而其制不適。唯帝冠之適焉云。在儲位二十餘年、見外戚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怨頼通、而含忍不發。及即位、痛抑其權。先是藤氏競治第宅。頼通造高陽院、壯甚。教通與二條第、更美。頼通曰、大營私宅、充塞街衢、無乃踰制乎。

托病辭關白

民得恒產

宣旨升

師實曰、我族所爲、誰敢容議。其驕奢如此。自帝踐祚、皆畏憚自戒。頼通辭關白、托病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繼爲關白、備位而已。當是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患。帝即位之初、首勅、寬德二年以後新所置莊園、一切罷歸。在以前、契券不明及有姦飾者、停止。於是民得恒產矣。帝又患聽訟之不審、置記錄所於太政官、親所聽斷民間訟訴、結獄平允。民大悅。帝又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之。帝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又造方[illegible]容一斛、以石爲錘、衡其輕重。器傳在穀倉院云。帝自

未及秋獲紀綱大振

檢約之令

延久元年三月、幸石清水[illegible]還宮[illegible]○四月[illegible]內親[illegible]信長[illegible]違時[illegible]

臨朝、未及秋獲、群庶既得所。紀綱大張。後冷泉帝之末年、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之以金。帝欲革其弊。幸石清水大廟、乘輿鹵簿、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見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貸。幸賀茂、絕無金飾車。帝專尚儉素、御扇用檜、[illegible]藍紙。至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即位初、首造大極殿。帝以謂、萬乘朝政、不可無正殿也。延久元年四月、立皇子貞仁爲皇太子、師實爲傅。尋以馨子內親王爲中宮。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爲左大臣、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內大臣。信長、教通子。師實、具平親王子。帝最重師實、叙從一位、聽輦車入宮。

西覺有公相、喜而照燒、無復前相猶非、如初殿門、設近升遣丞排相猶送滿、假果爲太政大臣、

門。是月遣前駿河守平維盛撿非違使源家宗等於大和。捕獲鎰摩多山賊。致親使左衛門權佐大江匡房令京師禁夜行。由此終帝世盜賊鮮少。路人無摽掠之患。是歲十一月朔日南至。詔曰。二曜合璧。則居諸無愆運行之度。五緯連珠。則陰陽不失推步之期。故寰海勵曜。潛鱗躍於春水之波。漢寒雲晴。賓鴻翥於秋日之影。星序廻環。發歛相應者也。朕嗣守昌基。謬登大位。日愼一日。年及二年。朝晡忘食。恐璇璣之未洽。夜分輟寢。思玉燭之難調。廼者公卿奏言。當寶曆改元之年。迎朔旦冬至之日。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忝臨曆錄之初。適有嘉瑞之至。雖慙溥德之運。猶

二年　四年　三年

慶希代之祥。誠是王者延祚之義。非唯宗社福。抑在人臣之致扶持。思與兆民共斯休徵。可大赦天下。叙爵賜物。一準舊典。庶施靈貺於九有。答禎符於一章。

二年二月。定絹布制。又定沽價法。是月禁中火。主殿寮撲滅之。先是停諸國御厨贄。後院御贄。至是又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贄。廢筑摩御厨。令高砂御厨進菜蔬。停魚蟹。遣使備前。撿察銅金緑青。三年八月。先是敎通爲太政大臣。至是辭之。新宮成。從御。是歲陸奧虜賊蜂起。國守源頼俊討平之。四年四月。大極殿成。十二月。帝不豫。禪位皇太子。以實仁爲儲貳。帝在位九年。元曰延久。遂徙飛香舍。出居二條第。五年四月

帝崩、

病劇。欲御圓宗寺而終焉。不果。徙居但馬守源高房第。五月崩。壽四十一。帝自少好學。才能絶倫。著禁祕記鈔。旁通佛乘。又好吹笙。或問大江匡房曰。主上文才誰比。曰。殆與江佐國相抗。當帝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當侍東宮。最眷遇。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强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綱有祖風。隆俊隆綱以俊明並擢大納言。俊賢孫。隆國子也。帝爲太子。嘗悲隆國無禮。欲報之。於其子嘗窺隆俊入直。正笏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也。無乃報於其弟隆綱乎。時有狐於齋宮。省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死。隆綱抽筆

獄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帝思其季。會禁内火。帝避之。路人喧塡。俊明執弓。毆逐乘輿得前。帝悅。因亦受恩。其愛才如此。帝德剛健聰明。常憤冷泉以後政歸相門。朝憲廢弛。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撫大定。六道是從。請託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太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帝性好儉約。嘗創圓宗寺。務從質朴。帝最好緣事。改過性惡犬。宮中有一犬。命放之外。京師諸國傳聞。或殺犬迎合者。帝聞大驚。下令禁止。帝病。傳位東宮。欲居院聽政。不果。及其崩。前關白頼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不幸

也。大江匡房稱帝治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帝有五子。長白河帝。次皇太弟實仁。患瘡發逝。次輔仁。輔仁有才能。善詩歌。聲名頗亞兩中書上。帝臨崩謂白河帝曰。太弟踐祚。宜立輔仁爲太弟。白河背遺詔。立己子爲太子。輔仁退居仁和寺。以歌自遣。白河賜食邑。輔仁上詩曰。有琴有酒山中樂。無喜無憂世上情。一時慕風采者多。來事焉。有三宮百大夫之稱。承久中。有飛書告擁輔仁謀不軌者。坐事者多。輔仁遂以憂薨。右大臣宗忠弔曰。風月之遊廢矣。子有仁。幼有才能。好詩歌。通音律。最工書。姿貌絕美。鳥羽帝初無皇嗣。屬意有仁。既而崇德帝生。乃賜源姓。至保延中。累遷左府。延久四年十二月。白河帝立。諱貞仁。後三條長子也。即位於大極殿。時年二十。藤原教通關白如故。以皇弟實仁爲儲貳。翌年五月。太上皇崩。是歲宋主趙頊。附在宋僧成尋寄金字法華經大藏經等。成尋姓藤原氏。本贊綾之胄也。事石藏文慶受密教。前年如宋。宋主召見延和殿。會宋國大旱。宋主勅祈雨。成尋修法三日。雷電閃鳴。大雨如注。宋主賜號善慧大師。終于宋。後承曆中。附宋商孫忠。贈宋主六丈絹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宋主令復孫忠寄錦綺等物。先是宋國屢寄信物。廷議以爲通好久絕。而比年累至。情僞不可知。既而孫忠至太宰府。府司上奏。假旨孫忠。不待報而遁去。承保元年春。前關白賴通薨。賴通承父祖餘烈。專制朝命。攝政四年。關白四十九年。薨。年八十三。世稱宇治關白。子通房蚤卒。次子師實。庶孽俊綱。俊綱任尾張守。修理大夫。居伏見里。帝嘗問俊綱以勝地。對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帝曰。然則鳥羽第三。守曰。如論第三。則臣之伏見乎。以其庶孽驕奢如此。六月。立女御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實女。實源氏也。初賴通知不爲後三條所容。辭居宇治。每戒師實勿關朝參。後三條使藏人覘外朝。某某在否。師實未嘗不在。帝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即命嫡事東宮。師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乃賢子是也。即夜詣宇治謝賴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是月。延曆寺僧徒。率衆焚園城寺。十月。上東門院崩。年八十七。門院初當父道長務經營私門。欲成先帝之志。立皇后所生。而雖不果。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是歲。源隆國致仕。年七十一。閒居宇治。使來訪者談古今事。錄爲一書。以傳于世。曰今昔物語。後又拾遺爲一書。曰宇治拾遺物語。遺惠於後世多。二年。帝臨師實東一條第。以皇子敦文爲嗣。延曆寺僧與園城寺僧爭建戒壇。擅相鬪。尋召諸宗僧於弘徽殿。轉讀經。秋。納金字經於石清水太廟。創法勝寺於白河。建九層浮圖。給封千五

百戶是歲關白敎通薨敎通嘗作南圓堂時禁國司所任敎通請再任如故後三條奮髯衆怒曰攝關之所恃者唯國之外祖而已朕則無所畏非其人今敎通艴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敎通而出朝廷一空後三條不得已召還許之嘗興福寺僧與國司爭訟後三條親決之意在國司敎通不悅遂曲從之當後三條親政時台輔備員而已仍傲狠如此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初賴通讓職敎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敎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帝許之以中宮長許乃與師實是歲散位源基宗有罪除名流於佐渡

又小內記藤原爲定坐逃發播磨官倉炮殺百姓除名流於常陸後基宗爲定逃還京師再流基宗於下野爲定於常陸承曆元年節會舞姬上殿殿燬故而例二月右大臣兼左大將源師房薨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大將師通兼右大將師通師實長子三月帝謁石清水四月謁賀茂自是以每年謁兩廟爲例帝以頻年有災爲興佛宇及行非常赦詔曰近者乾坤屢呈變動之異華夷間有疾疫之憂消其災沴不如肆眚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蓋除刑法于三木之下拂禍殃於萬聊之外也而所有懈緩頒下奮留方違明恕之心已非昧爽之義宜不待施

行之符早隨厚免之例修仁王經於大極殿孔雀經法於禁中尋行非常赦帝會不豫尋痘瘡行奉幣二十二社慶金剛壽院七月造六條宮十月遊松尾北野又遊大井河帝命以詩歌及管絃分載三舟侍臣各分伎乘之源經信獨未至帝不悅比乃至皆已泛中流經信跪曰一舟不擇乞廻棹帝悅焉先是香推宮災廢朝五日遣右中辨藤原正家于宇佐正家初未達宮中火後三條帝倉卒出南殿從官未至正家走入急移御寶又護華于階前帝見其有幹木知爲誰問其名使應曰左少辨正家後三條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大江匡房並稱而未上聞也正

家乃造次具官上謁時稱其機警由是漸顯爲二年十月帝臨法勝寺修大乘會授僧官位捨封戶千五百帝問僧永觀曰此功德幾何觀默然久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觀性方正不諛有人問觀曰宇治公建平等院功力許多觀曰餓鬼道業耳觀性又眞率不飾嘗補東大寺別當履蹻徒行途遇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至汝觀之邪觀曰乞丐僧身是也是歲內殿闘和歌帝素好詩歌及管絃朝臣能之者多通俊顯季俊賴以和歌稱實政敦光著名詩文匡房詩歌並工經信詩歌管絃兼達俊賴上金葉集通俊上後拾遺集皆帝所命也三年京師火尋太廟火印

永保元年

鑰及累朝文簿蕩盡廢朝五日六月延勝寺僧數百人擐甲執兵入感神院訴祇園別當讓補事勅令諸衛撿非違使等拒之僧徒還山八月先是右兵衛尉源重宗與散位源國房搆兵於美濃勅前下野守源義家討之重宗聞之遁已而重宗與國房合兵拒義家斬重宗是月相模人權大夫爲季與押領使景平搆兵破殺之景平族人攻爲季十一月以皇子善仁爲親王四年春賀陽高倉三條三宮並火尋京師數火帝御西洞院宮徙關白師實堀川第此月以内大臣信長超拜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俊家爲右大臣太宰府奏高麗王牒乞醫丹波雅忠求治朝議以其無禮不遣使匡房作牒報之其詞有云雙魚難達鳳池之浪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世傳稱焉永保元年三月興福寺僧數千入多武峯燒民家三百餘多武峯僧負大職冠像逃匿僅免因罷興福寺別當公範逮捕首惡繫獄四月園城寺僧率兵數百淩辱日吉祭使不遂祭事延暦寺僧又率兵赴園城寺園城寺僧出拒之兵各數千列陣未戰及晩延暦寺僧引去六月遣使修日吉祭園城寺率衆邀之尋延暦寺僧數千入園城寺燒堂社房宇二千餘區帝聞之遣使園城寺撿察八月園城寺僧數千將燒延暦寺勅撿非違使禁之遣使奉幣日吉告僧徒戰爭山僧以爲

二年

右大臣俊家薨

園城寺僧邀而射之官使不能畢禮僅免而還尋復遣使修日吉祭勅延暦園城二寺捕僧徒兇魁九月園城寺僧可三百乘夜攻延暦寺延暦寺僧擊殲之勅撿非違使率武士警衛禁内又遣撿非違使及前下野守源義家於園城寺逮捕凶徒延暦寺僧燒園城寺奉幣九社告僧徒擾亂先是園城寺兇魁走保牛尾山遣前陸奥守源賴俊捕之既而帝謁石清水廟以僧徒未平特勅義家與弟義綱從駕以兵非扈衛之職爲關白師實前驅及從義家變服執弓矢立御輿側帝又詣春日以僧徒屢作亂令義家率家士衛朱雀門特詔被甲冑執弓矢時帝以儲貳故與輔仁親王不協毎行幸令義家義綱從焉是歲始以日吉社列二十二社二年七月大内火起内膳司大炊屋延及神嘉殿帝避徙六條宮又遷師實堀川第十月右大臣俊家薨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師房子也十一月前鎭守府將軍伊豫守源賴義卒賴義善得士心平盪强虜源氏以將門出將禍流于子孫世以爲有天道也賴義又工畫幼時戲畫不動像於中門廊壁容有識畫者見之大驚稱爲天骨老而信佛建堂埋陸奥役所獲馘耳名曰耳堂熊野僧徒三百餘人奉神輿至京師訴尾張人殺其徒是歲旱饑俘營造宮室三年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顯房爲

相繼有文才。兼善書。殿門榜多其所書。

顯房兼善歌。文學雖不如兄。顯房時望猶以勝右府。

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顯房俊房弟。爲中宮父。初帝意欲以左府授顯房。咨大江匡房。對曰。具瞻所歸。故須才學。宜授俊房。且兄先順也。帝曰。顯房失此時。恐將避世。是應憂耳。曰。唯憂陛下不從公論耳。未有兄以才學拜相。其弟乃慍避世者。於是用俊房。顯房亦拜右府。十月。帝詣法勝寺。慶九層浮圖。行非常赦。是歲。富士山焚。

應德元年

中宮藤原氏。實源顯房女。關白師實所子養。生太子[illegible]堀河帝。郁芳門院令子內親王。禎子內親王。

應德元年。夏。造圓城寺金堂。九月。中宮藤原氏崩。初中宮疾篤。帝不許出宮。遂崩于宮中。年二十八。帝哀慟抱屍不去。源俊明奏曰。王者不近死者。宜移別宮。帝不聽。曰。自朕爲始。悲哀殆絕。每月爲作佛像。建勝樂院圓光院及法勝寺常行堂圓城寺常行堂。皆慶之。是歲。京師民每街建小祠。榜曰福德神。或曰長福神。白朱社。貴賤競集。置酒縱飲。勅檢非違使毀之。

三年

三年。令檢非違使刈西京田稻三百餘町。以食牛馬。七月。規九條以南鳥羽山莊百餘町。造離宮。近臣以下至庶人賜宅地。課畿內七道。徭役穿池築山。究極鉅麗。帝又造圓城寺金堂。東寺五層浮圖。慶之。自中宮崩。帝恒悲悼。應德元年至是。歲節會宴會不復臨御。

寬治元年

二年

寬治元年。幸宇治平等院。留三日。攝政以下皆從焉。

二年冬。皇太弟實仁薨。後至是。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於是帝背父皇遺詔矣。太子即日即位。爲堀河帝。白河在位十五年。元曰承保承曆永保應德。帝性豪邁剛斷。政自己出。

二年。幸高野山。[illegible]

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當著盛服。尚侍或從側整正衣冠。便叱使退曰。不須學紈袴子態。又嘗起層塔。建大寺。陳設百燈。令一人主一燈。向瞑齊手點發。以爲盛觀。或不得其意。前後點之。怒。令更作。嘗欲聞天喜中征奥之事。則明者往日從賴義。親歷攻戰。時老尚存。帝召令言其事。則明曰。爾時臣等從將軍發鎮府。淅雪初下。軍容肅然。便欲云云。帝止之曰。事體悲壯。餘已可想。不須詳聞。乃賜衣襲。能帝嘗曰。我是文王也。不必以稽古大才。謂文王。我擢匡房非尊文道乎。尊文則非文王乎。帝勵政事。亦頗可述。藤原爲隆讀奏事於御前。其日題目殊多。帝有倦色。爲隆欲

[illegible]源俊房[illegible]初郁芳門院[illegible]上皇[illegible]遂剃髮。

畢。閣佯爲不悟。猶讀數事餘五六耳。帝不堪。將起。爲隆猶爲不見。取一疏云。伊勢祭主臣玄言申請大哉。高讀一發。帝爲宗廟事。故復坐。遂得盡奏。帝嘗幸藤原顯賴。引手進行。故寵遇特重。爲侍中。時奏進除目。帝覽忿怒裂。便却擲。顯賴懼退。既而其父入見。帝云。外史諸遠未勘攝州公文者。顯賴何由錄進。又受源俊明藤原顯隆二人。頗方正練達。俊明值公事非式。遺搆令冊。乃取聽決行。後校故事。都無不中。帝嘗[illegible]佛像。與清衡爲遺黃金。俊明不受。語人曰。清衡[illegible]東裔。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自亦將與其議。豈分其賊乎。顯隆用事。人稱夜關白。帝嘗言乃欲令爲

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顯隆學詩云二人所爲雖攝籙臣皆憚之然常恣愛憎任意授官任職率不遵舊典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執政中貴皆出其惡者四十餘年大臣備員天子垂拱仰成而已詳于院政記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四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近藤缾城　著
賴　復
岡　千仞　閲

院政記第五

古之明王、擇賢而任之、不敢自用、百官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天下之廣、機務之夥、固非一人智慮之所能及、而必欲其權悉出於己、此不知治天下之術者矣。白河帝之遜位、深懲相家專擅攪亂朝廷、欲收復其權、遂聽政于院中。蓋帝剛明果斷、雖非庸主所能、而愛憎任意、刑賞失當、天下億兆、莫不被其毒。比之相家累世凋弊公私、則其毒更深、衆怨亦從焉。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萃天下之怨也。是猶人抱積痾者、當其有疾呻吟、顰額以涉旬日、雖欲恣飲啖不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縱酒、宿疾衆之、變成[illegible]症、吐瀉狼藉、殆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抑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共任者。曰、利幼帝而已。而至帝之當位、背父皇遺詔、舍其二弟、立堀河爲帝。崩、又立五歲之鳥羽。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倣之、奪以與三歲之近衛。其後有八歲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至是紀綱大紊、是非顚倒、終失天下之大權。國家衰亂、曷有已哉。夫相家之立外孫、則不過貪其專權耳。而白河以世嫡當大統、何苦爲此不祥乎。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此戯弄天位之甚者。遂至使天下武夫睨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羮。皆白河自取也。嗚呼、保平之事、禍發宮闈、時勢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復收。爲後世人主者、豈可不鑒戒哉。

應德三年十一月、堀河帝立。白河上皇第二子也。時年八歲。以關白藤原師實爲攝政、太政大臣信長・左大臣源俊房・右大臣源顯房如故。然萬機悉決於院中。十二月、詔曰、朕以幼沖、濫臨神器、慾從叡託之旨、未決童蒙之情。父皇德侔蒼旻、而同寶籙於留[illegible]、聖之德功成不居者歟。謹上尊號曰太上天皇。而上皇執機務仍如故。寬治元年二月、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五月又幸宇治、留三日。是冬、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陸奧守源義家討平之。初義家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平之、曰前九年之役。至此三年平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又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爲私鬬、不許下符。義家即棄首於途而還。遂以清衡爲留守。阪東武士爲源氏私屬、始于此。二年春、上皇幸高

野山物、置阿闍梨、賜僧粟帛。後又幸金峰山、亦置阿闍梨、賜僧粟帛。是冬、幸延暦寺、留三日。自是數幸焉。

三年、罷太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之。是歲、宇佐神人訴太宰大貳藤原實政射宇佐神輿。詔使推問、流實政於伊豆、前肥前守時綱於安房、大威儀師宇八人於土佐。

四年春、上皇幸熊野、勅奉近田六館町。是冬、師實罷攝政、為關白。

五年夏、藤原實清與清原則清爭河內采地。源義家及弟義綱各左右之、將構兵都下。騷然。廷議謂恐生天下之變、下詔禁義家家士入京師、及諸國百姓以私田公驗附義家。事遂寢。時義家養家士太衆、常自衛頗備。而下令人見。一日過藤原賴宗。一小豎執刀從之。乍有盜為衆所逐、持刀突入、過南庭。義家呼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去。小豎呼曰、八幡殿在何不止。盜投刀就縛。俄而有兵士四五十人從旁近至、捕而去。人始知其有備。當是時、源氏族屬漸滿都鄙。義家弟刑部卿義光嘗與修理大夫源顯季爭地相訴。久之不決。顯季患之。一日、法皇謂之曰、訴之曲直、朕非不知。顧卿采地甚多、一莊不必爭。義光武人、采地甚少、爭而不勝、安知其不暴怒。朕之不決者、乃所以愛卿也。顯季感泣而退、招義光謂之曰、吾別有田園、請讓于子。義光大悅、留名簿而去。後不復來謝。顯季嘗夜向鳥羽殿還、從者僅數人。乍有甲士五六人在車前後。顯季大懼、令從者問之。甲士曰、臣刑部卿家人也。公夜無防備、故命臣等護送之。顯季益感法皇恩。然法皇能裁抑權貴、而不能抑武人也。

六年、興福寺僧徒燒相樂郡賀茂邑二百餘戶。

七年春、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為中宮。長於帝十九歲。中宮曾為賀茂齋、入宮為女御。至是補中宮。夏、上皇慶法勝寺佛像、放左右獄囚六十人。先是、延暦寺僧徒數千、起逐座主良真。至是良真辭表。數百毀東塔房舍、將及西塔。橫川僧徒擊走之。遂毀良真房舍、焚坂下民家。秋、流近江守高階為家於土佐、緣座者解任贖銅有差。因興福寺僧徒數千入京、訴其侵蒲生郡神人也。興福寺僧又與金峰山僧鬪。是歲、出羽賊平師妙、師季等火守信明館、剽掠物。陸奧守源義綱討之。義綱斬其首、還梟于京獄。

嘉保元年春、罷關白師實、以內大臣師通代之。罷左大臣俊房左大將、以權中納言忠實兼之。忠實、師通子。先是、前太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是歲、前太宰權帥伊房坐私遣使契丹交關、貶位奪官。大江公仲坐火散位資俊家殺人竊財、流于隱岐。

二年六月、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為之。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大抵總歸院中。天子垂拱仰成而已。攝政備員而已。上皇所

十一月、僧徒奉神輿於中堂、修五壇法詛國家、

承德二年、

康和元年、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遂、憤悒而已、而法皇亦有自厭君心、皆滅矣、

愛皇女准中宮號郁芳門院明年崩上皇哀戚不自
堪遂削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是歲延暦寺僧徒又
奉神輿詣闕訴美濃守源義綱殺其徒中務丞源頼
治拒之射殺神人僧徒棄神輿於陣頭而走又修法
詛朝廷承德二年秋法皇毀關院移營於鳥羽康和
元年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
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至是患頭瘍薨年
三十八師通常不懌院中執政曰豈有遜位之君而
聚車於門者耶法皇聞之頗自欲及其薨無復憚意
嘗見藏人源仲宗妻悅之流仲宗於隱岐納其妻寵
之又觀田樂好之自是田樂行于朝野衣以錦繡錺

二年、十月、慶東寺[illegible]、

三年、師實爲關白、其父頼通非勤以勤格之、功非勵勤格、亦有所爲而爲、及被退之命、其汁非皆矣、遂其黨望討亦巧矣、

以金銀群臣務奇服以相誇尚是歲策仁和寺覺行
爲法親王覺行法皇之子雖髮者法親王始于此凡
法皇皇子爲法親王者三人爲僧者三人堀河鳥羽
以後世世有之不可枚擧二年先是大內火帝御堀
河賀陽兩院至夏宮成遷御秋以權大納言忠實爲
右大臣權大納言雅實爲內大臣忠實師通之子雅
實雅房之子也三年春前太政大臣師實薨四年冬
罷忠實左大將先是前對馬守源義親刼掠鎭西父
義家遣家士召之不至勅討捕之流于隱岐義親不
至流所留居出雲殺目代鹵人民掠官物國司不能
制嘉承中勅因幡守平正盛討之賜驛鈴發兵正盛

五年、

家忠之大將、豈非籍中宮之力邪、

嘉承二年、堀河帝崩、

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徳、不以小恵、

擊斬義親義親伏誅後屢有僞稱義親者或被捕或
被殺五年立皇子宗仁爲皇太子以內大臣雅實兼
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大將家忠師通弟
也家忠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
任之家忠患之謀於忠實忠實敎以容託中宮爲內
援從之法皇言其肯於帝帝曰資望不及家忠又非
有逸才焉可超擢也法皇不能奪嘉承二年七月帝
崩年二十九帝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輙覆視可疑
者御批使重議一日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
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
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嘗聞一宮女談有所

以小恵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然帝備耳、

鳥羽帝立、[illegible]

皇太后決不、

權大納言實季女、

衆某負將逃亡帝憫之勅一僧修法未刻期預賜兵
衛尉一人以賞其勞得尉者例出錢五萬匹僧任其
人辦功錢而請期帝曰所衆某負宜以汝意私給錢
於彼不必煩修法也其用意惠下如此時源俊房藤
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李仲等列朝帝敬重之每事
咨詢以爲得人不愧古也然法皇決政院中帝不能
有所爲帝又多伎藝平生好吹笛當時無至其妙者
嘗受神樂曲於伶人助忠後世神樂之說自帝傳焉
是冬太子立是爲鳥羽帝生五歲關白忠實攝政而
皇祖父法皇專聽決萬機先是東宮大夫藤原公實
以帝舅希望攝政屢言於法皇未決至卽位日法皇

天仁元年、三月、延暦寺園城寺僧徒數千、訴以東寺僧爲尊勝寺灌頂阿闍梨、四月、延暦寺僧徒數千、擐甲奉神輿、入京、敕遣檢非違使及平兵士數百禦之、上皇遣使諭之、僧徒還山、

御内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欲入門者拒之俊明曰面稟急切事排闥而入奏曰日已旰未擧禮何法皇曰攝政果可誰屬關白可否俊明爲繆聽尙聲答曰唯卽趨出直詣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卽位禮天仁元年源義家卒年六十八義家素英略著于世而藉父祖之業威名大熾坂東兵士莫不傾心至於其子孫專轄天下兵馬之權實基于此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宗早卒義親被誅義忠當繼其世以與叔父義光不睦義家養嫡孫爲義爲子至是義光與義忠益惡遂使義忠家士鹿島三郎殺之而誣兄義綱誅其子義明義綱憤其寃在近江謀叛爲

天永元年、是歲、伊勢內外宮心柱[illegible]、七月、[illegible]社祝詛朝廷、處流、二年、興福寺僧與東大寺僧鬪、十一月、下野守源明國坐殺人、流于佐渡、三年十月、伊豆海上有火光、聲如雷、

義時年十歳奉法皇旨討之義綱軍敗而降乃竄之于土佐至是源氏自戕一旦衰矣平氏替興焉正盛子忠盛歷事白河堀河鳥羽三朝有寵以恪勤被親任天永元年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年七十一祖擧周父匡衡世有儒名匡房自幼頴悟八歳能讀史漢而文辭不及父祖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天下無比幼而從藤原賴通經始平等院其地北出爲可賴通曰寺門復有北向者耶對曰天竺那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我六波羅密寺皆是也賴通驚歎匡房最留意典章傍通兵學初後三條帝在儲貳導以脩德治國之要及卽位荐革弊政天下大治匡房與有力

閒京師騷擾踰月不止、

永久元年、二月、以武藏人橫山黨誅殺愛甲某、勅常陸相模上野下總上總國司討其黨二十餘人、

焉法皇亦特擢用之謂左右曰吾文王也替古文才不必躬親獨用匡房豈不尙文耶其被貴重如此焉及薨朝野歎惜以爲天下亾明鏡永久元年興福寺僧徒五千奉春日神木入京訴淸水寺別當不當其任勅以僧永縁爲別當諭之還寺延暦寺僧徒聞之數千遽起毀淸水寺堂宇奉祇園北野神輿詣闕訴興福寺不法使檢非違使源光國平正盛及源爲義率兵禦之法皇諭之還山自是二寺相仇視將搆兵相攻京師爲騷擾乃勅二寺和解之僧徒不奉詔旣而興福寺僧數千將攻延暦寺遣檢非違使平正盛忠盛源重時於宇治邀之戰栗子山破走之遣檢非

二年、重敕檢非違使、逮捕沒投公者及盜賊博徒、三年、四条大學助源爲行坐傷人、流安藝、元永元年、二年、京師盜起、殺人行火、

違使源光國及平盛重於西坂本邀延暦寺僧徒僧兵已入京數日而還是冬僧仁寬坐謀不軌流于伊豆忠實嚮爲太政大臣攝政至是爲關白二年勅延暦寺禁僧徒帶兵仗是冬京師盜賊起公行劫掠南海道海寇起剽竊貢調都鄙騷擾三年夏以內大臣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長子也元永元年春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故大納言公實女嘗爲法皇所子養許嫁忠通法皇使忠實女泰子納帝宮忠實以帝幼時擧止頗輕佻辭不納法皇怒乃變約納璋子爲中宮璋子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帝宮猶不改帝知之旣而

保安元年、左近衛少將藤原實衡賊兵部大輔藤原資信於殿上、除實衡籍、續古事談、

二年、左大臣俊房薨、

生皇子顯仁、帝以不爲子、恒謂曰祖父兒也。忠實悔其不納女。保安元年法皇幸熊野、帝勅忠實納泰子、僉裝已備。法皇聞而大怒、詰忠實停內覽文書。忠實惧退居宇治、杜門不出、仍禱神復職。法皇欲以其子忠通代父、辭曰、臣家世此職、有父子受授禮、今不得行之、且父廢子登、臣所不忍。法皇爲動容、勅復忠實職。忠實猶不敢出、乃遂罷之、以忠通爲關白、及大治中法皇崩、忠實本善鳥羽、因復朝參、尋詔內覽文書、人莫不怪者。無幾鳥羽遂納泰子。是歲延曆寺僧火觀音院一乘寺、又火園城寺。先是園城寺與延曆寺爭地界、毀日吉華表、至是園城寺堂宇蕩燼、興福寺

九

三年、五月、白河尊勝寺有蛇生足、

四年、帝讓位、號太上皇、還白河殿、或二條西殿、白河北殿、每遊幸與法皇同車中、爲例、法皇每臨幸、……崇德帝、天治元年、

僧徒等奉春日神木入京、訴和泉守雅隆陵辱神人、法皇罷雅隆任、諭僧徒還寺。三年源雅實爲太政大臣。先是左大臣俊房薨、以忠通爲左大臣、家忠爲右大臣、特勅雅實座關白上、非藤原氏至此官始于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憚、每省父顯房亦改容云。四年正月法皇立皇子顯仁爲皇太子、使帝禪位、帝年二十一。太子甫五歲、中宮璋子所生、所謂祖父兒也。璋子父公實有三男、長實行號三條、次通季號西園寺、季實能號德大寺、子孫皆爲清華貴族。太子立、是爲崇德帝、關白忠通攝政、而法皇專聽政院中。尊先帝爲太上皇。天治元年、帝幸法皇與太上皇幸

是歲、始修林園臨時祭、著爲例式()法皇敕木工頭源俊賴撰金葉集、

大治二年、正月、大內當司火、延及陰陽寮、勘解由使廳、宮內省、圖書、神祇官八神殿、郁芳門、大炊寮、南門、主水司、陰陽寮鐘樓悉被災、代上治多災(、肥前神崎莊獻鵡一隻、

二年、申禁天下殺生、

白河觀花、後宮嬪御飾車從焉、攝政以下公卿前驅後乘、車馬絡繹、衣服綺靡、裁錦綉貼金銀、盡美競華、是日櫻花滿林、如雲鋪地、如雪至車埋軌、命群臣詠歌、盡歡而歸。大治二年法皇申禁殺生、有加藤成家者、放鷹捕鳥、法皇聞之、勅檢非違使召之。成家即時臂鷹而至、責之、曰、臣平忠盛家人也。忠盛日課供禽以充女御食、臣若廢職、立處重科、蓋源平家法所謂重科者、斬頸也。夫放鷹捕鳥、有獲不獲、一日不獲則死。臣畜鷹數隻、縱獵終日、猶恐不免。臣聞朝廷之刑、不過禁獄流罪。臣始知免死矣。法皇聞而釋之。於是生殺之權歸源平二氏、而朝廷不能制也。是歲以源

十

是歲、賀茂神人與石清水神人鬭、上卿奏勸賀茂祭、斷神人罪()京觀諸國寮兩儀殿、三年七月、陽明門有怪焉、八月、陽明門側、以左大臣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此年兵下竹實、

爲義任檢非違使。爲義請爲陸奥守、不許。爲義怨不復領他州牧。時朝議以爲爲義祖父賴義爲陸奥守、有賴時貞任之亂、父義家襲其職、有武衡家衡之亂、今以爲義任之、恐與基衡戰、遂有此議。基衡乃賴時之黨經清孫、清衡子也。清衡嚮貳於家衡、屬義家攻家衡及叔父武衡、滅之、以功領六郡之地。至基衡爲奥羽押領使、奕世豪獷、吏民奔附、勢過國衙。是時朝廷事姑息、不重守任、使夷酋座大、豈可慨耶。然藤原師綱之爲陸奥守、括公田、將入信夫郡、基衡密命家人季春拒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乃遣使責基衡。基衡初欲劫之、至是驚懼、召季春附計。季春曰、抗

四年、

拒國宰罪在不赦請斬臣頭謝之基衡乃遣使謝曰季春狂妄請斬以謝而遣妻齎黄金萬兩及良馬贖之師綱怒曰彼抗國宰是亦叛也奈何贖之乃遣撿非違使書生驗視基衡遂斬季春國人驚曰國司奉法不顧重賂眞良吏也境内悉服當時國司猶有剛正如此者惜乎朝廷不悉其用也時國司多不赴任令吏治之謂之目代諸國稍亂而朝廷不問法皇嘗令近臣爲國司赴任之儀觀之衣服華靡人以爲壯觀其近於兒戲如此四年春山陽南海賊起勅備前守平忠盛追捕至保延元年西國海賊復大起海路不通諸國司遂捕不獲或曰命源平二氏必能辨之

鳥羽上皇曰命之爲義徵發不便諸國必困忠盛方爲備前守命之便忠盛獲賊斬之是歲七月法皇慶佛像三十軀於東洞院還宮不豫遂崩年七十七初鳥羽帝之未生也堀河帝有病人皆屬望後三條皇子輔仁法皇聞之曰朕雖出家未嘗受戒主上若有不諱朕當再踐位既而鳥羽帝生其志遂寢堀河崩乃立鳥羽又立崇德帝王三世改元者十四凡四十三年間機務一出於法皇刑賞黜陟莫不與聞嘗曰天下不如意者三鴨河水雙陸采山法師而已山法師即延曆寺僧也然延曆興福二寺之擅威力亦法皇佞佛之所致而遂不悟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

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者二千九百三十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餘嘗慶金字大藏經於法勝寺數遭雨不果帝震怒盛雨於器而下獄人謂之雨禁獄又嚴禁天下殺生放鷹隼鸕鷀諸籠鳥燒漁網八千八百餘張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雖殿上臺盤殆如六齋日釋奠亦用素饌惟神廚僅存舊式屢興土木國用凋喪國司遷替頗非舊典定任者三十餘國上萬石萬疋者輙得爲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同時竝任童稚者亦得任焉而多置莊園天下多不輸之地國司所統不過百分之一時又競

五年、

尚華麗如賤女子亦服文繡侈靡之風至此而極矣法皇已崩鳥羽上皇專理萬機一效法皇所爲五年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中宮關白忠通女先是後冷泉四條后後執政之女無爲后者蓋八十年矣后之立時人以爲藤氏中興焉帝後徙讃岐中宮爲尼終焉是歲有男子稱源義親入京上皇置之忠實鴨院眞僞未決撿非違使源光信以私怨發兵撃殺之及其從者流光信及其黨弟右兵衛尉光保官長承元年先是上皇建三十三間之堂於東山號得長壽院平忠盛監其事至是成以功除但馬守昇刑部卿聽大内昇殿忠盛其先雖出皇胤國香貞盛以

三年、天下饑饉、

保延元年、貢調多滯納、備中守平忠盛討海賊、獲三十餘人、是歲春夏飢饉、盜賊遂起、

源有仁爲左大臣、藤原宗忠爲右大臣、三年、以伊勢神人訴、流前主殿助平[illegible]於佐渡、五年、興福寺僧徒請別當隆覺、覺坊徒與隆覺鬪、遣檢非違使[illegible]、六年、延暦寺僧徒[illegible]、與戰燒[illegible]、

永治元年、

士之生於斯

下世爲武士不齒朝貴至是始起其家是時上皇漁色數微行忠盛每隨諸卿賤其門地恥與爲伍謀秉闇刺殺之上皇益寵之冬家忠轉左大臣有仁轉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秋上皇定新制十四條保延元年頻年饑疫災異多盜賊起二年又大飢多棄兒者勅諸儒言政事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光疏陳七弊曰疎祭祀不信佛奪農時重賦斂縱奢僭虛府庫廢學校其學議云天下之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宮城之南左則置大學寮以崇聖師右則置穀倉院以蓄米穀而黌舍頽弊鞠爲茂艸蘋蘩藴藻之奠有累供備搢紳青衿之徒無處容身唐太宗卽位之初京師飢饉孜孜求士務在擇才政革舊弊頻致豐稔宜依聖代之遺風早施明時之新化是歲左大臣家忠薨是爲花山院家之祖其弟大納言經實爲大炊家之祖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兼右大將賴長忠實子忠通弟也永治元年春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法皇北面士左兵衛尉佐藤憲淸辭官而去初憲淸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有寵于法皇而有遁世之志一日決志陳情辭官還家有稚女迎牽父衣憲淸蹴之墜牀直出削髮改名西行年二十三遂周遊海內詠歌自娛其妻亦爲尼時伊賀守藤原爲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

世賢愚隨天賦、宗各能其用、豈以[illegible]哉、況其源賴爲[illegible]武部卒之世哉、有非常二代高尚其事者、史傳美之、皇朝神裔相承、隱逸之士似于不足稱者、然如西行志節高邁、宜爾不辭、有詠今數次被賦、要進於遁世無關者與、至其論身釋門、遺棄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擧世所尚、雖賢明之士有不免焉、

近衛帝、諱體仁、母美福門院、

康治元年、

久安二年、

三年、

爲業著大鏡紀文德以後十四朝事西行後過鎌倉途遇源賴朝賴朝見其風韻頗高使人問名卽西行也賴朝素欽其名乃大喜延見問以兵略西行辭謝曰棄世以來家世所傳悉皆焚之吟詠之外都無所記然亦不甚拒爲賴朝談兵一夕及旦辭去固留不可乃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兒童與之去冬十二月法皇使帝禪位皇太弟體仁初法皇多內寵最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專房稱美福門院生二皇女法皇又恐其生女適生體仁法皇喜其生四月立爲帝儲貳以內大臣賴長爲傅得子欲其速得位至是法皇諭帝禪位卽日促書詔詔案改皇太子曰皇太弟帝雅無去位之志駭曰須明日審議法皇不聽時百官已備儀待詔出而中使往復數次法皇終不聽及暮傳劍璽自是二宮不相協帝年二十三太弟生三歲十二月卽位是爲近衛帝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號太上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皇曰新院上皇不得與聞政懊惱以涉歲月康治元年園城寺僧徒火延暦寺堂房延暦寺僧徒擊却之久安二年播磨守忠盛及子中務大輔淸盛從者與祇園神人鬪矢集神殿於是延暦寺僧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踰歲興福寺僧發聖武帝陵遣使南都檢察之三年春左大臣源有仁薨始法皇未薙

四年、興福寺僧將入京、遣兵拒宇治、使相國忠實諭之、
五年、
十二月、陰陽頭賀茂憲榮與少外記三善成重鬪爭、成重奔官、
六年、美福門院去年幸熊野、是歲又與法皇俱詣熊野、七月、近江美濃山中、怪獸食人、八月、興福寺僧徒執千[illegible]春日神人二百奉神木入京城、

髮、好修容儀、有仁亦喜修飾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於此。四年、禁內火。五年秋、賴長爲左大臣、冬、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關白再任、是爲始。六年、賴長養公能女多子、入宮、是爲皇后。忠通亦養伊通女呈子、入宮、是爲中宮。初賴長欲后多子、不許。忠實親請之法皇、而得之。及立呈子、賴長不懌。忠實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佗日及。忠通之子、又請之法皇。忠通奏曰、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衞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

學院輸別當、又關斂檢非違使源光保、率兵擊捕紛門源賴賢、護法皇宮[illegible]弘讀上皇宮、僧徒奉神木于勸學院、而還、以僧隆覺爲興福寺別當、
仁平三年、藤原賴長遣兵賀茂捕南都僧玄忠、血汚社中門、
久壽二年、帝崩、先是帝[illegible]自[illegible]近衞陣前、又

長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內覽文書、專政。忠通備位而已。賴長頗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賴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至是不復相通。帝稍長、親信忠通、惡賴長。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積成疾。仁平三年秋、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子守仁。關白忠通承旨奏請再三。法皇以爲忠通利其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愚哉、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佗人豈得預乎。久壽二年七月、帝崩、無子。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以近衞帝短祚、爲上皇所呪詛、不欲立重仁。法皇近臣受賴長凌辱之者、因又讚其

幸賀茂、帝疑懼無故而[illegible]、時人以爲不祥、
善[illegible]惡、處人心、[illegible]此[illegible]
致忠通、[illegible]非良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illegible]陰相去遠、
遣使帝親信忠通、而[illegible]序、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而帝夭折、豈天欲降長亂乎、
保元元年、
鳥羽法皇崩、
保元之事、雖出帝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

與知呪詛事。法皇因欲立帝同母妹暲子爲女主、又上皇同母弟有雅仁。雅仁子又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因密召忠通詢之。忠通曰、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宜立雅仁。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性輕諜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是歲冬、後白河帝立、以皇子守仁爲皇太子。守仁幼失恃、爲美福門院所鞠。故門院勸帝爲儲貳。保元元年七月二日、鳥羽法皇崩。法皇初、嗣位白河法皇、仍執機務。白河崩後、崇德・近衞二世、改元者九、凡二十八年間、法皇聽政院中、如白河故事。至是崩、年五十四。法皇通天文及音律、又好容儀。多內嬖、及男寵。而門院被最幸、遂爲亂階云。及崩

夫崇德[illegible]帝復位、[illegible]賴長從史黨援之、烏能以孝[illegible]弱貴[illegible]決意動兵乎、而鳥羽之立後白河、實由於忠通、世以忠通爲[illegible]事長者、非賴長[illegible]之比、忠通持言語可[illegible]其各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弟、[illegible]門院[illegible]上皇[illegible]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門[illegible]

即夜葬之。上皇入臨、及門、右衞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諫事上皇。上皇嘗夜密語之曰、以古揆今、孝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武非文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欲立上皇、而己專權、乃力贊之。內大臣實能知之、入諫曰、天位宗廟所幽贊、非人力。陛下宜以天命自安。今信諛言、輕舉震驚殯宮、恐鬼神不右。

福無他子可近而愛其所勸育故欲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衛帝之崩日欲以使於守仁忠通數為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甚矣然凡三年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自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東宮無寵其臣以守仁故也美福之寵為其所近舊忠通亦結婚於美福共相結

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先是實能密啓法皇曰。官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源義朝賴政等十餘人名。屬門院。緩急召之。三日京師流言。上皇集兵東三條殿。朝野洶洶。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鞫之。五日彗星見東方。將軍塚鳴。上皇徵兵。道路騷擾。帝勅源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自衛遣檢非違使平基盛于宇治。源季實于淀。平維繁于粟田口。平實俊于苦集滅路。藤原助經于大江山。捕諸國兵士齎甲入京者。六日。基盛獲大和人源親治。繫西獄。七日修法會於田中殿。上皇不臨。八日。賴長使僧勝尊修法。呪咀國家。

是以通賴長賴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起黨崇德者以此故保元之亂職由自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己執權也父子且然兄弟乎兄以嫉弟當時君相皆然也君臣相私相亦嘗私私之極戰論誤亡釁階而

帝使義朝捕勝尊。處賴長流。九日。上皇將出鳥羽宮。參議藤原教長諫之。不聽。託言齋院行啓。入據白河北殿。十日。上皇召賴長。帝使平信兼要賴長於櫃川。賴長間道赴白河。上皇召源爲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奏上皇南狩。兵卽不利。遂奔關東。第八子爲朝。請卽夜直襲大内。火攻取帝。奉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曰。否。已約南都衆徒。明旦必來。然後戰。上皇使平忠正源賴憲爲義爲朝平家弘分守四門。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源重成源義康等。率千七百騎。攻白河殿。爲朝等距戰。勝敗不決。義朝請火攻之。上皇倉皇

不顧然據其紀綱非一世也

薄命兒

上馬出。勅撿非違使火上皇三條烏丸宮。賴長壬生第。及黨與十二家。遣源季實於宇治。備奈良僧徒。十二日。上皇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欲見此薄命兒。賴長乃齚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搒亂黨姓名。於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實奏請得釋。

夢之為祥自古有之故古有占夢之官占吉凶然崇德固之以致播遷賴長因之以亡其身皆平日惡心之所夢者也河以吉凶占之耶通憲一旦納用衆所與奇陸䜹昔之然可觀然以政事紀綱持振

爲義匿於義朝所。帝使清盛斬叔父右馬助忠政。義朝斬父爲義。流爲朝伊豆。二十三日。流上皇於讃岐。上皇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上皇大恚。初上皇屢夢復祚。每夢必禱焉。至是帝遣人撿上皇東洞院書庫。有一匣。封縢甚密。發視之。盡起夢也。賴長亦素信夢。嘗得吉夢。意竊自負焉。竟以取禍。是日京師流言。清盛義朝將戰。朝野騷擾。是歲勅畿内七道。造營大内。初關白忠通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聽。至是興土木。藤原通憲日夜計畫。布算外間。殿堂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又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皆其所建白也。通憲文章博士藤原實兼之子也。博學

然其抱負有權於智能則有之其務不勝才不能者子之識慨矣

三年

四月閏十五通奴汝侍藤原信頼會其家司平信範宮除藤原邦綱雜下隨身七人於拾有違使忠通就第赴門

二條帝立

平治元年

信頼惡邪陰險狡猾叱咤雖假源義朝

宏才練達事務。歷事鳥羽崇德近衞三朝。任少納言。其妻以帝乳母。帝特親信之。於是宮成進諸國司七十二人位。三年春。通憲奏曰。人主先務。唯在選擧。其選人之方。在行內宴試其才。夫內宴。先朝之舊式也。中廢之殆百餘年。宜起興此禮。較諸卿之才。帝然之。親出仁壽殿。賜詩文題於諸卿。忠通以下悉應之。秋八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在位四年。元曰保元。去位之後。聽政院中。倣白河鳥羽二帝。性昏闇。叛臣在側。不之省。自是亂逆相踵。以終其世。太子立。是爲二條帝。平治元年。上皇嬖臣權中納言藤原信賴。與前少納言藤原通憲有隙。圖去通憲而己專權。引左馬頭義

十九

之兵力肆其姦謀而不發難測也素見矣

信頼白面狂童耳不足恐望大將何必舉兵劫官使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賊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受寵眷者也挾帝可也何幽上皇邪義朝亦然以前賢侍矣然不至賊曦害開以求之信頼之不足與有爲事有不

朝爲黨。十二月。信賴以義朝兵作亂。信賴三位忠隆子也。貌美。幼寵於上皇。累遷中納言兼令官。預政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衞門督。希望爲大將。數請上皇。以語通憲。通憲諫曰。大將重任也。自非華冑。不敢輕授。若信賴任之。恐取禍敗。上皇不悅。通憲因之圖唐安祿山事跡。上之上皇。未寤。信賴啣之。稱病不朝。信賴素善於中納言源師仲。就其第講武事。時太宰大貳平清盛結姻通憲。勢位稍踰源義朝。義朝嘗請通憲與婚。通憲辭之不許。而爲子娶清盛女。於是意懷不平。居常鞅鞅。信賴知之。深自結納。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衞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藤原惟方等。

知交其叙典嬖臣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忌通憲驚之於野如殺犬耳何至犯內宮且其心所忤者十清盛歿歸路宗兵不赫於我使義朝有意舉事何不直致之而夜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亂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者失是溯想而當時世態則人特論可得情者

皆常嫉忌通憲。信賴又與之陰相結。欲乘隙而發。會清盛赴熊野。信賴遂與義朝等擧事。九日。白虹貫日。通憲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容告之官女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爲通憲必侍宴。圍三條殿。信賴呼曰。臣爲通憲所讒。今將被誅。上皇大驚曰。誰敢爲如此謀邪。師仲逆黨也。趣上皇出宮。信賴使源重成等擁上皇入大內。幽於一品御書所。義朝等縱火。烟焰蔽天。大江家仲平康忠力戰而死。死傷太多。而通憲不在。乃焚其第。通憲變服而遁。盡殺家人。信賴入居大內。分將士守諸門。徙帝於黑戶御所。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

二十

光頼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難方以大義忠讜之言感動人心令得脫主上上皇於虎口實力多矣及帝欲用之乞骸骨豈見機而起者乎

爲播磨守。十三日。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梟示。初通憲自知有兵死相。或曰。爲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然終不能免。信賴遂居朝餉所。冠服擧止如天子。每朝會。座群僚之上。專決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卿議事。光賴乃出。戒從者。有變以我首。勿辱賊手。遂入曰。今日朝班何異。吾左衞門督也。因進座信賴上。端笏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信賴俛首。衆皆屏息。光賴四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召弟惟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曰。我家自事延喜帝。十一世於茲矣。非善政不奉行。非忠良不共事。今汝黨凶

信賴醉臥

豎將墜家聲不亦哀乎主上今何在上皇今何在神鏡劍璽一一問之會回顧見朝餉所寢中有人影曰此爲誰曰信賴居之故宮侍輩來往耳光賴嘆曰吾聞異國世有亂臣未聞皇朝有此事也因歔欷流涕使經宗惟方保護二宮曰平氏還力能匡復狂賊不能以也惟方等悔悟遂官軍得展力者光賴與有力焉清盛自熊野還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察事經宗惟方敎帝逃出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藤原成賴以告信賴方醉臥及醒聞之不信曰我委惟方經宗今何有是事成親曰皆彼等所爲爾信

鼻血被面

信賴從士某還主辱

賴懊恨憤惋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爲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勅平氏討賊以大内新建恐罹兵燹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内賊進退失據遂敗走信賴初盛氣指揮及聞官軍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左右扶上馬錯投地鼻血被面及其戰敗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義朝怒毆其面從士某曰何故辱我公卿等若勇何不戰克信賴行過蓮臺野會山僧送葬而歸併甲冑鞍馬爲其所掠遂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帝釋之不報平氏兵以勅旨來捕誅之遂因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貶官師仲在囚中自陳曰

自古逆賊世有而未有義朝也蓋忍乎係忍於子而忍乎父父將以忍乎君也義朝之罪天下俱所誅也是雖忠致可得誅者

鎌田政家欲取神鏡之東國奪懷之又見義朝繫大刀契匱鑰於佩刀紿奪之是臣不黨賊明證矣一旦與信賴相周旋者懼威權耳亦被流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初信賴圍上皇宮宮人多墜井死於是左大臣伊通戲曰殺人多者得賞宮井當先受官義朝東奔至尾張投鎌田政家妻父長田忠致忠致心動伏兵浴室殺之獻其首賞爲壹岐守忠致觖望平氏臣家貞請斬之以懲不忠不許義朝諸子皆爲平氏所捕殺獨第三子賴朝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於伊豆婢子三人皆幼以母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

永曆元年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皆諫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此例者鮮矣武氏之事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勸之言爲是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求以爲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爲

永曆元年帝納太皇太后藤原氏于宮賴長所子養近衛皇后是也保元亂後幽居帝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朝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數爲言帝不聽曰是朕家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爲皇后世呼二代后時經宗以帝舅惟方以乳母子親任用事每事以帝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自仁和寺移八條第時登閣觀望二人以上旨施板爲蔽上皇恚命平清盛曰彼二人悶朕父子汝爲朕誅之清盛收之將寘死前關白忠通請而減死遂流經宗於阿波惟方於長門由是二宮不協上皇所欲帝每反之時論譏焉清盛權漸熾顯官

伊通不開博覽之名、而其所開陳皆合時宜、鄙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可爲學之方者、

多出其門、秋、以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基房忠通子也、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爲草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輮之、夫如此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衛、逆徒落膽、小一條院舉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衛禁內、皆所以豫備不虞也、近世宿衛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

應保元年、

實行雅定俱賢臣、雅定始終朝典、能傳家說、實行至孝感人、皆可稱也、

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心專爲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其言皆切事務、是歲、以平清盛敘三位、尋任參議、踰年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爲權中納言、應保元年九月、帝奪左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帝啣上皇收經宗等、故報之也、踰年召還經宗、尋復本官、至仁安元年、又召還惟方、源雅定辭進內大臣、藤原實行五月進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閴寂、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

長寬元年、西京火、采[illegible]左馬寮[illegible]院中[illegible]院木工寮、

二年、紀伊[illegible]國熊[illegible]社火、九月興福寺僧[illegible]萬僧讀經於東大寺、祈國家治安、

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尋藤原忠實實行並薨、是歲、平清盛敘從二位、長寬二年、崇德上皇崩于讚岐、年四十六、世稱讚岐院、上皇自至讚岐、造宮松山、後徙志度、窮居僻遠、居常無聊、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親王爲奏請、後白河上皇不許、上皇大恚曰、朕爲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爲今生、而不許藏之、非但今生之仇、實爲地下之怨、乃嚙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攪擾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不復削髮剪爪、褐衣長巾、顦顇瞋目、慘悴骨立、至是崩、自是亂逆相踵、世以爲其祟、敕建廟、聚田、每歲祀之、

忠通之得名、[illegible]皆小技、未嘗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識皇嗣[illegible]阿諛從順以求非所至、亦并激上皇之怒、故長得以輔仁、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

永萬元年、是夏、京師多杜鵑、闘[illegible]殿上、帝惡之、捕入之獄、

六條帝立、

仁安元年、六月、應天門

冬、前關白忠通薨、忠通工歌詞、善書、嘗有乞寺榜者、既成、聞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怒遣使奪還之、是歲、以藤原基房爲左大臣、經宗爲右大臣、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房弟也、永萬元年、太政大臣伊通薨、以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六月、帝不豫、禪位尋崩、帝頗用心政治、與關白基實謀、未嘗咨稟上皇、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太子立、是爲六條帝、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八月、葬先帝、興福延曆二寺會葬爭班、攝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氏、平氏聚兵自衛、大內亦戒嚴、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仁安元年七月、攝政基實薨、以左

廟無故而倒、二年、延曆寺所司三綱目吉社司等詣上皇宮、訴延主快修、燒山上房舍、

二年、六條帝讓位、高倉帝立、禪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爲上皇、與以叔父爲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

大臣基房攝政、立皇叔父憲仁爲皇太子、甫六歲、時帝三歲、昭穆失序、朝野譏焉、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嬖之、生憲仁、欲立之、憲仁母滋子、清盛妻妹也、後稱建春門院、十一月、罷攝政基房左大臣、以經宗爲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清盛爲內大臣、踰歲陞從一位、爲太政大臣、三年二月、帝禪位於太子、稱新院、時年五歲、未冠之上皇、自古無有、後九年崩、太子立、是爲高倉帝、嘉應元年夏、後白河上皇薙髮稱法皇、先是清盛以病削髮、入道淨海、稱太政入道、造西八條第、窮極土木、又興別莊于福原、朝廷賞罰出其喜怒、上皇積不能平、削髮歸佛、

爲也、嘉應二年、去年流藤原成親於備後、至是以山僧再訴、奪成親官、尋復官、承安元年、攝政基房罷太政大臣、二年、伊豆國司奏、有番船泊嚴島、形如夜叉者五六人登島、傷殺十餘人、賊下發火、燒米穀遁逃去、三年、興福寺僧衆火多武峯、

且以媚清盛、清盛乃悅、二年夏、以陸奧夷酋藤原秀衡爲鎭守府將軍、藤原兼實歎曰、以奧夷任此職、可謂衰替之甚也、秀衡基衡之子也、是歲重盛逐其子資盛以無禮攝政基房也、承安元年、清盛納其女德子爲女御、尋爲中宮、長於帝四歲、二年、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御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不聽、明年、法皇贈書及泥華三十張、沙金一百兩于宋、賴業博學通典、每

治承元年、火所及、會昌門、應天門、朱雀門、神祇官、民部省、主計寮、主稅寮、式部省、穀倉院、主水司、大膳職、大學寮、勸學院、燒卿等坊舍二萬餘家、

有咨議、援引古今、辨析精覈、多見采用、嘗表出中庸於禮記中、自爲之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朱註未傳、自然契合、人以爲奇、治承元年、先是師長爲內大臣、至是爲太政大臣、平重盛遷左大將、權中納言宗盛兼右大將、師長賴長子、宗盛重盛弟、重盛尋遷內大臣、四月、京師火、延及大內、大極殿八省院悉蕩燼、六月、清盛殺西光、流權大納言藤原成親於備前、右近衛少將藤原成經・檢非違使平康賴・法勝寺執行俊寬於鬼界島、初成親寵於法皇、僥覬大將、清盛超授子宗盛、因此怨平氏、與康賴・俊寬及西光等、謀滅平氏、黨人源行綱自首、告覺、清盛怒、處成親以下流斬、

二年、三年、去年、叡山堂衆與學生爭、學生戰、清盛援學生、又敗、至是叡堂衆遁都、官下令捕堂衆、遣將横川、物使、和堂衆焚西塔、分諸社諸寺、祈請僧徒鬪亂、

四年、高倉帝讓位、帝性仁恭、以於天性、故知

二年、皇子言仁生、母平氏、尋爲太子、三年、重盛薨、重盛資性忠恪、沈毅有度量、中外屬意、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首尾、以袞蔽之、召藏人仲綱授之、宮中終無知者、性度如此、憂其父凶暴、禱死逝、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悼惜、十一月、地大震、清盛積怨法皇、率兵數千至自福原、京師騷擾、法皇遣中使諭之、清盛不釋、罷關白基房、貶爲太宰權帥、以右近衛中將基通代之、進內大臣、奪太政大臣師長官、流尾張、遣宗盛率兵、幽法皇于鳥羽、奏帝曰、自今諸政皆陛下意、至翌年二月、清盛諷帝禪位於皇太子、奉帝幸嚴島、帝先幸西八條第、過鳥羽、覲法皇、嚴島、

譽色駒馬之惡、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一條帝之不幸死、年四十九遷。惟末代賢、以憂崩、憂政亂。未幸之以功爲此德御、如俊等必悲。非仁孝之致也。

高倉帝崩

祠清盛所處事也。故引帝誓祠前、欲其不負己。帝情清盛跋扈、法皇幽閉、恒常鬱鬱、遂內禪。帝少受學清原賴業、性孝而仁恕。嘗有獻楓樹者、帝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爲薪、以煖酒。信成見而大驚、收仕丁將責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狀。信成具狀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負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爲盜所劫奪、無力以辨。帝惻然曰、朕聞堯氏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使人爲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賜中宮御衣。其仁恕如此。至明年崩。法皇歎曰、使上皇在

安德帝立。治承四年三月、賀茂社池蟆蟇與蛇鬪、蟆殺蛇。

位久長、則延喜天暦之治可以復覩。而早年昇遐、非特朕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太子立、是爲安德帝。甫三歲。法皇復聽萬機、而清盛專決事、以關白基通充攝政。五月源賴政奉皇伯以仁王起兵、討平氏。未舉事、發覺。賴政等奉王走南都。平氏以二萬騎來攻。賴政隔宇治橋拒之。兩軍阻水互射。園城寺僧徒有筒井明春者、輕捷絕倫、射斃十餘騎。既而矢盡、執眉尖刀、趨走橋架、如履平地。其徒有一來者、亦趨勇善戰、跳踰明春頭上、進斬敵兵。觀者駭歎。既而軍敗。賴政仲綱等自殺。王逃、中流矢薨。六月清盛奏遷都于福原、以舊京逼於延暦興福二寺、數蠢動、避之也。令

七月、解興福寺僧綱見任、收莊園。

公卿建宮城、以地迫狹、未就。奉帝于清盛第。先是、宗盛請迎法皇於八條烏丸、稍釋其防。及有以仁王事、又幽之福原。八月流人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起兵伊豆、討平氏。與平氏黨大庭景親戰、敗走安房。初僧文覺坐事配流伊豆。自稱善相人。一日見賴朝曰、公之相極貴。公須首唱義舉、復舊讐、雪前恥。賴朝心揣喜之、然慮其狡譎、適爲身累。唯唯遜謝而已。文覺於懷中出一枯髏、詐稱義朝首曰、我在獄日、盜而藏之。使我不遭流竄、公豈得覯先公哉。因潸然泣下。賴朝亦嗚咽歔欷。至是遂決意舉事云。源義重起兵上野、據寺尾城。九月源義仲起兵信濃。賴朝徇上總下總

十一月、以覺野前別當燃增燒掠莊園、別當覺有熱之。

養和元年、正月、以兵革及東大寺興福寺災、廢朝。物大和補興福寺僧徒跡、鎮官人以下民戶、解東大寺興福寺僧綱以下見任。

武藏相模、悉下之。據鎌倉。清盛聞賴朝未死、大怒。下官符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以嫡孫維盛爲追討使、忠度爲副。東擊源氏。賴朝逆之駿河。維盛兵潰還。賴朝欲追擊而西、以關東豪傑有窺其後、留將守駿河遠江、退至黃瀨川。得其弟義經。十一月清盛奉帝復都平安。造宮夢野、奉法皇。十二月清盛使其子重衡率兵燒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數百人。養和元年二月尾形惟義起兵筑紫、河野通信起兵伊豫、從應賴朝。閏月平清盛薨。遺表云、凡事皆咨宗盛。又遺戒子孫力討賴朝。清盛自左衛門尉至太政大臣、同姓爲公卿者十六人、得昇殿者三十餘人、爲衛府國司者六

收莊園、二月、中宮大夫宮司守佐公遺奏菊池緒方臼杵戶次松浦黨應源賴朝、嘗入寧府、十一月、復東大寺興福二寺莊園、補綱官、八月、平貞能討西國叛賊、壽永元年、平宗盛爲內大臣、

壽永二年、遣使於陸奥、陸奥燒東大寺大佛、

十餘人其采地半海內富過王室天下政事皆出其
意橫暴驕溢上下苦之及薨上下莫不解體三月重
衡等與源行家義圓戰美濃破之獲義圓義圓賴朝
弟也行家走依賴朝賴朝不容乃附義仲先是平氏
請法皇令藤原秀衡攻賴朝又以越後豪族城資永
爲越後守攻義仲義仲逆擊破之宗盛又遣族通盛
經政等攻義仲敗還北陸悉屬義仲賴朝漸忌義仲
壽永二年遂親率兵十萬擊義仲義仲避之越後送
質講和賴朝自碓氷嶺還是歲四月平氏使維盛率
宗族六人兵十萬北擊義仲義仲與戰于越中大破
之追擊戰于越前近江皆破之使人喩延曆寺爲內

七月、上叡山、名武將僧兵與源賴政遺黨作亂、(一)遣平忠度率兵赴丹波、

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法皇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爲萬世法、是廢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

應七月進據叡山宗盛挾帝及法皇奔福原法皇逃
幸義仲營宗盛遂泛海奔筑前義仲進入京師法皇
還御法住寺殿以源義仲爲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
爲備前守敕討平氏削平氏二百餘人官爵時帝爲
平氏所擁在筑前法皇下勅遙廢之立皇弟尊成踐
祚左大臣藤原基通攝政先是法皇喩旨宗盛還駕
不奉詔法皇會公卿議皇嗣之事右大臣兼實上言
京師無主四方觀望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更
立新主以繫臣民心祖宗之制無劍璽則不得即位
然繼體天皇即位以前稱踐祚及得劍璽乃即位今
宜據此例法皇從之乃議所立議者謂世亂宜立長

八月、帝至太宰府、原田種直及菊池隆直、臼杵戶次松浦黨、奉行宮衛護、九月、緒方惟義叛、臼杵已下屬之、帝避之、往大宰府、平貞能討菊池原田等、俱戰不利、

君故以仁王子避亂北走曰北陸宮義仲奉入京師
宜立之或議其嘗爲僧爲不可立高倉帝仍有二子
叔維明五歲季尊成三歲召見之覺季可愛命卜之
叔告吉法皇寵姬丹波局勸立季是爲後鳥羽帝九
月尾形惟義攻平氏宗盛敗赴讚岐造宮徇南海及
山陽法皇勅義仲西伐義仲以糧乏遷延未發抄暴
京畿法皇稍厭苦之欲引賴朝除之敕復賴朝本官
右兵衛佐召致宿衛京師賴朝以關東未平辭之義
仲遂迫於勅命率兵至備中遣將與平氏兵戰于水
島敗義仲欲進攻屋島時賴朝遣兵以二弟範賴義
經將之護貢賦入京義仲聞之引還法皇敕止之義

壽永三年、帝在屋島、正月、徙福原宮、

仲不奉勅還欲遣使平氏欲與連和以拒賴朝宗盛
欲許之知盛不可法皇命撿非違使平知康欲使延
曆園城二寺僧徒討義仲兼實諫止之且請諭賴朝
減兵以釋義仲之疑法皇不聽義仲遷帝于閑院法
皇于攝政基通第遣法皇乞討賴朝宣旨許之義仲
遂怨法皇請罷基通攝政以藤原師家代之奪公卿
四十餘人官爵法皇懼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時元
曆元年正月也而賴朝所遣二弟範賴義經等已將
兵數萬分道入京師矣義仲拒之菟道勢多敗死傳
首京師梟于東獄帛書其罪曰賊義仲二月平氏還
據福原賴朝以法皇宣旨命範賴義經移兵攻破之

帝御船遷屋島、四月十六日、法皇改元元暦、

平將武藏守知章以下十人死之、重衡等被虜、平氏逃保屋島、法皇使重衡作書、喩宗盛奉還劍璽、宗盛等不許、平時忠又罵辱敕使逐之、法皇大怒、或曰、劍璽在彼所、而吾不即位、彼重我輕、不如早行即位禮、兼實以爲不可、曰、是傷國體啓僭亂也、法皇不聽、七月、使帝即位於太政官廳、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撿非違使、叙從五位下、聽院昇殿、頼朝奏請遣參河守範頼爲追討使、西討平氏、凡關東家人不由頼朝奏而拜衛府官者、盡收其邑、不許東還、是歲頼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充別當、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初頼朝在伊豆、康信以其乳母子最親善、一月三遣使告京師動靜、及清盛欲盡滅源氏、特遣宗人告之、廣元匡房曾孫也、以頼朝薦、爲撿非違使、兼實曰、非儒家進仕之例、遂不用、於是二人前後奔鎌倉、從頼朝、康信善治獄、府無冤、結廣元有經濟大才、頼朝之攘權、義時之竊柄、皆廣元敎之耳、嚮使朝廷收而悉其用、未必無可觀者、惜矣、驅其良而與人也、

壽永四年、

文治元年正月、範頼留部將三浦義澄守赤間關、渡海入豐後、二月、遣義經攻屋島、破之、宗盛等挾先帝航海西奔、三月、義經追擊、會範頼于長門壇浦、與平氏大戰海上、平氏敗績、宗盛母抱先帝投海崩、知盛敎經等六人殉之、宗盛時忠清宗被虜、及皇太后平氏

文治三年四月、崇謚曰安德天皇、建久一年、勅長門建阿彌陀寺、爲天皇冥福、

法皇既立帝、平氏以爲彼既立主、凡名我爲賊也、寶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劍徽然、則海上之戰殆非法皇遣之耶、當此時、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然帝倘於疑不知進退、既傾而平時予之眾決、因非法皇所能料也、

義經索寶劍不獲、獲鏡璽、併諸俘虜還京師、法皇授頼朝從二位、五月、義經護送宗盛于鎌倉、斬之、頼朝逐義經、八月、法皇以義經爲伊豫守、兼院廐別當、頼朝怒不告而叙任、遣僧昌俊襲義經、義經及前備前守行家逼法皇請討頼朝、宣旨、法皇不得已下院宣討頼朝、兼實議曰、追討之詔不宜輕下、宜敕頼朝曰、義經有罪、則當致之鎌倉而誅之、不宜騷擾京師也、儻無心殺之、須釋纖芥之憾、全懿親之恩、戒敕如此、而頼朝不奉詔、則處之違敕、以聲其罪、恩威並行、國憲益張矣、不聽、遂賜院宣頼朝、聞之親率諸將西上、擊行家義經、進至黃瀨川、聞其走鎭西、還鎌倉、於是頼朝訴究不已、法皇急敕諸國捕之、頼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用大江廣元議、使時政奏曰、行家義經逃亡難輙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逮捕、則可不勞而自定矣、常賦之外、計畝課兵糧、又請自爲總地頭、法皇心難之、藤原經房力贊成之、公卿遂憚違頼朝意、遂聽之、頼朝既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國司之權移於守護、領家皆喪其地、而土地之權悉歸武人矣、初經房當平氏用事之日、能得其甘心、平氏滅、頼朝起、亦聞其爲人、屢通慇懃、以故經房深結于頼朝、竊望其薦己、自是益爲頼朝所悅、每有所

經房、右中辨光房子也、任參議兼近江守、建久中、兼民部卿、至權大納言、

或讒經房、頼朝曰、經房素有良臣之譽、

日吾所擬請、因被亦未是、其不可也。

內大臣實定、大納言實房、權大納言宗家、忠親、權中納言實家、通親、經房、參議兼光、雅長、

文治二年、

十月、以諸國地頭妨礙、

止。

擬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經房頗爲威福頼朝薦右大臣兼實内覽章奏尋爲攝政又請定議奏十人以内大臣實定權大納言經房等充之尋預東討宣旨者參議平親守右大辨藤原光雅等十餘人官爵僧徒與義經交渉者一切逐之朝廷悉從其請叙任黜罰甚多二年三月頼朝奏獨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去年以往逋租因請諸國皆准之兵興以來民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税既而召北條時政還鎌倉留北條時定等衞京師五月時定獲源行家于和泉斬之義經遁入陸奥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是歲

三年、二月、債置記錄所、八三月、法皇使織麻公卿、及左大臣經宗、内大臣良通等二十三人、各上意見。

四年、內大臣良通薨、冬、左大臣藤原經宗罷、尋薨、

五年、

頼朝又遣中原親能守護京師三年六月頼朝遣大江廣元修閑院八月京師多盜頼朝薦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鎭京師奏曰北面諸士任撿非違使自古所難宜精選其人補之至諸州地頭臣已嚴加告戒若有不從臣指揮者承勅按治行平毎擒獲群盜輙斬之不復報撿非違使四年春頼朝奏曰陸奥押領使藤原泰衡舍匿義經罪同悖逆臣願奉勅討之泰衡秀衡子也先是秀衡卒遺囑云舉國聽於義經以抗頼朝故頼朝有此請五年正月叙頼朝正二位法皇勅頼朝繕修大内閏四月泰衡遣兵襲義經義經自殺函其首送之鎌倉七月頼朝大徵兵奏曰藤原

十二月、權大納言藤原良經兼右大將、

建久元年、帝元服、

攝政兼實罷、太政大臣、

二年、

泰衡久庇亂人請討之累表不已朝議以義經伏誅天下略定宜與民休息難之頼朝遂不待詔發兵八月擊陸奥出羽悉平之泰衡爲其下所殺九月敕書至頼朝留葛西清重鎭陸奥十二月攝政兼實爲太政大臣尋爲關白法皇召頼朝入朝豫造第於六波羅待之建久元年十月頼朝發鎌倉十一月入京師先見法皇後入朝直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賜車服儀從法皇數召見頼朝毎入對漏數刻輙退頼朝上表辭兩職尋還鎌倉二年正月頼朝改公文所曰政所大江廣元爲別當如故自是賞功臣頒封邑皆以政所下文行三年三月法皇崩年六十六法皇

三年、後白河法皇崩、

在位在院凡二十餘年改元者十四擁立五帝而政令決於己法皇初於父皇崩之日與兄爭天位後又使義朝誅父人倫之擾莫甚焉至於嬖寵藤原信頼招兵舉委任平清盛遣反噬通義仲義經下討頼朝之詔則爲奸雄要請之地不悟崩後遂遣使就拜頼朝爲征夷大將軍天下兵馬之權悉歸武人矣世謂頼朝首攘王權豈然焉乎法皇之與之也通憲嘗言法皇爲闇主無比此雖非臣子之所可言亦當時之公論也

保元建久之際國勢一變論者或歸咎於後白河法皇謚法皇在院執政權三十餘年流崇德上皇使清

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倫理絶矣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帝之立以其叔父爲太子又遽奪小帝之位使童稚稱上皇養和之亂無劍璽立天子彝倫廢乎上祖訓自棄而亂賊接踵乎下擧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聽政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也幸祖宗之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全亡也假使有英主如後三條而輔以通變明機之上亦未必無濟危之策抑處保元之時信賞必罰不假武人以權柄清根本以臨億兆或可以靖義朝之心矣至平治以後清盛擅權次之諸源群起其勢益然而彼皆私讐平氏而已若使朝廷並存之以相

箝制則其勢必不暇他及我可以徐處之矣壽永之初頼朝義仲未構隙使法皇禮貌義仲以陰備頼朝則頼朝亦恭順不敢專擅也且義仲雖強暴難制不必猶若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乃可以馴服其心爲我之爪牙也而法皇不察于此甘受頼朝之美言欲借其力以除目前之過遂至受其凌藉許之討頼朝既而義仲與平氏共亡猶不懲賜義經以討頼朝之宣旨至此頼朝心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訴所欲訴請所欲請亦然收天下之大利無敢所憚朝議無如之何大勢一變而大權不可復可勝歎哉抑頼朝初志不及于此其不

初遣一兵西行者在竊據東隅也其願源平並仕又請與平氏連和其情可知也夫安德雖平氏之出爲法皇親孫且使法皇別立主則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豈非處置失當之大者乎爲法皇之計宜並存源平漸收其權而制其爭而此事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辨也由是觀之頼朝智略絶世能定禍亂奪大權亦時運之使然者孰謂人力所致乎哉嗚呼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而一旦爲武人之有亦天運果無循環之時乎然焉者雖曰人力所致果有天道也

日本外史前記卷之五　大尾

明治十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二年七月出版
著者　東京府平民
近藤鉼城
深川區深川富岡門前町七十番地
出版人　同
阪上半七
日本橋區呉服町十二番地
發賣人　同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發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稲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須原鐵二
水野慶治郎

賴山陽（襄）著

日本外史

明治八年（一八七五）東京牧野善兵衛等刻本

據明治八年（一八七五）
東京牧野善兵衛等刻本影印

徽顯

闡幽

明治八年春日書
実美

標註日本外史序

古今國勢之變修史之體裁係焉我朝中世以降王室失馭政歸將家子成所謂此間有宇宙未曾有之國勢叙之當用宇宙未曾有之文體者自非子成之才與文孰能得獨力網羅綜各家顛末精核簡明如斯書乎況子成生遭於武治之世則其所論説或不能無隱諱而凡事繫於王室將家名分之大義者微言深旨尤致其意焉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百世之下矣此其一部外史畢世精力之所

鍾而所以至皇政維新今日之盛稱爲良史也歟頃者余友吉原氏爲之標註提綱揭要使讀者因以了作者苦心之所存則天下古今形勢之變理亂興廢之蹟粲然可觀矣其裨益史學豈淺尠哉余加訂正遂以岳言弁於卷首云

明治八年三月　　關機識

佐瀨得所書

點注標記

頼襄字子成號山陽、又號三十六峯外史、其父惟完號春水、安藝加茂郡竹原人、爲廣島文學、以安永九年庚子生子成於大阪、天保三年壬辰五月子成死于京、時年五十三、葬于長樂寺、著有本書及日本政記・通議・新策・春秋講義・元文錄・日本樂府・詩文集等

左近衞少將越中守源定信號樂翁、實田安中納言宗武次子、出承松平定邦之後、居奧州白川、食十一萬石、天明中文恭公奏爲老中、其在職能擧有德公之政、德化大行、擧世稱頌爲賢宰、至文化中致仕、

蘇轍字子由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英宗時爲宰相

尊嫡名定永

謝大拜之恩、此年三月、文恭公拜大相國、乃使定永等朝獻謝恩

謦欬言笑也

司馬遷字子長、漢武帝時爲太史令、撰史記

布衣頼襄謹再拜白。

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古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己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

閣下令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玆

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

閣下之命來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懇懃。愧悚交至。夫襄不敢求於

閣下。而

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

謦欬。聞其詞命。亦可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略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略之譏。況如襄以寒陋一書生。獨力罔羅古今。其不

點注標記

大方、猶曰大家也

國乘、猶曰國史也

常藩史、大日本史是也

隆治之所由、指德川氏撥亂反正之事蹟

先輩撰著、安積覺所著烈祖成績、中井積善所著逸史等是也

中興諸將、謂楠氏北畠氏等

割據群雄、謂後北條武田上杉等

是自有說焉、是字指事繫一姓之下等之三事也

右族、名將家也

元帥、征夷大將軍也、見統屬、統謂元帥、屬謂權豪

奕葉、猶累世也

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又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緒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至於

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誅戮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析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

事繫

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擧

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

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

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黷　今代而眯後世耳目。閲首至

喋々、多言也

謚、違擧也

口手為事之謂拮据

父母之邦、謂廣嶋藩

文政仁孝朝年號

尾。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令
曰無前之
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
謚。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
不為
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
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
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
不肯學晩近之文。繇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
笥。未嘗示人。今乃得
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

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
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
令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
病羸。不能效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生
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
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
教之。則幸矣。
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文政十年丁亥。五月廿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標註日本外史例言

一此書今盛行于世。殆至戸讀家誦。以其文義質實明暢易辨解也。然閲首至尾。得一部要領者。則十僅一二耳。是所以余忘謭陋。為之標註也。

一此書詳將家興廢。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次者。條理本自明白。然初學之徒不易記認。故即位改元。及諸將帥繼世叙任之類。必標出之。

一凡事蹟之關治亂盛衰者。就本中撮其要。疏於行首。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一官名通稱。及城邑山河之所在。亦附載之。其卷冊既異。或年次相隔者。則重複出之。以便省覽。

一凡土地名氏之類。其方音稱呼。隱僻不可識者。錯雜難詳者。則闕如焉。以俟後考。

一本文所援引故事成語。及字句之稍難理會者。儘加詳釋。以令易了解。

一河越本。標本書別本異同者。定从其一。不復掲之。以欄外之餘白也。其據他書。有所訂正。不可刪去者。則存之。

一諸家略譜。各附其卷首。使讀者一目瞭然。如國郡沿革圖。則余又別撰外史年表附録之。就而參攷焉可也。

一此書名分所係。體裁之得宜。而叙事之妙。議論之確固。非余輩贊評之所能悉矣。要讀者反覆玩味。自然得之耳。故不贅之。

一全編加標註。及施音訓點句讀。分節段等。皆以裨益黄小。令識者看之。覺煩蕪可厭也。況余輩寡聞固陋。其紕繆者尚多。博雅君子。為加釐訂。為幸。

吉原呼我識

日本外史

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今昔物語
陸奥話記　奥州軍記
將門記　純友追討記
後三年合戰草紙　保元平治物語
平家物語　長門本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東鑑
承久記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綱目　櫻雲記
伯耆卷　菊池軍記
關城書　保暦間記
梅松論　花營三代記
足利治亂記　室町殿日記
明德記　應永記
富士御覽記　北山行幸記
椿葉記　永享行幸記
長祿寛正記　嘉吉記
結城戰場物語　應仁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文明一統記

鎌倉大草紙　細川勝元記
細川政元記　三好成立記
三好別記　松永記
十河物語　穴太記
光源院記　赤松記
北條五代記　房總治亂記
豆相記　相州兵亂記
河越記　國府臺前記
國府臺後記　北條早雲箇條書
里見軍記　蘆名記
伊達成實記　最上記
山形記　東國太平記
甲亂記　甲陽軍鑑
武田三代記　北越軍記
謙信軍記　河中島合戰記并圖
北國太平記　上杉輝虎注進狀
中國治亂記　陰德太平記
江就記　毛利家記
筑紫軍記　別所長治記
長曾我部元親記　九州治亂記
信長記　織田眞記
立入宗繼記　太閤記

天正記　豐鑑
小松記　富樫記
淺井軍記　朝倉軍記
江北記　江濃記
蒲生氏鄉記　惟任退治記
柴田退治記　余吾莊合戰覺書
紀州發向記　島津家記
朝鮮軍記幷圖　朝鮮征伐記
高麗陣日記　朝鮮物語
清正記　前田軍記
黑田長政記　細川忠興記
將士美談　武邊物語
武家閑談　武者物語
武將感狀記　武家高名記
武家盛衰記　老人雜話
故老物語　大河內秀綱物語
○三河記　三河物語
松平譜　德川記
創業記　藤澤寺緣起
松榮紀事　家忠日記
增補追加家忠日記　關原記
關原軍記幷圖　關原記大全

關原外記　石田記
石卯餘史　駿府政事錄
東照宮御遺訓　御遺訓附錄
御遺誡　慶長記
慶長一統記　慶長日記
元和記　四戰紀聞
三形原合戰記幷圖　小牧合戰圖
大阪記　大阪軍記幷圖
難波戰記四種　冬夏日記
秀賴記　大阪首帳
若江合戰記　大阪冬夏陣覺書
樫井合戰記幷圖　淺野家記
淺野家臣記　小幡景憲事記
酒井家記　本佐錄
落穗集　玉露叢
玉滴隱見　岩淵夜話
武野燭談　柳營秘鑑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君臣言行錄
○續日本記　續日本後記
文德實錄　三代實錄
令義解　類聚三代格

延喜式　姓氏録
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職原抄　皇胤紹運録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武家敍任　大系圖
武家大系圖　足利系圖
細川系圖　徳川系圖
上杉系圖　貞永式目
建武式目　知譜拙記
主圖合結　武鑑五種
〇水鏡　扶桑略記
世繼物語　榮華物語
續世繼物語　増鏡
宇治拾遺　玉海
百錬鈔　愚管抄
古事談　續古事談
著聞集　十訓鈔
徒然草　愚昧記
後愚昧記　康富記
親元記　祇園執行日記
東寺執行日記　吉野拾遺
義貞記　菊池武朝申状

吉野御書案　新葉集
宗良親王集
〇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贊藪
國史實録　烈祖成績
藩翰譜　王代一覽
鎌倉將軍譜　京都將軍譜
織田信長譜　豐臣秀吉譜
東照宮年譜　年譜附尾
武徳大成記　武徳安民記
武徳編年集成　東遷基業
東遷成基　大業廣記
〇元史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懲毖録
皇明通紀　皇明實紀
兩朝平攘録　中山傳信録
異稱日本傳
〇和漢合運　木下長嘯集
羅山集　讀史餘論
五事略　保建大記
本朝通紀　中興鑑言
制度通　南留別志
駿臺雜話　通語

日本外史

目次

點注標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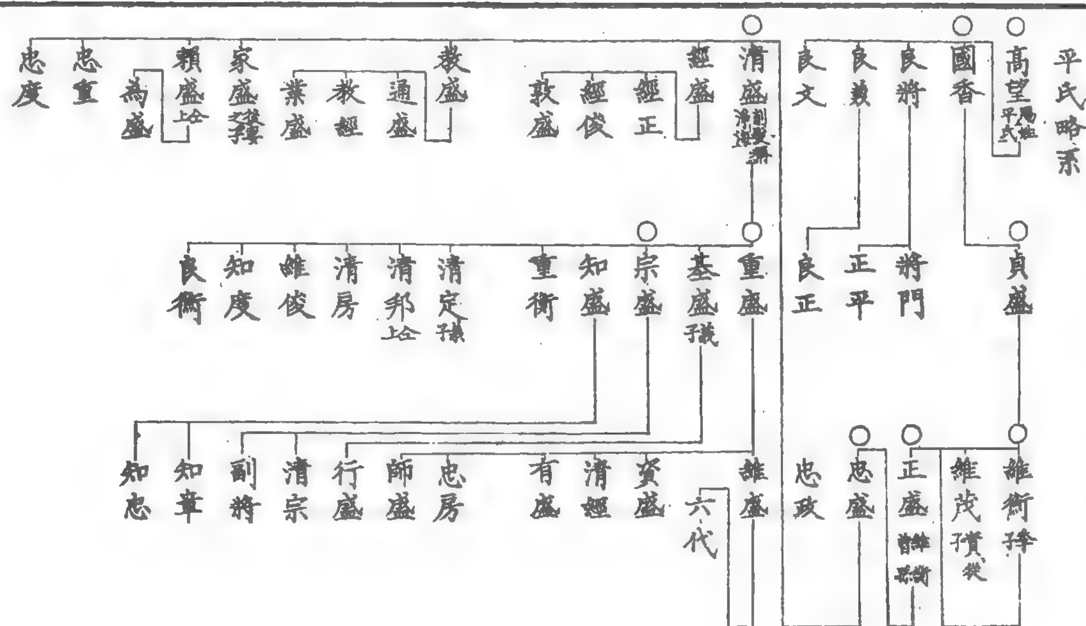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目次　○一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目次　○二

點注標記

卷二十二


平氏略系
高望
國香
良將
良兼
良文
貞盛
將門
正平
良正
清盛
重盛
基盛
宗盛
知盛
重衡
維盛
六代
經盛
經正
經俊
敦盛
教盛
通盛
教經
業盛
家盛
賴盛
爲盛
忠重
忠度
維衡
維茂
正盛
忠盛
忠致
資盛
清經
有盛
忠房
師盛
行盛
清宗
副將
知章
知忠
清定
清邦
清房
維俊
知度
良衡

日本外史卷一

源氏前記

平氏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於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衞豪橫之患。乃知制度之弊。其來久矣。非啻始於此也。蓋我朝之初。建國也。政體簡易。文武一途。舉海內皆兵。而天子爲之元帥。大臣大連爲之褊裨。未嘗別置將帥也。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愼。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慕傚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衞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衞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契敕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勲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

點注標記

有志猶曰古記。蓋指神皇正統記　制符詔符也　大權謂兵食之權　將門猶曰將家也　三善清行大学頭式部大輔參議宮內卿醍醐帝時人　封事凡上書言事者恐其言或漏密封以上之故曰封事清行意見載在日本史本傳　宿衞豪橫言宿直護衞之兵驕恣也　啻與但同　大臣成務朝所始置大連仲哀朝所始置　褊裨謂褊將裨將屬大將別率兵者　皇子皇后謂日本武尊神功皇后之類　三韓馬韓辯韓辰韓即新羅高麗百濟也今謂朝鮮　肅愼靺鞨也　中世蓋指天智持統之際　此至大寶如此隊括令義解用之　蓋親也　傚倣也　六衞左右近衞左右衞門左右兵衞　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兵部大藏宮內是也孝德朝始置之　丁強壯之民也　首領指大毅少毅等　守令謂國司也　令義解云有關國須契勘國皆停勅符　義解云節者以旄牛尾爲之大

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處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自文吏出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冑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奥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衞舍人者。或坐制鄕曲。不勤宿衞。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貔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寛治。源平二氏數鎭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勳誅。莫不立辦。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此令。也。如察其弊者焉。而不窮弊之所由。於救之之術。蓋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授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猜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

點注標記

將所擁也今以刀劍代之故曰節刀　約束法令也　勲位賞軍功之等級有十二詳見令義解　仗劍戟戰名也　尺一之符以尺一板爲詔書也　庶僚百揆謂百官諸司也　槩大略也　光仁帝寶龜中慶命紀古佐美等討陸奥夷賊桓武帝延暦中命坂上田村麿討夷賊平之　汰冗兵省無用兵卒也　貞觀清和帝年号延喜醍醐帝年号　坐制鄕曲擅作威福也所謂武斷鄕曲者　清行所謂即意見封事中之語　貔虎皆勇獸豺狼噬民　儼然矜莊貌　朱雀帝天慶中平貞盛討平將門後冷泉帝天喜康平閒源賴義討安倍賴時貞任等堀河帝寛治中源義家討清原武衡家衡　馴致以漸而至也　二氏撫字其家隸而收有之故赴之甚易得猶探囊中物取之耳　勳絶也　恬熙安和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今借用

以嘗云士　傾排攘奪排搶也　積累也謂古生命也　積白海切鎖頂也　謂相次持也　持擊也噬齧也攘禍也言反噬相　齒當威擁也　偸他侯切與偸通　苟且也　齒列也　抑自抑制也　保元後白河帝年号　平治二條帝年号事詳後卷　釁隙也　潰散見也　維持維綱支持也

與日搏噬攘奪之禍又甚於此。敗壞古制、苟偸一時、皆足以自取困蹶也。抑我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悋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敍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

参議高野女眞宗　式部卿卿其長官也他倣之　高見無官無位　宇多帝時賜姓平氏　赤旗　鎭守府將軍良將下野守良兼　聖武朝始置鎭守府於陸奧膽澤郡將軍其長官也　左馬允允其判官他皆倣之　將門桀黠　相馬小次郎將門　桀黠凶暴也　攝政清和朝始有此職　撿非違使

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平氏出自桓武天皇。天皇夫人多治比眞宗生四子。長曰葛原親王。幼有才名、長而謙謹、好讀書史、觀古今成敗以自鑒。敍四品、任式部卿。子高見、孫高望。高望賜姓平氏、拜上總介。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赤。高望四子。國香、良將、良兼、良文。並任東國守介鎭守府將軍。國香子曰貞盛、材武善射、爲左馬允。良將子將門、性桀黠、倚攝政藤原忠平、求爲撿非違使。忠平不省。將門怒去之東國、據相馬里、劫掠常陸下總。時國香爲常陸大掾。良兼爲下總介。皆與將門有隙。承平中、將門終攻殺國香。將門之在京師也、嘗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貞盛

淳和朝所始置　相馬里在下總　大掾其國府判官也他倣之　承平朱雀朝年号　敦實親王宇多帝子　興世王喜亂　沃饒而四塞言土肥物豐而四方阨險也

亦來謁。會將門出。貞盛謂人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者、當擊殺之。至是貞盛棄官而東、欲復父仇、與良兼及從弟良正共攻將門。不利。貞盛謂是私鬪也、不若受敕討之。將還京師、有所請。將門要擊之信濃。貞盛大敗、脫身入京師。已而良兼卒。將門乃據下總、遂襲執常陸介藤原維幾、取常陸武藏守與世王。兇險喜亂、往說將門曰、關東八州、沃饒而四塞、可據以霸天下。夫取一州誅、取八州亦誅、誅一耳。願公安所決。將門大悅、延爲謀主。遂攻下野上總武藏相摸、悉下之。弟將平諫曰、帝王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將門曰、天縱我以武。吾取帝位、孰能拒之。乃建僞宮於下

將門登比叡山俯瞰皇城　瞰俯視也　純友參議中納言長良孫右大辨遠經第三子　王族謂桓武皇胤　關白光孝朝始有此號詳卷末　戒嚴將至設備曰戒嚴　天慶二年　三年　右衞門督忠文　募以重賞而廣求也　秀鄉魚名公八世孫從四位下下野掾世号俵藤太　梳理髮也　將門拾飯

總猿島、置文武百官。初將門與藤原純友者友善。嘗同登比叡山、俯瞰皇城曰、壯哉、大丈夫不當宅此耶。遂與謀叛。謂純友曰、他日得志、吾王族、當爲天子。公藤原氏、能爲我關白乎。至是純友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海島爲盜、以遙應將門。潛遣人入京師、行火坊市。京師戒嚴。時天慶二年也。三年、朝廷拜參議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率諸將東伐、發東海東山兵、募以重賞、而任貞盛常陸掾、發兵討將門。將門聞之、率兵索貞盛於常陸、不得。乃散其衆、獨以千餘人至下野。下野有押領使藤原秀鄉、世爲大族。及將門起兵、往見之。將門方梳髮、捉髻而出、款接之、命食。共食、飯粒墮前、拾而食之。秀鄉知其

島廣山在下總
蹙蹙迫也
叱咤叱怒以舌口中作聲也
梟首懸首木上曰梟首京獄京師獄門也
伊豫掾伊使橘遠保誅純友在此年
九月
平將軍
四天王
下野守　維衡散位
致頼常陸介頼信
大和守保昌
謫以罪遷也
維茂出羽介鎭守府將軍称餘五將軍

默注標記

義家誅奥賊家衡武衡
剽掠劫人抄掠財物也
猖獗言賊勢充熾
鐸鈴官遣使勅賜鐸鈴振鳴之以爲節
天仁元年　天仁鳥羽帝年号
大治　大治崇德帝年號
備前守正盛
得長壽院長承元年建三十三間之堂於東山置金佛号曰得長壽院
董督正也
竣事畢也
豐明節會十一月中旬辰日薦新稻於廟有宴
詬罵辱也

輕率不足與有爲也。乃從貞盛。貞盛窺將門無備。與秀鄉合兵四千餘人急襲之。將門逆出拒之。大敗。貞盛乘勝疾攻。將門欲誘之險阻。走據島廣山。貞盛火其營。大戰于山北。將門以見兵四百騎殊鬪。貞盛麾兵蹙之。將門獨身出走。貞盛叱咤追馳。射中其右額。墮馬。秀鄉斬其首。與世王以下悉伏誅。梟于京獄。八州皆定。而純友尋平。忠文等皆途還。貞盛以功敘從五位上。後遷從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兼陸奧守。世呼曰平將軍。貞盛四子。季維衡最勇。與平致頼源頼信藤原保昌齊名。稱四天王。任下野守。後私與致頼鬪。謫徙淡路。貞盛又養從子維茂。亦勇敢亞維衡。維衡曾孫正盛。有武幹。時平氏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五

與源氏並爲武臣。而源義家樹功邊陲。宗黨尤强。其長子義親。爲對馬守。剽掠九州。殺官使。流隱岐。逃歸出雲。殺吏奪貢賦。勢甚猖獗。於是詔正盛爲追討使。賜鐸鈴。率兵討之。與義親戰。斬其首。梟于京獄。時天仁元年也。正盛生忠盛。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爲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並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闇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詬。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裹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與之同死。吏不得止。忠盛昇殿。就闇

左兵衛家貞
訶譴責也
瓶子醋甕
劾鞫數推窮罪人也
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謂之陛下者因卑達尊之意也
木刀塗銀
嘻歎美也用意良苦謂不刀塗銀以死衛君謂家貞等
仁平　近衛帝年号
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右馬頭家盛大納言頼盛薩摩守忠度

默注標記

麥稈代笠
有身身重也爲懷孕身中復有一身也免身分娩也
清盛　尉判官也他做之
海魚入舟　周武王有白魚入舟之兆蓋引此例爲興家之嘉瑞也
鳥羽法皇
崇德帝
白河法皇　璋子太納言公實女
鍾聚也情之所鍾愛之篤也
叔父兒　白河第二子爲堀河堀河長子爲鳥羽今以崇

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名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忠盛有七子。曰清盛。經盛。教盛。家盛。頼盛。忠重。忠度。而清盛最極寵貴。初忠盛之事白河上皇。上皇有嬖姬。居祇園祠傍。嘗夜幸焉。雨甚。覩鬼髮如束鍼。乍覩乍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六

失。命忠盛射之。忠盛捕而視之。一老僧。束麥稈以代笠。捉火器行吹之。曰。將上燭于祠也。上皇謂忠盛勝勇可倚。益有寵。所幸宮人兵衛佐局。與忠盛私。有身。上皇即賜之曰。生女則朕取之。卽男也。卿以爲子也。宮人免身。生男。是爲清盛。後更娶妻。生家盛頼盛。清盛出依中御門氏。大治中。任左衛門尉。累遷至從四位下安藝守。航海赴任。有魚入其舟。或曰。興家之兆也。先是鳥羽太子受禪。是爲崇德帝。帝母璋子。幼養於白河法皇。鍾愛之。及長不衰。頗涉物議。鳥羽是以不子視崇德也。戲目之曰叔父兒。鳥羽寵姬曰得子。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令崇德養爲太子。四歲受禪。是爲近衛帝。帝崩。崇德希

[illegible]爲白河之子則於父堀河爲兄弟於鳥羽爲叔姪故目曰叔父兒
得子中納言長實女
近衛帝
以言告神請之兒請神加殃謂之詛
後白河帝
惡左府　法性寺關白忠通　慈源衡
恟恟懼也
保元元年
六條判官爲義
美福召清盛
右馬助忠政
安藝判官基盛
宇野七郎親治
下野守義朝
少納言入道信西
鎮西八郎爲朝
二將一爲伊藤五一爲伊藤六
如意山在京城東
聖武朝始置鎮西府先是已有太宰府號云今不詳年代大貳其次官也
六波羅甲第
第宅有甲乙次第甲第者第一等之宅也
二條帝

復位。崇德皇子重仁。又長而賢。中外屬望。而美福以近衛蚤世。爲出兒詛。乃密勸鳥羽。立崇德同母弟雅仁。是爲後白河帝。朝野駭然。崇德憤恚。召左大臣藤原賴長。語之以情。賴長慧黠。世稱惡左府。與兄忠通爭權不逞。欲使上皇復位而已專柄也。乃慫慂舉兵。物情恟恟然。保元元年。七月。法皇崩。即夜葬之。上皇遂舉兵。據白河殿。源爲義等屬之。法皇豫度有變。遺命諸將。當召者。清盛不與焉。蓋以忠盛夫妻傅重仁也。美福曰。安有强如平宗而不召乎。遂召之。清盛舉其宗。應召焉。叔父忠政獨赴上皇宮。清盛義子基盛爲撿非違使。擒上皇黨源親治于宇治。已而勅源義朝。攻白河殿。留清盛等衛宮。少

納言藤原通憲奏使清盛同往。清盛長子曰重盛。從父攻其西門。西門將源爲朝善射。我先鋒二將。爲其所射殺。清盛曰。吾受命不必此門。重盛不肯曰。擇敵而進。豈武臣所爲乎。兒請當之。清盛令兵士擁止重盛。與共攻南門。白河殿陷。上皇出走。入如意山。削髮奔南都。途被執。還于讚岐。賴長中流矢。已而自殺。帝詔清盛捕爲義。未獲。忠政出。依清盛乞降。不聽殺之。朝議因令義朝殺爲義。以清盛爲播磨守。超遷太宰大貳。重盛以下受賞有差。始與甲第于六波羅。義朝視平氏聲望出己上也心常嫉之。藤原通憲娶清盛女爲婦。亦與義朝有隙。通憲參與大議。多所釐正。帝授位太子。是爲二條帝。而上

後白河上皇
中納言右衛門督信賴
[illegible]安祿山事跡
安祿山胡人事唐玄宗得寵後謀叛
大納言經宗　右中將成親　撿非違使惟方
平治元年
熊野切部並在紀伊
兵庫頭賴政　伊賀守光基
少納言第指通憲宅
猶豫本並獸名遲疑不決也
清盛入京師
乘輿也輿車也天子所御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
光賴折信賴最勉也
清盛計拔帝

皇仍聽政。政在於通憲。上皇嬖人曰藤原信賴。求爲近衛大將。上皇欲聽之。通憲不可。因圖唐安祿山事跡上焉以諷之。信賴慚恨。乃與義朝深相結納。陰謀作亂。藤原經宗。藤原成親。藤原惟方等。皆與其謀。謀既定。而畏清盛不敢發。平治元年。冬。清盛重盛。率筑後守家貞等五十人。詣熊野。行至切部。六波羅使者來告曰。昨夜信賴義朝與源賴政源光基等。率兵五百。圍三條殿。火之。並火少納言第。殺傷無算。遂幽上皇及主上於禁內。少納言亦遭害矣。衆愕然。清盛曰。爲之何如。宜到熊野計之乎。重盛曰。武臣赴天子之急。何猶豫爲。清盛曰。如無甲何。家貞曰。臣豫慮有是事矣。開其擔出甲冑五十。

器械弓箭稱之。衆乃結束北還。已而聞源氏兵要阿部野。清盛曰。彼衆我寡。我且避之四國。以謀再舉。重盛曰。機不可失。失今不伐。彼將先我。我寡而敗。何耻之有。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盛曰。吾志決矣。率衆疾馳。未至阿部野。遇一騎。衆意源氏使也。騎至曰。臣至自六波羅。六波羅之兵迎駕。見在阿部野。請速歸。衆相喜慶。踊躍入京師。當是時。信賴自爲大臣大將。義朝以下皆拜官。信賴衣冠僭擬乘輿。坐百官上。聽斷庶政。百官莫敢仰視。獨左衛門督藤原光賴不屈。因會議折信賴。屬其弟惟方。護二宮以待清盛。清盛既還。信賴聞之。益諸門守兵。清盛謀怠其備。乃致名簿於信賴。以示無他。清盛計拔

點注標記

誰何謂問其爲誰也

仁和寺在京城西北

燹音銑火也

勒整制也

三平

惡源太義平

七匝櫻橘樹　櫻橘即左近衛櫻右近衛橘也

平將軍再生　平將軍指貞盛

與三左衛門景安　新藤左衛門家泰　次郎政家時爲兵衛

帝。乃與惟方通謀。夜放火二條大宮。守門兵舍守救之。天皇乃與皇后同車。蒙衣而伏。出藻壁門。惟方從。門者誰何。惟方曰。宮人也。門者燭於車中。曰。可矣。既出。重盛以騎三百迎謁于途。奉入六波羅。百官率焉。關白藤原基實亦至。衆以其妻信頼妹也疑之。或告清盛曰。關白至矣。清盛曰。此大臣也。假令不來。吾固將召焉。衆心乃安。已而上皇又逃於仁和寺。而信頼等仍據大內。帝召清盛。命討賊。且戒之曰。定佯還走。誘賊出宮。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對曰。臣誅逆賊如指之掌。勿以勞天心。至若後命。臣甚惑焉。雖然不敢不盡心。乃勒兵三千騎。令重盛教盛頼盛將之。分路赴大內。賊開昭明建禮二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九

門。閉陽明待賢郁芳三門。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我兵望見色動。重盛勵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分其兵爲二。留一于大宮巷。以其一傅待賢門。大呼挑戰。信頼怖。墮馬。重盛排門而入。至大庭椋樹下。與源義平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橘樹。出至大宮巷。杖弓以息。平家貞目之曰。可謂平將軍再生矣。重盛更兵復入。義平呼曰。我源氏嫡子。公平氏嫡子。宜與決死也。重盛曰。諾哉。乃進戰且還與二卒景安家泰俱走。義平及鎌田政家追之至二條濠。重盛踰濠。政家射之。中肩及背。甲堅不入。射馬。馬倒。而胄墮。政家薄之。重盛扞以弓。取胄被之。景安至搏仆

點注標記

鐵搭鉤胄

踞蹲也　逡巡行不進貌

收名簿

中納言師仲

斬信頼　與成親有姻見下文

長田庄司

誅義朝　弥平兵衛宗清

池尼請宥頼朝

刑部卿忠盛也

狙伺也

平氏威振天下　日向太郎通良

兩宮交惡

政家爲義平所殺。重盛怒。欲親鬪。家泰進與義平相搏。爲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當是時。頼盛等攻郁芳門。與義朝戰。退走。義朝卒有善走者八町二郎。以鐵搭鉤其胄。頼盛拔刀截搭。二郎仰仆。頼盛走。源氏兵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關諸門守之。義朝義平無所獲而還。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清盛乃上北臺。踞床指麾。賊兵皆至。官軍逡巡。賊乘勝而進。矢及內戶。清盛怒。上馬大呼。馳出親突敵陣。更兵交進。賊遂大敗走。清盛乃入大內。收名簿。笑曰。昨予今取何速也。乃分兵追賊。義朝奔關東。信頼至仁和寺。乞哀於上皇。上皇爲請之於帝。帝不許。重盛曰。郎宥之。彼何能

日本外史　卷之一　〇十

爲。清盛曰。首惡不可不誅。且如帝命何。乃遣教盛引兵圍仁和寺。捕信頼及其黨源師仲藤原成親等五十餘人。斬信頼于六條磧。重盛救成親有姻乞而宥之。帝賞清盛戰功。進其子弟官爵。尾張人長田忠致誅義朝。獻其首。梟之獄門。頼盛將平宗清亦捕義朝少子頼朝至。將斬。宗清憫之。因池尼請宥。池尼頼盛母。於清盛爲繼母。清盛不聽。尼怒曰。刑部卿而在。汝安得侮我言乎。重盛與頼盛固請。乃減死一等。流于伊豆。義平變服入京師。狙擊清盛。清盛覺之。捕獲斬之。平氏威振天下。肥前人日向通良作亂。遣平家貞討夷之。當是時。政在上皇。藤原經宗藤原惟方。勸帝親政。兩宮交惡。上皇引

永曆元年　二代后　六年　永萬元年二條帝崩　延曆寺在比叡山園城寺在大津　扈還言扈從而還

清盛自援。永曆元年。上皇進清盛正三位。任參議。清盛乃奉上皇旨。收執經宗惟方。帝嘗納故近衞帝后。爲中宮。世呼之二代后。清盛以二人不諫陷帝於惡爲罪。欲斬之。前關白忠通救解。乃宥死處流。明年。清盛累遷至權中納言。六年。遂進從二位。任權大納言。重盛至正三位參議。永萬元年。秋。帝崩。諸寺僧徒會葬。延曆園城二寺爭禮。欲鬭。上皇名源賴政自衞。有訛言。上皇圖平氏。平氏大驚。聚兵自守。重盛曰。事必妄也。請往法住寺親驗之。法住寺。上皇宮也。乃往。途遇上皇來幸平氏第。欲口解諭。因扈還。清盛稱疾不出。重盛入而諫曰。大人宜出謁。吾宗有功無罪。事何遽至此。大人愼勿形之辭色。

渠與詎同　訛言天使之言耳　西光　六條帝　滋子兵部大輔時信女　仁安元年　二年　清盛陞太政大臣　隨身兵仗謂賜內舍人近衞等各帶劍仗者今謂隨身　功田有四等大功田使得傳子孫非八虐之除名

不則讒或因以入。苟吾之執忠直。何渠畏人言。清盛善之。而竟不出。上皇還。謂左右曰。訛言。誰使之者。藤原師光前曰。天使之言耳。衆無敢應者。師光。阿波人。嘗以狡黠爲藤原通憲所愛。使後削髮稱西光。爲院北面。頗有寵。心嫉平氏驕恣。數承間說上皇。是時。太子嗣立。是爲六條帝。帝幼。政復歸上皇。上皇寵后滋子。爲清盛妻時子之妹。生憲仁。上皇欲立之。仁安元年。以清盛敘正二位。任內大臣。二年。遂至從一位。陞太政大臣。賜隨身兵仗。聽輦車入宮。敕賜邑于播磨肥前肥後。爲大功田世襲。重盛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昇殿。次子宗盛敘從三位。任參議。三年。二月。憲仁受禪。甫五歲。是爲高

不收　三年　高倉帝　非平族者非人　淨海　選童察誹謗　服異服禿綠髮著紅袴也　嘉應元年　資盛値基房不下馬　捽持頭髮也　資盛時爲越前守後新三位中將

倉帝。帝母之兄大納言時忠謂衆曰。方今天下之人。非平族者非人也。當是時。平族爲朝官者六十餘人。其采邑跨三十餘州。朝政盡決於清盛。清盛有疾。詔行非常赦以禱之。既而清盛削髮稱淨海。興別第于西八條居焉。選童三百。服異服。散布京城內外。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上皇積不能平。嘉應元年。上皇削髮稱法皇。平氏益橫。重盛次子資盛與數騎出獵。途值攝政藤原基房。不下馬。徑衝其衞。衞士捽而下之。重盛責資盛無禮。基房縛送衞士以謝。重盛釋其縛。勞而遣之。清盛聞之怒曰。當今日誰敢辱淨海之孫者。必報之。重盛諫止。清盛弗聽。伏三百人。要基房于路。摧折其車。切從者髻。

承安元年　女御雄畧朝始有此名　中宮光仁朝始有此名卽皇后　四年　治承元年　重盛拜內大臣　小松在京城東南　三位中將維盛　丹波少將成經　成親圖滅平氏　賴光弟賴國五世孫多田藏人行綱　平判官康賴

帝因輟朝三日。重盛逐資盛于伊勢。承安元年。清盛進其女德子爲女御。遂立爲中宮。四年。右近衞大將闕。重盛奏請自拜之。治承元年。轉左近衞大將。尋拜內大臣。居小松第。弟宗盛爲右近衞大將。已而進正二位。朝臣舉妬平氏。藤原成親以權大納言爲法皇執事。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爲子婦。成親子成經娶敎盛女。然成親殊希爲大將而不得。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胄也。盍爲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成親遂結撿非違使平康賴。式部大輔藤原章綱。前近江守源成雅等。又欲

俊寛大納言源雅俊孫
鹿谷別館梟瓶子　鹿谷在京城東
部署分部署置使各效職也
白山在加賀
大納言時忠　誚責也
行綱自首　福原在攝津
新大納言成親也
云々猶曰如此如此也
有源暗指法皇也
西光過分之評

結法勝寺執行俊寛。數飲之酒。令姬人侍焉。因乘間說之。會其鹿谷別館。計事。宴酣。馬逸。坐者驚起。誤仆瓶子。成親曰。平氏仆矣。西光曰。盍梟其首。康頼進曰。梟首。撿非違使之任也。取瓶懸之柱上。一坐大笑。成親因建策曰。祇園祭日。京師雜沓。乘此時。縱火平氏第。疾攻之。可以逞矣。乃遣行綱布五十匹。部署諸將。所向未發。西光子師高爲加賀守。其目代師經與白山僧徒鬭。僧徒來訴之延曆寺。延曆寺僧徒與之合兵。入京師。犯闕。重盛以三千騎衞宮門。擊卻之。山徒不服。還圖再舉。法皇令平時忠往諭解之。五月。誚師高師經。流之。西光慚恨。終間叡山座主明雲於法皇。處流明雲。素善淸盛。淸盛爲

奏救之。不省。已而山僧奪還明雲。法皇怒。敕諸將上討之。淸盛不奉敕。則更敕成親。成親大喜。因聚兵。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西八條。聞淸盛在福原。又赴焉。請面告事。淸盛出面之。行綱曰。院中集兵。君知其由乎。淸盛曰。欲攻山徒耳。行綱進附其耳語曰。否。否。事係貴族。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子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淸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撿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鞫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乃縛西光至。使跪階下。淸盛叱曰。下奴恃過分之寵。構

高平太
異數猶曰異等
繹騷絡繹騷擾也
難波次郎　妹尾太郎　耦並也　逮捕拏之所及則追捕之也
發左府頼長也
亾狀猶曰無禮
禁平声猶勝也
二過猶曰二回也
拷掠成親　拷打也掠笞也

陷無罪。又敢欲危我家。西光笑曰。何謂過分乎。公之父但馬守。朝官所愧齒。公爲其嫡子。常著高屐。伺候中御門氏。人呼曰高平太。比十八九。以捕海賊二十人功。爲四位兵衞佐。人以爲異數焉。而今乃至於太政大臣。是之謂過分耳。淸盛大怒。躍起蹴其面。痛掠治之。得實。命裂其口。又使人名成親。成親未知事覺。曰。平公欲宥山徒。令吾請法皇耳。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繹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捽之。因於小室。將待昏殺之。成經康頼以下。皆被逮捕。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淸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皃豈以姻

戚云爾哉。彼爲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怨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爲藤信頼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亾狀。因戒之曰。愼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敎盛亦爲成經固請。皆得減死。而淸盛怒不自禁。乃就見成親。成親低首。淸盛睥而仰之曰。公面可憎。公當死於平治者。因內府之請。宥之。祿位並隆。何苦而反。成親曰。僕何與知焉。事必出讒口。僕於貴族。有何所怨。敢倍畔也。淸盛顧左右。取西光狀來。乃自讀二過。曰。猶言不與知乎。公面可憎。以其狀擲成親面。而入。令經遠兼康拷掠成親。二人畏重盛。下成親于庭。附其耳曰。我

第侶也
筑後守貞能
官爵踰分
新院崇德上皇也　故院鳥羽法皇也
官家猶漢稱縣官　魏晉稱官也皆指　天子不敢正言尊　尊之意
告者謂行綱

公隔壁而聽君第叫號二人毆地成親輒叫清盛曰可
矣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名平貞能曰亟戒將
士今擧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
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
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
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恩故院遺詔獨
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頼義朝之猖獗吾而
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至於收綏宗惟
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爲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
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郎毋告者豈不
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爲賊不可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五

擐貫也
叩與扣同牽也　睨怒睨也
重盛烏帽直衣而入
襟呿甲覩　呿開也　間近日也　覬覦希望也
佛家以天地國王　父母衆生爲四恩

悔也吾欲先發移之鳥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
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
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
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
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
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
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呿甲覩謂重盛曰吾察凶光狀
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
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語未
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
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駢並也
艾盡也
霽雨止也忿怒曰　霽威猶雨止　較著明見
嚮背嚮背背叉也
下野守義朝
欲忠不孝欲孝不忠

桓武葛原之亂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
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内昇殿萬人爲辱及至大人乃
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
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
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還陳事由則公家豈
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
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
沐浴君恩不可勝擧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
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救命
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
非大人所親睹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六

刎刭也
刭以刀割頸也
重盛兵諫　出令徵兵蓋詐衆　欲止父之暴擧也
院宣云々亦假設　之言

窮於此矣生亂是感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擧
先刎重盛首然後發且言且泣擧坐感動清盛曰淨海
以衰老爲此擧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
汝好計之乃起入内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縦令
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敕將士曰
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刎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
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
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
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
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内府
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内府慮君自急

點注標記

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
狃習也
丹剮肉至骨也
殺西光等放成經等
硫黃島在薩摩海中
二年 中宮娠
嚴島在安藝
祟禍咎之徵也神所以示人也
禳之爲言攘也卻變異也
分身與免身同
驗者視朕邪 驗者修驗者也
三年
好以刀 好賓好之賜 無文亦刀名
重盛祈死 瘍音陽創瘍也
封戶在越前

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内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慚愧。已而清盛使武士丹西光。並殺師高師經。流成親于備前。後使人殺之。放成經。康賴。俊寬于硫黃島。敎盛常餽遺成經。成經分之二人。因得不乏。二年。中宮娠。清盛月親祈嚴島神。冀得皇子。敎盛乃因重盛。請下赦令。成經康賴得歸。俊寬終死島中。十一月。中宮將産。而艱。人或曰。成親俊寬所祟。令衆僧禳之。法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七

皇乃爲誦經。卒分身。生皇子。清盛喜極而哭。獻金綿謝之。法皇弗懌。抛其謝書曰。驗者視朕邪。三年。立爲皇太子。清盛驕恣益甚。重盛日夜憂懼。一夕。夢清盛被誅。覺而泣。會維盛至。飮之酒。令好以刀。維盛意是小烏。小烏者。平氏傳家寶刀也。受而視之。乃無文刀。葬時所佩者。乃變於色。重盛曰。毋尤也。使公令終。吾將佩焉。今賜之汝。汝後當知之。五月。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也。遂不使治。法皇臨視其疾。三月。遂薨。年四十二。法皇與攝政基房議。收其封戶。會中納言闕。清盛婿藤原基通當任。而基房子師家任之。甫八歲。是時。清

點注標記

太政入道來矣 蓋以地震爲清盛入京振暴威之兆也
雖朕亦不能自保
賢相跼蹐 大言而疾曰跼 跼曲也俛也蹐累足也詩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褫奪也
將見流遠地乎
四年
夫妻准三宮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曰三宮也

盛在福原。十一月。地大震。京師相驚曰。太政入道來矣。已而清盛以數千騎入京師。基房入泣訴法皇曰。聞清盛來。欲修怨於臣。果被竄流。不復能奉左右矣。法皇曰。雖朕亦不能自保也。明日。使法印靜憲往諭清盛。且問其意。清盛不見。及昏無所答。靜憲請去。清盛使子知盛出答曰。臣耄矣。不復能事君。如此而已。靜憲趨出。颺言曰。賢相明德。跼天蹐地。清盛聞之。召返。面之曰。聞子諫止鹿谷之幸者。吾是以見子也。抑我家何所負官家。重盛新死。遊幸自如。獨不憫老夫乎。重盛見危授命者數。官家賜之越前。曰。傳汝子孫。而死即見褫。死者何罪。且吾爲基通。請中納言再三。而超拜師家。何也。凡如淨海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十八

者。卽有過愆。當宥及七世。今餘命無幾。動將見誅。身後可知矣。言畢垂涙。靜憲亦泣。少焉。說以大義。且慰藉之。清盛意頗解。禮而遣之。既而奏帝。貶基房。代以基通。削師家以下四十三人官爵。流前太政大臣藤原師長。使宗盛率衆造法皇。法皇問曰。將見流遠地乎。宗盛曰。非敢然也。且幸鳥羽殿以待事定。遂移之鳥羽。靜憲請而從焉。清盛乃使人白帝曰。今後諸政。陛下親之。卽日還福原。四年。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世稱其出清盛意也。清盛夫人時子。既拜二位。削髮。稱二位尼。於是夫妻並准三宮。三月。上皇幸嚴島。希解清盛之意。臨發覲法皇。法皇之徙鳥羽。中外皆咎宗盛不若其亡兄也。宗盛數

熊野湛僧
以仁王下令舉兵
以仁王後白河帝第二子號高倉宮
那智新宮並在紀伊
兼綱賴政第二子
賴政爲謀主
高倉朝治承中清盛奏賴政授三位
上總介忠清
曠空也彌長也久也
以利餌人曰啗
宇治河在山城
點注標記
平等院在宇治河南
又太郎忠綱
利根川在上野
絕流而濟曰亂
上從上流也下從下流也操操韁也
縱縱韁也
弰弓末也
賴政等皆死
伊豆守仲綱
以仁王薨
木津川在山城
凱還師振旅之樂也

諫清盛。乃幸還法皇于八條烏丸。五月。熊野別當上變。告以仁王下令。舉東國源氏。欲滅平氏。廢帝而自立。曰。事成有重賞。那智新宮僧徒亦應之。清盛大驚。率兵入京師。與公卿議。遣撿非違使源兼綱等。以官兵圍高倉宮。將從王子土佐。兼綱父賴政。爲王謀主。焉平氏未之知也。賴政急使王先奔園城寺。僧徒而自率子弟從之。清盛聞之怒曰。吾嘗奏賴政。授三位。聽昇殿。何負我乎。清盛將藤原忠清獻策曰。聞叡山南都僧兵皆應於王。我前後防敵。曠日彌久。諸國源氏來會。勝敗未可知也。空速下院宣於山徒。因啗以利。清盛從之。山徒乃倍王。王奔南都。清盛遣子重衡等。將二萬騎。追擊于宇治

河。王入平等院。斷橋而軍。僧徒善鬭。我將平盛清請分兵由河內進遮敵前路。下野人足利忠綱進曰。我家嘗與扶父氏夾利根河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駑者。操於淺而縱於深。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援弰之。令畢而濟。不亾一人。忠綱呼曰。我藤原秀鄉六世之孫也。盍來決死。兼綱笑曰。汝以名族。乃爲平氏所驅役耶。對曰。平氏奉詔討亂賊。安得不從也。乃大戰。終射殺兼綱。我軍悉渡。擊大破源氏兵。賴政及子仲綱等皆死。王南出走。中流矢薨。南都僧兵至木津川。聞之引去。重衡等凱旋。獻首闕下。清盛賞忠綱。清盛常愛福原。

遷都福原
賴朝舉兵
右兵衛佐賴朝
大場三郎
畠山次郎
三浦大介義明
胥相率也
鑰關下牡也
庄司重能
小山田別當有重
北條四郎
點注標記
清盛入見請宣旨
妙齡少年也
豎子未成人之稱
伊吹岳在近江
涅染齒也
維盛爲追討使
薩摩守忠度

又築島其南。以便遭運。終欲遷都焉。六月。遂決意。趣帝三宮百官徙焉。奉帝于賴盛第。遂徙之。已。第使兵守。法皇議建宮城。地狹不可建。乃權造焉。物議囂然。八月。源賴朝奉以仁王令。舉兵伊豆。相摸人大場景親擊走之。武藏人畠山重忠又擊破其黨三浦氏。景親急騎報捷。且曰。賴朝走死。已而東人交來告賴朝未死。兵復振。清盛大怒曰。東國奴輩皆彼父祖家人。而我流彼於東國。是使彼胥以滅我家也。何異借盜鑰乎。切齒久之。曰。向使吾不聽池尼請。彼惡得保首領。忘恩規利。敢敵我子孫。其能免神明之罰耶。重忠父重能與弟有重在福原。進而言曰。東人獨北條時政與賴朝婚。其或附之。其他

豈肯黨流人。君勿爲意。平氏子弟人人奮。願東伐。清盛輦入見上皇曰。陛下妙齡蓋未及知耳。往時有爲義義朝者。敢行凶逆。欲敵法皇。臣以謀略誅夷之。而義朝少子有賴朝者。此豎子獲之伊吹岳麓。當斬。臣繼母爲請宥之。臣即召見之。曰。十三歲短身涅齒。有問輒答。不知臣憫其幼稚。且自謂與源氏非有宿怨。特以君命焉爾。遂宥之。今聞其在配所。敢謀不良。臣不堪悔恨。請得宣旨討之。上皇曰。稟法皇。答曰。主上幼。陛下親父。決在聖斷。何直稟法皇爲。陛下莫乃成源氏乎。上皇哂曰。猶爲此言耶。即賜宣旨。因問大將可屬誰。曰。臣嫡孫維盛可。即命維盛以右近衛中將爲追討使。而忠度翼之。用高

讃岐守正盛
對馬守義親
齊藤別當
足柄在相摸
實盛西還
軍富士河
富士河在駿河
聞水禽起驚走

祖正盛伐源義親故事。賜鐸鈴。將五千騎。發福原。以齋藤實盛諳東事。以爲鄉導。行收兵至駿河。實盛曰。宜急踰足柄。收武藏相摸兵。藤原忠清曰。今我兵皆京幾新募。以此深入。未見其可。維盛從之。實盛乃辭而西。維盛曰。無實盛。吾寧不能戰乎。以忠清爲先鋒。進軍于富士河。當此時。畠山重忠以下皆附賴朝。以二十萬騎至河東。使使者來貽書。多謾言。忠清勸維盛斬其使者。相持未戰。我軍夜聞水禽起。相驚以爲敵大至也。人馬相踏藉而走。維盛怒。欲留戰。忠清固諫。乃西歸。平明。源氏軍乃知之。令一將來追。伊藤某殿戰而死。維盛歸至近江。清盛弗許其入京師。曰。汝奉王命討亂賊。不交兵而歸。

義仲起兵
木曾次郎義仲
仲三兼遠
要上皇作誓書
夢野在攝津
長方忤相國

何面目來見我乎。軍即不利。盡攬尸原野。因欲流維盛到忠清。衆救解之而止。先是。源義仲起兵于信濃。義仲幼孤。齋藤實盛取育之。已而屬之木曾人中原兼遠。於是宗盛名兼遠。命亟縛義仲來獻。兼遠效誓書。還遂義仲。是月。上皇再幸嚴島。清盛從焉。因要上皇作書誓不右源氏。既還。造宮于夢野。以奉法皇。自清盛遷都。上下苦之。山徒亦數請復舊都。清盛會諸公卿問兩都孰便。公卿皆希其旨曰。福原便。獨左大辨藤原長方曰。平安便。清盛作色而入。衆爲長方危之。已而清盛即奉三宮以下復都平安。衆大悅。時十一月也。或問長方曰。子何以能忤相國。答曰。使無悔心。何問於人。我因而導之耳

乱人謂諸源起兵
數頭合爲一大頭
瞋怒張目也
鼠巢馬尾
蹴擊木丸

清盛素重長方。先是。長方建議於朝曰。亂人得志。是天意人心所致。宜復政於法皇。名還基房師長等。故遇還善。庶幾免焉。清盛稍從其言。平氏家多怪。清盛嘗獨坐。見階下有數百人頭。合爲一大頭。瞋眼視清盛。清盛亦瞋眼視之。人頭漸縮小而滅。占者曰。爲義義朝等鬼也。又有鼠巢厩馬尾。占者曰。小侵大。子犯午。爲源逼平之兆。復都之月。近江源氏兵起。翌月。遣知盛資盛等。將兵擊夷之。初園城寺黨賴政。得重譴。益怨平氏。至是與山徒皆應近江源氏。乃遣清房。攻園城寺。燒夷之。殺僧八百人。又聞南都叛。遣妹尾兼康赴攻。僧徒逆擊敗之。又造木丸。呼爲淨海頭。蹴擊之。清盛積怒。是月。遣重衡率

東大興福二寺並在南都
諸道源氏益興
養和元年
上皇崩
復政於法皇
御邑天子之邑也凡天子所止曰御前曰御前書曰御書服曰御服之類皆取統御四海之內
武藏權守入道義基
十郎藏人行家
板倉洲股並在美濃
戍守也所以止寇賊也

兵數千騎擊之。燒東大興福二寺。殺僧數百人。而諸道源氏益興。養和元年。正月。上皇病崩。清盛益悔悟。復政於法皇。法皇不聽。固請而聽。乃獻美濃讃岐爲御邑。詔以宗盛總管近畿。二月。斬河內人源義基。聞源行家舉兵至美濃。遣知盛通盛清經忠度等伐之。敵據板倉壘。我兵遶出其後。縱火攻拔之。走行家。清盛又令南海兵控扼東兵。而徵糧于北陸西海。西海菊池氏緒方氏皆應源氏。肥後守平貞能請往定之。法皇令院廳官從貞能。已而知盛在洲股。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徵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

病熱浴水　斬頭懸墓　服服膺也　清盛兒　卿公義圓　夾水夾洲股川也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五十三

一日清盛疾作。宗盛止行。車馬集於六波羅。清盛病煩熱。浴於冷水。水輒沸。叫號聲徹門外。閏二月。疾大篤。舉族擁枕。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生者必死。何獨我。我自平治年間。建功王室。專制天下。位極人臣。爲帝者外祖。復何所遺憾。所遺憾者。未睹源賴朝頭而死。吾死之後。毋以供佛爲。毋以誦經爲。特斬賴朝頭。懸我墓前。我子孫臣隷。咸服我言。勿敢或怠。病七日薨。歲六十四。遺表法皇。事必與宗盛議。清盛既薨。宗盛奉還法皇於法住寺殿。奏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法皇乃會公卿議。調兵食。遣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入美濃。併其戍兵。與源行家源義圓。夾水而戰。斬義圓。破行家。虜行家子行賴。追行家至參河而還。賴朝數遺書於賴盛。謝其舊恩。又間上書曰。臣非敢爲亂。乃靖亂耳。陛下尚不棄平氏。則請兩講和。二姓並仕。如往昔事。其忠其否。簡在陛下。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答曰。臣父臨終。命臣等曰。必與賴朝決死。語猶在耳。臣不能和矣。於是請敕陸奧藤原秀衡。擊賴朝。敕越後城資長。擊義仲。資長。平維茂七世孫也。六月。資長與弟長茂。收兵南擊義仲。不利。還。八月。除資長越後守。秀衡陸奧守。趣伐源氏。資長復發疾作。卒。九月。宗盛遣從弟通盛經正。東與源氏戰于越前。敗績。經正走入若狹。通盛退保敦賀城。召經正。未至。義仲兵來攻。乃解兵西還。壽永元

賴朝上書　間竊也　靖安也　簡揀擇也　太郎資長　四郎長茂　趣与役同　皇后分經正　敦賀在越前　壽永元年

騶從謂侯御使從也　二年　越前三位通盛　維盛等大舉追討　大場景尚一稱俣野五郎　以興衰不變節　衣錦歸鄉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楚項羽語　燧城在越前　平泉寺長吏齋明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五十四

年九月。城長茂復南伐義仲。復不利。還。是月。宗盛任內大臣。賜隨身兵仗。具騶從拜賀。二年二月。敘從一位。四月。以維盛通盛忠度等。爲追討使。將山陽山陰西海諸國。及參河以東若狹以南。徵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謂大場景尚曰。平替源興。盍降木曾。景尚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鄉也。古曰衣錦歸鄉。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義仲聞我軍向越前。遣將守燧城。城據山帶谿。最爲要地。我軍阻谿水。不能近城。將有齋明者。爲書約之矢。以射我軍曰。源氏築堤貯水。君決東山趾。立涸矣。臣爲內應焉。我軍從之。立拔其城。連戰皆捷。追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鬭斬之。我軍長驅。定越前。進入加賀。源氏兵退據安宅。渡。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渡。大軍從之。遂拔林富樫二城據之。降將齋明進言曰。義仲在越後。越後越中之界。有寒原之險。君宜急扼此。毋使敵踰焉。乃遣盛俊赴之。至般若野。敵已踰寒原。盛俊與戰。不利。退。維盛乃以七萬騎軍砺並山。忠度以三萬騎軍志雄山。義仲以五萬騎至。令行家攻忠度。而自當維盛。維盛特險不備。義仲乘夜來

齋一本作齊　太郎光平賀州林六郎光明子本姓齋藤　越中前司盛俊　太郎盛綱　安宅林富樫並在加賀　般若野砺並山並在越中　志雄山在能登

維盛敗走
岡田冠者
太郎重義
樋口次郎
佐良岳在加賀
藝馬濟水、義仲先放鞍馬試水淺深也
篠原岳在加賀
成合在越前
手塚七郎
實盛涅髮

驍。維盛大敗走。義仲乘勝追之。參河守知度。清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擧刀斫其冑。冑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鬭。知度自屠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維盛退保佐良岳。當此時。忠度與盛俊擊破行家。而聞維盛敗。引兵與之合。退據安宅渡。忽有鞍馬十匹。濟水而至。畠山重能在前軍。視之曰。敵近矣。乃與三百騎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召樋口兼光。指岳頂問曰。汝知彼一隊將爲誰。曰。畠山重能也。臣數遊武藏。記其旗章矣。義仲曰。此可與鬭者。遣兼

光與鬭。殺傷相當。維盛等乃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大場景尚自呼而鬭。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尚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退。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呼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攫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

點注標記

越中次郎判官盛綱　飛騨大夫判官景高
中納言長方
長方請赦諸源罪
漢高祖爲匈奴圍於白登用陳平秘計得免後遣使和親
菊池次郎
原田大夫
勢多在近江
四窺四面來窺也
粟津在近江
義仲進軍叡山
宗盛西奔

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義仲復追我軍。平盛綱。藤原景高等十餘人死之。我諸將敗歸。法皇會議。藤原長方引漢和匈奴故事。請遣使赦諸源罪。不聽。平氏遣書山徒誘之。山徒不從。七月。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池高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美濃人來告曰。義仲已至近江矣。於是資盛。知盛。重衡。與貞能等。守宇治勢多。又遣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強遣之。已而源行綱等四窺京師。山徒亦黨義仲。宗盛乃召還諸將。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知盛以五百騎次粟津。與義仲前軍戰。不利。還。義仲進軍叡山。宗盛大名族人議曰。兵寡。我欲奉帝及法皇。

奔西國以圖再擧。何如。知盛進曰。不可。我祖桓武實肇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刀折矢盡而後已。教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使人造法皇。法皇不在。宗盛大失意。乃奉帝及皇太后皇弟惟明。收劍璽。縱火諸第。率其子右衛門督清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中將重衡。淡路守清房。其義弟式部丞清定。丹波守清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教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教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教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清房二弟維俊。良衡。故基盛子左馬頭行盛等。及攝政藤原基通。大納言平時忠。而西。權大納

鳥羽在京城南　小松中將維盛也　關戶在攝津　家妻孥也　經正還琵琶　通刺書姓名而通謁也　忠度拾歌集　五條三位俊成　京極中納言定家

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幟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因問曰。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乃召畠山重能兄弟。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為也。宗盛曰。父子相集。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中將資盛。左中將清經。左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衆大喜。維盛曰。吾遺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不可庇。

衆相顧愀然。經正幼仕仁和寺法親王。王賜其所愛琵琶。雖征行。未嘗不攜。是日。齎返謁王。曰。臣等事已至此。願得一歛別而行。因即席彈數曲。王及左右皆垂淚。經正曰。臣嘗欲守此賜以傳子孫。今行且死亾。不忍弃寶器滅沒之。乃奉還琵琶而去。忠度亦自淀河還。詣其和歌師藤原俊成。夜叩門通刺。請面謁。俊成微啓門見之。忠度曰。自兵興。不得數於君門。今當遠別。聞君奉敕有所撰輯。臣幸得收一章焉。死且不朽。乃出其歌集於鎧縫。俊成泣而受之。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舉族奉輿而西。會平貞能自攝津還。下馬跪曰。諸公欲何之。宗盛告

貞能收重盛骨　立高倉帝第四子是為後鳥羽帝　三位刑部卿賴輔　緒方三郎　箱崎在筑前　山鹿在肥後　柳浦宇佐宮並在豐前　吹笛投海　刑部六輔通資　民部成能　屋島行宮　義仲遣諸將來犯　矢田判官義清　高梨六郎　弥平四郎幸廣　水島妹尾板倉並在備中

故。貞能大諫其不可。不聽。貞能獨東入京師。則諸第皆燼矣。乃夜詣重盛墓白曰。君豫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旦日發墓。收其骨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況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清盛墓。張樂於墓前徹夜。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法皇勅停平族百八十餘人官爵。沒其邑。分賜之義仲等。乃立高倉帝第四子即位。平氏聞之。悔其不取去也。遂奉帝建行在所於豐後。豐後國司藤原賴輔之子賴經與州人緒方維義。傳院宣收西海兵。使使來告曰。公等不宜止此。

時忠議之曰。正統天子在此。若胡為者。維義不對。以三萬騎來攻。乃遣貞能高直種直等拒之。敗還。乃奔箱崎。遂從山鹿。聞菊池原田諸族皆叛。則又徙柳浦。祈于宇佐宮。聞維義來。終航海而遁。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舵樓。看月吹笛。投海死。時長門國為知盛所管。其目代紀通資。獻船百餘艘。以徙讚岐屋島。阿波豪傑田口成能以千騎來附。且為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因建屋島為行宮。遂徇山陽道。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重衡通盛敎經以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敎經出城東北門挑敵。敵以五千騎來攻。敎經佯走。重衡通

倉光二郎

今井四郎

小太郎宗康

點注標記

室山在播磨

怨望法皇之厭已凡人謂賴朝也義仲云

裸赤體也跣足親地也

師家時從一位中納言

義仲欲爲從 爲從爲合從也

明年

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遶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北兵不習水戰。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二百級。初篠原之戰。妹尾兼康爲敵將倉光成澄所虜。因仕成澄。見親信。今井兼平謂義仲曰。彼睥睨異常。不若殺之。義仲不聽。兼康從容說成澄。以其鄉妹尾地肥美狀。成澄乃請義仲往收之。兼康爲鄉導。先往會其子宗康以下千餘人。掩殺成澄。據板倉塞。義仲將赴備中。聞而怒。令今井兼平來擊兼康。兼康戰且走。欲赴屋島。宗康體肥不能行。兼康棄之走。行里許。復還視之。追兵薄至。乃刃宗康而死。義仲將遂攻屋島。聞賴朝來討。已則東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五九

還。十一月。教盛教經重衡等。與源行家戰室山。大破之。山陽南海十餘州多來屬者。當是時。義仲縱兵暴掠京師。亦以事怨望法皇。謂將士曰。汝與其敵凡人。寧敵王者。遂舉兵攻焚法住寺殿。矢及乘輿。遂幽帝于閑院。法皇于五條宮。公卿皆裸跣遁。義仲乃謂將士曰。爲帝爲院。唯吾所欲。爲公爲卿。唯汝所請。乃奪公卿以下四十九人官爵。以其妻兄藤原師家爲攝政。京師苦其暴。乃思平氏也。義仲既與賴朝有隙。恐其來討。欲與平氏爲從。貽書屋島。言其意。宗盛欲許之。知盛曰。義仲使我至此極。我乃與之和。恐賴朝之笑我也。公宜答曰。天子在焉。汝免冑弛弓。自來乞降。吾則許之。宗盛從之。明年。以

來治復福原

讚岐廳衆國府兵也

舸戰船也小而輕所謂往反如飛者

加茂冠者義嗣淡路冠者義久皆爲義之孫

河野四郎

範賴義經大擧來攻

中將資盛 少將有盛 備中守師盛

點注標記

土肥次郎

惡七兵衛景清

間道卽鵯越也

莊次郎

岡部六弥太

檢鎧得歌稿

大藏谷在播磨

莊四郎

山陽既定。奉帝復福原。因城焉。負山臨海。集兵守之。二月。教盛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讚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佯射我營。教盛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亾狀如此。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教盛攻而鏖之。并殺義嗣義久。遂攻河野通信於伊豫。通信遁走安藝。與緒方維義合。東入備前。據今木城。教經赴攻。一晝夜拔之。宗盛奏帝。進教盛正二位大納言。辭不拜。是時。賴朝二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殺之。終以院宣大擧來攻。關東將士悉從之。刻期會戰。知盛重衡拒東門。貞能等拒西門。而資盛有盛師盛等。以兵七千。守北山。義經以萬騎夜襲之。我兵大敗走。

日本外史　卷之一　○六〇

資盛愧之。獨奔屋島。宗盛令諸將代之。皆憚往。教經請當之。卽夜與通盛盛俊往。守北山。範賴至東門。土肥實平等至西門。藤原景淸等力拒西門。敵不能入。重衡知盛又擊東門敵。卻之。已而義經自間道來襲。縱火。城卒陷。重衡西走。東人莊家長追射其馬。馬倒。其騎騎副馬。重衡呼而取之。騎爲不聞。走。重衡欲自殺。遂爲家長所獲。忠度亦爲岡部忠澄所追。忠度紿曰。吾東兵也。忠澄曰。幘而涅齒者。非東兵也。忠度返鬭。搏忠澄伏之。三刺之。不入。忠澄僕來。終爲所殺。忠澄檢其鎧。得歌稿。因知其爲忠度也。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鬭。顧答曰。吾羞與若鬭也。高家終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

點注標記

知章遮鬪
武藏守知章

良馬三嘶
子死父走

歔欷流涕
歔欷者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大夫敦盛
熊谷次郎
城上笛聲

經盛敦盛父

時子重衡母

知盛敎宗盛作答表

契丹遼東也本東胡種後國号遼

俊及通盛業盛師盛清定清房盛俊等皆死。通盛妻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敎經航赴淡路。宗盛奉帝于舟。諸敗兵爭舟而溺者無數。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爲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歔欷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馳之。爲熊谷直實所獲。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佩笛。念

嚮所聞者是也。乃請首於義經。并其笛歸之經盛。義經以諸首虜歸。獻法皇。法皇使人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致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曰。臣宗世建勲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於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敎。乃作書。從院宣使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欲聽之。知盛執爲不可。敎宗盛作答表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尚思貞盛清盛遺勲。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護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

點注標記

劓劓鼻也
檻致以板四圍爲檻而囚之以送致也

梶原平三

狩野介

工藤左衛門

重衡朗吟
虞氏涙楚歌戶共楚項羽故事橋相公之句重衡假以寫己情也

微行微爲微賤之服而隱行也

明年

僧侶報重衡曾燒寺之怨

高野山在紀伊

維盛父重盛嘗庇賴朝

唐皮甲

小烏拔圓二刀

宗清辭賴盛而西

肥後守貞能
平太入道貞能

能奉命。平時忠捕院使。劓而遣之。法皇怒。以重衡附賴朝。誅焉。賴朝檻致之鎌倉。延見。使梶原景時將命來跪重衡。旁重衡不肯聽。遂語賴朝曰。重衡至此命也。公尚記先人之德。則請速賜之死。賴朝乃屬之狩野宗茂。具湯沐。令姬千手侍浴。因問其所欲。重衡欲削髮。賴朝不許。因餽酒。遣千手及工藤祐經佐之。祐經撾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屬杯千手。朗吟曰。燭暗數行虞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賴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憐之。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明年六月。以南都僧侶請。斬于奈良阪。二女皆削髮爲尼。云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猶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

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是歲三月。間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偶値其舊臣爲僧者。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内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適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乃與倶詣焉。投那智海死。豫命隷人還告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初平氏有小烏拔圓二刀。例傳嫡長。至忠盛。傳小烏於淸盛。傳拔圓於賴盛。二家自是相惡。賴盛於是在京師。是歲五月。賴朝以書召之。且曰。必攜宗清。賴盛即東行。宗清不肯從。曰。臣非不辨禍福。獨不愧西海諸公舊僚乎。乃送賴盛至近江。辭而西。來至屋島。是月。貞能弟貞繼起

大内相模守
佐々木源三秀義
三日平氏
兒島在備前
公等不從今終如何
明年
門司關在豐前
屋島之戰
高松里在讃岐

兵伊賀。應平氏。糵二百人。襲破州守護大内惟能。遂入近江。與源秀義戰而斬之。已而爲惟義所敗。死之。世呼曰三日平氏。平氏欲復山陽道。九月。行盛以兵二千。屯兒島。範賴以十萬騎來攻。我軍敗還。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儕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明年。春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族黨百六十人。致首屋島。宗盛撿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明日。望高松里火起。田口成能曰。敵來襲也。請急御舟。令將士拒于陸。從之。義經果襲至。我兵能拒。義經縱火行在。我兵盡上舟。海陸交射。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鬪而走。景清追攫其錏。錏斷。挂之雉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卻上舟。以誘致義經。幾獲而逸之。宗盛名教經曰。我兵數逸義經。義經兵不過數百騎耳。煩公一戰。教經乃與盛嗣景清等三十人。迫陸而射。教經勁弓長箭。射殺敵精騎數十人。會日暮。義經退軍高松。教經軍屋島。欲夜襲源氏。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天明。義經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人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因射之。戰終不利。遂上舟而退。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平氏奉乘輿。避于志度。義經復來攻。乃退保引島。已而長門周防

景清攫錏　攫攫取也錏鍜頸鎧也
次郎兵衛盛嗣
江見次郎
短兵接戰以刀劍相接擊也
志度浦並在讃岐

壇浦之戰
睹東國男兒

悉應源氏。乃赴箱崎。聞範賴以大衆在豐後。則旋泊于壇浦。源氏軍充塞海陸。兵艦三千。四面來攻。我有五百艘。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於今日。汝輩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景清盛嗣等爭願決戰。田口成能潛通款於敵。知盛謂宗盛曰。士氣奮矣。獨成能可疑。請斬以徇。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能。勗之。成能唯唯。知盛挺刀目宗盛。宗盛終不能斷也。已而大戰。我兵奮擊。東軍數卻。成能降義經。告之曰。平氏徙帝於兵船。徙兵於帝船。欲誘敵而夾擊之。義經知乘輿所在。合軍疾攻。知盛乃赴帝船。諸嬪迎問狀。知盛大笑。答曰。卿等當睹東國男兒耳。一船皆哭。知盛手掃除船中。盡棄汙穢物。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與俱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東兵鉤其髮獲之。行盛有盛聞之。皆力戰死。教經驍名素著。敵爭欲獲之。教經殊死戰。殺敵無數。知盛呼曰。公盍早自爲計。多殺雜兵。毋爲也。教經曰。中納言欲吾與義經決死耳。乃進索義經。卒與之遇。教經免冑撤鎧袖。躍入其船。敵兵遮鬪。輒搏仆之。直逼義經。敵中有安藝家村。力兼三十人。率二力士。進當教經。教經蹴仆其一。人挾二人。投海死。宗盛與清宗不能自裁。從士擠之海。泅而逭。敵兵鉤獲之。藤原景經。景清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

時子抱帝投海
教經逼義經
太郎家村
三郎左衛門景經

平内左衛門家長

壽永二年三月廿四日

俎魚加刀
篠原在近江

傘工男兒

大覺寺在京城西
僧文覺未名遠
武者盛遠

丹後侍從忠房

知忠衍未詳
紀次郎太夫

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
死矣與教盛皆自殺平家長等八人殉之時壽永二年
三月廿四日也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父子與
皇弟皇大后平時忠以下從義經而東有命徇宗盛以
下于京師宗盛自輿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既罷皆拘于
義經第宗盛不解衣寢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五
月送於鎌倉賴朝延之前舍隔庭相見將命者至宗盛
悚然請宥死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
盛不曉其意又送還京師至篠原父子別拘知將被殺
也乃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清宗故耳於是
皆被斬宗盛有次子曰副將先斬于京師初壇浦之敗

時子謂衆曰宗盛非故相國之子也吾之再娠也相國
期其生男而女生焉吾恐相國恨怒也密使人易之一
傘工男兒室矣其不肖重盛以至於此也宗盛既死時
忠等皆竄流時義經與賴朝有隙逃奔西海賴朝恐其
與平氏遺黨相依託作亂也遣北條時政于京師購索
平氏亂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殺之其母
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維盛子曰六代依其母匿大
覺寺側爲人所告當斬其乳母因僧文覺請宥賴朝素
重文覺且思重盛德已也特宥之削髮爲文覺弟子及
文覺圖不軌六代坐死初維盛弟忠房適壇浦匿紀伊
知盛次子知忠當族人西奔時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

上總介忠清

肥後守貞能

上總五郎兵衛忠光　上總七郎兵衛景清　此中次郎兵衛盛嗣

魚鱗貼眼

嵌音闕陷入中也

畚音本盛土器也

携匿備後後徙伊賀平氏舊臣藤原忠清先宗盛一年
見捕斬平貞能削髮奉重盛骨隱於常陸忠清二子忠
光景清與平盛嗣等潛匿各處後八年鎌倉有土木事
賴朝臨焉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眼以爲眇
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刃曰平氏臣忠光欲
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
今何之不復言絕食飲月餘死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
後五年知忠自伊賀還入京師匿于法性寺側盛嗣景
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
保能保覺之令兵圍攻我兵二十餘人亂射殺敵而死
知忠與友方俱自殺盛嗣景清遁走聞忠房在紀伊往

湯淺在紀伊

景清欲刺賴朝

八田右衛門尉

判官師義經

錯利刃鋸鐵

歸之擧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忠房被捕殺
盛嗣景清又遁會賴朝慶東大寺景清雜衆中欲刺之
事覺被捕屬之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
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
氣比道廣爲其廐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
知其盛嗣而不問既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
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圍
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卽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
縛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
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嚮在
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備利刃鋸鐵欲試之於將

後、出於平氏、謂貞盛
相門、謂藤原氏
籠、包擧也
朱紫、印綬也、謂名爵
詩、裳々者華篇
彼已氏、斥藤原氏、
大造、猶曰大功
漸、漸次也
籍、借也、濟、成也、

點注標記

單之身遂被斬。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捡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擧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七

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盖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也。后皆其女。天子皆其女所生。而卿相皆其子弟親屬。苟非其族類。鋤而去之。雖皇族不能免焉。甚則易置其主。視猶奕棋。清盛所爲。無一不似彼已氏者。而加以鷙悍。其意曰。以無功之人。猶擅權寵如此。吾之有大造於王室。何爲而不可。世以其扳興之無漸。群起咎之。而不言有爲之師者焉。且清盛所以至此。由後白河帝養成其勢爾。夫名爵公器。不可私用。人臣而私名爵。是負其君也。人君而私名爵。是負其先王也。帝盖授先王名爵於清盛。籍以濟其私焉。而長其負功邀上之心。至於不可制。

殺、去聲、損也、減也、
騙、誑也、謂騙花山遜位
文治、後鳥羽朝年号
院政、法皇上皇之政令也、廟論、朝廷之議也
寛平、宇多朝年号
闔門、盡族也
演、廣延也
悽愴、悲傷也
神祖、神武帝也

點注標記

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爲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騙花山也。源賴信實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歿。盡反其所爲。戒飾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何資以起

日本外史　卷之一　○三十八

哉。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擾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平氏闔門至歿。不失懿親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絶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外史氏曰。王權之移於武門。始於平氏。成於源氏。而基之者。藤原氏也。故略敍王室相家之系統。以備參攷云。蓋神祖而後三十九世。曰天智。是爲中宗。天智子大友即位。而天武以叔父簒立。傳之持統文武元明元正聖

鎌足天兒屋根命胄裔藤原氏祖
四朝謂持統文武元明元正四帝也
惟喬更衣紀靜子出也

武孝謙。帝大炊。凡七世而天武之嗣絶。光仁以天智孫入繼大統。傳之其子。是爲桓武帝。桓武三子。平城。嵯峨。淳和。兄弟相及。仁明以嵯峨子繼之。文德以仁明子又繼之。文德幼子。以藤原氏故立。即位。是爲清和帝。清和子陽成爲藤原氏所廢。光孝以文德弟代之。光孝而下。宇多。醍醐。朱雀。村上。父子相繼。村上之子。冷泉圓融。兄弟相及。花山以冷泉子繼圓融。一條以圓融子代花山。三條又以冷泉子繼一條。一條之子。後一條。後朱雀兄弟相及。後朱雀而下。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父子相繼。崇德而下。詳於源平語中。崇德而上。至於文德廿一世。其非藤原氏之出者。宇多後三條而已。故皆計抑其權。而在位不長。莫能遂志。然宇多以後三朝。不置攝關。政在天子。白河以後。已辭位而猶聽政。政在上皇。其餘皆仰藤原氏之成。而其擅政。始於文德云。然余謂藤原氏驕專。其來久矣。非獨始於文德時也。鎌足助天智。效力王室。其子不比等。爲四朝元老。文武。聖武。並娶其女。而孝謙其外孫女也。而皆淫縱。惠美押勝嬖於孝謙。殆危國家。實不比等孫。則其家法可知也。其後光仁。桓武。仁明。獨不出於藤原氏。而自平城以下。至於文德。又皆其出。文德外舅左大臣冬嗣。爲不比等四世孫。冬嗣之子良房。又納女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遂立清和。則藤原氏之威懾人主。非一

正統記云光孝帝踐祚之始改攝政爲關白關白之號以此爲始取漢宣詔萬機之政猶關白於光之語按榮抄云幼主時代君行政爲攝政人主既加冠後改攝關白其詳見職原抄
冷泉爲平守平皆中宮藤原氏之所生政記云中宮妹適源高明高明又進其女爲爲平妃村上以帝有心疾欲立爲平爲其儲貳諸藤原氏以其婿源氏沮之今曰非藤原氏出者失記
賺直陷切賣也
五派近衛九條二條一條鷹司是也
奕葉累世也
秉鈞秉朝權也
奔競奔走競逐也
廳使衛尉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也
閥猶坊也門閥猶曰門地 以格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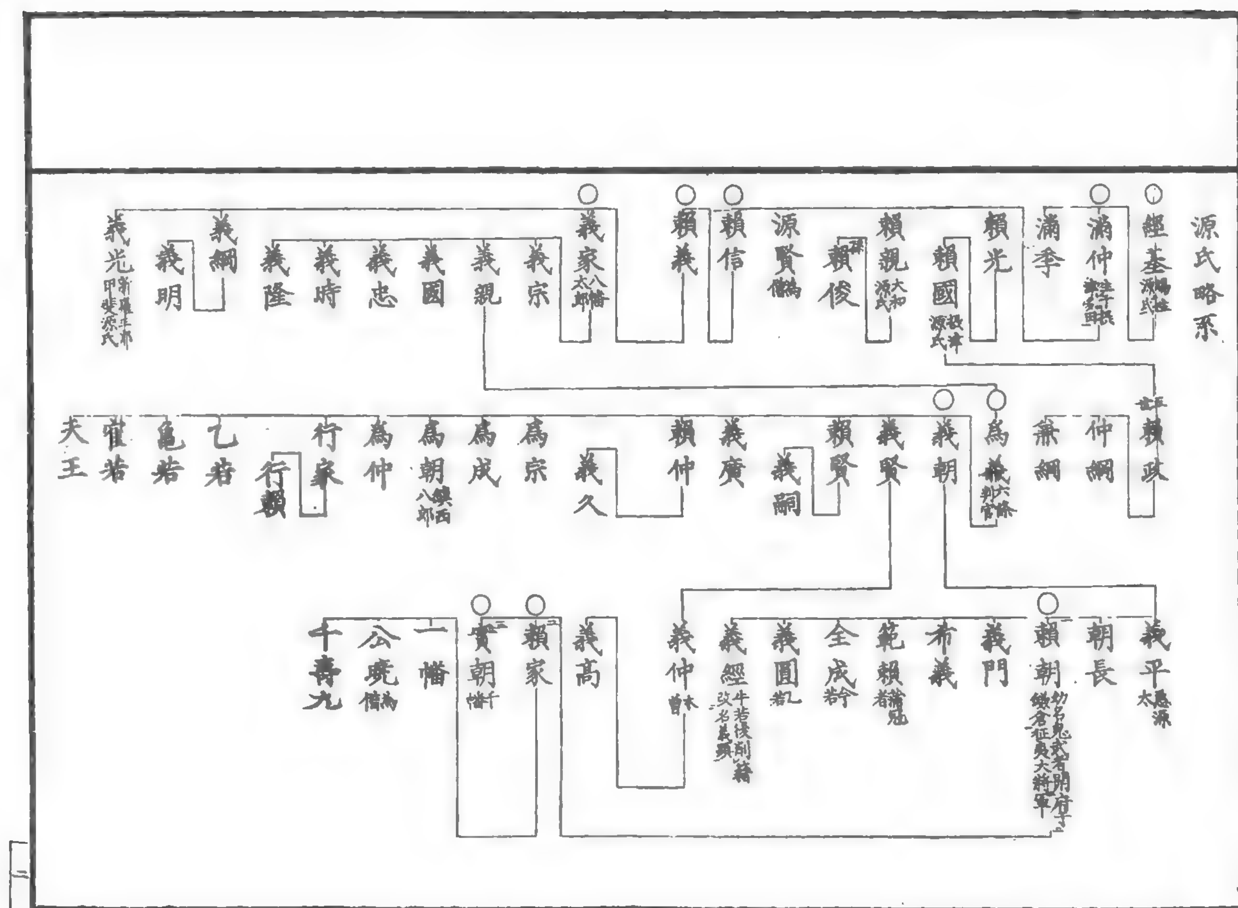
曰。又可知也。清和生九歲即位。良房以外祖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關白萬機。攝關之號始此。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於朱雀之朝。與其二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乎。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爲平。守平。村上欲立爲平。爲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其非藤原氏出沮之。而立守平。是爲圓融。於是乎。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曰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花山。兼家女生一條。故兼家令道兼賺花山遜位。而以一條代之。是其最甚者也。後一條而下三帝。皆道長女所生。是其最極寵榮者也。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而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疎其長子忠通。而愛少子賴長。於是乎。有保元之禍。忠通三子。基實。基房。兼實。基實生基通。基房生師家。兼實生良經。更執朝政於源平之際。其論議可觀者。獨有兼實。他充位而已。其後一姓分爲五派。更爲攝關。而其進退皆不復關天下事。不足錄也。總之。良房而下。奕葉秉鈞。大抵務營私門。不以國家休戚經心。而當其爭權。父子兄弟。且不相保。奔競從諛。舉朝成風。宜乎。大亂之基於是。而其終與王室俱衰。其類徒存空名。可不哀邪。

外史氏曰。吾閱史。有知王覇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衛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

為政猶資格也。
才俊指大江廣元
三善康信等
梟雄指頼朝
以得麾使為榮以
不得為辱
不以朝廷從吾所
請為益以不從為
損、世變謂大權
移武門也

資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麾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抑將門欲自與也而以得失為榮辱。頼朝欲與之其下也。而不以從違為損益。又可以觀世變矣夫。

日本外史卷一終


源氏略系
經基
滿仲
滿季
賴光
賴國
賴親
賴俊
源賢
賴信
賴義
義家
義宗
義親
義國
義忠
義時
義隆
義綱
義明
義光
賴政
仲綱
兼綱
為義
義朝
義賢
賴賢
義嗣
義廣
賴仲
義久
為宗
為成
為朝
為仲
行家
行賴
乙若
龜若
寉若
天王
義平
朝長
賴朝
義門
希義
範賴
全成
義圓
義經
義仲
義高
賴家
實朝
一幡
公曉
千壽丸

點注標記

宮人王氏　白川神祇伯稼貞女。白川氏任伯日。賜王氏。故曰王氏。

幹　謂能事堪其任也

相馬小次郎將門　僭稱平親王

六孫王

天慶　參議右衞門督忠文

右少將好古　伊豫掾純友

旗用白

父職位　卽正四位下。鎭守府將軍

安和二年　與預也

武藏掾滿季

截鬚膝圓　滿仲以二刀試斬死囚。因其餘勢。一截其鬚。一斷其膝。故名

攝津守賴光　大和守賴親　甲斐守賴信　多田法眼源賢

大和源氏

東宮大進　東宮大進皇太子判官也

永延　永延一條帝年號

第落　謂宮室始成祭之也

日本外史卷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敘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爲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爲武藏介。平將門之反。聞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敘正四位下。任鎭守府將軍。子孫世爲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東士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

橘繁延。前相摸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扶爲平親王。奔關東爲亂。滿仲與焉。已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告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衞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名筑前良冶某。鍛錬六旬。得二刀。曰截鬚。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爲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闘。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爲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

點注標記

遺馬分賓

左馬權頭賴國

攝津源氏

長元　長元一條帝年號

平忠常亂

左馬頭賴義　鹿島在常陸

小一條院　後一條帝儲貳。諱敦明。後遜位。号曰小一條院

夢八幡神賜劍

八幡祠在山城

豪傑爭服

安倍大夫賴時

白河關在陸奧　傳至也

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爲甲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爲常陸介。代之。賴信聞命卽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列柵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怠之。使使諭和。忠常不肯。於是聚衆議戰。衆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也。聞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爲表。賴信麾軍

從之。忠常驚怖出降。斬之。致首京師。以功敘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曰。臣藉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強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毅有武略。爲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殪猛獸。平直方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既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娠。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興我家。因名義家。及長。冠于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濶達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義爲相摸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爲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并諸部落。爲六郡酋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以北傳

加茂次郎義綱
賴時降
永承七年　永承後冷泉朝年號
府鎭守府
太郎光貞
阿栗川衣川關並在陸奥
貞任　厨川次郎貞任
賴時又
賴義奏請再任
亘理權大夫經清
伊具十郎永衡
獲賴時

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爲陸奥守。與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遂兼鎭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義欲執貞任。賴時乃擧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發兵伐之。賴時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檄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三

天喜五年　天喜後冷泉帝年號
河崎鳥海並在陸奥
坂戸判官範明
出羽守源兼長
新守源齊賴也於賴義再從兄弟也
白符赤符
康平五年
賴義矢必滅虜

比饑。粮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鳥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授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符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酋淸

眞人武則
倉宴師也
營岡萩坏在陸奥
小松柵在出羽
拘日何爲
三郎宗任

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爲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坏。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囂。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爲。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絶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死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橫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乃焚柵而退。會霖雨留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我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四

彼自授首
攀樹踰河
趫捷走也
二柵大麻生野及瀬原
暴露曰曝露也
將軍髮復半黑

不坐困之而來戰。是自授首也。賴義大喜。爲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擣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夜追之。武則更揀死士五十。自間道抜貞任營。內外合擊。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覆水。武則使趫捷者攀樹踰河。縱火虜營。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抜鳥海柵。乃會將士飮。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爲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爲動。將士爲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喜。又進

三柵。黑澤尻、鶴脛、比與登利
厨川柵　厨川在出羽
神火
不殊。傷而未絶也
斬貞任
比良六郎重任
猶能用白符乎
六年

破三柵。追貞任至厨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塹中植刃。以死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堙塹下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爲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柵皆火。我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角。虜逃走。賴義擊鏖之。貞任乃獨身出鬪。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舁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揖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子千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擒。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柵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齎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敘正四位下。任伊豫守。敘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爲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爲鎮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五

建八幡祠　鎌倉在相模。賽。報祭也
七年
任國指伊豫
賴義請重任
金紫謂金印紫綬。相國所佩
後翔晞御詔書于大鳳口中自觀上覽之

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賽戰功。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降虜人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勳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隷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鎮府。臣御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

縣官謂天子也
封家受封地於彼國之家　納官徵納金穀之官
涖同莅。臨也
寔繁寔多也
班超後漢明帝時人也

等。皆伏誅。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爲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鎮服餘燼。猶留奧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爲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頻年旱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傍例延涖境之年限。以救閭國之凋弊者。其人寔繁。況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二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六

興復亡弊。辨濟不足
宗任事義家
宇治關白賴通
中納言匡房
義家學兵法
承曆三年　美濃亂。源重宗、源國房構兵
延久三年
永保二年
賴義卒
三年

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辨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夜。間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往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爲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

荒川太郎武貞　秀武爲武明嫡　金澤在出羽　寬治元年　望雁行亂　鎌倉景政　權五郎景政

武衡使千任詬　母子　汝父　武則　義光舍官赴援　足柄山吹笙　勇怯兩刎　腰瀧口藤原季方

眞衡又納藤原經淸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淸子淸衡而眞衡爲嫡嗣家衡淸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眞衡舉兵背之眞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淸衡襲其虛眞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官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虜之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撲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

終射殺之武衡據險炊闘多傷我兵又使率千任者詬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於我以獲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不能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爲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奧與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刎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季方無日不列勇刎也吉彥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宜持久以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事我有

季方卻金　陷營取燼　名簿安在　棄首于塗　前九年後三年之役　擁戴　自呼家人稱八幡公　獻弓鎭夢魘　義家卒　左兵衛尉義宗先父死　兵部丞義親　帶刀長義國

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之虜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出羸兵來降秀武曰是紓糧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義光臨柵中爲要約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季方往虜露刄待之季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季方卻之曰我輩將且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怨凍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燼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詰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也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

悔過來歸如宗任者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爲其下所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闘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塗而還義家承父祖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爲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白河法皇嘗患夢魘詔義家獻其兵器鎭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上即無患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皇嗟賞之然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天仁元年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隆義忠

點注標記

河內守義忠 陸
與五郎義時 陸
與六郎義隆
鹿島三郎吉建
美濃次郎義明
甲賀山在近江
六條判官爲義
髡髮剃髮也
甲斐源氏
栗子山在山城
左馬頭義朝
鎭西八郎
阿曾三郎
須藤九郎
近衛帝崩
後白河帝
保元元年
保元之亂
鳥羽法皇崩

最有名。官至撿非違使。季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鹿島其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構兵詔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奥守。擊平亂人平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忠死。爲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爲義討之。義綱自髡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甲斐源氏。爲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爲對馬守。以罪被誅。爲義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爲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爲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爲義。爲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爲撿非違使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九

左衛門大尉。敍從五位下。爲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模鎌倉。關東家人盡附之。爲下野守。第八子曰爲朝。猨臂善射。幼凌犯諸兄。爲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鎭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爲鄕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府討之。不能克。爲義坐免官。爲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季等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爲鳥羽法皇寵姬得子所生。風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卽位。是爲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篋。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崩。上皇

點注標記

爲朝入衛
源三位賴政
上皇召爲義
八甲漂風
八甲名謂薄金膝
丸楯無澤瀉八龍
月數日數源太産
衣
左衛門尉賴賢
寶劍名鵜丸
爲朝進言
集成也
長袖者惡知兵哉
唉歎其反歎恨發
聲之辭
所欲爲謂夜襲也

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爲謀主焉。四募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篋。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爲之首。卽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俱衛高松殿。賴政者。賴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皇使使者召爲義。爲義辭曰。臣老耄。非復平昔。長子義朝勇而有衆。而既赴禁內矣。餘子獨爲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臣爲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爲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利也。使者強之。爲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爲判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賴賢爲藏人。因會議戰。爲朝進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

方。而要之一面。其善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從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矣。賴長曰。爲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鬪之事。安可施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僧兵應召且至。成軍以戰。未爲晩也。爲朝退。私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爲義又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他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卽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奉輿復闕。臣等之不難。賴長弗聽。爲義退而言曰。吾不知死所矣。

左兵衛尉賴仲　丹波冠者爲宗　八幡七郎爲成　九郎爲仲

取勝莫若夜攻

攝衣昇殿

通憲少納言信西也

曾祖賴義　祖父義家

何用藏人

伊東武者景綱

山田小三郎

鑿[illegible]所以穿木也

鎌田次郎

點注標記

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朝爲仲。分八甲擐之。送於義朝。爲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以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已次宇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升。藤原通憲奏曰。彼之曾祖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詔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擊鞭東偭曰。我即戰死。誰知我得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一

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爲朝哂曰。固當然爾。賴長恐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鎭西八郎可也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遜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處。輒命於我。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還。義朝隨攻之。平清盛攻西門。其將伊東景綱與二子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朝射之。洞五之胸。而著六之袖。清盛惜懼而還。獨其騎山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卜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進。爲

辟易開張易其處也

判官公謂爲義

須藤九郎家季

[illegible]且也但也

甲之扇冑之題唯阿兄所命　扇甲也題頭也

七郎清國

奏請用火攻

上皇入如意山

蓑浦在近江

爲朝諫爲義

左府賴長　關白忠通

點注標記

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爲主君。今爲寇徒。射中其冑。爲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闢門突出。政家辟易還走。義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盡速降。乃彎弓於其兄乎。爲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爲朝等拒戰。且彎弓於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爲朝望見之。注箭。既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季曰。吾且祓其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爲朝曰。第觀吾所爲。乃射穿冑鞦。貫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爲精。爲朝曰。不敢爲焉耳。即被許甲之扇冑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國進蔽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死

日本外史　卷之二　〇十二

傷最衆。爲朝亦喪二十三騎。猶固守。爲義賴賢等又善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熖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爲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爲義將適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追兵來薄。諸子力戰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降。爲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爲關白親弟。聞上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死。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鑑焉。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即來。兒爲竭力。力盡而後死。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勅索爲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詔。令義

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帝此一言。三綱滅矣

下野守義朝既忍於父。何有於弟

駢比也

鼇注標記

筑後守家貞

大島在伊豆

天子賜我大島

狩野工藤茂光

義朝爲左馬頭

通憲鄙義朝

朝斬爲義。義朝數請以己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爲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闕。頼賢以下五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闕者當死。吾儕何同科。恐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乙若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剪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辱。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

日本外史　巻之二　〇十三

首受刃。爲朝匿于輪田。將奔鎭西。聞平氏將平家貞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覘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爲朝裸體扶柱。撃殺數人。而就縛。至闕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爲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爲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爲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曰權焉。臣未知其榮也。於是。陞爲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素與少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朝欲以女爲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偶也。乃。

中納言兼右衛門督信頼

平治元年　平治之亂　信頼結義朝

信頼據大内

鬼武者

鼇注標記

帶刀義賢　大藏在武藏

用惡源太之號可矣

帝上皇夜逆

咄嗟叱咄之聲　豎子謂信頼

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二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原信頼與通憲惡。則浸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之。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頼乃謂義朝曰。通憲恃寵自專。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橫。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摧頽。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舉。敢不效力。信頼大喜。贈以鎧杖名馬。義朝又教之招頼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衆。通憲逋逃。迹獲斬之。信頼挾帝及上皇。據大内。義朝第三子曰頼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爲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

日本外史　巻之二　〇十四

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乎。頼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頼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鄙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頼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出。入平氏第。信頼且起。乃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撿其兵。稍稍散亡。所餘有二千騎。乃分守諸宮門。授頼朝以傳家寶刀截髭。擕以臨軍。信頼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頼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咄嗟曰。豎子敗吾事矣。

荒二郎義澄　上總介廣常　平山武者所　次郎直實

七匝　環繞樹也

義平年十九歳

兵庫頭賴政

清盛倒蒙冑

政家諫義朝

平賀四郎　佐々木源三　首藤刑部

齋藤別當　實盛脱冑

呼義平拒闘。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麾其騎曰。赤甲而黄馬者。重盛也。宜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撃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及。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闘死。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退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半途迸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内。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關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要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扣馬諫曰。衆寡勞逸不敵。明矣。且走東國。以爲後圖。孰與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収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薄。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者。義光孫也。義朝得間。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冑謂僧徒

左馬頭義朝也

八瀨在山城

龍華堅田皆在近江

叔祖義隆

陸奥六郎義隆　義家第六子

沈首湖水

中宮進朝長　式部大夫重成　鎰谷金王丸　森山驛在近江

不破關青墓驛　皆在美濃

青墓驛長　一女名夜叉

義朝刃朝長

内海在尾張　長田莊司

義信告義朝　[illegible]　謀爲前尙勸也

大俠玄光　鷲栖玄光

曰。左馬既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宜歸鄕耳。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予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抛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譟攫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八瀨。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抶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次子朝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堅田。見義隆首。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湖水。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散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堅金王從之。賴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土兵聚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斬二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之。至鏡驛。聞平氏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徒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墓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延壽。生一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創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怯。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己。勿爲追兵所獲。義朝乃刃之。土兵聞義朝在焉。羣聚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剝面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内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去。道塞不達。聞大俠玄光者。延壽母兄也。遣金王

株瀨川在美濃今呂久川是也
義朝如内海
忠致殺義朝
標注標記
政家以下皆伏誅
志内六郎
主僕易饌
難波次郎

就誅玄光乃航載義朝政家棻覆之由株瀨河如内海津吏覺呵止之玄光爲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至岸吏入舟發棻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儕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手義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内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其二人偶刺殺之金王聞浴室譁則返報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

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伏政家之刀而死金王玄光欲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年並三十八信頼以下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死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死乃變服入京師適値舊臣志内景澄因僞爲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舉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升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平氏欲徇東近江舊人行至

逢坂在近江
關神祠在逢坂
蹶跳動也蹶然而起
平賊何無狀乎
義平要平氏于同
部野之言見上
義朝爲女子
彌平兵衛宗清
標注標記
頼朝肖右馬
右馬助家盛
蛭島在伊豆
放虎於野
頼頻源五盛安
氣良冠者希義

逢坂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因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䑛於三百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爲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條磧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頼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爲女子而爲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塚驛延壽家頼朝託截鬚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清被虜還過延

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衆止之後獨赴水死也頼朝既至六波羅就斬有日宗清謂之曰欲活耶曰然父兄皆亡非吾誰祈其冥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頼朝如何對曰肖右馬君右馬盖尼之子蚤死者尼悲之爲請清盛再三乃得宥死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耳舊臣皆勸其削髮獨族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君宜存髮以待前途頼朝首肯而去頼朝有六弟曰義門蚤死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流土佐曰範頼爲藤原範秀所養稱蒲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盤出也並從母匿

龍門里在大和

淸盛釋三兒
全成稱阿野法橋
義圓稱八條卿公
鞍馬寺在京師北

伊東入道
北條四郎
齋藤別當
大庭三郎
畠山庄司

佐々木源三
澁谷庄司
太郎定綱
藤九郎盛長
加藤次景廉

賴朝深沈有大畧

康信報京師動靜

高倉帝

出嫁大藏卿藤原長成者

牛若見系譜

二兒謂全成義圓

吉次後從義經稱堀彌太郎

[illegible]

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自至。清盛悅其色。容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爲僧。令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盛。歲歲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饋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摸。倚澁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畧。性堅忍。喜怒不

形於色。爲衆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盛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娣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爲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爲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悵久之。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技。爲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趫捷。爲衆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爲僧。吾已恥之。可復傚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爲鎭守府將軍。牛若欲往倚之。適有鐵賈吉次。往來陸奧。會其詣山。牛若乃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栖賴重詣山。

牛若自加冠

憚物議謂懼平氏聞之也

伊勢三郎

義經倚秀衡

三郎兵衛嗣信
四郎兵衛忠信

承安四年

賴政射怪禽

治承元年

[illegible]

賴政以智辯免禍

成親圖平氏
託事託討僧兵也
多田藏人行綱

二年

明年

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强盜。盜馬衆追之。盜負樹。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爲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爲君臣。至陸奧。因吉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奧。又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奧出羽外。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爲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敕。射怪禽寢殿上。獲之。帝嘉賞之。後遂敍從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

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政免冑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衛朝廷。保元以降。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憊。寡兵敝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等思之。即不見許。賴政與衆卒騈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救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將受法皇密旨。陰圖平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度衆寡不敵。自告淸盛。淸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淸盛女生皇子。立爲太子。明年。淸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徙法皇幽之鳥羽。

四年 安德帝

烙記仲綱二字 烙燒也

賴政說王高倉宮

列於編戶流落爲 編氓也

四年。廢帝立太子。是爲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横。賴政爲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爲伊豆守。有名馬。宗盛欲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庶兄。於今上爲伯父。才德兼備。天人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羞之。王亦見清盛所爲。乎廢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使。憤怨鬱積。因屈指擧之。得賴朝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一

塗炭 塗泥也炭火也

十郞行家

行家齎令旨諭諸源

熊野別當湛增

大夫判官兼綱

長兵衛尉信連

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

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伐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擧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邪。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爲義第十子也。是歲五月。拜行家爲藏人。齎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爲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爲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爲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卽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園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隷士長谷部信連。被王以婦人服。遣之閉門而待。昧爽吏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

瀧口競

競呼平氏門

烙記宗盛二字

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衆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爲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覘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逆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踶齧。一第驚駭。宗盛銜恚。於是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二

眞海沮賴政策

爲天下倡義可以死

賴政招叡山南都並援王。因建策曰。令夜遣羸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遶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眞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七矣。爲天下倡義。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遂爲追兵獲殂。皆傳首京師。淸盛聞諸源圖

點注標記

康信飛書戒賴朝 賴朝通祐親女生男祐親憚物議沈男於水自是相惡 九郎祐淸 賴朝倚北條氏 政子 賴朝謀擊目代 判官兼隆 八牧塞之役 八牧塞在伊豆 判官邦通 定綱率三弟而至 次郎經高 三郎盛綱 四郎高綱 堤權守 洲崎爲景廉乳母子

八州法皇益圖六月追從都福原幸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賴朝使早爲備賴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淸密告之賴朝賴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衆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賴朝大喜陰與時政謀擧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爲伊豆目代居八牧塞賴朝計先擊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淸盛旨圖賴朝語之佐佐木秀義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賴朝賴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爲擧大事曰吾欲首擊目代以卜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

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俱來乃去久之不至賴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胄敝惡羸馬繩韁賴朝目之愴然泣下於是賴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圖指授其所嚮留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字時政送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卽擧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爲計乃往敵騎將堤信遠別居塞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有賊亦射擇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覩之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擧也顧景廉赴援授以椎刀曰爲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

點注標記

冑於薙刀 公定天下可以此卜 蒲屋在伊豆 稱受以仁王令旨 也 狩野介 土肥次郎 土肥里在相摸 傳令旨歷說豪傑 椎頭景能稱大庭 平太 爲恩爲義 首藤三郎 大介義明 鼠圖猫 事克興家不克死義 千葉介 小太郎胤正 宜據鎌倉 上總介廣常 依違不決也依且違宜兩可也 石橋山之役 石橋山在相摸

郎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塹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佯稱景廉而進當箭死景廉進擊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閉戶內有燭乃脫胄冒於薙刀伸刀入戶如人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擧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此卜也兼隆族知親爲蒲屋邑吏爲民所患賴朝自稱受令旨宰關東因罷知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

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豪傑先抵大庭景親景親素爲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能謂之曰汝爲恩也吾爲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俊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明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吾今餘喘未絕得遭此擧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死義禮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乃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之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之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賴朝以三百騎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會日

點注標記

我君八幡公之孫
乃祖景政也
峨汙也
俣野五郎景尚
岡崎四郎
佐奈田與一義忠
文藏家安
家安不肯歸
長尾新五
摸探索也
長尾新六
義忠被殺
杉山在相模
天野藤內
五郎義清
茂光使親光從賴朝
五郎親光

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奥乎。乃背義嚮利。以峨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尚先進。賴朝召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豆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為佐公死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君年二十。乃能為佐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死。乃從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尾為宗來援景尚。時夜黑大雨咫

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為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家安死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耻之甚。因奮鬪數卻敵兵。賴朝得間。獨與土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大艱步。使子親光舍己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等六人俱蹤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死以之。實平曰。多人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皆期

點注標記

梶原平三
箱根山在相模
荒二郎義澄
佐原十郎義連
和田小太郎義盛
次郎重忠
酒勾小坪衣笠並在相模
佐公非一敗而死者
義明死
眞鶴崎亦在相模
匍匐伏以手行也
亡父之言果驗矣
欲食者先器
上總介忠清
相國清盛也

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遣子義澄・義連・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酒勾。聞賴朝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守衣笠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能行。當止死於此。吾耄耋死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遂逃。間遂為敵兵所獲死。義澄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

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善於平重盛者。欲為復仇。乃逃出。循山走土肥。自眞鶴崎上舟赴安房。獨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此時。海陸皆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公何在。義實不輙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去者。欲見公焉耳。今如此。悔不與俱死。賴朝聞之。匍匐而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亡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明死。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死狀。相共泣涕。義盛進曰。諸君何徒泣為。今得與佐公遭。盍議大事。諺曰。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得為士所別當。八州士士羣聚

移檄遠近
小山判官
庄司行平
隅田川在武藏
悚懼也
此公必成大事
軍大振
廣常議進取
濟河濟隅田川也
江戸太郎
籍頼也頼以爲口實也
入鎌倉立幕府
武田太郎
五郎信光
三郎義定

其門臣意欲之君而得志願授臣以此職頼朝笑而諾
之於是頼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
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
赴下總千葉常胤携州目代千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
于國府因建策曰宜多張旗幕以誇觀望者頼朝從之
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頼朝頼
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敕擧義汝何不速來當在
後陣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
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頼朝既并廣常兵又
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
喜已而聞頼朝未死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
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爲郷導
頼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
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
唯君所欲爲頼朝然之濟河而軍畠山重忠江戸重長
等來降頼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
在京師故以籍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
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摸豪傑相告來降兵
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爲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
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進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
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
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擧州

景親等來降
長田殺其子景致
平賀四郎義信
大内冠者維義
富士川
草木風靡山川皆兵
實盛對維盛
札甲葉也
斗量帚掃以斗量以帚掃也
么麼細小也弖弱弓弱也
鴨驚起
先定關東
黃瀨川在駿河
黃瀨川見義經

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尚以兵千餘
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俊
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尚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
歸維盛信光又擊破州目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
信其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頼朝頼朝乃合諸軍進
與維盛夾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還行旅自東來者問頼
朝兵數對曰八州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
已而頼朝至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
盛問曰汝知東事者度頼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
五箇力箭十五拳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
人人蓄五六馬馳山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
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耳如我畿內西國兵公麼弖弱
託喪稱劇動輒欲退而所乘皆駑豈可與彼輩較哉蓋
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
恐怖維盛以忠清爲先鋒進至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
持未戰武田信光爲我先鋒遣使平氏營與約戰期平
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軍後道徑大澤鴨
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頼朝欲追走遂西常胤廣常義
澄皆說曰常陸陸奥諸州未服恐窺我後先定關東然
後西伐未爲晩也頼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河義定守
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瀨河會有一將率二十騎來因
土肥實平求見頼朝頼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左右

故將軍謂賴義 遇汝猶見頭公後果如何頭公義朝也

大行刑賞

鼠圖猶如何

石橋山之役義實之子義忠為定景所殺

義清父秀義及其兄定綱等皆從賴朝有功

面目俊邁。曰是陸奥九郎也。亟呼入實平導入幕果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賴朝大喜曰八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希義在土佐為平氏所殺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經俊言曰鼠圖猶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賴朝因為請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請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而從之賴朝義而許之佐佐木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二十九

佐竹太郎次郎秀義

金砂在常陸

藏人義弘

義盛充士所別當

豪傑並起應賴朝

木曾義仲 義仲初名駒王丸 稱木曾次郎 帶刀先生義賢 惡源太義平 中三權頭兼遠

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之十一月賴朝將兵攻佐竹義政于常陸以廣常為其姻戚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父義弘以利令為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置士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踐其前諸選壯士十一人每夜直寢室以自衞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賴朝者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木氏柏木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賴朝為從弟其父義賢為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受託之中原兼遠于木曾。

根井大彌太

笠原平五

木曾峽在信濃

養和元年清盛薨

美濃守義廣

足利又太郎 小山判官

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戲每為騎射就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覘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詰兼遠教義仲出依根井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為平氏來攻義仲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遣諸弟將兵東下賴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援安田義定守遠江賴朝叔父義廣在常陸欲襲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詐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於義仲賴朝季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退賴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　○三十

矢矧川在三河

前河見附並在遠江

狼狽卒遽貌

城太郎

壽永元年 城四郎

家義圓以兵二千與平重衡七千騎夾墨股河軍義圓夜挺身渡河為平氏邏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為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賴朝先是平宗盛令陸奧藤原氏攻賴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育見兵三

井上九郎光基

清水冠者義高

信光構義仲　構構讒也

行家歸義仲

二年

樋口次郎　今井四郎

同宗交兵若人笑何

千以源光基策分為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為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高義仲曰聚為妾耳信光怒構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捷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共東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義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慍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

罪惡貫盈天地也

小室太郎

賴朝兄義平與義仲父義賢有隙斬之大藏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言前日雖有隙既閒佐公亦終不能無猜防於君也

仁科太郎

日野河在越前

越中前司盛俊

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構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郎否則得養貴息為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公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釁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為質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為濠西兵不能進我新附將齋明者通欵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今井兼平馳先奪聚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礪並

礪並山

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塹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等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敵必下嶺而陣我一軍則迷出山西驅敵于南塹中可一舉而鏖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嶺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來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塹死者幾二萬人塹為塡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散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

芻者刈飼牛馬之草者

安宅渡

不圖復見白旗也

陣于小楯林相持未戰西兵獲我芻者問曰北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沛走爭渡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乘勝追走進至越前獲齋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為義仲所破走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諭山徒七月濟湖軍于叡山平宗盛大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大萬分路入京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二終

論功敍任

動議擁天子

旭將軍
義仲粗鄙
北陸宮

問猶與也

故三條宮以仁王也

樹立也

寵姬丹後局

後鳥羽帝
法皇厭義仲
憤懣憤怒煩懣也
鹵音魯也

數奇不偶也

矢田判官義淸

日本外史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頼朝第一。義仲第二。敍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衞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擧止粗鄙。不任衣冠。爲京人所嗤笑。初以仁王子爲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有高倉帝皇子二人。叔五歲。季四歲。去皇[illegible]

擇而立之。因宣問之義仲。義仲屬意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聞。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援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其嘗爲僧。不聽。卜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卜而立之。是爲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頼朝來京師。義仲爭爲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之糧四出鹵掠。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赴討。詔許之。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師。以足利義淸等爲先鋒。閏月。義淸與平氏戰于水島。敗死。義仲

擣虛猶衝虛

公卿想望頼朝風采
矮短也
晰亦明也

法皇屢召頼朝
關東逢坂關以東也

詗候伺也

問猶審言讒者之言
讒人謂行家

壹岐判官知康
鼓判官

疾速曰驟

剝削也掠也

欲進攻南海。途聞頼朝遣兵。且入京師。則引還。有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頼朝延見。言曰。平氏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擣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國。胡爲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伺窺背。臣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輦下。徒爲騷擾。使者歸報。公卿皆想望頼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頼朝軀矮而面大。然擧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頼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衞王家。古制爲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頼朝。屢使使召之。於是頼朝使弟義經。擁兵監關東貢

賦西上。以詗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家謀奉法皇[illegible]。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對曰。執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頼朝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頼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且請聞執讒人。詔慰解之。十一月。屢邵趣義仲西征。曰。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鹵掠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爲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園城寺僧兵。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留衞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剝豪戶。何以

義仲叉
攝政基通五條第
閑院宮名也
別當謂別當一官也
松殿基房
元曆元年

點注標記

橘內判官
檄下尺書用徵召也
賴朝討義仲
宇治河之役
池月磨墨
源太景季
銳比鋒芒之利
四郎高綱

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譟我以至此。我將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井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闕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軍爲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踊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焚之。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爲院廏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房徐開諭之。乃從法皇于西洞院。自辭其官爵。元曆元年正月。義仲敍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內。畔義仲。義仲遣樋口兼光將

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橘公友者。往告變。遂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人也。焉得與義仲敵。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而知康來鎌倉。欲自解說。賴朝戒內外。勿爲通知康。至無肯顧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爲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

罷疲也
賴朝戒高綱
浮島原在駿河
嘶馬鳴也
次郎重忠
二良已與高綱也

點注標記

公之囑我謂呼返戒之
山木三郎
根井大弥太
楯六郎

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卽抽刀。要路而待。高綱

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屬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廏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予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廏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

歷喧閙聲
撾擊也
泅浮行水上也
平山武者所
澁谷右馬允
熊谷次郎
絛編繩也用以約馬腹
高綱先登第一
辟易驚却貌

歷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撾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子之馬絛慢矣景季駐馬約絛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泅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殿階下俟輿輦宮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五

股栗懼之甚也
木幡在山城
藤原氏前關白基房女
二士一爲越後中太能兼一爲津波田三郎
大膳大夫業忠
義仲復至矣

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爲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

指問詰問也
右馬允重助
太郎重頼
巴姫
巴姫中原兼遠女
膂脊骨也力自脊骨出
內田八郎
吾亦終死何人手

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頼衣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因勅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卻之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攬巴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七騎走會範頼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內諭巴遁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〇六

粟津之役
山木義弘
淖泥也
義仲死
石田太郎爲久所射云

去曰臨死攜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頼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箙餘八矢射斃八騎闖敵中

振旅整軍也

兒玉黨武藏七黨之一

梟書義仲髻

一口在山城

右兵衛高保

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梟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廣。初防一口。兵敗。逃伊勢。後為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高。質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捕被斬。妻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遇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為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

平氏據福原

左衛門尉賴賢為義之四男也　淡路冠者義嗣　掃部助賴仲為義之五男也　掃部冠者義久

二弟範賴義經也

一谷之役

三草山在播磨

信綱進言　田代冠者

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嶋二役。服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為東門。一谷為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敎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為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七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為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且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

武藏坊辨慶

鵯越

麾下大將之旗下也　小次郎直家　此公指義經

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沿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泥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求知平山子何如。使僕覘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敲關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

太郎高直　次郎為直

箙插　箙盛矢器　標表也　二門一谷生田也

嫗老母也

顴音權輔骨曰顴

三郎經春

經春鄉導

瞰俯同

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從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箙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鵯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請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顴。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鵯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鵯越。則天明。瞰視

點注標記

後人趾與前人胄相觸
宗盛西逃 斷臂滿舟 阿波民部成良
義經抗疏
人指信賴 詿音卦欺也
戚勳外戚功臣也

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倣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敘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良之衆。保于屋嶋。九日。義經範賴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詿誤。卒宣詔於獄門。平氏昨爲戚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

點注標記

面見重衡
右大臣宗盛
二姫千手伊王
伊賀人指平信兼等 大内冠者惟義
二將統帥

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許之。三月。賴朝以平義仲功。敘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檻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見。重衡請速死。賴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姫。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輒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鎭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賴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賴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

點注標記

左馬頭行盛 藤戶在備前
公文所 問注所 賴朝奏言
因幡守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控弦引弓也

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聞平行盛軍兒島。赴攻陣于藤戶。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夜與俱濟。植竹條爲標而還。且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衆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敘從五位下。聽院昇殿。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焉。以出政令。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焉。以決訟獄。令將士曰。凡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遂奏曰。方今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民。京畿控弦之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臣論賞焉。僧徒帶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撤關西

點注標記

文治元年 赤間關在長門
賴朝戒範賴
恇恐也 臼杵次郎惟隆 木上七郎遠隆
原田六郎大夫 葦屋浦在筑前

諸族。援攻平氏。文治元年。正月。範賴至赤間關。無舟可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東歸。範賴以書請濟軍食。賴朝答書。因戒範賴曰。在軍務綏撫衆心。愼勿左右耳語。致其危疑。乃至進戰。愼勿犯先帝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而至也。宗盛恇怯。必生得之。範賴諭臼杵氏。給戰艦。木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諮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吭。吾今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固辭。不許。範賴以諸軍濟海。踰月。賴朝所給糧船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

義經奏言

鬼界島名在薩摩南海

渡部在攝津

逆艣　舳舟尾也艫船頭也

介甲也

纜音濫維舟索也

金子十郎

駛音史疾也

尼子浦勝浦並在阿波

痿縮不伸也

外記太夫良連

櫻間良遠

中山在阿波讚岐國境

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師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寖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鏖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艣。義經曰。何謂逆艣。曰。舳艫皆設艣。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鏖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艣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恚。義經遂令

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盡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痿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千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

京卒齎書

內府宗盛

六條攝政

三郎左衛門尉有國

與一近範

次郎兵衛尉範忠

宗高射扇

義經墜弓

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艤淀河。子必途覩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眞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為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擧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

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買。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朝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名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轂。扇飜而隨。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

扱取也　三郎兵衞嗣信　四郎兵衞忠信　肯謝肯而謝也　藤次光政　名馬爲賵　贈死者曰賵　贈送行者曰贐賵之禮也

鐵搭鈎其冑。義經以刀拒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鎭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尸還。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鏖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鏖敵在旬日。而不及睹汝。勞嗣信。肯謝而絶。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賵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贈。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臥。獨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趨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良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説降之。義經幷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良。成良終送欵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宗盛欲赴鎭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

屋島之戰　傳内左衞門成直　壇浦之戰　別當湛增　四郎通信　和田小太郎　軼過也汰亦過也

新居紀四郎　後騎猶右左也　淺利與一　薄義經　二位尼懷帝投海　養和年号即安德帝　搭挽也　海水爲之赤

二百歩。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冑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拳箭。洞親清胸。而過海三十歩。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傷甚多。義經以成良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華之。令成良爲内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搭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屠。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鏖平氏軍。海水爲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鎭西海。六閏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衞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敘賴朝從二位。五月。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内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内。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爲讃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内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

二名實平景時　宗盛父子七匝義朝墳　比企四郎　前宗盛　山名義範爲伊豆守

大内惟義為相模守
足利義兼為上總介
加賀美遠光為信濃守
安田義資為越後守
義經宿衛京師
取盥不釋
終賴朝盥不釋也
景時譖義經
上總介廣常
一條次郎忠賴
辯詬也
大納言時忠

點注標記

腰越在相模
義經自訴
峻坂指鵯越
大海指渡部之
時

豫守。兼院廳別當。宿衛京師。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焰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賴。畠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寖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皆以驕傲見誅。我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詬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譏之。平時忠為平氏琉屬。其從西奔竊賚謀

書。及其就擒。有潛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梟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跡焉。義經切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

快快情不滿足也
十郎藏人行家
源太景季
詰為我擊九郎者
不負我知指因取盥不釋知其堪事
翱翔猶彷徉也
娶時忠女

點注標記

土佐坊昌俊
義經詰昌俊
東大興福西大元興大安藥師法隆謂之七大寺
磯禪師女靜
旅方九執曰旌
距躩行遽也

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快快而西。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來。賴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詗之。義經稱病。閒日乃見景季。景季反。言其病贏狀。景時曰。兩日閒廢寢食。以裝病焉爾。賴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為我擊九郎者。九郎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為我擊九郎者。衆莫敢答。賴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

判官素惡於臣。臣往。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否。得非以二位吉圖我乎。吾今欲因汝。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閱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旋。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逵塵起。人行距躩。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詗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婢走還曰。童驕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焉。夜既

點注標記

蝟歟。名猬乎。有刺如栗房

我面即二位面

兼實不肯宣旨討賴朝

右大臣兼實後爲攝政

安達新三郎　間間諜也

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蝟集於冑而在鞍者三。奏變而還。昌俊趨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詰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為賴朝間義經。於是走

小山下野判官

二兒指義經行家

右備門尉有綱　義經奔竄西海　鈴鹿山在伊勢

賴朝訴寃不已

廣元建策

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曰、且日將發。小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即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及我未至、誅彼二兒。後五日、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兵援己。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月三日、義經與行家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所往。伊勢義盛與義經訣、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敗匿鈴鹿山。經俊攻殺之。賴朝至黃瀨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以朝廷宣討已許、訴寃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獲也。平氏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元建策

點注標記

帥府指鎌倉

守護地頭　莊園邦鄉也

課兵食　四道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也

六十六國總追捕使

亂人指義經等

置議奏官

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姦豪伏匿於諸道。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者、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請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賴朝爲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其爭院宣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職、孤身舉義、得至奏功。而不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朝特恐禍亂之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為天下定亂焉耳。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擇公卿充焉。

兼實爲攝政

朝章朝廷法度也

面從非忠

右近將監時定

天野藤內

九國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

蠲租薄稅

逋租去年以往未納租

三年

中原式部大丞

按治公卿以下豫東討宣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商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有綱于大和、斬之。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為筑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內九國逋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相摸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閑院殿。時輦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二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

點注標記

下河邊庄司　吉田中納言經房　盜賊悉平　四年　五年　修大内　泰衡討藤原氏　川瀨在攝津　颶海中大風　吉野多武峯十津川在大和　河越重頼女　義經爲道士裝奔陸奥　資財也　引猶稱也　工藤左衞門　靜姫離別曲　梶原三郎　賜歌舞者利物曰錦纏頭　景茂挑靜姫　安達新三郎　次郎泰衡陸奥出羽押領使

平四年。六月。遣六條殿。五年正月。敍正二位。三月。修大内。七月。奏請討陸奥藤原氏。以其含義顯也。義顯即義經。削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五日。山僧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兄既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佯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從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爲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奥。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爲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娠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坐廡觀焉。靜固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撾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垂泣。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隷人。何遽敢爾。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而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而戕之。靜見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義經。奏勅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子泰衡

點注標記

泰衡代秀衡　衣川義經之所館　爲泰衡所襲　浮圖佛塔也　義經首　大庭太郎　閫外之事何須勅允　八田右衞門尉　比企藤四郎　宇佐美三郎左衞門　多古屬下野　下野有小山　政光　熊谷小次郎　下野判官朝政　小山朝光　泰衡陸奥國衡　西木戸太郎國衡　金剛別當　逢隈在陸奥　灌溉水也

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朝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泰衡頗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庶反若非與反同。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脅泰衡。遣兵襲衣川。殺義經。義經手刃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止之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遂奏泰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而徵兵稍聚。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大將臨事。不顧君命。且泰衡先世爲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爲也。賴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分爲三軍。常陸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軍。以畠山重忠爲先鋒。自東山道。直入陸奥。次于多古。小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實者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易成名耳。上赴若難。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亦單進。八月。賴朝進。過白河關。泰衡軍于[illegible]而城厚樫山北。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數千人爲先鋒。山下穿大濠。引逢隈河灌之。賴朝令重忠赴攻。發卒填濠。朝光挺軍與加藤景廉等進擊。重忠亦進。大破之。

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既暮。賴朝令軍中明日攻城。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先登。斃數千人。且日。賴朝親進攻。城甚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illegible]朝綱。隊進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入大呼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擊。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義盛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傷走。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衡聞敗而遁。賴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佐藤元治以下十八輩而來會。賴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攻物見岡。而自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則敵避之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負功輕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贄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泰衡。持其首來降。賴朝誚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宣旨適至。乃進至廚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賴朝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奧出羽。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既聞實俊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取權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太書其廳曰。國法一切

默注標記

平六義村後駿河守
次郎兵衛清重
宇都宮左衛門朝綱
膊音耽股胃也
大串次郎重親
泰衡遁
信夫庄司元治
物見岡誰母城津雲橋平泉栗原三迫岡並在陸奧
泰衡乞降
念珠關在出羽
田河太郎
贄柵廚川並在陸奧
河田二郎
梟泰衡而宣旨至
比內太郎俊衡
兒玉前介橘實俊
弟藤五實昌
知戶口阨塞
阨塞限也復除徭役也賚賜予也廳聽事之堂也古用聽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一

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奧州事。使使奏捷。謝其擅伐。簡上將士功。請分予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貧瘠與窮民。十二月。法皇封賴朝以伊豆相摸。促朝京師。先是。出羽留守撿邑。將廢閒田。賴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奧。由利維平逆戰死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利義兼與千葉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代之。下山朝光以下邑陸奧者。道會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曾從降者勿斬。二月。義兼等與兼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之外濱。至于兜昧山。義兼等圍而鏖之。兼任脫走。踰龜山。爲樵夫斧殺。賴朝責出羽留守失政。罰甲二百領。賴朝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爲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至青塚。召女延壽。先是延壽聞賴朝起。返致其所託刀截鞘。於是相見[illegible]焉。以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法皇。卽日朝帝。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衞大將。法皇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田百町。薦功臣十人。拜衞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歸

默注標記

聽于後世知
國法仍舊
奏捷謝擅伐
貧瘠也予也
鄙賞瘠民
閒田無稅之田
大河次郎
清水冠者義高
建久元年
由利中八
橘次公成
謬誤也
義兼初稱陸奧新判官
曾從被脅迫而從者
外濱兜昧山龜山並在陸奧
兼任之亂平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二

二年　政所　三年　法皇崩　拜征夷大將軍　三浦義明死于衣笠　四年　那須野在下野　獵富士野　曾我十郎祐成　五郎時致　曾我二孤復仇　工藤左衛門尉　河津三郎祐泰　祐經子犬坊丸　九郎之貳耶　言汝亦次九郎謀叛者譬諸舜有之也　當麻太郎

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冬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士座次。四月。獵于那須野。五月。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藤祐成者。與弟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旦日。賴朝親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奪其曾我莊。故復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哀訴。乃處斬。復曾我莊租。以卹二孤。二孤之變。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曰。安之。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禀賴朝。及義經反。令範賴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為九郎之貳耶。範賴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誓書。署源範賴。賴朝見其誓書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者辯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

狩野介宗茂　範賴自殺　五年　遠江守義定　越後守義資　六年　落東大寺　武藏守義信　凡守國者當則義信　七年　知忠中納言知盛次子　中納言能保　左衛門尉基清　平氏餘黨悉平　八年　九年　稻毛三郎　明年　賴朝薨　正治元年　賴家　時政執政　押臣五人　小笠原彌太郎　比企三郎　和田三郎　中野五郎　細野三郎　俊改也　千幡　景時讒朝光

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館。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義定坐其子義資。[illegible]犯賴朝侍女。為景時所發。斬。義定坐免。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為平氏所燒。法皇修之。賴朝為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踰月而歸。時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百姓便之。賴朝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奸盜者。皆奪其職。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敘從五位上。為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為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親聽訟。獨與其押臣五人遊從。恣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為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為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梶原景時讒之於賴

點注標記

駿河前司義村
安達藤九郎
一宮在相摸
無何未多時也
武田右兵衞尉
太郎信義
二年
衆快景時凡殺
狐崎在駿河
吉香小次郎
久下揵寺
建仁元年
城四郎
誅長茂
小太郎資盛
佐々木三郎左衞門尉
鳥坂在越後
小三郎盛季
板額
淺利與一義遠
襲征夷大將軍

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倶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焉。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宮。無何潛還鎌倉。賴家命義盛等逐之。毀其第。景時據邑聚兵。欲椎武田有義爲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賴家遣兵追之。景時至狐崎。爲土豪吉香某所鏖殺。衆快之。景時終賴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五

望矣。走出。拔刀斷髮。西奔京師。賴朝使人遮止之。而不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急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鳥坂反。賴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三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淺利義遠請娶之。賴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賴家累遷。是歲七月。紹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五月。有

點注標記

義朝七男阿野法橋
阿野在遠江
伊豆守信光
八田右衞門尉
時政專政
便職割地
比企藤四郎判官
其女稱若狹局有寵於賴家
臥內寢室也
託修佛寺
時政殺能員
比企小四郎
江間四郎義時稱
相摸守
殺一幡
仁田四郎
修禪寺在伊豆
明年
殺賴家
飛紐紐之首大索也
公曉千壽丸
千幡襲職賜名實朝

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族黨半於一府。賴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賴家有疾。政子與時政議。以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地頭。以予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因其女謂賴家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亦憤。北條氏所爲。密召能員於臥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之。伏甲而詭事召能員。能員子弟皆曰。毋往。卽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啟釁也。彼何有他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擧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六

諸將攻之。宗員等奮擊卻之。畠山重忠選兵疾攻。宗員力盡。焚第自殺。遂燬夷其族。幷殺一幡。諸與能員親善者。皆見誅竄。賴家病間。聞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刃能員者也。旣而宣言賴家與忠常圖已。遂迫賴家剃髮。幽之修禪寺。以千幡代之。賴家幽囚無憀。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近臣數人侍。已不荅。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時政遣人圖之。憚賴家趫捷。候其浴。圍之。飛紐約首以殺之。年二十三。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幡養之。遂爲僧。曰公曉。次者曰千壽丸。爲中務丞某所養。千幡十二歲而立。詔叙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朝。居北

平賀右衛門尉　元久元年　刑部丞經俊　三郎基度　四郎盛時　時政偏愛朝雅　式部丞時房　六郎重保　重忠戰死　稻毛三郎　榛谷四郎　重忠冤死　時政被遷　義時誅朝雅　實朝仰成

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遣武藏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三月，伊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義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讒惡重忠，終欲殺之。紿以謀反，令二子義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將時重忠在其邑。時政遣人紿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從百餘騎而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下交勸其據邑發兵。重忠不肯，曰，吾不效梶原景時之苟免而貽譏也。奮戰中箭死。重忠族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同日皆斬。重成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爲時政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久。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爲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爲北條氏所陷，天下冤之。七月，分畠山氏邑，以賞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弒實朝，立朝雅。因聚兵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迎實朝於義時宅。兵皆從歸焉。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師將士誅殺朝雅。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佐木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于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

安達彌九郎　故判官知康、爲木曾義仲所辱者　實朝優柔　侵取分外、謂多取制外之租賦　殊、別也。恩、恩澤也。勳、勳功也　建保元年　親衡起兵　泉小次郎　和田左衛門尉義盛　四郎義直　五郎義重　平太胤長　千葉介　兵衛尉行親　安藤兵衛　六孫王經基　下野守滿快　義時欲激義盛而除之　胤長住荏柄

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家輙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朝爲人優柔，爲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輙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守護地頭干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勳之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內，問吏民冤枉。然政權在於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耽溺歌詠，不問外事。義時益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討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諸將多應者。義盛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執安念送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鞫之，得狀，遣兵執親衡。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人而逃。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馳歸面謁，請贖二子。義盛爲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且日，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放陸奧。義盛慚忿，塞門不出。胤長第在便地，多欲得之者。義盛請實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逐守者，割與行親、忠家。義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泄。幕府使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閱兵仗，還

故將軍指賴朝
平九郎胤義
朝夷三郎義秀　足利三郎　土屋大學助　古郡左衛門
横山右馬允

帳有令徴兵更遣使者詰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受故
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老
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為三隊分攻義時
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三浦義村與弟胤
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
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
義氏遇攫其甲袖義氏鞭馬踰濠袖斷義秀與土屋義
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漲
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
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横山時兼舉族來援得三千騎軍
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

義盛男殺七子皆死　江戶左衛門尉
二年
六年
戒滿盈

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為江戶
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義秀以五百人航海而逃義時
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旱實朝齋戒誦經既
而雨減東國租税十一月義盛遺臣率千壽聚兵京師
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嚮
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為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
已累敍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
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
裔宜戒滿盈盡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
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
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

和卿謂實朝前生為宋育王山長老
實朝欲如宋　北條氏召公曉
怪物　怪物至後日々始知其為公曉
永久元年
無故出涙

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
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
巨舩既成不可用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
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
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
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
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
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涙今無故
泫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傚焉
毋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
日行禮仲章曰象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

一縷遺物　官內兵衛公氏

公卿指廷臣之來會者
稱病授劍
公曉大呼　鎌倉郡雪下坊舍公曉所居也　備中阿闍梨
長尾新六
新公曉

拔髮一縷與之哂曰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
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
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
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
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為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
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為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
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以子為公
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紿曰將以兵迎
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
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
義村家途遇五人會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

遺骸代首

軋、勢相傾也

衆而逞、衆綱紀之弛而逞渠魁之才也
封豕長蛇、雖高前人

負任、背負大也
荐重也、仍也

保九平治之亂

遷延、淹久貌

嗅咻、痛念之聲

暁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
一髪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絶。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奥羽。知源氏
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
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
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強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
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毎爲國患。而廟堂不以爲憂。蓋
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剸。而不能制也。
盗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
哉。而夫負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衆而逞焉。微源
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

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頼義遷任。適致困
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讒逐。保
平之亂。又鬩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
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
於頼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賭之邪。然余嘗謂。
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頼義義家經
畧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
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
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嗅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
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
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

廷臣、抱才、慶元康信等也

縉、扱也、紳、大帶也、扱笏於紳以記事、謂廷臣也

源平二氏並王族也

之有。不必待頼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
貽慶子孫也。舊志稱。頼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
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
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
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
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廢之時。棊布所謂素附者
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
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
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
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
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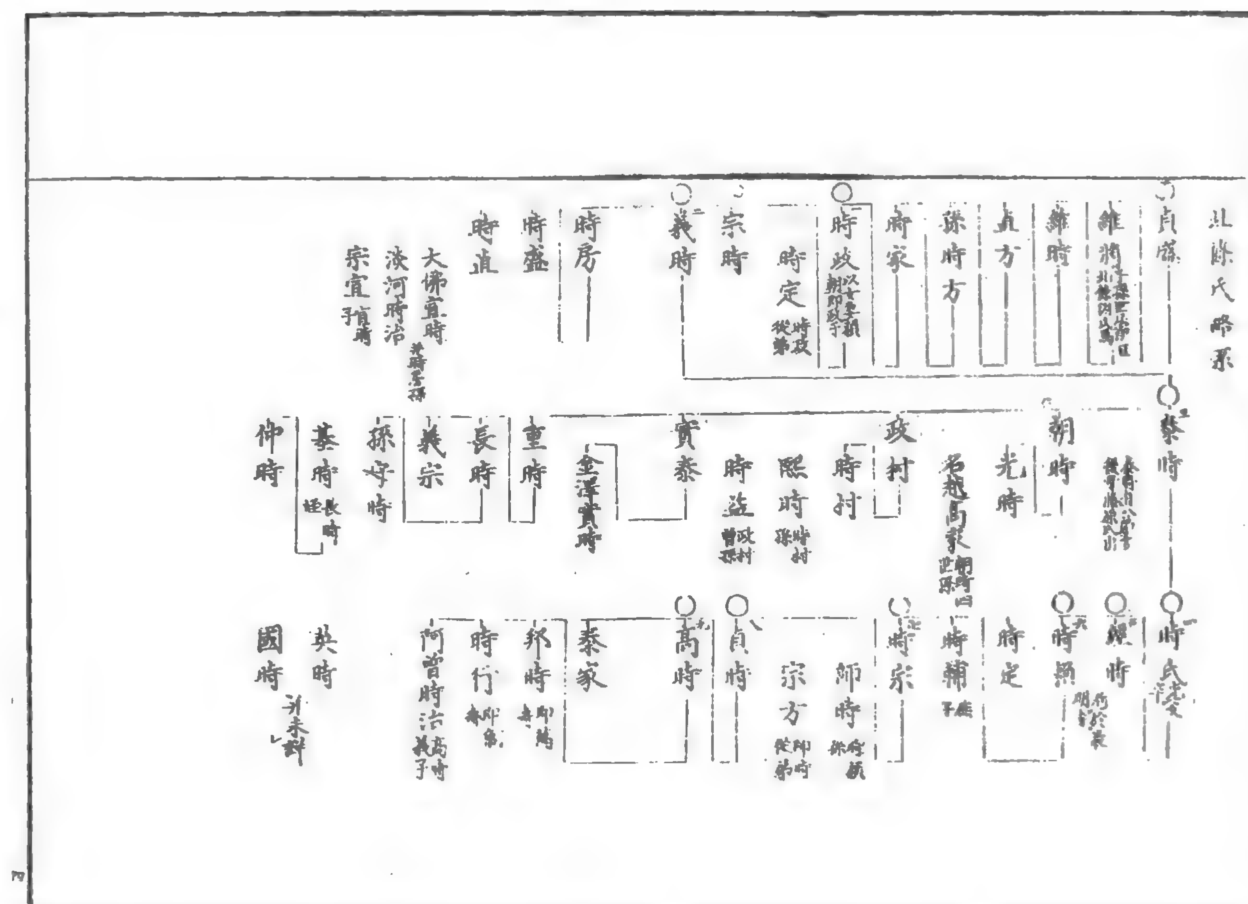
掵音險、通作刱、初也

不得已之事、謂幕府大業、君臣謂天子將家也

前漢王莽、後漢曹操、魏司馬懿、後漢董卓、皆僭踰反亂之臣也

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
以清和之冑。世勤勞王事。以至於頼朝。經營艱苦。掵建
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
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
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
莫非襲頼朝之故者。則是頼朝爲天下萬世。刱不得已
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
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頼朝有功德於天
下。勝其父祖可也。

日本外史卷三終


北條氏略系
貞時
維貞
維時
貞方
孫時方
時家
時政
時定
宗時
義時
時房
時盛
時直
大佛宣時
淡河時治
宗宣
泰時
朝時
光時
名越高家
政村
時村
熙時
時益
實泰
金澤實時
重時
長時
義宗
孫守時
基時
仲時
時氏
經時
時頼
時定
時輔
時宗
師時
宗方
貞時
高時
泰家
邦時
時行
阿曽時治
英時
國時

暢同明暢也。北畠大納言親房。具平親王後也。仕於後醍醐帝。以博洽聞。嘗著讀史治通。歷有遺著。神皇正統記。源氏以武臣以下。至獲利者也。見皇代記。大以類聚之。業以下至矣。見後嵯峨帝以下。此等書指北條氏似也。似有理也。

飭與敕同。命令也。

時政義時泰時時氏經時時頼時宗貞時高時世謂之北條九代。然時氏先父而死。未爲執權。時頼以嫡承之。併爲一世。故止稱七世。

底至也。

日本外史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叙其事。晦澁不文。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絶。寡妻陪隷。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變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頼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覆之。縱使克覆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頼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頼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已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頼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

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

從五位下泰守時家

上野介直方

右衛門尉陸奥守維時

伊東入道初稱二郎

江間小次郎

頼朝依北條氏

藤九郎盛長

粧鏡買夢

八牧判官兼隆

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絶。藤原頼經爲征夷大將軍。其子頼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即貞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頼朝被執。省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頼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即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頼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嫁女於江間某。遂圖頼朝。頼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頼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次女無貌。頼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擁衛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動曰。吾當買妹夢。乃與妹以其粧鏡曰。薄以償直。旦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爲

點注標記

妻子政子
思高祖直方女生
治承四年
高倉宮以仁
時政獨知陰謀
佐々木次郎後兵部丞
石橋山敗走
大庭三郎
加藤次後左衛門大夫
狩野伊豆介
堀藤次
小山次實政
三郎宗時
平井郷在伊豆
大將而死子豈生存
小四郎義時後相模守
土肥太郎遠平
三浦荒次郎
獺島在安房
武田太郎信義
一條次郎忠頼

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頼朝私且驚且喜而離遣兼隆約則爲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逐伊豆山與頼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頼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頼朝嘗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締託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令至頼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家人至者頗多頼朝郷延之別室曰爲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爲頼朝特厚己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時政率佐佐木定綱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糾伊豆相模豪傑以擁頼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頼朝與大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廉狩野

日本外史　卷四　○主

祐茂堀親家小山實政等諸從焉時政捍之令從頼朝而自引之甲斐欲發其諸孫長子宗時至平井郷爲伊東氏兵所圍中箭死速夜時政遇頼朝于杉山箱根別當行實素善頼朝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當見時政時政紿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子賺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頼朝頼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次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土肥使土肥遠平爲開政子航抵獺島時政與三浦義澄等出迎頼朝頼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卿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御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跡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於是終說武田一條諸族得二萬人助頼朝擊平氏于駿河走之頼朝還

點注標記

頼朝開府鎌倉
北條六
明年
頼家爲世子
大夫廣綱
宗親牧氏父
大多和三郎
其邑即北條邑
梶原源太
江馬必不從
時政還鎌倉
文治元年
時政抗辨
舉時定自代
獲一鹿何煩專使
正治元年
頼朝薨頼家立
政子與政
時政爲政所別當
兵庫頭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掃部頭親能

至相模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爲首武田信義以下次之頼朝將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以北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是爲頼家立爲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頼朝有嬖姬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妬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姬姬走依大多和義久者頼朝聞之詫事往義久宅召宗親罵之親截其髻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歸其邑頼朝謂梶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也還報曰在頼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賞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頼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

日本外史　卷四　○四

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頼朝遂遣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以頼朝意奏請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逮捕弗被允時政抗辨再三終被允自爲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藏餘東歸以詔舉從弟時定自代亦頼朝意也頼朝嘗獵富士野頼家甫十二射中走鹿頼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鹿何煩專使頼朝慨之正治元年正月頼朝薨頼家立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時政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爲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

三浦介
八田右衛門尉
藤九郎入道蓮西
左衛門尉遠光
平三景時
民部大夫行政
三河盜謂室平重廣
安達彌九郎
佐々木三郎後左衛門尉
政子諭賴家
結城七郎上野介

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餘毋得傳宣。賴家有狎臣五人。下教曰。五人親黨。有罪勿論。七月。參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買妾於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賴朝甍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詰讓賴家。且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視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溺。無禮於親戚。願以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梶原景時讒。欲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

誅景時
二年
賴家抹地圖
抹塗抹也乱曰塗
長曰抹
訟者陸奥新熊野
社僧也
厭足也
建仁元年
紀行所行景
廣元携蹴鞠工謁賴家
泰時召能成諷諫
武藏守泰時
中野五郎
父祖指義時時政

旋還鎌倉。時政逐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五月。有爭疆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費察。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為準。即不厭心。不如毋爭。建仁元年。秋。大風雨。關東禾稼不登。下總海溢。民死者千人。九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廣元攜謁賴家。賴家素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有子曰泰時。少有器局。嘗召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臣也。盍嘗試諷之。時北條告飢。泰時且往視之。會僧觀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踰父祖而言。何

泰時燒券
償負財也券契
券也
二年
三年
三浦駿河守
使賴家遜職
比企判官

也。公且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且日將發。予莫以為避焉。乃出蓑笠視之。遂至邑。邑人去歲貸籾種。約明秋償之。而不稔也。相與謀逃亡。於是泰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豐。吾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二年。七月。泰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村。義澄子也。三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母弟千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北條氏。政子竊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

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
天野藤內左衛門尉
仁田四郎
至第至名越第也
斬能員

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即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柱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予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修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

一幡燒死
堀藤次

賴家薨

收殘害也
姆女師也

迎實朝置府中
五郎時房
元久元年

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泰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縱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閒。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召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義時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爲加藤景廉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斃。於是以千幡爲嗣。奉之於時政第。更名實朝。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藿中挾牧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爲然。乃迎實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女婿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鎭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爲相模守。二

二年
畠山庄司
武藏前司大內朝雅
娶坊門氏
六郎重保

誣殺重忠父子

時政欲下立朝雅代中實朝上

時政老

誅朝雅

年。有告畠山重忠反。義時時房將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婿。而朝雅所娶。牧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忠子重保等迎之。候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鬩。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爲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峯。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義時。時政遂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爲武藏守。先是。和田義盛求爲上

建保元年
子義直義重姪胤長
泉小次郎
賴家子千壽丸

義盛反
平九郎胤義

水干衣加領垂而有袖括露組用精好絹製之其色不定
次郎遠江守朝時
朝夷三郎義秀

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爲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大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省。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衡者。謀擁故賴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擧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爲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擧兵。及三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議。自白於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鬬。被創。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

足利上總介
土屋大學助
義盛等敗死
嚮昔猶前日
泰時禁飲
榼酒器也
泰時辭賞
義時爲士所別當
長沼五郎宗政
宗政斬重慶

阨衢路遣足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模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淸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嚮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爲之致死。臣爲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爲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鎭安將士。九月。故畠山重忠季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

朝從謂朝見從行也
獻歌免罪
二年
後鳥羽上皇讓位
土御門帝
順德帝
上皇欲驕實朝覺之

點注標記

義時使廣元入言
為後亂之地言將
以送廢於子孫也
六年
承久元年
承久之亂
義時誅公曉

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寃死。其亂為變。處實未可必。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跡反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為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戍卒擊走之。七月。定鎌倉賈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為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為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覺

之。速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元曰。故將軍每宜下輒辭之。以為後亂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為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令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為大將。累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為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公曉因欲自立為將軍。義時以政子令誅之。初政子與義時。倶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政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政子與語

政子請將皇子為主
二皇子雅成賴仁
義時請賴經為主
中納言能保
關白左大臣道家
尼將軍
僭賴朝為規
太郎左衛門尉光季
武藏守親廣
急禪師全成
冠者時元
右馬權頭賴茂
下野守賴氏

點注標記

關東權勢自如
仁科次郎
義時不奉詔
長江、倉橋並在攝津
西園寺公經
德大寺公繼
公繼諫上皇

曰。實朝既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為鎌倉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婚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倉。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內。政子為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為諸將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為右京權大夫。兼陸奧守。與廣元等。令諸將倣賴朝為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衛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駿河。謀自立為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

月。大內守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為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過上皇。幸焉。錄其子。為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亡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稍日華原之大處。是為關東。漸西漸小。以小敵大。以弱

秀康誘胤義　能登守秀康
上皇使帝讓位　使討議順承之討
九條廢帝
流鏑馬射儀名也
光季冠者光綱
四郎兵衞家定之
點注標記

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以鑒焉推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爲賴家妾生一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戍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間微説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悦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是爲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鏑馬徴鐵兵千七百人因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旁從光季不至令胤義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鬬而死即日上皇詔五畿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者有幾胤義對曰不過千許人莊家定者進曰不然彼以人心有年於此願爲之死者不可勝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

日本外史　卷四　〇十一

上皇弗懌彌益聚兵遣善走者押松齎詔歴説東國諸豪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曰唯子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詔燒之啟狀於政子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鋭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詿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力莫敢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阨足柄

政子會諸將傳命
廣元建議

三善大夫入道
泰時即夜發程
武田五郎
小笠原次郎
父行留子子行留父
點注標記
宮崎左衞門尉
大井渡在美濃
大內駿河大夫判官
山田次郎
飛騨守治部少輔

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內變是自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以泰時爲將泰時時爲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令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三善康信方臥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即夜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模守時房前武藏守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自東海道進式部丞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

日本外史　卷四　〇十二

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好戰謹獻臣長男泰時二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爲戰陛下歡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衆虚誅義時者六月朔部署諸官軍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爲九隊拒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萬騎亂大井渡擊官軍將大內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吾腹背受敵不若進守宇治勢多敕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

滿政
鏡小太郎
左近季光
懦夫指秀康
若狹守泰村時綱
次郎
右京指義時
武州謂泰時
泰時鼓行而西
芝田橘六
春日刑部三郎
佐佐木四郎左衛門
太郎重綱
武藏太郎時氏
八田次郎左衛門
佐佐木太郎右衛門尉

前重忠逆射覺東兵。泰時麾軍革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毛利季光戰而敗。曰。恨與懦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爲五隊。其子泰村請曰。爵與右京君約從武州生死。因辭義村從泰時。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乘輿幸叡山。山徒避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淀。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卻。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陣。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旦而進。泰村夜拔前。挾河射戰。義氏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雨下。東兵多死。泰時令芝田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爲灸之乃蘇。將士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挐父馬尾泅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召其子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紿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達。進冒官軍。殺傷相當。義氏撤民屋縛筏以濟軍。泰時遂至前岸。武藏相模將士。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衞門佐藤原朝俊帥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季

懦主誤我
懦主指後鳥羽上皇
下馬讀旨
朝時火牛
市振在越後
東寺部衛
佐原又太郎
木島在京城西
駿州謂義村即胤義之兄
佐々木刑部丞
鷲尾在京城西
彌太郎高重
山城守廣綱
奏求首謀者

點注標記

光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淀。破之。重忠胤義走歸。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懦主誤我。遂走嵯峨。自殺。胤義遁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爲。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阨寒原塞。朝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兵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險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拔兵破柵。戰礪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於是東軍塡塞街衢。四出捕斬。胤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原景吉攻之。胤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其騎。獨與其長子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死。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爲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手足。常逞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泰時聞佐々木經高贊上皇謀。亡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弟子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信能答。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捷報鎌倉。上下相慶。初義時已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其庖。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

雷震吉兆
廣元論公卿斬　準文治元年罪平氏黨與例也
義時廢立　後堀河帝
徙三上皇兩親王　兩親王謂雅成賴仁也
朕安忍獨留
分邑賞功
兩六波羅　栂尾在京城西
治國猶治病
元仁元年
義時卒
賴　賴本作諱似是
宜速定議鎮人心　藤原氏伊賀守朝光女
式部丞伊賀光宗

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義之於京師。七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實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爲後堀河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土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栂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元仁元年。大旱。世以爲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禳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之。語於廣元。廣元對曰。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爲執權。復何求焉。而藤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四郎政村爲執權。以其女婿參議藤原實雅爲將軍。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

六郎右衛門光重
太郎修理亮時氏　時房男掃部助時盛
大夫人藤原氏
兄弟莫渝爲可嘉耳
政子夜造義村
四郎政村也
義村謁泰時　故大夫義時也
廣元論決
嘉祿元年　廣元卒
政子薨
評定引付兩職
家令　左衛門盛綱　尾藤左近　中重也
篝卒　篝卒番兵也

賓納。爲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洶洶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故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師可虞也。遂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大夫人之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爲可嘉耳。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乎。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反乎。抑計和平也。義村乃誓曰。四郎無他。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義村往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釁隙。安有所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第。召義村及諸宿將。令廣元論決。送實雅歸京師。流光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實雅于越前。事即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景綱爲之。申禁地頭侵擾。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篝卒。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廨官。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

貞永元年　三善玄蕃允　立式目誓衆　羅織羅網羅罪織成罪狀也　武田伊豆守　海野左衛門尉　和田氏義盛也　嘉禎二年　仁治三年　泰時卒　名越遠江守朝時　兄弟有難何曰小事　建保謂和田氏承久攻京師　靡謂散也蠹害也　子本謂本金與子金　經時執權　左近大夫經時　爲政在文

點注標記

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御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爲恒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等耳。若喪吾親。重

日本外史　卷四　○十七

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吏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蓐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靡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倣。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爲執權。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

寛元二年　頼經讓職頼嗣　左近將監時頼　時頼執權　經時卒　越後守光時　光時欲代時頼　流光時　還頼經　能登前司光村　光村勸泰村反　寶治元年　秋田城介景盛初　稱城介義景　秋田城介義景　陸奥守泰盛初稱九郎　障內有鎧冑聲　恍駭而數恨也　大江左近　喫未下門外大囂

點注標記

遂襲其官。寛元二年。將軍頼經讓職於其子頼嗣。甫六歳。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頼。而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頼經。因勸圖時頼。欲自代之。兵士集府下。時頼遣吏卒。扼衞路。而以兵自衞。頼經使者來。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頼經還京師。其近士三浦光村與爲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也。既歸鎌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廣。時頼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來府下。數往時頼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目三浦氏近状乎。而傾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

日本外史　卷四　○十八

岡祠前曰。泰村將被誅。時頼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集。獻酒迭出。更入時頼頗怪之。其夜聞障內有鎧冑聲。決起曰。果然。麾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時頼使人詗三浦諸第。皆蓄兵杖。時頼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盍戒。泰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頼曰。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衞。即見尤怪。當速散去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僑以奉。時頼慰諭遣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及亦不果。會時頼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啜未能下。聞門外大囂。安達氏兵來攻泰

點注標記

聘佑驚抑白 六郎時定 掃部助實時 陸奧六郎實泰 殿下密旨謂道家 曾怡泰村等以誠 北條氏代其職 若州泰村也 懟怨也 先君多殺之報 泰村等皆死

村。聘佑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子也。大江季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慍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泰村。時賴令人火三浦氏比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引刀自劈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殿下謂道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懟。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

點注標記

赤橋相摸守重時 泰時之弟 建長元年 召重時 四年 道家暴卒蓋密旨 發覺故時賴殺之 也然其事曖昧故 但曰暴卒 次郎左衛門父連 佐佐木大夫判官 廢賴嗣 迎宗尊親王 政子請得皇子爲 主見上文 左近將監宣時 壺酒碟斷 庋納食物閣也 碟皿也

三浦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先是時賴從祖父重時。鎭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爲相模守。四年。道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爲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有脹飲。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

點注標記

三島祠在伊豆 溺謂之溲小便也 汝亦傚北條公爲事乎 甄明也 擢藤綱 相摸公謂時賴 買炬撈錢 沒入水中取物曰撈

親祈于三島祠。其東載之牛溲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傚北條公爲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溲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溲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斜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

點注標記

脯乾肉也 神告增祿 陳吏姧狀 管子言在近而能察遠也 康元元年 時賴老 長時執權 陸奧守重時 武藏守長時 弘長三年 時賴絕命偈 沸詩曰偈此宗業之業以喩己身也 文永三年

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顯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姧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姧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爲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敘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文永三年。將軍宗尊

松殿僧正良基
宗尊遷惟康代
七年
長時卒
時宗執權
九年
式部大輔時輔
治部大輔義宗
殺時輔
小笠懸射儀名也
此兒必任負荷
任負荷謂能續父業也
元主致書
尋用也

點注標記

稱疾不出。僧良基入禱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遷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怏怏。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二十一

十一年
元兵來攻二島
右馬允助國
少貳豐前守少貳
一族武藤氏
後宇多天皇
建治元年
斬元使
實政為鎮西探題
築水城
築大堤貯水曰水城
弘安二年

點注標記

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大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

胡蒙古漢三韓也
元大舉入寇
四年
志賀島鷹島並在筑前西海中
河野對馬守
宇津宮下總守
鏖元兵
七年
時宗卒
貞時執權
父官爵從五位下

點注標記

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殺督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鏖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脱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捷。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

日本外史　卷四　〇二十二

左馬權頭後相模守
秋田城介陸奥守
泰盛
內管領
左衛門賴綱
左衛門尉宗景
曾祖指景盛
夷滅安達氏
為往者安達景盛等構陷三浦泰村等逐滅之之報也
正應二年
將軍被流京師
倒載倒舁肩輿也
久明為將軍
永仁元年
長門探題
四年
訛誘也
正安三年
吉見孫太郎

點注標記

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為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為三浦氏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反。其長子宗綱告之貞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廢惟康。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三子久明。為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良基。訛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子宗宣誅之。延慶

點注標記

貞時老　師時時村執權　相摸守師時　左京大夫政村　陸奧守時村　駿河守宗方　陸奧守宗宣　延慶元年　廢久明立守邦　應長元年　貞時師時卒　親出摘發吏奸　摘發摘挑隱伏發　縣高邦也　宗宣熙時基時貞顯相代執權　相摸守熙時　相摸守基時　修理大夫貞顯　秋田介時顯　長崎入道　五年

高時執權　文保元年　高資多欲　新左衛門高資　元亨二年　五郎三郎堯勢　又太郎季長　士之叛北條氏始於此　獒　獒猛犬也　嘷噉與嘷闞同犬怒也詩云闞如虓虎　著高股被刀舞謂之田樂法師　天狗倡歌　妖星之出天下大亂之兆蓋謂爭亂將起天王寺邊也　左近大夫泰家

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貞時既卒。長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奉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爲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黷貨予奪一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爲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獒。獒數千。分附諸將。養飼輿載。往來遇獒不下者。有誅。獒羣鬪嘷噉。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婢人闚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慍其不讓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倣之。

點注標記

圓顯滿朝　渡部右衛門尉　越智四郎　正中一年　藤原資朝　後堀川帝　四條帝　後嵯峨帝　後深草帝　龜山帝　後嵯峨遺詔　長講堂在京師元條　後宇多帝　伏見帝　淺原八郎　後伏見帝　後二條帝　定二統更立之議　五派攝籙　花園帝

圓顯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矯令長崎高頼誅之。高資惡捕高頼。流之。內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擊之。又不克。正中一年。高時流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之亂。立後堀川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爲四條帝。帝崩。朝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恐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逆遲曰。有如順德皇子立。則吾爲曰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一子。後深草龜山相繼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爲後深草湯沐邑。後深草上皇欲倚時宗力以得政。而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傳位於太子。是爲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皇子爲後宇多儲貳。是爲伏見帝。伏見帝立。二年。有賊淺原爲頼。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檢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勅貞時。討龜山之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敢發。立其後。非剛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爲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後宇多皇子。是爲後二條帝。內定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蓋是時頼分藤原氏爲五派。更任攝籙。貞時之議。大位蓋倣之也。及帝崩。立後伏見之弟。是爲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次子。遣使諭

後醍醐帝　帝謀滅北條氏　土岐十郎　多治見四郎次郎　駿河守範貞　襲殺頼兼國長　正中元年九月　明年　赦還俊基　嘉暦元年　立量仁爲東宮　元弘元年　後伏見法皇告帝陰謀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　高資詈貞藤　相模守基時　越後守仲時　右馬權頭政村　左近將監時益　帝逃之南都　兩上皇後伏見

貞時立之。是爲後醍醐帝。邦良爲皇太子。帝惡北條氏以陪臣世上廢立也。陰謀滅之。覘高時失政驕喜之。令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游説美濃源氏土岐頼兼多治見國長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津氏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篝卒。與二人。以襲頼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高時遣兵收致資朝俊基。案問之。不服。遂誅。廢帝。帝因賜誓書。高時赦還俊基。遂流資朝於佐渡。嘉暦元年。邦良薨。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三子護良。遣使申之。後嵯峨遺命。高時執貞時議。立後伏見帝子量仁爲東宮。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護良爲山門座主。召僧圓觀等。咒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事覺。捕圓觀等鞫而得實。又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息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年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尚使我而無覺朝廷。何能爲。高資睥睨貞藤曰。但宥之論。例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遣貞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貞藤與計事。事泄。帝逃之南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宮中。不獲。帝則幽兩上皇太子于

帝北闕帝太子量仁　笠置在山城　二帥仲時時益　糟谷三郎　隅田次郎左衛門　陸奥守貞直　右馬允貞冬　陶山藤三　小見山次郎　次郎左衛門高景　光嚴帝　二年　徙帝于隱岐　千葉介　小山五郎左衛門　佐佐木佐渡判官　赤松次郎入道圓心　彈正少弼時治　赤坂並在河内　白旗在播磨　年　人見四郎入道　本間九郎　九郎子源内資忠　閏　千窟　三石在備前　摩耶山在攝津　帝逃歸伯耆　左衛門佐宗鎮　律師則祐　陶山次郎　河野九郎左衛門

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近江兵備叡山。而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圍笠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助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五十餘人。夜乘風雨。踰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即陷。帝逃走。追獲拘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貞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即位。是爲光嚴帝。令貞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繼起。據千窟赤坂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時治。與貞藤高直高資。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時治攻赤坂。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隨父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拔高直。圍千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爲守。三石則村進據摩耶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守護備帝逃逸。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奮鬪。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已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積陶山高通。河野通盛。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阨八幡山崎。

佐佐木判官
千種中將忠顯
結城九郎左衛門
告急于鎌倉
名越尾張守
足利治部大輔
近江守朝時
尊氏降官軍
點注標記
矢中新主肘
番馬在近江
新主兩上皇被收
新田小太郎
義貞判微(?)雅史
金澤武藏守
櫻田治部大輔
入間河又求可分
陪莊在武藏

運路梗塞。二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令來攻。二帥追潰騎擊走。僧兵因陷以利。又使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盛又敗。則村于京南。而官軍將源忠顯大兵來攻。二帥卷甲棄陣。時信以五千人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遂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尊氏等西上。半守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挾前。中箭死。尊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二帥乃浚溝固壘守之。擊卻忠顯。已而城兵大潰。餘千餘人。二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東走。

土兵環起而射。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之。天明。又過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過土兵數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收。入京師。高時未之知也。獨聞尊氏反。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泰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吏。高時大怒。乃爭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

三浦平六左衛門
橫溝八郎
安保入道道忍
小山判官
千葉介
六波羅敗聞
義貞三道來至
大佛陸奧守貞直
赤橋相摸守守時
本間山城左衛門
次郎宗氏
高時逃于東勝寺
點注標記
安東入道聖秀
子三郎忠頼
三道軍皆潰
安東左衛門入道
何無死節乎
次郎高重
揪音啾以手高舉也

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駭走。橫溝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色。聞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長時孫。而足利尊氏妻兄也。拒于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粧坂。而義貞遷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

東勝寺。先是。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之也。以書挿刀。割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為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裹刄。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揪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

酹音醊盡爵曰酹
攝津刑部入道
好下物
諏訪入道
高時自殺從死者若多
萬壽相模太郎邦時
五大院右衛門
宗繁餓死
左近大夫泰家
三郎盛高
次郎龜壽
太郎萬壽
盛高取龜壽去
泰家走陸奧
南部太郎
伊達六郎
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
遠江守時直
土居次郎
得能彌三郎
少貳入道妙慧
淡河右京亮
名越遠江守

高時以下方試飲。屬觴高重。高重三酹。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爲匿萬壽。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紿萬壽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爲。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死。初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壽以爲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往。言於衆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試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難免耳。衆婢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爲重傷歸鄉者。狀。臥畚中。以褸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匿衛舁之。令二卒擎新田氏號騎而先導。走陸奧。餘兵三百餘人。度其行遠。火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爲泰家已死也。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也。爲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紫。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爲少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因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卒。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屯越前。阨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

阿彌陀峰在京城東
貞藤以欲遷帝如天道何諫之
明年
駿河太郎重時
佐佐目憲法僧正
本間太郎
規矩掃部介高政
絲田左近將監貞義
參議左近中將公宗
右近衛大將公經
公經與義時善故曰有舊
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
時興時行約期攻京師
刑部少輔時興
諏訪三河守
橋本在遠江
廿日前代
名越式部大輔
延元二年時行上言
足利兵部大輔
鎮守將軍中納言顯家
左馬頭義詮

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直時治之亡。與鎌倉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等。解千寂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峯。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重時。僧憲法。及本間澁谷規矩。絲田氏等亟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奧潛來京師。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俱窺伺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走之。尊氏自京師來討。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且戰且退。阻相模河而陣。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剝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二旬而敗。世目之曰二十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爲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鎌倉。退至美濃。與

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攝、家敗、終走行宮。仁木右馬權頭三仟從宗良親王于遠江、擊破今川範氏兵于引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瀬、亦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室也。不用寸兵尺鐵、而移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而奇也。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爲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懲平家、而其黜討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驕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己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己、而如己無所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覲也。蓋自知其悖逆、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出己、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

知爲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逆親征則何爲、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爲之文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堀河、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泰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探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爲所殺。意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逆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眞無前逆賊、而得脱叛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鷙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不信哉。

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蓋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我屠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之威、定我氏志、奪其所恃、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爲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侍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蕃、不足言已。豐臣氏雖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勢異、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之策守、則土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經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掣、其戰則急應赴衝、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爲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鎭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礟臨我

而我兵揮刀奔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焉可恃也

日本外史卷四終

楠氏略系

敏達天皇曾孫

○橘諸兄

○正成（諸兄十餘世孫少字多聞）

正季

○正行

正時

○正儀

正秀（並正儀子）

二郎（未詳其所出）

弟某

附錄楠氏族和田氏

正遠（南木誌爲正成弟）

正朝（正行從弟）

賢秀（初名正興楠殿賢秀）

正忠（未詳其屬）

正武（仝上）

橋本正時

神宮正種

（小楠氏族其餘尚多不書所不載略之）

按、南木誌世系其略曰、楠氏之族出自橘諸兄、其子奈良麻呂、主嶋田麻呂、嶋田麻呂生眞材、眞材生峰範、峰範生廣相、廣相生公材、公材生好古、好古生爲政、爲政生行資、行資生成經、成經生兼遠、兼遠生盛仲、盛仲生正遠（[illegible]）、正遠生正成（[illegible]）、〇正行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從尾張（[illegible]）、恒利孫爲池田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並以德川氏外孫分領備前淡路、見德川氏正記中、〇南木誌又按盬冗曰、正儀子正秀、生大郷六郎正盛、正盛生盛信、盛信生成宗、成宗生盛秀、盛秀生隆信、隆信生正虎、正虎生備前守某、某生兵右衛門正治、贅甲斐菰氏、去河內徙遠江、奉仕東照公、正治生喜右衛門正房、仕東照台德二公、關原浪華之役有功、賜米邑四千石、子孫世仕幕府、

北畠氏略系

○源具平親王（六世未詳）

○顯家

○親房

顯信

顯時（親房從子）

顯能

後十餘世

至具教亡

兒島氏略系（本三宅氏）

○範長（其先世係備前兒島）

○高德（備後三郎）

名和氏略系（本村上氏）

○行秋（其世係伯耆名和）

○長年（初名長高）

義高

○行高

長重

長生

氏高

菊池氏略系（本藤原氏）

○政則

○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

十餘世孫

○武時

○武重

武敏

○武光

武吉

武義

○武政

○武朝

後數世至

義宗亡

土居得能氏略系

○河野通信（世爲伊豫族不分爲兩家）

十四世（次未詳）

○通治（土居）

○通言（得能）

得能

○通郷

○彌正（未詳名）

通綱（通言族）

營當

鴟梟惡鳥、獲鳥子而食者、悍、暴也、猜、疑也、暴悍無忌、斥清盛、雄猜匪測、斥頼朝

較、比也、

使犬曰嗾、

蹌、巧趨貌

日本外史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北畠氏　菊池氏　名和氏
兒島氏　土居氏　得能氏

外史氏曰。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舍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讐。一至於此歟。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乘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爲不同。而其蔑王室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厮隷。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

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洲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狃其豢養。供其使嗾。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爲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爲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爲公卿者。平時趨蹌朝廷之上。取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爲。是曷尤於武人。邪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

蹙蹙、縮小貌、

後鳥羽在隱岐、其二子、順德在佐渡、土御門在土佐、

後醍醐西徙隱岐、

忽咻、自矜氣健貌、

以與後鳥羽帝謀者皆抵罪爲戒也、眇眇、微也

張巡玄宗時人

狂胡斥安祿山、二顏謂顏真卿及其從兄杲卿

守城、守睢陽城也

靖安也、獻達也、自安其義以達其志於先王也

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爲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益父子三帝。隔絶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籍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忽咻中國。莫之或攖。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蹠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

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耻。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藉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敘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

蒙塵謂播遷

兩統更立
兩統後深草、龜山也

[illegible]天皇
相模守高時
左衛門尉高資

置記錄所

無禮講
土岐十郎
多治見四郎次郎
六波羅人賴春
齋藤太郎左衛門

云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為
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內者。
以楠為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天皇於
後鳥羽為玄孫。後鳥羽二子。順德、土御門。二帝並為
北條氏所徙。以崩。後嵯峨帝以土御門之皇子。為北
條氏所立。而常痛先帝之蒙塵。欲俟時報之。而後深
草、龜山相繼即位。皆帝之子也。帝謂後深草優柔不
足與有為。而愛龜山有英氣。可以繼其志。故遺詔龜
山之後。永承皇統。故後宇多以龜山太子立。即位。而
北條氏立後深草之皇子。又立其皇孫。承其後。後宇

多上皇遣大納言藤原定房。責其再違遺詔。乃立上
皇皇子。實後二條帝。遂建兩統更立之議。及帝崩。又
立後伏見之弟。時後宇多次子尊治。如有英質。龜山
上皇奇之。遣定房。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為後醍醐天
皇。當天皇之時。北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資等
恣擅。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天皇陰謀乘是時討滅之。
乃勵精求治。置記錄所。親聽訟訴。與大納言藤原資
朝、右少辨俊基等謀。稍延攬豪傑。置酒歡語。破禮節。
結驩心。目曰無禮講。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
與焉。賴兼族賴春。娶齋藤利行女。利行六波羅府吏
也。一夕賴春偶與妻語泣下。妻問何泣。賴春告實。妻

大塔宮護良
法勝寺圓觀
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
越後守仲時、左近將監時益、時為六波羅二帥
袞龍衣、天子服也

帝在笠置山

南木入夢

金剛山、志貴山、並在河內

走告其父。父告之六波羅府。發兵襲賴兼、國長。二人
力鬪不克。自殺。高時聞之。遣兵來執資朝、俊基。帝因
賜誓書。事得寢。乃釋俊基。流資朝。而帝志益銳。與皇
子護良謀。收結南都叡山僧徒。高時又覺之。捕僧圓
觀等。再執俊基。遂與宰高資定議。欲廢帝如承久故
事。遣二階堂貞藤。潛兵西上。夜至六波羅府。將北條
仲時、北條時益。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帝諜知之。乃用
護良計。御籃輿。逃之南都。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
衣。詐稱帝赴叡山。僧徒大喜來聚。一夕得萬人。而仲
時、時益謂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獲。則收大納
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以萬人攻叡山。護良等擊

卻之。而僧徒知帝非真。悉散去。當是時。帝在笠置山。
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
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
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
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
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
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
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
名。嘗平土寇。以功為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
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
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

東夷斥北條
不斃言殺也
元弘元年
城于赤坂
足助次郎
櫻山四郎入道
大佛陸奧守貞直
足利治部大輔
錦織判官
石川飛彈守

黙注標記

七郎正季
五郎正遠
草與艸通藪也隱于山間使敵不見也
掀以手高舉也
複垣
沃湯退敵

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縋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縋。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脩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入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因不圖

疲奔命謂奔命東奔西走以疲極也
全軀亡敵
逃入金剛山
湯淺孫六入道
北朝光嚴帝
殿法印良忠
二年
高時徙帝
三位局藤原氏

黙注標記

佐々木佐渡判官
志士云々並論語
舟坂山在播磨
杉坂在美作
白櫻樹題詞
越王勾踐之臣范蠡助王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以勾踐喩此帝以范蠡自任也

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徙。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卽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以兵三千護送。由山陽道。兒島高德又謀奪之。復不成。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布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

佐々木隠岐判官
日野中納言資朝
國光時於阿新年十三
遷尊良于土佐宗良于讃岐恒良于但馬殺恒性于越中
護良奔吉野
攻赤坂城
苞甲
吶喊衆声也

隅田次郎左衛門
高橋四郎
渡部川之諸
陞高橋決隅田也
宇都宮治部太輔
和田孫三郎

護兵擬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遣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殺藤原俊基等四人藤原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京師赴省父父已為本間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郎而去高時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殺恒性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師矣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儲糧於紀伊正成邀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鬪正

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為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内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從天子謂天下無復足虞也及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為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輙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為之謠曰渡部之川陞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

兵機在于人心
炬火和散
鹵奪也
正成威振京畿
視讖文
上宮太子厩戸皇子謚聖德讖文記未來者
如獼猴者斥尊氏
歸一元謂南北歸一統

復辟復君位也
赤松次郎入道圓心
阿曾彈正少弼時治
大佛右馬助高直
東海東山北陸三道
城于千窟
三年

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為我用者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讖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内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

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為西鳥所食則終歸族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勗之衆皆奮厲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貞藤將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造槽蓄之養以黄土雨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而自從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為三軍攻金剛山及吉

賊軍萃于金剛山

十二史記死傷

閣止也

叢爾小貌

名越越前守

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城遂
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
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
八十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
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
復虛箭。軍監高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
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撥
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議曰。叢爾山巔。不容有水。
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水而克。此計可襲也。
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伺之。出汲者。正成
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且日樹之壁

藁人藁冑

拔炬燒梯

唧筒俗曰龍吐水

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識焉。我無所用。願奉
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敵薄
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
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
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閧。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
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
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
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
雲梯。長二十丈。跨壍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
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焰噴起。賊兵前後
喧騰。梯遂中斷。陷壍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

義貞請攻鎌倉

新田小太郎

富士名判官義綱

義綱謀脫帝

千波港在隱岐

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
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
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
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
能拔。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
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
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
聞之乎。楠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高時以百萬兵攻
之。三閱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
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
時光懼陰謀不良。上宜急幾千波港。幸出雲伯耆之

鹽冶判官

鰲魚覆帝

鰲俗鯗字、鯗魚而

切乾魚脯也、

間。臣佯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宮女
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令先往出雲。誘其族人來
迎。義綱往爲族鹽冶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遂
決意。夜僞稱殯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
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
託諸舟人。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
天明。顧見數十艘迹。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
船底。覆以鰲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
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京裝者二人乘船發
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港。依名和氏

點注標記

又太郎長高
小太郎左衞門長重
奉帝于舩上山
被薦負帝藉木葉進食
七郎氏高
小太郎長生
賜名長年
名和小次郎義高
太田三郎左衞門
第六宮恒良親王
峯堂在京城西

名和氏本村上氏世居伯耆名和承久之役有名和
行秋者焉與孫行高從官軍事敗奪邑行高四子長
高長重長生氏高皆有武幹帝至名和港令忠顯登
岸問塗人豪族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
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
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
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帝于舩上山令長重等
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
背負帝上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于山募村
民能運一塲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
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

高造布旗數百煠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
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
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
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
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
長高左衞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
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
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徙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
波羅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圍金剛山聞長年應
官軍放歸亦從忠顯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遇但馬
守護太田守延擁皇子恒良來會合兵軍于峯堂增

點注標記

忠顯敗走
荻野彥六
高山寺在丹波
尊氏屬官軍
高德不欲附尊氏
結城九郎左衞門
天皇親筮
地水師
山水蒙
大君有命三句師
上六爻辭也
正成迎謁

良忠軍男山赤松則村軍山崎皆奉兵部卿護良令
與叡山僧徒約將戮力入京師而忠顯欲專功獨進
敗走守延死之高德義高留而力戰忠顯在峯堂恇
怯不安欲卻軍避敵使使召還高德等高德切諫止
之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備敵夜襲夜半顧望峯堂
炬火稍燼乃怯而還遇丹後入荻野朝忠曰大將逃
矣高德往視其營則錦幟仆地鎧裝狼藉高德取錦
幟追及朝忠收潰兵守高山寺高時聞金剛山久不
拔遣足利尊氏北條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
則村破殺高家尊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欲犯行
在意持兩端比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返攻

京師將士競附之獨高德不欲附與朝忠別由若狹
路入京師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結城親光出降忠
顯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
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傅城火之城兵逃亡相踵二
帥遂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
天皇議還闕親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乃決議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
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
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
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
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癸

帝復位
修理亮英時
菊池入道寂門
小貳入道妙慧
大友入道長簡
櫛田祠在肥前
牛鬼妖神
武時射龍
龕音堪祠屏也
熊門門上為高樓
以望遠者
肥後守武重
武時戰死
四郎通信從伊豫
權守
土居次郎
得能弥三郎
北條遠江守
今治在伊豫

新帝而復位。於是大索賊餘黨。詔以藤原師基為太宰帥。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未發。菊池氏與少貳氏大友氏並馳使報鎮西之捷。

菊池氏本藤原氏。其先政則者。防元寇有功。及子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後十餘世曰武時。是歲三月。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北條英時在太宰府。召武時。武時欲先發。使使少貳大友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牛鬼。敢沮義兵。顧射

其龕。馬輒前。前攻英時。戰熊門外。克之。前通內城。英時將自殺。會貞經貞宗以六千騎來救。武時乃遣歸長子武重。自與次子四人進戰。死之。已而貞經貞宗聞京師平金剛山圍解。則懼。合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長門探題府。亦為土居得能氏所攻陷。

土居得能氏皆出於河野氏。河野與兒島同姓。世著於伊豫。承久時。河野通信者。死王事。其孽子分為兩家。曰土居。曰得能。及元弘時。有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皆勇鷙好義。是歲二月。並起兵應官軍。略地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兵艦三百來攻。通治通言逆戰星岡。大敗之。四國兵多來屬焉。乃檄于今治。欲東攻

島津駿河守忠治
天下大定
般若寺在大和
中院中將定平
建武元年
論賞戰功
四大國謂武藏遠
江常陸下總
北條左近大夫泰
家
尊氏有異心
三位局
內謁漸行
護良者源氏之出
故害之
資望謂爵祿人望
佐々木憲法僧正
飯盛山在河內
太郎重時
天馬諫
藤房道
藤房時官為中納
言左兵衛督

六波羅聞金剛山圍解。車駕歸闕。則往兵庫謁焉。時直既為二人所敗。走歸英時。英時已死。則從少貳島津氏而降。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聚般若寺。猶數萬人。正成與源定平將鐵兵攻之。時治高直貞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衆降。皆處斬。獨公綱以特旨宥罪。建武元年。帝論賞戰功。以正成為攝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為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領邑安堵如故。帝以京師之復。為足利氏之功也。歸闕之日。首超擢之。至是又管四大國。尊氏猶欽望。陰有異心。帝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

賜皇子護良。以貞直邑賜三位局。三位局即嬪藤原氏。有殊寵。內謁漸行。時諸皇子皆復故。而惟良為藤原氏所生。又生成良義良。意害護良。尊氏潛與合謀遂構陷之。當是時。帝寖倦政。足利氏資望獨盛。新田氏亞之。正成以下充驅使而已。是歲春。北條憲法作亂。據飯盛山。赤橋重時起伊豫。正成討憲法。土居得能氏討重時。幾平之。而帝游宴自如。益徵珍異。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帝出觀之。以為祥瑞也。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奸雄窺覦其間。天馬之出。焉知非亂兆哉。帝變色入。藤房驟諫。弗聽。遂舍官遁去。帝驚

二年　西園寺大納言公宗　相模次郎時行　尊氏叛　竹下在駿河　大友左近將監　義貞聞退屯箱根　延元元年　尊氏犯京師　千種中將忠顯　大渡在淀河　帝幸叡山　長年十七戰至大内　勅使河原丹三郎　勅使河原某自殺　村上帝第五皇子具平親王

使追之不及。二年春。藤原公宗結北條氏餘黨陰謀大逆。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夏北條時行等作亂。開東攻陷鎌倉。帝命尊氏往平之。尊氏遂據鎌倉。及帝震怒。冬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伐尊氏。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直義拒箱根之險。武重時為肥後守。以其兵先登。仰攻卻敵。追北陣山腹。諸軍乃繼進。而別軍攻竹下敗退。大友貞宗塩冶高貞叛降足利氏。諸軍崩潰。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赤松則村等並起應尊氏。帝賜天馬於使者。召還義貞。天馬途斃。延元元年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名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親光以二千守勢多。皆受制於新田氏。新田氏先失大渡山崎之守。尊氏乃入京師。結城親光佯降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帝幸叡山。正成聞之。徑赴行在。名和長年欲一視宮闕而行。還入京師。賊軍塡塞。長年十七戰而至大内。則諸殿已為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信濃人勅使河原某在大渡。未知帝所之。謂其二子曰。吾亡朝之臣。何顏事逆臣哉。亦還京師。自殺于羅城門。賊焚宮闕。進據園城寺。以逼叡山。山徒英憲祐覺等。贊拒守之計。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迎北畠氏兵入援。

北畠氏姓源。出於具平親王。世為名卿。及元弘時。有

上野介宗廣　岐路之岐。謂文武一途不可分也　顯家至叡山　細川定禪據園城寺　敗還坂下也　賊軍聚京師　糺林。出雲路並在京城北　上杉伊豆守　足利尾張守　鉸凡物鉸固者皆曰鉸加卯及鏡等　事　正成説義貞　善泣者為門扮平次　物色者象人物而色以訪求之也

顯家焉。帝復位。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奧守。與父親房。奉義良親王出鎭東邊。結城宗廣也居陸奧。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於是受命副顯家。顯家年甫十七。固辭。乃詔曰。文武不可岐。貴戚掌軍。古之制也。顯家赴任。東邊無虞。尋任鎭守府將軍。及帝討足利尊氏。詔顯家會軍。顯家至鎌倉。則尊氏業已西矣。顯家并程追之。東北兵爭附顯家。凡五萬人。至近江。攻六角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首五百級。遂至叡山。諸將因會議戰。或欲速襲之。正成等然之。即夜。顯家與諸將攻破園城寺。新田義貞遂復京師。而夜為賊所返襲敗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凡數十萬人。而官軍不滿十萬。諸將分將之。復攻京師。兵各可二萬。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楯數百。鉸而聯之。自蔽以射賊。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也。京中鹵掠四散。盡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為力也。我且引還。養鋭再舉。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數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間。故輒泣曰。昨日之

炬火不絕
賊軍大潰
豐島在攝津
大友貞宗後入道
熙注標記
尊氏走鎮西
菊池武敏
掃部助武敏
少貳太郎
內山在筑後
鞆濱在筑州
九國悉附尊氏
義貞遷延失機
攻白旗城
義助說義貞

戰亡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肖者梟之。以示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棄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二月。尊氏直義走于湊川。官軍追擊。與直義戰于豐島。勝敗未決。正成後至。遶出敵後。直義不戰而走。會土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援。擊破賊先鋒大友貞宗兵。復擊走直義。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

播磨。而航海走鎮西。菊池武敏。武重弟也。時在肥後。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將三千人追之。至水木渡。賴尚已濟。餘衆待舟。武敏擊殲之。遂攻少貳貞經于內山斬之。遂與尊氏戰于鞆濱。有叛降者。武敏敗歸菊池城。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於是九國悉附尊氏。尊氏之西也。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及三月乃發。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城固不拔。義貞弟義助說之曰。嚮楠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君盍監焉。聞尊氏已并九國。且東上。君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坂。以徇山陽。義貞乃令義助攻舟坂。舟坂賊兵據險不下。初尊氏犯闕

福山在備後
高德遣使告義助
熊山在備前
兒島備後守範長
攻舟坂
尊氏大舉東上
熙注標記
據太平記等書。陣西川尻者乃範長。高德非賊兵也。此未知其所原
飛書告急
鎮鎮守府
正成獻策

山陽皆應之。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不克。其兵連叛。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兵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坂。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天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防戰重傷。終奮擊走賊兵。而義助潛軍出賊後。遂拔舟坂。遣一將據福山。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白旗城陷。則公雖有衆。莫所用之。尊氏乃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福山城陷。義助引兵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舟師上陸。

陣西川尻。高德聞之。欲合於義助。踰山而東。創劇。範長託之僧寺。以八十餘人東走。會義貞已釋白旗圍。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長笑曰。嚮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羣起。範長悉亡其兵。所餘者六人。曰。悔我不舉族來。乃伏刃死。賊軍乘勝而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挌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

顧慮不戰而退則涉物議故不肯歸耳
清忠沮計
坊門清忠
前役謂往日自鎭倉西上之役
帶刀正季
櫻井驛識正行訣別
櫻井驛在攝津
湊川之役
和田崎在攝津
一敵將蔡師幸十郎光也

散我兵日衆。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益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内。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歳。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輙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

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避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囬馬當之。血戰

七生人間殺國賊
正成自殺
耦刺交刺也
七郎武吉
正行母奪刀曾識
追足利斬尊氏
土居次郎將任備後守孫河野氏得能弥三郎任備中守
長年戰死
閉後門從走路也
尊氏佯降
一宮中務卿親王
通綱俗称未詳
鹽津在近江

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内。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鬩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遣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卿遺命歸來告我。而女先忘之。惡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常

與兒童嬉戲。爲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内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當是時。天子避賊於叡山。名和菊池土居得能氏皆從義貞扞禦。源忠顯戰沒。官軍遂出。攻京師。路人指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退至大宮巷。自開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冬。尊氏佯降。請帝還闕。菊池武重等從之。皇子宗良走遠江。懷良走大和。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之北國。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從之。通言與族通綱殿會。大雪至鹽津。迷失道。適値賊兵。將士凍餒不能操兵。三百人皆植刀于

金崎在越前　北朝光明帝　刑部大輔景繁　景繁進計　宂生在大和　帶刀正行　次郎正朝　官軍復振　追贈正成敘任正行

點注標記

建行宮于吉野　大館左馬助　備前守通鄉　彈正名未詳　靈山在陸奥　明年　永井別當實永　三年

地伏之自貫而死。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城陷力戰
自殺。尊良[illegible]太子被虜入京師。帝之還闕也。尊氏已
擁立新帝之弟。是為北朝光明帝。請帝傳神器焉。帝
弗聽。尊氏因帝于花山院。殺從行者僧祐覺等。拘執
其餘。獨三條景繁得侍。景繁潛進計。逃幸大和。帝夜
服婦人衣。由壞牆出。扶上馬。景繁荷神器從。夜方黑。
逢赤電照路。比曉達宂生。遣景繁諭吉野僧宗信。宗
信嘗助將軍護良者。於是先衆來迎。正行聞而大喜。
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河內紀伊
將士相踵來衞。官軍復振。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三位左近衞中將。敘正行正四位下。為帶刀。遂襲父

日本外史　卷之五　〇廿一

官。任檢非違使左衞門尉。兼河內守。於是建行宮于
吉野。號令四方。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候守者懈
逃歸。擁菊池。帝因拜皇子懷良為征西將軍。赴菊池。
大館氏明亦逃如伊豫。土居通治子通鄉。得能通言
子彈正。迎而起兵。北畠顯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
而顯家討國內叛者。據靈山。明年秋。顯家欲入援行
在。得結城宗廣等兵。奉義良親王。軍白河關。兵來屬
者數萬人。進與尊氏子義詮相拒利根川。齋藤實永
亂流先渡。全軍繼之。水激於西岸。賊兵漂溺敗走。顯
家追北。攻義詮於鎌倉。走之。三年。春。與宗良親王合
兵。偕赴京師。賊兵大起。擁後顯家回戰于青野原。破

高越後守　雲津川在伊勢　兩親王義良宗良也　高武藏守　顯家戰死　前日叡山之敗謂高經絕我糧道　蔕音帝果實也

點注標記

脇屋右衞門義助　伏刑部卿　義貞戰死　東邊謂奧羽　兄官職謂鎮守府將軍　北畠大納言親房　天龍洋遠州海也　第八宮親王　安濃津篠島並在伊勢　四年　立義良為皇太子　後醍醐帝臨崩而前吉野吉水法印宗信

之。聞尊氏遣高師泰來迎。乃轉出伊勢。師泰尾擊顯
家。回戰于雲津川。破之。至南都。結城宗廣曰。避敵於
行宮。不若擁賊於王城。顯家從之。進。賊兵逆擊。顯家
敗走。乃使兩親王赴行宮。自收敗兵。軍安部野。五月。
高師直來襲。顯家與二十餘騎衝圍。而死。名和義高
死之。宗廣走歸吉野。師直遂圍顯信於男山。顯信善
拒。出擊不利。賊縱火登城。城兵擊走之。已而糧竭潰
圍走河內。帝初遣廷臣將兵救顯信。又詔北國將士
援之。義貞欲驟赴援。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前日
之敗。以賊絕我糧道。今無若遣數千人據叡山。取糧
北陸。而時出擾京師。是深根固蔕之策也。請貽書山

日本外史　卷之五　〇廿二

徒焉。義貞從之。山徒肯之。義貞遣義助赴之。望男山
火。逡巡而去。尋義貞戰死。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
未盡。收東邊兵。帝令宗良親王先發。至遠江。待之。遂
以顯信襲兄官職。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
赴任。遇颶於天龍洋。舟四散。親房抵常陸。宗廣至安
濃津。顯信與義良親王抵篠島。宗廣病死。四年。三月。
顯信奉親王歸吉野。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為
尊氏所鴆弑。乃立義良為皇太子。八月。帝獲疾大漸。
乃遺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
常望北闕。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
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已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

和田新兵衞正朝
後村上帝即位
頒遺詔
興國元年
細川刑部大輔後讃岐守
金谷修理大夫
河江、世田、千町原並在伊豫
西南官軍不振

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衞。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即位。是為後村上天皇。頒先帝遺詔於四方。興國元年。春。土居通郷。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會新田義助戰敗。與兒島高德等來。詣吉野。因詔義助赴伊豫。無幾何病死。高德等逃歸備前。五月。賊將細川賴春來攻。河江通郷彈正推金谷經氏為將。舟師赴救。值賊海上戰不利。轉攻取鞆城據之。拒賊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將攻世田。勸經氏致之。選死士三百。選凶日而發。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盡亡其卒。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是歲。北畠顯信居白河。

高播磨守
小田、關、大寶並在陸奧
親朝送款於賊
父子顯信父從子
四年
東北官軍不振
正行聚義故出兵
正平二年
細川陸奥守

親房居小田。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款於尊氏。以故不赴援。數月城將出降。親房走保關城。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賊陣二城間。父子數出力戰。而城且陷。親房間使告顯信。使率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還。四年。春。親房手書切諭親朝。弗聽。遂降賊。親房走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顯信留居陸奧。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掠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

箭尾譽田並在河内
聚落止人所據處、即村落也
山名伊豆守
正行救溺卒
正行逼京尊氏發大兵

城也。欲使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諜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為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驚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

次郎正時
正行上言
強賊斥北條、逆賊斥足利
帝勞正行
譽田林、天王寺、二役之捷

與弟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襟。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内。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年已壯兵而寡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彼獲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

點注標記

題族黨姓名於廟壁

明年四條畷之役　四條畷在河内

細川阿波將監　仁木左京大夫

賊兵蹙遁謂田中之高處

中堅兵最精銳故曰中堅

上山六郎左衛門僞稱師直

斷袖裹首

正行北向而斃

和田新發意賢秀

共自變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拔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蹈隴而呴。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呴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

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僞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拔頭于地。蹴且罵曰。咲。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

點注標記

湯淺太郎左衛門

百四十三人悉死

正儀出兵於石河　石川在河内

四年

畠山左近將監阿波守入道道誓

五年

直義降

六年

直義叛去

義詮佯降

七年

正儀等奉鑾輿軍于男山

和田五郎

高德時削髮入道[illegible]

右衛門督顯能

陸奥守顯氏

義詮走近江

取三帝置軍中　光嚴光明崇光三帝

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賊軍進犯行宮。帝逃入穴生。賊縱火索之。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與高師泰相持。師直則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四年。畠山國清來代師泰。正儀益堅守。五年。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乃來降。朝議納為大將。國清等附之。六年。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走之。已而直義叛去。遂走關東。尊氏欲往擊之。而恐楠氏竊後也。則使子義詮佯降請帝

歸闕。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東。七年正月。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奉乘輿。軍于男山。兒嶋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奉密詔。徃促東北諸將。拜宗良親王為征東將軍。使並來援。北畠顯能。顯信弟也。為伊勢守。舉兵數千。先來援。自鳥羽入。正儀正忠將五千人。夜涉桂川。至大宮。黎明。賊將細川顯氏來迎。我兵圍擊。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繼至。巷戰。正儀接楯為梯。升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義詮遂走近江。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當是時。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族。擊尊氏於武藏。不利。義詮得兵三萬。返陣東山。顯能三退其

點注標記

正忠入奏
荒坂更科並在河內
相模守清氏
恐五郎康貞
法性寺左兵衛督
帝南走箭及御鎧
四條大納言隆資
長生收神鏡
伯耆太郎左衛門長生
新田朝新田左衛門佐義興、脇屋左衛門佐義治、新田武藏守義宗等
桃井播磨守直常
時氏直冬降
伊豆守時氏
右兵衛佐直冬
近江守秀綱
八年
十年
宗良起兵
菊池武光
肥前守武光
十三年
一色左京大夫

陣。賊軍進攻男山。帝召正儀正忠等拒戰。正忠年十六。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爲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合兵三千。據荒坂。細川清氏土岐康貞以六千騎仰攻。康貞有驍名。先衆而進。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謁。遂與正儀拒更科。不利。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夜襲敗賊營。而賊圍男山益密。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內。聚兵夾攻。會正忠疾作暴卒。正儀未發。賊急犯行在。帝擐甲上馬。潰圍南走。賊兵追之甚急。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箭及御鎧。藤原康長力戰得達吉野。委神鏡於路。名和長生收之而還。將軍宗良及新

田桃井氏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入援。聞男山陷。皆還。是役也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怒而來降。足利直冬亦降。請攻京師。詔令諸將助攻。十一月。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敗之。八年。六月。諸軍攻京師。正儀以弓手五百挑戰。時氏繼之。遂擊走義詮。時氏等以兵寡引還。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走之。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糧盡引還。是歲。將軍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少應者。北島顯信爲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菊池武光。武光亦武重弟也。及武重死。嗣統其衆。屢討賊黨大友少貳氏。十三年。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

點注標記

大友刑部大輔
筑後守賴尚
島山治部大輔
高崎在豐後
十四年
筑後河之役
大原在筑前
二郎武政
顯信戰死
西南官軍復振
正儀奏言
帝徙金剛山
明年
平岩龍泉並在河內
筒山在大和
四條隆俊

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時尊氏已死。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島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絕其歸途。武光不顧。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十四年。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冑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冑。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賊將島山國清建議。大擧滅楠氏。以奪官軍根本。正儀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奏曰。聞國清擧關東之

甲。已至京師矣。而臣知其莫能爲也。兵道有三。曰天時。地利。人和。明歲大將軍星在西。而彼自東來。逆天時也。我所居負山帶河。形勢深阻。毋論千寇之圍。爾後敵五來皆敗。逆地利也。國清借公營私。爲等儕所嫉。逆人和也。三者皆違。雖有百萬。何能爲。請徙御金剛山。臣等拒石川。使別將出龍門。時出輕兵。出沒散合。使敵不知我所在。東兵慓悍。氣屈而退。退卽追之。必大克。帝從之。明年春。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益樓堞。張形勢。而自居于赤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軍于筒山。以逼楠氏。以一軍自龍門入。大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賊更兵來攻。隆俊大敗走。帝

大塔王子。在吉大
將軍興良
銀嵩在大和
二條關白
正武說正儀
仁木右京大夫
水速在河內

點注標記

義長降
帝幸住吉
宗良將在信濃
十五年
去歲之役指義詮
圍清攻楠氏於赤
坂
赤松大夫判官
佐々木佐渡入道
天神林神崎橋在
攝津
近江判官秀詮
次郎左衛門氏詮

遣將軍興良援之。興良叛應義詮。燒行宮。據銀嵩。帝
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
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乃攻取之。遂攻陷平岩筒尾
合軍圍赤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正武曰。子知鼠子
見人則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鬭而已。何不
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爲未晚也。乃選三百人。約以
暗號。夜出。斫結城氏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坐
作。有四敵卒雜焉。捕斬之。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賊
軍引還。正儀正武出。絕渡部橋。攻譽田城。國清復來
攻。又退入山。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賊中大騷。我
兵爭起。國清東歸。正儀攻水速城。拔之。官軍乘勝連

下諸城。義長來降。帝北幸住吉。詔征東將軍宗良發
兵入援。以岐蘇早雪不果。十五年。征西將軍懷良與
菊池武光。以兵三千出宰府。少貳賴尚大友氏時與
松浦黨謀。夾攻武光。武光縱反間。因襲松浦軍敗之。
賴尚等亦走。去歲之役。賊將赤松光範有功。而佐佐
木道譽譖之。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正儀正武伺
知之。九月。以兵五百出軍于天神林。佐佐木秀詮與
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
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畢列而行。正
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
擊走之。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援之。給

清氏降
正儀對言
株瀨在攝津

點注標記

視旗驚去
北畠少將中納言
左京大夫氏經
彥次郎武義
越前守重經
少貳新左衛門尉
十九年
弘世叛厚東降
厚東駿河守
武光卒
時氏義長叛
官軍不振
二十三年
天皇崩
長慶天皇
建德二年
右馬頭賴之
和田和泉守

衣。遣歸。細川清氏亦與道譽惡。逆來降。奏曰。義詮兵
西拒山名時氏。東拒仁木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帝
諮之正儀。正儀對曰。王師嘗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
苟欲得之。臣一人力可辨。何假清氏爲。獨病復失之
耳。行宮君臣。皆戀故都。遂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
義詮不戰而走。未幾義長敗。時氏退。而義詮軍振。欲
犯行宮。絕我軍後。我軍留京師二十六日而還。清氏
戰死讃岐。四國悉叛。正儀正武議曰。近日之勢。不可
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八月。以騎八百土
兵數千。軍神崎株瀨二處。賊分兵。阻水拒之。正儀等
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涉三國渡。遶出賊背。謂北軍

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氏號也。而
大驚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兵庫而還。
於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菊池武光畧
筑紫。義詮遣足利氏經。代鎮西探題。武光使弟武義
族重經將兵逆擊之。武義傷走。重經更進。斬少貳賴
資。武光繼至。軍于豐後府。擊走氏經。十九年。大內弘
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并厚東氏邑。厚東怒。降於
武光。與弘世戰豐後。走之。已而武光病卒。子武政襲
肥後守。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詮。官軍不振。二
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寛成即位。是爲長慶天皇。天
皇建德二年。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和田正武率

文中二年 兵部大輔氏春 天皇讓位 後龜山天皇 楠氏衰國勢削 義詮死義滿嗣 東北無復官軍 卻明使 今川伊豫守 肥後守武政 右京大夫武朝 西南無復官軍 天授四年 山名民部少輔 橋本民部大輔 神宮左小太郎 六年 弘和二年 正儀卒 元中九年 畠山尾張守 金剛山陷 大內左京大夫 請和傳器 法駕謂車駕備行幸之儀 後小松帝 後七年 義弘揚兵 小次郎正秀後左馬頭

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氏成。是為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義詮既死。子義滿嗣。勢益張。我將士多叛降北朝。紀伊諸城陷。三年。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宗良不能拒。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先是。明主朱元璋使使來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卻不納。明主更貽書於北朝。北朝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戰。屢克之。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西南無復官軍。於是義滿專圖楠氏。天授四年。遣山名氏淸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捶等力拒。不克而退。六年。和田正武病卒。弘和二年。正儀亦卒。當是時。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元中九年。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四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城兵逃走。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為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內義弘來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于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後七年。義弘揚兵於和泉。擊足利氏。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正秀者。蓋正儀子也。

後十三年 帝讓位 稱光帝立 足利氏復背約 小倉皇子起兵 後十餘年 二郎正光 二郎取神器 畠山右兵衛佐 二郎殘兵奉皇曾孫 遺臣二人間島三郎太郎中村八郎也八郎殺死三郎太郎奪璽去 賊弑皇曾孫 二郎之弟奉義有 遊佐河內守 義有遇害 楠氏之事終

菊池氏北畠氏餘孽亦來屬焉。戰敗散歸。後十三年。後小松禪位。後龜山皇子當立。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是為稱光帝。楠氏及北畠氏並訴之。欲如約。足利氏弗聽。則並起兵。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乃止兵。及稱光崩無嗣。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自京師走伊勢。依北畠氏起兵。戰敗講和。歸京師。削髮於萬壽寺。又十餘年。歲癸亥。足利氏內亂。楠二郎收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為主。分兵為二隊。二郎自將一隊。而越智某將一隊。夜入大內。取三神器。內侍鏡為東門衛士所奪。寶劍遺於清水寺。側獨擁神璽據叡山中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二郎與越智皆戰死。金藏主自殺。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以神璽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弒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其一人遂奪璽而去。先是。後村上天皇子泰成主圓胤為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癸亥之難。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歲丙寅。畠山氏將遊佐來攻。楠氏又擊破之。丁卯冬。遊佐復聚兵來攻。城終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楠氏之事終於此。毋復所覩。名和兒嶋土居得能氏。蓋先楠氏而亡。

點注標記：正儀之降有深謀　楠氏宗族與皇統終始　光國題墓　低回步不進也　障江河回天日謂扶強敵復帝位于京師也　一城謂千劒　擣字虛詳其渠魁謂高時　犬羊狐鼠之賊斥足利之徒

後楠氏而存者。菊池北畠氏。菊池氏數世至義宗者乃亡。北畠氏十餘世至具教者乃亡。此二氏者。自楠氏衰皆降足利氏。或曰。楠正儀亦降足利氏。蓋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要之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成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私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輙改耳。余於是低佪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嶺立雲際。想見公擧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

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値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蹙其渠魁。帝之復辟。疇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擧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褊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邪。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躪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

點注標記：彈丸黑子謂狹小　後村上長慶後龜山朝　南風不競謂南朝聲威不振也　正正統閏閏位　鴻大也謂大下名號

知天下之不可爲。而猶留其子孫。以衞天子。其藎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擧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澌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援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

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日本外史卷五終

新田氏略系

義家―義國（第三子）
義國―義重（義重以下六世居新田、遂以爲氏）
義國―義康（爲足利氏祖）
義重―義兼（第三子）―義房―政氏―基氏―朝氏―義貞
朝氏―義助（爲脇屋）
義貞―義顯（先父戰歿）
義貞―義興（幼名德壽）
義貞―義宗（爲嗣）―貞方
義助―義治―義隆

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德川、世良田諸族、皆自新田氏出。

日本外史卷六

新田氏正記

新田氏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為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為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過曰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頗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末。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為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褻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啟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為重。余以為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

車前高曰軒。前下曰輊。猶曰低昂

義國官爵為從五位下式部大輔

熱田。尾張熱田大宮司也

稔。熟也

倒戈。謂叛北條氏嚮官軍

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雜以衣纓之褊裨。纔向之召募。掣肘牽累。動不如意。為之將帥者。豈不難哉。嚮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為。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蹐如此哉。是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其節者。豈非以已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其歸新田氏。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為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敘兩家也以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為首。故附見焉云。

新田氏。出於源義家。義家第三子曰義國。敘從五位下。任式部太輔。嘗入朝。途遇右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從者叱辟之。墮馬。義國隸士怒。焚實能宅。義國坐謫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重食新田郡。義康食足利郡。治承中。平氏失政。源氏競起。義重集兵據寺尾城。源賴朝起於鎌倉。招之不答。及賴朝定關東。與義康

衣纓。謂搢紳家

掣。挽也。掣肘。謂不任於人

第三世。謂義滿。父義詮。祖尊氏

兩家。謂新田足利

大炊助義重

足利判官義康

治承中源氏競起

治承高倉朝年號

上總介義兼
父爵從五位下
次郎藏人義包
藏人太郎義房
又太郎政氏
太郎基氏
次郎太郎朝氏
旗號中黑
小太郎義貞
舟田入道
無似猶曰不肖
義貞欲除叛虜興家聲
大塔宮
護良潛經函中
護良將自藏伏所三函盛大般若經共一函纔半乃跳入函中以經自覆因得免

子義兼等。並往歸焉。賴朝欲娶義重女為妾。又不肯。遂與有隙。及奏請諸源官爵。義重纔得襲父爵。任大炊助。有七子。其第二義包為嗣。義包生義房。義房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凡六世。皆襲邑新田。遂以為氏。旗用白旗。號中黑。脇屋。里見。大館。堀口。鳥山。羽川。山名。桃井。一井。金谷。細谷。江田。大井田。德川。世良田諸族。皆新田氏自出。分處上野越後。而皆役屬於北條氏。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之。朝氏有子。曰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

家。自古之為。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冑裔。特以時勢為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護良初疾北條氏專權。與帝密謀討滅之。敘二品。任兵部卿。充山門座主。號尊雲。居大塔。世因稱大塔宮。及謀泄。東兵來執帝。護良先諜知之。教帝逃笠置山。而自與弟宗良將兵邀擊破賊。已而兵潰。與宗良分路走匿南都般若寺。笠置既陷。宗良就擒。賊遣兵圍寺。護良潛經函中而免。遂與從士九人。為道士裝。負笈南走。至十

明年
護良起兵吉野
律師則祐
次郎則村入道圓心
二階堂出羽入道
村上彥四郎
義貞通意於護良
謀討高時
越後守義顯
脇屋次郎後右衛門佐刑部卿
義助與焉
大館次郎
堀口三郎
岩松三郎
里見五郎
江田三郎
竪旗擧義

津川。依土豪戶野兵衛。蓄髮娶兵衛族女。賊聞之。購其頭千金。護良逃入吉野山。明年五月。起兵吉野。據寺為城。又遣從士赤松則祐。諭其父則村。起兵播磨。已而賊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戰不支。城遂陷。從士村上義光。偽稱護良死。護良遂匿高野山谷間。指使山寇。以助楠氏。又奪賊糧餉。義貞頗知其蹤跡。而未詳所在也。故謀於義昌。義昌乃使三十人為山寇狀。而自為亡卒。鬪于山下。山上寇見之。下援。義昌生得之。縱其一人。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為令與之。推用詔辭。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脇屋義助等。謀討

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蹈藉我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我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為然。乃起兵大館宗氏。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為將。竪旗于邑生品祠

元弘三年
宗族來援
大井田遠江守
櫻田治部大輔貞國
金澤武藏守貞將
大戰于武藏野
北條左近大夫泰家
三浦大多和平六左衛門
詢計義勝
詰朝之事猶明朝之戰
自左右而進如張兩翼也

前。以舉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此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舉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今旦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俊賢經隆弟。善走者也。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為意也。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將之。前後來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

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旦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飲酒相模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之。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

小山秀朝
千葉貞胤
鶴水關戶並在武藏
八州豪傑争歸
鎌倉之役
大島讃岐守
拜海退潮
高時伏誅
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
伊賀左衛門尉
帝至兵庫得捷書
建武元年

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嶌守之。自兒囊坂。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坂。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拒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冑。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

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燄漲天。義貞縱兵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自舉兵至此。蓋十五日矣。義貞因居鎌倉。誅餘黨。撫新附。威振關東。先是天子在伯耆。聞京師平。將還闕。或諫曰。雖京師平。金剛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承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鬪。乃取敗衂。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帝不聽而發。至兵庫。得義貞捷書。上下大喜。詔以義貞為左馬助。義助為兵庫助。賜使者爵。建武元年。舉族入

入朝叙任

地望謂門地人望

坊門宰相清忠

復生一高時

點注標記

以仁心愛撫之謂攝受以威力戰人之謂折伏

尊氏結寵姬排陷護良

准后藤原氏右近衛中將公廉女孫廉子

護良上書

朝。義貞叙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領上野守護。義助任兵部少輔。充武者所頭人。領駿河守護。義顯領越後守護。並宿衛京師。足利尊氏者。義兼遠孫也。地望素著。佐攻京師。首蒙寵爵。官祿皆遠出新田氏之上。遂陰蓄異圖。而忌義貞及皇子護良。初帝之歸闕。護良居志貴山。近畿兵爭歸之。將率以入朝而不果。帝使參議藤原清忠就言曰。天下既定。汝將何爲。盍削髮復舊。護良對曰。高時雖伏誅。餘黨未殲。宜嚴武備。以絶覬覦。且陛下之德。微臣之謀。以致有今日。而足利尊氏攘爲己功。彼觀其志。有不可測者。不及其力微而除之。復生一高時也。臣聞。佛有二道

曰攝受。曰折伏。願陛下任臣以戎事。臣將爲陛下折伏焉。帝不懌。勉從之。拜爲征夷大將軍。而不許誅尊氏。護良具騶從入朝。赤松則村爲先驅焉。尊氏深嫉之。乃結於帝寵姬藤原氏。陰謀排陷焉。而護良不察。輙欲除尊氏。多蓄死士。密徵兵。尊氏得其徵。上變告大將軍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藤原氏自傍贊之。帝怒。十月。伏甲召護良。執之。囚于宮中。護良憤怨。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纍敢訴寃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

申生晉獻公太子獻公惑驪姬讒殺之扶蘇秦始皇長子李斯趙高矯詔殺之

護良幽于土窖

二年

北條次郎左馬頭時行

淵邊伊賀守

點注標記

縮頸嚙鋒

義貞上書數尊氏八罪

賊據多疑行則一前一却故指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

行匿山谷。飮霜露。殆死而復生者數。焦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絶。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涕隕心惛。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諸從護良終始者。皆被誅。赤松則村亦褫其守護職。十一月。勅附護良於足利直義。徙之鎌倉。穿窖于二階堂谷。幽之。縱一宮人侍焉。二年。七月。北條時行作亂。襲鎌倉。直義敗走。臨走。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

博往窺窖中。護良方挑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斫其膝。踣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頸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絶。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所待宮人旅葬之。將歸奏狀。而帝已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

下部討尊氏陛殺授之陛階之下也　擒猶捉也　中堅七千　栗生左衛門　畑六郎左衛門　亘新左衛門　由良三郎左衛門　長濱六郎左衛門　轂擊謂挾于轂劍　渡于越河並在　戰河　左馬頭直義

閒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卿親王。而彼輙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及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踵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廷議疑未決。會護良侍婢至。奏狀。而尊氏之迹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陛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奉皇子尊良。自海道進。忠房親王以一軍自山道進。義貞常擒精強七千。為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畑時能。亘忠景。由良具滋。長濱顯寬等十六騎。最驍悍。善轂擊。同其徽號。進退與俱。義貞至於矢矧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顯寬。視津。還報曰。津有三處。然前岸峻絕。敵攢鏃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邀之水也。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且卻。終縱萬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之。賊退陣鷺坂。又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二

箱根之役　式部大輔義助　義治與二騎陷賊中非兩騎與之俱出下文二賊而賊　出雲判官高貞　山指箱根山

萬騎來援。盛兵于越河。義貞望之曰。彼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逮夜。夜遣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潰走。諸營遂大潰。走還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由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遲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拒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登高覽視。將士皆奮戰。直義兵沮靡。殆不能支。而尊氏以十餘萬出竹下。竹下官軍七十人。其隷皇子者。先進先走。義助以手兵代之。格鬬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兩騎陷賊中。撤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復進索之。直冒賊軍。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盡反戰。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目從騎。斬其賊。歸獻義助。義助大喜。乃退息。遣鹽谷高貞等更進。高貞等叛降賊。亂射官軍。義助夜退。欲合於義貞。義貞方克直義。俟明且進。舟田義昌在前軍。聞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我諸營。帷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貞。義貞默然曰。是或降或逃也。吾少退。拒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僅五百人。聞尊氏兵數十萬。先據伊豆府。栗生顯友。篠塚伊賀。據鞍顧眄曰。一騎當千。諸君之謂矣。乃先衆而前。賊爭薄義貞。伊賀蹴而仆之。立斬九人。餘賊不敢薄。義貞行收散兵。得二千人。至天龍河。

點注標記

宇都宮治部大輔
召還義貞
文觀爲醍醐座主
江田兵部大輔
延元元年
細川卿律師
新田武藏守義顯
大友左近將監
淋漓滴兒
帝勞義顯
乘輿赴叡山

造浮橋濟軍。軍悉濟。義貞乃與義昌濟。有叛者潛絕其紐。僕牽馬前。輒陷。義昌曰。誰援之者。顯友重鎧沒水。兩手提人馬。達前岸。時橋陷丈餘。義貞義昌相擧而跳。既濟。或議撤橋沮追兵。義貞曰。我且爲之。彼寧不能爲哉。存橋而去。也矢矧驛。兵多道亡。宇都宮公綱勸其退阻洲股。義貞從之。朝廷亦以近畿皆叛。四趣京師。急召還義貞。義貞乃還京師。部署諸將。自以萬人守大渡。義助與權中納言藤原公泰。僧文觀等。以七千人守山崎。江田行義以五千人備應援。延元元年。正月。行義擊丹後賊兵于峯堂。走之。而尊氏已將數十萬抵大渡。義貞豫撤橋板。截析不殊。樹柵水中。

日本外史　卷之六　〇十一

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析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已而賊兵二萬來攻山崎。公泰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即入。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闕。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賊將細川定禪將兵六萬尾之。義顯以三千騎不告而返。射戰久之。度義貞已至闕。則大呼衝敵。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被大創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臨勞之。遂與義貞義助。俱扈乘輿赴叡

點注標記

左馬助氏明
叢槍蹋門扇
兵利在乘勢
舟田長門守
華頂山在京城東
尊氏欲自刃者三

山。細川定禪來據園城寺。相持未戰。會陸奥守源顯家入援新田氏。族在東國者。相率從之。大館氏明。宗氏子也。從至近江。攻拔一城。遂來會於義貞。顯家欲休馬而後戰。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輒用。不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兵唐崎。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園城寺。賊自門中叢槍拒之。亘忠景奪其十六槍。畑時能擧足蹋門扇倒之。我軍入而縱火。走定禪。斬首七千餘級。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諫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道擊。遇

日本外史　卷之六　〇十二

夷途射。賊不得返戰。伏尸狼藉。餘衆走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爲伍。卷旗撤號爲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遣二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刃者三。義貞自挂河還。陣京師。其兵四散鹵掠。在者亦疲。賊軍返襲。不支而退。舟田義昌等戰死之。會山道兵失戰期者還至。諸將又議戰。夜下山陣。旦日。楠正成。

點注標記

中黑至矣

間日隔一日也

尊氏狼狽航海

乘輿歸闕

墨抹旗號

石橋左衛門佐

詔義貞西伐

書寫山鹿子河斑鳩驛並在播磨

枚狀如箸口横銜之繫結於項也

菅提城在美作

式部大輔經隆

彈正少弼氏經

源顯家分路進戰。尊氏親與顯家戰于四條。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中黑至矣。輒崩。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日暮乃退。還軍坂下。詐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軍追擊。又大敗之。尊氏狼狽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還闕。義貞振旅而還。詔遷義貞左近衛中將。義助右衛門佐。時新附兵萬餘。衞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為中黑。淡濃可辨。京師傳以為笑。已而足利氏保聚西土。勢復大振。赤松則村。石橋和義。及菅茱等。並起應之。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西伐。會有疾。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將二千騎先發。過赤松則村兵于書寫山下。擊走之。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鹿子河。并降附萬人。進至斑鳩驛。且攻則村白旗城。城辟未成。則村請降。義貞喜。為請於朝。比朝旨至。辟成。則村乃不降。義貞大怒曰。吾寧禽之。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城險不下。義助諫之。乃分二萬人。附義助。進攻石橋和義。和義據三石。拒舟坂。義助得兒島高德鄉導。乃留一軍于舟坂。而一軍銜枚縛馬舌。自間道出舟坂之背。賊顧而驚駭。義助夾擊。拔舟坂。遂攻三石城。遣江田行義攻菅氏菅提城。遣大井田經隆孫氏經以二千人。進據福山城。

點注標記

尊氏東上、海陸並進

正成來援

進退從宜是謂良將

射鶚墜舟

本間孫四郎

城未修。而尊氏直義擧九國兵而來。城兵欲避之。氏經不肯。五月。直義將兵數萬圍之。氏經出擊。潰圍東走。合於義助。義助馳使告義貞。義貞答曰。敵海陸並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闕矣。吾欲退也兵庫。合捍海陸。於是白旗三石菅提三城圍皆解。義貞先至鹿子河。河水方漲。衆以敵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貞曰。敵來則背水決戰。吾殿而濟耳。乃令創病者先濟。明日水減。而義助行義亦至。遂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帝遣楠正成來援。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聽也。義貞曰。罷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顧去歲敗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歲覆高時。後攫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且日。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彌天。義貞令正成拒直義。令義助氏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俟。適有鶚攫魚而擧。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墜敵舟中。兩軍讙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軼三百步。貫船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笴曰。相模人本間資氏。敵中傳觀。資氏揚扇呼曰。方今戰國。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

笞射者佐々木筑前守顯信也　西宮在攝津　騎走舟追　正成戰沒　丘即求馬塚　揮刀截箭　小山田太郎　高家慚愧死義

有答射者。箭不達岸。我軍齊笑射者慚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楠正成戰沒。乃與其陸軍合以躡義貞。義貞曰。吾覩西宮旗幟支賊耳。自兵庫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林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貞自殿數返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敵環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初高家從軍刈民麥。法當斬。義貞使人視其營則鎧馬鮮而無粒粟。義貞曰吾罪也。士不可亡。法不可亂。乃為償田主而賜粟於高家。高家感愧。故死之。義貞因得脫。

帝復幸叡山　豐前守師重　二卿源忠顯藤原雅忠也　相馬四郎左衛門　資氏貫甲　忠重穿冑

自丹波以殘兵六千歸京師。上下失色。天子復幸叡山。六月。尊氏入京師。使高師重等來攻。分陣三百餘所。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坂。使公卿僧徒守西坂。賊乃先攻西坂。二卿戰死。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貞。義貞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於谷殺數千人。因陣于大嶽。賊又攻東坂。義助擊卻之。賊更欲攻西坂以熊野兵五百為前鋒。皆被黑甲。自雲母坂上。本間資氏相馬忠重。在義貞側。瞰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下百餘步。相命各射一賊。貫甲穿冑。賊不敢前。二人顧我軍曰。戰且合矣。為吾立的。吾將習射。我軍植畫

射畫月扇　金輪院律師光澄　群猿撞鐘　二條大納言師基　西自内野東白河　趁炎攻之也

月扇二人相識。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簸鼓弦自名於敵曰。盍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懼不戰而卻。會山徒光澄叛。夜啟賊兵。紀清兩黨覺而壓之。初我軍約有急撞鐘相報。一日有羣猿撞鐘。諸營皆警。賊兵以為官軍下擊。乃大騷。官軍遂開諸門。一時並下。縱火賊營。擊大走之。生禽高師重。義貞附山僧。斬梟其首。賊兵四潰。既而又聚。官軍猶謂賊兵寡也。出攻之。尊氏挾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要擊官軍。敗還。七月。藤原師基以北兵三千入援。諸將議曰。前日之戰取路京中。所以敗也。不若由內野磧二道赴之。已而有叛者。泄其議。尊氏乃以大兵邀擊焉。官

御賚也　南海道四國之兵　剪紅裳為笠識

軍復敗還。天子乃賜邑於叡山僧徒。以獎激之。令招南都。南都輙應之。畿內兵聞之。所在相聚。各請將帥。四塞糧道。賊窮困。至粥鎧馬。遂大出鹵掠。義貞於是議出戰。遣四國兵列炬于阿彌陀峯。約諸將帥齊進。天子親臨勞軍。剪所御紅裳。分賜之。以為笠識。義貞臨發白曰。勝敗天也。不可逆睹。今日之戰。所不送箭尊氏營者。毋復生還矣。已而北白河失火。藤原隆資以為戰合也。先期自八幡入。敗走。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以二萬騎行。破賊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為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鬭。

箭入帳中

義貞中流矢

尾張守高經
佐渡守高氏

帝聽尊氏之降

貞滿攀轅泣諫

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出。時諸公卿軍。及四國兵。皆為賊所破。賊兵悉萃於義貞。義貞返擊奮戰。破之。至五條。賊復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盋識者八百騎來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於是諸將帥皆棄守走歸。八月。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絕我糧食。九月。遣兵擊高氏敗歸。我軍多逃亡。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尊氏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十月。左衛門督藤原實世使人來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詗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邪。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舉族勤王。為陛下。敵冒萬死。宗黨死義者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慍而禮恭。上前義貞兄弟

義貞奉太子北行

納刀禱神

中務卿親王尊良

千葉介貞胤

河島左近
氣比彌三郎大夫
氏治判官

木芽嶺金崎杣山
今庄在越前

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為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蹙。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恥。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鑒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獨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及宇都宮公綱。本間資氏等。從乘輿入京師。尊氏囚帝及從者。殺資氏以報兵庫雲母坂之役。義貞以七千騎至鹽津。聞足利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餒。燎弓箭。相抱取煖。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千葉氏舉其衆叛降於賊。義貞行三日。纔至敦賀。河嶋維頼氣比氏治。迎入金崎。遣義顯義助於越後。至杣山。杣山城主瓜生保。厚待之。而高經詐傳詔旨討新田氏。檄至。保信之。閉關自守。其弟僧義鑑來謁曰。臣兄愚魯。輕信賊計。雖然苟曉是非。終歸順耳。臣願得擁戴一

今莊九郎入道淨慶父円法眼久經

由良越前守

淨慶欲得我一名士首以藉口塞足利氏譴責也

衝圍入金崎城

公子候時乃起義助察其無他遂以其子式部少輔義治託之而引兵還金崎兵道亡有二百騎會令莊淨慶聚兵塞道淨慶父嘗屬我軍者義助乃令由良光氏往説之淨慶答曰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顯曰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輩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撫勞而過其兵又亡在者僅十六騎而聞敵以三萬騎圍金崎欲衝圍入城衆難之栗

武田五郎

高越後守

泅海傳詔

宇都宮美濃將監

天野民部大輔

生顯友出策夜使衆解衣帶挂之樹為旗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木刀于腕顯友亡副刀斫木為挺衆曉薄敵呼曰杣山援兵至矣敵駭顧義貞因出擊走之納義助義顯於是相與奉東宮皇子於舩置酒奏樂以慰藉之尊氏又遣高師泰等將兵六萬海陸來攻城負山臨海城兵拒戰日斃千餘人十一月城兵望見海上有人泅者望城而來至則亘忠景也結詔書於髻進之蓋天皇逃於吉野建行宮詔義貞攻京師也義貞等大喜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其諸弟起杣山以應義貞保將拔還恐得同志者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與保鄰營一日有客問二

代重畫者中黑

林次郎入道源琳

兵庫介重

譚正左衛門黑

人曰重畫中黑執美泰藤曰中黑哉三鱗廢而重畫與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鱗者北條氏徽號也政貞曰然保聞而竊喜寢與二人歎因告其志二人同之時高師泰四設關以符出入保詐請以百五十人歸邑取哉吏給符如其言保削符改書三百人與泰藤政貞俱出關入杣山義鑑及三弟源琳重照皆大喜推義治為將舉旗招兵兵聚千餘扼守北道師泰聞之遣六千騎來擊保悉焚聚落故遺湯尾一驛以誘敵敵至宿驛中保與泰藤遣輕兵夜襲敗之聞足利高經引兵歸國府又要擊破之旁近望風爭附義治義治有不豫色義鑑曰郎君可喜而憂何也曰思金

此子有心腸

明年

里見伊賀守

救金崎

式部丞即義治

瓜生保母

城中糧竭

義貞兄弟潛入杣山

崎城守之苦焉爾義鑑泣下泰藤政貞隔牆聞之曰此子有心腸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明年正月推里見時成為將以五千騎救金崎師泰遣兵二萬逆戰諸將敗走時成為賊所圍保義鑑挺身赴援其三弟欲從之義鑑叱曰吾兄弟皆死誰翼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時成保義鑑皆死餘衆走歸杣山保有老母酌酒餞義治曰兒輩不力乃亡里見公然使兒輩盡還則妾心云何今二兒致命足慰妾心耳將士為之奮激然力不能再舉金崎城中日望杣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貞義助殺所愛馬以食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杣山以討夾攻義貞義助從之三月以河島維賴

皇子問自殺之方

頭大夫行房

大欲助時義

標注標記

大宮司太郎齊晴 氏治子也

齊晴善泅

蕪木浦在越前

城兵八百降者十二人

太子紿賊

義貞招聚義故

金谷治部大輔

為郷導。乘夜出城。潛入杣山城。城兵大喜。議拔金崎。而賊兵乘暖來。聚至十萬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破。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戰。君徐為計。率五十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撞不可不死。殿下與臣異。勿遽自殘。皇子笑曰。吾視卿死。豈可獨生。因問義顯自殺之方如何。義顯曰。視臣所為。即拔刀自樹左脇。割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伏。皇子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自刃而死。藤原行房里見時義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之。氣比齊晴有膂力。善泅。舟載太子。無揖櫓。施組于舟。執之而游。游千餘歩。至蕪木浦。託土人。使奉之杣山。而歸死于金崎。具滋顯寬謂事畢矣。開門冒陣進薄。師泰賊認其疲羸。覩輙殺之。凡城兵八百。降者十二人而已。其餘皆死。秉生顯友船田經政等四人。匿岩穴免焉。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告之賊。賊取太子。問義貞兄弟所在。太子紿曰。昨自殺矣。其兵火之。賊乃押送太子於等氏。傳義顯首。而不問義貞。義貞在杣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為行宮。營援間。招聚義故。夏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

德壽拔鎌倉與

細谷右馬助

明年

細川出羽守

尊氏鴆殺太子

標注標記

貞滿所為兵衛佐 故附之

北畠少將顯信

大井田彈正少弼

普門俊清

富樫介

氏經已於加賀

得天子親書詔

藤嶋河合並在越前

義貞次子德壽在上野。聞源顯家西上。聚兵應之。欲先發攻鎌倉。及顯家至。合兵攻拔之。於是歸義貞者頗多。尊氏聞義貞未死也。冬遣足利高經率北陸兵來擊。據越前府。出兵交戰。義貞遣畑時能。糾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相持。明年二月。雪釋。義助欲築城逼敵。率百餘騎。相地於鯖江。遇賊將細川孝基以五百騎奄至。義助擊走之。因舉火招援。義貞來援。高經又以數千騎來。夾水而陣。我兵亂流大戰。擊破高經。高經走保足羽。賊望風解走者三十餘城。義貞因據國府。事聞京師。尊氏直義怒曰。太子紿我。至此遂鴆殺之。當是時。官軍頗振。德壽從顯家至美濃。堀口貞滿亦附之。皆願與義貞合軍以入京師。而顯家欲獨專其功。遂引兵回出南都。時叡山僧徒又多望義貞來。而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敗死和泉。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兵。擊破普門富樫二氏。七月進至越前。義貞并其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直赴援。用兒嶋高德策。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寺僧兵。修藤嶋以下七寨守之。義貞在河合

燈明寺在越前　中野藤内左衛門　義貞自刎　錦囊書

城勢已爲龍、則地高經賊走衆以爲吉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是月二日、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攫動。我兵因疾攻、不能拔。義貞望見、遽以五十餘騎赴之。遇賊兵三百于田中。矢下如雨。我兵無楯。以身蔽義貞。中野宗昌勸義貞獨身遁逃。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殪。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八。賊未知其何人也。見宗昌等環屍自殺、以檢尸、得錦囊書。書辭曰、討賊之役、朕一頗卿。蓋帝手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爲義

在越前　勾當内侍　伉儷偶也　杣山

貞各自退還。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貞、不在、父而知實。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檢其兵、則二千而已。義助乃走歸國府。使河嶋維頼保三峯。畑時能保湊城。瓜生照保杣山。照歸、過藤原氏于淺津橋。藤原氏者、中納言行房妹、而義貞夫人也。初爲勾當内侍。延元初、義貞夜入直、見其彈箏、心慕焉。帝聞而憐之、召義貞賜酒、因賜内侍爲妻。伉儷甚篤。義貞之受詔北行、置之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沒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杣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敵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

義顯死金崎之役　賜名義興　兵部大輔氏政　帝崩　後村上天皇

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梟之。藤原氏聞之、即夜削髮、遂匿西山、終身。藤原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庶。於東國。義顯先義貞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爲嗣。六歲爲左兵衛佐、兼武藏守。義興即德壽丸。男山之陷、走歸吉野。帝壯其貌、曰、汝興乃父家者。因賜名義興。擢右兵衛佐。義貞沒而二旬、令義興與北條時行從皇子宗良赴東國。遇颶相失、漂至武藏。於是與義宗皆匿東國。義助義治在北國。七月、義助稍收敗軍、與畑時能由良光氏一井氏政等各屠諸城而會河合。以兵六千攻足羽。時能先行、夜薄城挑戰。足利高經火城而走。是歲帝崩。後村上天皇即位。十二月、詔義

命義助統師　鷹巣在越前　上野介師治　所大夫安宰　犬獅子　畑將軍　伊地山在越前

助代義貞統師。義助聞先帝臨崩時眷眷新田氏也、方思報效焉。而尊氏發七國兵來攻。諸城悉陷。義助走美濃。獨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巢城。城甚險固。賊不能拔。足利高經高師治合兵圍之、結三十七營、互進迭攻。時能幼喜角觝、村武絕人。姪僧快舜善戰。僕惡八郎、鉄脣而有力。又畜一狗、名犬獅子。三人者夜出襲賊。每向一營、輒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不則搖尾還報。三人者乃斫營、入大呼奮擊。賊輒委甲走。各潛賂時能曰、願勿襲我營。時能驍名震敵中。呼曰畑將軍。會一井氏政來入城共守。時能乃留氏政于城、而自以十六人夜出伊地山。高經以爲平泉

北國無復官軍

根尾城在美濃
尾張氏熱田大宮
司也

洞院右大將實世
隆資折實世
四條中納言隆資

秦穆公使孟明將
兵伐晉。晉侯擊之
於殽。秦庸之。既而
晉歸孟明。穆公郊
迎勞之。復官秩。益
尊之。故孟明益發
圖政。於伐晉大克
之。封殽尸。事見左
文公三年。

興國元年

飽浦三郎

義助卒

修理大夫經氏

僧徒來拔城兵也。將三千騎邀擊。時能鮮甲織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馳而乘之。高經潰走。而快舜被七創。即日死。時能甲隙皆創。飛鏃沒肩。病三日死。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賊乃攻義助於根尾城。城陷。義助以族從數十人。微服拔尾張氏留十餘日。道伊賀伊勢。而至于行宮。帝延見。泣而勞之。詔加一級。且賞從者。藤原實世竊言曰。是何異乎維盛敗歸。而加爵哉。藤原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非其罪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以服微勞。而得邑於北國。將權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也。主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喻。實世不能答。帝遂拜義助刑部卿。興國元年三月。伊豫官軍請得將帥。朝議擬義助。而海陸皆敵。會備前人飽浦信胤應官軍。道乃開。於是義助以兵五百發。四月。至伊豫國府。遇大館氏明。氏明初逃京師。詣行宮。得為伊豫守護。與土居得能氏。保守諸城。及得義助。軍益振。議者皆謂西南可復也。五月。義助疾作。七日而卒。將士秘喪。而賊已知之。來攻河江城。金谷經氏統伊豫兵救之。大戰海上。會風起。我船漂去。賊船達岸。我兵欲冒風逐之。經氏曰。我軍數奇至此。逐不必利。唯當前至山陽取一城據之。乃上備後。攻鞆城。拔而據之。山陽賊兵來戰。未決

細川刑部大輔

拔錨樹桅

[illegible]屋樓也

伊賀局

正平六年

左馬頭基氏

由良新左衛門入
道信阿

石堂四郎入道
三浦介

武藏野之役

聞賊將細川賴春圍氏明于世田城。經氏乃將數百人赴救。與賊兵數千戰。敗。率殘兵歸備後。賴春乃以萬騎攻世田。三旬。城內食竭。氏明以下悉自殺。篠塚伊賀在城中。開門提鐵梃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篠塚也。盍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曰。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樹桅。登船屋軒。雖舟人畏怖。送至隱岐。以終焉。篠塚有女。仕皇太后。曰伊賀局。後嫁楠正儀。勇力類父云。義貞義助既死。足利氏無復忌憚。兒島高德在備前。招新田義治於上野。謀起兵。不克。乃間入京師。欲襲尊氏。又不克。義治走匿東國。與從兄義興義宗。皆潛圖復父仇。窺釁未發也。正平六年。尊氏與直義有隙。使長子義詮守京師。而自東擊直義。殺之。入居鎌倉。立次子基氏管領東國。義詮偽請降。帝許之。兒島高德與由良信阿。至自行宮。諭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北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衛少將。義宗乃徇東國。義貞義助遺臣。奮起來從。得數萬人。直義故黨石堂義房。三浦高通等。又為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尊氏覺而逐之。而義宗等未知也。閏正月。勒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軍。在其後。尊氏兵十餘萬

饗庭命鶴

討賊復仇

武藏守即義宗

義興據鎌倉

碓氷嶺在上野

上杉民部大輔

義宗敗走

義興先合義治攻之。被傷相當。敵將饗場某率六十騎更進。義宗麾兒玉黨擊走饗場。饗場走入尊氏陣。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旗大呼曰。吾今日為天下討賊。為一家復仇。奮擊破之。追北馳者三十餘里。至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達前岸。收兵三萬。壓水而陣。而義宗騎能屬者五百人。時已昏黑。無來助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義治。義興義治見白旗兵三萬北走。以為尊氏也。合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前。留從者僅三百。遇伏兵數千。圍之。二人苦戰而出。甲冑皆破。刀刄如鋸。身各被數創。亡百餘騎。乃議曰。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羸將安歸也。不若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會石堂三浦氏以五千騎西行。并其兵襲鎌倉。基氏擐甲出拒。義興鬪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韁斷委地。乃挾刀于脇。脩結之。賊軍至。擊其項及背。義興不為動。結畢。懲賊。賊驚走。遂與義治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宗時據碓氷嶺。越後信濃兵二萬。奉皇子宗良來會。上杉憲顯等又屬焉。尊氏收兵八萬。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復振。乃先攻碓氷。碓氷地負山帶川。便於據守。而義宗年少氣銳。數出戰於平地。敵更兵交進。自午至酉。義宗終敗。走上嶺而陣。既夜。足利氏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

鄉土猶鄉里

桃井播磨守直常

吉良三郎滿貞

小山五郎

宇都宮三郎

本莊平太義季平二

赤松彈正少弼

義宗等匿越後

竹澤右京亮

江戶遠江守

畠山入道道誓

軍炬如燐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鄉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擇鎧卸鞍。以示不走。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千。復屬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八州兵盡附尊氏。還向鎌倉。義興義治欲迎戰決死。將士諫止。乃走信濃。義宗既歸越後。聞帝猶在行宮。欲赴援之。收兵七千。入越中。桃井吉良石堂小山宇都宮諸族皆應之。奉皇子宗良西上。途聞行宮已陷。乃解歸。是役也。赤松則祐亦就行宮降。請奉將軍興良。興良故護良子也。封武類父。則祐思護良舊恩。欲推據播磨。以為聲援。帝許之。及則祐敗叛去。興良拘於京師。但馬人本莊某奪之。與則祐戰敗死。興良走歸吉野。後十餘年。赤松氏範屬官軍。復奉興良為主。已而叛應義詮。帝遣兵擊走氏範。興良奔南都。不知所終。人譏其辱護良也。義宗與義興義治俱匿越後。居數年。武藏上野將士連署來請一人奉戴舉義。義宗義治皆疑不敢往。義興奮而往。足利基氏發兵來捕。國人相俱匿之。或以兵圍義興。輙潰圍逃。不可蹤迹。基氏患之。我故將竹澤良衡與族江戶堯寬叛降基氏。基氏宰畠山國清囑二人圖義興。乃為獲罪亡來。索義興仕之。啗以美姬。漸得狎近。因詐之曰。鎌倉可襲。義興遣衆先往。與親信纔

矢口渡氏武藏
鑿舟沒義興
井伊彈正忠
世良田右馬介
由良兵庫助及其子新左衛門
大島周防守
土肥三郎左衛門
市川五郎
正平十三年
立祠祀義興
二十二年
明年
義宗戰死
兵部少輔能憲
建德元年
義治不知所終
後龜山天皇元中二年
九年
小山男體並在下野
左馬頭氏滿

之踰由矢口渡。堯寬敎舟人鑿舟腹而栓之。截至中流拔栓沒去。伏兵夾河起。舟將沒。井伊直秀手撒義興。義興瞋眼曰。悔爲豎子計。割腹死。直秀與世良田由良大篤等皆自刃。土肥市川等啣刀而泅。與堯寬鬪殺傷十餘人而死。時正平十三年十月也。基氏重賞一人堯寬。赴邑復由矢口。天俄雷雨。顧瞯義興追已。隨馬疾作死。鎌倉人又夢義興來襲也。矢口民立祠祀義興。義興既死。義宗義治仍在越後。二十二年。足利義詮死。子義滿猶幼。明年七月。義宗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足利氏將上杉能憲戰。不克。義宗死之。義治走出羽。建德元年。正月。義治收兵出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戰。復不克。走匿信濃。不知所終。義宗子貞方爲相摸守。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後龜山天皇元中二年。二人並匿信濃。浪合潛集宗族。足利氏滿管領鎌倉。遣兵擊之。貞方義隆脫走。入陸奧。九年。天皇納足利義滿劫和。北入京師。義滿購天下索新田氏族。先是。小山義政據小山城爲新田氏。爲氏滿所攻破。死。義政子犍狗復起兵。據男體城。年餘。城陷。走入陸奧。依田村清包。於是相共舉義。推貞方義隆爲將軍。于白河氏滿將十一州兵來擊。吾衆潰。貞方義隆復逃走。是歲丙子也。歲癸未。義隆匿箱根山中。竹下人安藤某告之。鎌倉收捕。義隆鬪死。歲庚寅。貞方在鎌倉陰糾合義故。事覺。爲千葉兼胤所捕。斬于七里濱。新田宗統於是而絕。而其支族匿參河者。歲再周庚寅而後大興。事詳于末編。

絕於庚寅興於庚寅
與兵謂源賴泰之兵
堅城謂白旗城赤松則村所據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識事主。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接兵。持重俟與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聽壅蔽。國論苟媮者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輙行。則不可寘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姧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觀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

當猶稱鉞詔下詔陛授節鉞、討尊氏之時

扼同搤、捉持也、拊、擊也、

彼形沮格而勢禁止也

老賊斥尊氏

點注標記

朱指朱全忠、以比尊氏、李指李克用、以比義貞、存勗克用長子、即後唐莊宗也、

汴梁朱氏所據、河北太原、李氏所據、邈佶烈[illegible]用義兵、即後唐明宗也、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戴、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趙氏興則宋太祖趙匡胤也、以唐明宗登極之年生、故爲焚祝

以歲月較言、以歲月之前後遲速、較勝敗得失之數也

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頼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奥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為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爲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命周旋。鋭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爲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嚢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凛有生氣。而老

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所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眞主安天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所祝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卷六終

足利氏略系

義康 良上野足利　那時氏為
義清
義辰
義兼
義氏
泰氏
賴氏
家時
貞氏
尊氏 初名高氏　號等持院
義詮 初名千寿　號寶篋院
義滿 初名春王 號北小路殿 鹿苑院
直義
基氏
滿高
直冬
基氏系見後条
滿詮
義持 號勝定院
義量 號長得院
義教 初名義圓　又義宣　號普廣院
義勝 號慶雲院
義嗣
義政 初名義成　號慈照院
義尚
義視 初名義尋
義植
僧義昭
政知
義澄
義晴
義輝 初名義藤　號光源院
義昭
義維
義榮
義助
義種
僧周暠

和京都將軍、所義昭十三世
義滿創室町第、殊極壯麗、故呼曰華第、六世居之、後居第雖屢改、
而冒稱以室町云

關東管領

基氏 義詮弟　号瑞泉寺
氏滿 幼名金王
滿直
滿兼
滿隆
滿仲
滿貞
持氏
持仲
義久
春王
安王
成氏 幼名永寿王　下總古河
政氏
高基
義明
晴氏
義氏
基賴
孫國朝 為喜連川氏祖

細川、畠山、仁木、岩松、桃井、吉良、今川、斯波、石橋、澁川、石堂一色諸族、皆出於足利氏

讃岐那邊由

新田大炊助義重

矢田判官代義清
足利太郎義長

藤原氏朝秀衡

纂注標記

靖其家難而運保於久之難義氏助
義時奉時有功
丹後守泰氏
治部太輔賴氏
旗用白旗号重畫

伊豫守家時
讃岐守貞氏
貞氏思滅北條氏

赤橋相模守
元弘元年
外憂父喪也削遷
貞氏喪
二年

日本外史卷七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上

足利氏出於源義家。義家在京師。其子義國以事謫關東居上野。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食下野足利郡。因氏焉。為撿非違使左衛門尉。保元之亂。從源義朝於京師。衛守大內。捕平家弘。補藏人。聽昇殿。生三子。義清義長義兼。義兼雄偉。而循謹。其二兄皆為源義仲。將西與平氏戰水島死之。而義兼從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于鎌倉。最見親待。從擊平氏筑紫。又從擊藤原氏陸奧。陸奧再亂。義兼統諸將往討之。賴朝因定天下。奏授之上總介。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一

使北條時政以女妻之。生義氏。義氏數助北條氏。靖其家難。為正四位下左馬頭。義氏生泰氏。泰氏生賴氏。賴氏生家時。家時生貞氏。皆居足利。旗用白。旗號重畫細川畠山仁木岩松桃井吉良今川斯波石橋澁川石堂。一色諸族。皆出於足利氏。足利氏世與北條氏婚。更相倚賴。然家時貞氏自負門地。恥立人下。思俟時滅之。貞氏娶上杉氏。生二子。曰高氏。曰直義。高氏稱又太郎。任治部太輔。直義任兵部太輔。高氏為嫡嗣。娶赤橋守時妹。生子千壽。赤橋北條氏族也。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起兵。據笠置山。討北條高時。高時乃遣高氏直義等往攻之。高氏兄弟時丁外憂。強起而西。城陷乃返。二年。高

越後守仲時
左近將監時益
尾張守高家

高氏欲歸官軍興家
上杉兵庫頭
細川八郎後阿波
守

要盟、要盟也猶曰神所
不享也
孺子謂千壽

纂注標記

祖道、設宴送行也
白旗為贐

帝勅高氏

千種中將忠顯
赤松入道圓心

勝持寺

三年

時流天皇于隱岐。立光嚴帝。已而帝歸。伯耆官軍並起。攻六波羅府。府帥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數戰不利。高時遣高氏及名越高家赴援。高氏有疾不欲往。強之。再三。高氏大慍。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舊為我家臣隸。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高氏乃欲挈家行。或說高時曰。源氏失天下兵權久矣。今日之勢。焉知其無異圖。宜質其孥。且要其誓。高時然之。以溫言來請焉。高氏患之。謀於直義。直義曰。公欲誅無道。神豈不右焉。要盟神所不饗也。宜留親信輔孺子。而夫人則屬赤橋氏。當無所憂。公第聽彼所言並成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二

大事。高氏從之。高時祖道。取一白旗。授高氏曰。是自八幡公傳至右大將。而我家受之者。請以為贐。八幡公謂義家。右大將謂賴朝也。高氏受之。心竊喜焉。乃與直義以下宗族三十二人兵三千而西。至參河。告謀於其故黨吉良貞義。貞義曰。臣固將請焉。高氏意遂決。抵京師。乃密使使伯耆。請降。帝素聞其家聲。則大悅。賜使者以邑。敕曰。諸國官軍汝其帥之。以滅國賊。賊滅之後。賞當從所請。已而名越高家後至。與官軍將源忠顯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方張宴于桂川西。指一佛舍。問其名。或答曰。勝持寺。高氏迺曰。吾將勝而持之。迺舉言往攻行在。遂上馬。行入丹波。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

久下弥三郎
旗号一番　二郎重光
攻六波羅
納矢於廟
奏捷於行在
兄弟敘任
千壽從義貞
高時伏誅
和氏搖將士
賜御諱
[illegible]八宮成良親王
建武元年
尊氏為功首

篠村。建旗于八幡廟前。州人久下時重以二百騎至。
旗號一番字。高氏見之。問故。對曰。右大將之起。臣祖重
光先衆而至。右大將親書賜焉。遂以為號。高氏大喜曰。
我家之嘉兆也。五月七日。高氏引兵攻六波羅。自祈
戰勝。納一矢於廟。直義以下宗族皆傚之。矢積成堆。乃
發。沿道兵皆附之。比入京師。凡五萬人。軍于神祇官址。
府帥遣兵二萬來拒。我軍擊大破之。與忠顯則村合兵
圍府。細川和氏說曰。圍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若
誘而走之。高氏乃闕其一角。果多逃降者。府帥遂奉新
帝走。死近江。高氏乃奏捷於行在。帝乃還。闕廢新主。而
復位。即日以高氏敘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聽昇殿。直
義敘正五位下。任左馬頭。以甲士五千屬焉。與從於是
高氏遣細川和氏與弟顯春。將兵往定關東。先是。千壽
逃歸下野。聞新田義貞起兵。往從之。義貞。義重遠孫也。
北條高時伏誅。鎌倉平。義貞閱源氏故器。得白旗。旗號
重畫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和氏聞之。以其有足利
氏之號。就而求之。義貞不與也。和氏乃大綱高氏在京
師得寵遇狀。以搖將士。將士稍稍去義貞。就千壽。新田
氏於是與足利氏有郤。而帝方寵高氏。進從三位。參議。
賜御諱尊字。改名尊氏。十二月。進皇子成良。鎮鎌倉。直
義執權焉。建武元年。廷論戰功。尊氏為首。管武藏常陸
下總守護。直義管遠江守護。時關東承大亂之後。人心

修北條氏舊政
瘡痍創傷也
交鈔楮幣也
牴牾、相支拄不安也
綸旨翻覆之譏
武人屬意尊氏
殿法印良忠
酗、酒醉怒也
二年
相模次郎時行
害護良
尊氏入鎌倉

未定。直義修北條氏舊政。招散亡。撫瘡痍。遠近歸心焉。
而京師之政務改。其舊徵守護地頭食邑二十分一。以
修大內。又造交鈔。民不便之。朝廷臣僚異時為武人所
輕侮者。至是競驅役武人。武人效力於興復者。奉狀冀
賞。羣聚闕下。有司不能甄別。月餘乃定十餘人。而內敕
已以北條氏邑。分給於妃藤原氏皇子護良等。其餘悉
散賜京官內臣歌童舞妓。六十餘州。無復遺地。當是時。
朝議內旨。相為牴牾。往往數人同爭一邑。許食邑如故
者。旋被沒收。赤松則村授播磨守護。已而褫之。僅食佐
用一莊。時有綸旨翻覆之譏。諸武人私相語曰。如是而
不止。我輩皆奴虜矣。安得戴一將種。執天下權。尊氏聲
望素著。衆屬意焉。皇子護良為大將軍。心深疾尊氏。尊
氏之初定京師也。護良將殿良忠。不戢其下。尊氏捕十
餘人梟之。護良怒。欲誅尊氏。帝不聽。護良耽聲色。又喜
客。客多奸豪。酗而殺人。又私徵兵。圖尊氏。尊氏得其徵
兵書上焉。誣以謀反。帝乃使人執護良。流於鎌倉。直義
迎而幽之。是歲。北條氏餘黨本間澁谷作亂。直義遣兵
擊夷之。二年。北條時行起兵。數攻鎌倉。直義迎擊不利。
遂奉成良西走。使人陰害護良。報急京師。尊氏請自將
東伐。被許。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曰。俟事平
議之。尊氏怒。不告而發。諸武人奮躍爭起從之。至矢矧
驛。合於直義。自海道進。與時行兵七遇七捷。遂入鎌倉。

點注標記

時行兵奔潰。詔敍尊氏從二位、敍義詮從五位下。義詮千壽也。又詔趣其西歸。直義說尊氏曰、朝廷與義貞皆忌公兄而今日入也、何用赴虎口爲。尊氏從之。於是自稱征夷將軍・關東管領。曰、帝所許也。開府于源賴朝故基、賞有功、納降附、收新田氏邑在關東者、割予將士。將士爭附之。京師傳言尊氏反。帝使人往詗焉。而細川和氏齎尊氏劾新田氏書至。曰、竊當東藩之爲逆、臣尊氏以身爲倡首、當爾一戰決勝、睥息義貞舉事於不得已。及聞臣定京畿、乃以討賊爲名、二戰不克、𥳑爲守計。臣長男義詮起下野、達遇爭歸義貞、憑之以得克賊、遂攘其功、敢要重賞。是國之蠹也。今臣勞苦於外、而內消讒諛之臣。是非趙高專秦、章邯降楚之謂乎。願得明詔以誅義貞。義貞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內者。上書告護良遭害狀。時直義辭徵諸道兵、西國得其檄。上之。十一月、遂詔削奪尊氏官爵。遣皇子尊良來討。義貞爲副焉。當是時、諸國兵亡赴關東者、與歸京師者、東西旁午、道路如織。直義以下將校盡戎裝入見、請邀擊官軍。尊氏默然良久、曰、我官位顯達、得伸宿憤、雖由微功、豈非君恩。恩可背乎。今之所以觸宸怒、曰我親王也、曰微兵也。二者非尊氏所爲。詳訴其冤、猶得霽威。即不被許、有削髮遁世而已。諸君好自爲計。尊氏終不能西向。關弓矢作色而入。諸將聘告。二日、有來告曰、義貞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五

點注標記

至參河矣。上杉憲房、其子憲顯・細川和氏・其弟賴春等、詭謂直義曰、將軍所言非無理也。然天下亡、想足思亂一開。將軍起、則雲合景附矣。將軍豈不斷斷乎。今曠日彌久、使敵過要害、悔莫及焉。直義乃使諸將先發、兩戰皆敗。直義自以二萬騎赴援、亦敗。十一月、諸將還詣尊氏第、門閉矣。衆亂敲之。有一人出曰、將軍逃建長寺、欲削髮。我曹百方止之。切髻而未剃也。將亦入沮。憲房義了、由能僞作官檄、下除紙、曰、尊氏族類、罪惡深重、雖遁世悔過、而勿得宥釋。直義持至建長寺以示之。敵死尸中。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從諸君、執弓箭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軍大喜、騷呼皆自切髻以亂其狀、將逆降者、四向來遂。一日號三十萬。直義先將六萬拒義貞于箱根東。軍稍卻。尊氏聞之、以十八萬騎繼進、曰、拒其面、不若出其背。引兵出竹下。竹下官軍呼譟而進。赤松貞範等爲我先鋒。望其陣曰、是京兵耳。乃縱騎馳下。官軍敗走。尊氏追北、至伊豆府。義貞西走。乃使義詮守鎌倉、而合軍追躡之。京畿震駭。帝避難朝堂、能拒賊者有重賞、無復應者。延元元年正月、尊氏攻義貞于大渡。我軍多斃。先是赤松則村徵源尊氏、徇下山陽。細川和氏從新定禪顯氏等十八旗陸、自四國海至。是定禪等與赤松範資合、以攻山崎。尊氏聞之、進貞範助攻、破之。義貞敵而敗走還來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六

興據叡山。尊氏乃入京師。範資・貞範皆則村子也。於是尊氏誘圍城寺下之。遣定禪據焉。以逼叡山。會北畠顯家舉陸奧兵入援。行在定禪連請益兵。尊氏不以為意。且日定禪敗還。義貞追至陣于東山。尊氏諸將上日。問義貞喜平地騎戰。今負山不出者。意其兵寡。使我不識兵數耳。遣一將嘗之。不利卻。尊氏乃親進會。敵兵雜入我軍。軍遂亂走。及日暮敵亦引去。細川定禪謂其兵曰。敗由於我。我欲一雪其恥。料敵兵皆疲。不疲者出掠。可以襲也。以兵三百。夜逆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敗走。定禪追擊獲其將領數十人。尊氏復入京師。已而官軍復來攻。我軍不利。陸奧兵二萬騎火粟田口

而來。尊氏望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自當之。進鬪于四條。義貞軍大至。我軍顧之。遂敗走。止戰于桂川。麾其一隊。官軍乃引還。尊氏復入。謬聞義貞等死。其兵逃走也。分兵要之。官軍乘虛來攻。尊氏敗走丹波。二月。尊氏赴兵庫。熊野道有者在軍中。與廢主臣僚相識。尊氏召而謂之曰。吾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我負賊名焉耳。吾始欲擁立一皇胤。以其悉在叡山。不可如何。吾意發帝抑鬱不得志久矣。汝安為我得其詔旨。吾將使而乎爭位。以成吾事也。道有諾而去。赤松則村請尊氏入保摩耶城。或曰。是失天下之望也。今自兵備足以取京師。乃屬兵於直義。東下戰于豐島。敗還。會大友貞宗・大內弘世等以兵艦來援。迎擊官軍于湊川。又大敗。則村又說尊氏曰。師不可用。公宜留諸將于中國及南海。而身赴鎮西以圖再舉。尊氏從之。與書則村呼之為父。以深結納之。於是尊氏與直義乘貞宗舟而西。諸將士多降義貞。義貞頗驕怠。耽溺女色。不復窮追尊氏。尊氏得達赤間關。三月。菊池武敏起兵應官軍。攻殺少貳貞經。貞經囑其子賴尚曰。吾為三浦義明也。汝體吾志。慎仕將軍。賴尚引兵迎尊氏。尊氏問貞經死否。賴尚恐沮軍氣也。答曰。訛傳耳。因導至宗像氏。會武敏來攻。尊氏上香椎祠。以望其軍。可四五萬騎。而顧我兵。僅五百人。鎧馬不具。曰。吾死矣。乃進陣赤坂。遣直義先進。賴尚曰。彼鬪士

不過三百。其餘聞將軍至。皆將降也。進戰于[illegible]濱。仁木義長・細川顯氏等。奮擊敵兵。剝鎧奪馬而進。會北風起。沙石皆走。敵兵沮卻。直義乘風縱擊。追至博多。武敏以全軍逆戰。直義自慮不支。馳使尊氏。截衣袖遺之為訣曰。公亟走長門。直義將留死於此。尊氏得報曰。吾弟如死。吾何生為。親將赴援。松浦氏・神田氏謂大兵至矣。舉其衆來降。合擊大破武敏軍。追至大宰府。於是聞貞經定死。尊氏直義為之舉哀。尊氏乃遣一色賴行・仁木義長攻陷菊池。八代諸城。鎮西皆服。而中國南海諸將又並起應之。義長兄賴章與久下時重等據丹波。赤松則村據播磨。石橋和義據備前。於是義貞攻則村白旗城

城壁未成。則村訴遣之。尚門万引夕初旦數揆濫取而貫出於降虜下。故精以衛彼。盡其志也。顯得州守護以圖報效。義貞喜爲請詔。有村反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還詔書不受。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illegible]詔爲。自是義貞大恚。合兵六萬。圍則村。使弟義助攻之。[illegible]義和義則村皆堅守不下。遣使告急於尊氏。尊氏[illegible]使賴行義長守鎭西。而率諸軍發大宰府至嚴島。[illegible]賢俊奉廢帝書至。尊氏大喜。令諸將立錦旗。遠近歸附。兵艦凡七千餘艘。進至鞆津。以少貳賴尚[illegible]人於直義上陸。拔福山。義貞遽解圍而走。備前備州波美作官軍望風解去。尊氏至室津。赤松則村出迎。[illegible]敵所遺旗幟百餘於城下。以獻尊氏。視其旗號。[illegible]部屬曰。避害焉耳。今將來歸。已而來降者果多。[illegible]亦會火。擊楠氏兵于兵庫。鏖之。合軍擊義貞。義貞走歸。復奉乘輿據叡山。法皇發帝。發帝弟豐仁親王皆託疾不從。往依尊氏。尊氏據東寺爲城。六月。遣軍御攻叡山。不利。義貞追入京師。尊氏伏兵于街巷而出。義貞且戰且卻。誘敵入京中。伏起大戰。義貞敗走。又聞義貞討夾攻也。乃遣兵邀擊走之。義貞誘興福寺僧徒。令總內南海兵絕我糧道。乃遣細川定禪今川範國擊走南海兵。七月。義貞以數不得志。計四面來攻。藤原隆資由[illegible]攻南山。我兵盡出。出拒。義貞獨與高師直與弟師泰[illegible]戰

而敗。敵焚門。據城內。[illegible]屬尊氏方。誦[illegible]自若。[illegible]賴氏侍坐。曰。憑源太如在於此之何。有憑源太。其子賴直也。適賴直入見賴氏。嘗問曰。北面之戰。未可以不知也。適在三條。望東寺煙揚。乃還。具師直曰。敵至南門。願公出拒。賴直諾。而出。尊氏呼還之。賜之寶刀。賴直拜而受之。自北門出於敵左。下馬而射。敵兵亂潰。乃上馬騎而馳之。手斬六人。師直等復出擊。遂走隆資。而義貞已至北門。請與尊氏各獨身決鬭。尊氏奮然起曰。亟開門。吾非敵官家。獨欲與義貞決耳。上杉重能諫曰。彼將而出於此。將軍何自輕也。會一吹賴遠破大宮。敵乘勝。義貞軍後。義貞大敗。傷其左眉。走歸叡山。足利氏於是議奉廢帝復位。[illegible]以元弘事以爲不祥也。八月。乃立豐仁親王。是爲光明帝。號用建武。後改曆應。尊氏爲權大納言。直義爲左馬頭。九月。議以利喩興福寺。令足利高經以越前兵。小笠原貞宗以信濃兵。並絕東北糧道。又令佐佐木高氏援貞宗擊新田義助兵。走之。叡山援絕。食竭。於是尊氏陰獻書焉。曰。臣初被讒獲罪。削奪待命。而義貞義助假公義修私怨。以至於此。陛下諒臣志。迴鑾來還。則當歸政朝廷。諸廷臣安堵如故。帝遽納之。義貞聞。而弗懌。帝使義貞奉太子赴越前。而命駕還闕。直義將兵迎之。乃爲新主。請劍璽。帝傳僞器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臣官爲執式。[illegible]帝入花山院。請其詔下越前足利高

吉祥善事

二年　瓜生判官　今川駿河守

南北朝

右兵衛佐義興　上杉民部大輔

明年　桃井播磨守

熙注標記

經因并州兵圍義貞于金崎。又遣高師泰助攻之。既而
帝逃走、不知所之。內外驚駭。尊氏曰、是吉祥善事也。使
帝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冀求。久之、必爲患。而今乃如
是、豈非善事乎。彼其必在畿內。任其所爲、而徐圖之可
也。二年、瓜生保自杣山援金崎。師泰令今川賴國邀擊
破而殺之。金崎益困。義貞出走杣山。或說師泰曰、開城
兵不浴馬、得非糧竭食馬也。於是師泰高經攻城、陷之。
城兵果飢羸、不能戰、皆自殺。太子就虜、後遭害。時帝在
吉野、建行宮焉。自是天下稱京師曰北朝、吉野曰南朝。
義貞復起杣山。高經拒之。義貞少子義興、與北畠顯家
起兵關東。義詮在鎌倉、遣細川和氏・上杉憲顯等拒利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十一

根川。敗還。顯家以十餘萬騎逼鎌倉。鎌倉兵可一萬。
諸將欲避匿安房上總間。義詮時十一歲、叱諸將曰、勝
敗兵之常也。即怖敵、不若不將。義詮在此、禦而死之。
下謂之何。我兵雖寡、猶可一戰。不克則亦乃避、尾
敵而西、與家君夾擊之耳。諸將皆奮、分兵爲四、逆戰不
克、奉義詮逃匿。顯家等西上。諸將乃起尾之。明年正月、
至美濃。土岐賴遠・桃井直常與顯家戰、復不克。顯家焚
掠而進。京師諸將議拒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
拒於此而克者也。何者。攻者勞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
縮於咫尺之內。將斷不若邀擊之於外。尊氏曰、善。附師
泰以萬人赴美濃、背黑血川而陣。顯家避之、取路伊勢

少將顯信

顯家

義貞時在越前、故曰遣命

積聚、糧食什物也

朝倉太郎左衞門

細川出羽守　鹿草彥太郎　氏家中務丞重國

任征夷大將軍

四年

畑六郎左衞門

北陸盡平

興國元年

熙注標記

二月、師泰追擊之雲津、破之。別部將攻京師。高
師直・桃井直常往擊。直常與弟直信受命、即發奮擊
走顯家。顯家弟顯信收敗軍、據男山。諸將視直常不獲
賞、無赴攻者。師直助直常攻之、不能下。四月、師直聞顯
家在和泉、慮其與楠氏合也、分兵而南、擊殺之阿倍野。
五月、帝遣命義貞救男山。義貞與高經相持、使義助以
二萬騎赴叡山。七月、尊氏急召還師直。師直使諜燒
男山積聚。顯信遂棄守走。義助望火退去。於是義貞・義
助合三萬騎、攻高經足羽城。城兵不滿三百。高經曰、守
不可克、走不可達、寧守而死焉。城主朝倉廣景贊之。乃
修塹壘。屬之藤島平泉僧徒來告曰、叡山與我爭藤島。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十二

今公附之於我、則願效力焉。高經許之。新田氏兵攻藤
島、僧兵力拒。高經使細川孝基・鹿草公相以三百人救
之。途與敵兵遇。敵稍亂、射斃其一將。氏家重國持其首
歸。高經視之曰、何肖左中將之貌也。果然則左眉當有
箭瘢。命洗面、瘢觀。驗其尸、齎帝詔書。驗其二刀、鏤曰鬼
切・鬼丸。乃知其義貞也。收尸葬之、獻首於尊氏、徇梟獄
門。北朝於是陞尊氏正二位、任征夷大將軍。四年、遣諸
將擊高經、走新田義助、殺畑時能。北陸盡平。義助走美
濃。土岐賴遠攻走之。興國元年、義助病卒於伊豫。細川
賴春攻拔諸城、悉殺其族黨。於是官軍諸將大半死亡。
其將士相率來降。而尊氏之業、終如初志。尊氏使直義

熙注標記

與高師直並執政。謂之曰。吾聞古大將之信賞必罰。而愉其多疑刻削也。汝副我。宜勿循用舊於功臣焉。宿仇勁敵降款。納之。當是時。此族最高者四十一人。割地賞功。徵發軍糧。雖朝貴之邑不避也。至削貴務學東人言。猶以詞章悔謔。初尊氏之立光明帝。時人爲之語曰。天下無一戰之功。而受帝位於將軍者。蓋上皇嘗出行。途遇土岐頼遠。前驅叱下馬。曰院也。頼遠倚醉酒曰。院邪。犬邪。誰能下我者。叱射其輿。輿中大驚。院犬國音相近也。直義聞之。誅殺頼遠。使姪頼康承家。時人復相謂曰。院且下之。即遇將軍。當手行邪。天下多服足利氏威。猶爲無事。而連年飢疫。多災異。僧疎石進說曰。是先帝

憤怒所致。宜興寺以修冥福。時帝崩行宮。後村上天皇即位。故稱先帝也。尊氏直義以爲然。乃卜龜山殿址。自興國至正平七歲乃成。名曰天龍。以疎石爲主。號臨慶之人。設法會。又爲文。祭先帝。致其愍然。行宮右臣及新田楠北畠菊池氏遺孽。伏匿諸國者。故必撤足利氏。興國三年。高師直從弟師冬。攻北畠親房於陸奧。四年。親房走歸行宮。新田義治匿京師。謀襲尊氏。不成。正平二年正月。楠正行起兵河內。遣細川顯氏山名時氏。戰于攝津。敗還。更遣高師直。率諸將擊之。四年。師直與正行戰四條畷。縣其擊其前。武田信氏擊其後。佐佐木高氏等繼之。大破正行。正行決前。將士散走。上山高

熙注標記

元者。以常服從在師直麾下。曾正行突入。高元急取師直副甲。左右叱止之。師直曰。由彼能代我。汝皆我何惜。甲。馬。高元盛數。偽稱師直。而師直因得免。帝驚正行。進焚行宮。使師泰築壘于石川以攻楠氏。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爲崇光帝。師直兄弟恃其功專橫特甚。大削親王公卿多流離者。師直乃略其子女爲妾。妾自數十。嘗讒殺鹽冶高貞。欲奪其妻。師泰嘗興別第。發營原氏墳墓。開參議菅原在登出怨言。密使人刺之。世莫敢言。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嫉其權勢。計輔直義。以排之。直義乃學禪於疎石。疎石弟子妙吉。最所崇信。人爭事之。獨師直兄弟輕侮之。重能直宗因結妙吉。妙吉從容

說直義曰。自古家之安危。由宰之賢否。君獨不聞趙高離間骨肉乎。公遂誅師直。代以上杉畠山。以輔郎君。郎君謂直義幼子也。直義又養尊氏庶長子直冬。任左兵衛佐。於是出爲中國探題。居鞆津。按驗守吏功罪。而一高禍惡怒者。六月。直義與重能直宗。及粟飯原清胤齋藤利康等謀。以甲而召師直。師直至直義三條第。清胤意中變。目師直使去。師直覺。辞起出。其夜清胤與利康馳告其謀。師直乃聚族黨自衛。召師泰於石川。乃使畠山國清代守。而還。直義聞之。使人逆說之曰。我欲以子代乃兄。師泰曰。吾技及振意可知。臣將面答之。率騎二千人。持一擔。即日入京。師師直令赤松則村

熙注標記

讒人謂直宗重能也

基氏代義詮居鎌倉 [illegible]

獨僧問之 [illegible]

二高欲害直義故 [illegible]

[illegible] 削髮以堅二高之意也

直冬逃於肥後

五年

土岐兵亂 [illegible]

直義奔於南都

越智伊賀守

中務大輔義房

石見 [illegible]

河 [illegible]

[illegible] 元顯能

直常以 [illegible] 有功而師直不賞之故怨也

直義 [illegible] 氏

扼杉川二坂以備直冬尊氏驚使使召直義直義入尊氏東洞院第其兵稍稍亡歸師直留者不滿千八日日二高以兵數萬來圍之尊氏使人出責問之答曰欲戮讒人耳俄兵逼政尊氏怒欲親出戰直義挽之日且變其所言何遽與家僕爭尊氏從之師直乃解圍而去追兵捕妙吉弗獲流重能直宗於越前召義詮執政以其弟基氏代居鎌倉師冬與上杉憲顯輔焉擯直義居錦小路第人莫敢往獨僧玄慧時問之而已尋削髮以堅二高之意二高密使人殺重能直宗及直冬直冬逃於肥後少貳賴尚以女妻之三角某起兵於石見以應直冬五年二高往擊之會土岐賴明叛尊氏乃召還師直

佐義詮擊賴明虜之義詮任參議兼左近衛中將師泰攻故石見五城終圍三角未能下而鎮西悉附直冬師直勸尊氏親征以示獨裁尊氏從之師直又欲救直義而行直義即夜出奔南都不內走倚越智某於降於南朝石堂義房其子賴房畠山國清上杉顯能皆降焉顯能重能子也明年直義入據男山桃井直常素怨師直不賞己也以越中兵入據叡山約攻義詮義詮西奔過尊氏師直還自備前合兵擊直常走之而將士多散且日義詮走丹波尊氏師直走播磨直義遣賴房來攻尊氏會師泰至自石見尊氏并其兵逆擊賴房時赤松則村已死子則祐保白旗城不出直義又遣國清攻賴房

熙注標記

御影濱松岡並在攝津

松岡 [illegible] 山

饗庭命鶴丸

氏直號

錦小路公即直義也

藥師寺次郎左衛門

左衛門藏人能憲

諏訪下宮祝部

武庫川在攝津

何物比丘 [illegible]

三浦八郎左衛門

吉江小四郎

武藏五郎師夏

尊氏義詮直義皆入京師

尊氏兄弟 [illegible]

二黨交警

太公望周文王之師呂尚也

有範 [illegible]

參議謂義詮

[illegible]

[illegible] 也

戰于御影濱尊氏大敗入松岡城城狹隘兵十餘咄師直逐群卒出之衆怨而散將士亦出亡在者僅五十人尊氏師直擐甲且自殺缺飲至夜半會亡將饗庭氏直敲門來報曰臣得請國清謀媾國清曰錦小路公固願之矣因出示男山來書書辭信然尊氏喜歎自歸京師二高不知所出欲削髮降藥師寺公義勸其戰弗聽二高欲奔四國聞細川顯氏舉四國應直義則欲航海東投師冬會甲斐人來告上杉憲顯與義子能憲起上野應直義擊師冬師冬終走甲斐為諏訪氏所攻殺二高愕然遂削髮披笠蔽面東走欲追及尊氏上杉顯能兵故遠其間使不相及比濟武庫川三浦某叱師直曰

何物比丘敢蔽面奪笠覩面曰是也雖刀所之師泰望見欲走吉江某擒刺之師直子師夏等皆被殺於是尊氏自播磨義詮自丹波直義自男山皆入京師置酒會宴然寡語而罷直義素飭情要舉多歸之者上杉顯能以援救師直為尊氏所逐而畠山石堂桃井氏來勢驕肆與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氏相惡時亂言每夜有勒兵於邸者二黨交為警備少納言藤原有範以儒學為直義所親信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參議酒亂軼於商紂公修周文之德誰不嚮服直義意延騎七月直常義房又說曰聞仁木賴章等各歸其國赤松則祐與南朝通皆以將軍父子意而圖公也公宜速赴北國連

鼇注標記

直義出奔
吟嘯吟嘯歌嘯也 自如與自若同
八相山在近江
尊氏請和東伐
薩埵山在駿河
伊豫守氏綱
越後守義長

臣邑越中甲斐以自固。直義遂出奔。將士率從。今京師空虛。義詮大懼。且抵尊氏書。請備其逆。護尊氏曰。有命在天。何足虞也。吟嘯自如。八月。聞直義在敦賀。以萬人赴討。九月。直義兵六萬來陣八相山。迭有勝敗。細川顯氏畠山國清勸直義媾和。不聽。二人怒。降尊氏。十月。直義自越前走赴鎌倉。尊氏患之。乃因赤松氏。請和南朝。留義詮守京師。而自將東伐。遠江以東盡附直義。尊氏以三千人保薩埵山。直義陣伊豆府。遣上杉憲顯石堂義房等。將數十萬。迎擊尊氏。十二月。宇都宮氏綱發下野兵應尊氏。遇桃井直常于利根川。戰而克之。進至足柄山。燃炬火彌野。直義兵望見輒潰。仁木義長以三百

基氏時左馬頭從
左兵衛督
直義卒
尊氏鎭關東
七年
讃岐守賴春
曾我左衛門
北朝帝及上皇被虜 二上皇光嚴光明 一帝崇光也
左衛門佐義治
[illegible]

騎追擊。至伊豆。憲顯走信濃。直義與義房。匿于北條。尊氏遣義長等執直義。入鎌倉。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召還之。無何。直義暴卒。尊氏留鎮關東。七年二月。楠氏北畠氏以兵數千人。奉帝襲京師。細川顯氏敗走。細川賴春死之。義詮與百餘人。至勢多橋。橋已斷。欲自殺。曾我某泅至前岸。取舟濟之。佐佐木土岐氏。北朝二上皇一帝皆被虜。新田義興義治。亦奉宗良親王。起兵東國。來攻鎌倉。稱十餘萬。諸將以兵寡。復請避之安房上總。尊氏曰。關東諸國聞我逃鎌倉。則必舉歸於敵。不如迎擊也。乃使基氏留守。而自將五百騎發行。收兵至武藏。得數萬騎。饗場氏直爲先鋒。與

鼇注標記

武藏守義宗
三浦介
右馬頭義基
伊豆守時氏

義興弟義宗戰。其兵皆少壯。銳進敗走。入尊氏軍。尊氏軍亂。遂大敗。走至石濱。近士二十餘騎返戰死之。仁木義長伏兵擊義興等。大敗之。初石堂義房三浦高通叛爲內應。約戰酣起刺尊氏。義房語之其子義基。義基告之尊氏。義房高通出奔。於是與義興合。七千人。攻襲鎌倉。基氏出戰不克。走歸尊氏于石濱。諸將亡稍稍來集。凡八萬餘人。而上杉憲顯自信濃收附義宗。合二萬騎。陣碓氷。尊氏曰。先破衆者。寡者自走。進攻義宗。走之。義興等亦散走。京畿將士聞尊氏捷。則率歸義詮。義詮得兵三萬。入京師。官軍退保男山。三月。義詮與細川顯氏赤松則祐會。絕官軍糧道。圍男山數日。會山名時氏與

左衛門佐師義 右衛門督顯能 六郎左衛門尉正儀
拔男山
尊氏爲劍良基爲璽
後光嚴院
義詮寵道譽
左衛門尉信綱
近江守秀綱 於備道近判官氏賴

子師義。亦率山陰兵來助。攻奪淀口。四月。諸將齊進攻北畠顯能于園殿。楠正儀于更科。破之。五月。終陷男山。帝南走。八月。義詮立崇光太弟。初光明之立也。後醍醐天皇以偽器授之。二月之亂。其器又毀。於是公卿或無劍璽而即位。不可。關白藤原良基曰。尊氏爲劍。良基爲璽。何不可。遂立。是爲後光嚴院。當是時。政在於義詮。義詮寵佐佐木道譽。道譽卽高氏。信綱五世孫也。初勸尊氏滅北條氏。數困新田氏。及直義直冬叛。不爲變志。屢拯義詮之危。以故寵幸用事。子秀綱。弟氏賴等皆被親信。山名時氏負力。欲得邑於若狹。使子師義就道譽請之曰。將軍所約也。道譽方博不顧。師義立至日暮。以忿

頭注標記

時氏等應宮軍　吉良治部大輔　石堂中務大輔　赤松彈正少弼　八年　佐佐木備氏　近江四郎判官　雲景在醍醐　時氏擁戴直冬　尾張守高經

曰我寧須汝乎馳歸伯耆與時氏俱應宮卑吉良滿貞。石堂賴房嘗黨直義赤松氏範與凡則祐惡皆起應之八年六月同時入京師義詮移北帝于叡山而自陣鴨河東道譽先敗細川清氏獨止戰義詮卒從之已而山徒又通款於敵義詮走近江新田氏餘黨與臼良祐率土寇要擊秀綱死之行至醒津土寇復起與清氏下馬負北帝東走逆求尊氏已定關東留基氏鎭之佐以畠山國清而西與義詮遇與共入京師而時氏兵日逃亡走歸伯耆時氏乃曰衆之不歸我我知其由也乃索直冬直冬自直義死匿于長門於是時氏擁戴之歸者衆多足利高經桃井直常皆來送欵高經之克新田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十九

頭注標記

高經斷刀　斷之否而不與也　九年　明年　仁木左京大夫　右馬頭賴之　神南山在山城

義貞也得其二刀尊氏欲取之曰源氏之寶也宜傳之宗家高經斷之紿曰觸託於長崎道場罹災矣取他刀二燒而獻之尊氏怒擯斥高經高經怨望終歸直冬九年冬直冬等並起東攻京師義詮與迎拒播磨明年正月直冬時氏自丹波入仁木賴章新爲執事不敢要擊尊氏奉駕走近江六角氏賴仁木義長等來援之而細川賴之以四國兵入援賴之賴春子也於是義詮陣于神南山時氏師義與楠氏兵還攻神南山諸將拒戰大敗師義親四目猴號曰彼非道譽子警卒通擊亦松則祐侍義詮呼騎兵斷之遏高駛所射殺傷之尊氏在叡山聞神南之捷進陣東山遣義長清氏與高經

頭注標記

神南不治就父者　尊氏歸京師　十三年　尊氏薨　義詮征夷大將軍　一色左京大夫　菊池肥後守　細川式部大輔　少貳筑後守　大友刑部大輔　畠山阿波入道道誓　發　國清謀殺人　誘世誘殺也

直常戰於攻直冬于東寺義詮軍山崎賴章軍嵐山絶其糧道直冬遂走界浦卜戰于八幡瀬川沖意不右挑之者諸將乃解去尊氏迎駕歸京師三上皇亦至自吉野十三年四月尊氏患癰薨年五十四北朝贈從一位左大臣以義詮襲征夷大將軍基氏爲左馬頭官軍乘足利氏之喪所在並起鎭西探題一色直氏爲菊池武光所敗義詮遣細川繁氏代之道病死少貳賴尚大友氏時數擊武光而新田義興謀襲鎌倉基氏使畠山國清誘殺義興親覦兵於入間河關東大伏國清說基氏曰故將軍捐世天下疑兩公之相忌也臣請將兵南定吉野以解新將軍之意基氏然之發八州兵附國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二十

頭注標記

十四年　明年　尼崎在攝津　尾張守義深　式部大輔義熙　義詮凱旋　國清嫉義長　右京大夫義長　日陣日也　義詮伐清氏有俤　義長陣西宮　清氏攝津　義長意不可測也

清西上十四年冬國清入京師明年正月義詮率諸將出軍尼崎國清進軍筒山使弟義深別攻龍門敗歸又使弟義熙代攻拔之赤松氏範約爲内應不成來奔諸將亦拔三城遂攻楠氏赤坂走之楠氏奉帝階金剛山五月義詮凱旋國清之入京師視仁木義長專擅深嫉之乃密謂諸將曰是役實圖義長也彼日陣西宮未嘗進戰聞敗則喜聞捷則憂吾請從諸公誅尉臣時細川清氏等素與義長有隙亦同之七月楠氏出兵攝津國清清氏即赴之議遂擊義長義長聞之遣子弟拒諸路而自以兵守義詮佐佐木道譽夜潛自側門入見義詮曰諸將所圖而將軍右之何也然諸將意亦不可測也

點注標記

義詮出

求歸僧成宗出

三郎義任

刑部入佛頼房

勘右山名近

土岐伊豫守

義長降官軍

十六年

近江判官秀詮

赤松信濃守

大夫判官光範

富樫介

斯波左衛門佐

細川仁木兩家相惡

自謙者不老

伊勢入道

道譽上清氏願書

心疑之慕非清氏

所祝也

言臣與義長議事。欲引將帥以其間出迎。小義詮許。乃稱疾作。就縱義長罷出。會道譽來與語。至夜半道譽去。義長入臥内。白事無答者。乃大索之。不得。且大驚。遂走歸伊勢。官軍乘勢北起。衆歸罪於國清。國清懼。東歸。將縛義長。邑闔免而歸。義長使弟義任與一宮賴房降。仁木一族。義詮令六角氏頼、土岐直氏擊降義任。遂討義長。義長遂降官軍。十六年。山名氏諾應義長。攻取美作。楠氏攻取攝津。殺佐佐木秀詮。秀詮。道譽孫也。初赤松範資為攝津守。傳之子光範。道譽揄而奪之。又欲奪加賀於富樫氏。予之於其婿斯波氏。因細川清氏建議之。乃止。清氏。和氏子也。時為執事。赤松則祐亦與道譽

女。清氏欲得則祐管内一邑以賞其戰功。道譽不許。清氏嘗設宴。請義詮。道譽更為高會請焉。義詮赴之。佐佐木氏以故。兩家相惡。清氏祀其子一人於八幡。命名八幡。源氏故事也。義詮猜之。會有僧善備者。自謝名來。曰。造佐佐木氏。從容語次。及清氏託願書之事。道譽索觀其書。不復返與。明日。袖適伊勢氏。請上義詮。伊勢。足利氏之司儐者也。伊勢視其書。咒義詮某氏而自代之也。伊勢心疑之。未下也。義詮偶有疾。道譽入而說之。問見清氏書邪。義詮曰。未也。召伊勢而上之。義詮因擬八幡。同。又得清氏祈書。與前書同。於是陰謀誅之。後數日。清氏請入醍寺名今中。義詮以為謀也。夜避走新

點注標記

熊野永宗叛東

兵部大輔將山

清氏降官軍

國清走伊豆走應官軍

弟清氏克復京師

春王郡寄

十七年　義詮歸京師

楠帶刀由

正儀鏡刀

源氏圖再擧

熊野撥騎而守清氏。大驚。使人訴其冤。不答。乃歸其邑。若狹。留弟將氏以明無他志。十一月。義詮遣兵討清氏。清氏潰走。因石塔頼房降官軍。畠山國清亦叛基氏。國清之入也。關東將士多亡歸者。國清盡收其邑。將士連署訴之基氏。基氏誚國清。國清懼。走伊豆。弟義深走信濃。並起。於應官軍。清氏奏足利氏冬東北義長與把時氏。臣請乘其虛。克復京師。許之。十一月。清氏頼房等北上。諸將不敢邀擊。義詮與道譽挾北帝。走近江。義詮子春王猶幼。為從者所抱。走南禪寺僧民芳睦之所被中。送致赤松則祐。則祐奉之白旗城。而引兵入援。遣弟氏範護行宮。從範實與足利高經等。從義詮於近江

凡一萬餘騎。而無附清氏者。十七年。正月。清氏遁去。義詮乃歸京師。初道譽將走。洒掃其第。大壺時酒。留一僧誡曰。來者犒之。已而楠正儀來。僧迎犒之。清氏欲毀其第。正儀不肯。留鏡刀。謝而去。時人稱道譽老手。傳得正儀鏡刀。傳以為笑。清氏走讚岐。圖再舉。山名師義出兵為援。義詮令細川頼之擊清氏。令川自世擊師義。師義退歸而走。清氏與弟氏春等據白峯。官軍將中院氏據西長尾。遠近競起應之。頼之方在備中。七月。航歸歌津。先遣其母說清氏曰。公家讓而逃。僕亮其心。雖然。自棄為執判。離親戚。公亦何忍也。今苟改圖。則聽公自新邑。十一如故。僕為公保之。清氏開營。累日中國兵追附頼之。

熙注標記

十九年

城壘全戍。乃絕清氏。名其將新開自行曰。彼手我皆客
利速戰。汝向長尾。使彼分兵。而潛歸與吾夾攻焉。氏清
氏慓悍。獨身馳出。戰可擒。直行乃以兵五百。行燃火
向長尾。清氏曰。長尾陷則敵出我背。不可不救。遣氏春
以千餘騎赴救。直行射戰至昏。列炬而潛還。黎明與賴
之攻白峯。呼躁挑戰。清氏擐甲馳出。爲負箭殪。與兩騎
搏而死。氏春覺直行去。追之。望白峯皆賴之旗幟矣。
乃走和泉。長尾不攻而陷。四國盡定。而國清義深又降
於基氏。基氏將誅之。國清西走降官軍。不許。餒死。義
深脫走。後降義詮。於是降者相踵。大内弘世父子。官軍
略取周防長門。乃舉二國來降。十九年。山名時氏。仁木

義長。石堂賴房。吉良滿貞等。皆降。義詮皆宥其罪。直氏
亦思上杉憲顯之有也。招之。使潛投以越後守護。遣
舊守護清評可。評可拒憲顯。不克走下野。已而基氏召
憲顯於鎌倉。評可又舉兵拒之。基氏怒。自將討之。大戰于
苦林破之。評可遁走。乃以憲顯執事。以代畠山國清。細
川清氏之敗。衆推斯波氏。因代執事焉。氏因高經子。遁
婿也。高經短氏因爲。使妻子義將執事。而已決之。高
經及觀北條氏盛時。衆期其治平。已而所爲多失人望。
初尊氏直義。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
之。如建武故事。衆怨之。義詮造坊門第。課諸將助工。赤
松則祐功後。高經罰奪其邑。所造五條橋。道譽董役。

熙注標記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徵京師戶租。久而不成。高經捐私立成之。後高經宴
諸將於第。佐佐木道譽乃託事不會。而私張伎樂于大原。高
經啣之。會道譽不納賦二歲。因奪其攝津守護。道譽終
與則祐等共譖高經。義詮即命徵兵備之。高經入北邸
究。義詮懸牌遣歸越前。二十一年十月。遣山名時氏。畠
山義深等攻高經父子。二十二年七月。高經病死。義將
降。高經既死。義詮欲以道譽執事。基氏薦細川賴之代
之。更稱執事曰管領。十二月。義詮有疾。使幼子春王監
政。是爲義滿。義詮遂薨。義詮官至正二位大納言。是歲
夏。基氏亦病卒。基氏官至從二位左兵衞督。基氏村武
爲義詮鎮關東。使不失尊氏舊業。時論惜之。其子金王

嗣立。是爲氏滿。義滿立。甫十歲。細川賴之爲管領。初
義詮臨終。撫義滿謂賴之曰。予汝一子。又指賴之謂義
滿曰。予汝一父。賴之既以遺託輔幼主。內外望治。擇
方正之士文武備具者。侍其左右。又擇滑稽者數人。削
髮穿大袴。佩長刀大巾。目以童坊。出入府中。爲將士弄
客。將士中有便佞者。賴之輒使其所善衆呼之曰。自髮
童坊。以斷爭之。更相懲戒。士風大革。賴之又作五箇條
將士曰。毋偏愛憎。毋修恩仇。毋枉是非。毋僥倖。毋私匿。
又使今川小笠原伊勢三氏。草將府禮式。撿尊氏義詮
所下文書。其出於高氏佐佐木氏直義者。皆收奪之。世
稱基氏善知人。義詮善任人云。基氏臨終。亦託氏滿於

點注標記

二十一年。義滿拜大將軍。兵部少輔能憲。憲顯卒。能憲爲執事。刑部少輔憲春。建德二年。貞世號鎮西探題。左京大夫義弘。右京大夫賴元。文中元年。後圓融帝。二年。兵部少輔氏春。直冬降。起第于室町。天授四年。

杉憲顯曰。謹奉京師。約東與戒。倍畔。氏滿小於義滿一歲。憲顯盡心輔翼。關東倚安焉。二十一年。義滿請領之。爲賀義滿遷近衛大將。而是歲上杉憲顯病卒。義子能憲代為執事。先是有平一揆者。叛據武藏。憲顯率氏滿討滅之。宇都宮氏叛。又擊平之。及能憲代執事。新田義宗等起兵。能憲與弟憲春擊獲義宗。建德二年。菊池武敏起兵肥後。賴之以今川貞世為鎮西探題。令大內義弘助焉。以備之。又命弟賴元助南朝降將。以攻吉野。文中元年。北朝太子受禪。是為後圓融帝。二年。遣細川氏春攻吉野。獲藤原隆俊。是歲直冬自石見來降。義滿起第于室町。稱花御所。造四足門。天授四年。徙居

點注標記

五年。義滿出軍。修理大夫義理。陸奥守氏清。土岐康行。刑部少輔。憲春爲鎌倉執事。氏滿有異謀。憲春自殺。憲方爲執事。安房守憲方。賴之罷職就國。斯波義將爲管領。賴之號常久。作詩。

焉。五年。義滿出軍于東大寺。遣山名義理。山名氏清。南侵拔七九城。益召兵於近江美濃。美濃土岐康行叛。因又召兵於鎌倉討之。是時。憲春為鎌倉執事。遣其弟憲方。將兵而西。會康行降。乃止。而氏滿聞將士多怨望義滿者也。竊有異謀。謀洩。義滿招還南師。潛揚手書於憲春。諫氏滿。氏滿弗聽。憲春憂懣自殺。氏滿驚懼謝逆辭。以憲方為執事。上杉細川二氏。久執權於東西。義滿漸畏賴之。近臣從而讒之。四月。義滿集兵於幕府。遣使者。就賴之邸。褫職就國。以斯波義將代為管領。賴之即日上途。剃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

點注標記

六年。弘和元年。南海盡定。後小松帝。二年。元中四年。良基中立自全。五年。六年。義滿召見賴之。則祐。佐佐木道譽。山名氏聲威獨熾。五州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也。左衛門佐師義。修理大夫義理。伊豫守時義。

已而義滿思其勳勞。命總管南海焉。六年。山名氏清大破官軍于南海。弘和元年。又大破之。南海盡定。獨吉野隸南朝而已。是歲。北朝太子受禪。是為後小松帝。二年。帝幸室町第。元中四年。帝冠義滿。理髮攝政藤原良基加冠。以為恆例。良基豎仕六朝。中立自全。最與義滿親善。五年。義滿遊紀伊及駿河。圖東南也。六年。又欲圖西海。遊嚴島。召見賴之。命具舟赴鎮西。遇風而還。至讚岐。乃屏人與語。久之。賴之感涕而出。義滿遂歸京師。嘗是時。四方漸定。諸宿將如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前後死亡。其嗣皆單弱。獨山名氏聲威甚熾。初山名時氏叛。略取五州。降因為其守護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清。氏冬。

點注標記

陸奥守氏清。中務大輔氏冬。上總介義數。修理亮高義。右馬頭氏重。欲大其家。莫善於叛。六分一氏。宮內少輔時熙。右馬頭氏幸。播磨守滿幸。七年。八年。召賴之京師。賴元管領。

義數。高義。氏重。皆顯於世。富最諸將。世相語曰。欲大其家。莫善於叛。及義理氏清又攻取南海九州。山名氏所管跨十一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義滿惡之。常陰計誅鋤之。時義承師義後。其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子滿幸讒之。欲奪其國。七年。義滿命氏清與滿幸赴討。時熙氏幸。氏清臨發。請曰。彼降而可赦。則臣先諭之。使來。不必赴討也。義滿曰。降不赦也。乃往擊走之。義滿因分賜二州於氏清滿幸。又令細川賴之討平備中。八年春。召賴之京師。以其養子賴元為管領。而賴之決事焉。會時熙氏幸來訴冤。義滿欲許之。十月。氏清請義滿於宇治別第。觀紅樹。先期

滿幸邀氏清

去歲言謂時熙氏幸事也之言

義滿迴馬

上皇後圓融也

罷滿幸就國

一夕，氏清發和泉北上，將稱畏山。滿幸邀之，來告曰，如聞幕議復時熙氏幸舊領，請朝會削而命之也。公宜稱疾辭會。氏清怒曰，何與去歲言相反也。彼輕侮如此，何拜趨之爲。乃使人要義滿於途曰，臣俄罹疾，不能迎候。義滿已至宇治，廻馬而歸。一行驚異。滿幸娶氏清女，在見親愛，所言皆聽。自在京師，而總管四州，管內有上皇邑，奪而并之。義滿欲下教還納，滿幸佯迎上皇使，而陰誡邑人逐之。義滿大怒，命滿幸罷就國。門汝病術無益，宜去據汝國。十一月，滿幸歸丹後，京師指目快之。滿幸慚恚，潛往界城，說氏清曰，近日之政，公謂之何。去歲使吾曹討時熙氏幸，而今歲赦之，將反討吾曹。是非吾

康行之叛在天授五年

乃公氏清自言也

氏清滿幸合謀約期

畠山家臣門佐

遊佐河內守

拔絕根之計乎。今闔族戮力，以擧大事，在京諸將，誰能敵我。苟得取京師，附者必多，如土岐富樫諸族，方懷怨望，必先衆來屬。公速揚兵，以除細川氏爲辭，事無不成矣。氏清素有異志，自負討土岐康行之叛也。義滿即討平之。氏清聞而笑曰，康行易與耳。至如乃公，自不然也。於是遂納滿幸言，合謀約期而別。各自集兵，欲夾攻幕府。幕府未之覺也。議曰，氏清亡狀，不可不譴責，而事端於復邑。邑不果復，則是予奪聽於下也。於是果復時熙氏幸之邑，遂議討氏清。氏清聞之，故使使謝前日之罪者再三。義滿徵誓書宥之，事卒解。十二月，丹後人上變告滿幸反。幕府未信。畠山基國將遊佐某又自河內

古山十郎

氏清叛戰視衆等言衆叛附也

一色刑部大輔詮範

告氏清大修戰具將發，基國義深了也，而氏冬出奔男山。義理又擧紀伊兵北嚮。於是京師大擾。義滿以書諭義理，義理不聽。於是義滿乃親臨古山滿家第，會諸將議戰，以觀其嚮背。諸將皆至，衆議不決。或曰，宜聽彼輩所訴以舍之，必無事矣。義滿曰，氏清蓄異志日久，今日之擧，非必有所訴。即今日舍之，明日復反。吾聞彼輕易諸君曰，幕府諸將，誰能敵我。吾爲諸君恥之。不可不誅也。意彼必謂我據東山嶮岳也。吾乃親出陣東寺，而諸君盛兵於內野。彼見內野軍，必來衝。衝則鼓螺相應，夾而擊之，可一戰而殲也。衆皆然之。一色詮範進曰，臣敢獻異議。夫元帥在後，諸將前進，是戰之宜。由前議之，

東寺與內野相隔

屯中兵送與爲屯也

其勢指氏清

今川上總介

六角判官大膳大夫

左馬頭滿詮

對家僕之禮

右京大夫頼元

右衛門佐基國

上總介義則

治部少輔高詮

治部大輔義重

且東寺內野地勢隔絕，難於策應。不如諸將陣內野，屯一隊于東寺，而以臣弟爲牙營，則彼必悉銳趨我中軍。其勢可擒也。彼即自東洞院北上，則諸將迭出，要之街巷中。東寺兵尾擊其後，可以鏖之。義滿曰，善。明早遣今川泰範、六角滿高以八百騎據東寺，而自與弟滿詮率三千騎出陣于詮範堀川第。烏帽直垂帶刀而不甲，討家僕之禮也。諸將皆備甲，以次而前。細川頼之、細川頼元、畠山基國、赤松義則備其西北。佐佐木高詮、斯波義重備其西南。以大內義弘爲先鋒，兵五千餘騎，內野而陣。初氏清滿幸期是月二十七日入京師，而遊佐某塞河內路，以要氏清兵。氏清兵後期二日，至男山。氏

熙注標記

小林備前守

時直流涕諫氏清

於進則傷義於戰則傷恩故曰惡鬭背也

大足次郎左衛門

義弘爲先

查前直前之

聞中戰未原平太

等爲土屋黨

清在男山。召其宰小林時直謂曰。吾爲新田氏支族。郎代足利氏誰爲不可。吾得爲將軍。以汝執事。時直流涕曰。臣欲諫止此舉。而久被疏斥。乃今日得見耳。今諸將之富誰如君家者。皆思舉事。神豈右之。郎擁兄乎。諸將安能爲我下。臣惡鬭背焉。獨有前死而已。若夫執事職則命之他人。氏清退。囑義數曰。時直意色甚決。汝與之耦。無使狼戾。義數意亦欲速死。唯唯而退。滿幸臣大足某亦諫滿幸。滿幸不聽。郎夜氏清以二千騎。濟淀使氏冬以三百騎。遶鳥羽路。會軍。而滿幸千餘騎。濟椒津。欲自後應之。已而滿幸夜迷失道。氏冬軍又無鄕導徑渟中。相驚而退。氏清待報不至。乃遣義數時直先進

日本外史　卷之七　○廿九

呼譟逼義弘。義弘陣大宮。謂其兵曰。我曹數樹功於鎮西。至戰上國。今日爲始。汝等勗之。縱射手二百。而三百騎下馬。摘進接戰。數合。死傷相當。義數時直顧馳義滿軍。義弘曰。使敵隻騎過我營而北。我之罪也。走而遮之手揮雄刀。斬時直。義數得間北馳。踰垣而墜。爲牙兵所獲。義弘馳赴中軍。上言曰。臣殊死戰。而氏清大兵繼至請賜援兵。將軍發臣。誰繼臣者。義滿視其鐙馬來敵壯之手賜佩刀曰。更以此一戰。因麾義則赴援。滿幸至梅津。聞大宮戰已酣。則疾進與賴之基國戰。高詮來援擊土屋黨殲之。斬大足。而基國等兵不利。義滿親赴援之大呼曰。盍速梟豎子。諸將爭進。滿幸遂敗走。義數滿幸

熙注標記

右馬助滿則

新氏清

右馬頭滿範

小次郎辰房

謀反逆者終如何

明年

割地賞功

今富莊在若狭

明德之役

駿河守師高

師高父林上野入道某爲佐々木氏之臣

師高訣父而自殺

滿幸逃鎮西後被誅

右馬助滿氏

七郎時清

始走走知來也

既敗。敗卒走報之於氏清。氏清乃與氏冬合而進。義則逆戰。其弟滿則死之。山名時熙以事端起自己也。力戰當氏清。懲亡其兵。走歸於義弘。義弘義則父馳使乞援於義滿。義滿顧左右。無可遣者。詮範以軍吏在麾下。自請而往。勝敗未決。於是義滿建牙旗而進。氏清兵望見曰。將軍至矣。乃潰。弃詮範與子滿範注目氏清前鬭。遂斬之。及其義兒辰房。辰房氏重子也。氏清首至麾下。義滿顧謂衆曰。諸君視謀反逆者終如何也。時十二月晦日也。明年正月。割山名氏地。賞諸將。賜和泉紀伊於義弘。隱岐出雲於高詮。美作於義則。丹波於賴元。山城於基國。賜詮範以今富莊。義則祐子。高詮道譽曾孫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七　○三十

時北朝年號明德。謂之明德之役。滿幸之走也。有詔而止之者。爲不聞而逃。二月。歸伯耆。使其將盛治師高守出雲。高詮將吏來誘以利。師高答曰。山名氏所以至此者。失義於足利氏也。吾亦不欲失義於山名氏。吾父分自與吾異。將出應命。幸善視之。乃諭其父出降。送至城下。既訣而自殺。曰。吾不忍與父鬭。城乃陷。其兵走報滿幸。滿幸聞氏冬在因幡。又走歸之。氏冬素有降志。欲迎擊滿幸。以籍口。滿幸終削髮逃鎮西。後氏清五歲而被獲誅。氏清有二子。滿氏時清。初以父命逃。欲歸滿幸而不相遇。亦削髮南走。欲見其母。母慍不見。伏刃死。二子走歸義理。義理乞降。義滿不許。令義弘之國。紀伊人盡

鼇頭標記

義理逃氏冬降

氏滿聞頼之之卒

下野守義政
左衛門佐基綱
上杉安房守
犬懸稱號
陸奥
田村刑部大輔

加封氏滿

少貳冬資等
四方大定

義深義弘

北條時氏後稱兩統更立之議

義嗣

附義弘義理航海逃氏冬乞降陳其初無叛志將斬之
於是事即定三月義滿欲率諸將賀捷于對小細川頼
之疾篤義滿微行使頼元問其所欲言頼之答曰討首
山名氏擾動殺叔令臣常憂之今既獲焉天下誰復為
將軍之患者臣可以瞑也乃率義滿親臨其喪自泣送
之為手寫佛經又設法會于內野予陣亡將士初氏滿
聞氏清叛發兵將西上為其黨援聞其敗死乃止先是
新田氏餘黨小山義政殺宇都宮基綱氏滿遣上杉憲
方攻降義政義政復叛氏滿自將擊殺之其孤若犬又
起兵於陸奥復攻殺之其黨田村則義小田五郎者亦
起兵遣上杉朝宗擊夷之獲新田氏遺孽二人送京師

日本外史　巻之七　〇三十一

斬之義滿乃加封氏滿以陸奥出羽令川貞世等亦擊
平少貳冬資等於是四方大定獨楠氏遺孽保守大和
河內之間以為吉野藩蔽義滿使畠山義深大內義弘
圖之義深盡拔楠氏城壘吉野孤立義弘乃以義滿意
奏請南朝講和弭兵駕還京師授器北朝則自今以後
兩統更立備北條氏時帝許之乃與北還義滿以北朝
意欲用求降禮帝欲用禪讓禮物議洶洶六角滿高謂
義滿曰器在彼彼乃真天皇矣君奪之滿高義滿弟
為六角氏嗣子者也義滿乃迎駕御于大覺寺閏十月
五日後小松天皇受神器於後龜山天皇後龜山即後
醍醐皇孫也自後醍醐南遷凡五十有七年而北朝五

鼇頭標記

五帝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後小松也

南北朝合

應永元年

義滿讓職於義持
二年

金閣寺
四年

氏滿卒

滿兼襲關東管領

朝鮮使者鄭夢周

應永之役

今川貞世

義弘讒貞世

義弘與滿兼合謀

六年

義弘至界城
宮內少輔詮直
京極五郎左衛門

吾愧見公

帝改元者自曆應至明德十有七天下以足利氏故概
奉其正朔至是與南朝合物情益服焉後小松天皇應
永元年義滿請讓征夷大將軍於長子義持二年義滿
削髮號道義營北山別業使諸將助役起金閣四年從
焉義持居室町第而內外之事取決於北山十一月氏
滿卒子滿兼襲關東管領當是時足利氏威及外國朝
鮮數遣使者鄭夢周等造今川貞世請修隣好是歲使
者遂來京師義滿使大內義弘接待之義弘嘗說貞世
曰方今之勢弱者被誅強者免禍公盍與我及土岐氏
連兵以自強貞世不聽義弘又與斯波義時等俱譖貞
世義滿乃更貞世約束九國皆危疑菊池大村氏亦起

日本外史　巻之七　〇三十二

兵義弘將平之兵力益強陰與滿兼合謀東西相援以
圖義滿六年滿兼密招貞世貞世封其書上義滿義滿
召義弘義弘不來十月義弘起師周防長門諸國以至
界城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某起近江山名氏清二子
起丹後並應義弘而滿兼亦出陣武藏府中言援義滿
義滿於是急召貞世曰吾愧見公也時幕府兵寡土岐
賴益六角滿高等往討美濃近江在者皆不堪戰義弘
曰氏清唯攻京師自取兵禍所以敗也因為守計修堡
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破已義滿先遣
僧中津諭起兵之由義弘對曰吾自十六歲在鎮西大
小二十餘戰夷氏清婦南朝功勞匪細昨年之役介弟

點注標記

昨年之役謂攣菊池大村二氏之役也義弘之弟弘勝戰死
乃公義滿自言也
新義弘
尾張守滿家
右馬頭滿元
大膳大夫康行
伊豫守滿貞

又沒而幕下不恤其孤也且聞有削國之議密令少貳菊池討我而頻頻召我我不能無疑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虐政也中津歸報義滿笑曰奴輩自負其強不知乃公實使然焉乃自率管領以下諸將出陣東寺遂進至男山近畿將士來集者三萬餘騎以細川賴元等十一將將之往攻界城城甚堅固義滿令諸將息戰築長圍至十二月乃縱火四面而進樓櫓皆倒大戰良久義弘走出與入管領畠山基國軍基國子滿家與鬭斬之義滿乃賜紀伊於滿家賴元有功賜之和泉謂之應永之役土岐詮直等皆平初詮直之舅曰康行康行者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三十三

滿兼還鎌倉
聞譏聞也
朝宗講和
藤澤在相模
藤澤治滿兼宗族
足以招疑動滿兼共作乱之疑也
召貞世
遠江守範國

在京師欲奪兄職譖曰詮直謀叛康行助之義滿遣滿貞及從弟賴益往討降之宥康行逐詮直以故詮直遂死於叛近畿既平滿兼乃引兵還鎌倉義滿諜知其謀或因問貞世曰貞世子弟留守遠江者與謀焉彼屢被命不即來者以是貞世懼走歸遠江義滿怒欲討貞世以及滿兼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義滿乃賜滿兼以足利莊凡與謀者皆釋不問貞世退居藤澤上杉憲定使人謂貞世曰子之退居適足以招疑耳貞世乃歸遠江憲定憲方子也已而義滿思其功勞召至京師待之如初踰歲而卒貞世頗涉書史著書譏切時政往往有中云初貞世父範國仕尊氏為駿河遠江守護命

點注標記

上總介範氏
上總介泰範
中務少輔仲秋貞世弟也
嘗細川賴之從弟賴元為子襲領
七年
大內新介持盛嘗諫其父舉兵入京
削髮之年應永二年也
五山東福相國建仁天龍萬壽之五寺也
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
不逞猶不快也
八年

貞世襲領貞世不受使兄範氏領駿河襲至姪氏家姪孫泰範及義滿時乃割駿河數郡加賜貞世泰範意貞世所請與義弘俱譖之至是義滿終令貞世養子仲秋襲領遠江如細川賴元故事七年大內義弘子持盛來降以其嘗諫父宥之削其封之半義滿性豪侈而數平亂逆志益驕待將帥甚倨朝臣往來其家者或以家隸遇之其削髮之歲適叡山儀准法皇御幸又喜土木創寶幢相國諸禪寺定為五山置僧錄司僧中津妙葩祖阿周信等皆見厚遇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義詮時元主令韓人來請為戢之元亡明興明主元璋亦數托僧來請八年五月義滿私遣祖阿通好於明參

日本外史　卷之七　〇三十四

九年
義滿受明主之封
愛義嗣
再幸室町第
十五年
幸北山
嫡義持庶義嗣也
生歲戊戌

議菅原秀長草書書辭甚恭九年明主使僧道彝齎書及冠服封義滿為日本國王義滿受之至足利氏中世使聘往來皆以王稱義滿又多內嬖生少子義嗣愛之欲廢義持未果先是帝再幸室町第十五年三月請幸北山義滿自被法服携義嗣奉迎拜義嗣為五位左馬頭遷四位少將四月冠于宮中儀准親王自是嫡庶不相善識者譏之然尊氏義詮之世諸將狃恩叛服無常自氏清義弘伏誅無不畏服者世稱義滿生歲戊戌字皆從戈故能以戈戢平天下也

日本外史卷七終

鼇頭注標記

義滿薨　兩院源氏人所常帶也　官爵敍任之例　義持辭開號　明主永樂帝　恭獻王　明年　滿兼卒持氏嗣　左馬頭持氏　左兵衛佐持仲　宇都宮能太郎　斯波左京大夫　大膳大夫政宗　右衛門佐氏憲　十八年　藤原尹綱　十九年　帝讓位　稱光帝　依北畠小松帝　南朝遺臣請如約　二十年　伊達松犬丸　懸田播磨守定勝　畠山修理大夫　二十一年　北畠大納言滿雅　關太郎

日本外史卷八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中

五月。義滿薨。義滿初敘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爲源氏長者。兗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敍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義滿之薨。詔贈太上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明主謚義滿曰恭獻王。義持受之。明年六月。滿兼卒。初氏滿至從三位左兵衛督。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後以爲例。滿兼二子。持氏持仲。持氏爲嗣。先是。宇都宮氏廣爲亂。斯波持詮爲陸奧探題。擊斬之。獻首鎌倉。滿兼賜持詮以氏廣邑以賞之。伊達政宗作亂。滿兼遣執事上杉氏憲擊平之。十八年。飛驒國司藤原尹綱兵起。義持遣京極高數擊平之。十九年。帝讓位於皇太子。是爲稱光帝。諸南朝遺臣請立後龜山後。如約。足利氏議立南朝皇胤者。非我家之志也。終不聽其請。於是諸國兵起。二十年。伊達氏懸田氏起於陸奧。持氏令畠山國詮攻之。二十一年。北畠氏關氏起於伊勢。義持令土岐持益攻之。明年皆平。當此之時。關東兵力倍於京師。而天子廢立。公卿易置。則京師專之。威權無比。世俗呼曰公方。初義滿定幕

鼇頭注標記

土岐美濃守　明年　公方　三管　四職　京極四郎左衛門　七頭　吉良[illegible]　關東公方　兵庫頭憲房　修理大夫重顯　左兵衛佐滿直　結城　關東三管　八館　憲基代氏憲爲關東執事　右衛門佐入道氏憲　安房守憲基　民部大輔憲定　右衛門佐滿隆　稻村　乙若太郎次郎爲滿仲　仲[illegible]御所　氏憲作亂　二十三年　彈正少弼氏定　今川上總介　下教令救持氏　江戶遠江守　豐嶋太郎

府官政。武衛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爲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衛即斯波氏。京極即佐佐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吉良今川澁川氏。更爲武者頭。伊勢氏爲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內。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爲管領。而故氏滿弟滿直管陸奧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族。曰八館。當持氏之時。上杉氏憲執事。持氏與之有隙。氏憲辭職。以上杉憲基代之。憲基憲定子。憲房玄孫也。氏憲重顯玄孫也。持氏叔父曰滿隆。頗有聲望。養姪滿仲爲子。氏憲說滿隆曰。公方耽溺酒色。不可統師。而憲基爲政。又有偏私。匪邪靖難。非君而誰。君若擧事。臣請輔之。乃矯義持教令。密招將士。將士競附。二十三年。十二月。氏憲將兵。奉滿隆滿仲以圍持氏。持氏大驚。遽騎馬而走。入憲基山內第。憲基令族氏定拒之。衆寡不敵。持氏夜出西走。從士多爲追兵所殺。至藤澤道場。氏定自刄。憲基走越後。諸敗軍聞持氏在伊豆國清寺。皆來集焉。狩野介某黨於氏憲。來攻破之。持氏走駿河。依今川範忠。告急於京師。京師方流言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竊懷觖望。與氏憲通謀。欲伐義持。義持迫義嗣使削髮。幽之于相國寺。下教關東將士。令救持氏。憲基起兵越後。江戶氏豐島

二階堂下總入道　岩松治部大輔　二十四年　大森頼七　葛山備中　滿隆氏憲皆自殺　兵部少輔氏春　明年　義嗣暴卒　二十九年　佐竹左馬助　明年　持氏有叛心　三十一年　義持讓職　右近衞中將義量　三十二年　義持再聽政　越後守持貞　筑前守貞範　律師則祐　上總介義則　三十四年　則友官名俗稱未詳　左京大夫滿祐　常陸介祐之　義雅俗稱官名亦不詳　右馬頭持元　但馬守滿熙

氏。二階堂氏。並起兵武藏。以討氏憲。氏憲遣兵攻之。敗歸。氏憲婿岩松持國。起兵上野。以應氏憲。二十四年。正月。氏憲與持國夾攻武藏。勝而平之。既而持國驕恣。將士離心。氏憲終敗歸。而附持氏者目衆。持氏乃以今川氏大森氏葛山氏兵攻鎌倉。復之。滿隆滿仲氏憲及氏憲卒長尾氏春等。皆自殺于雪下僧舍。持國聚殘兵與持氏將舞木宮內戰。兵敗被擒。明年。義嗣暴卒。二十九年。佐竹某叛持氏。持氏與戰于比企谷。斬之。小栗滿重。宇都宮持綱又叛。據結城。持氏令上杉氏小山氏擊之。明年。持氏自將攻結城。拔之。斬滿重持綱。京師援軍至駿河。聞事平而歸。持氏凱旋至武藏府。聞義持庇故氏憲孤子某也。怨之。有畔心。欲移兵西上。三十一年。三月。義持遣僧服西堂。至武藏諭持氏。弭兵。持氏不聽。西堂往來辯說。請義持持氏約為父子。至九月。和成。持氏乃歸鎌倉。義持性偷惰。時會京畿無事。以游宴為事。使三管四職更治。具招請。先是一歲。讓軍職於長子義量。而自削髮稱道詮。三十二年。義量卒。義持再聽政。寵赤松持貞。持貞範孫也。初貞範弟則祐。以功領播磨備前美作。以傳於子義則。三十四年。義則卒。四子。則友滿祐。祐之。義雅。則友夭。滿祐為嗣。襲領三州。義持欲削其所領。予之持貞。滿祐怒。自焚其第。奔歸播磨。義持遣細川持元山名滿熙往擊之。諸將多與滿祐連姻。不欲往。十

懸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三

令持貞自裁　正長元年　義持薨　尾張守滿家　僧義圓　蓄頭見將　帝崩　南遷在正平七年　還遷在吉野也　後圓融欲光嚴之子　上皇後小松也　凡天子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冀宮車當駕而晚出也晏駕出駕耿北亦原示不實立意也　後花園帝　後花園崇光曾孫　後龜山後村上第　上皇之大夫　寅之嵯峨　尾張守持國　越智維正忠　高島城本大和　改元永享　正月義持薨七月稱光崩故朝於王室持東皆為衆也　持氏以明正長為

月。連署訴持貞亡狀。義持不得已。令持貞自裁。而赦滿祐。歸京師。義持疾作。正長元年正月。薨。至內大臣右近衞大將從一位。初義持有六弟。懲義嗣之禍。皆以為僧。及義持疾篤。無嗣子。幕議或欲擇其一人為嗣。或屬意於持氏。持氏亦冀立。管領畠山滿家建議。不若質之神也。自赴石清水祠。鬮之。得義圓。義圓者。義持第三弟。為青蓮院僧正。於是蓄髮。及義持薨。入室町。為喪主。三月。敘爵。以其髮猶短。裹頭以見諸將。更名義宣。後更義教。七月。稱光帝崩。義教迎崇光帝曾孫於伏見立之。初崇光南遷。後光嚴以太弟即位。崇光還居伏見。欲立其子榮仁。囑之於細川賴之。賴之不奉詔。立後圓融。以至於帝。伏見氏日微。上皇憫之。下宣以榮仁子貞成為無品親王。中外皆稱。有如宮車晏駕。親王必立也。帝聞之。弗懌。貞成削髮以示意焉。貞成子曰彥仁。及帝有疾。上皇與義教決議。令管領滿家迎彥仁立之。是為後花園帝。後龜山皇子冀立而不得。怒奔伊勢。明年。北畠氏越智氏並起兵。義教令土岐持數攻北畠氏。破之。以皇子歸寘之嵯峨。令畠山持國攻越智氏於高鳥城。未能下。是歲。改元永享。朝議謂。正長之號。於王室將家。皆為凶也。而持氏慍不得為將軍。猶私用正長。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已者。銳意為治。待諸將下假辭色。軍國之事。多所釐革。二年。徙與丙豪傑以

懸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八　〇四

遊伊州畢
不叙州色房州刑部色也
二年
三年
四年　今川駿河守
觀岳
岳富士山也
小笠原信濃守
八年
村上左京大夫
安房守憲實
憲實諫持氏
掃部助憲直
右京亮直兼
明年
十年

充京師。又欲圖東南。三年遊伊勢及紀伊。四年遊駿河。館令川範政宣言觀岳。是時越智氏猶據高島城固不拔者數歳。義教益遣兵攻之。義教學武技。從小笠原政康受射。八年政康與村上頼清鬭于信濃。頼清輙敗。乞援於鎌倉。持氏欲援之。憲基子憲實爲執事諫曰。彼非我管國也。何關我事哉。且我援頼清。則將軍必援政康。是以兄弟之郄開天下之爭也。持氏憚憲實。推力勉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因間憲實。明年四月。持氏令憲直直兼託援頼清。徵兵於武藏。欲誅憲實。府下騷擾。兵士大集於山内。持氏懼。自往山内面諭憲實歸罪於憲直。逐之。憲直逃入藤澤寺。事輙釋。十年。

持氏冠賢王
三世滿兼氏滿持氏也
一色式部大輔
請討持氏部
中務少輔持房
治部少輔教朝

持氏冠其子賢王。欲行禮于鶴岡祠。如遠祖義家故事。憲實又爭曰。冠于室町受將軍偏諱禮也。自先公至公三世以爲恒焉。今君乃變之。不可。持氏曰。還俗將軍何足以冠吾子哉。冠吾子者。非今上則伏見龜山二王而已。遂冠祠前。命名義久。諸將皆入賀之。獨憲實稱疾不入賀。持氏怒。欲發兵攻憲實。憲實乃奔上野。據平井城。明日。持氏即遣一色時永將兵往討憲實。遂留三浦時高輔義久守鎌倉。而自將出陣武藏府。憲實告急於義教。義教奏請討持氏。一行詔副以教書使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教朝齎之。以徇東北三道東海東山兵從持房自箱根進。北陸兵從教朝直赴平井。合於憲實而南

早川尻在相模
義教安滿貞
梁田出羽守
名將未詳
持氏乞降
歸兵入道芳傳
十一年
持氏自殺
賢小兒號也戲殘
滿也爾幼齡也
日光山在下野

下。陣于分陪。持氏分兵拒之。九月。持房等與持氏兵戰于箱根不利。又戰于早川尻。破之。進逼鎌倉。十月。三浦時高叛持氏。攻義久。義久與祖叔父滿貞走匿扇谷梁田某名家。其力戰死之。其他將士皆率歸憲實。持氏窮蹙。十一月。持氏遂削髮乞降。憲實使長尾芳傳徙持氏于永安寺。置兵監守。迫憲直直兼使自殺。盡殺其從士自與關東將士連署。請義教宥持氏死。使者十餘反。義教竟弗聽。十一年正月。憲實以義教令遣兵。令諸軍圍永安寺。持氏縱火寺塔。與其妻俱自殺。義久滿貞皆死。持氏少子二人。曰春王安王。皆髫齔。爲乳母長尾氏所挈遁走日光山。義教遣使鎌倉。勞諸將。以憲實管領東

憲實前殺逆居
兵庫頭清方
十二年
七郎左衛門氏朝
佐公指持氏
七郎光久
以與道與生死也
氏朝舉兵
二色伊豫守
野田右馬助
大井言見未詳
起憲實提師

國。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自往永安寺。伏謝于持氏影前。抽刀將自殺。爲從者所止。不果。乃削髮退居國清寺。使弟清方與教朝同行管領事。四索持氏餘黨。十二年正月。春王安王潛遣使諭結城氏朝曰。請假予之力。擊上杉氏。以復父仇。氏朝謂其將士曰。吾被佐公恩眷。而不能救其死。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是武人之榮也。吾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孤。因大聚宗族。修結城古河二城。分兵守之。持氏遺臣一色野田大井吉見諸族並起應之。事聞京師。義教授旗於持房。赴鎌倉。再發東國兵。以助清方。七月。清方將諸軍圍結城。氏朝力拒。數破上杉氏軍。義教益發兵。又起憲實

曰吾云々、義教諸臣下也
義昭說皇子
扉問扉察也
嘉吉元年
七郎成朝
先是先二孤至也
驗義昭首
戮持氏二孤
長尾因幡守實景

親師憲實辭弗聽憲實乃率東北三道兵攻氏朝氏朝勉高上野城固守憲實等不能拔也當是時越智氏城已陷而北畠氏復起兵義教使人就講和焉曰吾定關東然後剪滅之義教季弟爲僧曰義昭後龜山皇子在嵯峨大覺寺者義昭與之親善於是義昭說皇子曰東西兵亂皇子欲復舊業是時爲可北畠氏雖既和聞皇子起必復起兵土岐一色輩皆怨將軍其來附必矣又密使人約菊池大村諸族起兵進爲聲援菊池答曰結城不下二歲者天下必動搖可以乘而起也義昭乃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扉問知實乃遣兵且捕之義昭逃亡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嘉吉元年三月義教詣伊勢神祠疑北畠氏匿義昭親詗察之也四月結城古河皆陷氏朝父子戰死城兵悉死之以脫二孤二孤逃走爲上杉氏兵所獲獨持氏季子永壽王走信濃氏朝季子成朝走常陸上杉氏兵擒二孤而西五月薩摩人亦獲義昭首而東先至京師首壞敗不可辨義教召義昭所昵童子視之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齒缺矣驗之果然義教大喜乃遣使者迎二孤戮于途遇之垂水護將長尾某乃入道傍佛寺進浴二孤二孤亦知其意正坐受刃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首至京師義教召其乳母問持氏子猶在乎乳母不答嚙舌而死初尊氏與直義謀曰義詮不武難以寄重任宜

左馬頭基氏
基氏已敗義詮之家亦亂
嘉吉之亂
左京大夫滿祐入道性具
一色刑部少輔
土岐大膳大夫
嬖姬小辦
武田大膳大夫
讃岐守持常
諸將士自危
滿祐與持貞爭邑事在應永三十四年
伊豆守貞村
貞村
家兄義持也燕持貞也嫡卽貞村也
三尺入道
放猴爬面
鵜飼之戲

令基氏鎭關東以鎭護之乃立基氏輔義詮曰子子孫孫相輔勿相背也然義滿義持皆有滅鎌倉之志至義教乃能成之云基氏之家既敗而義詮之家亦自是亂矣義教爲人猜暴以盛氣馭下既滅關東意益驕自謂爲父祖所不能爲天下無復足畏者先是義教襲職而三歲侍女三人有罪賜死赤松滿祐女與焉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心義教聞而囚之滿祐逃奔播磨遣兵攻之滿祐力窮削髮出降宥之其七歲遣一色義貫土岐持賴攻越智氏義教嬖姬小辦者其家與一色氏有怨因讒義貫通款越智氏義教卽命武田信榮就軍中誅義貫屠其族又疑持賴命細川持常殺之諸將士人人自危而滿祐最疑懼滿祐之與持貞爭也及持貞死遂幷其邑持貞兄子貞村幼喪父邑除義教見其美姿容收爲近侍甚寵之曰家兄死其燕吾則死其嫡自有別也因疏斥滿祐滿祐形貌矮陋義教戲呼之曰三尺入道滿祐嘗侍宴醉舞謠曰軀矮勿侮三國之主義教愈憎之義教畜猴每滿祐入輒使人放猴爬其面滿祐拔刀斬之心深怨義教而不形顏色時幕府多怪有狐夜鳴屋上宿直者或鬪空室中見有偶人數十爲鵜飼鸕飼者散樂曲名也忽而不見義教略不加意貞村已甚寵之不衰遂欲割滿祐邑予之將就其第諭意從容諧滿祐曰聞汝園[illegible]鳧乳矣可一觀否滿祐佯喜請期期六

左馬助教祐
彦五郎教康　渥美小次郎
斯波治部大輔
滿祐弑義教

點注標記

左衛門督持國
右京大夫持之
義勝嗣
詔討滿祐
大膳大夫信貫
右衛門佐持豐
修理大夫教之
相模守教清
蟹坂法華山並在
播磨
[illegible]

川川四日滿祐從子曰教祐爲幕府近臣微聞削邑之
議以告滿祐滿祐大恚於是召長子教康家臣渥美等
議曰吾宗積功於將家將家遇我亡狀非一我伏受其
制何所底止乎吾欲先發行大事汝等爲我努力教康
等贊之乃伏甲三百於第中而請義教義教即往道隨
兵千門外獨與朝貴諸將入置酒高會觀散樂樂半鷄
飼時已薄暮第中有呼曰廐馬逸矣因急關門門闔而
甲發義教將起教康教祐稱進執其左右手伏之曰今
日之事公自取之渥美自屛後出揮刀斬其首一坐拔
刀起者輙見殺相殺者又數十人斯波義廉大内持
世被創越垣而逃隨兵皆潰滿祐既弑義教欲待府兵

來討戰死而諸將士悉聚幕府惶惑不知所出旦日滿
祐乃以三百騎出京師至攝津中島邑葬義教首于崇
禪寺而西歸播磨據白旗城自是幕府以鷄飼爲凶不
列樂府也義教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薨年
四十八七月持世創劇卒八月畠山持國滿家子也與
管領細川持之等議立義教子義勝爲嗣甫八歲天子
詔義勝討滿祐乃遣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貫自
播磨山名持豐山名教之山名教清自美作兵凡五萬
人滿祐聞貞村來大喜曰豎子來吾所願也乃遣兵逆
擊于蟹坂大敗之持常與滿祐有姻自以一軍居前故
逗撓不進九月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阨守

葉人騎牛
滿祐等自殺
太宰少貳
北朝明德二年氏
清叛義滿入京師
敗死應永六年
義弘叛義滿舉兵
戰亦敗死
山名大内氏復興
三年
左近衛中將義勝
義勝卒

點注標記

義貫爲崇
持國管領
義政立
文安二年
大井三郎
成氏寫名
右京亮憲忠
結城七郎左衛門
寶德二年

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
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我冒險而入也走而拒之守益之
兵減持豐則收牛數百頭縛葉爲人跨牛背驅赴敵軍
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葉人爲敵
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持豐進入播磨
連陷諸砦先衆至白旗城城兵逃降略盡滿祐與渥美
等皆自殺乃以三國分賜持豐等持豐時熙孫也教康
走北畠氏不納而死教祐走少貳嘉賴嘉賴納之大内
教世持盛孫也奉命擊破之嘉賴教祐並走對馬乃賞
賜嘉賴邑於教世自明德應永二役山名大内氏皆微
至此復興三年義勝卒義勝幼喜騎馬卒隤馬死官止

於四位左中將義勝母卽小辨讒殺一色義貫者世稱
義貫爲崇云畠山持國爲管領議立義勝同母弟義成
甫八歲後改名義政文安二年關東將士相與共請立
故持氏子永壽爲鎌倉主以故憲實子龍擇執事永壽
初走信濃依母黨大井持光上杉氏不之知也憲實既
削髮又與攻結城心甚愧之及結城陷則以其二子爲
僧攜而西奔以自晦匿猶有一子在伊豆是爲龍擇自
持氏亡關東不靖長尾昌賢建議欲立持氏季子以慰
籍衆心乃索獲永壽請之京師京師議許之賜永壽名
成氏賜龍擇名憲忠既而結城成朝來自陸奧仕成氏
成氏與之謀欲修怨於上杉氏寶德二年謀泄成氏走

江島在相陽
陶國兵起淵補
那寄牧大和河內
紀伊人山也也
教祐被誅
畠山不預門跡入
道德本
但馬用滿則
富於乃此則中
山名門門徒入道
宗全
奉旨之逆滿祐弑
義教也
持豐擊殺則重
徳興俗所謂細代
典也
抗敵也衡平也謂
匹敵不相下也
右京大夫勝元
細川畠山互為管領
勝元結持豐
持國愛義就欲廢政
長
弥三郎政長
三郎義就
游佐河內守
政長館於神保長元
神保越中衛門
享德三年

江島。憲忠追戮于海濱。將士和解之。奉成氏歸鎌倉。事纔得釋。而京師比年多虞。南國兵乘隙並起。赤松教祐在朝鮮。開亂而還。欲復其家。發覺被誅。初赤松氏亡。畠山持國謂功臣之後不當絶也。欲令故滿則子則重奉祀。曰滿則死明德之役。而則重不與嘉吉之逆。是宜立也。赤松氏遺臣因擁則重起播磨。山名持豐聞之曰。吾擲功受封。賊黨敢欲奪之。乃將兵發但馬。擊殺則重。持國不平。持國父子擁立三將軍。官至從三位。頗驕恣。其朝政府。或乘綫與從騎士。其下亦多犯法者。藤原兼良藤原房嗣皆輩關白。交賂於持國。其威權如此。而持豐與之抗衡。持豐削髮曰宗全。以女妻細川勝元。勝元滿

元孫也。勝元自父持元伯父持之。與畠山氏更為管領。以故深結持豐。以傾持國。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為嫡嗣。任尾張守。已而生男義就。為右衛門佐。持國愛之。欲廢政長。其家長游佐共數擊南兵有功。持國因命游佐輔義就。游佐同僚神保某嫉游佐權勢。欲立政長而排游佐。乃教政長自訴於持豐勝元。享德三年四月。持國請義政立義就。欲誅政長。政長走匿於勝元家。使神保等依持豐。八月。畠山氏將士率屬政長。京師大騷。幕府召諸將自衞。獨持豐勝元不往。其夜有人縱火於持國第。持國奔入伯父滿則第。義就奔依山名教之。教之不納。則入游佐家。游佐家又火。終奔河內。持國遂匿建仁寺。

近日之事指縱火
磯谷兵衞尉
政長得立
之國之但馬也
細川讃岐守
康正元年
彦次郎教祐
彦五郎則尚
持豐擊殺則尚
勝元養持豐女政
曰婦翁
持豐恨勝元
赭入道
石見太郎雅元
石見謂實量
三條內大臣
祖謂則村孫謂滿
祐尊氏之奔鎮西
也與書則村呼之
為父而義教則為
滿祐所弑故為父
為仇也
中村八郎
南朝皇子後醍醐
曾孫某也
長祿元年
賜邑於政則
赤松次郎政則

於是勝元攜政長入謁幕府。白義政曰。近日之事。臣僕磯谷所為也。九月。誅磯谷以謝。而政長竟得立焉。遣兵擁持國而歸。踰歲持國卒。義政聞焚持國第者持豐所為也。十一月。召諸將命誅持豐。勝元俄救。其衆赴東山。舉族從之。幕府兵寡。勝元乃為請赦持豐。持豐又謝獄誓書。事輒釋。乃罷持豐之國。細川成之乘間請祿赤松氏之裔。義政許之。成之持常子也。康正元年夏。召赤松教祐弟則尚。賜之播磨。持豐怒。邀擊則尚。殺之。因怒曰。則尚之立。勝元何不沮止之。乃欲使之刺刃婦翁腹邪。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為嗣。已而生子。則廢之。持豐因是恨勝元也。無幾何。持豐被赦。歸京師。勢威益熾。持豐長

身赭面。人呼曰赭入道。時赤松氏遺臣所在伏匿。窺持豐不敢有為。有石見者焉。仕內大臣藤原實量。常思復赤松氏。從容語實量以其志曰。細川氏山名氏內有釁隙。臣以為以此時附細川氏。則志或成矣。因出示尊氏與則村書。實量視書歎曰。其祖為將軍之父。其孫為將軍之仇。仇讎之責。汝何以償。石見曰。今將軍立之歲。南人犯闕。奪璽。璽今在吉野。臣請往收復之。乃令舊僚中村某等往吉野。佯仕南朝皇子。長祿元年。中村終得殺南朝皇子。取璽還獻。義政議賞其功。勝元贊之。賜邑於赤松政則。政則父性存。義雅子也。於滿祐為姪。嘉吉之變猶幼。依建仁寺僧龍澤而免。後生政則。甫九歲。於是

細川山名伊勢三氏　斯波　伊勢伊勢守　治部大輔義將　義重 義淳　義繼 義敏　右兵衛督　享德　修理大夫義種　斯波三老甲斐織田朝倉義敏　三年　治部小輔義廉　富子有寵

賜加賀之半。持豐怒使刺客刺殺石見當此時三管領。細川氏獨盛四職山名氏獨盛而伊勢氏權勢甲於七頭先是斯波義將義重義淳義繼父子相襲享德中。義繼夭無子以族義敏爲嗣義敏者義將弟義種之曾孫也斯波氏家有三老曰甲斐織田朝倉三老常不喜義敏相共竊罵之曰新主人何無禮於舊家臣也因伊勢貞親請廢之貞親娶甲斐氏則右之爲請義政義政欲兩和解之三老不肯乃諭義敏讓其子松王而自退三年義敏致仕貞親乃請立義廉許之義廉者義種孫也義敏失望走依大内教弘伊勢氏世掌出納甚有權而至義政時尤甚義政妻曰富子藤原重政女也有寵所

高倉第傳子　熊谷某　熊谷上衛門尉　鬩訟也　寛正元年　逐義就　三年

言莫不聽從内謁公行號令抵梧而伊勢氏專權於中間義政獨事遊宴而已義政喜奢侈高倉第費一間直二萬錢其他稱之以故征賦十倍前代前代惜藏内富商之金率一歲不過數次至義政時則一月或八九次故事每將府有大儀課諸將助其費率十歲一舉義政五歲九舉天下彫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諫義政義政怒曰其言則然而非其人矣命貞親奪熊谷邑逐之先是畠山政長義就相鬩河内義政兩救之入京師寛正元年九月義政命貞親逐義就義就曰吾顧無罪將軍豈信讒乎乃奔河内義政令政長攻之隣若江城細川勝元請援政長二年勝元令族成

嶽山金胎寺在河内　四年　山名彈正少弼　持豐奇義就　五年　後土御門帝

之爲假管領將二十餘州兵赴援義就以數百人據嶽山金胎寺二城擊卻京軍而金胎寺竟陷四年三月京軍圍嶽山山名是豐以備後兵先登與義就戰七勝七敗城兵疲而卻是豐曰我宗全子也不拔城不已城兵不敢出義就揮刀身先士卒是豐曰義就勇士眞吾敵也戰至日暮乃交解四月嶽山陷義就欲自殺湯淺二郎代死義就脫走入高野政長攻之又走吉野政長凱旋是豐歸語父以義就勇持豐心奇之五年皇太子受禪是爲後土御門帝義政亦倦政欲辭職而歲三十未有子也弟義尋削髮爲淨土寺門主義政欲讓職於義尋義尋固辭曰近日人情反覆可畏義政使人言曰子

襁褓爲之以小兒於背　左馬頭義視　義視代義政　勝元執事　六年　應仁之亂起本　富子屬義尚於持豐　持豐請赦義就　貞親

豈有所顧慮邪吾如他日舉男就襁褓即爲僧耳必不子廢也子第速來代我義尋乃蓄髮從令出川第更名義視將士赴謁勝元執事焉已而義政殊無讓職之意六年十一月富子生男義尚内外慶賀富子不忍以爲僧也日夜啼泣願立爲嗣欲得一強援念諸將有威力者曰無若赭入道者密作書屬持豐曰吾欲立孺子而義視業已爲嗣勝元輔之不可撼也願公爲吾圖之持豐素恨勝元欲立義尚而已執事焉也乃許諾之因請赦義就入京師以援己持豐又以女許嫁斯波義廉時義敏在周防其妹爲伊勢貞親妾有寵其子松王爲僧貞親弟子於是妾與貞親日請復義敏貞親遂以教吉

貞親召義敏
垣屋越前守　大田垣美作守
粉川在紀伊
普光公義教也
踏跙行不進貌
賊餘孽斥則尚　功田在播磨
大姓謂斯波義廉也
謂畠山政長義就爭立作亂
欲指武衞氏
山名氏修兵
今出川氏義視也
諸將請誅貞親
持豐復請赦義就

召義敏入京師。禁義廉朝從。收其第宅。義廉走告之持豐。持豐大怒。欲自往其第以拒公使。家臣垣屋大田垣等交諫曰。以私姻背公命。其若之何。君盍以其適武衞者轉適公方乎。是轉禍爲福也。君不聽。臣等將當薙髮涤衣。往高野粉川而已。不忍視君及禍也。持豐笑曰。吾加箭於奴輩。何不可之有。赤松滿祐之弑普光公也。細川六角武田諸人往。者如蚤大敗於蟹坂。踏跙不進。然而自但馬口入。一戰梟逆賊首。以報將軍仇。皆誰乎。然未幾。何召賊餘孽。奪我功田予之。吾聞父讎不與共戴天。田夫野人。猶知此義。今不疾父讎。而疾報仇者。欲奪此以予彼。如此。公方眞可賴也。饒令吾背公命。而若

輩謹愼以納媚焉。何必高野粉川之之。因拂衣而入。大聲罵曰。大姓有可罰者。當告管領。諮諸將。以決其嫌。貞親一竪子。敢進退三職。欲使武衞之家。亦遭畠山氏之禍。禍敗之至。眞不可測。今日在彼。明日在我。我必往與義廉共生死耳。於是山名氏家臣咸決意修兵。京師訛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義視懼。乃走入勝元第。有人告貞親曰。細川山名奉命來討。四月。貞親東奔伊勢。義敏北奔越前。諸將連署請誅貞親。曰。貞親不伏誅。則羣臣不復能朝從義政。不得已聽之。使人諭解義視。於是持豐復請赦義就。義政許之。持豐喜。使使報義就。義就在熊野。得報。卽發九月。入河內。政長部將守若江城。怖。棄

御所之盃山名之足
改元應仁
政長管領
義政出令
下野守教春一作政春
賴春備中守與楠氏北畠氏戰而死
賴之[illegible]守補佐義滿
寧背友誼不忍被叛名
右京大夫勝元也

城走。義就盡定河內。十一月。入京師。謁幕府。徑詣謝持豐。極歡而出。或夜書義就門曰。右衞門佐拜戴二物。御所之盃。山名之足。義就謂勝元政長之黨所爲也。明年。改元應仁。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更饗將軍。是時政長爲管領。正月二日。政長治具。請義政。義政不往。政長驚曰。吾勤仕異等。饒使不蒙褒賞。何遽至被疎斥。蓋宗全義就讒言所致也。義就聞之。大喜曰。彼已爲將軍所疎斥。當往驅逐之。政長家宰神保長誠請政長修守備。十五日。持豐饗義政。畢。聚義就義廉等諸將。圍幕府而請。曰。義就既被赦。當移住本第。而勝元右政長。以梗公命。請詰問之。義政乃遣使問勝元。勝元曰。臣將自往答矣。

使者還報。幕府戒嚴。兵聚細川氏者可一萬。義就等亦聚兵於幕府。義政出令曰。政長義就獨身決戰。諸將毋得援。持豐怒曰。三日請之。一朝失之。如何。義就曰。獨身決戰。吾所願已。旦日僕當以手兵赴敵。諸君傍觀勝敗何如。於是諸將皆奉令。勝元弗肯。義政令細川教春往。諭勝元曰。不奉令者叛也。勝元歎息久之。乃答曰。賴春死國難。賴之輔幼主。以至於臣六七世。未嘗倍叛也。今寧背友誼。不忍被叛名。當謹奉令耳。長誠聞之。謂政長曰。右京大夫已不援我。我孤立矣。義就自幕府來。諸將豈無潜援之者。本第平夷。不可拒守。爲今計者。庶據上御靈林。南負相國寺。西依大夫第。戰即不利。大夫豈坐

安富氏郎

尾張守政長也

細川洲股川之謠

右馬助持賢

東陣西陣

讚岐守政之

備中守師春

和泉守元春

淡路守政春

左衛門督政長

京極大膳大夫

赤松次郎

武田大膳大夫

一色左京大夫

親乎日大夫家老安富元綱與臣親善即使大夫不援而元綱必來也政長然之乃燒其第以六千人出從士以爲奔也行道亡比至御靈林裁二千人而已義就曰兵利在來勝是不可失矣十八日侵晨赴之時方塞兵凍不輒前政長兵亂射斃數百人而義廉等潛來助義就政長苦戰細川氏閉門不敢出援長誠使人言元綱曰自旦戰至暮我兵疲矣不敢望援兵特請惠一尊酒將與主公訣飲自裁元綱不答政長夜縱火祠宇穿林而逃義就入視宇下有三屍曰尾張守死矣乃凱旋持豐大喜散遣其兵世嗤勝元不援政長也謠曰細川宜改洲股川害尾張者是此川勝元愧之閉門不出叔父持賢數激怒之時勝元第在東持豐第在西以夾室町府義視往來二人間和解之勝元陽服從之持豐意益驕不復設備勝元窺之潛發兵諸國勝元自發其所管攝津丹後土佐讚岐之兵族政之以阿波參河師春以備中元春以和泉政春以淡路斯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内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並屬勝元兵凡十六萬餘人議曰幕府門前有一色義直第與西陣相接而爲之守我今遣一將陣實相院以遏絕之則義直必怖而走我可以取幕府也五月二十四日遣武田國信等陣焉義直果走勝元乃入幕府請將軍

旌可謝牙旗迎義視

教之一作教春川

攝守

修理大夫教清

義統一作義純

鹿草太郎左衛門

朝倉左衛門敎景

大内政弘來援西陣

右馬頭政國

岩倉山神樂岡並在京城東

牙旗樹之四足門又迎義視置府中令將士也諸街巷以討持豐持豐聞之曰悔爲豎子所先於是亦發兵持豐自發其所管但馬播磨因幡之兵族教之以伯耆備前教清以美作石見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内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六角高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土岐成賴以美濃並屬持豐兵凡十一萬餘人山名是豐與勝元約爲父子以故獨屬東陣西陣遣垣屋攻實相院遣太田垣守東面前壘京師人民負擔奔竄後二日細川氏兵攻前壘發火箭燒而走之持豐遣義廉救之攻師春大宮第師春乞援於勝元勝元乃遣持清將萬人過戾橋未陣義廉將鹿草朝倉等呼譟薄之持清兵卻遂大奔爭橋而墮者數千人政則曰備中守孤軍嬰壁不援之者非士也勒三百騎自猪熊巷赴援擊走義廉兵援師春入政之村雲第山名氏兵躡之縱火第外戰煙燄中如此者兩晝夜伏屍塡塞街衢六月東西陣交解而退東陣據相國寺西陣據武衛氏相持不戰西陣兵漸加大内政弘兼黨西陣與河野氏合兵三萬來援東陣遣政則拒之於攝津遣政國國信攻武衛壘欲及政弘未至拔之迭攻二十日未能拔而政弘已至擊政則政則走至五條不得入乃東走岩倉山西陣望見其炬火遣兵三道要擊皆敗卻政則經神樂岡自御靈口入東陣東陣流

勝元逐番衆

紀聞云上皇輿之狀
勝元迎上皇天皇

三條大納言公春
吉良左兵衛佐

京極持清

左衛門大夫信賢

民部丞元綱
弟元郎

豐殿

言將軍近臣有通款西陣者常泄密謀所以取敗八月勝元與家臣議以甲六千扼守諸門使教春請逐番衆十二人義政聽之近臣皆怒曰上意所注在西西勝則笑東勝則顰何獨吾儕吾儕選於衆中特受放逐之命亦足以死矣爭結束將鬬當是時勝元迎上皇天皇于幕府政長特敘三位護輿至門門中喧躁輿止門外者自午至亥藤原公春吉良義信以義政旨諭近臣近臣乃出奔西陣而輿乃入蓋勝元計義政如不右已則挾天子以戰也持豐亦計擬下京之敵以出敵東面取三寶院相國寺以塞御靈口也九月令義就攻弘成賴高賴義直赴攻五將臨發誓持豐曰此行不取相國寺者無復生還乃各將萬人攻三寶院武田國信弟基綱與其父信賢以二千人守之力拒終日兵皆散亡基綱獨閉院門偏扉以身當敵敵不敢逼畠山氏騎卒野老源三有膂力挺進搏之基綱叱曰試受吾刀乃擊其胄刀折基綱大號奔逸莫敢遏者源三頭碎死西陣兵既取三寶院進攻淨華院逐守將京極持清於近衛鷹司以下三十七第遂向相國寺勝元令安富元綱等三千騎守相國寺別出兵於一條而寺僧陰通款於西陣縱火為應扞一條者駭顧引還西陣五將追至寺門元綱兄弟以手兵拒總門與政弘戍賴確鬬亡命殺傷大當自晨至昏西陣兵終不能入已而東門失守西陣兵坌入

八輛車載首級

秋庭備中守

勝元有慚色
御靈林之役勝元閉門不援政長故令有慚色

東勝近江守
東勝或作東條

應仁記成賴作高賴

衛門佐氏長就也

甲斐公昔也覺也
甲斐莊次郎正定

政長名震兩陣間

元綱兄弟咄嗟馳之前洞胸死政弘戍懼所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之以車八輛以送致西陣因屯相國寺壁政之來謂勝元曰敵屯相國寺我如釜中魚也急遣一將擊走之勝元曰吾亦思此而諸將上各有所守與敵相拒不可拔足誰赴援者秋庭其進曰畠山公其人也勝元曰然召政長語之故曰事急矣煩公一行果勝則當令忠勲誰出公右者政長對曰僕雖無似辱受此命不敢不往顧御靈林之役多亡士卒在者僅二千而已若之何勝元有慚色政之乃令其部將東勝其援政長政長於是出四足門觀者相語曰以此寡兵恐不能克政長據鞍而言曰諸君勿憂政長在焉雖有百萬敵保能破之即得克乎今日之事僕專任其功諸君幸監之乃進望敵陣指問其候騎曰彼山門前者為誰曰成賴山門後者誰曰義直其南者誰曰衛門佐氏神保長誠說政長曰敵兵衆盛如彼君零集其兵合力衝突之彼必縱兵圍我我可以破其一面也政長從之乃蒙楯而前比薄敵乃捨楯直衝門前陣陣大潰卻入門後門後兵皆驚不能揮槍義就謂其將甲斐莊某曰彼其尾張守也我前軍槍鋒不整必敗吸斷隊吾將代進言未畢門後兵大敗奔壘義就軍軍不得戰而退東陣復取相國寺政長名震兩陣間於是兩陣皆戰疲交綏以相國寺為界高壘浚塹為持久計當是時伊勢貞親在鈴

義視歸依勝元　北畠中納言　二年　飛語飛揚誹謗之語無根而至也　勝元陰計走義視　勝元復爲管領　浦上某市正則宗　東西陣如將軍兄弟爭者

鹿關閉京師亂乃歸依勝元勝元以其子善持豐欲道爲已黨爲請復其舊職以伺察府中應敵者義視素惡貞親恐其離間兄弟意自不安竊謀逃奔遂間行至北畠教親營與倶奔伊勢二年四月義政以書招還之義視狐疑不應勝元政長政則等連署請之乃還九月入幕府會有飛語勝元謀發立義政疑懼勝元聞之乃陰計走義視於西陣十一月令武田信賢擁義視冒雨上叡山持豐聞之喜遣兵迎之奉于武衛氏特義視爲正二位權大納言十二月詔削其官爵大納言藤原教忠等七八留在禁内遂奔西陣亦削其籍勝元復爲管領政則爲侍所司政則家老浦上某爲所司代自是兩陣

文明元年　安富六郎　多賀豊後守　勝龍寺狛野並在京城西　狛一作柏　二尾加賀守　就前太郎教頼　西陣失勢　二年

如將軍兄弟爭者文明元年三月勝元遣部下兵夜縱火西陣入至持豐營持豐提薙刀出親戰庭中從兵四集殺安富某等十餘人餘兵走歸四月義政分予丹後于信賢政國二人遣吏入國山名氏吏拒戰迭有勝敗五月多賀忠高率近江兵入援東陣聞西陣黨六角龜壽起近江則引還勝元乃令國信城北白川爲之叡山以通近江商賈又令是豐城天王山塞西陣糧道持豐令義就屯勝龍寺拒之又令政弘城狛野以其家臣二尾某留守焉二尾叛應東陣會少貳嘉頼子教頼歸自對馬謀復其國西陣大亂政弘走歸周防西陣失勢亦松氏將中村某亦略播磨備前美作盡復其國二年十

上皇崩于幕府　三年　四年　五年　持豐勝元共卒　右京大夫政元　政權終歸細川氏

二月上皇崩于幕府三年正月葬上皇葬儀不備義政徒歩奉送四年勝元以將軍旨説畠山義統義統降義政賜之越中能登以通北國糧道西陣益失勢逃降相屬五年三月持豐病卒西陣猶不解去勝元欲乘變擊之五月勝元亦病卒子政元嗣勝元與持豐構難未決勝敗而死然政權終歸細川氏

日本外史卷八終

點注標記

[illegible]

日本外史卷九

足利氏正記

足利氏下

兩陣皆喪首領，猶此然相對。十二月，義政讓軍職於義
尚。甫九歲。畠山政長爲管領。已而辭以讓義廉之。
賞降東陣功也。九年十一月，西陣諸將各解歸國。義視
往依土岐氏。東陣亦解。自應仁元年至此凡十一歲。
兩陣兵士交出焚掠，文武第宅蕩爲荒野。關白兼良以
下諸公卿散走四方。或遭戰害。壁朝與播[illegible]服兵燹。而
義政宴遊自若。發使者赴朝鮮，求勘合印信，以購海外
珍寶。十一年，遂退居東山，起銀閣，以擬義滿金閣。[illegible]以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一

[illegible]亂加焉。諸國強臣往往乘亂奪國。蔑上皇之威。斯波
氏家臣甲斐某弑其君，奪越前以應西陣。朝倉敏景誅
殺甲斐。義政賜之越前。於是織田氏乃奪尾張。義政不
問也。自是天下武人不復朝足利氏。山名氏及其黨與
諸將散在諸國，往往漸就衰滅。而細川氏與上杉氏張
於東西者如故。上杉憲忠之與成氏和也，義政亦使使
者諭解之。而君臣猶相嫌隙。後四歲，成氏與結城成朝
謀伏力士於門側，而召憲忠。憲忠至入門，力士擊殺之。
上杉氏族皆怒攻成氏。明年，長尾昌賢請京師，立憲忠
弟房顯爲管領，軍扇谷。上杉定正北攻成氏，轉戰武藏
[illegible]野間。房顯築壘于五十子，與成氏結不解者二歲矣。房顯

點注標記

[illegible]

定正請京師曰：顯將戴一將，猶以制成氏。義政乃使其
弟削髮爲香嚴院主者蓄髮，命名政知。遣之關東。關東
將士多歸心於成氏，少附政知者。於是政知留在伊豆
堀越。房顯既卒，子顯定嗣。顯定與定正奉政知，數攻成
氏。成氏走據古河城。城負常陸，右下野，左下總千葉。小
山、結城、宇都宮諸族爲之羽翼。顯定、定正攻之十一歲，
而陷。成氏奔千葉。後七歲與上杉氏媾，得復古河。請和
義政，義政聽之。實文明十年也。顯定於是在上野平井，
管領八州。八州推稱山內公。扇谷上杉定正在相模大
場。其臣太田持資有才略，削髮稱道灌。道灌精築城之
術，築江戶、河越二城，居焉。與父道眞協心，大播恩威。八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二

州將士漸背山內，歸扇谷。顯定患之，數譖定正，不得志。
顯定陰計除道灌，以斷定正手足。乃擬反間，遂稱道灌
材武得士心，非爲定正下者。定正銷忌之。十八年，定正
招道灌，賜酒。酒酣命浴。使人擁刺殺之。子資安與道眞
共降顯定。顯定大喜曰：定正陷我計中，不足復圖。長享
元年，將兵發平井，擊定正。定正遣使古河，乞援於成氏。
成氏使子政氏將兵援定正，討顯定。是年九月，義尚自
將討六角高賴，以其背命不來也。十月，高賴逃甲賀山。
義尚留陣鈎里。義尚好文學，與藤原兼良問答政事。
兼良爲錄其語，曰樵談治要。又習騎射。在鈎里踰年，講
左氏春秋。[illegible]中[illegible]召子藏此職，不復還京師。延德元

點注標記

年三月。疾作。義尚薨于陣中。官至內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薨年二十五。內外惜之。義尚晩更名義熙。義熙無子。義政召義視於美濃。養其子義材爲嗣。義材後更名義尹。終更義植。二年正月。義政薨。官至左大臣右近衛大將。從一位。准三宮。明年。義視薨于京師。政知卒于伊豆。政知有子。曰茶茶。政知愛後妻子義通。疎茶茶。茶茶忿望。遂弑政知。義通走依今川氏。親氏親遣其將伊勢長氏。誅茶茶。長氏遂取伊豆。遂窺相模。是時上杉定正方克顯定。居鉢形城。兵威頗振。不復敬成氏。小田原城主大森實賴以書諫之。曰扇谷支族也。所以能抗山內者。太田道灌之力也。今既喪道灌。兵力衰削。而偶充動敵兵。慨傳耳。乃輕戮君長。重喪將士之心。禍至無日矣。定正弗能悛。長氏遣使通好於扇谷氏。與今川氏俱助定正。以擊顯定。兩上杉氏終自是衰矣。義通之走今川氏。今川氏護送之於京師。細川政元爲管領。請義植寓義通於天龍寺。將行爲僧也。義植既襲職。近國諸士盡來賀。獨六角高賴不至。義植曰。吾將懲義父之志也。明應元年九月。義植親將討高賴。攻之。拔觀音寺城。高賴復逃甲賀山。義植凱旋。當是時。畠山政長爲管領。政長以宿將負其威望。總海諸將。諸將不平。畠山義豐義就子也。訴政長驕橫。據譽田城舉兵。二年二月。政長奉義植討之。四月。義植陣于正覺寺。數攻譽田。不能下。義豐知

日本外史　卷之九　一〇五

點注標記

細川政元與政長爭權相忌也。陰遣使說細川氏家老三好之長。之長子之慶勸政元援義豐。合兵圍正覺寺。義植脫走。政長子尚長走紀伊。政長曰。吾可以死也。與其臣川下某等訣飲。自殺。政元歸京師。廢將軍。繼嗣。前關白藤原政基與故政知有姻。因說政元。以義通在天龍寺。未剃髮。當立。政元然之。乃會諸將言曰。東山公嘗約養堀越氏之子矣。今將軍黨於政長。自亂國家。不可以統師。諸將莫敢異議。乃立義通。甫十五。更名義高。後更義澄。閏月。政元聞義植在越中。尚長在高畠。遣兵攻之。捕義植。幽于家臣物部氏。諸人出入嚴。僧侶焉。六月。義植逃出。奔越中。終赴周防。依大內政弘。政弘卒。子義興討起兵復義植。政元養子高國以事怨政元。數通大內氏。於是細川氏分黨。京畿大擾。兩上杉氏亦鬭於關東。概無寧歲。六年。成氏卒。子政氏嗣。政氏與定正子朝良數攻顯定。已而和之。當是時。海內武人迭相爭奪。不復知有天子將軍。九年九月。帝崩。停柩於黑戶四十餘日乃葬。十一月。太子即位。是爲後柏原天皇。文龜元年。義澄義植各自聚兵。義澄奏請削義植官爵。永正元年。政氏與子高基有郤。構兵。初政氏有三子。高基。義明。基賴。政氏欲廢高基。高基舉兵攻政氏。上杉顯定和解之。使政氏退老。高基立。義明奔陸奧。基賴奔下野。是時伊勢氏漸強入。兩上杉氏連和以拒之。二年。

日本外史　卷之九　一〇四

斷定,弟秀長爲其臣,長慶爲累所殺。四年,細川政元爲
賊所殺。三好長輝殺其賊,政元素好飛神,説不近婦人。
以故無子,養藤原政基子澄之,又養族政春子高國,皆
不中意,更養族元勝子澄元,初賴之之後世爲管領,曰
上館。一弟晉香滿之世,領讃岐阿波,曰下館。猶關東自
兩上杉氏。政春、晉春之後也,元勝、滿之之後也。澄元猶
幼,在阿波。三好之慶子長輝輔之。藥師寺與次、香西又
六並爲政元家宰,欲曰,管領言行無常,不能久也。澄元
爲嗣,長輝執權,則我輩不能出其下。不若速行大事。
擁立澄之。乃賂政元近習福井戸倉等,伺察政元。是年
六月,政元齋戒,夜入浴室,戸倉就而殺之。近士波波伯

部走救,亦爲所殺。不殊奔阿波,香西等乃迎澄之於丹
波,立之。義澄不能制。七月,三好長輝發兵,擁澄元入京
師。香西城嵐山,據之,出兵拒百百橋。波波伯部爲長輝
先鋒,戸倉斷而斬之。澄之與香西藥師寺皆死。長輝
請義澄以澄元爲管領,而自執政事。後削髮稱希雲,希
雲之先曰小笠原長清,長清子長房爲阿波守護,自信
濃徙焉,居三好郷。及細川氏領阿國,屬部下,爲重臣。至
是嫡替,而細川氏忽衰,與大內義興聞變,擧山陰山陽
西海兵,奉義植而東。細川高國亦擧兵應之。義澄懼,與
高國謀和。高國不聽。五年二月,義澄奔近江,依六角
定賴。澄元、長輝奔阿波。四月,義植、義興至堺浦。先是,

畠山尚長與其臣木澤某等攻殺畠山義豐,與政元
戰。至是以兵來屬義植。義植、義興入京師。長輝出兵攝
津,與六角氏兵夾攻京師,大敗,自殺于知恩寺。六月,詔
奪義澄官爵,還予之義植。義植以義興爲管領。六年十
月,夜有盜入幕內,欲刺義植。義植拔刀斬四人,身又
被九創。謂義澄所使也。於是遣兵,索義澄於近江,弗獲。
七年,義植自將攻六角定賴,敗歸。是年六月,上杉顯定
討長尾爲景,欲爲房義復仇,戰于信濃高梨,敗死。顯定
無子,養政氏子顯實,又養憲實子憲總,及其死,諸家臣
逐顯實,立憲總爲管領。八月,細川政賢將南海東國兵,
入攻義植。政賢,持賢孫也。義植以大內義興、義之丹

波,誘政賢入京師。已而聚兵南歸,與政賢戰于船岡山,
大敗之。奏義興功,敍從三位。如畠山政長、赤松政則,故
事。是月,義澄薨于近江嶽山,官至參議從三位。有二子,
長曰義晴,季曰義維。託義晴於赤松義村,託義維於細
川澄元。義村,政則子也。十年,義植復攻六角氏,敗歸。十
五年,大內義興西歸周防。以久居京師,費用不支也。細
川高國代爲管領,專政。十七年正月,澄元聞義興去,則
與三好元長發兵至攝津。元長,長輝孫也。高國敗走近
江。五月,高國與六角定賴合兵,入京師。元長大敗,被害。
澄元走播磨,遂歸阿波,病卒。元長逃歸阿波。高國益專
橫,義植厭之,欲以畠山尚長子植長代爲管領。高國聞

大永元年　義稙薨　招等義稙職予義晴　始行即位禮　門跡　贈名光載　六年　帝崩　後奈良天皇　香西四郎左衛門　義晴奔　佐佐木植綱　三好元長奉澄元子聚兵　聰明丸郎後右京大夫晴元　七年　朝倉太郎左衛門　桂川在京城西

點注標記

上總介長方　享祿元年　北畠大夫伊勢守六角氏在近江朝倉氏在越前尼子氏在出雲　北畠中納言在親也子晴房入大理　浦上掃部助　朝宮氏世仕赤松氏文明中自殺　赤松諸系　於界與高國戰於千里縣明

怒大永元年三月義稙爲高國所逼出奔淡路後一歲薨官至權大納言從二位高國迎義晴於播磨詔等義稙職予之義晴依高國請也是年朝廷始行即位禮本願寺僧獻其資因敕以僧准門跡六年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後奈良天皇高國信讒殺其臣香西元重京師亂義晴奔坂下遂赴近江朽木依佐佐木植綱三好元長在阿波聞之乃奉澄元子聰明五郎聚兵入京師高國乞援於近江若狹越前諸將朝倉孝景來援高國七年二月元長至京師高國陣桂川東孝景陣鳥羽元長爲三軍與高國夾水而陣上軍濟上流下軍濟下流高國陣左右顧而動元長則以中軍爲圓陣亂中流衝高國陣陣合以圍之上軍下軍皆濟內外夾擊高國大敗棄旗走元長軍追之部伍頗亂孝景乃擴擊破元長元長走歸阿波三月元長大擧至界浦遣下諸城獨伊丹未下高國遣兵救之自陣東寺畠山義宣義英子也起兵應三好氏與丹波香西氏皆約攻高國高國度不可支乃請和元長佯聽之事緣元和諸援高國者皆解歸國元長乃欲攻高國高國大懼出奔歷抵北畠六角朝倉尼子氏皆弗納終往備前依浦上村宗村宗方殺其君赤松義村欲列爲諸侯如朝倉氏比也乃與高國相結詐時元長如雅於聰明五郎名以情不告於界城元長輔佐之元長叔父政長稱宗三嫉元長專權與晴元所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七

二年　牧方在河內　晴元召元長　赤松次郎　四年　殺村宗　島村彈正助高國黨　天文元年　柳本甚次郎　新五郎入道海雲

點注標記

讃岐守持隆　大於諫晴元　長慶時幼名千熊　修理大夫　顯本寺在和泉　海雲自殺　二十　晴元迎義晴自朽木　排　晴氏　憲寬號中務少輔　掃部助憲總　安房守憲寬　左衛門大夫氏綱　義明小弓殿

龍木澤長政柳本彈正相結俱謁元長長政畠山義宣家臣也柳本香西氏族也二年柳本攻伊丹元長與伊丹城將有姻欲援之柳本奔牧方晴元令柳本將兵攻陷伊丹元長怨望自歸阿波高國聞元長不在乃發兵攻晴元晴元意悔召元長自援十一月高國與村宗合兵來攻晴元赤松氏遺臣不服村宗者擁赤松晴政通款於晴元四年春元長發兵助晴元六月大戰于天王寺側殺村宗走高國高國走尼崎匿于漆戶甕中元長兵索獲殺之播磨力人島村貴則戰死天文元年正月元長殺柳本子某于京師以報伊丹之怨晴元大怒元長削髮謝之稱海雲晴元意猶不釋密使三好宗三木澤長政圖之晴元族持隆諫曰彼有大功殺之不義弗聽遂遣宗三長政誘本願寺僧徒圍海雲于顯本寺海雲使其妻携子長慶逃阿波而自殺長政於弒其君義宣二年本願寺僧徒與晴元有郤攻取界城晴元奔淡路木澤長政誘京師法華徒攻復界城四月晴元率阿波兵歸助長政僧徒城大坂據之晴元攻之不能拔和頃兵乃入京師迎義晴於朽木自爲管領義晴之在朽木也高基自古河使使來請冠其子愛將軍偏諱如故事因命曰晴氏上杉憲總已死子憲寬爲管領與伊勢氏綱爭武藏高基爲晴氏娶氏綱女欲假其力以報宿仇高基弟義明在陸奧享祿中上總守護武田某與眾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八

點注標記

須大郎宿村　小簇午
御弓御所　御弓在下總
七年
右馬頭基賴　義明弟
十四年
民部大輔憲政　五郎朝定
修理大夫朝興
氏康大破兩上杉氏軍
左京大夫氏康
十五年
義晴讓職義輝
高賴假管領
氏綱晴國並起　次郎氏綱
河內守長教
播磨守政國　晴元殺元長於顯本寺
十八年　長慶與長教連和

氏闢十葉氏援原氏豊三不克豊三乃迎義明為主遠
近爭附之遂攻滅原氏義明居于御弓稱御弓御所常
思定關東以興基氏舊業高基意害之勸伊勢氏滅御
弓七年伊勢氏大舉來攻義明義明與弟基賴將兵迎
之義明馳突敵軍皆靡乃留侯後騎中飛箭死基賴復
走下野伊勢氏盡并其地十四年上杉憲政與上杉朝
定合兵攻伊勢氏憲政憲寬子朝定朝興子也於是憲
政朝定並遣使乞援於晴氏晴氏遲疑其臣交勸往乃
往與兩上杉氏俱圍河越踰歲伊勢氏康大破兩上杉
氏軍晴氏逃歸古河十五年義晴欲冠其子時京畿騷
擾不可行禮乃攜赴坂下冠于日吉祠官家命名義藤
遂改義輝讓之軍職六角高賴為假管領賓之當是時
細川晴元在京師玉井某擁故細川高國義子氏綱游
佐長教擁故畠山植長弟政國並起于攝津河內與大
坂僧徒連兵北鄉晴元遣三好宗三等拒戰不克乃召
三好長慶長慶時年十九掌細川持隆兵有勇名以父
故怨晴元不輒應命其弟之虎諫之乃航海至兵庫入
越水城宗三迎之合兵擊氏綱政國迭有勝敗宗三嘗
讒殺元長至是又讒長慶長慶怨之十八年長慶與游
佐長教連和攻宗三于一藏城宗三乞援於晴元晴元
發京師入援南城六角定賴與晴元有姻出兵助之長
慶曰吾以義榮為將軍氏綱為管領何患之有義榮者

點注標記

十河民部大夫　越水城復與晴
也在攝津
十九年
義晴薨　義輝立
北太實泉寺北在
長慶入京師
二十年
二十一年
右京大夫謂晴元也
信良使右京大夫　後名昭元
與長慶和
氏綱管領
三好代細川　松永久秀
彈正少弼　西岡在京城西
兩上杉氏滅
平三景虎後彈正少弼輝信入道
景虎關東管領　晴氏請和氏康
二十二年

義維子也六月長慶與其弟十河一存攻拔榎南宗三
走死江口晴元走坂下十九年三月晴元聞長慶且來
襲也城于如意岳以奉義晴義晴病薨于穴太山中義
晴官至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從三位晴元定賴奉義
輝徙實泉寺十一月長慶入京師陣阿彌陀峯分兵屯
三井寺縱火大津義輝又徙朽木晴元陣志賀二十年
正月晴元迎擊長慶兵大敗二十一年六角定賴使其
子義賢抵長慶講和曰將軍遜於公越在畿外數年公
武多矣不亟講和恐天下有議公者也長慶曰臣不敢
犯將軍特怨右京大夫右宗三耳今宗三斃矣使大夫
削髮立氏綱代之以及大夫子信良則臣請讓戢兵矣
和議即成晴元削髮奔丹波二月義輝攜信良歸京師
長慶入謁于相國寺立氏綱為管領置信良于越水城
其實質之也於是三好氏代細川氏領京畿諸政留家
臣松永久秀護幕府而引兵南歸阿波久秀西岡賈人
以慧黠為長慶所親任先是伊勢氏康攻上杉憲政平
井城陷八州將士捕憲政子龍稱以降氏康山內上杉
氏於是終滅先是扇谷上杉氏亦為氏康所滅憲政奔
越後依長尾景虎盡以其姓氏官號授之景虎為景子
也長尾氏於是冒上杉氏因管領關東晴氏請和於氏
康立伊勢氏所生子義氏而自老氏康置義氏于鎌倉
後請京師任左馬頭二十二年五月三好實休弑其君

持隆奪其妻。實休即之虎也。義輝苦三好氏專恣。召還晴元。晴元糾合舊臣。入焚三好氏第宅。長慶聞之大怒。八月。長慶率兵二萬入京師。將攻義輝。義輝與晴元復奔近江。長慶移軍攻丹波。陷諸城。又攻播磨。弘治元年。播磨皆降。三年。帝崩。太子立。是爲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五月。義輝晴元陣坂下。出兵北白川。與長慶兵戰。將士死者百餘人。六角義賢來援。復講和。十一月。義輝歸京師。長慶入謁。因晴元于芥川城。踰歲卒。氏綱在淀城。後五歲卒。當是時。細川上杉二家俱頹廢。而三好氏長尾氏代之並興。二年。長尾景虎來京師。三好長慶導謁義輝。義輝班景虎于長慶之上。景虎密欲義輝

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一

曰。長慶輕蔑將軍。臣請擊殺之。以除將軍患也。義輝危而不許。四年三月。長慶饗義輝于其子義長新第。松永久秀董其事。五年三月。三好實休與畠山高政戰于久米田。敗死。高政國于也。初高政助長慶有功。而與六角義賢謀滅三好氏。連年構兵。及殺實休。兵益振。長慶使子義長弟冬康叔父康長政康與松永久秀等攻高政。取高屋城。時長慶老病。恍惚不知人。委政於久秀。久秀忌義長才望。陰割除之。六年八月。久秀遂毒殺義長于芥川。以十河一存子義繼代爲長慶嫡嗣。七年五月。又讒冬康於長慶。長慶召冬康於飯盛城殺之。七月。長慶死。政康康長及岩成友通稱三好三黨。久秀與之謀弑逆。又謀廢義輝立義榮。義榮冀望將軍。數示意於長慶。長慶弗肯。是年冬。義輝修二條武衛第。釋畿內特稅。攝津戶金貳分。物情囂然。義榮乃以其情告三黨。三黨與久秀謀。而背之。八年四月。義輝已徙新第。門猶未成。三黨相謂曰。時不可失也。五月。三黨與久秀及其子久通等。率千餘人。人佩一竹枝爲號。宣言詣清水寺。以入京師。又謀飾其備而通之也。佯奉訴狀。因幕府近臣進士晴舍納之義輝。義輝母慶壽謂義輝曰。劫而訴者。師直宗全故事爾。今亦當且聽其請以討無事。晴舍往復再三。而賊已傅幕府。自四面鬪而入。府中大驚。諸直者。一色秋成。上野輝清。高師宣。彥部晴直。細川隆是。

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九　〇十二

武田信景。杉原晴盛等三十餘人。聯袂突出。肉薄與賊鬪。斬數十人。晴舍曰。悔爲賊所使。君疑我。乃自刃而死。當是時。府兵在京師者聞變。聚于三條里。武田速救之。賊以衆寡不敵拒。欲諭由治部藤通。其弟福阿彌與沼田某舍曰。吾有死而已。挺槍馳至府門呼曰。吾欲與將軍共死。願使得入。賊不許。乃佩竹枝。混賊而入。則義輝方會衆訣飲。斟三人者。欲使脫去。曰。汝出招不來者二人。皆辭曰。命之他人。義輝爲錦命辭書之。姫人良細曰。足利氏運命窮於此矣。出傳家寶刀十餘口。更取出斷刀皆缺。所因發率盡散其珍寶。十一庭賊爭攫之。義輝與餘人從而縱擊之。殺傷過當。而我兵終皆死之。義

義輝被弑

三黨迎義榮

十年

高政

平田和泉守

周暠被殺

覺慶奔近江

輝猶奮戰。賊不敢逼。賊池田某自簷陰衝出。刺義輝足蹈之。賊唯集小障於其上。攢槍殺之。遂殺其姬。脫夫人近衛氏。慶壽大慟曰。將軍死矣。老婦何生為。縱火自燒殺。池田陽自刃。障後終盲。為廢人。行乞于京師。人指以為弑逆之報也。於是三黨擁義繼。據島堡城以迎義榮。六月義榮發阿波。至攝津。十一月入普門寺城。敘爵任官。二黨專功。有得色。義繼惡之。十年二月義繼逃歸於久秀。久秀擁多門城。與畠山高政合兵。攻康長。康長陣東大寺。十月久秀焚而走之。義輝薨年三十。官至參議從四位下。初義輝有二弟。曰覺慶。為南都一乘院主。曰周暠。習禪于鹿苑寺。義輝之被弑也。賊使平田某詐誘周暠曰。公來。將奉以為將軍也。周暠信之。往渡川。平田自後斫殺周暠。從人四散。獨小四郎者。甫十六。拔刀與平田鬬而斬之。賊又遣兵守覺慶。斥其從者。獨細川藤孝給仕焉。藤孝故賴之弟。賴有文。世亂也。父曰元常。養大和守三淵宗薫子。是為藤孝。或傳藤孝義澄遺腹子。為宗薫所育者也。長多材能。覺慶與之密謀。乃以其策佯稱疾。徵醫。藤孝進醫米田宗賢。宗賢宿直數日。訖覺慶疾瘳。夜賜酒於守兵。守兵皆醉臥。宗賢乃扶覺慶奔近江。過險。輒負覺慶而過焉。藤孝又給經甲貫小至矢嶋館。于和田秀盛家。賊守者既覺。四追之。不及。其冒險。以故不能獲也。下野滑信和田惟政等十餘

武田大膳大夫

朝倉左衛門督

上總介信長

義昭征夷大將軍

十一年

人聞覺慶在矢嶋。來從之。覺慶髮。更名義昭。明年使藤孝說六角義賢。議事。義賢與其子義弼不善國內騷擾。以故辭不奉命。已而久秀等聞義昭在近江。使義弼圖義昭。義昭覺之。乃與藤孝等十餘人。夜航湖走若狹。依武田義統。義統義昭妹婿也。以國小辭。乃赴越前依朝倉義景。義景奉之于敦賀。敦賀有寇。又徙一乘谷。義昭知義景不足託大事。訪察近國諸將。欲得一人為奧若織田信長者。先是。美濃土岐氏為家臣齋藤某所篡。織田信長。以尾張兵。克今川氏。并參河遠江。終誅拔齋藤并美濃。威名四聞。十一年六月義昭潛遣藤孝[illegible]信就信長諭意。信長大喜。迎義昭。義昭乃發越前。義景固請止之。不肯。七月至美濃。入岐阜城。與信長議西上。使使諭六角義賢。義賢不聽。八月義昭與信長將兵攻義賢。走之。終入京師。九月攻攝津河內。義榮已患癰。義榮官至左馬頭。當是時。三黨或奔或降。義繼久秀爭媚事信長。信長分畿內地予之。藤孝惟政等皆拜邑。十月詔以義昭為征夷大將軍。義昭德信長成功。賜重書徽號。呼以父。用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義昭以京師兵燹。假居細川氏綱舊宅。遂徙本國寺。十二年正月。三黨伺信長不在京師。乃聚萬餘人。圍本國寺。野村越中守善指攝津河內諸將入援。伊丹親興擊賊。破走之。義昭乃徙居二條城。元龜元年。義昭與信長合兵擊三好餘

寓于攝津。不利。六角朝倉淺井氏並起邀信長于大津。義昭下教和解之。三年六月。遊佐長教弑其君畠山昭高。昭高弟政長殺所立也。織田氏封長教誅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復皆為信長所誅。信長大樹恩威。故擧義昭短以示上下。義昭憤懣。欲除信長。引上杉景虎及關東諸將以自救。天正元年二月。發于石山堅田起兵。討信長。為信長所攻破。佯和而罷。七月。義昭令三淵某及廷臣二人守二條。而自據宇治槇島。信長將兵來攻。細川藤孝迎降之。信長攻下二條。三淵死之。三淵。藤孝弟也。信長遂攻破槇島。使其將羽柴秀吉徙義昭于河內若江。織田氏於是遂代足利氏。義昭後流寓和泉紀伊備後。終依毛利氏寓鞆津。信長遣秀吉攻毛利氏。自將徇之。途為其下所弑。而羽柴氏遂代織田氏。十三年。秀吉自稱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大將軍非源氏不可拜。秀吉因是欲冒足利氏。請義昭曰。公養吾為子。吾封公以大國。安富尊榮以終其身也如何。義昭賤之。作而不許。曰。吾雖命窮矣。猶八幡公等持公之苗裔也。詎安適而汙祖先。吾則耻之。秀吉不能強焉。十六年。義昭剃髮。慶長二年八月。義昭薨。官至准大納言從三位。及此。部贈准三宮。義氏亦卒于關東。卒而無後。者九歲小豐氏東伐。求足利氏後。得基賴孫國朝。立為義氏之後。封下野喜連川。給邑千石。呼喜連川公。今義榮之後居

阿波平島。呼平島公。今初義榮之父義維為義植所逐。生義榮及義助。義助生義種。義種以後世寓于阿波。此兩家與細川上杉二氏皆存至今。其居平島者世稱又太郎。仍尊氏故事也。居喜連川者世仕左兵衛督。仍直義基氏故事也。而喜連川在足利氏故國。及德川氏定天下。特以賓禮遇之。

外史氏曰。源氏者。據王土以擁王臣者也。足利氏。皆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傳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藩屏足以翊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足以維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鼎沸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鷙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而奔走馳驅。無一人響于東方者。何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用之權。常在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撥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為亂。而又羈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冀以損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鎌倉與室町。如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終之鎌倉為上杉氏所覆。室町為細川氏所弱。皆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為之者有故焉。彼其封尊王家中興之業。故

濫賞僭制。務掩其缺。不復顧其後。以此取天下。天下已厭矣。而不可裁抑。有所間釁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傑。而不能制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下三世之久。而殆無寧日者。豈非由其暴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以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議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泄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爵位。

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外史氏曰。嘻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竊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頼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不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頼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總其腹心。何以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兄弟一取其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下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

馬。于於義滿。驕侈踰邑。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臣小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傲擬錄清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實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嚮。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邦家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目。而今又欲舉而號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擬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儓。以次相僕役。而莫非下臣者。何爲不順哉。縱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歳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邪。假使

足利氏如或者之説。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囂然與我爭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實。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利之失者哉。

日本外史卷九終

後北條氏略系（本伊勢氏）

- ○平維衡 — 李衡（子孫世承伊勢）— 貞行
- 正度 — 正衡 — 貞國
- 貞親 — ○長氏（初名新九郎 長氏稱北條氏 剃髮號早雲）— ○氏綱
- 貞藤 — ○氏康
- ○氏政 — ○氏直
  - 氏朝
- 氏輝
- 三郎（養子後上杉景虎）
- 氏規（狹山北條氏祖）
- 氏房
- 氏盛
- 氏信
- 氏宗
- 氏治
- 氏邦
- 綱重
- 並未詳
- ○正成 — 綱成（本福嶋氏氏綱賜北條氏及偏諱）— 孫氏勝（岩附城主）
- 辨千代
- 氏重（貞州村北直子終爲懸川城主累朝閱除）

定鼎[illegible]

禍起其腹心謂新田足利之叛也

彼謂鎌倉此謂京師

訌辨於相陷人也 內訌謂持氏憲實有隙

日本外史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恭亦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霸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遊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為我邦地脈自東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臀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臀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為根本而置府於京師號察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反其所為舍彼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啟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室之禍者非失形勢故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為八

蜀志諸葛亮傳有龍驤虎視苞括四海之志 驤馬騰貌也 角立割據方隅也

織田氏宗近江 其豐臣氏居山城攝津

遞更迭也

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二州疆土尤廣其次為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驒駿河十郡上杉氏起於越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剩戰帶甲數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攙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臀間不能拮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易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有稽焉而至其所爲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邪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七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以足利氏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遷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別敘之詳其

常陸介維衡
越前守正度
右京亮季衡
伊勢伊勢守
掌出納金穀也
貞國貞親皆置勢
守
横井衛部助
任處謂備中
遷仁
大納言正二位義視
左大臣從一位義政

點注標記

長氏有大志
永享十一年持氏自殺於永安寺
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
荒木兵一後兵庫頭多目權平後兵衛尉
依今川氏
義忠氏親並上總介
民部大輔政憲
修理大夫定正
左兵衛督政知

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夫一卅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觀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及正衡正衡實太政大臣清盛之曾祖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十一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爲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甚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横井某女生男子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鬪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

結豪傑一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强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因機乘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上分離各自爭鬪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政憲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内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

無似猶不肖也
八幡山在駿河
左大臣從一位義教
左兵衛督持氏
永享中
兩上杉
成氏左馬頭後左兵衛督
古河公方
堀越御所
長享二年

點注標記

高國寺亦在駿河
陰窺伊豆
七隊
延德三年
誅賊茶茶

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旨公意以戢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爲討之政憲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政知者義政弟也初義政父義教爲將軍其族持氏世管領關東永享中持氏爲其權臣上杉氏所滅益義教之志也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兩宗請京師奉政知爲主然關東將士思持氏不肯奉命乃索持氏孤子成氏立之成氏既長討上杉氏不克走保古河號古河公方山内據上野平井扇谷據相模大場皆陽尊政知戴以爲君置之伊豆伊豆山内氏管國也給政知以田居於堀越稱堀越御所長

享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爲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子曰茶茶前妻出也爲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外山秋山等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温泉以詗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衆議衆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爲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黄瀬川旦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

成就院在伊豆
負擔任也背曰負肩曰擔
榜示于路
相率自奔竄
大見鄕深根城並在伊豆
諭父老豪傑
點注標記
胥相也皆也
羈旅客寄也
北條高時族孫横井播部助
自稱北條氏削髮
鼠化爲虎

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
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
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毀其稼火
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臥于家長氏與以醫
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語多來歸者其豪族佐藤某先叛
屬長氏長氏授以大見鄕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
關戶某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移兵攻殺之長氏
恩威大行於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
率歸長氏長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
餘無所取乃會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
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五

民以自逞而至胥而困遯吾甚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
司牧是邦吾爲汝爲君汝爲吾爲民生相爲君民是豈
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
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
悅服爭欲爲之用長氏既主伊豆居韮山城長氏外家
横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韮山有北條氏者其嗣絕
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爲長子氏綱娶其孫女以
爲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氏用三鱗徽號
削髮號早雲曰計復北條氏故業以成其宿志祈于三
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一鼠齧其根仆之化爲虎既覺
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爲鼠神是公克兩

民部大輔顯定
可以成吾事矣
明應二年
大森式部大輔
小田原在相模
高見原荒川並在武藏
三年
丑郎朝良
信濃守藤賴
四年
獵殺也
點注標記
取小田原
永正元年
立河原亦在武藏
二年
史記春申君傳公子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
長尾六郎爲景
掃部助憲總
早雲勢益張
松田太郎左衞門
荒次郎義同後稱陸奧守入道道寸
上杉修理高救

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焉當是時上杉定正上杉顯
定更相怨郤兵結不解早雲聞之曰可以成吾事矣明
應二年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其部將大
森[illegible]賴爲小田原城主諫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親
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焉而重
爲之備定正略不加意三年十月早雲與定正偕出兵
高見原與顯定夾荒川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墜馬死其
子朝良走歸河越早雲亦歸韮山時實賴已死子藤
賴嗣僭弱早雲欲取其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四年
九月早雲使人言於藤賴曰吾獵韮山其獸逃箱根願公
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六

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頭鼓螺隨之瞰高馳下
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
田原遂取大場永正元年九月上杉顯定來攻朝良朝
良求援于早雲早雲與今川氏親往援之戰于立河原
二年朝良遣使言顯定曰吾聞兩虎相鬬一狗乘隙我
族構兵數世國內脊弊而早雲窺其後蓐食關東吾與
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已而顯定與
長尾氏戰信濃敗死子憲總嗣定正顯定前後死亡而
早雲勢益張相模人松田賴重等皆來降獨三浦義同
不服焉義同者上杉高救子也爲三浦時高所養時高
後生子欲殺義同義同奔依大森氏假其兵襲時高弑

三浦介時高
義同弑逆
彈正少弼義意
九年
新井岡崎佳吉秋屋佐原山並在相摸
修理大夫朝興
甘繩亦在相摸
大森越後守
佐保田河內守
丸谷三河守

點注標記

十五年
誅義同父子
十六年
早雲卒
子氏綱立
左京大夫氏綱
岸傑魁岸雄傑也
岸者有稜稜之名岸形也
遺言法訓
癰疽封毒
癰疽惡創也癰淺而大疽深而惡

之據新井城。略取傍近。早雲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義同立其子義意。而自居于岡崎城。九年。早雲遂發兵襲岡崎拔之。義同徙居佳吉。與早雲戰連年。早雲終大破之于鎌倉。追擊至秋屋之隘。義同據險止戰。早雲乃引兵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走入新井城。早雲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圍之數年。是時上杉朝良死。其子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早雲兵七千人。乃留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擊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大森佐保田等說義同曰。宜奔上總依丸谷氏。丸谷氏義意妻父也。義同曰。恃氏之死我父實爲之。而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

早雲諜知之。十五年。七月。鼓衆疾攻。城陷。誅義同父子。盡略相摸。十六年。早雲病卒于韮山。年八十八。子氏綱立。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土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隙。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訓二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

大永四年
與高基婚
左兵衛督高基
左馬頭晴氏後左兵衛督
天文六年
五郎朝定
深大寺松山並在武藏
難波田彈正

點注標記

平岩藏人
上杉左近大夫朝成
山岡豐前守
氏綱密記二人鎧馬
山角信濃守
宇佐美平次
天野左馬允

摸。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而朝興數爲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氏孫也。欲藉伊勢氏力。報上杉氏。則爲其子晴氏娶氏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子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綏。氏綱終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某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之。是

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某來奪朝成。致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奥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

馬若重吉也

右兵衛佐義明
里見氏軍頭

代神行罰
七年

鴻臺在下總

九年

至吾終爲所虜矣。小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川市馬若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賞罰明嚴、常類於此。氏綱威聲益布、遠近武藏下總諸城、往往降附。獨足利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御弓、與氏綱爭彊。義明初與高基相惡、依里見義弘、略其傍地、兵力稍張。高基害之、請氏綱圖之。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伐鎌倉、毀鶴岡祠、抄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赴擊之。七年冬、發兵攻御弓。義弘擧安房上總兵來救義明。十月、氏綱與義明・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走義弘、獲義明、斬首二千餘級。九年、再造鶴岡祠。關東士民望氏綱風、歸者日衆。畿內西國商賈、亦往往避亂來寓小田原、日益殷實。

大峯在大和

關東鳥銃始于伊勢氏

氏綱卒
氏康立

左京大夫氏康

五郎八輔憲政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武田左京大夫

憲政嬖臣菅野上原

菅野大膳亮

上原兵庫助

長尾左衛門入道意玄

本間近江

井俣左近

聲氣與上國相通。東國道士、歲詣大峯者、過界浦、見鳥銃于市、持歸獻之氏綱。關東之有鳥銃、自伊勢氏始。後益召致銃工、及根來寺僧善銃者、以助其威。十年、氏綱病卒、年五十五。嫡子氏康立、年甫十六。當是時、上杉朝定勢力削奪、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憲政、憲總孫也。今川氏親子義元與甲斐國主武田信虎、皆通好於憲政。憲政驕惰、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耽游宴、畜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微伊勢氏曰、彼小家耳。何能爲。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爲憂。先是、本間某・井俣某、以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令管內林小時鹿曹野上原犯禁、吏不敢告。本間井俣

長尾意玄問伺察

多目周防守

山內公謂憲政也

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

邑其傍川御翔乃爲人所斥戸界斥意玄乃斥之。按訖遣伴作氏康以伺察之。二人走小田原。內多日氏請曰、山內公疏遠近、信臣等獲罪至此。縱令得免、不顧仕也。願得仕君公。多目頗疑之曰、汝克行伍。居歲餘、二人乃亡歸平井、具狀告意玄曰、臣等熟視氏康爲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而自用刀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人無老無少、皆適其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功則進之。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爲效死。而上杉氏將士皆陰通款、其不通者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之亡在我三世後。其相隣則吾家之慶也。意玄以二人所言告憲政。

早雲伊勢丐兒

諸老謂意玄等

瞿瞿然恐懼貌

間諜間行以伺敵者謂本間井俣等

比猶親昵也

虀粉物猶破碎也虀
濟也與諸味相和
成者凡物碎之如
管虀爲粉

扇谷謂朝定也

因興朝定和、令國內禁奢華、議武備、錄將士子弟。乃復二人邑。菅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憲政曰、早雲伊勢丐兒也。倚今川氏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之裔、何足爲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有山內。山內公號令遠及陸奧出羽。麾下將帥富三倍小田原者、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丐兒子孫是怖、遣間諜詗消息、獨不顧隣近之嗤乎。本間井俣背旨獲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臣聞氏康喜歌詠、比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其下常相恐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虀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公威德、非一日。何必借人力爲與翁谷和所

管領命駕　十三年　長窪在駿河　河越之役

纂注標記

左衛門大夫綱成　黃八幡　十四年　難波田等說晴氏　難波田彈正　小野因幡守

損甚多。君毋聽焉。憲政大喜曰。意者謂我遊嬉以弛將士。通款氏康者爲二人所告。則大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斥二人。從而毒殺之。又納諸家臣賂。建議曰。今諸將弱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恩者衆矣。憲政聽之。又舉高野僧善弓者。祿之。曰。何遽下根來法師也。憲政威入漸滅。其兵漸弱。而欲親往擊滅氏康。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人目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十三年。今川氏親使使與憲政約。發兵臨伊勢氏境上。圍長窪城。氏康親將援之。會使者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之衝。是必爭之

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城。父正成爲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模。氏綱愛之。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援之二千騎。令守河越而還。長窪圍亦解。十四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曰。此行必剪滅小田原。至河越圍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上杉氏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又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依違答之。上杉氏臣難波田某小野某往說晴氏曰。公以北條可親乎。曰。然。伊豆相損非公所嘗

舊非謂上杉新非北條也　席卷速擒取也　饟與餉同

纂注標記

辨千代　氏康示弱

領乎。曰。然。曰。早雲氏綱擅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模。遂及武藏下總。遠僻使公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焉。公夾則不已也。彼今日亡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事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臨軍陣。則衆知所嚮。皆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條氏。復君於鎌倉。而騈首仕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氏曰善。乃盡其士衆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越歲四絕其饟道。氏康聞之。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俟我而決

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八。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即爲敵所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毋遽出決死也。辨千代乃往。著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上諸城。在者裁八千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凡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問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

親誓謂之
所謂劉秀見小敵怯見大敵勇
白布尚鎧
勿取其首欲下接時費手也
十五年
九燈燭闇
大道寺駿河守
默注標記
綱成呼勝
氏康威振關東
二十年
彈正大弼輝虎
藤田右衛門佐
小幡三河守
成田左衛門尉
神尾次郎右衛門
兩上杉亡

使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不如何而已臣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兵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舉汝將士其一心協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尚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橫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時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也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某單騎止戰不聞軀幹魁偉累九燈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閻王之闇也與我將大道寺某鬪援之九燈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十三

曰吾毋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往北條公乃死大道寺自是以九燈爲記幟云翌日上杉氏遣諸將闘氏康兵寡則大悔懼欲乘其疲再戰遂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内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黄八幡也即敗走網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龍晉野上原不畏將士益離心二十年氏康率八州兵往擊憲政七月攻平井城拔之憲政出奔越後依長尾輝虎其老臣藤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六人以憲政子龍輝來降氏康命神尾某誅龍輝燒平井城兩上

遺書讓晴氏
先公高基娶氏綱女爲上丈
御弓氏頼明氏繁父義明亦是丈
二十三年
波多野在相模
關宿在下總
弘治元年
默注標記
奏請立義氏
太田三樂齋美濃守
諜相吶識也
將士多送款輝虎
三年
梶原備前守
富永三郎左衛門
永祿二年

杉氏於是皆亡而東國盡歸於伊勢氏獨古河晴氏業其餘黨不與氏康通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莫有貳心以御弓氏之強武氏綱御衆旨不日滅之遠近稱其勲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説河越之役憲政促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翻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兵死則撤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其直天將鑑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二十三年十月將兵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氏康使使入奏京師曰晴氏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十四

悖亂不能統關東將士臣謹與諸將士議立其子義氏代之遂爲請其官爵詔授左馬頭以氏康爲左京大夫敍從五位下長尾輝虎計擊氏康亦詣京師請將軍足利義輝自冒上杉氏太田資正爲輝虎諜諸將曰關東將士自古屬源氏北條平氏也胡爲附之室町將軍已以輝虎爲管領公等宜決嚮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虎數入上野氏康遣兵拒之更有勝敗二年里見義弘又通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島氏康戍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人獲而還永祿二年下總將士應輝虎欲攻關宿取晴氏結城晴朝求拒之務晴朝與小山佐竹宇津宮三族戰氏康遣兵援晴朝

三年
小田原之役
無前若前無人也
謂不可當
避鋭擊惰
孫子云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忍在武藏
成田下總守
輝虎無禮
輜重行物雜劇載之總名
點注標記
輝虎走
上總介氏眞
武田大膳大夫
與今川氏和
氏康老
氏政
五年
六年
遠山丹波守
鴻臺之役
富永三郎左衛門
獼木瀨在利根川
正木大膳

晴朝德之。故爲之窮已。而聞三族應輝虎攻結城則亂還。三年正月。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慓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鋭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三月。輝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戰。輝虎攻之。不能拔。忍城主成田長泰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稍稍亡去。皆叛輝虎歸氏康。輝虎大驚。卻走。氏康令沿塗士民奪其輜重。輝虎狼狽。走歸越後。而東國歸伊勢氏者如故。先是。今川義元。其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十五

子氏眞與武田晴信合兵數臨境上。以爭我富士河東之地。氏康與嫡子氏政。俱會戰焉不決。乃講和。氏康以女妻氏眞。爲氏政娶晴信女。十二月。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與晴信合兵。復取松山。松山者太田資正舊城也。資正憾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六年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而馳使報氏康。氏康氏政將兵發小田原。與義弘夾鴻臺而陣。其夜。候騎報曰。義弘兵卻。我先鋒遠山某富永某進濟獼木瀨。平旦引兵上臺。敵將正木某伏臺傍二里許。卒起要擊。我兵大敗。二將力戰死。餘兵大走。敵追至氏政陣。氏政麾兵橫擊卻之。氏康

四隣益畏
十年
廐橋在上野
小田原之役在三年
點注標記
輝虎請和
三郎景虎
氏眞淫縱
十一年
府中在駿河
滅親謂伐姪之國也
早雲嘗依今川氏且氏康以女妻氏眞
赴援今川氏
十二年
興津在駿河
晴信逃去

已濟水。得敗聞。召諸將曰。吾欲爲二將雪恥。何如。氏政曰。曩者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檢二將首。意色甚驕。曰敵喪其良。度已退去。吾且日濟。小追北殲之。乃釋甲休兵。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氏康氏政自爲先鋒。會日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二軍自臺南北。鼓譟而登。聲震天地。義弘軍大驚潰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秘雜刀。手斬三十騎。氏政等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資正僅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多望風降。四隣益畏焉。十年十月。氏康與晴信合兵五萬。攻長尾輝虎于廐橋。縱火城下。至其門還。以報小田原之役。輝虎不敢出。輝虎數窺河越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十六

得志。氏康有妾子三郎。輝虎欲養之爲子。以成和議。氏康聽之。於是諸國無事。及今川義元死。氏眞承其後。而淫縱不親國政。晴信其母之弟也。陰謀奪其國。十一年。十二月。晴信舉兵襲氏眞。氏眞逃走遠江。晴信不敢追。留居府中。恐我兵救之也。乃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請分駿河。富士河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晴信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所寄跡。且爲姻戚。吾必復氏眞矣。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十二年正月。陣薩埵山。晴信陣興津。相持不戰。至四月。晴信度終不可支。夜拔其軍。間道逃去。氏眞乃來奔。氏康氏政分兵守諸城爲氏

陸奧守氏輝 三增山在相摸
大石遠江守
師岡山城守

鼇注標記

新三郎綱重 蒲原在駿河
晴信盡取駿河 早川在相摸
松田尾張守
元龜元年
氏康卒
講頼朝故事
氏政器略不及氏康

眞、脩前中城。六月、晴信來入伊豆軍、于鳴島會大雨、戢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關東將士多通晴信者。九月、晴信發二軍、來襲小田原。時我兵大半戍駿河。小田原兵寡。十月、晴信來至城下、聲言詣鶴岡神祠、以告戰捷。氏康氏政欲待其入鎌倉而斷後、戒之令兵勿出。晴信乃引軍歸甲斐。氏政弟氏輝等要之三增山、擊破其先鋒。而衆寡不敵。我兵遂敗走。氏輝獨身止戰。其臣大石某謂之曰、是非公死處。臣請代公死。進而死之。氏輝得間馳走。馬中箭斃。其臣師岡某授其馬、免之。氏康氏政將兵追晴信、未至嶺三里而敗報至。乃班軍。而戍駿河者舍守赴難。十一月、晴信復舉國兵入駿河。

日本外史　卷之十　十七

諸城解走。獨北條綱重在蒲原、堅守不下。晴信知其不可力取、引兵而去。綱重出追之。晴信分兵直入其城。綱重戰死之。晴信陷府中、盡取駿河。氏康乃給氏眞以早川邑。而遣氏政及松田憲秀等擊晴信。元龜元年九月、氏政與晴信相拒伊豆。聞氏康疾作、乃還。十月、氏康薨。年五十六。氏康攻擊四方、往往以寡當敵、有尺創數十。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賴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關東諸國倚而安焉。嘗與晴信會、晴信問可越戰略。氏康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民皆以禮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氏政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氏康既卒、甲斐將士

晴信請和
天正五年 佐竹常陸介
氏政老
氏直
相摸守氏直 氏康官爵左京大夫從五位下
武田氏爲屬國
六年 輝虎卒
喜平次景勝 三郎景虎
與勝賴絕

鼇注標記

七年
織田右大臣信長 三位中將信忠 夫人氏政妹
八年
十年
瀧川左近將監
信長遇弒
安房守氏邦
金窪在上野
盡定八州
沃灌漑也其土地皆有灌漑之利可耕故曰沃野
治鑄于山取地産之寶煑海爲鹽取

欲共擊氏政。晴信方西擊織田氏、以故不聽。遂講和。議氏政已無西顧之憂、乃專經營東國。天正五年、負擊里見義高、破之。義高請和、獻其子義賴。常陸國主佐竹義重亦致質子。氏政於是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晴信既卒、子勝賴數出兵與織田氏德川氏爭、大敗。而乃以重幣來請和、且請娶氏政妹。氏政許之。自是武田氏遂爲我屬國。六年、輝虎卒。二子景虎景勝爭國構兵。景虎則氏政弟三郎也。氏政爲景虎請援於勝賴。勝賴諾之。景勝自賂勝賴。勝賴變意。遣兵助景勝、攻殺景虎。氏政大怒、與勝賴絕。織田信長既定畿內、來約氏政攻勝賴。氏政許之。七年九月、與勝

日本外史　卷之十　十八

賴相持于三島。八年、戰于浮島原。十年二月、信長與子信忠擊勝賴、入甲斐。氏政氏直將兵三萬臨境、比勝賴困蹙欲死、教夫人走小田原。夫人不聽、與俱自殺。信長既定甲斐信濃、令我德川公居駿河、令其將瀧川一益守西上野、居廐橋城。十年六月、信長爲其下所弒。一益將西歸。鉢形城主北條氏邦使告氏直、而出陣金窪與一益戰、不利。一益兵乘勝而進。氏直先鋒設伏而佯走。一益陷伏。我兵前後擊之、斬首二千級。時甲斐信濃大亂。德川氏上杉氏爭之。氏政又令氏直率兵數萬會戰。不決。乃與其和、定西上野而還。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沃野千里、鑄山煮海。小田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

爲亡之釧也
氏政驕侈

炊麥供賓
炊爨也簸揚米去糠也碾轉石磨穀也晞乾暴也
氏政所謂不辨菽麥者故左右竊笑之也

憲秀弄權

榜令三倍

點注標記

十一年
娶德川氏

秀吉使來
十四年
美濃守氏規

憲秀送款於秀吉

戶倉在信濃

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幼也。從氏康略上野。與武田晴信合兵。軍於松山。時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盡炊以供賓。晴信聞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爲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碾之晞之舂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也。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問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令。纔四五條而已。今則一倍焉。夫德薄

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爲意。獨委任憲秀。十一年七月。氏直娶德川氏。信長既遇害。而其將豐臣秀吉代爲政於畿內。挾天子以令海內。德川氏上杉氏皆附之。秀吉屢使使來說曰。盍來朝京師。十四年。八月。氏政遣弟氏規赴京師。不肯親往。如是者再三。氏政曰。秀吉欲以口舌取八州。吾以弓箭取焉。秀吉怒。使使請戰。於是氏政乃修城壘。蓄糧仗。八州將士皆留其部下守城砦。而自聚于小田原。憲秀陰送款於秀吉。初憲秀子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賴戰。數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亡我兵。新六聞之慚恚。遂降勝

堀左衞門督
久太郎

竹浦在相摸
山中在伊豆
間宮豐前守
朝倉能登守
松田右兵衞大夫

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

十八年
小田原之役

點注標記

一柳伊豆守

湯本在相摸

險謂箱根也
淨野言悉焚燒民舍使敵無所掠也
先公已試之策謂氏康固守小田原不肯出戰而却謙信也

一城大驚

越後宰相上杉景勝

加賀宰相前田利家

賴。及勝賴亡。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爲乞哀。得免。令屛居其邑。至是新六又勸憲秀內敵將堀秀政通款焉。秀吉嘉之。以伊豆相摸。令爲內應。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規守韮山。陸奧守氏輝守竹浦。左衞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綱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昌副之。與舊臣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賜刀於康俊重昌。以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昌退謂同僚曰。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牧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輩於敵也。吾視十餘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年。二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爲其先鋒。二十九日。

圍山中城。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衆已凌城。聲登。康俊秀植死之。氏勝重昌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匂。四月。竹浦及湯本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衆。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吉于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饟不繼。我堅壁淨野。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氏直乃止。憲秀皆使人告秀吉曰。城西北有石垣山。以爲牙營則城內情狀無所遁隱。秀吉從之。一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北陸兵來攻上野松枝城。守大導寺政繁出於坂本。不戰而走。遂降爲其鄕導。下廐橋松

大導寺駿河守
坂本沼田蓑輪並在上野
氏勝降德川氏
北條十郎氏房
岩槻在武藏
妹尾下總守
館林在上野
浮梁即詩所謂方舟造梁者梁水橋也
應募收錢
鼇注標記
狩野一庵本姓小幡
中山勘解由
金子三郎右衛門
近藤出羽守
奧州氏輝也
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
助大郎守後稱勘解由
秀吉合圍百餘日不能得一首級
氏規守韮山

山沼田蓑輪河越進圍鉢形城。城主氏邦在小田原。留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野上總下總下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氏直召之。氏勝答曰。臣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譖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勝。氏勝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氏房出襲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陷氏房邑岩槻。留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氏勝書諭之。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堤防城。主成田長康在小田原。留守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就引水。城不漸一版。而敵沮水不得近。

數日堤潰。西軍死者數百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子城。城屬氏輝。其留守橫地監物遁之狩野一庵。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奧州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爲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擧天下兵圍小田原。氏政氏直勵衆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所。毋妄相擬。更番休止。休者遊息任意。分麾下士六百人。晝夜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韮山。秀吉以七將騎卒五萬攻之。氏

朝比奈駿河守
小笠原丹波守
浮田中納言
秀家遺酒
左衛門督秀治
鼇注標記
左馬助英春
英春入見氏直
秀吉百方誘降
下總守勝雅
二國伊豆相摸也

規謂其衆曰。此地。我高祖所由而起。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衆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乃築長圍。不敢迫。德川氏將小笠原某。以千兵傅壁。皆死。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即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韮山不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旨。遺酒於氏房曰。聊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秀家遂使言於氏房曰。豐臣氏與北條氏非有宿怨。偶爾搆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嘗鋒鏑。令誠議和弭兵。則封以伊豆相摸。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報憲

秀。憲秀欲導敵兵入城。少子英春爲氏直所寵。常侍左右。憲秀召而告之。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入。遂與秀治約。約既定。英春夜以鎧櫃自盛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一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愆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秀吉百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熏之。盍及今納降。取二國以存先祀。氏房妻子囚于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且不能已。而成田長康等。亦送款於西軍。親臣

其父子氏政氏直也
不俟約不待當土之約定也
氏直娶德川氏故有姻戚之嫌
悔為老賊所誑
誅憲秀致城
田村安棲
增注標記
氏政之辭自裁
氏直病卒
五世九十餘年
氏規忠勇
狹山在河內
氏盛氏信並美濃守
久太郎氏宗
伊勢守氏治
遠江守氏朝
岩留篇作岩槻今
據[illegible]正之同[illegible]
[illegible]岩瀬[illegible]高[illegible]

諸將互相疑阻。父勸和議。七月。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于戰。不習於和。未能應命。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得已。撤守備。約封七事。自小田原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踈其父子。故氏直惶懼不俟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則亟致城矣。德川氏以有姻戚之嫌。辭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一總代伊豆相摸。氏規聞之。恚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歸韮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乃誅憲秀。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棲宅。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二十三

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者輩。就其舍令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氏輝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之。監吏奪刀。不得殉。秀吉宥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邦・英眷等數十人。入高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年二十一。英眷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摸。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為狹山城主。食萬石。其後氏盛・氏信・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為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先鋒。後數徙封。終為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

長非氏勝
彈正忠正直
出羽守氏重
掛川在遠江
攬同[illegible]結得也
雲蒸龍變莫之或拒
身與也
增注標記
孫子云。夫吳人與越人。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此道。收攬人心之道也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哉。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隳其綱維。權臣內鬩。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為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為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劍之伴。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雞鬱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

日本外史　卷之十　〇二十四

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纘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得。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大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日本外史卷十終

武田氏略系

- 義光
- 義清 始称武田氏者 [illegible]
- 信義
- 信光
- 信長
- 十餘世 信満
- 信重
- 信元 信重叔父
- 信虎
- 信縄
- 信光
- 晴信 幼字勝千代 剃髪號信玄
- 義信
- 勝頼 [illegible]
- 信勝 [illegible]
- 信貞
- 信豊 勝頼従弟
- 信繁
- 信綱
- 信龍
- 信實

上杉氏略系 本姓長尾氏

- 平良文
- 十世 景政 [illegible] 権五郎
- 景弘 始称長尾氏
- 藤景 [illegible]
- 為景
- 晴景
- 政景 [illegible] 謙信姉夫
- 景康
- 景房
- 輝虎 [illegible] 謙信
- 景虎 實北條氏康子 三郎
- 景勝 實政景子 輝虎甥
- 定勝
- 綱勝
- 綱憲 實吉良義央子 [illegible]
- 藤景 [illegible]
- 俊景 [illegible]
- 綱忠
- 義春 [illegible]

輝虎後與上杉憲政約為父子 冒上杉氏 [illegible]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封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頼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頼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爲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元逃爲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鬬足

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爲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充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象瀬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亦毅有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爲癡騃狀以自晦與信繁角射技輙出其下或佯墮馬爲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許義元其女兄夫也天文五年義元爲奏請以晴信爲嫡嗣任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

新羅三郎左衛門尉刑部少輔義光
無楯之甲源家所傳八甲之一也
刑部三郎義清
太郎信義
五郎大膳大夫信光
加藤次景廉
禪秀即氏憲也
水中氏憲號禪秀
圖持氏

點注標記

伊豆守信滿
太郎信重
六郎信長
信元官名未詳
曰伊豆守
跡部上野介
永享中持氏以叛見誅結城清朝其遺孤春王安王作亂義教發兵攻之清朝死二孤擒之此役信重有功
甲斐守護也
加藤兵庫名梅雪
未詳
左京大夫信虎
久島一作久一本久島作福島
典廐信繁
左馬助信繁

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非吾所戒是視兵皆竊咲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爲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二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爲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

飯富兵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戾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元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頫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之民多不附村上義清六月諏訪城主諏訪頼茂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拒韮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若干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復驕怠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習延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

嘆意也曰出辭也
晩忌也
治部大輔義元
晴信與今川氏結親
天文五年
海野口之役
源心入道
不尾不毛躡其後
二郎信繁也
乃有愚色
飯富兵部少輔虎昌
板垣駿河守

點注標記

七年
逐父自立
村上左衛門佐義清
諏訪大輔
諏訪安藝守頼茂
深志城在信濃
小笠原大膳大夫長時
原加賀守國房
韮崎村中並在甲斐
紙旗
學詩謀

頭注標記

一年　木曾左馬頭　平澤在信濃　小木入道ノ池　兩足不能遍以爲　兩足不能行曰躄　信形爲勸助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可立就矣。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爲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屬精爲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頼茂與木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佯浚清鳥四人以爲怯、進入境内。晴信夜發、乘霧而逼擊、大敗之。四人再舉、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擧小木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跛足。嘗學兵於尾形。其以下、今川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自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

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頼茂、而納其女爲妾。明年生男勝頼。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爲嫡嗣、使勝頼承諏訪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塩尻嶺、破之。十五年二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横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遇。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焉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徇駿河、謝前嗤笑者。又以捕擊義式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水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

頭注標記

眞田彈正忠入道一德齋　武藤喜兵衛　十六年　志賀上田原　信濃　十八年　十九年　北條左京大夫　晴信與氏康義元連和　削髮稱信玄　不動佛　義清投謙信

上杉氏軍。眞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率死士突入、其麾下。與接戰、墮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略地上野。人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二月、復略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模國北條氏康、婚爲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以先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信玄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爲己像、執劍及索、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

也。信玄連攻村上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等。十二年盡略川中島四郡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爲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乃往投之。

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絶。養上杉藤景爲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爲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庶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藤景而後 世以爲景、爲景輔上杉房能。越後以事相隙、擧兵鬪。房能終死之。兩講。時

永正三年　六年　民部大輔顯定　上杉民部憲總　高梨攝津守　七年　妻有莊長森並在上野　上杉兵庫頭定實　上條在信濃　長尾氏始大　天文十一年　椎名肥前守　神保宗右衛門　栴檀野在越中　江波五郎　爲景四男　彌六郎晴景　平藏景康　左平次景房　景虎不肯學僧事　胎田或作昭田　栖尾三條並在越後　黑田和泉守　金津伊豆守　長尾平六俊景　貳城外城也　本熟眠　門者山岸六助　春日山在越後　寺僧名門察　本莊美作守　宇佐美定行　駿河守定行　行縢行縢所謂脚絆

永正三年也。房能兄顯定爲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爲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高梨某爲將。去歸爲景。七年六月。爲景與高梨合兵擊憲總于椎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爲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椎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爲景自往擊之。至栴檀野。賊將江波某佯降。設穽于路。迎爲景陷而殺之。爲景有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爲孀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略。爲景不愛也。逐之栖尾。欲以爲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爲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大臣胎田常陸者自爲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二子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者爲匿之簀床下。逮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出。入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栖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爲行脚僧狀。行縢穿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

起兵必陣于此　滅仇慰魂　賊謂一向賊及胎田常陸黑田秀忠長尾俊景等也　十三年　十四年　神餘隼人助　十五年　十六年　越前守政景　六郎　下濱在越後　敵過嶺追擊　晴景自殺　十八年　十九年　胎田等伏誅　新山黑瀧亦在越後　二十年　高梨源三郎　越後盡定　二十一年　兄晴景也　削髮明志

起兵復國。必陣于此。遂至栴檀野。泣且拜曰。兒必當滅仇敵。以慰先魂。於是經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爲報復。歸。有告賊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栖尾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將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徹。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譟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之則返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國人請景虎入府內。胎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攻三條。拔之。誅胎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爲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殺。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連署請其止。治

用令無君

林泉寺在越後

二十二年

親滿甲 義清曾孫

念顧家居

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兵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
門令莫敢或違則吾首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
令收事命大臣十六人賜所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
詔彈正少弼敍從五位下謙信曰是受官爵非人臣義
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
詣闕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上義清與高梨政頼
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
等為武田信玄所侵處客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
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
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兵又警常欲屠此二國遂
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

村上道里也嶺也

過敵不狂鋒

河中島之戰

旌旗約戰

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
利期百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
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狂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下
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
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
將步騎二萬出雨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既十一逆撤
日川軍鋭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
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一十七日謙信遣
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
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報問公何以奪彼地
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

傳發信號令而進 小

圓陣

畠山修理大夫義續 其子郎後改入道

二十三年 大膳大夫長時

笑曰公愈義清負爲高義勁然惜信而未死公不能成
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
郎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
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逆勝敗于庚謙信分兵渡
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亂之退去揚田源助牧田二
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先
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使使招降能登國
主畠山義則以女兄妻之取其弟義春子養之將灘江
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羽內會津皆起遣兵擊
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桔梗原
勝而陣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川除大泉婦

北條今川義元 武田

犀川之役

張紹犀川

宇佐美駿河守

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收襲武田氏
以打謙信而信濃害將樂殿守御下和田等將通謙信
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了驛聞客將事實被殊遂八
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因其此行以與信玄熟戰
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餘坐信玄以騎入出與之對
圍壘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以兵劫營來
攻者迫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伏皆起諸隊隨之乃
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皆下令張紹犀川而
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
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擒之於河信
玄與數十騎走有一騎着練絹馬以白布裹面挾八刃

麾扇扞

急流曰湍疾瀨也

弘治元年
二年

信玄盡定信濃

高坂彈正

伊奈貝津皆在信濃

諸將宗昌宣

河中島第二戰

斬晴行等

戶神山犀川並在信濃

輪轉返戰

河中島第三戰

來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
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
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
將原大隅搶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
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迫之率騎來戰戰
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
越後捕虜言鄕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
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
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爲武田氏强
敵第一諸將因宗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
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皷譟

過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
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
信見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
騎出五鼓詰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衝營
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
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遽渡抗擊
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
迫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鏖之甲斐後軍橫
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
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
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亦

追擊者族

疏行首疏開軍行前路也

甲越和成
永祿元年

上杉民部大輔

永正中上杉房能及其兄顯定並爲爲景所殺見上文

北川在越後

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稱上杉氏

彼用奇我用正

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
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愼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
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
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
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
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
伏而明縱騎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
兵老有變乘夜進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
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
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爲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
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越中越

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條氏
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
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
二世於此卒爲氏康傾覆求援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
公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捐怨以歸公公能
爲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
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爲景之惡
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於
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
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謀北條氏間氏康每戰用奇曰
彼用奇吾用正也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厩橋沼田等五

發使京師　北條義時請將軍道家男頼經爲鎌倉主

二年　天子賜酒　近衛前關白龍山

改名輝虎

三年　和田在信濃　越前守政景

本莊越前守

四年　關東將士賀正

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擢家一人爲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闕。天子賜酒。侑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北三管領許乘寳輿。執朱柄麾。賜已偏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爲先鋒。接戰。相摸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厩橋牙城。而自居其郭。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厩橋。遣兵。攻古河。

太田備中守資正入道三樂　小幡上總介　高麗山在相摸　幘纏頭之巾也

此公視吾曹如蟲蟻　輕井澤在信濃

謙信無老成之計

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摸。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稜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引兵出三增。橫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即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果銳迅速。得之天資。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伐深

久頓

新發田因幡守治長　時稱五十公野源太

八葉前車之板之文也有大小之制　見桃華藥葉車

小幡三河守

千葉小山皆據下總下野

成田下總守長泰　未詳

其祖與頼義有功

感

拳之以拳擊之也

入。久頓。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恚奔歸。諸將救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擊之。謙信令委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

諸將復附氏康

梭師谷在上野

牙兵麾下兵也

北條氏請信玄北侵　四年

壘于西條山

貝津敵謂信玄也

聞報即發。潛軍由梭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遶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厩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雨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六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中。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徃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敝鏖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諜者報曰。甲斐軍出

謙信問計
直江大和守
齋藤下野守

山上西條山上也

色部修理亮

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爲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諜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御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所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倂抽手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三）

點注標記

信玄脫走

甘糟近江守

志田源四郎田作默爲是

五年

長尾小平次彈正
忠。八消謙忠
五郎憲勝綱新藏
八

甘利左衛門晴吉

米倉正房

竹楯扞丸

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邀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邀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宵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廐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尙至廐橋。問三

謙信遣使
私市在武藏
要覽擊也
小田助三郎

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跽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慴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卽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既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發不答。乃傅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眞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四）

點注標記

北莊丹後恐誤實
父安藝守也

河越之戰見後北條記

信玄使氏康談戰略

六年

白谷筑前守

鏖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冑下馬。徐行而還。至廐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蓑輪松枝諸城。以略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欵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

族誅汀波氏　佐野小太郎　傳將軍旨　不識庵　定行以政景同溺

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五

分領飛驒。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拔富山、烏(?)崇(?)

執(?)汀波氏，合其族十六人盡誅之，梟首櫓(?)野際(?)告爲

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臼井。與

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氏治竄謙信，已而

歸款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朔，冒雪發越後，入常陸，

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

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利氏使者來傳將軍旨，諭

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

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

與强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祗爲四郡之爭，無謂也。

一人然之，乃約各選一力人，使鬭，勝者取河中島。杉氏

力士鬭勝，信玄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乃復

封上義清、高梨政頼等於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

山。號不識庵。盡牌將士殉難者，自爲祭之。先是謙信使

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者，乃

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著，

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接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姊夫

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

景。觀漁湖中。以漏舩逆載，與政景同溺。官以私憾殺

因沒入定行邑，而撫恤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繼宗

朝代守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爲武田義信所窘，敗且

至(?)乃(?)……本莊繁長……又竊笑

卷之十一　〇十六

帶刀景繁　兵部少輔昌景　山縣三郎兵衛　今川氏姓源，武田氏　三好左京大夫　松永彈正忠　八年　義輝密召謙信　九年　義昭依信長　信長結信玄控謙信　秀勝一本作勝長　勝頼二郎　太郎信勝　秋田城之介信忠　三浦右衛門佐

之。謙信惡之，誅藤景。繁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

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

之，恐其傚己也。勝賴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

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告義信與兵部就軍陣圖信

玄。昌景證之。信玄因囚義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

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

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惠上杉氏，而其

兵出西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

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好長慶擅權勢於畿(?)。

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

斬之，因密啓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難不能決，

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

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義輝弟義

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議不輒成。義

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略定

近畿，頗致强大。頗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

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常相踵於甲斐。信玄

知其意，動輙敗約，欲兩其兵。信長忌之，乃送其季子秀

勝爲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爲嫡嗣，

而勝頼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爲其子信忠娶信玄

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絶。先是今川義元與

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眞愔弱，任讒臣三浦義鎮，國人

信玄不答之
謙信給鹽
十一年
庵原彌兵衛
點注標記
清見寺久能並在駿河
美濃守信房
啄木啄蟲 啄木鳥名也
十二年

不服我德川公嘗爲今川氏亦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爲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南氏眞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眞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仰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問者謝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眞擧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取諸降附任了送致甲斐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情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七

行交名問要地可城者以久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眞爲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埵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康數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任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焚其糧仗還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從收兵歸氏眞遂走相摸三浦義鎭爲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入伊豆軍鳴島會久雨流潦浸陣引還從是氏康兵專防西面任小田原者甚寡

內藤修理亮
曰如何言輜重何若 謙我今果如何也
昌宣忠讜 讜直言也
信長請信玄
點注標記
介弟家康之弟久松源三郎康俊也
二氏所據皆絕濱
神保宗家也
慮軍橫行 過
二國謂 作上野
元龜元年
飯盛在上野

信玄謀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以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不聽九月下氏八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過北條氏萬兵三增猶昌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大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以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讜相摸兵戍駿河者聞難棄守還救信玄賦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略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爲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同松平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十八

家康僕所最眷顧者以幸指教之家康介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爲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撗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脅謙信以附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職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毋慮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慴不敢出聞其還上二國猶然後州皆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徙據飯盛城與昌綱鬩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

黑綿衣十字槍

季子三郎
牽出。言使信玄不得遠出也

鼇注標記

挑戰曰
信玄與德川氏絕
氏政請和信玄

義昭諭謙信以書
二年

之呂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自發書後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已而急攻拔城也。謂諸將曰。饒今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帔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邀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皆走。謙信逐至飯盛。徇下野下總。入廐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同于富田大中寺。携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牽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綏而退。

十一月。德川氏貳于越。於是信玄與德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蓋非其出。雖謙信不能支也。信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皷于京師。則吾雖死不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脉。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治信長。十二月。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搆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二城。德川氏小候。閱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

信長媚事信玄
德川氏在遠江濱松。故曰寄通貴國
也
德川上杉通好
村上國清
三年
勇其勇也
推名肥前守
三形原之役
小山田備中守

鼇注標記

刑部在遠江
平手甚左衛門
信長分疏
分疏分條數陳述
天正元年
野田在參河
秋山伯耆守
訴信長五罪
岩村在美濃
城將稱遠山內匠
助

昭招謙信。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寄通貴國。恐有違失。僕當訓督之。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誡其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子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遂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推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二股城。信長遣兵援德川氏。十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川氏之陣單。織田氏

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進麾。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為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宣曰。不可。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還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疏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城。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

信玄遺誡

樹旗于瀨田 信玄素志不遂故悄然中猶爲此言也

號以前信綱入道逍遙軒

空頭花押 空紙上頭而書花押於紙尾也

孫子語見于第七

第二合之勝

失好敵手

四將說勝賴

二將專寵

長坂左衛門入道

跡部大炊助

長篠合戰

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此行必入京師也

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扼山縣昌景以八百

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加信玄不聽轉入三河

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

攝職以俟信勝長誡之曰汝愼勿往兵以亡我國吾死

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

必不與隣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悄然已而呼山縣昌景

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祕

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與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

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

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畧涉書志嘗以孫

日本外史 巻之十一 〇二十一

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

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俟起倚止者乎信玄曰

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

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隣頗聞信

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含著而歎曰

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

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

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愎自

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佞道幸勝賴益寵

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

會三河軍圍長篠乃小山田勝賴遣信爲後長篠敵設

二千

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

二氏德川織田

信虎甲斐寂

信長陽結謙信陰圖之

七尾在能登 木船在越中

詠雁作

九月十三夜賦詩

信長謝罪

伏山間柴爲燒營迫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

自非燒營也使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

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

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宣昌豐相謂曰武田

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狃勝不戒備比四隣

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畢集其勢

二變沮而止已而一變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

不戰而還還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

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覘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

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

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亦託於義昌之兄

日本外史 巻之十一 〇二十二

也竊謂謙信曰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人陰以計

招上杉氏諸將歸款於氏謙信書誚其反覆信長皆書

陳謝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弑義隆

以七尾城降信長信長已而謙信將兵二萬西伐攻長純木

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爲將

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

救之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一日屬十三夜月明

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營

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遮莫家鄉

憶遠征令將士歌詩皆和之遂爲政國中而歸信

長遣人兵來援聞城陷引歸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

奥平美濃守　三年　計吏司金穀吏也　大賀彌四郎　長篠之役　鳶巣在參河　點注標記　室賀入道　河豊河也　真田源太左衛門　土屋右衛門尉

是歳信長招降三河將奥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款甲斐。約為内應。勝頼佯陣揄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頼以萬人附昌宣留扼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單道虚守令叔父信實守鳶巣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返。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為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九七萬。猶憚甲斐騎兵衝突。樹柵三營。守以萬銃。勝頼欲戰。信房昌景昌豊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鋭。不若且避之。不則疾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詰信房

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逍走耳。勝頼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濟河陣。日日敵間道襲鳶巣。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挑戰。昌景為左先鋒。進犯敵柵中丸死。信房為右先鋒。與真田則幸土屋貞村破柵而進。則幸貞村亦中丸死。室賀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頼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使人馳白勝頼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蓋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頼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昌宣先進。昌宣豫虞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入諫。請與北條氏婚以拒。勝頼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

信長大城安土　柴田修理亮　蕪木左衛門尉　齎首奉贈　勝頼請和謙信　下總守幸成　點注標記　右衛門信蕃　今夕始得高枕　四年　又死乘敗何以對天下　椎名刑部少輔　江馬常陸介時宣　前田又左衛門　川田豊前守　柿崎和泉守

獨謙信。乃大城安土。移馬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為其最驍將。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為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須攻本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一戰以爭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歳。勝頼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徴其質子。不肯。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降。乃攻陷諏訪原。遂攻小山。勝頼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也。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

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頼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殺其姑。是月。勝頼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頼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横須賀。勝頼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頼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上説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城。椎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彈。襲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越中。柿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

給直索價　長九郎左衛門　五月　穴水在能登　筒井順慶　順慶久秀皆送款　不動橋在越中　信長巧於走者　四郎勝頼也　技倆猶言伎也　八州越後越中加賀能登飛驒上野佐渡也　上野侍虚也　勿視謙信同庚頼都　將乃推轂單騎迎謁

以讓之。將峙景家。使人市馬上國。信長書曰。可以閑也。乃給直。信自書詢更求作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其通款。終殺。信長陰仗能登人長連。令賀人松任彥紹誘。向州北向。千重連聚兵襲穴水戍。小松安宅大道以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以小久秀等據大和。遣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長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往援。而己亦將來。聞之。謙信攻拔二城。進至不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晨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遁。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假日猶在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

當盡踰隘之水日。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庄。遂進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委四鄰於家康。而自處安土。益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内敵戰。不亂北之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敝八州之卒。北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庚頼都人上時守御人言等皮履。故所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一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爲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悅乃版。備翔鞠於膝。單騎迎謁。請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平昔經營之。一旦奪也。使吾復命。蓋信服。以信

六年　簡選也閲歴也謂閲軍伍之數也　謙信卒　直江山城守　諸大臣迎景勝　三郎景虎也　細作間諜也　天下大定矣　佐久間玄蕃盛政　佐佐内藏助　北莊丹後守景廣　長勝　七年

長劍雄目。言以急我耳。聞長篠之役。柴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閲日傳檄大發管内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陪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頼。請自前故修舊好。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煩公自信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頼不答。六年。正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閲。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九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亂亂乃景勝。且親姪。宜立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

上田。來入内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鬪。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略收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尸定城。走北莊丹後閒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自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明景虎數破景勝兵。因甲斐兵等。景勝母自上田肩輿來入城。令諸將上面勖之。係謙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三月。景勝破外郭。景虎中傷。入城。北莊悅走。景

點注標記

鮫尾在越中　氏政遣兵　飯山在信濃　齋藤下野守　景勝附之密　景虎者勝頼妻之兄　也　氏政與勝頼絶　信長以兵　滅德川氏　八年　岡部丹波守　横田甚五郎　九年

勝將拔田主馬城之，追而剿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爲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頼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東上野賂勝頼，先以金萬兩，又厚賂［illegible］業一嬖臣，說勝頼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以北條氏得關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頼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模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頼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來攻勝頼。七月，勝頼以其妹妻景勝，歸其東上野沼津敷也。氏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從諫言而一擧蕩滅。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與關氏有罪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二十七

發，居與甲斐賢入減貴，遣使減貴來，送款約爲內應。勝頼許之。事覺，皆被殺。九月，勝頼次沼津，氏政以兵出島，單二島。德川氏嶮險入駿河，總之。勝頼使別調當氏政，而自一擧攻遠其行，斯則去矣。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自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頼神將横田尹松使言曰，城孤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守當城死，則得逃走歸，亦不難也。將士皆賀其言。勝頼因此不援，紙以籍［illegible］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illegible］送款。勝頼將頼故戰之。擧山之。三月高天神與行［illegible］獲［illegible］戰［illegible］勝頼故［illegible］皆在

點注標記

尹松新介　請和長備　穴山入道　岩殿在甲斐　香妻在上野　不備約於韮崎　氏康也　新府　左馬助信豐　信良通款織田氏　木曾左馬頭　十年　阿部加賀守　信忠自木曾入　三位中將信忠　瀧川左近將監　川尻肥前守　下條伊豆守　飯田飛驒守　小笠原掃部　松尾日飛驒　桔梗原　城織部　眞田安房守昌幸

臣爲質，固辭不受。勝頼［illegible］削，質歸，具請於長小山田昌辰曰，懈矣，長其備耳。不聽。遣織田氏質，請和，信長答書，辭甚倨。穴山信君又說勝頼曰，北人風衰，四隣故所恃，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謀［illegible］若殿久能香貫三城以備之。謀信不肯，從然之故，無事耳。今隣國無復加謀，信者安可不備。勝頼然之，乃城于韮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嬖勝頼女爲婦。武田信豐將二發，乃適信豐。爲信良御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昌爲勝頼姊婿，貳其謀，求援於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豐所爲，雖言之，而事覺。十年，正月，勝頼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輕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補從其後可也。二豐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討，遇義昌爲所領，大敗歸。二月，勝頼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等爲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又擧應之。下條信氏棄飯田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頼召諸將于諏訪議。不決，城昌氏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于兵，爲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摑，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頼問之。［illegible］若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以［illegible］敵［illegible］地離而入，敵可襲。

頭注標記

信良降德川氏

吾知守城而已

勝賴弟 高遠城兵僅三千 仁科五郎

截耳鼻

渡邊金大夫照 土郎勝信

焚旗與無楯自殺而已 無楯甲名見卷二

義國即勝賴 小山田兵衞尉

君臣泣下

由我夜合兵疾進。降其前部。以其將嚮導。許之。而信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降。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何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事。陳辭。出赴國難。未暇謀禦。諏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行固守。信忠使辯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雖猶可保。苟出降。必爲勝增其邑。信盛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爲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盛爲導。疾攻。昌行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信忠克城。遂陷。與信盛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一八

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四面來薄。而新府城營未全。勝賴欲往避之。嫡子信勝慷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宜當焚旗與無楯。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陰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乃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眞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奉公。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甥曰。昌幸新。義國故臣。敵新令何。勝賴遂從岩殿。令義國先歸待之。於是焚毀諸殿。質百人。召死節者。質一人。頗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向岩殿。顧望。有若從相顧泣下。至柏尾。詐義國來迎。而日至。十八騎。鶴飼氏家臣從義國以叛。而其徒乃絶關以擒勝賴。不知所出。乃走

天目山

土屋惣藏

秋山紀伊守

小宮山内膳 栢尾天目山田野 並在甲斐

君嘗擯我言以君之明嘗擯我我以爲不忠而我赴君之難則非不忠是傷君之明也

吾知有今日久矣

何顏見阿兄 阿兄氏政也

辻彌兵衞

武田氏滅 右衞門大夫信綱 左衞門大夫信光 孫六郎信綱 一條右衞門大夫 三郎信貞 左馬助信豐

降者皆誅

森勝藏長可

入天目山。兵僅四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溫井常陸。擔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數諫勝賴。請除二嬖。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尋結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就昌恒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之明耳。因問諷問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嗟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索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模。對曰。妾何顏見阿兄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奧。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係家嗣。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宜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二十

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爲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戰。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以槍。昌恒以弓翼之。殺敵三次。山縣氏卒辻某聚殘卒。自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恒矢盡。且拔刀敵叢。槍擬之。勝賴走救。昌恒爲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及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遷令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綱。信龍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嬖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爲所誅。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臣。皆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

北陸訛言

信長遇弑　明智日向守

武田氏故地大亂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右三郎　村上源吾

景勝入甲斐

點注標記

政景者景勝之父謙信所殺

柴田將監　田因幡守　原信謙　新發田在越後

十二年

家等相爲掎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甲斐上杉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懼越後兵抵以塹柵具備諸將備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破瀧川盛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出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上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爲其將明智光秀所弑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人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千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眞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爲內應景勝可擒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爲前導濟千曲川以付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以地與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自武斷心慕叛謙信思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內膳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略定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夾擊景勝曰

越後男子用武如此

十三年

須賀修理亮

景勝見秀吉

點注標記

須田相模守　本莊越前守

十四年

景勝入朝　供帳供具路次也

十五年　佐渡及莊內也

十七年

兼續爲諱　藤田能登守　安田河內守　安田越前守　大和守實綱

十八年

文祿元年　名古屋在肥前

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八月自將兵入越中一月攻宮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還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八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其督至落水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一天下權而踰險入敵國者恃前約以吾必不負吾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眞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三十二）

長本莊具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於少利德川氏欲入擊織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卑詞勸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爲奏敍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之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爲四位侍從藤田信吉安田三臣皆敍四位兼續自以實綱常參謀議爲仇所判死無子謙信命直江嗣以與六爲嗣是爲兼續多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奧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野二年

二年 景勝入朝鮮
歲入幾何
堀左衛門督
慶長二年
三年 景勝五大老之一
前田大納言利家
毛利中納言輝元
浮田中納言秀家
四年 三成勸景勝舉兵

點注標記

佐竹常陸介右京大夫
五年
藤田能登守
數德川氏十罪
伊達左京大夫
最上出羽守
伊達上野介
片倉小十郎備中守
長沼在陸奧
結城中納言秀康

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金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頼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爲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群牧共願推公爲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沓指原修壘寨峙糧餉

誘陸奧出羽土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夾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發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頼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

先人用軍未嘗乘危
景勝勁敵愼勿與爭鋒
山形在出羽
志村伊豆守
上山亦在出羽
聞變而退怯也

點注標記

本莊越前守
六年
大炊助長義
福島梁川松川白石並在陸奧
景勝謝罪
去年德川氏諭西上吾豈可再負乎

續請急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避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之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愼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畏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

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還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從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約七月至伏

慶長十九年
景勝先鋒 杉原親憲
鴫野今福大和川 並在浪華
鐵孫左衛門尉

點注標記

景勝率事豈何謂
島津孟
今日之戰

見謂。凡八州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爲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介水原親憲於鴫野。築柵而拒之。諸將也。是其單旗。杉原聞笑曰。吾錯大敵。故向此耳。景勝陣鴫野。義宣陣今福。聞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射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鴫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僅守川一總承。擁四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鴫野戰急。令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三十九

丹羽氏代景勝。景勝以搶手三百自環爲陣。憑搶不動。使者十餘輩。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也。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城兵入城。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與敗。與九騎馳入敵中。人得首級而還。德川公單騎小衆之中見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退擊之。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德川公聞之。景勝武事。若曹得謂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須田鐵島津等。謝曰。臣等何今之有。尚井賓君家郎循。奉以周旋。尚井退謂人曰。吾從我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

元和元年
特命守京
幸村戰守可觀
九年
景勝卒
彈正大弼四位少將定勝
播磨守侍從綱勝
吉良上野介
彈正大弼侍從綱憲
猶五郎義春
義春音辭

點注標記

宇休美氏郭定興
兵有備門勝興
得賞也
上杉氏仗信義
假託言兵之書而閒色也

川卵戰月。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了辛利在城中。戰守最可觀。由以爲此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二月。景勝病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嗣。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爲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爲謙信子養。後以爲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坂冬役。爲之二條城問。上下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爲人短小。而音辭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來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〇三十八

老於家傑。而毋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僞云。字休美定行之孤定興。數嘗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會津。及從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事跡有所綜覈。列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以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則公皆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趫捷。重服輕死。我國俗所自能。我王又養之以恩結

點注標記

[illegible]

[illegible]

用捨兵用則兵後王捨之也

東伍六曰[illegible]制也

爲政騎戰之法也恤養也使前循[illegible]較與接通[illegible]樂大祭也徒也

以二者之兵[illegible]不關不服封其[illegible]

之以信門以撫章鍊冶之。經數百千年關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捍頭目。以能震攝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恃此術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業。後劉漢爲丈鍛。強爲弱乎。時弁韓有急。遁逃幾乎絶。朝鮮人其而非王道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奈臣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翻皆爲然。故非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合爲羣雄所分領。日淬月礪。愈淬愈勁。而其撫章鍊冶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也。蓋平以還。民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

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毋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德川氏起侯甸。必騎多步卻。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國險不便騎。騎卒徒取致遠。至戰撤舍馬步鬬。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息。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猶什伍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一家皆是。一家之陣人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主旗數碟居中。左右央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七下馬以進。或什前傍出。或自中跳

點注標記

孫呉[illegible]又[illegible]起[illegible]趙魏於戰國[illegible]

[illegible]

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衆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嗌搏不解。不敢關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議使同世。亦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角鬬以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所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皆者吾父書行過甲斐。甲斐氏歓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撫僅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旁多世所不傳。余竹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

士交游。爲余言如此。

日本外史卷十一終

毛利氏略系

〇本主 [illegible] — 〇廣元 匡房曾孫 — 時親

音人 賜姓大江氏後更氏江 — 親廣 — 貞親

千古 — 〇季光 廣元第三子食邑相模毛利莊因氏焉 — 親茂

〇匡房 千古七世孫 — 經光

師親 — 廣房 — 光房

隆時 — 煕房 — 豊元

直衡 — 弘元

興元 — 幸松

〇元就 幼名松壽初發於冊北氏後爲幸松嗣

就勝

隆元 先父卒 — 〇輝元 剃髮稱宗瑞

元春 吉川 — 秀元 實元清子長門 — 元知 秀元次子清末

隆景 小早川 — 〇秀就

元綱

元清 爲穗田氏後 — 就隆 德山

秀包 — 元長 岩國

元秋 — 元氏

元政 — 廣家 初名廣信

元康 — 秀秋 實秀吉外甥無嗣國除

高政 實穗氏冒毛利氏佐伯

吉川氏先世

〇友兼 駿河人食吉川 — 興經 友兼十二世孫

〇元春 實元就子

經基

經家 世次未詳

小早川氏先世

〇土肥實平 伊豆人食相模土肥

正平 實平十六世孫

繁平

〇隆景 實元就三子

點注標記：中納言千古　教義家以陣法　三位中納言匡房　佐頼朝覇天下　民部少輔親廣　安藝守季光　毛利莊　季光娶泰村妹實治中三浦氏與北條氏戰季光援三浦氏竝死於其難　修理亮時親　左近將監貞親　備中守親茂　備中守師親　宮內少輔匡時　越後守直衡　新田越後守　高越後守　武田六郎　吉川又次郎　嘉吉之役赤松滿祐弑義教據白旗城　治部少輔豐元　應仁之役山名細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爲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爲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覇天下。以其薦爲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奧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爲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爲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爲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爲足利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

點注標記：川二氏戰於京師　少輔太郎弘元　備中守興元　松壽　行道而蹶常也　蹶音致跲也　髫齔髫垂髮也齔毀齒也謂幼兒　盡祈吾主天下　永正八年　元服名元就　猿掛在備中　兼漢祖唐宗之相　隆準高鼻也肉角額骨起如角也　十四年　武田太郎左衛門　駿河守經基　熊谷次郎三郎　志道太郎三郎　大內左京大夫　并武田氏邑　太郎判官光和

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蹶溺。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蹶。常也。庸何傷。比髫齔。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所祈。曰。所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盡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元既爲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據

十二年 興元卒
高橋大九郎
大永三年
三吉修理亮
尼子伊豫守
藏田備中守
叔父日向守
尼子經久後從二位中納言
上野介持久
大膳大夫高詮
幹國事也
鹽冶掃部介
富田在出雲
幸松卒 元就爲嗣
上總介就勝
坂谷稱不詳
渡邊次郎左衛門
桂左衛門佐
安藝守元澄
四年
周防介義隆
陶兵庫頭
享祿二年
熊谷兵庫助後伊豆守
高松本備中
香川左衛門尉
天文四年

銀山不下。十二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
與元就拒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
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
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
松、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
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
滅鹽冶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
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爲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
內義興在京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
族、介立其間、觀望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
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爲嗣。

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
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
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
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
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
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
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內
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仕右馬頭義晴幕
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
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
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將奔若狹大夫

赤松下野守
宮内大輔興久
晴久亡狀
右衛門督晴久
義興遺言
謂義興爲元就請褒賞故曰吾嘗德
欲
下野守義勝
出雲間入 尼子氏間諜也
宍戸安藝守 宍肉本字
竹原安藝守 小早川又太郎
紀伊守國久
新宮黨 新宮地名國久所居
陶尾張守
十年
備中守隆元後大膳大夫

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攻高野城。
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
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立孫晴
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
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誘爲我援。愼勿失
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
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
親來討之。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
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
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青山。元就恐敵陣山上以
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識曰、敵陣青山、吾

與宍戸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
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三
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道將帥
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宍戸・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
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外、出擊走之。
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怒北軍數衄、以萬
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我寡單、縱兵而進。
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
以遏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
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
元就進破三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義勝死。

十二年
秋山信濃守
吾祖謂師親
吉川治部少輔
興經附晴久
小次郎左衛門尉友兼
大鹽右衛門尉
駿河守元春
左衛門佐隆景

點注標記

次郎實平
又太郎正平
彌九繁平
兩川一豪爽一沈斷
伉儷配耦也
兒玉三郎右衛門
元春娶醜女

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祖駢渡坂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尊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興經嬖大鹽某其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爲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爲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爲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欲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爲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婚以爲家君之先所向

十七年
內藤下野守
義隆文弱
義隆時從二位大納言
梵譯釋氏之書也
次郎義清
墮落沙門流寵公卿謂與僧通落廢也謂忘情解脫也沙門僧也
問田紀伊守
相良遠江守
杉伯耆守
青景越前守
冷泉判官
乞骸骨乞致仕使骸骨歸於鄉土也

點注標記

二十年
隆房反逆
二條關白
周防介義尊
大友左衛門督八郎義長左京大夫
義隆遺書囑元就

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爲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諫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寵公卿耳持長覗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爲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曰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

宮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爲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欲筑紫遇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爲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鎭弟義長爲主曰重政隆時茹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栁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己啗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誼忠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

二十一年
江田尾張守
泉橋山內並在備後
三村修理亮
二十二年
穗田治部少輔
井上河內守
仗大義討逆賊

點注標記

得詔移書
吉見大藏大輔
津和亦石見
二十三年
骨鯁謇諤之臣也
謂直言敢諫如魚骨之哽咽也
江良丹後守
城嚴島

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爲鄕導。攻穗田爲資。降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

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頼。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徹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

弘治元年
己斐豐後守
新里式部少輔
悔不聽老將言
五郎長房
晴賢至岩國
岩國在周防
大和伊豆守
弘中參河守
脆不堅也孱懦弱也

點注標記

彼眞悔之必不宣言
醜詆惡言毀辱也
桂能登守
晴賢決意攻嚴島
土豚土嚢也
兵愈衆鋒愈鈍

覆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非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揚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

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眞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覺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爲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擔楯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爲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

能島掃部助
來島右衛門佐出雲守
招燈返舟
鼇注標記
浦兵部丞
陶賊伏誅

鈍我以外十數十術之亦可必也乃使宍戸隆家留守
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
而陣閫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獨村上隊自能島
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
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池塞橋路
覆以大索聯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發輜
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為我收兵也於是元就
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
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諸族亂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
皆減篝火揭燈于身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遣
舟於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

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皆穿賊營而入賊
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徴來矣辟船而達
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
下擊賊諸軍大驚爭棄其牙營喧鬨自相擊刺元就
大呼以進諸將亦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叱嗟還
走者不能遏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
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獲一隻遂自殺隆
包以殘兵百餘據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
首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會衆指其首曰
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歡元就留嚴島
十日引兵返小瀨葬晴賢首于洞雲寺所戮既誅晴

威震關西
杉十郎
山內新左衛門
三年
投簀布席
簀萱薄也
久珂郡下關
右田氏勝山近在
周防
內藤右衛門佐
鼇注標記
長府下關近在
門
絕大友氏援路
福原左近大夫
除弊免租
門司在豐前
益田越中守
三角在石見
謀除國久
紀伊守國久
駿河守經基

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
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二月元就進陣岩
國遣隆景徇玖珂郡至上關杉重輔為內應攻殺長房
將士相繼皆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
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內隆通又命元春
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拒燦間城隆
元攻之賊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二月元就將萬騎發
岩國令士卒人持簀與席以傳城下投簀於淖布席其
上踐以登城鏖殺其兵山口騷擾惑甲拒右田岳元就
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
來會蜀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內藤

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抵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
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
周防長門士民雲集山口營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
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
三尾鶴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
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
起於鶴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
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冠不下正賴而與
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
取大內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
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為其孫々婚是以

孫四郎經貞
媒酒醉也蘖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北兵自是弱
永祿元年
出羽在石見
小笠原彈正少弼
本莊越中守
神邊在備後
杉原播磨守
三年
松山在備中
定石見
獻金助禮費賜菊桐章

點注標記

襲殺常光
五年
連珠砦營之連續若珠之絡排也
講書於軍中
山名源十郎豐數
南條豐後守宗勝
右衞門督祐豐
晴久卒
三郎四郎義久
伊豫守
神田在豐前

許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又長不逞與經貞謀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懐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内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蘖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天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叙從四位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一

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爲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賊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潟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爲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持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爲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友義鎭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

天野中務大輔
六年
與義鎭和
右馬頭輝元
元就辭和
櫛理髮也沐濯髮也櫛風沐雨謂蒙露於野而堪艱苦也
和智又九郎隆實或作元實
隆元仁孝
訃告喪也
弔兒者力戰
松田兵部誠保
金掘未成形者曰礦礦卒鑿山取礦者
斗米注馬

點注標記

九郎四郎倫久
三村備中守
七年
南條左衞門尉元次
行松左兵衞正盛
杉原播磨守盛重
宮内少輔忠興
佐田彥四郎
八橋在伯耆
八年
治部少輔元長
龜井能登守

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鎭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鎭和弭兵隆元乃爲其子輝元約娶義鎭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徹守歸覲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訃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采于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二

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爲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爲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爲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鎗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爲兵有佐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

點注標記

十二一作二十
撤關更榜
大塚與三右衛
九年　卯山飛驒守　河副美作守　森脇長門守
義久降
圍富田前後七年
并二氏地定十三州
十一年　宇津宮遠江守　河野彈正忠
土佐守元親
六旬定伊豫
誅隆實
糊隆實饗隆元而隆元疾作卒有說
殺之蹤跡也
高橋三河守鑑種
宗像
秋月長門守種實
十二年　立花在筑前
龍造寺山城守
佐賀在肥前
幸盛等奉勝久爲主

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款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命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宇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津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宍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鎭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鎭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擕輝元往長門。遙爲聲援。尼子氏遺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三

點注標記

山中鹿之助
立原源太兵衛
式部大輔誠久　助四郎勝久後左衛門尉
新山在伯耆
末次在出雲
浮田和泉守直家
太郎左衛門尉輝弘　陰德太平記等皆謂以攻弘尹於義興爲義弟迹史作義隆季父爲是西國太平記作義興孫益誤
元春隆景出兵筑紫救曰外師
若松渡在筑前
殺輝弘
元龜元年
攻勝久
布辨山在出雲
二年
視二叔猶我
元就卒
若干數未定之辭猶言幾許也
英雄求友
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

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爲僧者。爲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末次。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隆重諜知。兩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兄輝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鵲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爲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士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鵲峰。逐輝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痛。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令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四

服猶言佩膺猶言奉持而著之心胸間也
葬奠葬埋祀奠也
勦敵慰魂
末石在出雲
大山在伯耆
勝久等歸於信長
三年
遣使答將軍
天正元年
和解義昭信長
二年

點注標記

誠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
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
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
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僞疾自廁中
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
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借師於織田信長。初信長起尾張。
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
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
疾不荅。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荅之。天正元年。信長
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爲和解
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五

山名中務大輔
大坪甚兵衛
降豐國逐勝久
義昭託於輝元
與織田氏絶
備中守家親
浦上遠江守
修理亮元親
孫兵衛親成
三年
元清爲穗田氏後
伊豫守元清

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
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
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擧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
之奔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
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絶。討納義昭於京
師。先是三村家親爲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爲浦
上氏將。然簒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
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
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宍戸隆家勸隆
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
前爲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爲穗田氏後。

僧徒乞援
香川中務少輔
菅平右衛門
五年
黑田官兵衛甲斐守如水
秀吉攻三木
別所小三郎長治
上月之役
兒玉市助
三木上月並在播磨
兩川應酬

點注標記

居中山城。以鎭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
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舩六百。以兵艦三
百護送之。七月。至木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
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還。先是讃岐香川氏。淡路
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來乞援。七月。遣
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
濵。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
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道。取上
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
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
種先往詗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荅曰。卿
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内。亦可得三萬。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六

荒木攝津守
六年
高倉亦在播磨
三位中將秋田城介信忠

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
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
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
大坂。與我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
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
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爲未晩也。因敎輝元召元春。元
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
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
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
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

鼇注標記

隆景算敵

熊川亦在播磨

官內少輔元氏
吉川藏人廣家

跪起再三

秀吉去勝久自殺
甲部川在備中

無證啟釁無爲也

黑澤山在播磨
八幡山在備中

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諜隆景隆景曰擧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遶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卽歸誅之杉原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啟釁縱得誅之其國人皆立嗣以抗我無爲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師乘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家導二師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

鼇注標記

村重長治乞援

華隈丹生並在攝津

淡河在播磨

七年

美濃守秀長

淡河彈正

渠荅瀦水也柵之水中刺入馬足

牡馬爭牝

從子稱江見又四郎

忿而來句與勝屬秀吉窮而走屬我

二師東伐

伯耆守元續

山田出雲守

升形祝山並在美作

南條九郎左衛門

穜石長瀨川並在伯耆

谷大膳亮

八年
三木陷

七郎兵衛忠家
與太郎基家

村重來奔

鳥取丸山之役

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不敢辭也且曰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浮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饋糧助之築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荅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踶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忿而來竄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而去是歲二師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穜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瀨川陣分兵爲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穜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援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餉三木者襲殺敵壘將谷衞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搖撼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

式部少輔經家

九年　吉岡入道　鹿野、丸山、吉岡並在因幡

奪標斬使

經家等自殺免其兵

點注標記

馬山在伯耆

三澤攝津守

圍爐命酒

秀吉不答、元春弗許　十年

叛毛利氏。而不赦誅。令可復叛乎。秀吉怒赦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内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爲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十九

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鋭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酣。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殲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盡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

大崎在因幡

彌八郎元盛

秀吉灌水攻高松城

清水長左衛門

隆景乞援

佐公隆景也

以、因也

點注標記

庿山、日幡、加茂並在備中

緩急因敵

元長詣爲虎

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内。染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爲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庿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〇二十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且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傚一隊將之爲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會庿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爲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爲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刎吾頭以送秀吉。爲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誓書。衆情稍定。終期而明驟

一死和兩國　入道月淸　末近左衛門　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　誅雲波　猶領八州　隱岐少輔次郎經淸　隱岐守淸家　甚五淸　小鴨[illegible]元淸　[illegible]　元春羞屈秀吉　怏々有不滿之色

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爲請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籍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淸、軍監末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爲之發哀。遂爲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隆元季父元綱。爲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觀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爲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弗許。後秀吉遣我將士。欵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

虎乃誅之。隆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五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淸弑其叔父淸家。初淸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淸。出已子甚五。質於吉田。經淸欲通欵信長。淸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淸誘殺之。以滅口。因啓淸家通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寃。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路誅殺經淸。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惴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淸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此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

十一年　隆景[illegible]　秀包有膽略　藤四郎秀包後稱久留米侍從　又次郎景盛　少輔十郎元秋　讃岐守元政　大藏大輔元康　誅景盛　十三年　河野四郎　三原在備後　來島出雲[illegible]　兩川變約豈得至此　島津修理大夫義久　輝元敍任

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賀。秀吉感之。盟秀吉悅。秀包有膽略。留之。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獨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從河野通直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島某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饗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前。元春羞爲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敍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

爲我一出　小倉賀春岳並在豐前　元春卒　高橋九郎　十五年　耳川高城並在日向　大隅守家久救三　從中納言　隆景徙封　元長卒　倔強類父爲秀吉所畏忌　[illegible]

公爲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閏庵下。陣於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病。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膾。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隆景於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爲秀吉所畏忌。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以廣家。黑田

經信或作堀信

隆景建學舍于筑前釋奠之禮也有帛有粢有合樂有三獻也先其采帛而奠安神位之前故謂釋奠也先聖孔子也

致誦絃歌誦讀也

十六年

輝元任參議

父兄元春元長也共死於討島津氏之役

石田治部少輔 大谷刑部少輔

以爲可使相禁言爲可使浮田氏禁抑毛利氏之勢而不自由也

割予分勢

十八年

隆景教授之計先人國富田謂元就攻尼子義久

十九年

廣島

文祿元年 小早川吉川並爲征韓後隊

隆景花押畫

福島左衛門大夫隆景之言所謂當

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爲言秀吉立之襲食隱

岐廣家初名經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

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徐聞隆景賢聲人

人相慶隆景務凋其禁網漸修治敎倣下野足利學校

建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

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爲四位侍從九月秀

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

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海一州

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

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

爲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

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觀毛利氏爲今之計莫

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

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

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

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圖

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猜索其妻

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

是輝元患吉田隘狹城于巳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

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

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東事隆景花押獨畫甚緊福島

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寛疏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

以馬革裹屍死兒女手

小西攝津守

二年

大友豐後守入夫兵衛督

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

立花左近將監

碧蹄驛

足以試我武矣

井上五郎兵衛

明之乞和本於此戰

三成問計

甲斐守參議秀元仙齊元

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横尸原野何以遺

狀爲正則有慚色當此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

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

城砦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

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

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砦

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諸君皆去

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明人一

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豈一老

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從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遂與

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

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

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爲八隊迎戰前軍

一隊不利創隆景揮旗大呼而進士卒皆奮無不一當

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

井上某欲斬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鬭而斬之如松僅以

身免逐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

如松入開城覩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明軍

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

欲撤還恐虜兵追躡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

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

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子秀元齊海與諸將俱攻晉

雖甚也　先君元就也　左衛門督三位中納言秀秋　吾寧任其弊而使宗家免禍也　隆景卒對定宗家大計　卒急遽也　憮然失意貌　始代韓在文祿元年　秀元救秀吉　大浦在肥前　礁水中石也　外征之命　慶長二年　輝元爲秀吉婿　隆景病卒　隆景辭徙封　援蔚山　主計頭清正　三年　往視一作往覘

州救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元春隆景目之拊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己且不屑受其封欲送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願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爲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議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代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奔吉乘舟以聞秀元入京師奏爲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

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從輝元隆景並爲從二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藉輝元官爵爲秀吉女婿是年復代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爲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己謹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諷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令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横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

清正刑馬蘭子廣家　馬蘭似荒而細可爲席者此用爲指標也　五大老　五年　與德川氏修好　增田右衛門尉　秀元諫輝元　秀元來屯南宮　南宮山在美濃　宮內少輔盛親　長東大藏大輔　秀秋送款　廣家說秀元　勸言歸元也

見之曰彼以蒲穗爲指識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識之不較著也當贈吾旗乃手取其指識馬蘭贈之廣家號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譖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頼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饗德川公于其第以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代上杉氏輝元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不利嗣君嗣君愛爲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輝元曰秀頼幼騃何辨臧否大人愼勿惑其言且君與德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頼以

東代兒請爲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歸我我勝必矣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部盛親長東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而軍首送款於德川氏約爲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衆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數賴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見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爲質長政使之舉衆來屬擊而東以爲信秀

[illegible]注標記

山下軍謂宍戶[illegible]

京極侍從

[illegible]

東西相持

宰相秀元也

兩軍皆陣關原

軍事委廣家

諉推委也[illegible]

宍戶備前守

宰相傳餐

秀秋觀望兩端

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說曰諸將爲嗣君擧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俟輝元東軍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爲之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公問我乎不可斯須忘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心如約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宍戶元續爲先鋒其兵皆免冑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餐故失戰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爲此不

[illegible]注標記

廣家謝德川氏

秀元搤正則手

[illegible]

輝元[illegible]

井伊兵部少輔

德川公[illegible]

奧平美作守

輝元就長門送質

長門守四位少將

秀就

日向守就隆

秀元退居長府

松平因幡守

十三年

義之擧小早川氏所未曾有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遂謂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膂力佯醉搤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還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墅剃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誅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爲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庶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大懼竄鞍馬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顯妻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追騎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使送其子秀就爲質稱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爲之子三年又以其孫女妻

十九年
二婿秀元秀就止
水野出羽守
元和元年
寬永元年
土井大炊頭
秀元撿出
二年
輝元卒
八年
秀元還政於秀就
眞我老友

頭注標記

刑部少輔元知
伊賀守高政
宗家常銜
侍從位也
主馬羞忍秀秋之
松尾山變書
小早川氏不祀
輝元忘二叔遺戒

秀就秀彰時爲四位侍從。十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爲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剖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元計之。秀元撿二國。既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爲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爲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眞我老友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淸末。食一萬石。豐臣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四家與宗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仕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夫爲其常銜。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廣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爲先鋒。推子爲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愼勿自視如往日。隆景之將沒也。亦戒之。以天下將

敗亦作也
無義戰謂候擅相
伐代無合於義者
也孟子盡心章之
語
陶賊晴賢也堀越
茶茶也
觸鱗一謂觸不
相值也

頭注標記

名正言從見論語
智慮所不及謂事
之合義也
凡事可危可疑之
際擇機會之來間不
容其間不容髮也
區區計算即出智
略之末者
揣量度也
元就助即位之禮
事在永祿三年

亂。子弟退守勿進取。使我家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殲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効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觸鱗。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擧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爭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擧柳儀。則存心王

強賊、作董卓也、
東據、據有江東國
号呉
魏武、曹操也、
庶幾、近也、
孫皓、呉最後世主、行暴虐殺、為晉所亡
衡、秤也、與天下爭強弱、猶商賈輕重者爭衡之低昂也

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獎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為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十二終

織田氏略系

○重盛 — 敏信 — 信秀
濟盛 次子 — 常祐
○親眞 號織田氏 — 彥五郎 — 信成
敏定 十五世 — 信定 庶子 — 信次
信康

信廣 庶子
○信長 幼字吉法師
信行
信包
信治
信時
信興
秀成
長益 削髮號有樂

○信忠 奇妙 — ○秀信 三法師
信雄 茶筅爲北畠氏後削髮號常眞及德川氏賜大和宇多郡 — 秀雄 大野然嗣閉除
信孝 三七爲神戸氏後與信雄共仕 — 信良 小幡侯從小幡侯
秀勝 次丸爲秀吉所養爲嗣 — 信支 高嗣侯從柏原
勝長
信澄

長正 芝村
尚長 柳本

十三

計一家口數給田、之謂口分田
田賦曰租、戶賦曰調
凡田以戶數給者之謂食封、一品者八百戶、左右大臣者二千戶、大政大臣者三千戶之類也。給功臣之田之謂功田、大功者世襲、上功者傳三世、中功者傳二世、下功者傳子。
不輸、不輸租調也。不課、不課夫役也。
考課、考功勞核職也
儼然、矜莊貌

日本外史卷十三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租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此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九。守介所治。僅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前所謂目代之類者。碁峙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爲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鼓舞其成績而興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柄務。以大封啗將士。得以挾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構難京師。而所謂諸侯。羣起爲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

織田氏者、由斯波氏臣也。故曰陪臣崛起。勃然而起也。
因而賞之、以其所畧取之城地而賞賜之也
蟠踞八九州、謂毛利氏也。
折衝禦侮、折敵兵之衝、禦其侮也
犬牙相制、相錯相制也
勢也、卽輪中所謂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等語

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蹶。而豐臣氏以其將校進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沒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觀戴衞護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鎭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鑑二氏之失。而裒其衰矯之。以漸權其內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爲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謀勳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

點注標記

侯王將相言漢因陳項之舊或建爲侯王唐因周隋之舊或用爲將相也
內大臣重盛
新三位中將資盛
元暦
親眞
斯波氏兵衛督義重
敏定
三郎敏定後大和守
治部大輔義敏
右衛門佐義廉
治部大輔義良
伊勢守信安
左馬助大和守敏信
常祐
因幡守常祐
信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三

與馬令之外藩列國成邦於此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源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詳也余故先敘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

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元暦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舉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邨郷長悅其母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田莊祝人數入京師宿過郷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子養之郷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眞稱權大夫子孫世爲祝人及足利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爲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爲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爲斯波氏重臣從於尾張自親眞而後十五世曰敏定敏定之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而自輔之居清洲城尾張凡八郡分爲上下各四郡敏定領下四郡使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敏定生敏信敏信生常祐相繼居清洲敏定庶子信定稱彈正忠信定子曰信秀稱備後守信秀以支庶降居勝幡城與族二人亦爲宗家吏分治四郡信秀恃武畧人多歸之時齋藤氏在美濃今川氏在駿

點注標記

天文十一年
今川治部大輔
小豆坂在參河
津田孫三郎信光
十六年
稻葉山在美濃
土岐美濃守
長井藤左衛門
賴藝
十七年
多藝口在美濃
秀龍以女妻信長
末盛在尾張
二十年
三郎五郎信廣
大隅守
吉法師
林佐渡守
平手中務大輔
跌蕩
憑肩餡餅
槍利於長
勘十郎
位牌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四

河與織田氏日相攻擊信秀徙居古渡城天文十一年八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攻軍于小豆坂信秀逆戰衆寡不敵日暮將退敵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死士六人返戰卻之十六年九月信秀從常祐攻齋藤秀龍于稻葉山縱火城下將還秀龍出戰我兵大敗常祐以下八人皆死之十一月秀龍遂攻大垣城信秀自起援擊走秀龍秀龍者山城西岡人善歌舞東游美濃仕土岐賴藝將長井某遂殺長井直仕賴藝嘗爲其重臣繼山城守削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十七年賴藝來奔信秀善遇之因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八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口秀龍請和信秀以其兵弊遂許之秀龍乃復賴藝以女妻信秀子信長是歲信秀徙居末盛城二十年三月信秀患疾卒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爲信長信長幼字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吉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傅之甫十三加首服于古渡命名信長字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氏屬城吉良大濱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餡餅菓傍若無人常調馬習弓銃學泅聚兒令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丈槍及嗣立稱上總介次弟信行稱勘十郎嘗爲信秀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信行衣服前謁者皆衆信長先進攫香投鑪內一

拈指取物也　此子乃英雄　二十二年　政秀死諫　富田正德寺　行人掌賓客之官也　春日丹後守　堀田道空

稱而出信行豐容儀抑抑斂伏久之觀者歸心信行有西
海僧在衆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放縱日
甚平手政秀屢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求之弗
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憤曰吾受保
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
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悔自咎用其言為建佛寺
名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哭曰吾使[illegible]悉改過
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於是益講武事美
濃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故欲見信長會于富田正德
寺秀龍欲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
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傍民舍以覘信長信長

為茶筅髻著偏袖穿虎皮袴佩大刀及大脇差使士卒
百人弓銃矛幹擔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為信長鹵
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
衣而出儀容閒雅從者皆驚秀龍候其至寺春日堀
田出迎信長不與語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坐[illegible]秀
龍出信長佯不見者堀田趨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屈
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窺見者何賤公也乃接見
之於是秀龍從事具酒饌歡飲既畢自送信長者數里
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有之矣
壻也信長時年二十二是歲常晤死于戰其遺臣織田三
位坂井大膳河尻左馬丞擁常祐子彥五郎與信秀信

治部大輔　二十三年　毛利新助　柴田權六勝家　弘治元年　大炊助

長構兵斯波義統者義重孫也居清洲城中黨右信長
彥五郎等惡之不自安二十三年七月坂井河尻等攻
義統弑之毛利秀孝以義統子義銀走來那古野信長
奉之于天王坊謂將士曰清洲我宗家世而弑我君世
之主不可不誅乃遣柴田勝家等七將攻清洲與三位
左馬戰于城外斬之大膳使人乞援於守山城主織田
信光信光陰謀之信長信長使佯許之弘治元年四月
大膳延信光於城內自與見大炊來見信光率兵而發
及見大炊立拔刀斬之大膳敗奔信長賜其國之五郡
數其弑逆誅之既取清洲城居焉分信光以那古野及
河東郡已而信光家內變其下所害信長以林通勝

爲那古野留守通勝惡信長慓悍與弟美作守柴田勝家
謀弑之而立信行信長覺之二年五月信長獨與田勢
信時卒往那古野訊之光春其識通勝曰是天幸也
速行大事通勝不忍信長還歸于名塚令佐久間大學
守之八月勝家光春各將千騎來攻名塚名塚告急於
清洲信長即率兵七百赴援使織田造酒丞等當勝
家而自與光春戰我兵不利隊將森可成戰信長呼令
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懼色信
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懼來將擊其麾下兵
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槍斃殺光春
逢轉赴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勿使勝家逃勝

勝家通勝等。代平手監物。藏人正勝。永祿元年。村井長門守。池田勝三郎。二年。弑秀龍。義龍弑逆美濃守秀龍。岩倉城主織田七和守信賢也。十郎左衛門信清。山口左馬助。戶部新左衛門。

家人。慚路走歸末森城。信長母六角氏與信行。與之俱居末森。於是六角氏令信行柴田勝家通勝等。謝信服求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已。吾前情。徙倚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令代平手。匡我乃滅守部古野。知故信行仍不悛。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東郡。令其將都築藏人。招集兵。柴田勝家數諫信行。信行辨之。永祿元年。正月。信行擧諸將出。不及勝家。勝家發夜來請謝告。信行反信長。乃稱疾。使柴田勝家告。六角氏。欲謀家於信行。六角氏悅。告信行。信行即至。入信長臥內。信長豫伏力士三人。斬之。不成。信行走。池田信輝要殺于廊下。斃之。二年。四月。齋藤秀龍。欲廢長子義龍。立少

子。以義龍為殺少子。與秀龍鬪。遂弑之。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進擾義龍以兵三千。軍於野府。時我兵屬八十二騎。乃聚清洲市人。伐竹為旗。列于軍後。敵以為大兵來也。乃退。已而信長與犬山城主織田信清合。兵三千。攻岩倉岩倉兵出。戰于浮野。信長令弓銃手擊走之。追至城下而還。信長南行。信清乘其城。襲信清。信清奔甲斐。尾張之。信長還。援兵擊。大破之。遂圍城。一月。拔之。於是信長盡取尾張。鄰國令川氏。以兵侵鳴海城。將山口良嶋州。令川氏又取大高沓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以丁村木。又攻緒川寺城。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

贋作戶部書。飯尾近江守。三年。桶峽之役。起舞誦古謠。打鼓也。信長益進。

收佐山師。以戶部舊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贋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郝可成偽為買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鷲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守兵數戰。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逼鷲大高而出。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救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觀天下英雄。喪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為少矣。先君有言。[illegible]

之來犯我。有避我將士且更志。當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從我諸將莫敢諫者。信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誦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即被甲上馬。單騎出。衆乃從之。騎從纔者十餘人。比及熱田。得千人。自祈戰勝於熱田祠。官吏甲于龕中。信長顧衆曰。神助我也。乃取小路。行數諸城。兵在凡二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遙迎信長。長驅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等扣馬。諫曰。彼人衆我寡。以寡兵犯之。必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等只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中斷絕。獲人馬。終夜

點注標記

出羽贊計　出羽守政綱

小平太忠次

揭義元首與熱

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騁。至於桶狹間。覘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晝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鉞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三千餘級。乃齎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沓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九

天下。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俟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師。多田業供御之縣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頹廢。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以臣觀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賜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擬圖鏡室。決計。五年十一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

點注標記

磯貝新右衛門

沐浴受勅

丹羽五郎左衛門　瀧川左近將監　菅谷九右衛門　堀久太郎　刈谷城主　水野下野守　信元建策

與武田氏約婚

信玄女

長井甲斐守　日根野小野守

將奉幣。丁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齎密旨副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親歸。遇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供職。尚而令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竭犬馬以奉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堀秀政。諭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野信元說曰。參河德川氏舊屬今川。公宜結納之。委之東事。而西面以圖天下。信長從之。甲斐國主武田信玄國富兵強。信長厚贈遺之。約爲婚姻。以順適其意。而西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十

圖齋藤氏。齋藤秀龍之未死也。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若微行。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妒色。信長曰。吾非有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信長乃告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款於我。圖舅氏。事成則舉烽。吾每夜出望之。未舉也。夫人憂恐。密爲書告之秀龍。秀龍驚。即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義龍既弑秀龍。傳子龍興。龍興暗弱。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四年五月。信長將兵千五百。出西美濃洲股城。將長井某日根野某以六千騎迎之。觀我兵寡。輕而來。信長分兵爲三隊。以一隊自衛。一隊繞其前。一隊橫擊之。斬二將。於是城十九條洲股。令織

勘解由[illegible]
五年
九條洲股並在美濃
稻葉又右衛門
牧村牛之助
救援九條城
佐佐内藏助
賞三士
小牧在尾張
稻葉伊豫守
氏家常陸守
伊賀伊賀守
七年
三將送款
瑞龍山在美濃
逐龍興
徙岐阜
御鷹
十年
從宗繼齎詔來
草内口狀一行
拔
古錦袍賞戰功
也
建野
六角承禎大夫
三好三黨

田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信長即赴援至河側不可渡信長曰吾軍瀕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躍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爲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鬪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爭之議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以信輝成政讓首不取因讓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終徙居小牧城以逼美濃遣丹羽長秀攻下二城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illegible]伊賀範俊諫龍興失政弗聽乞降八月三將送款於信長信長許之

乃聲言攻參河以聚兵兵既聚乃率而西行上瑞龍山以瞰井口城火疾攻城兵僅脫而逃乃逐龍興二將來謁曰君來何遲也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會有獻隹鷹二者信長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爲未晚也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齎詔來詔信長曰朕聞四方[illegible]知卿武略降勞勅屬以征誅爲存心王室不輝致此閒已平美濃會廩宜感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襲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修繳受其物曰臣督飭詔聞之曰當賑以拜賜耳先是三好氏弒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弟義昭走依六角義賢欲借其力討難三

山城守康長
日向守政康
岩成主稅助
武田大膳大夫
朝倉左衛門督
義昭卜筮請信長
地澤臨水澤節也
卦名
知臨大君之宜吉
臨六五爻辭也
立正寺在美濃
度内猶曰計中也
定京師不出兩月
大會將士
澤山今之佐和山城也
右衛門佐義弼
下令管内
箕作和田山並在近江

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友通稱三好三黨專京師政陰令義賢圖義昭義昭懼走依武田義統義統辭又依朝倉義景義景諾而不果又喪其愛子志氣頽沮義昭流寓於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卜人太華筮之遇臨之兌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是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義昭決意十一年七月遣使使來諭信長信長方討西上自請之遣使史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託以興復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内耳吾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爲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莫以館爲也八月五日大會將士于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衆各修兵備以與我令乃盡發遣

之自率數千騎至澤山使使六角義賢諭以順逆義賢及子義弼業已與三好三黨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益煽義賢義弼以利因竭力以拒信長曰彌久我以大軍爲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返義賢竟弗聽信長乃歸美濃索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内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會者三萬人七日信長將諸軍而西義賢義弼居觀音寺城修箕作和田山等十八城以和田山當美濃之衝最置兵堅守以精兵欲待我軍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策知其計乃使美濃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引兵襲箕作城兵出戰木下秀吉丹羽長秀等爲先鋒故緩攻之轉至城下

二日下十八城
督軍入京　惟房迎勞
出濃至此十有二日
物情大安
青龍寺岩成城
池田勝政
芥川池田高槻茨木

則義賢奔入甲賀。和田山城望風解去。義賢義弼夜棄城遁。信長二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爲政國中。抵乘迎降。使人迎義昭、相見于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園城寺。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好三黨懼、棄京師去。於是信長督諸軍入京師。天子使藤原惟房迎勞之。粟田口。信長稽首謝。惟房曰、臣蒙過寵、不勝悚懼。幸爲臣謝之入宗廟。又從惟房至信長旅所、服戰袍謂之。是猶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自出美濃至此、蓋十有二日矣。京師士民風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信長未至、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不犯。使菅谷長頼巡行衢市。織田氏兵卒有與賈人爭價者、輒執戮之、以觀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聞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內諸城、卽日遣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將萬人、渉桂川、攻岩成左通于青龍寺。明日、自以五萬騎繼之。左通望見大懼、以城降。乃以左通爲先導、攻三好政康于芥川、藤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潰。乃奉義昭於越水、而自入芥川。十月、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善拒。我兵縱火、奮戰奪關而入。勝政終降、獻質子三人。乃宥之、加賜一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阿波。信長告成事於義昭。於是使信長自擇邑。信長辭不敢取。請分之於有功臣。於是伊丹親興畠山高政三好義繼

左京大夫義繼
松永彈正忠
和田伊賀守
筒井伊賀守
十二年
島田所助

松永久秀數與三黨戰、先送款于美濃。以故分河內于高政義繼、分攝津于親興勝政和田惟政、令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攻筒井順慶降之。信長自置吏于界浦大津。乃歸京師、陣清水寺。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軍門如市。朝廷欲以信長功、敍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將克強敵、敢攘以爲功。以辭顯爵。乃敍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私以信長爲管領、賜號副將軍。皆辭不受。義昭賀成、欲張設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方今凶賊未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且諸軍亦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乃省爲五曲。卽日釋兵、撤畿內關塞、以便行旅。遠近悅服。義昭爲信長有功無賞也、爲書褒之、呼信長曰父。信長乃歸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與齋藤龍興等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警、單騎赴援。至則已平。諸國兵從至者五萬。信長勅令畿內豪戶納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責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二條武衛陣故址、拓營幕府。四月成。使義昭居焉、以備寇賊。於是信長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俾日來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壁壞。凡居王土爲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舉之志、兵亂倥偬、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宜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遽、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

中納言具教　大河內在伊勢　拓植三郎左衛門

斬拓植　徇行示也

北畠神戶上野　三介信雄從正二位內大臣　三七信孝

北畠族神戶藏人　神戶在伊勢　上總介信包　上野在伊賀

赤黑母衣　日本舊說、披兒襁衣、止流矢、曾出戰、以其母脫衣為賭

吉守京師、而歸。遂略近畿諸國。七月、遣兵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為先鋒、略但馬、攻山名氏。八月、自將兵五萬略伊勢、攻北畠具教于大河內。旬餘、具教將拓植某送欵信長、親具教以啓我兵。信長縛拓植、數之曰、汝為人臣弑其君、以降敵、不可容也。乃斬以徇。以次子信雄為北畠氏後、居大河內、食十萬石。三子信孝為神戶氏後、居神戶城。弟信包居上野城、各食五萬石。信雄幼字茶筅、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十一月、信長徑入京師、戒皇宮工事。是歲、置赤黑母衣各十騎、以將士子弟材武者充之。元龜元年二月、入京師。四月、張讌樂于將軍新第、大會德川氏以下諸將。湏義昭為奏、請進信長官爵。

叛之、謂背戰、其後儒軍令之輸士用之云

元龜元年

手筒在越前　中書少輔景恆

淺井備前守

秀吉時稱　小谷朽木谷在近江　朽木河內守一作信濃守

劃其地

信長固辭、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至敦賀、攻手筒城、一晝夜拔而屠之。進攻金崎、降守將朝倉景恆。以為先導、欲遂定國內。會淺井長政叛、六角氏餘黨與義景約夾擊信長。長政為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木下秀吉自請留備。信長壯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十騎以助秀吉。而引兵西。德川公為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設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請往質之。脫有他故、及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服、甲徹兵、以饗信長、送至京師。秀吉亦至。信長乃為義昭徵京畿將士之質、劃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等

佐久間右衛門尉　長光寺長原鯰江市原亦並在近江　蒲生右衛門大夫　千種在伊勢　善住但馬僧信長　叡山僧狹善住坊

金森五郎八出雲守

堀次郎　樋口三郎兵衛　野洲比長刈安釜川並在近江

重治說降二將　竹中半兵衛

柴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木下秀吉守長濱、而歸美濃。聞敵兵要于鯰江市原、乃以蒲生賢秀等為鄉導、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善銃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狙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敵兵悸、欲索之。信長不動。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而歸。發達岐阜。六月、六角義賢糾合土寇、出野洲川。勝家信盛邀擊破之、加賜各三萬貫。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壘于比長刈。毅令近江驍將堀某樋口某守釜川城。信長欲誘降之。美濃人竹中重治為信長說一將、以子守城者欲何為。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為何人。曰、為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為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為欲棄其

坂井本作

雲雀山虎姬山亦並在近江

人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

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為之立功。為士者固如此乎。二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以為先導、自將逼之。諸壘皆解走。乃攻長政于小谷城。城甚險。森可成坂井政尚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諸軍上虎姬山、議攻城策。佐久間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爭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還。令佐佐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為殿。柴田勝家曰、此輩兵不盈千、盡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人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卿等姑去。乃自引退。片一白騎還助三人。三人辭之、從殿而退。城兵尾擊之。人且戰且卻、遂全軍而歸。遂攻横山城。城將告急。

點注標記

姉川之役
孫三郎景健
横山大寄山龍鼻
三田村亦在近江
信長非驚擾者
遠藤喜右衛門
呼宿直諸將
姉川亦在近江
真柄十郎左衛門
磯野丹波守
野田福島民攝津
中島亦在攝津
長袖者何能為

長政長政以擬義景義景使孫景健先往令兵一萬餘軍于大寄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景健議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宜急救之今信長陣龍鼻距此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吾且移陣于三田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退曰臣嘗遊美濃為稻葉氏客頗識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某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雖敵兵與信長決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乎皆答曰在信長乃名而謀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為十三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為先鋒以當長政

德川公獨將其兵當朝倉氏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天明遇北軍于姉川北軍大驚政尚信輝進戰不利信長使氏家伊賀範俊擊其横道朝顧而助之大破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其驍將遠藤直經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横山以下諸城皆解走秀吉欲乘勝取小谷信長不許使母衣騎傳令收兵親論賞戰功將士遂攻磯野員昌于澤山置戍而以獻捷京師遂歸岐阜八月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合一萬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乃陣天滿杜義昭陣中島揮濠為陣而向備賊以人坎應賊信長問長秀曰何能為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躍之成政

點注標記

利家犬千代
三城野田福島大坂也
九郎信治
尾藤源内
道家清十郎
道家助十郎
武藤五郎右衛門
使奴輩蹂躪京師我之恥也
諭叡山僧徒
請獨擊之

等冒矢不進將傾多所傷兵潰走賊軍乘之前田利家揮槍大呼手殪數十人賊辟易而去利家幼為信長近侍以忤旨被逐私從軍斬獲首級者數信長乃復之擢為尾張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也合兵三萬軍比叡衛將焚坂本宇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治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北軍遂攻宇佐山留後武藤等能拒北軍乃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藉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恥也乃令擧津河内諸將備三城而還救之三城兵大起尾之棄於江口渡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

亂流皆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旦日向北軍北軍驚上叡山陣信長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叡山責夜襲擊而使人說其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二者不聽他日必縱火諸山鏖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十月信長遣菅谷長賴佐佐成政言於北軍曰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何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答六角義賢糾近江士兵將來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澤山來援行賊止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為義賢至即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北人渠入甚此自送死耳請獨擊之莫使一騎還信

義賢降

信長議和

二年

一向賊起長島　弟七郎信興　長島小木江並在伊勢

新村小川常樂寺並在近江

勝家書信長所賞了小川常樂二城

點注標記

樂寺時其預事也耳

焚叡山

吾除國賊

兩城野田福島也

東關叢談云、南都不開齋也、閒之所也、誦呪蓄妾也

賜賞日向守

長大喜。長政等請和、不許。六角義賢來降。十一月、堅田人猪飼甚介等屬信長、請得一將。坂井政尚自請而往。北軍來爭、政尚力戰死之。會大雪、北軍患歸路梗、數請和。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自來、信長詹言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磯野秀昌以澤山降。長秀五月、淺井長政以二萬騎攻箕浦、秀吉赴援、卻之。先是、一向賊起於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殺之。五月、信長入長島、縱火而退。賊乘風雨、迫險要擊、氏家卜全死之。八月、以柴田勝家為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間、縱火而退。兩城兵八千追躡之、勝家返戰、三次敗之。信長再發、攻拔新村、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勢多、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等諫曰、自桓武帝創建此寺、幾千年于此、為王城之鎮、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汝曹何沮我耶。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觸鋒鏑、未嘗一日安居。夫歲略攝津、兩城將陷、長政義景舉兵窺我後。吾舍兩城而還、擣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拒王師。此非國賊乎。令而不行、莫除、乃貽患於天下也。日聞彼犯其律、啗葷、蓄妾、求鬭、誦呪、安在其鎮王城也。圍而誅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明日、圍叡山、燔中堂及二十一社、僧俗婦女無老小皆斬之。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城坂本使居。

高宮右京亮

皇宮成

三年

木戶田中並在近江

細川六郎

大坂僧徒納款

畠山次郎　交野在河內　久秀降

秋田城介三位中將信忠

點注標記

宮部本村坊作世上坊　宮部在近江

長政義景與謙信通好

義紀川氏拒武田氏　平手監物

信長諫義昭

光源公義輝也

天譴之至為久秀所弑也

之歸、政自令丹羽長秀誅高宮某、澤山以其通大坂也。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于京職戶、令每月納息、以充供御。且為計畫廷臣家計、興廢繼絕。三年三月、縱火小谷山本城下、使軍志賀、攻木戶田中二城、置戍焉。遂入京師、陣妙覺寺。義昭使信長置第于武者小路、固辭不許、乃令村井貞勝董役、不日而成。細川昭元、岩成左通來降。大坂僧徒亦賂物、納款焉。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圖、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欲因事誅之。於是遣兵攻交野城、兵夜遁。久秀亦降。七月、信長長子信忠初守奇妙。始、彼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令木下秀吉別攻山本、聞朝倉義景來援、壁於虎御山、待之。義景以一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擊之、莫使安營也。將士乘夜更擊之。北人患之、多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論罷兵、乃令秀吉守虎御山、宮部某守宮部壘、山閒道以使往來。當是時、長政義景與越後關主長尾謙信通好、以抗信長。而武田信玄亦以甲斐信濃兵、西略。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德川氏、拒信玄於東海。不利、汎秀死。義昭時與信長惡、欲乘是時圖之。先是、信長疏義昭多失行、上書諫曰、幕下之入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諾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忠於王事、天譴之。今信長竊為幕下懼之。忠臣亡、賞而佞夫用、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罪人納金自便宥之。儀

黙注標記

張御所之目　解音曉出襄也　紀綱大事紀要總事也　天正元年　山岡中務　渡部宮內少輔　吾終不得不用兵　蜂屋兵庫頭　細川兵部大輔　荒木攝津守

稍斂山賦税以掠民財或陽責征課而陰餽之以實私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爲朝議欲改元亀之號而幕下特愛費用不果從違迫有張御所之目信長竊爲幕下羞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徙他所難城内衆以爲金銀諸國將士多貢金贐粟遣其武備以爲潤悉之計皆倣幕下之爲也信長所執紀綱之條無罪奪俸來乞哀者數請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下教諸國徵馬及金責白凡百需索宜關信長信長且將立辨之令除有此教信長惑焉信長志欲與幕下協心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係將吉弁使進忠悃弘先業也至如儒人最宜親近之以鑑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嘗於文學自慶處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妄意所見唯幕下留意焉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天正元年義昭潛發使諭信玄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又諭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以爲後援信長使村井貞勝請和義昭義昭不聽二月義昭自城于石山堅田以山岡磯貝渡部等守之徵發兵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頼高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勝家乃留備京師而長秀等攻堅田拔之三月信長自將兵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聽乃圍二條城義昭窮蹙使人出言曰自今後盡聽御

黙注標記

室町氏必再擧　梶川彌三郎高盛　伊勢伊勢守　三淵大和守　跡臣二名日野大納言高倉宰相也　朝妻渡在近　織田公豈飛來邪　夫濟山名梶川　代以氏爲命　攝津以月勝家所司代

所言信長尋謝約成而還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于鯰江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擧必阻勢多矢橋汝伐澤山木造兵艦十餘艘多歸岐阜尾張人有梶川某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喚其勇與以善馬曰緩急以此戮力梶川感喜而退七月義昭再擧兵留伊勢某三淵某與跡臣二名守二條而自擁衆赴槇島宇治川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即起直馳至澤山乘其兵艦夜濟湖遂渡旦自逢坂下直入京師縱火呼譟烟燄漲天義昭兵拒勢多矢橋者返顧而潰京師人大驚以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疾攻二條陷之誅三淵城兵皆降以爲先鋒向槇島自陣柳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等將一萬人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萬人渡五箇莊於是梶川某騎信長所賜馬曉出湖岸大呼自名亂流而濟通朝麾兵從之與信盛秀吉合擊奮擊縱火而入信長在柳山左右望烟起指謂曰我軍乃渡矣誰先登者信長曰必梶川也槇島既破義昭請降信長令信盛秀吉處置之二人乃奉義昭徙于若江令細川昭元守槇島通朝來曰臣爲梶川所先慙甚慙焉然恐其單進致死也故繼之信長并賞二人於是織田氏遂代源氏出命京師編戸細民免徭役賑窮民柴田等以村井貞勝爲所司代收兵而還遂以兵艦攻拔木戸田中二城賜之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

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雄豪聞。部兵皆職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會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餉村重。村重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搒賞格。以獲主將者予萬金。獲褊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村重將中川清秀熟視之。以壓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既而惟政號出城。雜士卒。修守備。清秀伏滚側。跳出斬其首。信長乃賞清秀以萬金。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氏邑。盡賜村重。八月。歸岐阜。居三日。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二十三

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家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朝倉義景聞之。以二萬騎來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燒尾守將因阿閉納款。以導我兵。我兵遂圍大嶽。夜冒風雨。疾攻。守將乃降。信長令信忠守虎姬山。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下丁野。遣使高月。戒諸將曰。今夜北軍必走。宜尾擊鏖之。諸將皆莫信。且應曰諾。夜半。義景果焚營而遁。信長大呼起曰。敵走矣。與左右五十騎馳出。自先。馳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戲曰。吾欲先登。爲諸君所先。乃縱轡。疾馳及敵于刀根山。斬其褊裨十三人。雜兵二千。金松某執甲首以謁。跣而蹀血。信長勞之。手取其料　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欛。以購鬭亡。今而有用矣。信長兩日下十四城。留敦賀三日。徵降將質子。進軍龍門寺。義景棄一乘谷。匿大野。勝家通朝等分兵。搜索平泉僧徒。懼。請嚮導。通朝貸上人。得義景所在。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爲政國中。使人賚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爲越前假守。明智光秀等監之。引兵還虎姬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信長遣秀吉。登鞍羅岡。絕兩城之間。使久政長政自殺。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蘇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埋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〇二十四

殺三好義繼。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

日本外史卷十三終

點注標記

天正二年

日本外史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 下

天正二年正月元日。近畿將士盡賀正于岐阜。信長賜之酒。酒三行。謂衆曰。我有佳肴。請侑飮焉。令左右取一函來。置之坐上。衆屬目焉。信長顧柴田勝家。而手開其蓋。則義景長政首也。塗以金粉。諸將皆笑曰。有此好物。何辭滿酌也。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爲二患所擾數年矣。卿等爲吾積勞累苦。以得致誅戮。因各賜刀劍。撫諭而罷。佐佐成政留而白曰。臣無以從諸將之後。叨被洪恩。不知所報。雖願若不自足焉。遂定四方也。信長大悅。

擢成政手。入室內。與議政治。侍史武井夕菴自傍贊之曰。不圖成政能爲此言。君莫忽焉。信長厚賜二人。二月。甲斐兵侵東美濃。圍明知城。信長與信忠出拒之。城內有叛者。城陷。乃修高野遠利二城。令河尻鎭吉池田信輝守之。時武田信玄既死。長尾謙信猶存。信長與武田氏絕。通好於長尾氏。厚贈之。三月。信長入朝。寓于相國寺。詔敍從三位。任參議。以足利義政故事。截乞東大寺所藏名香。自至多門城。遣使。令截香一寸八分。而三分之。自取其一分。賜其二於諸將。四月。還京師。大坂賊出要之。擊破而過。五月。還岐阜。六月。武田勝頼出兵遠江。圍高天神城。德川氏使使請援。信長信忠將兵至紫井。

點注標記

三年

會城陷。還至吉田。德川公來謝曰。賴公餘威。得以保國。至此。信長勞之曰。卿爲我守東面。以拒武田氏。使吾毋東顧之患。吾得以遂定京畿。卿之功也。乃令左右四人擔二革囊。盛以黃金。以賜之曰。請以酬將士之勞。乃還。七月。征長島。信長之滅淺井朝倉氏。遂攻長島。略二城置戍而還。遇雨。賊據險夾射。林新三郎殿戰死之。信長怒曰。以草賊故。多亡吾良。吾必覆其巢窟。殲其醜類。以弔死者。已而長島應武田氏。信長覺之。益怒。於是與信忠將兵數萬。三道赴討。信雄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以舟師會之。行破賊兵而進。賊入保五城。八月。大鳥居城賊夜乘風雨遁。柴田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截其

耳鼻。盛之一舶。送致長島。篠橋城降。九月。長島賊出城乘舟而去。我弓銃手豫伏堤側。擊鏖之。餘衆四八百突入我中軍。信長叔父信次。庶兄信廣。弟秀成。從弟信成迎戰死之。賊奔大坂。遂殲殺三城男女二萬人。與閑數里。乃以長島賜瀧川一益。食北伊勢五郡。三年正月。命吏四人。巡近畿諸國。修橋道。撤關征。三月。信長入朝。撿廷臣釆田。其責於人者。爲償還之。四月。信長聞大坂納長島逋逃。又糾合三好氏遺黨。以遙應武田氏也。乃引兵南伐。下新堀高屋二城而還。五月。武田勝頼大擧出參河。圍長篠城。德川氏復使使請援。信長信忠以騎卒五萬赴之。戒其軍曰。人持杙與繩。乃齎熱田祠所藏勝

奧平九八郎美作守
瀧澤川設樂鄉並在參河
酒井左衛門尉
佯罵忠次
金森五郎八
極樂寺新御堂亦並在參河
佐久間右衛門尉
拒馬柵說
四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也

至岡崎。値城將奧平信昌使者。曰城兵日夜望大旆來也。信長慰勞遣歸。而縱反間曰。信長方患京畿北國。不能來援。勝賴大喜。分兵備城。築壘于鳶巣山。留一將守之。而自進二十餘町。濟瀧澤川。而陣。信長至設樂鄉。令將士議戰。徳川氏部將酒井忠次進曰。臣請今夜間道逮出敵背。襲鳶巣壘。縱火敵營。以褫其氣。而大軍乘之莫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皆退。信長使人陰招忠次曰。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宜速發。顧如母鄉導何。忠次曰。臣即為鄉導。請賜監吏。信長乃遣金森長近等四人從之。當是時。信長陣極樂寺。信忠陣新御堂。勒兵為十五隊。徳川公為右先鋒。

居前。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瀧川一益。為左先鋒。少卻信長下令。為柵于軍前。用我與組立成。乃抽諸隊銃手得三千。以佐佐成政。前田利家等。司之。曰勝賴恃勇無謀。而其兵喜騎戰。吾沮之以柵。而銃斃之。彼即馳至。勿遽發銃。及其已逼。每千迭發。二十一日。昧爽。鳶巣火起敵軍顧而擾動。信長自率司銃五人。出柵十町。發巨銃于敵中。挑戰而退。敵四將更進。逼我右先鋒。轉犯左先鋒。銃丸亂發。敵兵沮靡。敵三將敢死。繼進。直犯左先鋒破柵一層。我銃乃齊發。右先鋒以搶撲擊之。成政馳白信長曰。敵中軍旗幟搖動。信長令先鋒縱兵乘之。敵軍敗走。乃令諸軍鼓譟齊進。敵軍大潰。逐走追北。斬首一

川瀧澤川也
徳川公來謝
越前之役
前波播磨守
朝倉孫三郎
鳥羽在越前
明智日向守

萬三千級。擠餘兵於川。獲其宗族將領二千餘人。勝賴僅以身免。參河諸城。屬武田氏者。皆解走。信長收軍。不敢窮追。徳川公來謝軍門曰。今日之役。不知所謝。信長曰。卿兵最力戰。以得此捷耳。徳川公因請乘勢遂入甲斐。前田利家。木下秀吉。亦以為言。信長不可。曰我兵疲矣。吾且養力。再舉乃振旅而還。賽熱田。修其祠宇。歸美濃。於是。令信忠攻岩村城。越前假守前波長俊失政。朝倉景健等。與一向賊作亂。據龍門虎杖木理火燧水津河野諸城。以逼應大坂。八月。信長信忠乃統公族諸將兵。凡八萬。北伐至敦賀。會大雨。信長潛召木下秀吉曰。敵必不設備。汝潛以舟師。取河野浦。擊其不意。遂破龍

誅賊使
殉死三人、為山內源左衛門及金子新之丞父子
國十餘日而定
北莊亦在越前
檜屋大聖寺並在加賀
加賀
原彥次郎
不破彥三
武藤宗右衛門

門。則木理諸城。不攻自破矣。乃以明智光秀等助之。夜發敦賀。已而河野龍門火起。木理諸城顧視之。皆棄守潰走。諸將邀擊大敗之。柴田勝家等。拔鳥羽城。入加賀。金森長近等。自德山口入。屠三城。而丹波若狹將士。以兵艦數千艘來會。縱火沿海。信長乃進踰木理嶺。至龍門。景健斬賊帥下間和泉等。乞降。不許。誅之。景健從士三人。伏刃殉之。信長恤三人妻孥。分兵索賊黨。斬獲五萬人。進略加賀。加賀越前十餘日而定。九月。信長還至北莊。大論戰功。令梁田出羽守。據檜屋大聖寺二城。以鎮加賀。分越前三郡。賜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及金森原不破武藤等。以其餘八郡。盡賜柴田勝家。城北莊。足羽。使

點注標記

居焉。身自經畫之。因教勝家曰、越前北陸之要扼、而當長尾氏之衝。吾選於諸將以命汝。汝其勉之。夫守國之道、不當恃勇武、當恩威兼施、以服民心。乃申條制曰、毋厚賦斂、毋私關市、毋擾士民、毋偏訟獄、毋遺武備、毋嬉游田獵。人之邑爲亂賊所掠者、當撫卹券還付。國內閒地歸我倉廩者、以待功勞之士、不當徒費。凡我所有、不使者輙求爭之。我將改焉。因命不破、佐佐、前田等、與勝家相檢察、以爲關啟。然後班師岐阜。十月、入朝。廷臣二名來迎于澤山。詔聽昇殿、越拜右大臣。信長固辭、即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從子部百人入拜謝。因賜宴於御前。東西諸國交使、使賀之。大坂僧徒之

降、獻珍玩、許之。會美濃使者至、告武田勝頼來援岩村。信長馳還、遣之。未至、岩村城將出戰、信忠擊卻之。城將遂出降。而信長至、磔城將、以狥。以河尻鎭吉爲岩村城主。勝頼聞之、引去。朝廷嘉信忠功、擢以高爵。信長固辭、乃除秋田城介。信長因奏請曰、臣將校爲臣効力、使臣奏功、令臣父子獨辱顯爵、而不及此輩、臣意竊愧之。於是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明智光秀除日向守、塙直正除備中守、河尻鎭吉除肥前守。先是、西海豪姓多絕、而無嗣。信長欲使諸功臣襲之、乃命各冒其姓。明智光秀冒惟任氏、塙直正冒原田氏、簗田出羽冒別喜氏、丹羽長秀冒惟住氏。秀吉羨丹羽柴田氏威名、請稱羽柴氏。

點注標記

信長謂信忠及諸將曰、我他日得濶、海內則使汝輩實稱其名也。當是時、織田氏之國、擁塞天下濶路、以東國鷹馬、贈遺西國、以西國虎豹皮、贈遺東國。得贈遺者、各以爲信長已略有其地也。四年正月、信長欲徙治于近江安土山、以備長尾氏。惟住長秀董役、諸國及尾張、美濃、若狹、越前十一州之卒赴之、天閱月而畢。高七丈。布邸第于山下、令信忠居岐阜、以備武田氏。是歲、信忠敘從四位下、尋進七。四月、信長入朝。詔使修二條城趾、以爲館焉。數年而成。不敢自館、請獻之皇太子居焉。時大坂復叛、與武田、長尾、毛利氏相結。信長遣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惟任光秀、原田直正、筒井順慶、將兵二萬赴討。令佐久間信盛等守天王寺壘。賊壘于木津、難波、舟船往來。信長戒諸將曰、必取木津。直正率降將三好康長及根來寺兵攻之。難波賊以銃手要之。田中、元鋒敗走、直正戰死之。五月、賊遂以萬餘人圍天王寺。信盛與光秀、順慶等固守拒之。梶川彌三郎從在城內、數出力戰。時溝壘未成、乃刺殺牛馬、張其皮、代壘、以扞矢石。信長聞急、方浴、浴衣上馬、與百餘騎赴援。若江兵至者三千、分爲三隊、命先鋒於村重、村重辭。信長曰、爲則乃公爲之耳。乃自率卒指麾而進。敵矢如雨。信長傷足、怒而益進。城兵望見其旗、大喜、開門出戰、夾擊、破賊。賊兵猶布陳不退。信長欲再戰。諸將諫曰、衆寡

點注標記

天正丙戌

拜內大臣

五年

不可敵。俟我兵盡來。然後戰。信長叱曰。機可失乎。合兵爲一隊。復擊。大破之。追北至大坂城門。斬首二千餘級。乃壁軍。以備敵返襲。築壘十所。以環大坂。凱旋。若江六月歸安土。休兵二十日。親役。七月天主閣成。十一月入朝。詔進正三位。拜內大臣。固辭不許。十二月。獵尾張參河。五年正月。入朝。二月。紀伊賊雜賀孫一作亂。應大坂。信長招降賊將雜賀三緘根來杉房。以爲鄕導。率諸軍。南伐。自二道入。拔貝塚及中野。三月。孫一降。請攻大坂自效。許之。置戍于佐野而還。四月。能登越中賊起。長尾氏不能制。信長聞之。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來撫略地。七月。長尾謙信來攻。重連。重連弟連龍來告急。乃遣羽

柴秀吉等。助柴田勝家。赴救。秀吉不告而還。信長譴。不許見。八月。松永久秀叛。應大坂。初久秀之降也。信長不許曰。彼智勇有餘。而奸詐無比。飢則伏。飽則起。彼已亂足利氏。亦欲亂我家乎。佐久間信盛曰。彼事晴主。乃能如此。爾。得主公駕馭之。何能爲也。宜且撫納之。以示天下廣。可也。從之。德川公嘗謁信長。見一老人侍側。問其爲誰。信長笑曰。此松永彈正者也。此夫爲人所難能者三。弑公方一也。殺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俯伏流汗。意不自安。久秀有茶鐺。名平蜘。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於是與諸將俱戍大坂。遂叛去。據志貴城。信長遣侍史楠友閑。詰問其意。久秀弗答。九月。乃令信忠

點注標記

將數萬騎討之。細川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別攻其屬城片岡。藤孝二子忠興興正猶幼。先登獲首級。諸軍從之。遂拔之。與信忠合。圍志貴。久秀嘗遣使與雜賀大坂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喜曰。是天授也。乃令死士二百。僞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比及二城。信忠鼓噪齊登。二百人呼譟應之。信忠遂入。燬久秀于天主閣。久秀縱火。抱所愛茶鐺。自焚。殺其子久通以下皆被捕誅。信忠入朝。廷旨傳詔。敘從三位。任左近衞中將。聽昇殿。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輙受。請告之信長。然後奉受。强之不肯。使者還報天子。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

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擧斃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乃入朝拜謝。覲安土。而歸岐阜。是役也。筒井順慶最有功。信長賜之大和。十一月。信長入朝。進從二位。轉右大臣。信長略定畿內。獨大坂未服。毛利氏前納足利義昭。與我絕。又援大坂。爲餽糧食。備前浮田氏屬毛利氏。東寇播磨。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黑田宗圓。曾求援於我。宗圓子孝高。爲使者。因羽柴秀吉以通信長。信長譴秀吉之敗於北陸也。於是命西征大將。使畧山陽山陰。以償其罪。秀吉感奮。戰播磨有功。十二月。信長獵參河。令菅谷長賴留守安土。以名刀寶裝授之。戒曰。秀吉來。則與之。旣還。而秀吉至。六年正月。賽

鼇頭：與信忠秀吉等 辭職右大臣右近衛大將也 謙信已死 齋藤新十郎 神保越中守 姉小路中納言賴綱 輝元發大兵 北畠中將信雄 神戶三七信孝 上野介信包 援對秀吉 神吉志方並在播磨 嘉隆水戰 光秀譖村重 聲績名聲功績也

信忠。及秀吉等十二人。于若室親餞之。終率以登天主閣曰。所以就此城者。卿等力也。又遣秀吉西征。四月。辭兩職。時長尾謙信已死。信長乃令北陸降將齋藤氏神保氏。與飛彈國主姉小路氏。并力以定越中。遣惟任光秀。略丹波。細川藤孝略丹後。五月。毛利輝元發大兵至熊川。秀吉告急。信長欲自赴援。諸將止之曰。臣等先往詳其地形險易。然後迎駕。乃令荒木村重赴援。又遣信忠信雄信孝信包率諸將繼之。六月。京師大水。信長入朝。秀吉來謁。具白軍狀。信長命之曰。敵兵多食足。我軍與之曠日持久。特疲力耳。不若引兵援定播磨。待時進取。秀吉乃去。傳令於諸將。信忠還兵。攻下神吉志方諸城。令秀吉守之。以攻三木城。三木與大坂海路相通。信長乃命九鬼嘉隆以大艦數十艘。自伊勢迴紀伊。擊破雜賀賊船。奪三十餘艘。以傳界浦。九月。信長入朝南巡大坂。獵于阿部野。十月。召嘉隆。習水戰觀之。自是三木大坂援路遂絕。荒木氏士人有糶於大坂者。監吏以告。曰。村重與大坂有私。信長不信。曰。村重微者也。吾擢以爲攝津守護。何苦而反。毋乃訛傳邪。明智光秀嫉村重。以新進聲績出己右也。力媒蘖之。信長使人詰村重。村重驚愕。欲面陳謝之。家臣皆諫。不聽而往。光秀馳書止之於途曰。主公怒弗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爲村重乃還。據伊丹城叛。應毛利氏。欲與三木城夾攻秀吉。十一

鼇頭：高山右近 中川瀨兵衛 召伴天連諭友祥 昆陽在攝津 秀吉說村重 蒲生忠三郎賦秀 守 七年 箕尾亦在攝津 一益招中西 中西新八郎 紀伊守之助 三左衛門輝政 拔華隈 秦右衛門大夫 光秀送母爲質 八年 長治自殺 其子秀政也

月。信長自將討村重。信忠以下皆從。至郡山。高槻城主高山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皆屬村重。信長聞友祥崇天主教也。召教主伴天連者。使諭友祥。友祥乃降。信長自脫衣衣之。賜芥川郡。清秀聞之。亦降。進至昆陽。屠兵庫。秀吉來說村重。改圖。村重不聽。十二月。圍伊丹。不克。信長恐其損兵。築長圍。令池田信輝瀧川一益蒲生氏鄉等守之。而還。七年二月。入朝。三月。與信忠俱如伊丹。慰勞諸將。遊箕尾。八月。大賚于三木伊丹天王寺屯戍將士。九月。信長復如伊丹。村重留族人。守城而夜逃如華隈尼崎。求援於毛利氏。毛利氏辭以海路梗塞。十月。一益密招城兵中西某。諭之曰。而主怯懦。棄若輩去。若爲怯主致死。曷若降織田公。以樹功名哉。中西乃與卒長五人謀。啓我兵。我兵乃入。留守者請釋其孥。則往說村重。使致尼崎華隈二城也。乃質其孥而遣之。二城拒弗納。乃散走。信長命磔其孥于尼崎西北以示二城兵。十二月。徇荒木氏族三十餘人于京師。誅之。以攝津賜池田信輝。令與其二子之助輝政俱攻華隈。終拔之。是歲。令羽柴秀吉分兵。助惟任光秀攻丹波。招降國主秦秀治。秀治不肯降。光秀送母爲質。秀治乃降。光秀誘執之。押送安土。磔殺之。丹波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居龜山城。八年正月。三木城將別所長治致城自殺。信長以三木加賜於中川清秀。以女妻其子。

山名右衛門督祐豊號宗仙　河田和泉守直家　大使滿降僧徒　宮内法印友閑　本願寺顯如　有宜降者四

光佐遷于紀伊　光壽致大坂　宇喜多直家　長子九郎正勝　三日

點注標記

令秀吉攻但馬降其國主山名宗仙浮田氏亦降與毛
利氏相拒兒嶋大敗連失強援勢力日衰天子遣廷臣
三輩就諭降之信長亦使楠友閑往焉於是僧光佐從
徒屬議之其老下間刑部等皆贊其降曰我有宜降者
四我與織田氏交兵十一歲矣諸國門徒並起應我而
皆被誅殺不知其幾千萬也可不憫乎一宜降也本城
諸將久在圍中粉骨虀身猶不能賞之猶息其肩一宜
降也織田氏用武所當者破所擊者服若別所荒木秦
氏莫不絶其根藏其類我雖因地利憑人和以至於今
日而見亦如此矣是非自絶滅我教乎二宜降也天子
之詔不可不奉四宜降矣且夫天下英雄豪傑抗衡織
田氏者孰若我耐久乎我武多矣誰得喚我光佐從之
請盟信長使青山虎莅焉賜光佐以下金有差四月光
佐散遣其衆自遷于紀伊鷺森留子光壽以七月致城
信長使矢部善七受之門徒陰説光壽曰信長爲人詐
而忍我一旦失據恐陷其計矣光壽乃再修守備光佐
懼使人止之弗肯信長聞之怒曰我終不得不剿滅之
遣兵陷勝曼尼崎二壘光壽惶恐謝罪信長曰我徐圖
之耳乃宥之七月光壽致大坂而去八月信長入朝自
宇治舟行至大坂巡視城郭以書數佐久間信盛及其
子正勝曰汝父子戍天王寺五年既無殖利不事進取
夫羽柴秀吉以二歲定三國惟任光秀定丹波池田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九

於爾也　平手甚左衛門汎秀

山口長次郎但馬守　水野下野守　佐久間甚九郎　加賀守忠　正勝

點注標記

輝二兒以幼齡拔華隈柴田勝家開北數人樹功自愧
不如也力戰以定加賀獨汝父子無尺寸功不養士卒
而蓄金錢不論賞罰而品茗飲是胡爲也前刹禽之敗
也汝憮不肯進吾以麾下獨進汝乃曰雖崩潰若信
盛者焉可復得當如所言則五歲之戍何不一戰自吾
執吾箭未嘗敗也前使汝援家康以拒信玄家康自所
指教汝不肯從乃餞平手於敵貽吾羞辱何顏復見吾
乎吾以四方未平含怨至于今汝愚不悛日累罪矣吾
不復能用汝汝猶憤過引咎欲立功自贖乎不則宜削
髮而去吾不忍置汝於法也使人齎書往視之以告所
言非則直爭之信盛正勝弗能答削髮遁于高野部將
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初水野信元爲信盛所讒殺至
是得白信長乃召信元弟忠重復其邑信長自入故主
京師乃流林通勝伊賀範俊以通勝嘗謀逆範俊嘗謀
叛也後一歲信盛死于高野信長憐之召正勝祿之使
仕信忠九年二月信長率諸侯入朝二月柴田勝家以
謙信既死北陸稍定乃來謁獻金銀及土物信長賞其
成功親饗之初織田氏有傳家茶鐺名姥口勝家嘗請
之信長曰先君臨終授之我曰愛護勿失必得有大勳
勞者予之汝勉之至是勝家請曰臣藉君威靈定越前
加賀不足稱勳勞雖然四方漸平臣等莫復可以樹功
也願以是時得前所請者信長欣然出而賜之是月信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

點注標記

長大閱馬京師。爲埒于皇宮東。請天子臨觀焉。四方將士皆會。會長尾景勝與虛候越中。王子小出而加賀賊起應之。是時越中守將佐佐成政與降將神保某來在安土。信長得警報。令成政等馳還擊之。柴田勝家義兒佐久間盛政在加賀尾山。擊賊破之。走景勝。成政至。則事已平。乃進悉定越中。信長以越中賜成政。先是前田利家定能登。以能登加賀賜之。於是細川藤孝定丹後。誘殺其國主一色義定。以丹後賜之。八月使信雄與筒井順慶定伊賀。分國伊賀于信雄信包。乃令秀吉大擧以伐毛利氏。十月拔鳥取城。定因幡。織田氏既代足利氏。定近畿二十餘國。法令嚴峻。竊一錢者處斬。奸盜屏息。路不拾遺。行旅委裝而睡。當是時。大坂以下盜賊已屬撲除。而西有毛利氏。東有長尾武田二氏。與我接壤。未服從也。德川氏數攻武田氏。克之。北條氏以關東八州。求內屬。東北豪傑皆使使獻款。而武田勝賴大懼。是歲十一月。勝賴送致勝長。勝長信長季子。質於甲斐者也。信濃人木曾義昌。因美濃人苗木某言。於信忠曰。臣不勝勝賴誅求。願爲前導。以伐甲斐。信忠告之信長。信長曰。吾欲伐甲斐。未有釁可乘。今得此報。我事成矣。雖然。吾聞木曾地險阻。人心不可測。宜徵其質子。然後蹂其地。信忠乃徵義昌任子。十二月。輸粟二萬石于吉良。諭德川氏曰。明春將有事於甲斐。十年二月。信忠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十三

點注標記

既收義昌任子。將五萬騎。入木曾。信長自將步騎十萬繼之。德川氏以三萬餘騎。自駿河。北條氏以三萬騎。自相模。金森長近以三千騎。自飛驒。並進應之。信忠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爲先鋒。入伊奈。伊奈人降。導鎮吉兵納之。我兵進陷松尾飯田小山三城。木曾義昌擊破甲斐前軍于鳥居嶺。獻捷於信忠。信忠遣兵五千助之。自進陣桔梗原。復進陣飯田。陷大島城。甲斐信濃士民素苦勝賴弊政。爭先來降。信忠留兵守大島。而進陣飯島。勝賴在諏訪。走歸甲斐。信忠乃圍高遠城。城當衝要。守將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辰等力戰不可下。三月。信忠使諸將攻其前。而自攻其後。陵城而登。獲信盛昌辰以下將領十七人。斬首二千餘級。齎信盛首。獻信長于呂久川。東之路左。信忠進陷高島深志二城。遂入甲斐。勝賴以下已逃匿山谷。信忠陣古府。誅其留者。遣求勝長及森可成子長可。徇上野。下之。聞勝賴在天目山。遣瀧川一益圍之。獲勝賴及其子信勝。齎首。獻信長于波合。信長大喜曰。出師三十日。乃定四國。獲其巨魁。此兒真大好也。以信秀所傳佩刀賜之。使人梟勝賴首于京師。曰。乃公一生以入京爲志。吾使豎子繼其志也。於是信長進陣諏訪。兵聚諏訪者。凡十餘萬。下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撫綏降附。收武田氏舊臣數十人。數其罪誅之。北條氏獻黃金粟米。以賀戰捷。德川公既定駿河。來覲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十四

點注標記

于諏訪信忠亦來會焉信長與之謀大論功行賞賜駿
河于德川公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信濃
四郡于森長可岩村地方萬石于長可弟蘭丸諸降將
穴山信君眞田昌幸等因舊而增損之四月信長巡
視一府華武田氏弊政使諸將罷歸而自入駿河觀富
士岳德川氏除道供帳信長賜之吉良眾二萬石令
無用矣以賞乃將士乃西歸遺命瀧川一益曰予以汝
爲關東管領八關八州以至陸奧出羽皆汝處分之所
不能獨決者謀之家康賜之名馬曰宜騁焉以入封也
因令柴田勝家等與一益相爲應援以圖長尾氏遂經
尾張歸安土以南海未定命信孝與織田信澄丹羽長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五

秀蜂屋賴隆等南征曰事平分賜四國五月信孝等軍
于大坂信澄信行子也十五日德川公與穴山信君入
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是日得羽柴秀吉
書曰秀吉圍高松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擁毛利輝
元將數萬騎來救請得援軍信長曰彼舉其衆穴而來
是自速覆滅也吾自往掃殄之梟元春隆景首乘勢遂
定九州耳乃遣堀秀政馳諭秀吉曰汝與之相持勿使
歸入於是大徵兵命池田信輝細川忠興高山友祥中
川清秀爲先鋒光秀亦與焉初光秀以土岐氏疏
屬流寓諸國無所遇終于信長信長擢爲坂下城主終
賜丹波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爲常而光

點注標記

秀爲人文深自修飾以材藝自見見擢通朝家
臣齋藤那須有罪夫仕光秀通朝訴之信長信長令光
秀還致那須賜齋藤死光秀不奉命信長怒召光秀罵
詈之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翻追捉而伏之騎其
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嚥訖
信長乃撫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秃顱可以代鼓光秀慚
憤自揣信長欲殺己故形於言動信長寵森蘭丸嘗諫
珍玩謂之曰汝所欲得吾懷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
在於此近江志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此其
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三歲後當充汝願光秀在
屏後聞之自疑曰志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在三歲後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十六

乎既而信長命光秀以蘭丸爲女婿欲令予之志賀也
光秀復不奉命至是受命饗德川氏盛治帳具周旋甚
勤俄而有出征之命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恚曰使我徒
勞矣投其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叛心而信長不之
覺也乃令津田益信及蒲生賢秀等守安土而自以近
臣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勝長等館于
妙覺寺光秀之發安土也治行于坂下遂入丹波詣愛
宕山祠抽鬮再三夜宿祠下寢而不寐數有嘆聲從者
問何故對光秀也曰非汝輩所知也其明會于西坊爲
連歌或供粽焉光秀不脫苞而食卒然問傍人曰本能
寺濠深幾尺衆異之既歸龜山六月朔光秀將從丁

左馬助光春　齋藤内藏助

大江山老坂屬丹波　吾敵在本能寺

信長自殺　金森長八　村井長門守　信忠保二條第　皇太子移禁二條

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五人謂之曰汝等能爲我死乎則有一事可與議議拊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旣已奏質矣詎將何也抑所議者何事光秀曰吾欲爲右府所殺者數矣因具語以故曰今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覩光秀意色旣決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使五人納誓致質於是悉丹波兵卽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至老坂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士卒驚異旣涉桂川光秀乃舉鞭東指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矣衆始知其反也昧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弓銃迭發信長在臥內驚起曰反者誰今蘭丸出覘其旗幟反報曰惟任光秀也信長曰豎子敢爾乃手弓而出蘭丸以下

宿直者皆内薄拒戰信長親射斃數人弦絕執槍而鬪傷右肱乃走入擇姬妾使逃去縱火自殺年四十九蘭丸及二弟坊丸力丸及金森長則高橋寅松矢代勝介伴正林等百餘人皆力戰死之光秀索信長首不得意甚懼齋藤利三得其衣焦爛者示之光秀猶不安大索之信忠聞變大門馳赴之途望見本能寺烟起村井貞勝來跪路左報曰右府已遇弒矣君宜急保二條第信忠從之使貞勝徙皇太子于禁内而入保之衆或議曰及賊未來馳歸安土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至矣討賊復仇一舉可辦信忠曰彼旣謀此大事豈有不置兵塞

信忠自殺　毛利新左衞門　福富平左衞門　菅谷九右衞門　齋藤伊賀守　平助欲刺光秀

前田德善院　三法師　信長不喜虛美　惜浮屠氏　誰非天下之民乎

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寧自裁于此衆以爲然日中賊合二萬餘騎來圍吾兵僅二三百人連銃奮擊揖逐于庭猪子兵介小澤六郎在于逆旅聞警赴之主人止之弗聽而入披原松千代亦欲入援其家僕又右衞門止之而代入信忠褒之賜長刀斃數十人而死賊患我兵力戰乃運弓銃于並道衞第屋上瞰而亂發我兵死傷略盡信忠乃割腹而死毛利秀高福富貞次菅谷正頼齋藤新五皆死之其餘從兵無一人逃者初安藤範俊家臣松野平助有材名範俊敗信長祿之於是猶不入悔剛不及於難齋藤利三素與之善以書招之平助佯應欲覘隙刺光秀光秀覺其意不敢親近平助乃自殺

光秀大索織田氏臣僚在京師者殺之獨前田玄以帶信忠遺命逃至岐阜抱信忠子三法師走入清洲信長起尾張常以平定四方爲志不喜虛美廷臣或勸爲征夷大將軍信長曰吾何遽襲室町故號爲然將士有功輒急賞之獎用公廉政無偏私獄内贖金悉以爲修橋道之資尤惜浮屠氏嘗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景附信長召見詰問使人捉其兩手而親擧刃斫其頭曰猶得神通乎柴田勝家獻一向賊首級信長有喜色摘支閉在側諫曰誰非天下之民乎因極論仁暴是非信長嘉納之然時承室町氏婾惰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地必誅其主以予家臣性亦猜忍追咎諸將舊惡若光

景隆斬使
山岡美濃守
安土物情恟然
賢秀不忍燒貨寶
木村二郎左衛門

秀者皆不自安。所以不終其志也。光秀既定京師，欲取
安土。即日馳至瀨田，遺書於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
者，燒橋而逃。光秀發卒修橋。初安土城中聞變，未得確
報，物情恟恟然。日暮有數騎馳歸自京師。士民要路問之。
騎曰，兩公薨矣。城中大擾。蒲生賢秀欲鎭衆拒守。衆一
夜四五驚。諸將士多逃亡者。賢秀乃令其子氏鄉具輿
馬數百，迎夫人以下，逃於其邑日野。姬人或勸賢秀取
天主貨寶而火之，毋以予賊也。賢秀曰，先君所盡心經
營，不忍燒也。光秀其或燒之，卽取焉以自殖，豈能久乎。
今吾取其貨，人謂之何。使木村某守之而去，保守日野。
光秀至，與其將士分取貨寶。會天使來勞之。光秀悉齎

忠興逐使
惠政謂蠲棄下戶稅之類也
推山在近江
鷺森在紀伊
子城內小城也
信孝會議秀吉
城邑近敵者爲先，遠敵者爲後

驕遣使招其女婿細川忠興。忠興逐其使者，招其友人
筒井順慶。順慶不至。光秀乃懼，入京師，務行惠政，以收
人心。復適安土，欲攻賢秀。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
信雄危疑不發。賢秀乃送質爲信。信雄乃出，次推山。光
秀不敢動。會伊賀盜起。信雄以故不能進。信孝初在大
坂，奉信長密旨，宣言艤艫於紀伊。因急襲鷺森發，殺光
佐。而變報至。信孝與信澄長秀議，解圍而退，至大坂。信
澄亦光秀婿也。故應光秀，據其子城。信孝長秀迫之，使
自殺。欲遂誅光秀，而兵潰不可收。會羽柴秀吉以數萬
騎至自備中。信孝大喜，乃會議于尾崎。諸將爭先不決。
乃因信長在時之法，次以城邑前後。高山友祥爲先鋒。

光秀伏誅
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
稱信長孫三法師
魚津在越中
柳瀨在近江

中川清秀次之。池田信輝丹羽長秀又次之。信孝自將
四千人在其後。秀吉爲後拒。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光
秀伏誅。明智光春守安土，聞敗，燒城走坂下，殺其妻子，
自殺。齋藤利三等皆被捕誅。清秀俗守瀨兵衛。山崎之
役，戰最力。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
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
下矣。信輝秀吉等收信長尸，于本能寺葬之，遂之清洲，
謁三法師。柴田勝家佐佐成政與長尾景勝相持越中。
拔魚津，聞變收兵，入討光秀，至柳瀨，得捷聞，直之清洲。
瀧川一益在廐橋城。是月七日，得變聞。部下將士說曰，
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

一益不秘變
北條相模守左京大夫
鉋川在上野
惠然猶有顧心也
篠岡平右衛門
眞田安房守

西上。一益曰，是豈可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
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已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
所討。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
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歸之。明日，變
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
人，軍于鉋川。諸客將以萬騎來援，擊走敵一將。氏直以
全軍繼至。一益使言於客將曰，諸君惠然一戰，可以休
矣。一益請代進。乃進戰，不利。其將篠岡某等二百人止
死。一益歸廐橋，盡返質子，徑信濃而西。遣使告沿道城
主。眞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達於尾張。河
尻鎭吉在甲斐。甲斐亂。會德川氏使者至。鎭吉疑其有

異殺之。鎮吉亦爲國人所殺。秀長乃在信嶽。挾諸賀子馳入美濃。盡斬之。前田利家定能登。丹羽長秀定若狹。皆收兵。與秀吉會議于清洲。以三法師爲信長嫡長孫立爲嗣。更名秀信。屬安七歳。以近江三十萬石。其餘分領之。以侯秀信長。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勝家領長濱。長秀兼有若狹。并領志賀高島。信輝新領攝津尼崎。而秀吉領播磨丹波但馬因幡。秀吉與勝家長秀信輝。更置吏於京師。已而專決於秀吉。秀吉國最富。兵最强。矜貴自持。而秀信幼孩。信雄暗弱。皆不能制馭之。信孝有英氣。曰。我家遭遇變故。而我家奴輩奪長立幼。以爭攘遺地。且吾與信雄同年生。特以月日少後。故有兄弟

之名耳。吾有復讐之功。秀吉乃擯而沒之。其簒竊之勢已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復可制。乃密與勝家益謀討秀吉。又使人説長秀。長秀不肯。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岐阜兵寡。長秀勸信孝出其母及乳母爲質和之。十一年正月。信雄攻信孝黨北畠具親于藤山。陷之。遂與秀吉俱攻一益于長島。二月。勝家出軍于柳瀨。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復起兵。應於勝家一益。秀吉執信孝母于安土城下。乳母有子幸田某在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君。大義也。親兒子而死。常道也。汝事三七君。行其大義。以常道自累。勿以我故懷貳心也。秀吉親幸田不至。乃磔殺乳母。秀吉遂圍岐阜。

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之。當是時。長秀以下諸將皆屬秀吉。爲之拒勝家。勝家令佐久間盛政襲殺中川清秀。收兵速歸。盛政恃勝不歸。秀吉令堀尾吉晴及降將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備信孝。而馳擊盛政。擒之。勝家曰。盛政不用我言。果取此敗。吾自往決戰。乃撿其兵。兵已逃亡。在者僅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曰。吾嘗以少擊衆獲勝者數。諸君何視我也。家臣毛受勝介曰。往時君所將。皆濃尾驍卒。今領北兵。非素附。所以逃亡。摧敗之餘。何堪折衝。臣請假君背幟。僞稱君死。君逃入北莊。徐自爲計。勝家從之。秀吉縱兵追擊。過其背幟。大驚。急整隊圍之。勝介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與其兄皆

力戰死。勝家得間走過府中。入見前田利家曰。予爲我出力。不知所謝。吾命窮至此。復何言也。吾飢矣。請賜飯焉。利家供之。勝家食畢。借善馬而出。利家欲從之。勝家揮之曰。子與秀吉善。毋以我爲也。終歸北莊。諭其將領與敵有姻者。皆遣之。願留者九人。秀吉至。圍城數重。勝家夜宴將士于天主閣。慷慨曰。吾欲報先君之恩。然爲猴面藤吉所困。豈非天哉。其妻信長之妹也。勝家使之逃去。妻泣曰。妾自去秋出岐阜。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日逃寧圖姻於心。何必逃也。於是夫妻訣飲徹曉。終使双騎。付臣文荷者。縱火于閣。殉之。當是時。信雄圍岐阜城。兵潰。信孝出奔門海。信雄使人迫之自殺。九月。秀

勝政二字誤當作
權六見字淺度庸
政弟三左衛門盛
政養子姓佐久間
時秀
修理也
鬼盛政
一益降秀吉
其地伊勢長島也
秀吉欲黜信雄
十二年
岡田長門守
津川玄蕃允
淺井多宮丸
瀧川三郎兵衛後
下總守
信雄議討秀吉

點注標記

求援於德川公
信輝收質應秀吉說
一益
關萬徵守廣信
蟹城
佐久間甚九郎後
駿河守
山口但馬守初名
次郎

吉斬佐久間盛政柴田勝政于京師盛政素驍武每戰
用鐵搭躬自陷陣人呼曰鬼盛政臨刑言曰我悔不聽
修理言將聽修理言則使秀吉如我也修理勝家也六
月一益降秀吉秀吉赦之逐之使信雄取其地以長秀
助己使之取柴田氏地池田堀森氏皆有分地既而秀
吉欲黜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羽柴將不利北畠氏十二
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
而不入信雄疑諸將和解之盟于三井寺信雄將岡田
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驕爭秀吉先盟
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聽之獨雄利佯聽臨盟告信雄
信雄驚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以爲不可信雄曰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廿三

吾誅猴奴易耳汝輩何得沮我三人稱疾不出三月
信雄伏甲召三人誅之分攻其邑拔松島了之城利求
援於德川公德川公之來安土也信長令之游京府聞
信長遭害走歸其國於是發兵助信雄信雄又招池田
信輝及其二婿森長可堀秀政秀吉亦誘信輝信輝子
輝政質于長島信雄逆之曰先考待卿最厚卿必不負
我我持其質是疑卿也信輝已收其質乃應秀吉說瀧
川一益亦應秀吉聚兵據木造以復舊封織田信包蒲
生氏鄉關萬徵兵應一益攻蟹城城將佐久間正勝與
部將山口重政等固守拒之徵聞援兵至解圍去正勝
乃還長島又守蟹江信雄在淸洲與德川公合兵二萬

小牧之役
獲二將
筒井伊賀守
服部半藏
與十郎種利
甚七郎長種
與平次定利
重政守城

點注標記

一益降
富田左近將監
外山在越中
成政應信雄
秀吉請和
成政就德川公
橇
實夫行況

軍于小牧秀吉以十二萬人軍犬山四月秀吉令信輝
長可襲參河信雄與德川公邀擊獲二將秀吉亦令筒
井定次九鬼嘉隆攻松島月餘雄利與德川氏將服部
正成固守拒之以定次請和致城而卸秀吉拔嶺神戶
利井竹鼻數城退軍于大垣六月信雄使正勝城蟹生
一益乃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
守前田下市二壘山口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降遂招
重政曰汝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答曰我知受命
守城不知其他豈微公等人面獸行乎一益與嘉隆迫
以兵艦重政投炬燒而走之敵轉赴下市又擊走之信
雄與德川公來援拔前田下市走長種斬定利大賞重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廿四

政遂圍蟹江七月一益斬種利以降信雄宥其死乃走
歸木造城將富田知信毅而弗納一益乃走京師後死
於北陸八月秀吉又入尾張令蒲生氏鄉攻伊勢諸城
佐佐成政起兵于外山以應信雄攻前田利家不克
十一月秀吉以八萬人入伊勢信雄出而對陣秀吉使
人請和信雄許之盟于桑名城下秀吉陽尊信雄執臣
禮如故信雄大喜成政未之知也欲就德川公謀攻
圖秀吉乃稱疾屏居徵與壯士百餘人冒雪入信濃留
侍臣於外山饋食與啓如常議之曰度我往還不過二
十日利家必不能覺卽雪消兵則我已歸至矣於是乘
橇兼行所經皆山谷絶無人烟得獵家入之獵父大

鼇頭注標記

健步者走者也
五國駿河甲斐遠江參河信濃也
成政失意
信雄敘任
十三年
長秀悔恨
加賀守長重
成政降秀吉
十五年
松任在加賀
成田助九郎
秀吉殺成田
明年
秀吉賜死成政
信雄陞從二位內大臣
十八年
秀吉封德川氏
[illegible]

懼以爲恩物。從者曰。吾輩自越中起。深患者攻爲鄉導
吾重賞。決無父。乃焚柴燎之。導至下諏訪。使健步告德
川氏。德川氏乃遣人爲迎之。十一月至遠江。說曰。願公
舉五國兵。吾亦舉越中兵。兩雄戮力鼓行而西。必斃秀吉。
德川氏以其言爲保。且知其不便出援。乃辭之。成政
遂適尾張。勸信雄再舉兵。信雄不肯。成政失意而歸。信
雄敘從三位。任參議。十三年。進正三位。遷大納言。初細川
羽長秀以秀吉爲有忠功也。扶翼助之。於是觀其勢出
織田氏上。則大悔恨。亂疾自殺。其子長重猶弱。舊臣稻
共謀。欲舉兵。繼長秀志。謀顯漏。八月秀吉北攻成政。成
政逆戰不克。降秀吉。乃予越中于前田利家。于越前于
堀秀政。逐長重以若狹。十五年。秀吉以長重犯軍法。奪
若狹。擢爲松任城主。給五萬石。家臣成田某憤懣。謂其
同僚曰。吾欲舉事。誰與我者。衆莫敢答。成田罵曰。皆非
人也。秀吉聞之。使人殺成田。是歲秀吉予成政以肥後。
肥後盜起。秀吉怒。明年閏五月。成政自赴大坂謝之。秀
吉使人迎之尼崎。賜死。信雄陞從二位內大臣。秀吉以
其扼咽喉地。欲徙之。未果。十八年。秀吉伐北條氏。信雄
以兵一萬五千助之。攻韮山。及事平。秀吉封德川氏于
關東八州。欲以其舊國五州。致於信雄。信雄辭曰。尾張
伊勢吾故地也。得仍居焉足矣。秀吉大封。秀吉怒其不
肯受已封也。乃奪二州予之已。弱秀次。徙信雄于出羽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九

鼇頭注標記

明年
文祿元年
食邑秀雄
信雄致仕削髮
四年
氏鄉卒
方面謂總當一方一面之政也
三成讒氏鄉毒殺之
石田治部少輔
勝三郎飛驒守秀行
織田八郎娘
慶長三年
秀信居岐阜
秀吉薨
德川公攝政
五年
具康姓木造
左衛門佐
秀信與三成盟
當時之實收金銀爲政大如今六飯金而方也國長則關原之又剛有貌金丹金奪並竹嵬以故兼者皆方桶之事也

秋田則年從之。伊豫小川重政等皆事德川氏。文祿元
年。秀吉召信雄至大坂。予資于秀雄。以入對。乃爲御伽
雄致居伏見。削髮稱常眞。常眞之弟次子曰信良。信將
爲秀吉所養。更名秀勝。封之丹波。爲左近衛少將。四年。
秀勝卒。無嗣國除。是歲蒲生氏鄉卒。氏鄉死。欲信良
織技之。予十餘萬石。以女妻之。秀吉又任以方面。累加
封至百萬石。鎮會津。已而悔之。石田三成因譖其有異
心。毒之。疾作不起。孤子秀行嗣。秀吉聞其寡婦織田氏
美。欲取之。織田氏不肯。秀吉曾之家臣交勸其從。織田
氏削髮。以死自矢。秀吉怒。慶長三年。討事削其八十二
萬石。徙之宇都宮。當是時。秀信年已長。爲中納言。秀吉
徙之岐阜。食邑如故。秀吉薨。子秀頼嗣。德川公攝天下
政。上杉景勝與石田三成謀除公。五年六月。德川公率
諸將攻上杉氏。秀信伏遊會後。國尾張蹕。以故不能從
軍。七月。石田三成舉兵。將西追蹕德川公。使人誘秀信
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兼粉矣。秀信狼狽欲附三
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顯役於豊臣氏
家奴乎。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諸謀之於前田玄以。玄
以是時爲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勸速東嚮。具
康馳還。未至。適習事勤其屬西軍。三成又遣某命內救
將以大封。秀信從。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
請誘殺三成。秀信聽。然爲而軍于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〇）廿六

受多傷而卻。岡而東軍環束清洲。秀信出兵拒木曾川。具康曰、我兵寡、請堅壁待援。據那乾東軍濟川來戰、逆北、還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又進攻城、遂陷。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降、逃于高野。數歲卒。東將福島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玄以欲聘之、延以厚禄。辭曰、福島公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爲其國老。信雄在伏見、德川公之東征、秀雄以疾不從。三成誘信雄、信雄辭以無兵。乃餉黄金千枚、以募兵、曰、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受之、請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尾張可知矣。乃爲秀雄辭之。秀雄力辭而止。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而不問信雄。信雄徙居京師、遂徙大坂、以與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廿七

秀賴母有中表之親也。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生三女。再適柴田勝家、勝家既死、使人匿三女于一乘谷。秀吉收而育之。皆有容色。秀吉自取其長女、次女嫁京極高次、三女嫁少將秀勝。秀勝卒、更爲德川氏婦。長女寔秀吉寵、生秀賴。母子共居大坂。乃迎信雄、居天滿第。十九年、秀賴傅片桐且元使關東、而歸。或譖之於淺井氏、淺井氏乃延信雄、使人議之、曰、且元與關東通、謀圖我母子、吾將從其歸、伏甲誅之、遂舉兵也。內府爲我將、信雄驚曰、是大事也。且彼數數來見、請熟慮之。淺井氏所之黙懌、曰、再請。不從、當先除此輩、以防漏泄。一侍女與信雄有故、潛告而出、附其耳告之。淺井氏使再請信雄、偕詣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吾之少也、亦將二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矣、猶能得當乎。而淺井氏大喜、使歸、俟報。信雄歸、嚴閉其門、曰、吾豈可再背德川之德哉。乃走京師。使人密書告之、且元以故得免。信長弟長益、屬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爲從四位下侍從、剃髮稱有樂。以淺井氏外叔、在大坂、與大野治長等並輔秀賴。以叛東軍、城中倚賴。及和議起、先納質於東。勸淺井氏成和。和成、長益乃起、致書有司曰、僕在國中、欲投歸東軍、而和議成、以得有今日。僕無復所願、獨竄於京師、累府之間、得一隙地、以爲終老之計。德川公使旨慰藉。元和元年、兵再起、長益與少子尚長出奔京師、遂赴關東。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廿八

過德川公于尾張。爲告城中虛實。其長子長正稱雲生寺、猶在大坂。請爲死師。衆不許之。長正曰、吾信長從子、而秀賴從父也。乃爲元帥、何爲不可。今如此、復何望哉。亦出奔京師。及事平、德川氏分長益所賜芝村于長正、柳本于尚長、無幾何、長益卒。賜信雄以大和宇多郡五萬石、卒于寛永七年。第五子信友嗣。第四子信良及兄秀雄、國除。召至關東、賜上野小幡食二萬石。信友之後有故削二萬石、徙于丹波柏原。信良之後有故削一萬石、徙于出羽高畠。此四家並立、以至於今。位不過從四位下。然豐臣氏既亡、而織田氏之祀永與德川氏俱存。識者以爲其流澤遠出豐氏之忠孝、由信長之功德

點注標記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蕭條草萊。入禁垣中將王氏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輦轂之下。每爲兵馬馳逐之場。非右府誰能開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酬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衰頹。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皆身歷直一時咎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盛名。爾觀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久矣。至於如此。挾諸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懃懃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

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一方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賊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錙銖之間。擊攘持盤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龍蟄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敝其甲兵。適足以隔閡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擢朽耳。於是我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我。加疲敝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莫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羣雄。方守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哉。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鑿斬斷。見功其間必有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忌刻屬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乘言。偶猜進取。雖半途而沒。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即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平定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施其材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也。

日本外史卷十四終

豐臣氏略系

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納藤原氏從一品冒伸姓請賜新姓曰豐臣

○秀吉　生父曰彌助繼父曰筑阿彌幼名曰吉丹[illegible]　名曰木下藤吉郎織田信長命名秀吉除筑前守　更氏羽柴終爲關白又讓職內稱大閤

秀長　筑阿彌子爲秀吉異父弟 ── 秀俊　實秀次弟

秀次　秀吉姊子

秀勝　實信長子

秀秋　實秀吉夫人姪出嗣小早川氏

鶴松　淀君所生夭

○秀賴　幼字拾丸淺井氏出 ── 國松　庶出

附錄

木下家定　秀吉夫人北政所兄

勝俊　長嘯子

利房　號

延俊　出嗣

秀秋　爲秀吉所養

日輪入懷

天文五年

筑阿彌

一男後名秀長、一女後嫁佐治日向、再嫁德川氏

大丈夫安學乞丐

松下嘉兵衛

擁金資仕

點注標記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有中邑。邑多銀杏樹。因或呼銀杏村。享祿天文之際。村民有彌助者。爲彌助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其母挈日吉。轉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爲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爲議納爲繼父。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邑傍光明寺。欲使爲僧。日吉機敏而不曉誦梵。每聞人談武事。輒傾聽之。慨

然歎曰。僧乞丐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乞丐爲。於是游嬉任意。與人諍鬩。毆擊之。欲使僧厭苦己。僧遂議逐歸其家。日吉恐繼父怒己也。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悉擊殺群僧。僧頗懼。乃託事辭謝。予衣物禮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不能共存。復遣爲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爲土豪松下之綱家奴。之綱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之綱一日從容問曰。汝尾張人也。知織田氏所用鎧何樣邪。與助對曰。天下之鎧。皆桶皮。尾張攢用胴圍。施縢右肋。屈伸如意。之綱曰。吾欲得胴圍一領。汝爲吾往買來。即附黃金六兩遣之。與助行。自計曰。吾擁此金以

備後守信秀

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

木下藤吉

汝面類猴

小筑

明年

點注標記

小筑何言

永祿二年

資仕進。苟得意。他日償之易耳。小節不足拘也。乃入尾張。就其叔父謀焉。叔父可之。因勸仕織田氏。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略四疆。與助亦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用其金。辦刀劍衣服。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瞷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挈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佞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斯者數。信長寖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

城下。仰視而嘆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懼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厲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爲吏。是歲永祿二年

點注標記

三年

猴奴何知

前田犬千代後又左衛門加賀大納言

淺野又右衛門

杉原七郎兵衛

布藁成婚

以藁為席貧賤之人之不也貧味拔也

缸長頸甕也蓋小杯也

外戚

淺野彌兵衛後彈正少弼

加藤清正

福島正則

小出秀政

六年

兵法

福富平左衛門

盜欲賊為人所疑命也

津島在尾張

衛倉皆貴也

唯貧故為人所意

制旗集少年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齋藤右衛門大夫龍興

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之水從小牧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之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輙見叱斥衆同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信長之士前田利家淺野長勝與藤吉善淺野養中邑人杉原某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肯強之不已淺野患之藤吉攙謂利家曰子舍諸吾已通之矣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苟然子盍速婚媾吾為子媒焉藤吉亦不甚辭遂因柴田勝家請信長見允藤吉家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蓋相酬妻知其非常人也事之甚謹後淺野養近江人安井長政者為子

妻以其少女於是淺野加藤福島小出諸人皆以外戚屬藤吉六年夏信長聞兵河洲戲以藤吉為將藤吉部勒指麾之如老兵法者其九月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某失其刀笄意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齎懸金購之有一卒來鬻刀笄藤吉驗之乃盜刀笄者也即執縛之候信長還携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故藤吉具對曰臣唯貧故為人所意信長憫之為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患薪炭費多命藤吉司之費省十七因試之數事皆効然未使將兵也藤吉私制一旗集少年自從信長覩之怒其妄命斫其旗藤吉意色自如信長已克今川氏定尾張西攻齋藤氏於美濃踰洲

點注標記

斗絕也

豪俠盜姓名

信長許之為將

九年

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

命名秀吉

大澤二郎左衛門

宇留間在美濃

股河用兵數不得志因會諸將謀築壘于河西以一將守之諸將人人自危莫敢當者信長密謀之藤吉藤吉對曰孤壘斗入敵地我兵必不欲往即往不諳其地形險易一敗莫復往者不若因其土人用之臣嘗寓美濃與其豪俠大盜相識宜誘為我用因屈指舉其姓名得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梶原隼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屬千二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矣誰將此者曰臣願當之信長許之九年九月發卒築壘敵將守近邑者以八千人出而沮之我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授藤吉以甲士五百戍而遣之藤吉乃招聚所識者壘兵凡三千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

吉不肯出即夜聚其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為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乃令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戍曰莫使敵尾入我壘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二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自固而棄士吾所不為也公等勉之衆踊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大驚藤吉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至乃效首虜於信長信長賜藤吉一旗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美濃豪傑大澤某據宇留間城為信長所患秀吉以計降之携謁信長信長大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而召大

默注標記

服大澤　重治好奇計　竹中半兵衛　十一年　六角右京大夫　承禎　三好山城守　等三黨　十二年　鎮京師　村井長門守　元龜元年　朝倉左衛門督　淺井備前守　留拒義景　木村常陸介　生駒雅樂頭　前野但馬守　二年　鎌羽在近江　三年

澤曰。吾欲了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為子留為質。大澤乃亡。去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治者好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十一年。從信長擊六角義賢。為先鋒。與諸將攻其作城。拔之。信長擁立將軍足利義昭于京師。三好氏兵屢犯之。十二年。義昭謂信長曰。為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鎮京師。信長曰諾。將擇以進。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藤吉也。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即日詣足利氏。禺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辦。三好氏不敢犯。衆如之。諧其自用太過。信長斥不納。為修大內。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之。焉八月。從擊伊勢。攻淺香城。先登。元

龜元年四月。從擊朝倉義景于越前。為先鋒。拔手筒城。會淺井長政發兵。斷後。信長欲班軍。恐義景尾擊。曰誰留拒義景者。衆不敢答。秀吉進曰。願命臣。乃以三千人留當義景。義景不肯出。遂引兵而西。參河國主德川公。以客將殿信長軍。秀吉與之合兵。行擊且退。達于京師。以功食愛智川三萬石。木村生駒前野諸人屬之。六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于姉川。因守橫山。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秀吉赴援。圍解而歸。二年。五月。淺井長政發兵。攻鎌羽賊城。距橫山頗遠。秀吉以輕兵馳進。山背立旗於城後。敵驚潰走。八月。從攻淺井氏山本城。三年七月。又攻之。朝倉義景來救。逆擊破

默注標記

天正元年　使信長無北顧之憂　三年　武田四郎　除筑前守　桐號瓢表　主公外優裕而内猜忌　養秀勝　次丸秀勝後丹波少將　毛利右馬頭後中納言　浮田和泉守　赤松兵部少輔　別所小三郎　小寺藤兵衛　筆爲有器略　黑田官兵衛後如水　五年　爲征西大將

之。天正元年。以信長命。廢將軍義昭。徙之若江。淀城為義昭守。秀吉攻拔之。八月。朝倉氏滅。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秀吉拒二氏有年。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營畿內。以功食淺井氏故地十八萬石。明年。城于長濱居焉。三年五月。信長援德川氏。與武田勝賴戰于長篠。秀吉為左先鋒。有功。八月。朝倉餘黨大起。越前信長攻之。至敦賀。秀吉受命。以舟師遶出敵後。上岸毀舟。競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是歲。除筑前守。更氏羽柴。秀吉以桐為號。以金瓢為馬表。每一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秀吉私與

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內猜忌。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臣敢請養二郎為子。謙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輒獻。若臣請其餘耳。信長乃以其少子秀勝為秀吉義子。當是時。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為之鄉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終決意西征。五年。以秀吉為征西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詔。懺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

點注標記

森河內守　矢部善七

秀吉大言

政職歸毛利氏

美濃守入道宗圓

宍粟郡在播磨

岡山在備前

堀尾茂助後帶刀

與中國兒戰勿貽濃

六年

尼子四郎

長治叛

州。若具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勲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亭記幟之晛。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肯臣功。願以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於是秀吉將兵數千。入播磨。至于御着。政職中悔。走歸毛利氏。黑田孝高與其父宗圓。居姬路。迎說秀吉曰。臣

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爲根本。西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予孝高以宍粟郡。十一月。秀吉將兵攻佐用。拔之。進取上月。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孝高逆戰。秀吉赴援。令隊將堀尾吉晴進擊。我兵小却。秀吉自後呼曰。今日始與中國兒戰。勿貽濃尾之羞。我兵奮前。擊走直家兵。遂拔上月。而還。已而直家襲而復之。六年正月。秀吉大城姬路。故出雲國主尼子勝久。以兵來屬。取上月。以乏糧退還。城復爲直家有。二月。秀吉起攻盡焚殺其兵。以城予勝久。三月。別所長治叛。附毛利氏。驅族黨八千。據三木城。城甚險。而野口志方神吉櫛橋等諸寨皆應之。秀吉按地圖議曰。彼欲俟我攻三木而襲其後

點注標記

吉川駿河守

小早川左衛門佐

後中納言

秋田城介三位中

將信忠

北畠信雄後內大

臣

神戶三七

直家送款

藥商子

彌九郎後攝津守

行長

元續降

南條伯耆守

明智十兵衛日向

守

說村重

七年

小一郎秀長大和

大納言

加藤作內遠江守

也。吾當反其計以制勝矣。乃攻野口下之。四月。毛利氏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直家合兵七萬。攻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而自赴援之。陣于高倉山。信長使攝津守荒木村重等來助。五月。更遣其三子信忠信雄信孝來援。相持不戰。秀吉以爲敵兵衆食足。未可勝。且勝非吾功也。乃請信長班軍。陣于書寫山。攻拔神吉志方。八月。秀吉將二萬人。攻三木。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欲送款焉。會浪華商子小西彌九郎者。養於岡山賈人。其生父老於京師。秀吉微時。數館其家。與彌九郎親善。直家因用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爲請信長許之。伯耆國主南條元續亦以國降。而荒木村重爲明智光秀所讒。

得罪叛應毛利氏。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秀吉往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而諭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秀吉更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孝高不歸。秀吉乃歸三木。休戰築長圍困之。長治與村重通。自間道潛出城。于淡河丹生互爲應援。七年正月。長治出襲秀吉。秀吉與異父弟秀長逆擊大破之。斬其銳兵八百。二月。秀吉以風雨夜襲取丹生。使秀長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守將亦收入三木。乃命加藤光泰築寨。以絕其糧道。九月。村重棄伊丹。走保華隈。孝高乃得歸。

點注標記

孝高爲謀主　將坂甚內後中務少輔　八年　長治自殺　擊山名氏降之　但馬守祐豐又右衛門尉　中務大輔豐國　九年　十月　加藤虎之助後主計頭　母杉原氏見之　鶴山蓋據遠史際　德太平記作高山　秀吉譜太閤記並作鶴鼻　宮部善祥坊　五歲定五國

先是竹中重治死孝高獨爲謀主封重與長治皆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不能援獨送糧食襲破平田寨長治引兵出取其糧秀吉以麾下邀擊于大村近七騎殺安治斬敵驍將魚住源吾秀吉因大破之擒別所氏族十人從壘逼城八年春遂陷之使長治自殺以絕城兵於是盡定播磨乃令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兵西圖毛利氏城于兒島小早川隆景數攻之乃遣淺野長政率舟師赴援擊走之時山名氏據但馬因幡屬毛利氏於是秀吉自將擊山名祐豐于但馬攻竹田城四月擊山名豐國于因幡因幡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而取之七月再入但馬拔諸城山名祐豐以出石城降遂定但馬再入因幡至鳥取城縛所取質子於城外諭降之豐國乃出降而城兵未下乃引兵還九年春令海賈齎金數千兩赴因幡索粟倍價糴之因幡人大喜爭糶七月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二城食乏我兵加藤清正等日夜攻擊清正杉原氏族屬也襁褓喪父母秀吉妻取育之是役甫十八與城兵戰多獲首級十月吉川元春發兵來救未至而城陷秀吉進入伯耆助南條元續軍于鶴山與元春相持已寒定因幡使降將宮部繼潤守之而還秀吉以五歲定五國十一月赴安土即使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汝矣且曰秀吉獻寶

點注標記

旅裝　大膽藤吉　十年　直家卒　八郎秀家後中納言　彼攻於北我救於南　灌高松城　功大身危　堀久太郎後左衛門督　筒井伊賀入道　池田勝三郎勝入齋　中川瀨兵衛　高山右近

刀一鞍馬曰上物五十布旅裝地信長自撤樓幌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十年正月直家病卒秀吉爲請立其子秀家宮部繼潤使人來告吉川元春欲攻鳥取秀吉曰彼攻之於北吾將救之於南也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庚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減城兵結撈而坐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諜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二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

和議未訂
本能寺變報
長谷川宗
高松城陷
城將清水宗治也
却前議告變故
隆景建議
多稱美之辭也

吉不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覺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弑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却之。以當使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集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變危疑崩起。我乘是將追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

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蹤。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也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讐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憂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

天下之事在此一舉
發哀告諸將
瀧川左近將監
左馬助光春
洞嶺在河內
遣使約戰
齋藤內藏助

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　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悲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是時。光秀既弑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屯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帥。皆觀望相伏。莫敢先發。秀吉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洪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賊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初光秀之發難也

與其衆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吉大衆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爲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求戰。何畏藤吉也。利三不得已。來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桂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

點注標記

天王山

應聲嚮望

比田帯刀秀秋

光秀伏誅

殯信長

十兵衛光慶

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陞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鼙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信輝亦濟

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叩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闕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即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栖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秀吉既破光秀軍收信長屍于灰燼中殯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子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刄光秀妻孥火城自

點注標記

奏獲凶賊

去信長薨十三日

辭敘任

會議立秀信
三法師秀信後岐
阜中納言

不復受分地

細川兵部大輔二
位法印号幽齋

附庸猶屬城也
附諸侯

勝家挑秀吉
耳目非是耳語目
注之間有不穩者
也

變人間行向北

阿閉貞路守
京極若狹守三位
宰相

族長之降爲次
族後誅也

殺齋藤利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旋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矣遂留幕于山崎寶寺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吉威震畿内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天子嘉其功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敢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領會于清洲議事八月瀧川一益柴田勝家皆引兵會焉議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神戸氏皆信長庶子不宜立乃以信忠遺命立其長子秀信爲嗣居安土焉而信雄攝之柴田丹羽池田氏與羽柴氏更置吏于京師信雄以下各分遺地領之秀吉自略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皆爲其有則不

復受分地諸將乃使浮田秀家及丹後國主細川藤孝附庸之長濱爲秀吉舊領勝家以其南出使地奪之勝家威望最於諸將號曰鬼柴田是日踞而飲酒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耳語曰予欲定國家即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視耳目非是促罷其實信雄歸近江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一益歸伊勢長秀歸若狹秀吉與池田信輝歸攝津勝家聞秀吉在長濱不敢北秀吉乃遣義子秀勝爲質勝家拉而北行尋而還之初秀吉自長濱徙姫路未移其家本能寺之變阿閉長之京極高次欲取長濱應光秀家皆亡匿於伊吹山長之取其貲財從光秀戰山崎敗走而死於是秀吉族長之降

叙任

請信長贈爵位於朝也

三氏罷吏

信孝與勝家等謀

佐佐內藏助

氏家內膳正

稻葉伊豫守

信孝勝家並請和

點注標記

高次向瀨山崎上川說敎從五位下任左近衞少將秀
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
無求會者。秀吉自爲喪主。使弟秀長率卒萬人衞護之。
既而二氏皆罷其吏。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雄協心。
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於是
信孝遂與勝家一益及佐佐成政氏家行廣新楽通朝
等。假闘秀吉及信雄。約則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
越前多雪。彼今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乃與池田
丹羽筒井細川諸將。合五萬人。攻岐阜。行廣通朝皆降。
信孝佯請和。丹羽長秀贊之。和成。秀吉乃取其質而歸。
山崎勝家欲出援之。阻雪不能出。視氷雪輒憤怒。乃遣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十五

人說長秀。連兵西向。長秀不肯。一益以書數勝家曰。不
若佯和。及來歲雪解。出其不意。夾攻之。勝家然之。使前
田利家等五輩來山崎。請釋憾。悉心共輔幼主。秀吉許
之。使者還報。勝家兵備稍懈。秀吉既遣使者。謂左右曰。
彼欲怠我而來襲焉。爾吾且破其膽。十一月。引兵至長
濱。勝家義子勝豐守焉。勝豐素與勝家有隙。秀吉招降
之。復取長濱。益築城堡。備其糧仗。以拒越前衞路。十二
月。還。獻還秀信及諸將。遇勝家所親在京畿者。故仇視
之。十一年正月朔。歸姬路。撫循士民。頒賞賜。十七日。入
朝京師。遂至安土。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圖勝
家。乃徵內外將士。會于草津。部兵七萬爲三隊。三道入

招降勝豐

伊賀守勝豐

十一年

雪未解取

瀧川亦老於兵者

蒲生忠三郎飛驒守

關安藝守

佐久間玄蕃

赴柳瀨

點注標記

伊勢。一益在長島。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
名。縱火城下。退而爲營。誡其衆曰。瀧川亦老於兵者。今
夜必來。一益謂其下曰。我以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
不如夜襲。即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乃去。閏月。秀
吉攻下龜山。納之信雄。令蒲生氏鄉關萬徹攻嶺城。嶺
城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出。二月。令佐久間盛政將步
騎二萬。出陣柳瀨。前田利長爲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
于木本。秀吉乃留氏鄉以下七將。以當一益。而自引諸
軍赴柳瀨。自與老兵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
速戰勝也。乃勒兵爲十三隊。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
自屯長濱。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柳瀨。我兵堅壁不出。丹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十六

羽長秀來而助之。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一益。其
十七日。秀吉以其軍南攻信孝。至大垣。盛政欲進擊諸
壘。勝家不許。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部下山路
將監者。叛降北軍。在盛政營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戶君
舉兵應我。而秀吉往擊之。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
也。道路阻絕。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
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去我
尤遠。而其備不周。吾潛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
吉在大垣。不能速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悅。十九日。往
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與利家留當諸壘。汝則往擊
而勝速還。愼勿留也。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乘夜

信孝復舉兵

固當然之詞也

附監耳語

勝家誡盛政

二左衞門勝政

余吾湖在近江
清秀戰死
使者五反
我得大勝
駛卒疾走者也
藤川亦在近江
金瓢已在岳南
加藤孫六左馬助
平野權平遠江守
糟谷助右衞門內膳正
片桐助作東市正

至余吾湖東循湖而馳比曉至岳麓中川氏卒乃歛馬
了湖盛政先銳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與高山
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謂其部將曰長篠之戰火藥
巢而捷是可傚也遣人燒其壘下營我軍顧而敗友祥
走依秀長秀長等恇急不敢援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
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疲當俟明
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
慮何足爲意使者五反而日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
岐阜會大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
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踊躍曰吾
得大勝矣卽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

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
自提輕兵一萬五千擧鞭疾馳及藤川而昏黑山谷皆
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
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
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我軍覘之進躡其
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
合而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死者二
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
島正則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
且元爭先奮擊多所斬獲諸軍從進遂大破之擒勝政
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

柞山亦在近江
盛政果敗我事
單騎叩門
勝家信孝皆自殺
一益降
金山在美濃
清正以下近臣七人
賤岳七槍
成大坂
三驍將謂岡田重孝津川義冬淺井
多宮也
十二年
信雄與秀吉隙
瀧川三郎兵衞下總守

柞山聞賤岳軍大潰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
果敗我事矣遂北走過見前田利家于府中請其馬馳
入北莊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叩城門連呼利家俗字
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
且日秀吉至北莊自上其後山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
城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
勝家遂自燒殺秀吉見城中火起則引兵北徇加賀能
登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
六月敍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予北莊于丹
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長
可賜近臣七人秩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於是近

畿粗定山陽山陰將士來尋去歲之盟上杉氏德川氏
皆使使賀戰捷秀吉有霸天下之志謂京師狹迫不便
漕運且無列邸第之地大坂北帶大河西控海水地勢
宏壯可以管播七道十一月遂起十餘州卒城大坂成
而從焉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其下有三驍
將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十二年三月殺三將與
秀吉絕乞援於德川氏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皆爲
秀吉拒信雄信雄將瀧川雄利初送質於秀吉秀吉屬
之脇坂安治於是雄利詐奪還之據其邑上野安治怒
以從者二十人入伊賀夜募土兵襲上野城拔之走雄
利秀吉令安治留定伊賀信輝長可亦拔犬山守之秀

點注標記

佐藤某伊勢門

中村式部少輔

小牧之役

按諸書秀次長可并爲信輝婿其秀政爲監此曰秀政長可爲婿秀次爲監誤

左亦證也

誡信輝

篠木柏井栗田皆崎長湫小幡並在尾張

二師謂德川北畠二氏

一柳市助伊豆守

美作守忠政又稱大夫

兄邑美濃金山也

筒井伊賀守

九鬼大隅守

羽津今伊勢

吉遣岸藤知定監一人軍曰彼必負勇須戰次推制之遂欲親將而東會南海畓起乃令中村一氏等當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而自將東下至犬山德川氏北畠氏合兵陣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遺書請戰德川氏不肯四月信輝自請間道擣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乃許之信輝率二婿秀政長可以往曰親戚起軍無他證左秀吉乃令三好秀次助之秀次秀吉姊子也臨發誡信輝曰宜寨于篠木柏井募土兵縱火東參河勿侮敵輕進恃勝不備所遣之自從陣樂田信輝長可進拔岩崎或走告德川公公與信雄伺其懈襲擊于長湫救之其將佐曰秀吉敏軍機今必來

矣乃收兵退秀吉得敗聞奮袂起曰敵亂次而來吾迎而疾擊可以鏖之急抽精兵二萬自將赴長湫聞敵退入小幡欲隨攻之稻葉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且日攻擒二帥參河將士爭請襲秀吉陣德川公不肯曰秀吉勇略不世出其可狎而輕之乎夜退還小牧秀吉亦還樂田五月留諸將守樂田引兵攻拔利井嶺神戶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兄邑封蒲生氏鄉于松崎食十二萬石統播備道諸城秀吉自陣大垣往來伊勢尾張間修諸城砦遣脇坂安治徇志摩移大和國主筒井定次于伊賀以入和賜弟秀長以志摩賜九鬼嘉隆十月陣羽津信

點注標記

富田左近

津田隼人正

細說小人之言也

矢田河原在伊勢

與信雄和

越前中納言秀康

長曾我部土佐守

岸和田在和泉

末森城在能登

奥村助右衞門

津守

十三年爲正二位內大臣

雜賀千石濠並在紀伊

南征

硝櫃火藥櫃也

殺賊魁五十人撤關寨以便商旅也

雄陣殺名其君臣內相猜疑軍中數驚秀吉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李曰我爲先君復仇務鎭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遽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既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爲我謝北畠君盡捐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和成德川公使使賀之公尋送其子秀康爲質秀吉之東也南海盜數攻岸和田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略定四國發兵援之窺大坂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擊却之佐佐成政又以越中應北畠氏將兵萬餘攻末森城城屬前田利家城將奥村永福與其妻奬厲士卒固守利家赴救大破成政成政求援於德川公公辭之十一月秀吉進從

三位任大納言十三年一月進正二位陞內大臣於是議用兵於南海北陸欲先定南海南海賊根來雜賀最强聞羽柴氏且來築三寨于千石濠悉銳守之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令秀次備三寨而直指根來寺寨兵以弓銃要之秀次縱騎傍擊遂合兵圍寨我軍發火箭中賊硝櫃賊悉焚死諸寨皆解走秀吉則以其兵六萬急襲根來焚之遂攻下雜賀引紀伊川灌太田壘降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撤諸關寨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以近江賜秀次四月歸大坂秀吉遣人諭長曾我部元親當獻伊豫讚岐來朝天子否則有罰元親弗聽五月秀吉令秀長秀次以舟師六萬往討之自阿

仙石權兵衛越前守　元親降　蜂須賀彥右衛門阿波守　十河民部大輔　來島右衛門佐　南海盡定　菊亭右大臣　爲關白　二條關白　騶從謂車駕及隷卒也　賜姓豐臣　置吏五人　龜山在丹波　水口在近江　留滯稽留遲滯也　賄賂贈遺以貨財也　恩仇恩德仇隙也　一切不擇貧富貴賤

波入。又令浮田秀家自讃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並攻元親。元親將兵拒羽柴秀次。攻和氣。秀長攻一宮。皆降之。合攻木津。又降之。諸城前下。仙石秀久前受封淡路。七月。以其兵拔屋嶋。秀家降景亦降數城。諸軍刻期萃于羽津。元親乃乞降。送質遂入朝。秀吉讓曰。來何晚也。乃奪其三國。賜阿波于蜂須賀家政。讃岐于仙石秀久、十河一存。伊豫于小早川隆景。來島康親以伊豫正木。賜加藤嘉明以淡路洲本。賜脇坂安治。南海盡定。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於是欲爲征夷大將軍。右大臣藤原晴季素與秀吉善。爲之謀曰。故事大將軍非源氏不可。公稱藤原氏。宜爲關白。秀吉曰。

關白何物。晴季曰。位亞天子。統御百官。秀吉大喜。時藤原昭實爲關白。晴季諷辭其官。以秀吉代之。朝廷重違其意。遂詔許之。秀吉具騶從。入朝謝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羞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祀。長政任彈正少弼。後封甲斐。玄以稱德善院。任法印。嘗爲織田氏吏。後封龜山。正家任大藏少輔。嘗爲丹羽氏吏。後封水口。三成任治部少輔。後封澤山。長盛任右衛門尉。後封郡山。秀吉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不必然。勿使有留滯。勿納賄賂。勿挾恩仇。訟獄之事。無貧富貴賤。一切從事當是

頒賜金銀　北伐　成政降　肥前守利長加賀中納言　村上周防守　溝口伯耆守　上杉彈正少弼越後中納言　與景勝盟　金森五郎八出雲守又兵部卿法印　飛彈國司姉小路　中納言　眞田安房守　源次郎左衛門佐幸村　掌大謂狹小也　與景勝援昌幸　源三郎伊豆守信幸

時豐臣氏藏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遂下令。分金六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士。償其勞費。設場于京師第門。一日悉散之。八月。自將騎卒十萬。北伐。北畠信雄以尾張伊勢兵。前田利家以加賀能登兵。皆會焉。佐佐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于栗殼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削髮出降。乃加賜越中于利家子利長。以丹羽氏有罪。奪越前。割其半。予堀秀政。令村上溝口二氏屬之。以鎭北陸。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既勝成政。則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險直入越後。謂其疆上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使於我。我故來見。欲面議事。吏馳使告景勝。景勝

大驚。遂來盟秀吉。屏左右。與語既畢。西還。使金森長近略飛彈。攻其國司姉小路賴綱滅之。因封長近焉。先是。信濃豪族眞田昌幸來送款。納子幸村爲質。昌幸自父幸隆屬武田氏。及武田氏亡。屬德川氏。德川氏頒上田。攻北條氏。取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令昌幸還致沼田。答曰。公之所賜上田掌大之地耳。至沼田。我以吾兵力取之。焉得予他人哉。德川公怒。率步騎七千來攻。閏月。上杉景勝以秀吉旨發兵援昌幸。昌幸延之內城。而自居外城。樹柵城內。伏兵城外。而出羸卒誘敵。敵進入城。柵內銃發。敵陣亂。二城夾擊破之。敵走出。伏起又破之。昌幸子信幸亦迎擊北條氏兵于沼田。破之。九月。景勝自將

小笠原右近大夫
衡橫也。東西爲衡。
言貞慶等與豐臣
氏東西相連也。從
合從也。
石川伯耆守
諭信雄諭德川公
隆景元長來大坂
吉川治部少輔
乃叔謂隆景。乃翁
謂元春。翁即父也。

求援。敵軍退去。小笠原貞慶亦因昌幸送款。與景勝並連衡於豐臣氏。以圖關東。德川氏北條氏懼而約從。十一月。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奔。其國大擾。秀吉乃謂信雄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近日將西伐。宜先與德川和。以折北條也。子爲我圖之。信雄乃遣二使諭德川公。公恐其有變。不敢來。是歲。毛利氏遣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坂。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閣新成。當使卿等一觀。乃自從一侍女。導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人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予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吾數與乃翁治兵。常恨不相見。以談往日戰略。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爲先鋒事乎。

十四年
聚樂第
大佛
以妹妻德川公
大友左衛門督号
宗麟
修理大夫義久号
龍伯
龍造寺山城守
高橋主膳正号紹
運
立花左近將監
西伐
兵庫頭義弘
中務大輔家久
秋月筑前守種實
筑紫上野介廣門

予之筑前也。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是歲。又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興卒數萬人。四方工人盡集。四月。以其妹妻德川公。五月。上杉景勝入覲。先是。豐後國主大友義鎮亦入覲。初島津義久自薩摩起。蠶食九國。義鎮與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歲被其兵。並乞援於秀吉。窟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戶次宗茂。皆來送款焉。於是秀吉將西伐。下教列國。並同守以俟。七月。義久遣弟義弘家久略二筑。降秋月氏。筑紫氏。乃攻鎮種。鎮種自殺。宗茂固守。來使告急。秀吉乃遣黑田孝高。趣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九月。又遣加藤嘉明。脇坂安治。趣

遺書義久
誡秀久
猴冠者所謂沐猴
而冠者。斥秀吉
宮內少輔信親
豐後守義統
尾藤左衛門佐

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皆發兵西向。遂遺書義久曰。關白問。何以不朝貢。何以坐取官爵。何以縱出兵攻略隣國。使仙石秀久齎書往。因誡秀久曰。彼若不服。且勿與戰。退以俟我。秀久至。義久投書於地曰。我族國于此十四世矣。從朝貢者。獨有近衛氏。猴冠者敢欲屈致我乎。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家久。元親存保從之。元親子信親與存保皆敗死。元親走伊豫。秀久走豐後。嘉明安治力戰而退。義久遂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大友義鎮既死。其子義統出戰大敗。事聞。秀吉怒奪秀久邑。予之尾藤知定。終議西伐。益促德川公入朝。十月。公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驪。往問女于岡崎。以安其國

德川公入京
皇太孫周仁
後陽成天皇
陞太政大臣
奏請伐島津
石田治部少輔
大谷刑部少輔
長束大藏少輔
小西隆佐一作隆
作蒸俗稱
十五年
發城寨中

人。德川公到京師。秀吉從數人。就其館握手歡語。遂呼酒。召其諸將。談小牧之戰。盡歡而出。十一月。德川公入謁于聚樂第。畢禮而去。先是。皇太子殂。是月。天皇禪位于皇太孫。皇太孫即位。是爲後陽成天皇。十二月。天皇詔以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職如故。於是。秀吉奏請曰。臣徵島津義久入朝。義久不奉命。臣請自將伐之。乃令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發兵。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掌糧餉。小西隆佐。建部壽德。掌漕運。先赴小倉。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馬芻。使可支一歲。十五年二月。兵會大坂者十五萬人。秀吉下令禁鹵掠。止鬪諍。又置吏于沿道驛舍。使軍行莫蹇滯。

南條伯耆守　宮部善祥坊
耳川高城並在日向
增田右衛門尉
九毛三郎兵衛
城戶俗稱未詳
攻岩石城
小熊在筑前
長門守種長
高良山在筑後
新納武藏守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
合子八代並在肥後
右馬頭征久
狹謂度量狹小也
優容寬裕有容也
榜示傳示
入薩摩
又太郎忠良

乃遣秀長將前軍先發。二月朔、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義久既逐大友義統、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聞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乃使家久守耳川、引兵而退。秀長至耳川。諸將先濟。家久夜襲南條宮部氏營。南條敗。宮部擊卻之。明日秀長乃濟。敵遂退保高城。既而又退。二十五日、秀吉至赤間關。留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九毛某城戶某守門司城。徵國人質子。濟海入豐前。廿八日、陣于馬岳。分兵並進。時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長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四月、氏鄉攻其南、利長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郛。

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城即陷。秀吉乃進至小熊。種實遁走。使子種長以城降。秀吉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肥後諸城皆解走。薩摩驍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守合子城。走保八代、與島津征久合兵堅守。秀吉以兵艦攻之。忠元等夜逃。秀吉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之國。苟期於鏖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其狹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脅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秀吉進入薩摩。降島津忠良。五月、進至千

湊會聚也
建牙太平寺
桂山城守
伊東豐後守
丘或作兵或作隆
庭堂階前也不庭謂不朝覲也
義久降
琉球貢獻
大論功罪
森壹岐守
毛利藤四郎久留米侍從
高橋主膳正
鍋島加賀守
生駒雅樂頭訛本甚助
阿蘇在肥後
律以戒律與罪也
彥山在豐前
大村丹後守純忠

代河。河接海港。前所發漕船盡湊焉。乃命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造浮梁濟軍、建牙于太平寺。環布軍營、塡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巷、縱橫四達。遠近望風而潰。乃遣水軍三將、攻桂忠昉于平佐。脇坂安治先登。忠昉降。於是秀長以日向故主伊東祐丘為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長與淺野彈正以龍造寺政家為先鋒、以五萬人自大隅入。家久以佐土原降。義弘退陣求麻。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兒島。島津氏將佐交勸義久乞降。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四百歲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

其宥之。義久大喜、削髮被僧衣、從近臣五六人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為嗣。琉球國馳使修貢獻。七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令島津氏因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佐成政、筑前于小早川隆景、豐前于黑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伊東祐丘、龍造寺政家、皆復舊領、差有增損。使政家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夭、乃立直茂。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教秀長不卽救。因奪其讚岐。後以賜生駒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長政。阿蘇大宮司邑、律彥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妖賊、奪其

彌九郎　禁天主教　復命于京師　成政時任陸奥守　分賜肥後于加藤小西　十六年　天皇幸聚樂第　縱，放也。縱民令觀也　鼇注標記　大和大納言　三宅中納言　浮田中將　加賀少將　長曾我部侍從　大友侍從　牧伯進盟　渝，變也　賡，續也　戶稅，戶調也　戶租，謂令民貢物，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也

長崎邑賊二十餘人，于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焉。禁天主教，遂大修西海政令。七月復命于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德川公自來賀戰捷。是歲西海諸侯皆就國。秀吉誡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氏。成政違教，士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之，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清正爲主計頭，行長爲攝津守。行長即彌九郎也。秀吉謂二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十六年正月，秀吉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覩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内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詰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殛之，覆其家國，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爲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嶋郡爲廷臣采田。凡金帛賚貢

吉川藏人頭侍從　大張茗燕　十七年　復分金銀　佐竹常陸介　里見左馬頭　結城左衛門佐　那須太郎　岩城修理大夫　葦名日向守　松前民部大輔　北條左京大夫　伊達左京大夫　諭氏政　席，猶因也。言藉人之坐於席也　相模守氏直　鼇注標記　小田原之役　以吾比維盛　二階堂遠江守

之獻，前後無算。九月諭毛利氏割其出雲、伯耆予族吉川廣家。廣家，元春子，元長弟也。十月大張茗燕于北野。十七年五月，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是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北條氏政據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奥、出羽，不肯降。天子幸聚樂之次月，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模，諭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有八州，而不修朝貢，不義。今天子新立，天下莫不嚮歸。吾子宜速入覲。氏政與子氏直議，不敢堅對。八月，氏政使使來請曰，眞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還之，然後入朝。諸將皆怒曰，氏政亡狀，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復使知信、信季就昌幸諭之。昌幸奉命，致沼田于北條氏。於是二使遂徙小田原，趣其入朝，曰，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遼遠，彼何輙來。且彼特能服畿內西國耳。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且箱根天險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爲。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鴻鴨起，遂恇悸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乃不禮使者。使者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德川公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是歲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

點注標記
責政宗
石卷右馬允
遺書氏政
麾磨也
操王節持天子所賜節刀也
檄體式
氏直謝罪

岩城諸族討之皆敗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
宗亦不肯十月眞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桃城爲
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
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
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懼
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摸遺書氏政絕之曰秀
吉起微賤爲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古爲之間
既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忝
太政之任佐天子以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十道豪傑
無不從我所麾汝氏政負險恃力敢不修朝貢狡詐貪
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勅者而漏於

誅討秀吉恥之修乃城池厲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王節
率諸軍以正汝氏政之罪書至相摸氏政不以爲意曰
彼欲以虛聲脅我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舉則少力是
易與耳秀吉遂令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
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使道直赴關東命長束正
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投糴於海道諸
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爲祟秀吉
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授
之投海而進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獲糧船以
東十二月德川公來請約束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
吉弗許於是會德川公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

點注標記
一言多於百萬封多勝也
十八年
氏直娶德川氏
供張供具張設也
入朝受節刀
蓐食早炊食於寢蓐也
中村式部少輔
一栁伊豆守
間宮豐前守
渡部勘兵衛
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
紙壁如堊
堊音惡白堊飾牆也
約封上相江戶

署眞田昌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不得窺圖秀吉
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先鋒昌
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十
八年正月德川公送其嗣子爲質秀吉賜之姓羽柴氏
名秀忠遣歸之曰卿以其與氏直有姻焉乎吾何疑卿
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二月秀吉召
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上
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戎服入朝受節刀于紫
拜辭起出闕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
鮮明使士民縱觀之氏政盡召八州城主集于小田原
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

秀吉至沼津明日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即夜下令令秀
次以五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韮山而德川公以二
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蓐食並發秀次以中村一
氏爲先鋒令從陣近城城上銃丸雨注一栁直末死之
一氏厲衆攻破其郛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
士渡部了攀堞而上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北條氏
勝信雄亦破韮山郛德川公陷三城至酒匂戍兵皆潰
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令萬卒
築城焉糊紙丁壁望之如堊城兵驚以爲神秀吉携德
川公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
卿耳德川公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卿亦居小田

遊許也　大導寺駿河守　木村重玆　一月下六十餘城

點注標記

築長圍　被之於歌樂也　穀價騰貴也　正家漕轉有餘　狼戾猶狼藉也　相馬彈正少弼　秋田城之介　南部大膳大夫　津輕右京亮　項背相望謂連續而來也　政宗請降

原平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斷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
里有地曰江戸。襟帶山海。地潤土肥。卿宜居此。德川公
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水軍將士又破沿海
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
眞田昌幸爲先鋒。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
武藏。下七城。攻鉢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弼木村常陸
介助之。二將別徇武藏。攻岩槻。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
京大夫。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將遂徇上野。至總安
房。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有流言曰。德
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即從近臣數人。與信
雄俱飮于德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飮于織田氏營。

衆疑即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妓
樂。置酒高會。秀吉與德川公以下。造歌詞。被之謳呼。連
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困。德川公初度大衆久屯。
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
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
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
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
項背相望。伊達政宗使人覘形勢。還報則大懼。乃肯修
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公戒使者曰。不可。不亟來謁。
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通。還由越後信
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

詰責政宗　屈強猶倔強　一介之使獨使也　二本松右京亮　便服謂平服也凡不便坐便服皆所以就便安也

點注標記

[illegible]　成田下總守　嗛與銜同猶恨也

何。曰。齡可二十歲。眇而被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
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
不來歸。汝屈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葦名
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
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
復父仇。又爲義廣所拒。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
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
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僞也。則盡
獻所侵會津仙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
討滅北條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
唯殿下之令。況邑土乎。致其侵地。乃入見。秀吉便服而

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奥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
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
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
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
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
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
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
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親在小田
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令彈正少弼父子助攻。終下之。
景勝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來謁秀
吉。不甚賞。二人頗嗛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

山中山城守

下總守勝雅初稱瀧川二郎兵衛雄利

避嫌避姻戚之嫌也

誅氏政釋其餘

美濃守氏規

舉八國賜德川氏

放信雄

加藤遠江守

田中兵部少輔

點注標記

降報受之不足稱勸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
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子城還致首級秀吉乃賞之
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
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
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
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
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
環柵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內人人相疑秀吉遣黑
田孝高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
肯七月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避嫌不敢
通使之因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

因謂諸將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令而釋之是失信
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者四
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
侮我今如何也使石田三成齎之京師梟于一條戾橋
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韮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三
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八
國以賜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爲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
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吉怒曰卿才不可爲
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
放之秋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尾張
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遠

山內對馬守初名猪右衛門

有馬玄蕃頭

森美作守

誅政繁

櫻田在武藏

鎮東北莫如氏鄉

木村伊勢守

粟棲俗稱未詳

圉當馬者

入中村召父老

政宗觖望

少弼淺野長政也

點注標記

江于堀尾吉晴山內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
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導寺
政繁詰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
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
之于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
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弼大谷吉隆
石田三成撿陸奧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
撫東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
蒲生氏鄉無可者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一郡以葛西
大崎賜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
爲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之應

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守焉則迎饗
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
其徒御獨吉川氏卒粟棲武格者爲之圉行入尾張秀
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
一往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
留武格于閭首而入周馳街巷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
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吉曰此吾少時邑閭甚
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九
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觖望
陰誘土兵作亂少弼豫度陸奧必亂造十餘砦留兵守
之而西大谷吉隆猶留撿田甚急十月土兵四起葛西

十九年

氏鄉上狀

貼金磔柱

九戶修理亮

德川公掌三道軍務

以安反側予之心也

大崎亦告秀俊之政叛攻其城秀俊走保佐沼告急於氏鄉氏鄉卽發會雪撓行至卅繩察政宗有異心遣人促使會師政宗不得已出次吉岡氏鄉身往其陣面議事政宗大驚氏鄉破賊二壘乘勝而進政宗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破名生壘政宗追躡覘其陣堅不敢擊氏鄉乃迎秀俊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鄉使立功自效乃攻下宮崎城賊黨悉潰少弼特至駿河聞亂卽還十二月氏鄉欲歸而慮政宗有變心弼乃令政宗納質十九年正月氏鄉取其質還會津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促德川公會師聞氏鄉已定亂則皆途還閏月氏鄉來京師上狀秀吉奪木村氏封予之氏鄉氏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卽發二月至曰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磔柱使人揭前行及詰問陳謝甚辯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肖特華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卽釋之先是南部氏族九戶政實叛氏鄉與少弼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菲內應之秀吉命秀次赴討曰必勦之使莫復萌命德川公助之曰命卿掌東北三道軍務其便宜從事乃奏以政宗爲四位侍從與氏鄉俱爲先鋒令少弼及堀尾吉晴監其軍因密諭氏鄉曰吾知政宗反計矣顧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汝耳八月秀次入陸奧陣三迫

氏鄉食百萬石

按據止兵而拒守也

其封大和也

償攘金

氏鄉政宗攻下五城上杉氏奉命會師擊平荏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實以下魁首三十人劾之三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以秀吉命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鄉并食百萬石遂巡覘國內按據上民課東邊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然後歸是歲四月大納言秀長卒以秀次弟秀俊爲嗣襲其封十一月秀吉大獵于參河初秀吉定關西召松下之綱賜邑于卅後及定關東更賜遠江伊勢之一萬石曰償攘金也

日本外史卷十五終

點注標記

撫頼朝塑像　塑像相去肖拿前也
征韓之役
明神宗名翊鈞　要約也須要也不得要領不能使彼奉約從命也
宗對馬守
答朝鮮王書
堅甲也鋭兵也

日本外史卷十六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中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頼朝塑像。進撫其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爲何如。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從常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韓皆與我絶。而海賈互市不絶。我對馬島距韓甚邇。島主宗氏世通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爲使者。徵朝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尚寧告之明。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昖乃使其大臣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發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爲之憤激。被堅執鋭。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

點注標記

在所不擇言必討伐也
柳川豐前守調信
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
天正十九年
鶴松丸
自遣忘其哀也　大丈夫當用武萬里外
食履也大有餘也

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導。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盍居間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盼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絶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悶鬱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爲。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

瞠眙驚視貌　中納言秀家　肥前之事謂占肥前之事也　大總夫人　那古耶行營　部署諸將　鍋島加賀守　相良宮內少輔　松浦式部卿法印　肥前守　有馬修理大夫　大友豐後侍從　黑田甲斐守　島津兵庫頭　毛利伊勢守　伊東民部大輔　福島左衞門大夫　長曾我部土佐守　蜂須賀阿波守　生駒雅樂頭　小早川筑前侍從　毛利久留米侍從　立花左近將監　毛利安藝宰相　九鬼大隅守　脇坂中務少輔　加藤左馬助　來島出雲守　大和中納言秀俊　藤堂佐渡守　岐阜少將秀信　中川右衞門大夫　石田治部少輔　增田右衞門尉　大谷刑部少輔

能爲我出力邪。諸將帥瞠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躬此肥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爲內大臣。敘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總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築于那古耶。造爲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下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韓之八道。主計頭加藤清正將第一軍。攝津守小西行長將第二軍。鍋島直茂相良賴房屬清正。宗義智松浦鎭信有馬義純屬行長。兩軍遂爲先鋒。大友義統黑田長政將第三軍。島津義弘毛利吉成伊東祐兵將第四軍。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將第五軍。蜂須賀家政生駒親正將第六軍。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將第七軍。毛利輝元將第八軍。別置水軍。以九鬼嘉隆脇坂安治加藤嘉明來島康親將之。秀俊將藤堂高虎率大和軍屬焉。水陸九軍。總十五萬人。織田秀信中川秀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糟谷武則片桐且元與淺野左京大夫將游軍十萬。以備應援。而秀吉自以秀俊及德川公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上杉景勝結城秀康最上義光佐竹義宣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鎭內東北三道將士十萬自衞。以明年二月盡會行營。秀吉乃上書。乞骸骨。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

糟谷內膳正　片桐東市正　淺野彈正　最上出羽守　南部大膳大夫　讓職稱太閤　閤當作閣字誤　文祿元年　秀吉戒書　發京師　將使彼用我文　漸從氏揚　亂本在壹岐　行長先發　長崎在對馬　拔釜山　拔東萊

閤。於是宗義智戍釜山東萊。稍稍引還。韓人來窺其府。閴然無人。乃驚怪。修守備益急。文祿元年正月。秀吉召加藤清正。賜之記識。以吾代毛利氏時先右府所賜也。召小西行長。賜之名馬。可以驟騁。皆賞。清正素鄙行長不相肖。於是謂之曰。予用賜幟爲號。子號何用。行長對曰。我起藥商。當用藥囊目。自是詼相嘲也。三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戒曰。盡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益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耶。諸軍會者凡五十萬人。糧食稱之。於是先遣水陸九軍。發大艦闕而揚帆。蔽海而渡。至于颶水。阻風十日。風稍定。行長與義智素諳海路。潛援其軍。不告衆。先發至豐崎。平明。諸將乃覺之。清正怒而發。風益甚。不得進。行長促舵師發豐崎。冒濤而進。十三日。達于釜山。釜山守將鄭撥出獵。聞警馳還。行長隨攻其城。立拔之。生擒鄭撥。遂分兵徇慶尚道。陷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尹興信。問其捕虜以要害城寨。曰東北有東萊。距此三十里。行長謂其衆曰。諸君戰疲。當休。然使東萊爲備。吾力不能下。而諸將隨至。則奪功於人矣。宜急擊取之。衆奮從之。乃進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守將宋象賢不屈死。行長收葬之。進陷梁山。至鵲院。韓兵據險拒之。我兵攀山迴出其背。韓兵驚而潰。韓

纂注標記

清正取路慶州　秀家促行長　李鎰中樞世鐵一作鎰　黒田伐金海　行長觀鳥嶺　彈琴臺　前申砬及忠州兵清正會　二將爭先

巡察使金晬聞東來、急自帶州來援、不及、乃諭諸郡縣避我兵。清正後行長二日至、爭山開、行長已前進、切齒悔為豎子所先、吾當踐其迹乎、乃轉取別路、經慶州、走其守將、斬首千九百級、轉鬪而進、所向皆靡。秀家聞行長深入、謂其將佐曰、彼自我家起身、吾爭功而不謨、使彼幷於敵、不獨負太閤寄任之意也。乃踰次發舟、八軍相繼上陸、韓諸道鎮報警於國都。韓王命李鎰中樞為大將、使金誠一非慶尚右道、金功非慶尚左道。行長方圍金海、黒田長政後至、刈禾塡塹、以陷之、引兵出左右道之間、絕其應援、進陷尚州。鎰已下州城北、觀城中火起、遣騎斥候。行長望視之、曰、我日本兵騰猾、使銃卒伏橋下、銃之、殪馬、鎰軍動。行長以大衆出、張二奇兵切之、鎰騎走、歸申砬於忠州。砬收忠清道兵八千、欲守鳥嶺。聞尚州陷、不敢進。行長進至鳥嶺、視其險阨、使邏卒先行、周幾山谷無敵、笑曰、朝鮮兵不要我于此、吾知其莫能為也、乃踰嶺、至丹月驛、分兵為二、擊申砬于彈琴臺下、斬之、遂取忠州。而與清正會、諸將皆至、乃相見于城外、議進取其京城。清正曰、攝津守多功矣、至彼國都、先鋒當見讓僕也。行長曰、吾與子並受約束、子何擅更之。對曰、了之不告、而發亦出約束乎。二人忿欲鬪、諸將解之、曰、大敵在前、何私鬪為。鍋島直茂曰、太閤令二公迭為先鋒、今盍分道往、聞道有二、自南者遠、自北者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　）五

纂注標記

漢江　行長間奪南岸舟　送書招降　韓王奔平壤　敵兵有兵　行長先入都城　秀家居國都　金命元斬申恪

近。近者有漢江之險。惟二公所擇。清正曰、吾寧取險而近者矣。議乃定。行長間使人先馳之漢江、奪其南岸舟。清正遂發、過韓使李德馨于途、捕之。初行長擒蔚山守將李彥誠、送書韓王、招降之。使彥誠齎去、彥誠不敢白。及取尚州、乃獲慶應舜、予之太閤券書、使還責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人者也。韓王乃遣德馨乞降。途聞忠州陷、使應舜先往詗之、乃為清正所捕、遂誅之。也德馨亦走。韓王聞李鎰敗、大怖、而猶冀申砬晦日。有騎馳入都門、民迎問、對曰、申總兵敗矣。關白中將來矣。都城大駭、上與世子夜駕奔平壤、告急於明。遣王子徵兵諸道、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適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自見、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五月四日至都城南大門、有兵守門、視其旗幟、皆小西氏號也。蓋行長渡驪川、走敵將元豪、先一日自東大門入、已一日矣。清正益怒、居一餘日、諸將皆至。秀家自居國都、使諸將各圖進取、余命不遂、守臨津。申恪恪不從、獨屯楊州。命元怒恪違節度、請誅之。會咸鏡南道兵使李渾來援、恪與渾合兵戰、大破之、而命元遂斬恪。王聞捷、遣赦之、不及。乃遣申硈及韓應寅助命元守津北。我兩先鋒與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卻、韓欲追之、其將劉克良止之、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　）八

三將消上川狀尺　探聞定也　早苗咸鏡黃海二道　大破其兵　聲息聲氣消息也　三奉行入韓　大同江　行長復遣書　第但也　韓王走義州　行長還國都諸將　鴨綠江

聽而潰。應寅亦潰遁伏竄走。二將遂擊大破之。擒臣叟
克良。其兵死傷者尚餘八萬。命元應寅走歸平壤。我
師乃渉臨津。定城壁。乃分閫定師所向。行長得平安道。清
正得咸鏡道。而長政得黃海道。皆引兵北入。而韓將李
洸尹國馨金睟。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兵五萬騎。入援
王城。至龍仁。見我兵壘山下。挑戰。我兵不出。伺而瞰其
懈。出擊大破之。當此時。自國都至釜山數十城。烽火相
應。皆為我兵所守。以與行營通聲息。秀吉乃遣石田三
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引游軍六萬赴援。伊達政宗亦
請而往。三奉行入韓。宣令褒功。行長既徇平安。至大同
江。遺書於平壤。使召李德馨。使平調信玄蘇相見江中。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一〇七

招降之。議不諧。一人曰。若主第導我伐明。不則併夷滅
之。乃還。六月。韓王留左相尹斗壽元帥金命元守平壤。
而自走寧邊。欲入咸鏡。聞清正在焉。乃走義州。令右相
柳成龍發兵。益於命元。固守以俟明援兵。命元與行長
等夾江相持。伺我兵稍怠。夜遣精兵濟襲之。行長此聚
起。令義智絕其後。擊破韓兵。韓兵亂潰而走。行長曰。是
可亂也。舉軍從之。斗壽命元棄守走。行長入城。得韓積
粟十餘萬石。使使還趣國都諸將。欲與俱北。以太閤志
在伐明。今已取平壤。平壤以西莫復支者。自鴨綠江至
明北京。不過百餘里。吾之全軍卷甲趨之。使彼不及備。
可以得志矣。秀家與三奉行答曰。全羅江原二道未定。

鳳山　白川　開城　候斥候也　唐島　李舜臣　艨艟戰船也其製狹而長以衝突敵艦者　巨濟洋　逆戰　貴者宜勝法　指狂妄行進取也　向充和解二將　嘉明先期而進　舜臣振閑山　李如松　明主翊鈞

我未可深入。我水軍將循全羅而北。會于黃海。然後水
陸並進。是為全之策也。乃分諸將守國都平壤間諸城。
大友義統守鳳山。黑田長政守白川。小早川隆景守開
城。以備應援。行長日望水軍至。水軍諸將將發釜山。與
慶尚右水使元均戰。破之。遂出全羅。藤堂高虎聞韓候
船在唐島。以飛船赴之。會其百餘艘上島。焚虜營。全羅
水軍節度使李舜臣。以艨艟闘艦數千艘。在巨濟洋。諸
將集議于毛利勝信營。議逆戰。脇坂安治曰。先以大船
巨炮挑戰。然後奪其船。加藤嘉明曰。是劫而去之。非挑
而奪之。挑而奪之者。宜以小船示弱。及敵近決戰。又則
太閤謂水軍將上不欲戰也。安治曰。此事至重。一敗則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一〇八

陸軍亦不能振。子明猖狂乃爾。嘉明怒。高虎居間和解。
勝信曰。諸公受命於千里海外。忠告不隱。務利公事。太
閤多良臣如此。何憂於戰。因宥酒。酒數行。九鬼嘉隆曰。
今夜三鼓解纜。旦日進戰。船之大小。隨宜耳。嘉明潛起
如廁。招其軍吏。先期而進。比曉。以走舸二艘。直衝敵列
艦。奪其二十艘。諸將繼進。舜臣卻。我軍追之。入洋中。舜
臣乃縱左右翼。以巨熕擊碎我船。來島兼親死之。安治
苦戰。亡其衆而還。舜臣因屯閑山。以拒我水軍。我水軍
是以不能給陸軍。陸軍亦未遂能進也。明主翊鈞聞秀
吉兵入韓。則恐會其國西北邊有亂。大將李如松率諸
軍屯寧夏。國都兵寡。明主召其大臣。問韓當援否。大臣

曰和寬明久矣而明之所在韓韓先被和兵而明不援韓且折而入和和韓爲一分利於明合兵戮力以出遼東則勢如建瓴水了屈矣顧韓民畏和兵而心不服焉我進一將助韓王以招聚之因其力以拜撫東北是名以明援韓而其實以韓援明也明何患於和哉明主從之遣其將祖承訓史儒等將援韓而下書琉球遣羅爲侵和之勢以棄秀吉使其勿航海而北嚮而大聽有疾謂秀吉已航海也憂疑疾篤秀吉聞之勅縁親之主則已崩當此時承訓儒算既入韓二將皆遼東守將數與胡戰有功甚輕和人和人前掠明疆者皆海島甲仗敝惡明人狃見之以爲豊臣氏兵亦如是也於是至嘉山問韓人曰平壤和兵無乃走乎曰否承訓擧酒祝曰天使我成大功也進舍順安營未定行長偵知夜遣輕卒劫其營營亂乃笑曰此虜亦易與耳明日自往與明軍戰于安定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駭行長麾兵蹂之儒算下馬鬪中丸斃將衆兩我兵追明人於沛澤蹙之承訓挺身而走行長因投書韓王曰本直導我伐明明當我兵猶羊豨放虎王所知也今遼東既無明隻騎而我舟師十餘萬又來自西海未知大駕將復何逃也當是時韓搖將精兵多在咸鏡道而爲清正所阻不能來援韓王清正之入咸鏡道也虜安城民三人使爲導二人辭清正立斬之其一人懼從之王永興

聞二王子適咸鏡北道則大喜留直茂賴定守永興而自以其部兵日行數百里至鐵嶺踰而北北道兵使韓克誠以六鎮猿騎逆清正於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步兵不利即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爲城設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十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旦大霧克誠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誠縱火焚城聞二王子在會寧府驅而赴之府韓極北也行五十日至焉府使鞠景仁懼拘二王子使人來乞降且曰府內食盡王子不食二日願賜之食清正許之欲自入城將校皆諫曰吾窺府內虜人填咽我以寡兵入恐有變也清正曰虜何能爲吾已失王不可又失王子即有變吾與王子決死莫憾也乃與十餘騎入城令饋者數十人人執一器隨而入韓人危疑張弓環清正清正叱之辨其無他韓人不能解清正自開襟當箭取印於懷印紙示之韓人捨弓拜於是清正拘王子及其大臣黃赫金貴榮等使人護送之鏡城乃問景仁曰朝鮮北境盡於此乎對曰然曰北隣何國曰兀良哈清正乃以八千人進入其境攻二城拔之既夜下令曰勿釋甲夜半胡騎大至我兵力戰走之清正曰虜不意我至我一捷足以報太閤矣乃收其貨寶引兵南還胡騎躡之清正自殿而退終

拜富士山　至鏡城　韓王告急于明　石星說明主薦沈惟敬　行長見惟敬　許定界不相踰　斬沈俗等　筑紫上野介　兩戰定江原

王海濵西南望得高山。韓捕虜曰。富士岳也。清正下馬免冑而拜。謂其騎曰。自吾辭太閤。謂日西北行矣。今望岳於西南。覺吾行遼遠也。乃歸。二十日至鏡城。八月。韓王自義州遣李贇李元翼來攻平壤者再。行長輒擊卻之。王亦聞清正已略定咸鏡。恐其與行長并力來襲也。遂告急於明。明既得承訓敗聞。舉朝震驚。大司馬石星說明主曰。秀吉兵乘勝而遠鬪。未可與爭鋒。且寧夏未平。復有事於遼東。不若且議和。以紓禍也。因薦沈惟敬。惟敬越人。憸黠有辯口。遊燕。與燕倡家僕鄭四善。鄭四嘗在對馬。惟敬以故略知和事。徼幸富貴。其友袁茂嘗納女於石星。因知惟敬名。而與語。大悅。遂薦之。於是明主以惟敬爲遊擊將軍。多資金帛。往說我軍。投書平壤申辭乞和。行長與宗義智見惟敬於城北。曰。明帥欲和宜使齊海因徵數條。惟敬盡順其意。曰。歸報。五十日復來。乃請界平壤西北十里。和韓俱不相踰。行長許而遣歸告狀於秀家。於是我兵在平壤者。不復西下。而韓兵竊發諸道。沈俗者募兵。明年計復都城。秀家攻而斬之。鄭湛邊應井亦聚兵全州。筑紫廣門自慶尚入全羅。與湛應井戰熊嶺。斬之。而全州未下。九月。應井弟應星敗石田三成于馬灘。元豪敗蜂須賀家政于一犀浦。遂攻毛利高政于春川。高政伏兵。擒豪。遂定小原。鍋島直茂。相良賴定在永興。取德原咸興等七城。移守咸興。

直茂等移守咸興迎清正　秀吉復赴行營　清正議入遼東　惟敬愆期　飲馬鴨綠江　明主忠令來討　宋應昌爲都御史　贊畫曰謀議者　如松爲大將　石星持前議　大司馬石星也　惟敬與行長密議

清正自鏡城以諸俘虜還至達下。會韓兵二萬阨梁養山。清正擊破之。走其將梅天。直茂賴定迎之。相見于橋中。賀其無恙。時已十月矣。清正遂軍安邊。乃修全山構州諸城。相與協心。撫綏韓人。當是時。諸將稟事。秀吉使舸交於海中。是月。秀吉復奏請赴行營。天子詔止。秋戌之事。一委將佐。勿輕濟海。秀吉拜謝而行。十一月。直茂以三千人。與韓將李希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走之。斬首千餘級。清正盡收咸鏡三十二營。遂議自北道長驅入遼東。未果。行長亦以惟敬過期不至。乃怒。下令軍中曰。皆修行具。吾將飲馬鴨綠江也。義州聞之。倚擂而立。韓王飛書告明。明廷臣議曰。惟敬說不可信。秀吉殊無退兵意。異者以暑濕取敗。今大寒。馬肥。宜出兵。此翔鈞猶豫未決。懸令有能獻計復東藩者。購萬金。封伯爵襲之子孫。莫敢應者。衆推少司馬宋應昌。曰。應昌去歲上書言秀吉必來。是知兵矣。朝鈞遂拜應昌爲都御史經畧東北。劉黃裳袁黃爲贊畫。而選將兵者。李如松稱材武天下無雙。會其平寧夏而旋。則拜爲大將。率六將軍東拒秀吉。期以十一月發北京。獨大司馬猶持前議復遣惟敬至平壤伺秀吉意。惟敬留平壤城中。與行長密定議以去。而如松等大兵已至遼東。惟敬要之於路曰。媾將成矣。和人約棄平壤。界大同江而退。如松方銳意立功。弗懌。惟敬詐。欲執而斬之。應昌等諫曰。宜舍此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　十四

辯士說清正

韓人聞之所在蜂起以應明軍宋應昌等謀曰秀吉將帥皆萃王城而加藤清正若懸孤軍在咸鏡聲聞不通可虛喝而取也使辯士馮仲纓以譯說清正曰和無故攻韓韓告急於明明皇帝大怒遣大兵救韓復平壤復開城遂復國都擒浮田小西裁逐其兵令琉球暹羅諸國繇和境而足下猶守韓欲為誰乎皇帝聞足下高義使使臣為報告之為足下計莫若速返韓王子收軍歸和否則明軍四十萬驅韓兵而東直萃於安邊足下雖欲脫明得乎清正使侍史答之曰清正知奉國命而戰不知聽明令而和也歸語明主我有敝甲凋兵近苦無事貴國來伐已聞命矣而咸鏡之途險扼騎不可比行卒不得成列兵之來日一二萬而已吾迎而擊之日殺一萬四十日殲之日殺二萬二十日殲之既殲而西指度遼破燕奉大駕於海東清正可以復命矣仲纓走歸

日殺一二萬

當是時明軍乘勝鼓行而東國都將吏令大同以東諸城撤守來會諸城皆聽命獨小早川隆景與毛利秀包立花宗茂弗肯曰吾輩竭力報國固在今日且明軍勝而驕易與耳三奉行促之甚急乃退未至王城三十里而軍明軍進入開城遂渡臨津查大受為其先鋒值宗茂于礪石嶺宗茂擊破之斬百餘人如松乃盡引其軍而至隆景以三萬人邀擊于碧蹄館大戰良久宗茂與秀包橫擊之如松初以火器拔平壤一戰得志謂和兵

礪石嶺　碧蹄館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　十五

因怠敵而襲之如松從之率渡鴨綠會降虜為我耳目者為韓相所擒殺皆就拘縛以故不知明軍至二年正月朔如松至肅寧使裨將查大受先往順安大受使人來告曰沈遊擊至和議成矣行長喜亦使一將以二十人會期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二十人搏戰亡其三人走還平壤行長大驚丹波人內藤如安為行長侍史冒小西氏稱飛驒守於是行長命如安往詰如松如松慰解遣還而六日以諸軍薄平壤行長與宗義智等急修守備馳使告急於鳳山使者未歸如松已以先鋒攻含毬門我兵擊卻之其夜出襲李如栢營不利其明明軍大至如松攻小西門如栢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尚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奇功憤前敗知我易韓人也令其兵皆尚韓裝故踏跙不進行長以為韓人也專拒西北自率銃手擊卻如松如松益用大礮火箭毒烟蔽城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即陷行長退保牡丹臺明軍四面登堞我兵力拒刀槍攢垂堞如蝟毛明兵死傷數千人不能拔退營城外行長將木戶某說曰鳳山兵不來援吾以孤城抗大敵終不可支盍退合於諸將以圖再舉行長然之即夜潛率衆出城至江氷方合踏而渡至鳳山大友義統已遁之國都黑田長政在白川聞敗引兵迎行長代殿而退明軍不敢追躡終至國都

二年　牡丹臺

短兵刀劔也

大破明軍
如松痛哭

秀家等召清正

明兵相驚

點注標記

毛利甲斐守
細川越中守
晉州之敗

明齎火龍山倉

寧食砂

清正奪糧

惟敬赴北京

不足復畏。乃輕進不具銃熕。以短兵接戰。我軍兵銳叉
利。縱横揮擊。人馬皆倒。莫敢當其鋒。我兵所聲動天。遂
大破明軍。斬首一萬。殆獲如松。追北至臨津。擠明兵于
江。江水為之不流。如松痛哭。徹夜斂敗軍。退入坡州。韓
將相請其再進。不肯。時天雨冰釋。如松託言坡州多泥
不可為營。遂退入東坡。二月。猶雨。明馬多病斃。我兵縱
火而進。如松逃入開城。遣人還明。稱疾請代。而韓人冦
我者不衰。我兵在幸州者。亦為韓將權慄所敗。秀家等
乃使使召清正。清正平鏡中冦。剿首虜三千餘級。與直
茂賴定皆之都城。明兵相驚曰。清正自北道繞襲平壤。
扼我歸路。如松大懼。留諸將守臨津。而自退入平壤。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一)十五

吉使毛利秀元。加藤光泰細川忠興等七將赴援。三月
攻晉州。晉州城險。韓王之奔。置其重器。以精兵二萬守
之。七將皆大敗。退入都城。都城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
焉。査大受李如梅潛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
我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
釜山。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清正亦爭之。
曰。吾以孤軍破強胡數萬。明韓兵何足為意。何不奪其
糧。三成曰。公宜往奪。不得取助於人。清正即夜以
手兵襲明軍。奪糧而還。時如松使沈惟敬計和。惟敬赴
北京報曰。秀吉欲封日本國王。如足利氏故事。因與
石星定議。來韓都城。覓見行長曰。太閤歸韓俘。則割慶

行長等不學

彌縫猶補合也
清正不可封王之議

秀吉許和

諸將至慶尚
起屯候令

明使來謁

放還清正所俘

點注標記

屠晉州

龜甲車
龜甲取以形示也
其製以堅板作箱
牛革包之而設輪
[illegible]

惟敬語塞

明主疑如安

外征諸將貴戰無恩

尚全羅忠清三道。封為王。行長等素不學。不諳封王故
事。以為王於明之謂也。欲許之。已而知其非。惟敬巧彌
縫之。清正不可其議。行長與三奉行皆懷歸。乃報秀吉。
曰。明人欲尊殿下為皇帝。秀吉則許和。惟敬請解都城
兵。諸將乃焚城。更殿而東。如松乃肯進。韓相柳成龍請
尾擊之。乃遣李如柏等萬餘人。覘我陳勢。不敢迫。諸將
至慶尚。起蔚山東萊金海巨濟等十八屯。以俟秀吉令。
明主以孫鑛代宋應昌。遣劉綎吳惟忠等。分守星州居
昌諸城。而使謝用梓沈一貫沈惟敬來。謁秀吉于行營。
秀吉饗明使者。還之。遣小西如安與偕。放還清正所得
二王子大臣以下。以大友義統不救行長。罰奪其封。遂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〇　十六

令在韓諸將屠晉州。以償前敗。六月。諸將合兵圍晉州。
城兵益熾。我軍填濠。蒙竹楯。仰攻城上矢石如注。清正
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攖櫓崩折。清正
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禮元金千鎰等
鏖六萬餘人。夷城池而還。醢禮元首獻之行營。仍屯故
地。韓王大驚。訴之明。李如松令沈惟敬來見行長曰。公
等許和。未十日。有晉州之事。何也。行長怒曰。汝請和。而
明兵入韓者益衆。何也。惟敬語塞。去至北京。請石星召
還如松以下。獨留劉綎吳惟忠等萬人。明主疑如安不
敢納。留之遼東。秀吉亦以如安久不還。意惟敬欺己。日
夜謀議中事。黑田孝高私語同僚曰。吾聞外征。諸將有

點注標記

堪統御之任者三人而已

行臺大議

[illegible]

德川公不懌

[illegible]

蔵無恩所過無不殘滅夷民逃匿野毋青草是得其地果何益哉且聞兩先鋒爭功相鬩法令换捂衆莫知所從而浮田宰相不能制之夫浮田非統御之才也能堪此任者非德川則前田若孝高而已秀吉側聽而首肯之已而大召諸將會議行臺問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何時定乎乃公不可不自往也吾留家康使守吾邦無復所顧慮焉今擧國內兵雖小猶可得三十萬因顧諸將曰利家汝將五萬氏鄕汝亦將五萬吾親將十五萬爲中軍左右汝二人掃蕩朝鮮直入于明疾具兵艦吾意決矣德川公弗懌謂利家氏鄕曰二公推予羣中衆孰大焉僕以小事弓馬今雖老矣猶足以當一面何

得守爲二公幸推輓之彈正少弼進曰德川公勿復言臣視殿下近狀彼爲野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扣刀而跪曰吾爲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少弼對曰有說也饒使無說臣固不辭死且如臣等頭雖刎千百何足惜乎顧天下纔定瘡痍未愈人人希休息無爲而殿下乃興無故之軍以殘暴異域使我公子兄弟暴骸骨於海外哭泣之聲四聞加之漕轉賦役之相因所在盡爲荒野當是之時殿下一舉趾則六十州之寇賊雷動風起雖有德川公安得鎭定之乎是其所以顧外征爾臣恐殿下舟師未達釜山而邦本之地已爲他人所據是勢之最易覩者使殿下有平昔之心豈有不察於此不察於此

點注標記

鷺欲啖人反啖於人

[illegible]

梅北擧兵

左京大夫行長　本多中務大輔

[illegible]

鬼上官

大獵虎豹

三年　大城于伏見

遊吉野有馬

三成毒殺光泰

韓王促和

[illegible]

故謂之狐憑用鄙語曰鷺欲啖人反啖於人殿下之謂也秀吉益怒曰狐乎鷺乎吾且舍諸以臣罵君不可舍也將拔刀斬之利家氏鄕進擁之曰臣等在此苟欲行誅戮不必勞親手因斜視少弼曰可去矣少弼乃徐起還舍待罪數日有上變事者肥後賊梅北擧兵取佐敷城秀吉大驚急召少弼謝曰吾甚慚於汝也命汝見幸長爲大將往定肥後因命德川公以其將本多忠勝助之未發肥後人斬梅北來獻乃止命少弼按定其國感韓戍卒八月淺井氏復生男秀吉大喜使前田利家攝中事而自歸大坂命所生男幼字拾丸長曰秀賴韓王乃敢歸鄙城清正畏其狎心甚不懌又知和議必不成

十一月進攻安康大破之虜尤畏清正呼曰鬼上官時韓野多尸虎豹群至我將士留戍者因大獵之殺獲無數擇其尤大者以獻焉三年正月大城于伏見與卒二十五萬人將帥萬石以上皆助役三月秀吉與秀次及德川前田諸將遊吉野四月浴有馬溫泉是年加藤光泰卒初石田三成以韓都之議不合隙光泰甚深遂毒之而嗣子貞泰猶幼徙邑美濃以甲斐賜淺野氏當是時韓戍未撤韓王數促明定和十月明主召如安石星命沿道供帳十二月至燕星就拜於其館待以王公禮厚賂之使曲成其請如安詭之告數日明主延見之如安驕而入至闕衞士呵下之如安昂然不下入見明主

纂注標記

伏見城成

孝高說秀次

殺生關白

明主令諸將相大臣會于左闕懇問秀吉意如安所答勅副其意川乃定封王議遣正使李宗誠副使楊方亨以沉惟敬為導惟敬欺第且辭其曰前約七事今止封冊事必不成其弗聽如安與三使皆發四年一月蒲生氏鄉卒幼子秀行嗣尋徙之下野以會津封上杉景勝三月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以俟明使者置淺井氏于淀世所淀君者淀君既生秀賴而秀次無避位之意以故秀吉城伏見欲以讓秀次而予秀賴以大坂也秀次為人頑放其留守聚樂淫虐日甚漁色不論貴賤右大臣晴季女新寡而有孤女秀次并取母子蒸之上皇崩而數日出獵于及近臣夜出微行人自擔上銃人為戲至欲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十九

削孕婦世呼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音相近也田中吉政為其傅數諫之乃託事遠吉政秀吉之再赴行營也外議以為秀次當代行而殊無行意黑田孝高說之曰殿下之威靈可謂甚矣文武之轂相擊于門天下士民視其喜怒以為憂喜殿下知其故乎秀次曰吾為關白故耳曰否殿下不以太閤為叔父則能得為關白乎太閤年已六十猶枕甲而眠而殿下恬然獨縱嗜慾何不自省乎大位極乎人臣而望不厭於天下怨之所叢對之所乘也臣竊為殿下危之為殿下計者宜赴那古耶代統軍事太閤已倦兵事必喜許之立功自問誰得動之願殿下熟思之蒲生氏鄉亦勸其濟海自請為

纂注標記

前田德善院

山僧無情

其先鋒秀次皆弗納有添言關白謀反秀吉弗問及秀賴生秀次自疑被讒益不聊賴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之有郤而秀吉旨數惡之初常陸介木村重茲有寵於秀吉而為三成奪其寵乃結於秀次秀次自知取怨多也每出遊輒具鎧仗又厚贈諸侯伯而與之誓三成長盛因譖其有反形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玄以就詰問之秀次大懼獻誓書七通秀吉意稍解翌夜重茲乘婦人車入聚樂盡漏而出三成偵知以告比曉秀次促德川氏嗣子使朝參欲因叔為質嗣子走歸伏見毛利氏亦獻秀次所擬誓書秀吉大怒使使召秀次秀次愛將吉田修理請假為人夜襲伏見弗聽遂赴讒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二十

許見命放之高野附僧興山監守焉興山南征時首勸誅者也於是奏請削秀次在身官爵廢為庶人三成勸遂殺之潛諷興山促其自裁秀吉遂遣福島正則就賜死然猶冀興山乞其命也正則還獻秀次首秀吉怒曰山僧無情三成請而梟之京師併其妻兒及姬妾三十餘人皆斬之瘞之一坎名曰畜生塚毀聚樂徙諸邸第于伏見召賞吉政分秀次地予福島正則以清洲誅夷木村重茲以下重茲有遺腹子曰重成其母嘗乳養秀賴以故秀吉召除重成仕長門守以隸於秀賴一[illegible]既誅重茲遂誣伊達最上氏黨秀次有匿名書曰伊達最上欲分豐臣而霸秀吉笑曰是怨家所為耳乃皆釋之

利家白淺野氏之冤
秀俊卒國除
今治在伊豫
明使入韓
撤兵約戍
慶長元年
蟒服龍服也
惟敬扑從行長獻秀吉
燕代趙產良馬
惟敬[illegible]
秀頼叙任
明韓使者渡海凱旋
行長三成譖清正
京畿地震

淺野左京大夫書記芹川勝取者亡命歸三成三成使僞作彈正道暨樂書上之因發兵圍淺野氏前田利家爲白其寃秀吉捕斬勝取得實乃還於淺野氏釋之先是大納言秀俊卒秀俊亦昏暴嘗嗣隆景隆景命分右自役于撤左右與之眠及薨無嗣國除以郡山予增田長盛以藤堂高虎爲今治城主當是時明使已入韓境旋懼不敢進謂我撤兵諸將不得已約戍于釜山等京灣海歸李宗誠負恨于日夜思歸惟敬因欲遁而代之慶長元年正月小西行長歸告和成惟敬扑從之以地圖兵書蟒服及燕代良馬三百匹獻秀吉而去林宗誠曰和敗矣秀吉兵將來執我輩四月宗誠遁去揚方亨問

計於惟敬惟敬曰有所語汝愼記之無我大明奉承日本而已明主遂以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多出金帛貲惟敬賚封冊從往因令韓發使幹以和議未同依違不從獨使黄愼朴弘長從之翌月發五月秀吉以秀頼朝見詔叙秀頼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六月明韓使者濟海我諸將乃留兵釜山而凱旋行長嫉清正清正惡於三成而行長黨之與俱譖之清正至伏見秀吉不許見乃就增田長盛請申救長盛因子直謝於治部清正曰吾死不能乃歸第俟命七月京畿大風霾地大震伏見城壞壓死數百人清正曰吾寧犯罪不可坐視乃從卒二百入省秀吉秀吉與夫人席地而坐目清正咋其幼

阿虎若果何遽
盡指字也
肥後肥大白肉也
使短小倭豎入
清正見愛遇如故
省皇宮
脱刀授直政
井伊兵部大輔
射大佛

子阿虎皆在何遽清正因前訴負罪地而諮陳其軍勞秀吉顧謂夫人曰彼肥後丈夫今亦自朝鮮何其且悴也乃命守其門三成以下踵至不得入有傳命者特納三成清正大聲令其卒曰使短小倭豎入且日秀吉召見清正惟問海外戰狀泣下曰阿虎稍稍育於我乃頼我也遂愛遇如故時震仍不止德川公從卒兵入衛秀吉曰不知皇宮何如吾當與卿省焉乃遂出從者未備德川公以其兵擁之而行道路昏黒德川公從者有斬其袖者公不敢顧秀吉談笑而行脱刀授之曰吾老矣覺刀之重矣以煩卿也公不敢辭乃授井伊直政已而秀吉從兵踵至遂入朝還過方廣寺前見大佛倒裂

責韓使
三道慶尚全羅忠清也
再造謂再生也
延明使入城
膝行丞膝就進也
行也
袞衣天子之衣也
承兌讀冊書
齟齬以不合也

罵曰我爲汝不憚勞費將使汝濟度衆生今已身且不能保何有我也因呼弓射之還乃修伏見城更作守城于木幡山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兵伏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須之秀吉開帷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慴伏莫敢仰視捧金印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袞衣使德川公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扶嬴之回冊文與惟敬所説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求

秘裕書求貿陶也　髯虜指明主也　服乘定罪條也　行長諉罪　書牘言三奉行意　大書也　下令發兵　明年　文禄行臺名古耶也　調信囑黃愼

點注標記

惟敬疑之　秀秋爲人甥　金吾中納言秀秋　爲征　孝高參謀　伏見　一年　明使佯報　兵越上變　明將來下

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爲日本國
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
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哉。且吾而爲王，如
天朝何。乃召行長詰讓曰：汝欺罔我，以爲我邦之辱。
吾將併汝與明使者皆誅殺之。行長服罪，諉諸三奉
行。出書牘數通，證求免救解之事，稍得，而秀吉
怒未釋。即復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
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而君。
我將再遣兵角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
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於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愼曰：太
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

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
秀吉初養夫人之姪秀秋爲子，出嗣小早川氏。於是以爲
大將，以浮田秀家、毛利秀元副之，以黑田孝高爲其參
謀，以清正、行長充其先鋒。使行長立功自償。諸將皆前
役所遣已。請海外事宜，以故秀吉不復親出，自居伏見，
遙授方略，置吏于那古耶，以司諸道輜運。二年正月，明
使者至明，佯報秀吉受封拜舞，和議全成。因私貫海外
珍寶，號爲日本幣物。已而吳越將吏上變告曰：秀吉先
鋒加藤清正，已撥一百艘上職張矣。明主因詰方亨，得
實，乃誚惟敬。惟敬惶懼謝，因曰：秀吉貴韓而已矣，不必將
去明。不信，乃戒東北守備，復大募兵，遣邢玠、楊鎬、麻貴、

兩先鋒濟海　到于總也　清正撈諭　我軍糧乏　韓王奔海州

點注標記

明責惟敬　此行必報全羅

揚元、劉綎、董一元等拒，而東下諸將皆以智勇聞其國
者也。我兩先鋒已濟海，并其戍兵，行長軍釜山，清正自
機張攻於小附之軍于西生浦，併入懲創前役逃竄
散。清正撈諭之曰：太閤命吏員問朝鮮王甲兵東邊，以
俟其報。汝民各安其居，勿敢擾亂。二月，孝高奉秀秋至
釜山，因山海之勢，列壘寨，聯舟艦，以爲根據之地，出令
禁暴掠。而諸道望風潰奔。時韓地荒殘，無糧可因，我海
運亦未達。諸將以故不敢進。督責朝鮮獻二道如約，乃
止不復深入。韓王使李元翼守鎭浦，而自奔海州，告急
於明。明君臣歸罪於石星，奪其官，且議曰：割地之議出
於惟敬之說。言忠清韓之府藏，全羅慶尚韓之門戶，皆

其重地。而明之海路亦恃焉藩屛焉。今予之秀吉，秀吉
以爲取韓取明之資，彼之舟帆晨發夕至天津登萊，非
明之有也。因責惟敬使往更爲說，以弭和兵。清正、行長
使人返告韓不獻地，秀吉報以當攻韓，叙熟進入全羅，
以攻諸城，以次破而後已。日戒行長等曰：前使我不得
志者，全羅水軍也。此行必報之。惟敬在南原，明主數責
其効。韓人亦指目之，曰：是在吾貴國反覆之臣也。罔明
敗和，而使韓受其弊。惟敬大窘，又聞石星已下獄，則恐。
因復以爲行長主和，清正主戰，不若先退清正。因遺書
清正曰：三國講和，將歸無爲，而足下觀大閤敗之。明主
命刑總督以精銳七十萬將首擊足下。足下速請和弭

兵不然禍不旋踵清正答書曰吾每病朝鮮兵羸弱不足與校今當明軍作一快戰吾所願已惟敬得書不知所為乃因行長欲投歸於我行長許之邢玠在遼東聞之曰彼入日本必為我腹心害者乃令揚元伏三千人要其走路捕之等彼誅而我與明遂絶明軍已平全羅揚元在南原陳愚衷在全州韓將元鈞在閑山唐島水陸相援以守全羅七月我水軍諸將議攻唐島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先發韓以數百艘逆擊高虎安治混揮槍力戰加藤嘉明後至遇敵一大艦艦上列卒張弓持滿擬之嘉明拔刀躍入其艦敵不敢發嘉明所斬數人遂奪其艦諸將因奮擊大破之元鈞收兵守閑山而明將揚鎬麻貴等繼至韓令鈞進擣釜山初鈞與李舜臣並將水軍行長間使人告韓曰清正首敗媾吾深嫉之今孤軍先濟宜襲執之韓王乃命鈞舜臣舜臣不肯鈞劾其逗留上召舜臣下之獄鈞於是獨將及受此命不得不自進乃合水路諸軍赴釜山行長聞之八月伏兵于加德以舟兵逆擊于絶影島會日暮風濤大起我軍佯退鈞縱兵冒濤而進北至加德飢渇下舟取飲伏兵起行長邀之夾擊大破鈞軍鈞逃至巨濟行長復夜襲之遂斬鈞乘勝西向連陷南海順天自豆恥津下陸而清正則自西生浦經慶州入全羅諸城望其旗[illegible]官走失不戰而潰清正進與行長合攻黄石城陷之守將

郭趨趙宗道等皆死我軍乃二道並進清正從雲峯浮田秀家繼之行長從部陽毛利秀元繼之兵各五萬會於南原韓元帥權慄軍雲峯望清正軍衆守而逃我諸將使島津義弘加藤嘉明絶全州援路而合軍入南原投書揚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衆捍禦諸將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二面填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薙刀斫馬足適月明騎莫得脱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我軍進向全州州民素苦陳愚衷徴求及聞南原陷皆逃走明兵阻之多為韓人所傷愚衷遂棄城走會麻貴遣牛伯英等援南原不及與愚衷合兵軍于公州我諸將因糧於全州終議入國都韓王聞水陸軍皆敗謂島嶺之守無益也使李元翼引兵徑出忠清以阻我軍鋒復起李舜臣統一道水軍舜臣至錦嶋與我將菅正陰遇于碧波亭下以大艦乘潮來攻正陰敗死舜臣因與明水軍將陳璘軍古今島以扼我水軍而我陸軍一隊以秀元為將黒田長政為先鋒進迫國都九月軍于全義館擊明將解生于稷山明將揚登山牛伯英來衛我陣長政將後藤基次東山利安揮槍挑之殺傷相當登山伯英退與生合擠川斷橋我兵絶流而渡擊走之明軍復大至長政將母里友信宗種良等力戰秀元亦來擊卻明軍於是明軍在國

清正退守　求禮 邢玠入韓　明分三軍　楊鎬麻貴統師　清兵衛修蔚山　明軍萃蔚山　太田政信 宍戶備前守　幸長避擊明軍　上原右衛門 岡野猪右衛門 龜田大隅 森島新五

熙注撰記

邪者不敢出。我軍亦持重不進。天漸寒。十月、清正退守蔚山、行長退守順天。諸將連營、與釜山相爲聲援。明乃遣李如梅、來取谷城。遂攻毛利秀包于星州、不能拔。秀包亦以兵少、退守求禮。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邢玠以爲和兵持重、若待秀吉病斃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爲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則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浦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　廿七

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其役卒駭明軍至、入告清兵衛。清兵衛出戰陷伏、大敗、入城嬰守。淺野左京大夫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宍戶元繼等將、往蔚山監役。行至彥陽、與高策夾嶺而舍、未相知也。比曉、我斥兵上嶺、爲明先鋒所獲。我軍乃覺。政信元繼說曰、衆寡懸絕、不若疾走入蔚山也。大夫曰、幸長提兵至此、未覩明人之旗、而逃、何面目復見太閤哉。公等欲走、即走。吾當死於此矣。乃遣其將太駁岡野龜田森嶋四人、率銃隊、進迎擊明先鋒、卻之。大夫在高阜、望見策軍踰嶺也、恐其戰沒、使人召還之。不

岡田甚太郎信成 後字右衛門 福永吾助　幸長入蔚山　二城蔚山島山也　木村某告急機張　長兵汜也　銀兜鍪　清正入城

熙注撰記

肯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獨龜田脫歸、獻所獲甲首。且曰、明兵之衆、望之無際。請君速退。大夫怒曰、吾豈聞衆而退哉。自揚徽號、衆而進、將上觀之、爭赴明軍。大夫身被十餘創、猶進不已。龜田力諫使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撻馬。馬奔蔚山。策兵追躡。岡田某福永某逆戰而死。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元繼爲明軍所隔、自間路入島山。島山、蔚山別堡也。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大夫代清正、率僞將士嬰守之。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大夫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二城之間有川。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城兵銃破其五艘、溺數千人。而敵勢不衰。麻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六　○　廿八

貴等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大夫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請往。大夫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奮集。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曩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餒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鍪、扶雜刃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

飛樓高樓也 佛郎機即佛朗機也其國出銃故以爲名銃也
紙旗設之
撫當作蔽撫承手足凍瘡也
清正察伏

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士卒投大石巨材碎斬之
門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大筒
佛郎機百道而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大夫堅守不能
賊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作賊合圍十晝夜斷我糧道
城兵飢渴皆齧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
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以充食之大寒士
卒瘃有墮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
紙幟日斃明兵數百十人鍋島夜設伏而曉使營逃走
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衆少以退退
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又之明伏
稍稍出終復闔之淺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呼語城上

纂注標記
揚經理頗媾和
孝高告釜山赴援
大學頭高良
三年
楊鎬先遁

日本外史　巻之十六　（一）廿九

人曰楊經理頗媾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期城外百步
相見清正欲往大夫曰敵情不可測公受太閤命為一
方重寄勿輕出貽笑外國雖然不出示之怯也度彼來
議公面僕請為公代行衆遂兩止之故緩會期以俟我
援兵至黑田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
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赴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
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
其子高良脇坂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
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彥陽擊
破尚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敵海而至
揚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

其次稱馬族
明軍大潰
明罷楊鎬
賜手書於清正

圍長政使徐勝其次棱出候軍得一馬艘于水涯還報
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觸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駆躍
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大夫乃開門合擊
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
奮擊走之明軍大潰棄糧仗蔽野諸將之救蔚山也
明候我空虛一軍襲梁山為黑田孝高擊卻之一軍襲
釜山淺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燒而走之明主
得蔚山敗聞與其下議曰是彼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力
加以全韓之兵期於必克今乃如此罪當歸經理乃罷
楊鎬以萬世德代之與邢玠子龍張方臨苦盛等率楚兵
往助邢玠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為餽

纂注標記
遊醍醐
留十餘將其餘罷歸
秀吉有疾
託德川公

日本外史　巻之十六　（一）三十

糧食三月秀吉攜秀賴及夫人以下遊醍醐命前田玄
以掌供帳發使豐盛勿有遺憾四月遣使諭諸將留秀
秋行長清正及島津義弘黑田長政左京大夫等十餘
將其餘盡罷歸其留者分為四屯秀秋守釜山而蔚山
在其右清正守之順天在其左行長守之泗川在其前
義弘守之四城兵凡十萬明兵亦可十萬世德與邢玠
議令李如梅當義弘劉綎當行長麻貴當清正陳璘以
水軍出其後已而召如梅以董一元代之相持未戰是
月秀賴進從二位為權中納言五月秀吉有疾六月外
師罷者至乃召見慰勞論其賞罰七月秀吉疾篤召德
川公諭之曰外國未服而吾罹此疾吾死則難作非卿

鼇頭注標記

三成長盛諫秀吉　五奉行如故　五大老　三中老　二傅 片桐家市正 小出播磨守　遺囑　三副傅　七隊長 木村長門守 薄田隼人正 渡部内藏助 速水甲斐守 伊東丹後守 青木民部少輔 眞野豐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野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郡主馬　誓辭

莫以定之吾今日以天下託卿卿為我努力秀頼幼弱
亦煩卿保護至其成長當立與不當立任卿之心德
川公歔欷曰殿下百歲之後孰不奉嗣君者雖然人心
不測殿下宜運其神算以建萬世之安家康不才不敢
當重任曰吾熟思之莫若卿者卿勿避也德川公固辭
而退秀吉遂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告之二人諫曰殿
下百戰取天下而一日予之他人是胡為也今天下猛
將謀臣無不被殿下恩皆其於輔嗣君何有於是定大
老奉行奉行五人如故所置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
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為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
親正堀尾吉晴為三中老小事決於奉行大事決於大

老大老奉行或有不協則中老居間和解之使片桐且
元小出秀政傅秀頼密囑二人曰吾起人奴。至為關白
孰非國恩哉吾與明搆兵禍結弗解吾深悔之。彼聞吾
死或大舉來報國朝自古未曾受外國侵辱及我時受
焉吾深恥之是吾所以亂國於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
恤也雖然家康必不負我。汝輩謹保護秀頼毋使生釁
隙焉。又使木村重成薄田兼相渡部尚副二人分親兵
為七隊以速水守久伊東長次青木一重眞野宗信中
島氏種野野村吉安堀田正高為隊長馬標旌旗盡傅
之秀頼使母衣騎郡良列平將津川左近掌之。八月盡
會大老奉行以下為誓誓曰。虚心協謀務輔嗣子勿樹

鼇頭注標記

變更變更舌令也 漏泄漏泄機務也　百萬敵不能敵　勿使十萬兵為海外鬼　太閤薨　召在韓諸將　明兵益至 劉綎誘行長　蔚山兵息戰　宗茂救清正

私黨勿忘公義。勿變更勿漏泄勿不告而結婚勿不告
而交質嗣子六歲未能親政前田利家保之於大坂。而德川
親事於伏見封邑行罰皆俟嗣子之長。命淺野長政石
田三成曰。汝赴朝鮮收我兵不能收則遣家康家康有
不可往則遣利家二人遣雖有百萬敵不能展也十
三日疾大篤將瞑已而張目曰勿使我十萬兵為海外
鬼言畢而薨年六十三羣臣秘喪使前田玄以密葬之
于阿彌陀峯九月三日德川公與諸侯盟無貳於嗣君。
遂使淺野石田以遺命赴肥前密召在韓諸將諸將之
與明軍相持也明兵益至邢玠萬世德保諸軍進攻劉
綎恚順天帶山海不可近則思沈惟敬所為欲誘而取

之遣間使來告行長曰先鋒嘗與我國盟矣。因清正誑
惑關白復致有今日。今兩國兵老吾欲親與先鋒會以
成前盟也行長不信暇綎單騎候於道則信之將出赴
會而我兵降在綎部者為泄其謀行長驚還綎恚而來
攻行長擊卻之清正亦築蔚山役糧多兵勇。人思一戰
九月麻貴至溫井。懲前敗。堅壁不敢出清正屢出戰擊
走貴兵。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値
明五千人于元濵。乘曉霧薄擊京之。遂追北或以衆寡
不敵止之宗茂曰敵聞戰亂可追不追視我寡也追擊
復克之。既舍邀明因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視寡而誘之
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明日未至蔚山數十里

又八郎忠恒後中納言家久　義弘卻辯士　新寨八壘　董一元襲島津氏　明軍大潰

點注標記

與清正夾撃。麻貴大潰之。是時義弘及子忠恒在新寨。與董一元戰。皆江而陣。茅國器聞島津氏與豐臣氏爲宿仇。以爲可間也。乃作檄散秀吉罪。遣辯士以撫義弘。義弘叱而卻之。國器又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撃其首餘易制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款於一元。約爲內應。縱火爲信。乃與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夜襲泗川。我守將出戰。斬明驍將李寧盧得功。潰圍走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火晝夜不滅。遂向新寨。國器止之。勸先攻金海固城。以奪其羽翼。不聽。十月朔。一元合兵。以國器及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以藍芳威爲後軍。攻新寨。自卯至巳。以木砲摧大門及城墻。潮輒援挪城。兵殊死戰。會砲炸。烟焰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闢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國器邦榮以萬人橫入于城。義弘據勒五千人。迎撃走之。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百餘里。我軍以乏糧。不復窮追。追至望津

赴至　明將聞新寨之敗不敢進　明將要舟　斬子龍射殺舜臣　擒明宰　明軍不復近躡

點注標記

乃還。而秀吉之赴適至。諸將潛相告言。稍稍治歸裝。而明節御史在呂者。諜知秀吉歿。報告明主。明主又益舉制相賀穴。是邢玠等躡我軍。郭國安亦走告之州草帥。帥聞新寨之敗。不敢進。當是時。我邦訃言聞又舉抵我兵歸路。德川前田二老。皆欲親往救。小使。藤堂高虎代之。未至。行長得新寨捷書。乃止而已。從秀家還對馬。清正義弘次收兵還。行長亦欲渡而劉綎復來圍之。清正與義弘返撃救行長。皆上舟。陳璘鄧子龍於舜臣陳璘馬文煥陶明宰等。以兵艦數十艘要之海中。清正已上岸。義弘闘且卻。至加德島。明兵四集。於行長。行長亦上岸戰。會明人失火器。反自燒。我兵因奮撃。樂其兵。斬子龍。舜臣來救。亦射殺之。進圍璘。我援之。而鄧文煥繼至。銃炮交發。盡焚我舟。行長上島奪敵艦據之。明兵艦環守焉。行長乘夜獨遁。歸於義弘。義弘從救其餘衆。與鏖明宰戰。擒明宰而還。吉未加德。劉綎以生兵。來攻義弘行長。擊卻之。明軍不敢復近躡我軍。盡達對馬。十一月。諸將整軍至那古耶。內奉行迎之。宣秀吉遺命。諸將皆泣。三成曰。公等請伏見。當谷之國。來秋會同。以茶讌相報。清正曰。諸君好爲茶讌。我守孤城七年矣。勞悴饑餓。得毋若毋酒。當炊稗粥答之耳。三成嫌之。先是。行長德清正救順天也。欲釋憾焉。清正曰。吾亦欲之矣。如子善治部何。自是相讎益深。於是諸將

諸將謁秀頼

論征韓功

相率詣伏見謁秀頼諸老慰勞之令罷之國以嗣君猶幼國家多難不敢自逸俟明年去明年大老奉行論征韓功賜義弘以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清正行長以下得賞有差。

日本外史卷十六終

慶長四年 前田大納言 謁秀頼 細川越中守 忠興諫止利家 連署詰德川公 山岡宮内法印道阿彌初稱景友 伏見尋盟 尋更也此盟與前盟異已不渝此盟之使然也 利家囑德川公 又四郎利政能登侍從 加賀中納言肥前守利長 三成等會議 忠興告德川氏

日本外史卷十七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下

慶長四年正月十日。前田利家奉秀頼徙大坂。抱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來謁之。德川公還居伏見第。視事。五奉行更遣兵守城。皆如秀吉遺命。而德川氏威權獨熾。利家謂其傲己。乃忿恚欲罷就國。細川忠興爲利家戚屬。引遺命諫止之。是月二十一日。大老奉行連署詰德川公曰。足下行事多可疑者。背太閤遺令。與伊達福島蜂須賀三家。私結婚姻。是欲何爲也。宜解政就國。又詰三家。三家不服。三家與黒田淺野池田藤堂細川京極有馬金森山岡諸將。皆嫉石田三成。爭附德川氏。仇視他侯伯。三中老議曰。遺命所謂居間和解者在於此。二月。乃請大老奉行尋盟于伏見。利家有疾。加藤清正與細川忠興淺野左京大夫。勸利家輿疾赴伏見。三月。德川公亦往大坂。利家病甚。扶而起。泣囑之曰。吾將旦夕入地。願公盡心以輔嗣君。德川公曰。諾。利家次子利政欲刺德川公。爲其兄利長所止。三成等會議于小西行長宅曰。内府專横蔑視嗣君。諸老所共憤也。不可不速除之。行長因建襲撃之策。前田玄以素通款德川氏。故發其議沮之。三成又欲以火器襲之伏見第。延細川忠興告謀。忠興復沮止之。走告德川氏。教之徙居

豎子不分明也 大谷刑部少輔 增田右衛門尉 自我開釁猶則自討 圍碁不顧 七將請誅三成 利家卒 佐竹右京大夫 德川公納三成 景勝與三成通謀 上杉中納言

于向島。行長曰。諸公明文墨而贍兵機。乃爲豎子所詐。大谷吉隆聞諸奉行之謀。謂增田長盛曰。吾視諸公所爲。不務利嗣君而專害内府。内府苟貳於嗣君。宜俟其罪著而討之。天下誰有棄此歸彼者哉。今自我開釁。彼則有辭。是不獨自禍。乃禍嗣君也。長盛以告三成。三成弗肯。文祿之役。三成長盛吉隆在朝鮮。聞淺野黒田來就議軍事。兩人方圍碁不顧三成等。三成等怒而出。兩人收局。問侍者曰。三奉行何不來。侍者告故。乃使人呼返之。三成等不肯。爲惡言而去。終惡兩人於秀吉。兩人之子深啣之。於是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連署。罪狀三成。請誅之。德川公不許。

乃如大坂請於利家。利家疾爲。三成方親之。七將不得逞。乃各自治兵。欲撃殺之。未發也。閏月三日。利家疾革。嘗呼曰。天下洶洶。吾不目嗣君成立而死。死不瞑矣。遂卒。衆推其長子利長代之。列四大老之下。七將曰。大納言既没。三成必出。欲要撃之。或走告三成。毛利浮田島津上杉佐竹五家。皆善於三成。佐竹義宣自伏見馳至。弔前田氏。因見三成于浮田氏曰。寧自歸於内府。擕詣德川公。德川公納之。七將聞之憤惋。追至伏見。或説德川公勿除三成。公大悟。遂諭七將弭兵。七將不得已聽之。又諭三成解政權。就封澤山。七將欲要撃之。見德川氏兵護送乃止。上杉景勝與三成通謀。約俟明歲東西

豐國明神
黑田筑前守
堀尾帶刀
流言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衛河內守
忠興爲謝之以質
備故也
德川氏徵利長質

熙注標記

五年
景勝數德川公十罪
德川公東下
吉隆極言三成非計
三成等舉事

舉兵以討德川氏四月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明神自秀賴從六坂伏見城無主五月黑田長政堀尾吉晴等請德川公入城如太閤故事六月毛利浮田以下外征諸將皆謁歸七月前田上杉佐竹三家亦之國德川氏以不覲秀賴頗有物議淺野片桐等數促之辭以疾八月乃往遂留居西城西城時爲秀賴嫡母淺野氏所居於是淺野氏遜於京師有流言淺野彈正大野治長土方雄久援前田氏以圖德川氏十月放治長于下野雄久于常陸竄彈正于武藏府中下令北伐前田氏細川忠興爲謝之德川氏徵前田利長母爲質十一月徙之江戶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爭之曰遺令勿不告而交質

盡與諸老議弗肯利長泣而奉令是歲德川公加封細川忠興堀尾吉晴各五萬石五年春德川公戒上杉景勝西上答曰我受太閤遺言鎮守東陸何受內府令也乃數其背盟十罪德川公大怒議東伐上杉氏要以其義女妻黑田長政留兵於伏見而自將諸軍東下三成欲起兵乘其後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會師三成使人要之告以其謀吉隆極言其非計三成不肯吉隆乃訣去低回久之曰吾與治部共仕太閤舊相好也今知其事不克棄之非義乃還三成大喜與長束正家皆赴大坂見增田長盛定議秋遂移書遠近曰內府有非嗣君命討之苟念太閤恩誼者宜來戮力毛利輝元以下

毛利中納言右馬頭
小早川金吾中納言
小野木縫殿助
毛利甲斐守
安國寺惠瓊
京極若狹守
吉隆赴援北莊

熙注標記

招降秀信
岐阜中納言秀信
關原之役
諸將欲擊三成

侯伯來會者四十餘人時東西諸侯妻子皆在大坂三成收之城中使輝元長盛守大坂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等將四萬人攻伏見城小野木重勝等將二萬人攻田邊城毛利秀元與長束正家僧惠瓊將三萬人攻阿濃津京極高次等將二萬人徇北陸吉隆在敦賀招北莊大正寺小松三城下之前田利長與弟利政爲德川氏攻拔大正寺遂欲攻北莊北莊乞援於敦賀吉隆乃自將赴援戒曰堀尾氏兵守府中而在我後不先取之則進退皆難吉隆曰北莊陷則小松孤立矣至若府中則不必取也亦不可取也即可取也亦不可不分兵守之分則兵寡以寡對衆是爲難耳且彼必不敢

要我矣是我使敵守城也我既卻北兵以奪諸城則彼不攻而下矣即夜五更馳至北莊利長姊夫中川宗伴在京師將赴北陸吉隆要而執之令爲書給利長曰內府西上將士多救之大坂兵逆擊之美濃走之遂發舟師將取加賀公宜早爲之備利長得書疑懼引兵卻府中果遂降於吉隆會高次等至令兵復大正寺遂定越前置守而南吉隆教三成招織田秀信秀信以岐阜降於是三成導諸將至大垣秀家等拔伏見來會焉德川公至下野聞變不爲驚然以諸將質在大坂頗疑之使人問其去就諸將皆奮欲擊三成乃誓曰公尚不渝太閤約善視嗣君則僕等力戰必梟治部諸將乃先發首

點注標記

北廳
松城君　木下肥後守家定
秀秋遣使款於江
立花左近將監
筑前上野介
勝四郎久留米侍從秀包
東軍由二道進
淺野彈正少弼
眞田氏父子分屬
安房守昌幸
伊豆守信幸
左衛門佐幸村
小室在信濃
犬伏在上野

攻岐阜下之。三成與島津義弘援之。不及。東軍陣赤坂。秀家欲夜襲之。三成弗聽。秀元拔阿濃津。來陣南宮山。秀秋來陣松尾山。初秀賴與生母淀君居大坂。而嫡母淺野氏稱北廳。居京師。庶母京極氏稱松城君。居大津。北廳之兄曰木下家定。家定子爲秀秋。及兵起。北廳使人戒秀秋曰。內府不利秀賴。則力拒之。非然則勿負之。秀秋遂遣款於江戶。松城君之弟爲京極高次。高次受封大津。與德川氏嗣子。蓋娶淀君之妹。亦遣款江戶。及岐阜陷。吉隆呂北陸諸將。會大垣。高次後發。馳歸大津。舉兵應德川氏。立花宗茂筑紫廣門赴大垣。比至石部。聞之。返陣。勢多。會毛利秀包等來自大坂。則合兵攻高次。淀君遣二女使諭松城君及高次夫妻。不肯。宗茂等攻奪其郛。而城未下也。德川公分兵爲二。自將一軍由海道。使其嗣子秀忠將一軍由山道。命彈正少弼助之。關西從風而靡。爭先遣款。山道之軍進至小室。招眞田昌幸。初昌幸赴會津。至犬伏。而大坂檄至。長子信幸曰。吾受關東殊遇。請東矣。西軍即敗。吾爲父弟乞命。幸村曰。太閤舊誼不可背也。寧西而死。不東而生。昌幸曰。欲東者東。欲西者西。而吾與西者也。乃遣信幸之江戶。而自與幸村以兵三千。歸上田。東軍三萬陣于小室。信幸從在其軍。以書招其父弟。不肯。居四日。東軍來攻上田。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險阻。出戰佯走。東軍爭追。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　五

點注標記

昌幸大敗山道軍
諸將議戰
赤坂松尾並在美濃
吉隆疑秀秋
以綃蔽面
輞腰輿也
秀元秀秋觀望
窪島孫兵衛
戸田武藏守
平塚因幡守
與平縣兵衛
脇坂中務少輔
朽木河內守
小川土佐守
赤座久兵衛尉
藤堂和泉守
織田河內守
吉隆首
大學吉治
吉之輔
山城守賴繼

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幸村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者三日。其海道軍俟之。亦遲回數日。以其久不至。乃獨進陣于赤坂。秀家與三成計。亦設伏而挑戰。敗其前軍而退。於是諸將大議決戰。秀家吉隆欲固守大垣。以俟田邊大津兵。島津義弘欲夜襲赤坂。三成恃其衆。皆不聽。欲出戰于關原。夜赴南宮。請秀元夾擊東軍。秀元素通款東軍。佯諾之。三成遂赴松尾。獎勵秀秋。秀秋已與東軍約爲內應。亦佯諾之。吉隆疑秀秋有異。以其兵陣松尾山下。吉隆有惡疾。以綃蔽面。輕服坐輞。戒其左右曰。及敗。速斬我頭。且日兩軍大戰關原。自辰至未。東軍數卻。而秀元秀秋皆觀望不戰。東兵窪島某馳白德川公曰。秀秋似背約。請更爲計。德川公驚曰。我悔爲小兒所賣。使窪島向松尾山發礮促之。黑田長政亦使人責秀秋。秀秋乃以兵八千銃手六百下山擊吉隆。吉隆怒呼曰。豎子背恩忘義。不可舍也。以六百人直衝其麾下。戸田重政平塚爲廣助吉隆。大破秀秋。斬東軍監使與平貞治。而脇坂朽木小川赤座等皆應秀秋。與東將藤堂高虎織田長孝等三面逼之。重政爲廣皆戰死。吉隆隊將湯淺五介退告之吉隆。吉隆曰。吾可以死矣。勿使敵傳吾元。遂自殺。五介刎之。使侍臣某藏之泥中。而騎冒高虎陣死。吉隆二子。吉胤吉之。姪賴繼。皆力戰返見空轎。相泣欲死。從者諫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　六

守重長秀家明石掃部助　長河內已部右衛門　敗不肯卻走　井伊兵部大輔　盛淳入道長壽

點注標記

三成創病　田中兵部少輔　溝尾橫右橋村井口宗在近江　三成父兄子姓皆自殺　隱岐守晴成　木工頭重成　東人正重家　右近大夫朝成

乃走欲守敗貌然肯納將遂走大坂賴繼尋病死衆軍以秀秋內應衆勢併進兩軍遂大敗秀家怒欲與秀秋決鬪明石守重諫曰君爲元帥何自爲匹夫行也秀家曰吾不遡惡秀秋也輝元不親出秀元亦持兩端事可知矣吾有北條父阿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副君徒死何爲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內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已而吾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屢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鞴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

成遂採拾充飢行吟日患泄于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其舍匿之或者戒其以聞子麾治部令田中吉政在井口索之甚急事露了必速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隔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盡出告農夫使之逃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少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擢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小杉上利等俱舉事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裁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妊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脅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

淺長政三成　義弘歸薩摩　貴息之事謂秀秋通款於江戶也　宗茂送降歸柳川

點注標記

獻刀證也　其國備前也　大隅守小納言忠恒　秀家流八丈島　更事閱歷軍事也　糟川森道　吉保次兵自白知　吾以此嘗也　行長奉耶穌教

將副事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我仇也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此其困加以無禮德川氏聞之心撤悍大夫義弘之南走經伊賀大和行破七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乃取其賊航歸薩摩先是側邊大津皆下立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坂家定曰子先往乃閉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降德川氏乃送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爲土

兵所困獨從二人竄上嶺中聞捕者至欲自殺從者止之請其寶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爲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前田氏利長妹也太歸加賀後數年利長聞得其實告之江戶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島津忠恒請宥秀家死流八丈島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長爲人自矯而薄士士不樂爲之用也及敗陣亂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也吾德敗矣僧曰公盍自殺行長曰吾奉耶穌教不可自殺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斬于京師

其國謂肥後
託幼主濟私
小西氏城邑在肥後
島津猶豫皆降德川氏
豐後守勝信
豐前守勝永
正則發議
出得圖書頭
德川公不問秀賴
廢褫謂奪封土
秀秋狂死
若狹守勝俊
嫡子
宮內少輔利房
右衛門大夫延俊
堅苦之由
秀賴獨食三州
片桐東市正
小出播磨守

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擧事。止德川氏東行。不聽乃歸其國。逢大坂變。曰。是假豎託幼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小倉。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旣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大津。福島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擧事非郎君意。故右內府討之。今三成旣敗矣。內府或遂謀不利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日岡。以其臣伊奈圖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爲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頭。如不見許。吾將爲我所欲爲也。圖書聞之自殺。旣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廢褫。削毛利輝元之六國。放增田長盛于高野。眞田昌幸與子幸村。亦適高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俊利房皆奪封。兄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益熾。七道將士皆會江戶。留其孥爲質。而秀賴獨食攝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憂諸奉行擧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亟致使者赴關東。分疏其

且元歸事
八年
內大臣從一位
將軍妻秀頼
十年
將軍讓職
遷右大臣
淀君不遣秀頼
十三年
正則看護秀頼
越前中納言秀康
金馬
十五年
再興方廣寺
在頭曰鬚在頤曰髯
鬚髯長鬚也
清正有可去者三
十六年

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濃津。使者亦恐嫌怯避。終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忠心。輔導不嘗離左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爲大將軍。四月。秀頼陞內大臣。敘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頼。命且元迎之。令大坂加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受。尋如江戶。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頼遷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師。諷兒使秀頼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又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十三年二月。秀頼患痘。福島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爲兄弟。將軍百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絕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當鈒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頼以東山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島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淸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頼。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髯。而淸正長鬚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鬚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淸正曰。吾戎服著銅面。有鬚以爲之籍。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徹大坂邸是秉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使織田

點注標記

織田侍從長益字有樂

入見前將軍

尾張大納言義直　時少將

紀伊大納言賴宣　時少將

三左衛門播磨宰相監政

長益來諭召見秀賴。淀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啓曰。臣誰以死守郎君。必無患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島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前將軍兩鄉坐。關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衞左右。秀賴北鄉坐。二將在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軍答以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歸。請辭矣。前將軍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

點注標記

出短刀于懷

清正卒

思託孤寄命之章　論語泰伯其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在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淺野父子相繼卒　十八年

木村長門守

薄田隼人正

治長長益與且元相軋

相軋　相傾陷也

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觀方廣寺。從自伏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宣來大坂。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晩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託孤寄命之章。吾爾時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言加片桐且元大野治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治長者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信。寖與

點注標記

十九年

大坂冬陣之役

艮爲山風雷益

晉用中

地澤臨坎爲水

鑄鐵成鐘

本多上野介

身毒國釋迦號曰

釋迦

且元相軋。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大坂天主閣烟起。衆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筮之。遇艮之益。因尋兵失彊。喪其貞良。敗我敝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黽口。長舌如斧。斲破珊璉。毀商絶後。秀賴大懼。命巫禳之。四月。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且元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曰。右府爲願主。宜親往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慰勞遣歸。且元入京復命。卜八月二日。公卿以下皆會。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稱大怒曰。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小釋迦迭爲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詛我德川氏。京尹

點注標記

板倉四郎右衛門伊賀守

且元等赴駿河

主膳正元重

內膳正重昌

鞠子驛在駿河

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會。且元大驚曰。是非右府所知也。訊之清韓。偶然及此耳。臣不學成郎附之。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曰。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欲專辨銘辭。急習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

二女書出意外

南光坊天海

且元三策

女歸告

淀君欲誅且元擧事

小島庄兵衛

且元稱疾不出 管鑰皆在其手以關門戸

召入溫言慰藉。不復及銘辭。使往江戸者大人淺井氏。
二女大喜出意外。既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
請答書。曰既面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
本多正純・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
爲信。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
江戸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汝
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上小驛。二女
乃慰諭之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無復足慮者。且元
曰吾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逼我以右府表信。吾擬其
意。蓋有三策焉。淀君東與妹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
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　)十三

二女不言。退而相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
我君也。密馳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
也。使二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淀君聞
二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受辱
關東哉。寧與右府枕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兵。治長
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頼。陳三策。秀頼與之。淀
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而議焉。明且元朝服將
出。會其臣小島某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
於關東。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
輩誑誤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内旨召之。甚急。且元
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恒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内。

同氣兄弟也 今木源右衛門

且元答曰

[illegible]

七隊長爲質 速水守久

治長遣質訣飮

有變。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
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絶
嗣君手足也。於是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
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元重答曰。
家兄誠懷携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
忠臣。又使人推及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頼近臣今木
某潛來說且元曰。内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將兵奪城。
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執我君舉
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辭曰。吾特欲待讒人來反而
自斃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叛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
於戰。勿使矢觸内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却兵。退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　)十四

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獻城門管鑰。
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飮。且元曰。吾
苦心建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與第
于江戸之郊。故冀其規撫以延數年。我吾老壯而前將
軍大薨。吾等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遂盡明。乃卒至於
此。因相與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木城。遠近
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頼會諸將。議拒
守。先是七隊長使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
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
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皆思亂。且西諸
候。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浦漕

命者名也亡命謂
脫名籍而逃亡也
真田左衛門佐
長曾我部[illegible]門
木[illegible]宮內少輔
後藤又兵衛
內藤宮內少輔
小倉作左衛門
御宿勘兵衛
塙團右衛門
仙石入道宗也
岡部大學
山川帶刀
長岡式部
北川次郎兵衛
籠城也
有土將士累恩者
治長修守備

伊木七郎右衛門

幸村獻策

粟及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西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筵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僞姓名應募。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欵於我矣。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歩一樓。北帶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島。東控大和木津二川。鴫野今

福以南至於鷺島。皆臨汙田爲壁。西據横港。連砦于川場。博勞淵。葦島。福島。穢多。道頓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沮敵馳驅。七隊長曰。塞不可廣。廣則難守。況以一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棄糧食。毋爲也。治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五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撥天下兵以來攻我。我少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師。屯天王寺。以勝永與臣爲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治橋。攻拔伏見。縱火

東軍幽正則等于江戶
平野遠江守
谷大膳助
[illegible]守正守
兵部正鎮
竹中山城守
正則諫秀頼

備後守正勝
欲從命欲從正則氏也
蜂須賀阿波守號蓬菴
五千自淡來至尼崎城也
[illegible]尼崎城主

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然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欵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率諸侯伯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野長泰。谷衛好于江戶。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戶。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爲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豊臣氏安危

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覺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答。重信復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遣戒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以應郎君。莫以我爲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矣。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貲于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聞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鏖其兵。且

直元辭見前將軍

幸村等建議不用
池田武藏守
池田宮內少輔

東軍悉至

熟注標記

幸村答叔父
隱岐守信尹
父子昌幸幸村也

重成不應招
常陸介重玆
長門守臣鎭從阿
波守

元釐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以元辭曰。臣計解
和乃開大隙。何以見爲。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
此更爲後圖。藤堂高虎爲東軍先鋒。來陣佐吉郡良列
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諜縱火
兩將軍。嘗亦不用東軍患二島難濟。壅其上流。城兵出
爭之不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濟。城兵出拒不利
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
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
不可復振。不若致之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
寡擊衆。自非出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弗聽。已而
東軍悉至。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

屬諸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遺書城內
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之入
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西軍。以寡
兵抗大師。及敗竄逃。伏匿山野。右府不以臣陋劣。授臣
以數千兵使將。而是知臣也。士爲知己者死。臣死不
能負爲。信尹復命。所遣說之曰。苟降則封以信濃。此世
世毋絕。幸村曰。爲我謝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
他。有如東西解兵。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
之半。而不能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
重成父重玆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撤
多崎。蜂須賀至鎭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

渡部內藏助

基次援重成

排列也
澁江內膳

我創不至死右府命
孚矣
捫撫也

熟注標記

大野主馬正治房

燒三寨

池田左衛門佐

火當是縱火也
花房助兵衛

花房未死

東軍入三寨

前田中納言

奥村攝津守

支而走。兼相深以爲恥。已而鷸野柵爲上杉景勝所破
今福柵爲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
宣渡部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
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趣從七收鐵。及之。京橋欄而馳
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
亂。公老於兵。何爲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之澤中
排斷放銃。橫擊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鑿其將澁江正
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賓不利還。重成基次亦收兵
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孚矣
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葬
爲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

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
滿川塲道頓堀三寨。斂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堀
獨不肯。即夜諸將就軍議。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寨。治
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數士。識曰。備前之軍其將年
少氣銳。必來於此。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壁
火果欲馳入川塲。其將花房職之曰。後藤多謀必有伏
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十二月。東軍入
三寨。即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內應者。自
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
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與村共欲奪林以
爲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與村至。不見一人。城兵自

公等事狐鬼乎
銃眼壁間發銃之處也
中務少輔光明
叔父讃岐守
叔姪光明
井伊掃部頭直孝
自卯至午不損一人
織田左門
鬨同聲也

銃眼指而笑曰公等事狐鬼乎幸村忽踰濠攀堞則銃
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
高虎相識高虎約書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
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頼與諸將議族誅之而
不更其職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井伊氏合兵傅壁加
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啟
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鏖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
城兵不損一人織田長頼守昱谷口其卒私闘東軍乘
喧疾攻秀頼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
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
夜發砲而鬨城兵亦發砲而鬨前將軍數遺書於織田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十九）

前將軍勸和要二事
監物貞安長岡作米田
中村右近
京極高次常光
若狹守小濱忠高

長益勸和要二事曰毀羅城塡周池若徙封大和若以
淀君爲質皆不肯然城兵鬨和議起守備頗怠而東使
至愈頻長益治長以秀頼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
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
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
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
之夜戰利於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
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
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當
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未至者獨島津氏而已京極
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爲

淀君勸和
何與前言相反
武威守尚長
信濃守治德
和成

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逐
使治長長益勸秀頼秀頼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或
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
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
城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
治長長益欲和說秀頼甚力秀頼曰片桐且元爲我盡
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擧事今何與前言相反
也會常光氏至慫慂淀君數往復傳東旨終約遣客兵
塡周池長益出子尚長治長出子治德爲質十九日和
成翌夜茶臼山下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
而懈備宜掩擊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

熙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二十）

阿部備中守
重成莅誓
轅門以車爲門
表門軍門也
膽壞也謂以情懷
斂於寶容也
永井右近大夫
土井大炊頭
以不顧伏竹義宣
爲遺憾也
糢糊漫貌
取血誓
壞外城塡濠

重昌將軍遣阿部正次入莅誓焉秀頼遣木村重成出
莅誓焉而以郡良列爲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
馬抵茶臼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環聽幕中引重
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之使坐下坐
重成不顧而進致秀頼旨然後退伏前將軍曰是常陸
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一矣曰然則與
右府同年矣往日鴫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
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誓書出押血糢糊重成曰淀君
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
老血枯重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
還且日東軍發卒十萬人壞外城塡空濠以吏七名監

島中氏始至
治長意氣益驕
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
周者周內外
往復數四塹壘皆夷存
元和元年
兩將軍東歸
青木氏郡少輔 大藏從者之親 正榮少正
客兵勸再舉
今日之事兩言而決

為是日島津氏始至。兵陣於伏見。日治長與長益俱往謁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年少能為秀頼舉事。何其壯哉。吾於上野介事將軍猶卿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遂近傳以為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從前將軍還入京師。吏請與濠淺深。前將軍哂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塡周池以為止。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既堙。遂及內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塡周池。以為周者周內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

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而往復數四。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元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淀君游嬉佚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二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榮。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頼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眞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獨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濠塡塞。誠不可守。比前役。此地三面迫水而

兩將軍西上
常光氏永节 一志及正永猶從 於關東
分軍為三
治長抑沮諸將 矜持於賢以持己也
重成復不應招 猪飼名務未詳
贈刀為訣
聊亦賴也
鞅通作快 快々然 記

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汝其徙大和乎。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為三。大野治長須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須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須一軍。眞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頼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指揮三軍。所騎士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淀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攖

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且日。撿戶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遣書叉伽。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已。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所聊賴。且因循在此。將顧速戰而復何言哉。此刀僕所常佩服。縱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鞅鞅不樂。皆如重成意。兩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狙擊之。皆不成。乃遣大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掠資

筒井主殿助

樫井在和泉

水野日向守

基次議戰

國府嶺在河內

啓導也

東旨之辱報以速死

基次奮戰死

古市道明寺片山栢原並在河內

前役前年攻多崎之役也

遣大野治房以萬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慶聞淺野氏擧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救治房率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樫井而死治房赴援不及旣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內水野勝成藤堂高虎井伊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諸隊長執前議欲迎之南都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所不知也從之援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啓東兵則封以播摩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勝使西弱東強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所耻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速死城亦速落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悃懼基次曰此地據林臨水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且且日治長出助基次幸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栢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大敗大谷吉胤戰歿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

幸村指麾

二將一爲藤堂仁右衛門一爲藤堂新七

山口伊豆守

隴與壟通謂田中之高處也

飯島三郎左衛門

扼止也

冑纓無餘頭髮有香皆纓無餘結纓截其餘示不復用也

主計頭宗明

山田村在河內

兵大夫盛次

盛次不名而死

關原之役盛次父長盛屬東軍大捷後放于高野而今猶生存盛次恐敵東軍之罪逮及父故不名於敵而死也

三處道明寺若江矢尾也

而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擯邀陸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衆悧馳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焉命其兵皆脫冑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村令曰冑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爲走也徑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略盡乃據隴而息敵以生兵乘之飯島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軍檢之冑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井伊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日諸軍合力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陣茶臼山以

秀賴從幸村言

桐號牙旗小瓢馬表

越前少將
本多出雲守
小笠原兵部少輔

治德贈書治長
信濃守治德

幸村促親出

川場之軍明石守重之軍也

點注標記

東征討北条氏也

治長止秀賴

幸村訣大助
大助幸昌

幸村戰死

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擧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克矣。從之。且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勅金瓢馬表。在其後。東中獮攬山野。左右並進。前將軍統左將軍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關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臼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廿五

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擐緋甲穿錦袍。千搶十旗。左右成列。鞍于馬而俟。如秀吉東征之儀。將七躑躅。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擧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捐撒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盍衛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

高木主水正

點注標記

東使議和

城兵大潰

坐于千席館

庖人縱火
大隅與五左衛門

良列左近奉還表幟

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以馬政友騎馬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此亦不可以死。乃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石守重以驍騎三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成遇交綏而南。聞茶臼山敗。則轉出生玉。與安部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擊破其先隊。轉掃將軍麾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遏。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徙封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七　〇廿六

大和。弭兵。淀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助亦至。致幸村遺命。語未半。潰兵大至。秀賴曰。我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死徒隸手。寧嬰壁固守。力窮而死。為未晚也。秀賴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大隅其謀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列津川左近擊馬標牙旗。至千席館。斬旄稽首而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

良列等自殺

眞野豐後守　中島式部少輔　野々村伊豫守　堀田圖書助

[illegible]也並也

觀月樓　秀賴入倉中　治長猶恃和議

覩而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曰是先君之賜令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子兵藏又死眞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及妻子而出遇加賀兵突入下廳乃使闘而死秀賴奔淀君將自殺于天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從之園莊倉中與守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臣

四將謂井伊直孝安藤重信石川正次本多正純

東將發銃

秀賴自殺

治長等殉死

堀對馬守　伊藤武藏守　成田兵藏人頭　森島長門守　加藤彌平太　高橋市三郎　土肥庄九郎　寺尾庄右衞門　片岡十右衞門　堀原三十郎　小室茂兵衞　淺井周防守　中高半三郎

大助自殺

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殺而薨年二十三勝永刎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家道喜殺己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臧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橋土肥寺尾片岡堀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施有罪與北畠氏湯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眞田大助隨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必殉之盍

小出大隅守三尹秀正謂將秀賴投退居岸和田守納中

尹說首

愕然俯見也

國松被斬

國松名秀勝

田中通稱求料

盛親被縛發日而斬

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就倉外籍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殺東軍諸將並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三尹愕然俯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有一男一女皆厥出求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男名國松甫八歲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八橋畔或睹其異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侍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長約為後圖走至

壹岐守治氏

伊東丹後守

遺臣諸賞皆被誅處

長盛賜死配所

且元病卒

嘉明等復邑

木下宮內少輔利房省北政所家定之二男也關原之役屬西軍以故除封

石見守重綱

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徙仕前將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襟于界浦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眞田幸村妻在紀伊為所捕獻亦被赦削髮為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為片桐且元置邸駿府徙居焉且元愧憾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

加兵衛之綱
右兵衛佐吉綱

二年
五年
正則放于信濃

掃部頭正賴

寬永八年
忠廣放于出羽
肥後守忠廣
十四年
毀廟存寺

勿忘蓑席瓦缸時

點注標記

盜其邑。重綱祖父之綱、即秀吉微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役、屬德川氏。其子爲重綱。至是再益邑至二萬石。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島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卒。五年、正則褫封。放于信濃。時正則在江戶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內。內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恐將先殺女兒。終不忍加。今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侯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其弟正賴爲大和宇多城主。先四

年。褫封。寬永八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以其親屬助役。爲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所嬖、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蓑席瓦缸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隙。北廳與諸將前後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有秀吉夫妻像云。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隘以

女直靺鞨並北狄之名

明姓朱氏

清太祖覺羅氏明爲清中始起兵

漢武承文景豐富

之後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六國楚燕齊趙魏韓也

蹶僵也撲也

窶貧陋也

揮霍散也

變故謂信長被弑也

投機赴會謂班西征之師直討光秀也

如糞土賤視不惜也

點注標記

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使者顏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直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閤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適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

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相待、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窶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閤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回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敵。不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惴其不服已也。以爲吾由徼倖而得、同利推之。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此故割膏腴、頒金帛、動擧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

抵肉未冷頗新此未久也

然警乃但山縣氏然也

點註標記

殺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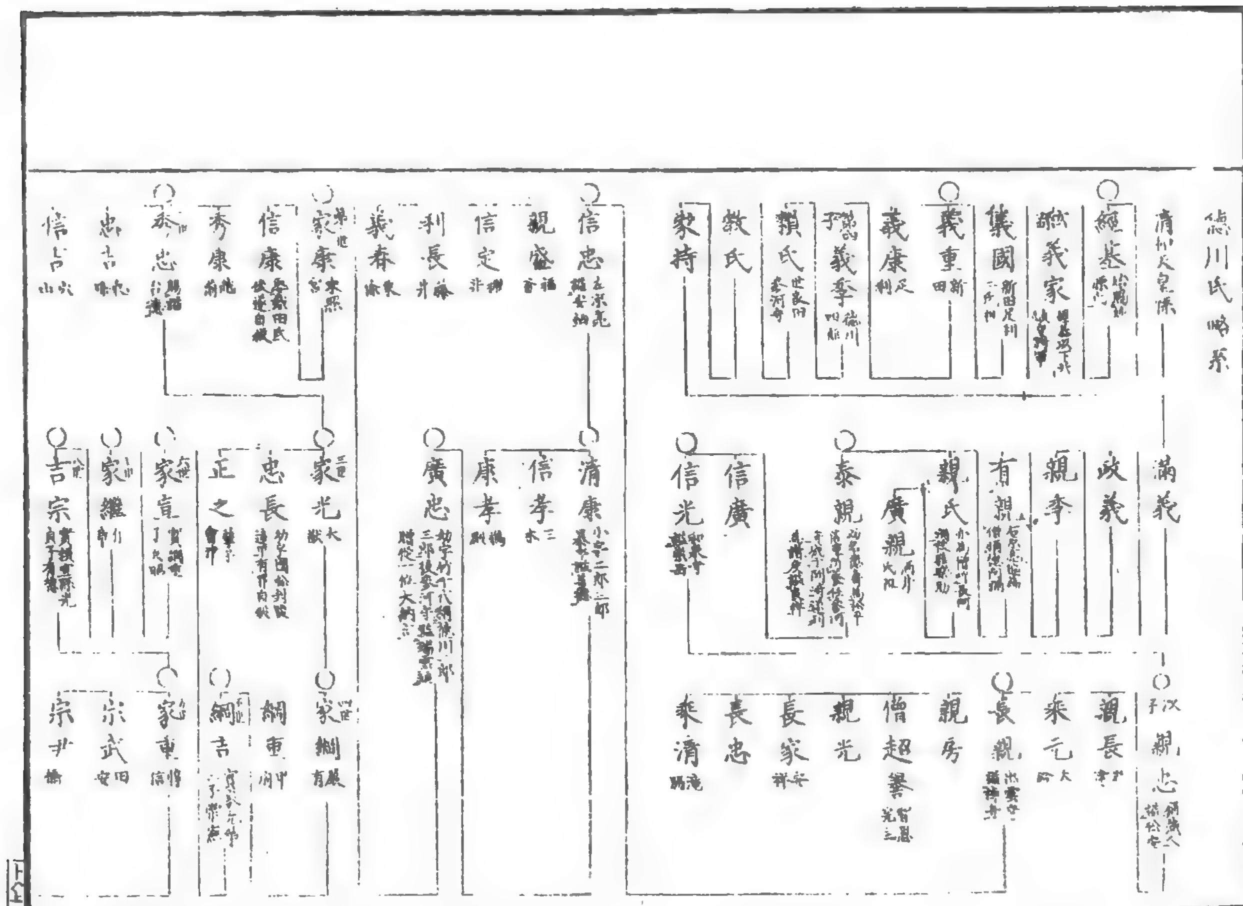
役機而斷而殺扶之也捕六以了指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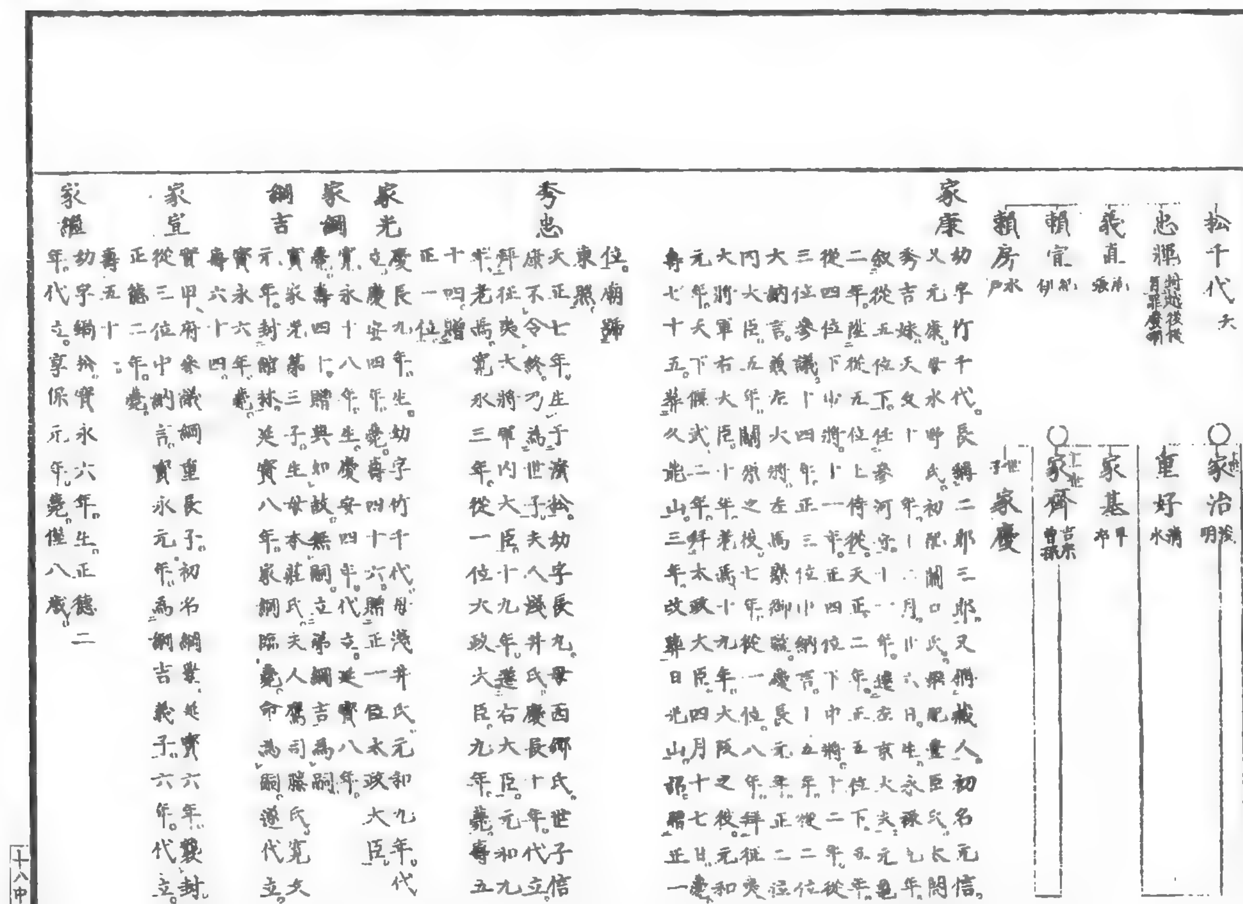
梁武帝侯景反於初戚悉陷梁臺城帝安卧不動歎曰自我云云

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投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為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抵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無足怪者。然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為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鷙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

下羣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施，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又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從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尚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日本外史卷十七終


徳川氏略系
清和天皇十一世孫
義重
義季
頼氏
教氏
家持
満義
政義
親季
有親
親氏
泰親
信光
信広
親忠
長親
信忠
清康
広忠
家康
秀康
忠吉
家光
綱重
綱吉
家宣
家継
吉宗
宗武
宗尹


松千代
忠輝
家治
重好
家基
家斉
家慶
家康
秀忠
家光
家綱
綱吉
家宣
家継

吉宗

實紀伊大納言光貞第三子初為西條侯已而承宗家享保元年入大統延享二年老退寶曆元年薨。壽六十八。

家重

幼字長福。延享二年。立。寶曆十一年。老其職。薨。壽五十一。

家治

幼字竹千代。寶曆十一年。立。天明六年。薨。壽五十二。

家齊

幼字豊千代。實一橋參議治濟子。宗尹孫。於吉宗累曾孫。家治無嗣。天明元年。入為世子。七年。襲職。并繼左大臣終太政大臣

家慶 世子

從一位
內大臣

治家治以上壬大家綱叙任官位概有常例為世子時叙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衛大將軍進正二位署灑內大臣古大臣巍不近術六將改進贈正一位大閣勝識其軍職所帶背間大納言以前敵任知源氏尾利氏故事而夫使此拜市告天下臣大納青怡其在軍藏系太武宮者稱家齊而子亮書宋慈

附錄

秀康 越前 從三位中納言
忠直
光長 高田
忠昌
直政 松江
直基 姬路
直良 大野
義直 尾張 從二位大納言
光友

賴宣 紀伊 從二位大納言
光貞
賴純 西條
賴房 水戶 正三位中納言
賴重 高松
光圀
賴元 守山
賴隆 中將

廣親 酒井
氏忠
忠尚
忠次 從子 內藏
親重
正親
重忠 姬路
忠世
忠利 小濱
忠勝

十八下

大炊助義重
上總介鎮守府將
軍經基稱六孫王
陸奥守鎮守府將
軍義家
式部大輔義國
判官義康
右兵衛佐大納言
征夷大將軍賴朝
德川
世良田
寺尾德川世良田
並在上野
稱四郎頼氏
次郎義氏
又次郎家持
孫次郎滿義
太郎右京亮政義
修理亮親季
左中將義貞
治部大輔大納言
曾孫
新田氏歎亡
左衛門佐義興
武藏守義宗
大政大臣義滿
左兵衛督氏滿
元中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我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者清和天皇八世裔也天皇之孫經基始賜姓源氏降為武臣其玄孫義家義家子義國居上野食新田足利諸邑生義重及義康義重氏新田義康氏足利共助宗子源頼朝以王命討滅平氏頼朝為征夷大將軍開府關東令義重守寺尾城義重有五男其第四曰義季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稱德川四郎義季生頼氏頼氏敍從五位下任參河守食世良田因又號世良田氏頼氏生教氏教氏生家持家

持生滿義滿義生政義政義生親季當是時宗子新田義貞奉後醍醐帝詔旨討北條氏于鎌倉滿義助之自稲村崎入擊破賊將安東昌貫北條氏既滅足利尊氏叛天下武人皆黨之獨新田氏舉族勤王官軍數失利帝播遷南山義貞戰沒宗黨多死王事帝崩遺詔絡眷新田氏以圖恢復後村上帝嗣立義貞子義興義宗舉義上野信濃間不克死政義父子並殉之及尊氏孫義滿為征夷大將軍開府京師以族氏滿管領關東親季子曰有親為右京亮元中中同宗族從義宗子貞方匿信濃為氏滿所覺遣兵襲之有親與貞方脫走入陸奥起兵氏滿大兵來擊我衆潰有親挈其二子逃入上野

尊觀保護有親等
叩問也

點注標記

男出就女家謂之贅婿
松平氏
酒井氏
德川次郎三郎親氏
酒井五郎廣親
良利公泰親
泰親壯武
榛棘棘也莽草澤也
仇敵斥足利氏
新田氏遺臣稍多來從
後花園帝
永享

祝人村匿舊識氏家聞鎌倉執事上杉氏遣吏募索新田氏族甚急欲手双二子而自殺會僧尊觀來過變容貌從之而逝尊觀者蓋後村上帝子帝無子從龜山帝孫恒明及帝生子恒明避為僧是為尊觀後為相摸藤澤寺主周游諸國謂新田氏先朝所眷也為謀所以保護之乃權以有親及其長子為己徒弟狀有親呼德阿彌長子呼長阿彌皆削髮少子猶幼未削髮呼德壽並携之去過參河寓大濱村寺時尚連歌寺僧與近村諸豪為歌會以娛尊觀松平酒井兩村長亦與焉而長阿彌尤書手德壽周旋執事兩村長熟視德壽容止相語曰是非凡種也微叩之尊觀尊觀察其無他具語以故

村長皆有女無男欲分贅二子尊觀許之於是德壽養於松平氏及長命名泰親築室松平村以奉有親焉長阿彌亦蓄髮名親氏稱雅樂助後生子廣親是為酒井氏也泰親養父信重稱太郎左衛門泰親襲稱之為村長闢榛莽達道路性壯武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附泰親因從容謂衆曰吾為仇敵迫蹙流寓至此稍得安處頼積歲月闢地聚衆興復先業諸君能助我乎衆對曰敢不死生以之其中有嘗有罪宥死者五人糾衆略中山七邑獻之泰親分其歲入賞之新田氏遺臣稍多來從者後花園帝永享中大納言平實熙以罪貶參河泰親善視之及其赦歸護入京師實熙為奏請

敍從復世良田氏
信廣嗣松平村
信光居岡崎
太郎左衛門信光
岩津公信光
寛正六年
細川讃岐守
和泉守男女四十餘
八
親忠居岩津
松安公親忠
先考謂信光
明應二年
大樹寺

拔一宮。朝廷憚足利氏。不輙許。後救除州目代。遂仕參
河守。敘從五位下。復世良田氏。泰親有六男。使長子信
廣襲居松平村。謂次子信光武類己。以爲嗣。幼字次郎
三郎。初守岩津。嗣立居岡崎。稱和泉守。善用兵。攻大給
北給幷之。又襲取安祥。寛正六年。額田氏作亂。州守讃
細川成之不能定。幕府下教於和泉守。一戰平之。和泉
守生男女四十餘人。親戚蕃衍。次子親忠嗣。幼字竹千
代。長稱藏人。居岩津。勵精爲政。常謂其老臣曰。先考嘗
謂我。士多於獲一邑。然泥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
耳。明應二年。舉母寺部上野八草伊保五城合兵來攻。
藏人以三千人邀擊于伊田。破之。建寺鴨田。名大樹寺。

岩津太郎親長
大給加賀守乘元
櫻井舍長親
二十郎親房
超譽
刊部丞親光
安祥長馬助長家
右京亮長忠
加賀右衛門乘清
長親居安祥
今川上總介
永正三年
伊勢新九郎長氏
後北條早雲
桶酒瀉盃
忠茂欠袖
宇津宮三郎右衛門
戶田彈正左衛門

以弔陣亡士。藏人生九男。曰親長。乘元。長親。親房。超譽。
親光。長家。長忠。乘清。而親長守岩津。乘元守大給。長親
爲嗣。居安祥。稱藏人。除出雲守。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猶
屬今川氏。氏親者。駿河守護也。永正三年。氏親與其
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八月攻岩津。出雲守將五百
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衆請前決死。出雲守
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今亦爲吾決死。吾
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一盃。瀉餘溢桶
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夜渡矢矧河。
襲駿河軍。宇津宮忠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收軍西岸。
氏親長氏遁去。戶田憲光以田原降。出雲守問忠茂曰。

大久保氏
安祥公信忠
信忠三郎次郎親盛
櫻井內膳正信定
藤井彥四郎利長
上野右京亮義春
清康次郎三郎
三木內藏允信孝
岡崎十郎三郎康孝
大永三年
左京亮悔非遜老
憑膝拊髯

何以知捷。曰。長氏負寵侮士。士無鬭志。是以知之。忠茂
者。新田義貞將泰藤五世孫也。後因其所居稱大久保
氏。出雲守生五男。曰信忠。親盛。信定。利長。義春。出雲守
老。信忠爲嗣。仍居安祥。任左京亮。左京亮不恤政。嬖臣
用事。國內皆叛。羣臣交諫弗聽。因相聚謀發之。左京亮
覺之。親戮一人。左京亮生三男。曰清康。信孝。康孝。乃召
羣臣曰。我悔吾非。而不可追也。清康雖幼有器局。宜以
代我。大永三年。老于大濱。清康立。仍居安祥。字次郎
三郎。幼聰達。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戰鬭事。憑膝拊髯。
以爲樂。或問其何在。聞其死且戰沒。輙痛傷之。嘗當食
受謁。呼衆前之。以其所御挽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

今日之酒吾儕頸血
吾輩割血也代以
死報君戰云爾
彈正左衛門親貞
岡崎公
忠茂除市稅
享祿二年
本多氏
正忠迎降
鍵殺助正忠
助秀稱門未詳

生等耳。或爲君。或爲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
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吾輩頸血也。時族松平親貞據
岡崎及山中。以掠傍近。大久保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
崎不攻而下。乃夜襲取山中。親貞輙降。以岡崎爲參河
要地。徙居之。國人稱曰岡崎公。遂徇下西參河豪族五
十餘姓。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強而後答。曰。願賜城
下市租。岡崎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茂盡召市人。以君
命除其市稅。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崎於是富實矣。
享祿二年。吉田城主牧野傳藏欲起兵。幷西參河。岡崎
公將兵擊之。出伊奈。伊奈城主本多正忠迎降。正忠之
先曰助秀。居豐後本多鄕。子孫邑于尾張。尋徙參河。擧

裁二郎傳重

平東參河

三葵徽號

三年　熊谷備中守　右京亮段次　岩瀬庄右衛門清長

點注標記

重長岩高力河內守之父也

天文二年

武田左京大夫

族仕德川氏。而正忠尤大。岡崎公幷其兵。進縱火。御洫。傅藏濟吉田川。蹙角而戰。我兵不利。本多信重戰死。近野與八請退。岡崎公不肯曰。彼勝而驕。可破也。乃進戰。與八死之。叔父信定等力戰。遂破之。斬傅藏。遂攻吉田。正忠攻破其東門。遂陷之。岡崎公入城。撫士民。遂攻下叛將戶田憲光。平東參河。而還。會飲于伊奈。正忠獻鹽敍籍用葵三葉。岡崎公覩而悅曰。吾凱旋得此。自今當以此為徽號。初德川氏。因宗族。以中黑為號。於是爭用三葵。是歲。出兵於尾張。略織田氏地。取品野。以賜信定。三年。攻熊谷重長于宇理。自攻北門。信定以從子親次為先鋒。攻南門。死。初我僕人岩瀬者殺人。岡崎公愛其

勇。宥死。逐之。時在城中。夜縱火。為內應。我兵遂拔城。賞祿岩瀬。重長走。保高力。稱高力氏。遂來降。天文二年。與廣瀬寺部二城主。戰于岩津。破之。冬。信濃人來侵。迎擊。大破之。岡崎公嘗夢有文在其掌。曰是。覺而問衆。衆莫知其解。有僧橫外者。曰。是字日下人也。日下以一人握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啟。在其子孫乎。岡崎公大喜。歲建海龍禪寺。岡崎公威名日著。甲斐國主武田信虎遣使通好。美濃尾張諸城主。亦有願附者。公一日慨然言於將士曰。我家與足利氏族望相敵。為其所剪削。跡屈勢以至於此。今仇家衰。亂天下之事可知矣。其藉汝衆之力。糾合義兵。樹幟皇都。得一雪累世之恥。今我

信定稱疾不從

安倍大藏大輔

定吉遺信定

點注標記

東有今川氏。西有織田氏。先攻織田氏。以開西上之路。宜厲兵峙糧。以俟吾令。衆奮躍聽命。十月。勒兵萬人。曰將西上。入森山。信定居上野。稱疾不從。初信定負勢驕士。落合某者。因事抗之。衆為危之。公曰。士者。先公以來所愛養。叔父傲之。非也。彼不可屈撓。可嘉。信定御之。親次之死。信定不救。又為公所誚責。深懷懟恚。於是欲乘虛作亂。將士請且止西伐。公曰。何足介意。今大舉徒歸。士氣沮敗。納侮四隣也。遂欲進攻清洲。國老安倍定吉從軍。數以書遺信定。有流言。定吉與信定通謀。定吉謂子彌七曰。衆嫉我寵。造作語言。主公必察之。即不察見誅。慎勿以為怨。宜俟時雪冤。十二月。軍中馬逸。衆大駭。

彌七奉刀侍公側。謂定吉已被殺。惶急。拔刀弑之。植村榮安自傍誅彌七。定吉聞之。將自殺。松平信孝止之。時出雲守猶在將士。護喪歸。請命焉。初岡崎公娶青木氏。生廣忠。乃立之。以定吉無罪。宥。使傅之。織田信秀聞我內變。舉兵來侵。我見兵八百。以季父康孝為將迎戰。伊田植村榮安先進。高力重長及子長安戰死。信秀戰敗。請和而去。信定有寵於出雲守。遂圖自立。定吉奉廣忠出奔伊勢。信定遂立。居上野。自結於織田氏。定吉與弟正定及大久保忠茂子忠俊。酒井廣親孫正親。正親從子忠次。石川清兼。石川數正。成瀬正義。通謀。請援於今川氏。以納廣忠。五年。冬。殺入本呂參河人。亦往歸之。

伯耆守數正　石川氏　成瀨氏　悲藏正義　六年　信定來攻　有馬在攝津有溫泉　忠俊守迎廣忠　折節屈折其節以服事也　大次郎稱左衛門尉　信定卒　嫡定吉子彌七郎　清康故曰逆家也　井上氏

六年信定來攻忠俊佯從其軍射書城上期以四月迎之信定危疑宣言曰我初無害姪孫之意徒誅諸亂人而已乃引兵還數與將士誓忠俊三上誓書而密告岡崎留守松平信孝信孝曰吾亦欲之未得間耳念公等事不成死誰繼之者吾且全身焉乃稱疾赴有馬五月忠俊等密迎廣忠入岡崎將士爭謁出雲守聞之喜曰吾恐駿河兵因以侵我故拒之耳兒我嫡曾孫也因命信定折節事之信定不得已來謁信孝亦歸廣忠任參河守忠俊以下受賞忠次稱左衛門尉自父氏次稍積功勞於是娶參河守妹七見親重七年信定卒衆心乃定定吉蓋爲逆家自絕其嗣婢有身出嫁井上氏井上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〇七

九年　安祥敗長家　上野介康忠　林藤助　孫四郎利長　十郎左衛門忠繼　十一年　娶水野氏　左衛門大夫忠政　十一年　東照公出　幼字竹千代　竹千代幼也世稱　彌忠幼字也　內藤彌二左衛門　十二年　下野守信元　粵是信元附織田　氏則今川氏不能

氏實安倍氏亂也九年六月織田氏兵來攻松平長家于安祥參河守使松平康信等援之不利長家及松平康忠林政緣等皆死松平利長松平忠繼苦戰卻之十年參河守娶刈谷城主水野忠政女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男于岡崎有奇質出雲守視之曰此兒必揚名於天下令酒井正親石川清兼舉之因故事命幼字竹千代是歲秋織田氏復來侵乞援於今川氏今川氏遣僧太原以三萬人來救與戰于小豆坂互有勝敗冬又來侵內藤清長擊卻之十二年水野忠政卒子信元叛附織田氏參河守離今川氏之意與之絕婚爾娶戶田康光女十三年八月出雲守卒織田信秀

然疑叛旣皆以兄不與之也　丹墅戶田氏　十三年　左馬助敏宗　三左衛門忠倫　十四年　古左衛門又平八郎忠豐　馬表旗也　清定叛　內膳正清定　將監忠尚　十五年　榮安誅八彌

遣族敏宗攻安祥敗去信秀自將代攻拔之佐崎城主松平忠倫叛降爲信秀守上輪田以逼岡崎十四年參河守自將擊尾張兵于清暇走之追至安祥與城兵戰大敗殆不免本多忠豐止戰歿之參河守得脫取忠豐金扇馬表置之牙營以旌其忠松平信定子清定據上野叛初酒井正親兄忠尚譏人而不遂慚而退去於是往歸清定參河守攻之不利十五年三月近臣岩松八彌酗入公寢爲逆不成參河守拔刀逐之八彌走出植村榮安入遇之橋上相搏墮濠松平信孝提槍來臨濠曰子縱之我刺之榮安曰縱則逸併我刺之信孝猶豫榮安遂斬八彌九月參河守自將攻上野大久保忠俊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〇八

七郎右衛門忠世　清定降　信孝橫肆　十六年　信孝降織田氏　鳥居氏　源七郎忠宗　伊賀守忠吉　新左衛門忠景　粟生氏　左衛門顯友　粟生新右衛門　織田大隅守　今川治部大輔

姪兒忠世力戰清定忠尚皆降置清定于櫻井令忠尚守上野時松平信孝負功橫肆親戚死者輒并其邑衆謂復生一信定矣十六年正月信孝如駿河衆請乘其不在收其邑從之信孝至無所歸訴之今川氏今川氏詰參河將士將士告故信孝乃走輪田依松平忠倫終降織田氏酒井忠尚復叛應之九月我兵攻信孝戰于亘邑鳥居忠宗死之以亘賜忠宗父忠吉忠吉八世祖忠景與粟生顯友者事新田義貞及敗共匿于亘至忠吉與粟生某俱出仕岡崎公粟生後爲大番頭十月忠倫將導尾張兵取岡崎參河守遣刺客殺之織田信廣代守輪田益築六砦參河守乞援於今川義元義元徵

世子質于駿河
憲光通款尾張使寄
好啖意也
觀潮坂在遠江
林佐渡守
平太未詳
奇貨賈人之語出
積滯貨伺時以牟
利也憲光以世子
比奇貨以圖他日
之富貴也
舵正舵本也
康景覺變
天野又五郎後三
郎兵衛
大宮司熱田大宮
司尾張氏也
信秀錮世子
錮錮也
水野氏名於大世子
久松佐渡守
平野又藏
竹內又六郎
十七年

質子。乃以世子竹千代。應之。生六年矣。與諸將士質五十餘人東赴駿河。外舅戶田憲光陰通款尾張。佯以好迎。館于觀潮坂。馳使告尾張曰。公欲取參河。則莫若奪是質。信秀大喜。遣其將林正成等。赴田原。以錢五百貫賜憲光。岡崎人森平太者。爲正成部卒。潛來我館。戒曰。戶田氏以郎君爲奇貨。公等未之知乎。因告以故。我衆不信。且曰。憲光來說曰。此至駿河。多大川。雨而暴漲不若。由海路也。衆從之。護世子上船。正成乘別船從其後。轉舵至熱田。岸上有兵。與從船相拒。天野康景猶幼。在世子傍。覺變。乃謂其僕曰。平太之言信矣。比上岸。汝亟混敵兵走歸岡崎。具白所見。已而上岸。正成納世子於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〇九

大宮司。康景僕走歸告故。上下大驚。康景之先。亦新田氏遺臣也。已而信秀使至。曰。貴息在西。公宜背東鄉西。不則非貴息利。參河守答曰。欲殺即殺。吾曷以一子故。失信隣國哉。信秀怒。錮世子於天王坊。備其艱苦。生母水野氏。再嫁於尾張人久松俊勝。與熱田近。遣家士平野某竹內某。存問之。給以衣物。十七年。三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援。至安祥。參河守幷其前軍。擊尾張兵于小豆坂。走之。酒井正親獲敵將鳴海大學。而織田信廣猶留守安祥。四月。松平信孝來攻岡崎。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等伏兵射殺之。參河守泣曰。盍生致之。是月。復擊破尾張兵于重原。遂攻八草梅坪。信秀自將來。至西野。我

長坂血槍
長坂九郎
十八年
參河守卒
世子哀慕如成人
朝比奈備中守
將士附駿河
平八郎忠高
織田上總介後右
大臣
大隅守作廣
平手中務少輔
嗣君歸岡崎復質于
駿河
酒井河內守
平岩七之助後主
計助
阿部備中守
鳥居伊左衛門後
河內守
來島土佐守
次郎左衛門重吉
伊賀守忠吉
將士稱願嗣君早還
國
忠吉送錢帛

兵堅壁不出。信秀悔之。進次鄉河。我兵設伏。雨射長坂信政先馳之。信秀大敗走。信政素以勇著。岡崎公嘗曰。長坂每戰血於槍。因呼曰長坂血槍。十八年。三月。參河守卒。年二十四。訃至熱田。世子哀慕如成人。參河守性猜忌。將士不親。及卒。衆議或曰。與尾張和。速迎世子。或曰。駿河強大。宜修舊好。徐計迎之。議未決。今川義元聞。我喪曰。織田氏擁孤兒。臨參河。參河必附之。急遣其將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崎。將士乃附駿河。攻安祥。不利。本多忠豐子忠高死之。十一月。義元益發兵。使僧大原助攻安祥。時信秀已沒。子信長嗣。發兵會戰。遇伏敗走。城兵出救。我兵與援軍夾擊破之。追北。取其郛。信廣壁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〇十

內城。信長至鳴海。不敢進。大原遣使。謂之曰。公坐視信廣焉。以竹千代易之。信長不許。林正成平手政秀皆諫乃許之。於是尾張駿河會盟于笠寺。信廣西歸。而嗣君得歸岡崎。居十餘日。往質于駿河。酒井重忠天野康景平岩親吉阿部正次高力清長植村榮政等二十餘人養卒百餘人從之。義元置之于宮崎。使來島某監焉。遣其兵守參河諸城。以松平重吉鳥居忠吉監租賦輸之於駿河。諭將士曰。竹千代猶幼。我當攝領國務。俟其長返予。自是每有兵戰。驅參河人爲先鋒。平時命以職役。將士不敢辭勞。獨願嗣君早還國。嗣君在宮崎。供給甚簿。衣食不足。鳥居忠吉家素富。常送錢帛。又遣其次子

彥右衛門元忠 二十年 宮崎安倍川東北 在駿州 觀衆平 將門出將 二十三年 嗣君擐甲 弘治元年 生近與乘 二年 元服稱元信娶關口氏 關口刑部少輔 僧大原寺學 義元族叔 名家也義長 奥平久兵衛 治右衛門忠佐 嗣君始歸岡崎 山田新左衛門 忠吉進言 嗣君更名 三年 永祿元年

元忠侍之。此年。嗣君甫十歲。五月五日。出游安倍河原。縱觀童分戰。一羣百五十人。一羣倍之。觀者爭就其衆者。嗣君在僕肯命。就其寡。寡者僕性。問故。嗣君曰。衆者自恃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曰。所謂將門出將者也。此三年。嗣君始擐甲。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松平貞乘大久保忠俊等七八力戰。二年正月。嗣君加元服。義元爲賓。使其族將關口親永理髮。命名元信。稱次郎三郎。妻以親永女。參河將士來賀。或獻駿馬。乃納諸將軍足利義輝。勝手書及佩刀報之。僧大原義元族父爲清見寺主。而數將兵。嗣君從讀書史。受兵法焉。二月。松平義春代嗣君統師。攻奧

平。自延丁日近殺之。嗣君聞之。戰泣嘆惜。左右感動。義元又城福釜。使酒井忠次等八將守之。尾張將柴田勝家來攻。大久保忠世。弟忠佐等善戰。得勝。是歲。嗣君年十六。從容謂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鄉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於是始歸岡崎。參河父老聞而大喜。爭出迎之。駿河將山田某在內城。嗣君避之。入外城。以延見將士。鳥居忠吉離次進。掖嗣君手曰。臣老矣。不能効驅馳。將爲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見之。因嗚咽而泣。嗣君亦泣。嗣君於是更名元康。稱藏人。三年。春復如駿河。永祿元年。義元謂嗣

鈴木日向守 本多作左衛門 始臨陣拜兩勝 鎮物家次 勘四郎信一從伊豆守 本多豊後守 天野甚右衛門 關口氏擧男 岡崎三郎信康 鵜殿三郎 岡部五郎兵衛 納糧大高 鳥井四郎左衛門 杉浦八郎 三年

君曰。西參河。公舊領也。而其諸城多叛歸信長。子盍擊而復之。嗣君曰。固所願也。二月。歸岡崎。盡會宗族將士議戰。先攻寺部。縱火外郭。城將鈴木重教出戰不決。本多重次先登。其一子二弟皆死。嗣君勵衆奮前擊走。重教斬首百餘級。遂攻廣瀨。信長遣其將津田兵庫來救。大久保忠世與鬭斬之。石川清兼說曰。郎君始臨陣。兩戰兩勝。斯已多矣。宜全勝養威也。乃凱旋岡崎。使松平家次守品野。三月。尾張兵攻之。家次夜襲擊。獲五十餘人來獻。後松平信一代守。又襲敗敵兵。四月。嗣君復如駿河。義元遺佩刀賀捷。納山中邑三百貫。是冬。本多廣孝石川清兼天野景隆往請義元曰。小主人漸長。願如

約。義元諾而未果。二年三月。關口氏生世子信康。義元時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修鷲津丸根大高砦。掛鳴海梅坪寺部諸城。分兵守之。鳴海大高砦掛皆降於義元。義元遣鵜殿長持守大高。岡部長教守鳴海。已而大高告糧竭。義元使嗣君納糧焉。而城左右皆敵砦。衆難之。嗣君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值信長在鳴海。使鳥井信吉杉浦勝吉等候視之。信吉曰。敵欲邀戰。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嗣君然之。乃分兵爲向寺部梅坪。縱火邑里。鷲津丸根兵望烟馳援。嗣君則以麾下八百爲三隊。納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是歲。嗣君再徇西參河。復赴駿河。三年五月。義元

攻丸根
佐久間大學助盛重
守大高
桶峽之敗
審實班師
水野下野守

駐軍于大樹寺
得歸岡崎

將四萬騎攻信長至池鯉鮒使嗣君攻丸根城城兵爭出嗣君曰彼寡於我當守而戰是決死也我挑以弓銃乘機拔之可也既而前鋒戰酣麾下繼之遂斬城將佐久間盛重贊氏信先登遂拔其城駿河將朝比奈泰能亦拔鷲津義元既取諸城以大高當敵衝欲得一勇將守之問之於衆衆曰松平藏人其人也乃使嗣君守大高而自進陣桶峽恃勝不設備信長乘風雨潛兵自間道襲擊義元敗死其諸將聞變皆走駿河兵在大高者亦逃亡我將士說嗣君曰今川公既死我獨爲誰守不若全兵而歸也嗣君曰當審其實然後班師急遽解走而事若出謬傳則貽笑天下矣水野信元在刈谷私使

來告曰信長獲義元將遂復諸城宜乘夜速去嗣君曰水野雖我舅氏而敵部將也未可輕信遣人偵之報曰信矣衆爭勸還嗣君曰夜行恐失道宜竢月出彼能來我亦能戰頃之月出乃整兵東還土寇爭起本多百助數返戰達于今村將入岡崎城以爲義元在時未有還我之言今乘其死取之不義也駐軍于大樹寺三日駿河戍兵棄城去嗣君曰彼棄而我取可矣二十三日遂入嗣君六歲出國十四年而得復歸焉士民讙呼國內諸城主來謁者相踵於門而比織田氏者不肯降嗣君乃將兵攻擧母梅坪廣瀨廣瀨兵邦于挑戰我兵奮擊走之遂攻沓掛縱火城下而還城兵追躡大久保

元忠辭功狀
藉口爲口實也
矢誓也
強項不肯低頭
不敢下
信元來攻
松井左近將監忠次
松平甚太郎
鏦擣也刺也
上總介氏眞
三浦右衛門佐
小原肥前守
氏眞有猜防之心

四年
板倉彈正
松平大炊助
武田大膳大夫
北條左京大夫
信元說信長
瀧川左近將監
忠次以爲不若和
介二大國介處兩國之間也

忠俊殿而還鳥居元忠有首功嗣君欲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游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爲也六月信長謂水野信元曰吾既獲義元以爲子之甥當不戰而降今乃強項如此信元恐嫌疑發兵攻岡崎嗣君邀戰于石瀨兩軍皆相識故接戰有屬松井忠次傷股于銃進斬其銃卒明日戰刈谷下奇兵復攻寺部擧母皆拔之進至山中攻醫王山寨又松俊勝先登敵以槍鏦其肩俊勝擧刀截槍幹入寨縱火衆繼之遂取寨嗣君乃使人言於義元子氏眞曰公爲先公一戰僕請先焉不答氏眞昏懦嬖臣三浦義鎮義鎮生父小原鎮實並專國政讒德川氏有異心氏眞又覘岡崎勢

寖熾有猜防之心四年二月水野信元來侵復邀戰石瀨破之遂攻廣瀨伊保板倉重定據中島不下遣松平好景攻之重定退保岡城遂走佐脇乃以其邑賞好景信長素有霸心欲出兵京畿而武田信玄在甲斐北條氏康在相模皆窺其後信長患之會水野信元往說之曰僕甥以氏眞故抗於尾張其實怨氏眞可誘爲我黨而彼雖小弱天質剛銳必不肯請和公以力取之恐費歲月不若自我結和使彼當東而公專略其西霸業成矣信長大喜曰是得我心乃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使使來勸之嗣君召諸將士議之酒井忠次曰我以微力介二大國而圖自立焉非便計也

織田氏者氏眞父仇也。

石川日向守

質之在駿河者。謂嗣君及世子信康也。

許和織田氏

嗣君至清洲

小字大猶忠勝

與織田氏盟

氏眞忘仇。愛武沈溺酒色。不足與有爲。明矣。與信長和
便。嗣君曰。念固如何。可背舊好乎。石川家成。酒井正親
曰。忠次言是也。觸義元佯爲好意。截收我食。月戰我兵。
而每餧我於敵鋒。丸根大高之事。可以見已。宜速許尾
張矣。質之在駿河者。取之非難。氏眞重與我絕。必不能
害也。嗣君曰。及吾幼時。我舊臣多肯鋒鏑。吾常傷於心。
因泣下。終許和。信長大喜。定國界。解兵戍。遂請嗣君來
盟。許之。酒井忠尚在上野。聞之。恐其質之死于駿河也。
乃來說曰。信長意難測。可和。不可往。今君室家皆在駿
河。彼何信我乎。嗣君曰。業已定約。不當背也。忠尚不懌
乃去。左右慮其叛。請追而誅之。嗣君曰。彼言自有理。且
未必叛。忠尚稱疾不出。信長修道供帳。至期。嗣君從百
餘騎。赴尾張。信長使林通勝等迎之熱田。嗣君憩于正
海寺。遂至清洲。入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忠高子忠勝。小
字平八郎。時年十四。舉雜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
輩胡無禮也。衆皆讋伏。信長出迎。導入內城。植村榮政
操刀而從。衞士叱之。榮政瞋目曰。吾植村新六郎。奉主
入。汝何誰。叱乎。信長揮衞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
乃盟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爲之屬
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爲之屬國。遂饗嗣君。信長贈寶刀
於榮政曰。汝今日舉動。如樊噲在鴻門。畢饗而還。信長
郊送。使通勝等來謝岡崎。氏眞聞之怒。使使來詰酒井

正親往謝駿河

好景戰死

肥後守忠眞

正親。使人往駿河。因三浦義鎮謝曰。參河之眷屬皆在駿
河。豈有貳心。獨病尾張日強。人勢將及我。故佯和以紓
且夕耳。氏眞不能詰。先是吉良義諦守東條。牧野成定
守西尾。以黨氏眞。欲圖岡崎。三月。嗣君攻東條。不下。使
松平好景以中島備之。東參河豪姓菅沼與平設樂西
鄉諸族。皆背氏眞來降。四月。義諦攻酒井忠尚于上野。
好景救之。義諦窺其虛。徑襲中島。好景還戰死之。至善
明堤。遇敵大至。遂戰死。嗣君築津平小牧。命松井忠次
本多廣孝守之。以備東條。五月。氏眞攻東參河諸豪。吾
拒。七月。嗣君自將攻牛窪。使別將攻鳥屋。鳥屋陷。本多
忠勝與叔父忠眞從軍。忠眞銃斃一人。顧忠勝。取其首。
答曰。孺子不欲因人成功。自斃一人。馘之。忠眞歎狀曰。
平八郎將行爲君用也。嗣君大喜。九月。荒川城主吉良
賴持。與兄義諦有郤。因酒井正親請降。俱攻西尾。走
牧野成定。遂攻東條。東條裨將富永景通陣藤波畷。欲
攻小牧。忠次廣孝皆來。合於正親。邀擊景通。景通討亡。
擬廣孝。廣孝直前刺殺之。餘兵皆走。追北至城。降義諦
而還。嗣君以義諦邑賜正親。以景通邑賜廣孝。以津平
賜忠次。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守東條。妻賴持以異母
妹。五年。三月。嗣君使松平清善攻西郡。不利。更使久松
俊勝。松井忠次等攻之。忠次招甲賀間諜十八人入城。
舉火。外兵應之。城將鵜殿長持走。追虜其一子。命俊勝

欲正易質。

氏眞害我將士質串殺祖與眞所氏也。

朝比奈紀伊守泰長。西鄕左衞門正勝。孫六郎元正。左衞門次淸員。

纂注標記

渡部半藏

六年

主殿助伊忠

菅沼新八郎定顯。藤十郎定顯後越後守。

一向賊之亂

守西郡。駿河兵來爭。不能取。氏眞欲殺我質。以我外家
關口親永爲豪宗。不敢發。石川數正欲往贖質。度嗣君
不許。留書而往。聞氏眞甚惜鵜殿氏二子。則因親永請
易質。許之。乃馳使還報。嗣君大喜。送二子於駿河。數正
乃奉關口氏世子信康而歸。已而氏眞悔之。怒殺親永。
擁我將士質。以誘降之。我將士無一人應者。即盡劫殺
其質。嗣君聞之哀痛。四月。引間城昔氏眞來降。七月。嵩
山亦降。已而皆爲駿河兵所拔。九月。駿河將朝比奈泰
長來襲五本松。殺其城主西鄕正勝。正勝子元正在月
谷。聞變馳援。見父已死。赴駿河軍。死。其弟淸員爲泰長
所捕。行歷萬丈谷。奮袂自投。遂脫歸。因菅沼定盈告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十七

嗣君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嗣君義
而許之。嗣君自將攻鵜殿重定于佐脇。佐脇與牛窪揄
木合兵拒于坂井。我前軍敗走。渡部守綱夏目正吉殿
戰。嗣君聞敗。馳救。擊斬重定。拔佐脇八幡二寨。六年二
月。遣松井忠次攻拔岩略寨。三月。自將與駿河將小原
鎭實戰于小坂井。破之。五月。放鷹近郡。至深溝。故松平
好景子伊忠在焉。邀而饗之。賜之以鷹曰。長澤要地也。
武田信玄所窺。非汝莫以當之。乃徙守長澤。十月。使菅
沼定顯城于佐崎。糧備未備。邑中有上宮寺。爲一向宗
覬覦資糧。定顯徵之。寺僧不聽。乃奪之。僧怒。檄同宗鍼
崎野寺土呂三寺合。衆得千餘人。攻菅沼氏劫剝。而公

蜂谷半之丞。孫八正信後佐渡守。三弥正重。長川太郎右衞門。榊原[illegible]。進生極樂退墮地獄。

纂注標記

紀伊守家忠。助四郎信[illegible]。左馬助親俊。

乙部八兵衞

戶田三郎右衞門

阿部四郎兵衞忠政。[illegible]大。撤兵隊忠重後和泉守。

嗣君呵賊。平岩七之助。

定顯。許之。乃命酒井正親捕其主謀斬以徇。僧徒益怒。
大招聚門徒。將士係其宗者欲救親戚。脩仇怨。首往往
歸之。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蜂谷貞次。渡部守綱。本
多正信。其弟正重等數百人。吉良義諦據東條。其弟賴
持據荒川。酒井忠尚據上野。松平家次據櫻井。夏目正
吉據野羽。一時並叛。僧分之牌。書曰。進一步生極樂。卻
一步墮地獄。刻日來攻。嗣君大驚。分兵守諸城。大久保
忠俊與從子忠世忠佐以下守輪田。酒井正親守西尾。
松平伊忠守深溝。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守土井。松平淸
善守竹谷。松平家忠守形原。松平信一守藤井。松平親
俊守福釜。酒井忠次砦于上野傍。每賊出舉烽。相報。嗣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一）十八

君觀烽。卽馳救。賊輒逃走。石川數正與諸公族攻上野。
土井兵攻東條。藤井兵攻上呂鍼崎。皆有功。深溝兵攻
野羽。野羽城兵乙部某導而陷城。擒正吉。乙部請曰。臣
所以爲導者。欲活正吉也。伊忠亦請之。嗣君終釋正吉
祿之。酒井忠次招戶田某。亦以爲導。攻野寺。破其後門。
十一月。鍼崎賊攻輪田。忠俊邀戰于小豆坂。嗣君馳救。
大破之。阿部忠政善射。渡部守綱與筧正重皆傷。水野
忠重追蜂谷貞次。貞次揮槍返之。忠重卻。嗣君親進迫
之。貞次卻。松平金助追而詬之。貞次曰。吾畏公。豈畏
汝哉。鏦殪金助。將戕。嗣君呵之。貞次怖而走。筧正重追。
平岩親吉射中其目。將戕。又呵之。亦怖而走。忠俊進攻

貞次低四

岡崎小作本

七年

鐵崎陣于伊田大久保忠世與本多正重以銃相擬忠世光陵正重傷走賊識曰單戰不決宜分兵於妙國寺抵其歸途夾擊陷之淖中蜂谷貞次忠俊皆也爲其獲滅獨騎低田寺前忠俊悟之引兵還輪旧十二月嗣君攻佐崎與矢田馬場戰走之天野康景斬馬場閏月本多重次高力清長攻土呂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攻東條皆有功賞功分邑賜忠次松平氏尋蔡皆于佐崎傍七年正月三日水野信元來賀正會佐崎賊從間大下嗣君等之謝信元上馬而出信元不忍恣以其卒從嗣君使上輪田兵當鐵崎而貞出小豆坂與賊遇近藤新一射中嗣君嗣君怒親陷賊陣與信元兵合撃斬其二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巻之十八〉　〇十九

將土呂鐵崎野寺賊合攻輪旧忠俊忠世防戰破創嗣君單騎赴援踵馳者三十八騎鵜殿康孝戰欢賊黨渡部高綱進逼嗣君其甥内藤正成侍側呼曰事已至此不能恤私親乃射什之賊兵稍突而進嗣君甚危賊黨上屋長吉謂其儕輩曰吾以門徒故敢敵主君今不忍視其危吾寧墜地獄矣乃倒鋒當嗣君馬前防賊戰歿會日暮兩軍交綏嗣君還脱其甲得二銃丸命收長吉尸葬于輪旧二月西尾氏合水野氏榛軍戰于櫻井野寺破之嗣君自討野寺賊設伏破之數日佐崎賊可三百以矢田爲將犯岡崎嗣君留戒隊曰賊所以困我者以有矢田也彼負勇每先士卒宜狙撃之及戰交矢

忠俊傳說

田中丸斃餘賊潰走自是賊衆沮喪互相悔責勸本多正信蜂谷貞次請降貞次就大久保忠俊乞爲忠俊因說嗣君曰今争雄務爲兵拓地而我有内變國兵半爲仇讐有如鄰國乘隙來侵傾覆不旋踵不若容其自新使各效力嗣君聽之貞次乃與衆議請二事曰將士復禄曰僧徒安堵曰渠帥减死嗣君曰所請皆允獨渠帥不可赦忠俊泣諫曰公歲以來臣宗族幾殲公欲恤阿肖之類賜此輩之命以爲前鋒攻吉良荒川之功償罪則軀七日拓矢水野信元亦以爲請嗣君勉從之召貞次守綱以下于輪田徵盟賜書焉使石川家成率鐵崎降將赴土呂呼而諭之賊投兵而降佐崎野寺相繼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巻之十八〉　〇廿

皆降乃逐正信等五人及諸悪僧以其餘爲先鋒攻東條荒川義諦賴持請降不許皆西走是役也榊原康政先登于上野康政之告曰不義長吾伊勢榊原邑其裔清長徒參河仕藏人親忠康政其孫也初沈深喜書是歲甫十六成瀨正義與弟正一每戰有功二人嘗獲罪出奔甲斐已而來歸嗣君待之如故二人感激故賊最力嗣君既定西參河三月出兵東參河四月小笠原氏元以幡豆牧野定成以牛窪戸田重定以楡木皆降乃築砦于一宮使本多信俊守之以逼吉田原五月氏真將兵一萬陣佐脇八幡二邑分兵五千攻一宮信俊兵少嗣君自將二千人赴援過一邑悄平水能原部

伍戰整兵鋒甚鋭氏眞不敢犯其兵圍一宮者解退信俊屯撃破之明月嗣君復逼氏眞營前而還氏眞引去自是不能復出六月嗣君使酒井忠次率牛窪楡木幡豆兵攻吉田本多忠勝先登蜂谷貞次戰死城將小原鎭實終致城去以賜忠次本多廣孝攻田原取其郭城將朝比奈元智亦致城去以賜廣孝八月酒井忠尚復叛命廣孝忠次討之城兵離其數叛相率出降忠尚奔駿河尋死是歳攻御油寺部皆取之長篠築手段嶺三邑皆降八年春嗣君盡定參河乃置奉行三人掌國內政刑以作左衞門本多重次與左衞門高力清長三郎兵衞天野康景充之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沈重容

謀氏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天三郎先是嗣君既與今川氏絶以元康之名義元所命也改名家康取遠祖義家偏名也鳥居忠吉爲嗣君奏京師請襲先世官爵九年十二月詔敍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年五月參河守爲世子信康娶織田信長女信長使佐久間信盛來送女參河守之定國也武田信玄使修好是歳使其將山縣昌景來言曰請戮力滅氏眞我取大井河以東公取大井河以西參河守許之十一年正月詔遷參河守爲左京大夫三月大夫出兵遠江攻久能使高力清長説城將宗能降之松下一股高薮二族皆降進攻堀川拔之遂取宇津山城于見附八月織田信長西略近江來乞援兵大夫使松平信一以二千餘人往信長將木下秀吉等攻箕作城城固不拔信一族攻冒矢石而進大呼曰參河人松平信一先登矣諸隊繼登城遂陷信長面褒信一曰卿可謂膽上毛矣賜桐號胴服十二月大夫入遠江欲取井伊谷谷中豪族井伊直親以讒言爲氏眞所殺其故部菅沼近藤鈴木三族皆觖大夫大夫遂取刑部先是引間城主飯尾某密通款於我事覺被殺其部下以城來降又爭事相殺於是大夫入引間益其壘壁立爲根據遂招降馬伏高天神二城是時武田信玄已入駿河逐氏眞氏眞奔遠江朝比奈泰能守掛川城以迎之三浦義鎭小原資父棄氏

眞而獨保花澤甲斐將秋山晴近濟大井河招久能父能不下與平菅沼迎戰于見附我兵不利大夫使人誚晴近曰汝何敢背約不聽引去我親出擊之晴近懼引去大夫遂攻掛川城險食足不可輒拔乃連砦備之退陣見附是歳奏請復德川氏十二年正月詔報可自是德川爲宗松平爲族是月復攻掛川使謂信玄曰掛川則僕力能舉之前日之約如何信玄答曰不敢渝大夫乃徙陣于天王山以逼掛川氏眞諭久能宗能父宗明以利欲火擊我軍宗明諾而告之宗能宗能不從氏眞之使復至戒期宗明父子密謁大夫告之大夫使佯期爲而夜伏兵城外候敵出起鬪權氏力將屯而入城

遠江民歸心　氏眞乞和　護送氏眞

城兵堅拒不得入。二月。退陣見附。降濱名都築二城。三
月。復攻掛川。泰能等出戰于西宿。我諸將擊破之。追走
至城。以竹楯環攻。城兵以那師出我軍後。鳥居元忠榊
原康政等邀擊走之。大夫退入引間。使三奉行下令三
條。禁鹵掠。撫士民。會氣賀盜起。遣兵誅其首謀。盡赦
餘黨。遠江民歸心焉。氏眞在掛川。終不可守。欲走依北
條氏康。氏康。其舅也。乃因酒井正親石川家成乞和。大
夫答曰。其幼爲尊翁所扶持。不敢失舊誼。諸者所聞。以
至構兵。今信玄欲併駿河遠江。公若以遠江見附某。某
當與氏康謀納公於駿河。因送誓書。五月。使松平家忠
護送氏眞至戶倉。授之於北條氏。大夫於是取遠江以

昌景反襲　岡部次郎右衞門　左近眞乘　元龜元年　徙居濱松　威名大振　小笠原與八郎

掛川賜石川家成。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
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至金谷過。大夫下馬而拜。觀我
寡單。心動。託忿爭反襲之。大夫走就險隘。擊斬其前鋒
八騎。昌景引去。大夫大怒。遣兵攻駿府。昌景棄壘走。乃
使使氏康。謀復氏眞。氏眞舊臣岡部正綱等。修府城守
之。六月。以天方飯田不奉我令。攻取之。十一月。信玄與
氏康戰勝之。降正綱。取駿河。分兵據小山。大夫使松平
眞乘援掛川。以攻小山。元龜元年正月。以遠江既定。徙
居引間。改名濱松。使世子居岡崎。以撫參河。大夫威名
大振。稱爲海道第一。是月。信玄攻拔花澤。小原資父三
浦義鎮奔高天神。城主小笠原長忠與之有隙而知大

二國參河遠江也　左衞門督義景　會義昭于敦賀　先越前討義景也　淺井備前守　信長問計　羽柴筑前守　丹羽五郎左衞門尉　明智日向守

夫深惡二人。斬獻其首。大夫不賞。二月。信長使人來賀
二國平定。且請援兵擊朝倉義景。三月。信長先入京師。
大夫將兵一萬繼之。四月。將軍足利義昭饗信長及大
夫。遂赴越前。信長自近江大夫自若狹。會于敦賀。攻拔
手筒。遂下金崎。會淺井長政叛應義景。欲夾擊信長。信
長危懼。問大夫曰。爲之何如。大夫曰。公第馳入京師。長
政見事遲矣。必未扼歸路。至如義景則惴一猛將與僕
合力。必不能屈也。信長乃留羽柴秀吉。而夜走京師。數
日。大夫與秀吉殿而退。信長將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在
若狹。不能歸。大夫分兵救之。皆達于朽木。行擊土寇而
入京師。五月。歸岡崎。六月。信長擊淺井長政。復來乞援

孫三郎景健　姉川之役　不嘗混戰　稻葉伊豫守　信長贈槍

大夫將兵赴之。朝倉義景使族景健援長政。信長兵三
萬五千。大夫兵五千。陣于龍鼻。長政兵八千。景健兵一
萬五千。陣于大崎。信長夜議戰。大夫曰。僕年少。不嘗混
戰。願當一面。信長曰。然則當長政。顧公兵寡。我當分兵
援之。大夫曰。僕領小國。慣用寡兵。且繼賜援兵。非素撫
循。何爲用乎。信長曰。使公獨當敵。吾將爲天下笑。請附
一隊將。誰可者。大夫乃請稻葉通朝。信長召通朝曰。汝
爲德川所識拔。榮莫大焉。因取一槍。贈大夫曰。相傳。是
爲鎮西八郎所鍛。公源氏胄胤。請朝其以此指麾。大夫
喜而受之。於是分兵爲四。酒井忠次等爲前鋒。石川數
正等爲次隊。大夫自爲中軍。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爲左

點注標記

大久保新十郎後相模守
安藤帯刀
内藤甚一郎
松平周防守
武門棟梁
六角左京大夫
強敵指武田氏

右翼稻葉通朝為後拒。且日長政自東景健自西來至姉川信長又使人來謂曰吾深憎長政欲甘心焉願公當景健大夫曰諾忠次諫曰我所嚮已定乃易之部伍必亂大夫曰西衆而強東寡而弱舍東取西吾所願已乃引兵而西與景健夾姉川而陣景健縱兵百餘先濟本多忠勝在中軍請曰彼欲擊我横我當逆戰大夫曰善命忠勝馳擊大久保忠隣安藤直次踵馳擊走之景健以全軍進我前鋒卻次隊承之戰于河中犬塚又内攙敵槍相撓遂奪而殺之内藤正貞遺槍敵中囬馬取之松平忠次為敵射矢貫左手拔矢反射殪之次隊卻敵進直逼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大夫怒奮槍指麾

縱左右翼夾擊大破之顧見信長軍敗沿川而東與後拒俱擊長政又大破之追北至大寄而還信長大賞大夫功目以武門棟梁本多正信渡部守綱等亡在越前悔而來歸是役從有首功八月大風傷稼我國最甚命三奉行賑恤之九月信長攻一向賊于攝津淺井朝倉六角氏並起絶其歸路大夫使酒井忠次石川家成赴救數擊六角氏事平乃歸是時信長已取近畿十餘州而大夫釐得定參河遠江以與強敵接壤也

日本外史卷十八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88
SS□=14664088